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方望溪（苞）先生全集（文集）

戴鈞衡編

文海出版社印行

正集十八卷
集外文補遺二卷
集外文十卷
年譜二卷

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

六經四子皆載道之文而不可以文言也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之徒始以文名猶未有文家之號唐韓氏柳氏出世乃摒以斯稱明臨海朱右取宋歐曾王蘇四家之文以輩韓柳合爲六家歸安茅氏又析而定之爲八而後此數人者相望於上下千數百年若舍是莫與爲伍自是天下論文者意有專屬若舍數人卽無以繼賈馬劉揚之業夫自東漢以迄於明其間學士詞人蟻聚蜂屯不可計數一二名作先後傳誦宇內者亦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而其爲之數百十篇沛然暢然精光炤人閒不可磨滅則自韓柳歐曾王蘇

外終莫得焉嗚呼蓋其難哉余嘗聞其故矣其所受者不優無以軼乎眾也其所入者不邃無以遺乎今也其所得者不廣無以肆其用也其所養者不充無以盛其發也其所踐者不實無以立其誠也日星之所以長明江海之所以不竭萬物之所以發生古之精且神於文者蓋必實有佯於此焉非是不足以與於作者是以古文之學北宋後絕響者幾五百年明正嘉中歸熙甫始克賡之然熙甫生程朱後聖道闇明其所得乃不能多於唐宋諸家我

朝有天下數十年望溪方先生出其承八家正統就文核之亦與熙甫異境同歸獨其根柢經術因事著道油

然浸淫乎學者之心而羽翼道教則不惟熙甫無以及之卽八家深於道如韓歐者亦或猶有憾焉蓋先生服習程朱其得於道者備韓歐因文見道其入於文者精入於文者精道不必深而已華妙而不可測得於道者備文若爲其所束轉未能恣肆變化然而文家精深之域惟先生掉臂游行周漢唐宋諸家義法亦先生出而後揭如星月而其文之謹嚴樸質高渾雍容又足以戢學者之客氣而滌其浮言以故百數十年來奉而守者各隨其才學高下淺深皆能斲乎古不捩於正背而馳者則雖高才廣學亦虛憍浮夸半爲躍冶之金而已先生文集久行於世第原編卷數未分亦未用古人刻書

首尾相銜之法近復殘缺漫漶而集外又多關係重要之文世所未見鈞衡既授輯乃貸金而全槧之以快天下心目并揭發先生明道與文之功正告海內來者知尊信而趨步也咸豐元年辛亥正月巳後學戴鈞衡謹序於味經山館

原集三序

歲辛未先君子與吾師及西滇姜先生同客京師論行身祈嚮西滇先生曰吾輩生元明以後孰是如千里平壤拔起萬仞高峰者乎先君子曰經緯如諸葛武侯李伯紀王伯安功業如郭汾陽李西平千忠肅文章如蒙莊司馬子長庶幾似之吾師曰此天之所爲非人所能自任也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孰是能仰而企者西滇曰斯言也其信吾固知莊馬之可慕而心困力屈終邈乎其不可即也先君子見朋好生徒時時稱道之兆符見時即耳熟焉既成童遂命請業師門迄今三十有三年矣雍正癸卯兆符復至京師懼吾師衰

疾請編年譜手錄春秋周官說及望溪文集乃知吾師於曩言實身肩而力取之而凡有志者皆不可以自畫也吾師質行經學古文後世自能懸衡兆符不敢置一辭恐不知者以為阿其所好也經說則始窺其樊恐言之未必有中故敘次文集既終敬識簡端以俟後之君子雍正癸卯秋八月望後三日門人王兆符撰

望溪方子文學為世所稱而余與其事蒙養齋人則合堂聯席出則比屋同垣晨夕居遊無不其者凡十有一年始知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其於幼所誦經書常陰取以自繩削而亦以望於人故居人上者必告以沈疴三召災事人者必戒以詔侯之失已為

子弟者則警以孝弟之易虧將仕者則數舉貪人覆轍愧遺父母羞子之醜用此不好善者聞之皆陰忌以為刺己中人以下亦苦其行之難而見謂不情每薄暮歸寓必以此日過言過行諮余開為發其禮義之過中者常怵然為戒每自言於人紀中無一不愧負此心者孔子云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以余所見惟斯人而已凡行有奇衺者於眾中相接不交一語而朋友有過則盡言不諱雖久故相知者或不樂聞其言然以文學相推則知與不知無異辭憲是誠知方子之學與其文者乎方子嘗語余曰吾少好文而不好學故終老無成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而孔子許為好學使吾能以好文者好學

雖愚且頑概乎必有得於身矣嗟乎非學之篤而能爲是言乎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生平無不關於道教之文余某事時愛而錄之者十之四郵致者十之二姑就篋中所存編而錄之異日當刊布以示好方子之文而未知其學者乾隆五年三月滬同顧琮撰

崟與北平王兆符皆以成童從學於先生兆符治經書古文而崟攻舉子業先生命之曰此術之成非潛心經訓而假道於八家之文亦未易遠於俗也時崟於韓歐之文亦粗知好焉厥後兆符自天津奉母南遷僑寓金壇獨身就先生講問凡數年歲時往來淮揚必二其篋

取所得先生經說古文而錄藏之然亦未暇究切也及康熙癸巳先生盡室北遷崟適成進士謂自是可肆力於經書古文而先生給事海淀崟拘綴部曹往還甚艱又公私促促少有餘暇惟流覽漢魏四唐人詩與懶性相宜而先生素不爲詩所業未敢以請及雍正五年崟以老母倚門告歸侍養則又欲聞先生之謦咳而不可得矣端居無事乃更發所錄藏而討論之乃知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排闢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不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而先生學如不及不知身之既老每謂儒者著述生時不宜遽出二十年前崟嘗

與二三同學刻周官集註於吳門劉丈古塘刻喪服或問於浙東龔丈孝水刻周官辨於河北先生聞之切戒可示生徒不可播書肆劉龔二君子既刻得其書者益稀總督漕政御史大夫顧公惜之復刻於淮南每與崟言先生經說不可使沈沒間出所錄先生古文則其半皆未前見以兆符早世而崟久離先生之側也乾隆壬戌先生告歸崟請編定古文多散在朋友生徒間失其稿者十且三四謹就二家所錄及崟所得近稿先銨諸版各從其類而不敢編次卷數俾海內同志知先生所作無一不有補于道教而尚有存者不可不公傳於世也

乾隆十一年仲冬門人程崟撰

方望溪先生文集目錄

邑後學戴鈞衡重編校栞

卷一

讀經二十七首
讀古文尚書
讀大誥
讀尚書記
讀尚書又記
讀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書秦誓
讀二南
讀行露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讀王風
讀齊風
書周頌清廟詩後
又書清廟詩後
讀周官
周官辨僞一
周官辨僞二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讀儀禮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讀孟子
辨明堂位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讀經解
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卷二
讀子史二十八首

書刪定荀子後
讀管子
讀史記八書
書禮書序後
又書禮書序後
書樂書序後
又書樂書序後
詰律書一則
書封禪書後
又書封禪書後
書史記十表後

書史記六國年表序後
書孟子荀卿傳後
書老子傳後
讀伍子胥傳
書儒林傳後
又書儒林傳後
書刺客傳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淮陰侯列傳後
書貨殖傳後
又書貨殖傳後

書太史公自序後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書漢書禮樂志後
書漢書霍光傳後
書王莽傳後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卷三
論說十四首
周公論
漢高帝論
漢文帝論

蜀漢後主論
灌嬰論
宋武帝論
于忠肅論
原人上
原人下
原過
先天後天圖說
諡法
異姓爲後
轅馬說

卷四

序二十三首

禮記析疑序

周官析疑序

周官集注序

春秋通論序

春秋面解序

刪定管子荀子序

重定禮記纂言序

孫徵君年譜序

學案序

張輔名宦志序
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教忠祠規序
吳宥函文稿序
儲禮執文稿序
熊偕呂遺文序
余東木時文序
左華露時文序
楊黃在時文序
青要集序
鷰青山人詩序

王巽功詩說序
巖鎮曹氏女姊貞烈傳序
李穆堂文集序
卷五
書後題跋二十六首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又書學生代齋郎議後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書祭裴太常文後
書柳文後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書邵子觀物篇後
書朱注楚辭後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書孫文正傳後
書盧象昔傳後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書涇陽王參事家傳後
書潘允愼家傳後

書熊氏家傳後
書曹太學傳後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書孝婦鄒氏詩後
書伯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題黃玉圃夢歸圖
跋石齋黃公手札

卷六

書三十二首

與閻百詩書
與孫以寧書
答喬介夫書
與翁止園書
與李剛主書
與安徽李方伯書
與安溪李相國書
與徐司空蝶園書
與徐司空蝶園書
答某公書
與當塗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與孫司寇書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書
與來學圃書
與呂宗華書
答楊星亭書
答尹元孚書
答申謙居書
答程夔州書
答程起生書

與陳密旃書
與吳見山書
與某公書
與李覺菴書
與萬季野先生書
再與劉拙修書
答禮館諸君子書
答禮館纂修書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與程若韓書

卷七

贈送序二十首

送徐亮直冊封琉球序

送王翁林南歸序

送劉爾玉序

贈魏方御序

送余西蘆序

贈潘幼石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贈淳安方文輈序

贈李立侯序

送李雨蒼序

送鍾勵暇甯親宿遷序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送黃玉圃巡按臺灣序
再送佘西麓南歸序
贈宋西疇序
送雷惕廬歸閩序
送官庶常覲省序
送吳東巖序
贈石仲子序
贈介菴上人序
壽序六首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蔣母七十壽序
汪孺人六十壽序

卷八

傳十五首
孫徵君傳
白雲先生傳
四君子傳

左仁傳
三山林湛傳
二山人傳
孫績生傳
金陵近支二節婦傳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光節婦傳
二貞婦傳
高烈婦傳
高節婦傳
釋蘭谷傳

沛天上人傳
卷九
紀事九首
左忠毅公逸事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石齋黃公逸事
明雨州吳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記李默齋實行
書萬烈婦某氏事
西鄰愍烈女
呂九儀妻夏氏

逆旅小子
卷十
墓誌銘三十首
李剛主墓誌銘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劉古塘墓誌銘
左未生墓誌銘
王生墓誌銘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公墓誌銘
王大來墓誌銘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銘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銘
知甯國府調補部員黃君墓誌銘
沈編修墓誌銘
李抑亭墓誌銘
中議大夫知廣州府張君墓誌銘
白玫玉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銘
潘函三墓誌銘
顧友訓墓誌銘

陸以言墓誌銘
光祿卿呂公墓誌銘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莊復齋墓誌銘
教授胡君墓誌銘
張樸村墓誌銘
劉紫函墓誌銘
陳依宣墓誌銘
陳馭虛墓誌銘
鄭友白墓誌銘
胡右鄰墓誌銘

卷十一

墓誌銘二十首

尹元孚墓誌銘
沈孝子墓誌銘
廣文陳君墓誌銘
程贈君墓誌銘
通議大夫江南布政使陳公墓誌銘
葛君墓誌銘
劉篤甫墓誌銘
龔君墓誌銘
余君墓誌銘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銘
謝毋王孺人墓誌銘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銘
趙孺人翟氏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許昌禎妻吳氏墓誌銘
高善登妻方氏墓誌銘
贈孺人鄒氏墓誌銘

卷十二

墓表二十四首

季瑞臣墓表

萬季野墓表

梅徵君墓表

田閒先生墓表

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工科給事中暢公墓表

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朱字綠墓表

汪武曹墓表
黃陳飛墓表
李世得墓表
宋山言墓表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吳省函墓表
陳西臺墓表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墓表
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侍講學士查公墓表
高仲芝墓表

王處士墓表
余處士墓表
武商平墓表
朱履安墓表

卷十三

墓表二十首

雷氏先墓表
兵部尚書范公墓表
趙處士墓表
翰林院檢討竇君墓表
刁贈君墓表

東昌鄧嶧亭墓表
內閣中書劉君墓表
秦仲高墓表
完顏保及妻官爾佳氏墓表
羅烈婦李氏墓表
劉烈婦唐氏墓表
謝孺人葉氏墓表
劉中翰孺人周氏墓表
贈淑人尤氏墓表
曾孺人楊氏墓表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中憲大夫鄂公夫人撒克達氏墓表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方曰崑妻李氏墓表

碑碣九首

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

理藩院員外郎贈資政大夫席公神道碑

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杜茶村先生墓碣

大理寺卿高公墓碣

兵部主事龔君墓碣

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族子根穎壙銘
鮑氏女球壙銘
卷十四
記二十二首
別建曾子祠記
絃歌臺記
重建陽明祠堂記
鹿忠節公祠堂記
修復雙峰書院記
將園記

泉井鄉祭田記
赫氏祭田記
仁和湯氏義田記
遊豐臺記
遊潭柘記
再至浮山記
蒼溪鎮重修三元觀記
記尋大龍湫瀑布
題天姥寺壁
遊鴈蕩記
封氏園觀古松記

金陵會館記
築子嬰隄記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重修清涼寺記
良鄉縣岡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卷十五
頌銘八首
聖主親征漠北頌康熙三十五年
萬年寶麻頌康熙六十年
聖主躬耕耤田頌雍正元年
聖主親詣太學頌雍正元年

聖主躬耕耤田頌乾隆三年
聖主臨雍禮成頌乾隆三年
喜雨說
多福硯銘
卷十六
哀辭十二首
徐詒孫哀辭
駙馬孫公哀辭
劉北固哀辭
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阮以南哀辭
李伯子哀辭
張彝歎哀辭
王瑤峰哀辭
和風翔哀辭
僕王興哀辭
婢音哀辭
祭文八首
祭顧書宣先生文
祭張夾端公文
祭王崑繩文

祭滄洲陳公文
祭左未生文
祭白侯文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祭張母吳夫人文

卷十七

家訓四首

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

甲辰示道希兄弟

己酉四月又示道希

壬子七月示道希

家傳誌銘哀辭十五首
大父馬溪府君墓誌銘
台洪岡墓表
先母行略
兄百川墓誌銘
弟椒塗墓誌銘
沈氏姑生壙銘
鮑氏姊哀辭
鮑氏妹哀辭
謝季方傳
嫂張氏墓誌銘

亡妻蔡氏哀辭
兄子道希墓誌銘
兄子道希婦岳氏墓誌銘
兄孫仁壙銘
七思
卷十八
雜文十二首
兩朝
聖恩恭紀
聖訓恭紀
通徹

表微
釋言
明史無錫邱李少師傳
記夢
記百川先生遺言
答問
爲秦門高貞女糾舉本引
機濟爾諸生會課代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代
望溪先生文集初爲門人王兆符程崟同輯兆符
早卒其後增輯付梓者惟崟今本標兆符同輯者
崟不肖忘友之善

也而亦隨時有所刪削故今世所行本前後篇數參寡不一然程氏親炙師門其去取率本先生意指故世傳程本爲先生自定今不敢以集外文厠入謹就所見篇數最多之本凡三百八十四首爲分卷而排次焉唐宋八家說經之文少者類人論辨雜著多者別爲卷歐集經旨大蘇集經義是也虞山錢氏編震川集次經解爲卷首先生沈深於經爲之又多故程氏首區爲册今從焉爲第一卷大蘇評史之文凡數十首此外文家未有及先生多者其題爲書後可區爲類程氏並讀子爲一册今亦從焉爲第二卷讀經讀子史皆論議文體以

論說次焉原人原過等文亦論說也爲第三卷古人作書自敘大恉曰序後世乃倩人爲之然大抵發明書義體近論說姚郎中古文類纂以序跋次論辨今仿焉爲第四卷書後題跋體一也略與序同序以加於書之成册者發揮全恉書後題跋則隨舉一事一文而論之次序後爲第五卷陳義斯理指事述情書之所有事也以承序跋以啟贈序爲第六卷贈序始於唐昌黎最工自後作者皆有壽序亦贈送之類先生不多作附贈序爲第七卷傳者傳也傳其人之行實也文人不爲達官立傳所傳者窮賤獨行之士婦人方外之流耳紀事傳

之別體當依類而分編之爲第八卷第九卷誌銘
碑碣金石之文體異傳而敘事同應後傳與紀事
埋石壙中曰誌立石墓上曰表曰碑曰碣銘者誌
之辭也碑碣亦可用之表則無銘先生爲之多不
能總爲一分埋銘爲第十卷十一卷表與碑碣爲
十二卷十三卷集中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以下
七文先生初刻標題曰碑曰碣後
均改爲墓表蘇厚子曰神道碑文體尊人先生不
宜標題四品已下官用碣高公官三品例用碑不
用碣而碑文必詳備此文簡略稱表爲宜茶村王
彥孝妻俱不宜名碣余按蘇說是也但古人墓表
無用銘辭者韓公鄭夫人壙表通體七字詩無序
乃拟體不可爲通例歐公瀧岡表初稿末用四字
詩後改去之惟龍武將軍辭君墓表末云乃爲表
詩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云云亦未嘗標以銘曰
故說文碣石特立也張表臣曰碣者揭示操行而
立之墓隧也唐宋文人多用之于處士女流隱志

唐會要俱云隱論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亦驗立碣　國朝通禮庶士得視九品官則茶村與工彥孝妻稱碣似皆無礙高公碣先生私立故不稱碑且三文中俱明言碣則止從文中所書爲是今均依原題附記蘇君之言俾學者知標題之不可忽也又集中杜蒼略墓文先標墓誌銘後改墓表攷文中有卜葬某鄉某原來歙辭云則爲誌銘無疑今亦入埋銘類焉記亦碑文之屬有紀事不以刻石者其體自存也次碑碣爲第十四卷勒頌于石鏤銘于器二者亦古金石文也喜雨說意主于頌彙有箴銘意焉編爲第十五卷哀祭源出三百篇其體屈大夫開之旨黎祭十二郎文散行不以韻後人遂兩承之然而韻其正也次頌銘爲第十六卷示道希四書程氏編入書類鄙意隨事指示與家訓同先生篤于倫理家傳誌

銘哀辭至性發露自來文人莫有及者故程氏別分爲册七思亦哀辭也義宜入合爲第十七卷文以類聚有文少不能成卷而於諸類未合者則以雜文統之訂爲十八卷終焉鈞衡謹識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

讀經

讀古文尚書

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揩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閒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尚書於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

司馬遷因是就古文易曉必泰漢間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澁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澁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爲伏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爲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爲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與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卽余所謂以顯

易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讀大誥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綏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僞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

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爲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閒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尚書記

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成

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衆以爲疑朱子出其論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余既辨周官正戴記然後悟曰是二者亦劉歆之爲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所傳無是也故豫徵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令記說於廷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不徒購其書而徵其人使記說利其無稽也故前後至者以千數而又多爲之徵於文王世子之篇竄焉周末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於荀氏司馬氏之書亦竄焉奏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之心而多爲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竄焉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爲之徵莽改元稱康誥王若

曰朕其弟小子封以爲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尚無篇首周公作洛眾會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則必引爲明證而不徒虛爲之說）歟知其說爲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蓋是篇乃伏生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眾譁然而辨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曩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時實與多士篇應而見士於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民治而貢士於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可也余憫漢唐諸儒爲歆所蔽使聖人之經受其誣而記禮者及荀氏司馬氏亦爲歆而受惡故辨其所由然使後有考

讀尚書又記

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自歐陽氏辨其妄羣儒昭然若發矇矣然特謂司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其僞惟史記爲完書遷知六藝必折衷於孔子文王服事殷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爲異說乎蓋莽既稱康誥以爲周公居攝稱王之文故復爲此以示居攝稱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復爲人臣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侯鄉之遂以是年改元制正朔況孺子襁抱劉崇潛翟義滅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推

識事繇書書文王受命有白魚負圖赤雀銜書之瑞亦若受鋗符帛圖金策據以證眞之符驗也詩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繼世而爲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爲西伯而專征伐也以受命爲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爲書傳詩序者因之耳史記宣成閒始少出而未顯今所傳乃歐所校錄而可據爲信乎周本紀詩人蓋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至王瑞自太王興不獨與論語中庸顯背繇以文義亦多駢旁枝削之前後語意正相承無閒朱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人統未集實爲痕瑕嗚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書毛詩皆自歆發歆爲三統厤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爲歆所增竄尚何疑乎嗚呼歆之徧竄羣書以曲爲彌縫乃其姦之

所以卒發於後世與

讀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尚書自畢命以下所存六篇先儒多未達其義余嘗考之費誓則事可傳也君牙冏命秦誓則言不可廢也呂刑文侯之命則事不可沒也三代之刑典至穆王而始變文武之舊都至平王而終棄可無志乎呂刑之言雖或不可廢而孔子錄之則非以其言也觀文侯之命無一言之當物而弗刪則以著事變而非有取於其辭義審矣司馬遷作史記於費誓具詳焉於秦誓刪取焉而文侯之命則沒之蓋以其言無足存而不知事不可沒也用此觀之聖人刪述之義羣賢莫之能贊豈獨春秋

之筆削哉

書存文侯之命而宣王中興用賢討叛事列正雅者其誓誥策命之文無一見焉先儒以謂亡於幽王之亂而余竊意所亡者不惟宣王之書自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摭拾於亂亡之餘非得之周室之史記也自厲虞夏商非闕一代廢興之故不以列於書故周書自畢命以前皆造周監殷保世靖民之大政也若專取辭意之善則成康之際周召共政史逸作冊其命官之辭遠過於君牙冏命者必多矣孔子乃舍彼而取此義安處與用此知康王以前策命之大者已與誓誥並列於學官而立爲四術其餘內史所藏孔子蓋未之見也呂刑則布

在四方而有司籍之若曾若晉若秦之書則其國傳之君牙冏命則其家守之予嘗學禮而病杞宋之無徵故於周書惜其僅有存者而錄之以垂法戒焉耳使得睹周內史所藏則豈宜闕希而不類如此哉（使內史之籍尚存而孔子未之見亦不宜竟以君牙以下六篇續備有周一代之書而定以百篇之數）抑觀君牙冏命秦誓而又以歎世變之亟焉文武之政刑皆變亂於穆王而讀其書彬彬乎去成康不遠也秦穆悔過思賢之言可法於後世而力逞其忿以遂前愆言與行顯背而請可塗民之耳目夏殷之末造未嘗有是也二帝三王純一忠敬之風其尚可復也哉此又序書之隱義也

讀二南

二南之序曰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余少受詩反覆焉而不得於心及觀朱子集傳云得之國中而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然後心愜焉而漢廣汝墳所以獨列於周南則其義未之前聞也夫周道興於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漢也風教遠悉於此則周之西南沿漢與江肅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姑冒舉諸此矣至於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辭義以視召南諸篇亦瑩然而出其類方是時被化之國其上之風教雖能應於關雎麟趾而下之禮俗猶未盡淳觀漢廣之愛慕流連而知其不可求則與行

露野有死麕悄乎其有懼心者異矣草蟲殷勤自言其傷而已耳汝墳則憂在王室而勉其君子於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若或喻之錄此二詩而被化之先後遞略之廣輪觀感之淺深一一可辨矣十三國之風其篇次列於周大師或孔子更定所不敢知而二詩之在周南召爲周公所手訂決也惟何彼穠矣其作於鎬洛若齊人爲之皆不宜以入召南豈秦火之後詩多得之諷誦漢之經師失其傳而漫以附焉者與

讀行露

行露之詩世儒多引韓詩及劉向列女傳以謂申人之女許嫁於酈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

行誣矣哉嬰與向胡爲而傳此乎蓋此詩既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許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莫爲之主雖自歸於舅姑不得謂非義況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獄訟以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爲之酌矣其詩曰誰謂汝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棄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於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爲教於閨門鄰黨邦國與嬰向之薇戾由未達於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卽此已不足爲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以朱子之勤經豈其未見嬰向之書蓋嚴而斥之以無溺後人

而羣儒乃援集傳禮彖未備一語以曲證其誣辭不亦悖乎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漢唐諸儒於變風俗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於美刺朱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猶嘵嘵蓋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人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即閑錄以垂戒不宜其多乃主於此而不知刪詩之指要即於是焉存蓋古者自公卿至於列士職以詩獻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舊人宋父凡伯者多故洪澳緇衣而外士大夫憂時閔亡之詩所存無幾而叢細猥鄙之辭則無一或遺蓋民俗之眞國政之變數百年

後廢興存亡昏明之由皆於是可辨焉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禍結連莫劇於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爲多樂記雖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以此知天惡淫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殞嗣其民夫婦男女亦死亡危急焉然無甯歲也而淫詩之多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刪詩之指要居可知矣齊晉秦二國最強而兩國無淫詩齊襄災及其身崔杼弑君陳氏竊國皆由女禍故齊詩終於猗嗟載馳敝笱始於鷄鳴秦之亡以親冤喬疾師儒故秦詩始於車鄰駟鐵終於夏屋鹿俗勤儉固其所以興也然纖嗇筋力則艷以利而易動故其後趙盾欒書皆爲國人所附而晉卒分於三族

乃桓叔武公爲之嗚矣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茲非其明鑑與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國矣總而計之邶鄘無徵魏檜早滅衞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亟於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與於此然則鄭之亡轉後於陳而衞之亡又後於宋何也鄭之淫風盛於下而未及其上衞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以是知天命無常國之興亡一以人事爲準也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魏檜之詩皆作於未并於晉鄭之先其辭其事可按而知也晉自桓叔以後陰謀布德以收晉民而魏偪介焉所任非人賢者思隱吏競於貪此君子所以歎心憂之誰知而小人則已望樂郊而思適也檜風之作蓋在厲王之世有識者憂宗周之殞爲將及焉此農楚匪風所以作也羣儒乃以比於邶鄘謂所言皆晉鄭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集傳謂魏詩爲晉作檜詩爲鄭作並引蘇氏檜詩之說必出自他人朱子誤記爲子由耳夫晉至武獻思啟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撫輯之豈復有頑鼠之號而檜并於鄭在東遷以後武莊强盛王至再造大難已夷又何風駟車傾之懼乎邶鄘舊國之詩無一存焉何也以諸國之風比類以求其義心其君有

大美大惡民心以動國俗以移而後風謠作焉魯宋望國歷年久長而詩無風況暴爾之邶鄘立國又日淺哉魯宋之君有篡弒而無淫昏篡弒之惡宜載於册書而國之臣民則不忍作詩以刺也其俗由舊而無大改更故無風之可陳觀魯爲吳公子札所歌風詩止十五篇可知孟子說詩必以意逆志而又在於論其世其此類也與

讀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偏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泰離冕冠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惻

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宋葛憂良臣之見讒邱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於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誣於欒氏齊魯之隱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於教澤愾於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弒攘奪接跡於諸夏之邦而王室

則無之以眾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頹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願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與也勃矣況能託國於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猶瞻瞻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其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奉祖穆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迹然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藐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余少讀蓍疑與鄭之三衞之桑中爲類而非譏不親迎之禮(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且跬步之頃而三易其疏不惟無此禮數亦非事之情)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徵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爲鳥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爲家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苦無怍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憎於里黨(蓋惟聽其奔然後可以安人情別天屬也)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衞之詩按其辭可知爲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

之立國能強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篡弒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爲遊田五爲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孔子刪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污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衞齊陳之淫聲慢聲胡爲而與雅頌並立與

書周頌清廟詩後

舊說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蓋以四時祫祭皆於大廟無獨祀文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尙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則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

尚在五廟中之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公於是時特起大義立廟於豐獨祀文王成王作洛發命則豐廟作於至於豐而遷鎬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於豐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步自周至於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告於文人是也蓋祫祭先公先王於后稷之廟率諸侯以致孝享宜也爵命當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后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於文王之廟并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后稷而別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義也然則載見辟王何以有獨祀武王之詩曰此其事與文王異是乃成三免喪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

王季之廟而特祀焉儀禮所稱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蓋事應祧之祖之終不可缺一時祭故必祫於太廟奉祧主以藏夾室然後特祀新主於所入之廟文王侯伯也吉祭於廟不宜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爲樂歌古人事君親要於誠信不敢溢言虛美以滋天下後世之口實也

又書清廟詩後

或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天子諸侯之出歸告於祖禰之正禮也即事者惟邦甸侯衞耳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至於前所告者之正禮也以順天革命故特舉柴望耳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乃庶邦

君臣受命於周之始古者爵命必於祭安知非此時特祭於文王之廟而作是詩也然方是時先公先王之樂歌未作不宜先薦文王之詩五廟之舊制未更樂章不宜首舉清廟爲義且朱子既據孔疏所推日厤而升既生魄三語於丁未之前則未知孰爲定論也或謂據戴記天子禘祫禘祫嘗祫烝則時祭亦有禘安知此詩非用於禘祭時乎不知以禘爲時祭乃漢儒約春秋所書魯禘傳會而爲之說前儒之辨明矣雖夏殷之世禮文質略事亦難舉至周則前期卜日卜尸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使日祭一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自致齋以至終事兼旬中無一日之閒人力則實不能勝國事則一

切廢置如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羣辟朝聘會同之政日不暇給矣用此知時祭必無雒而凡祀文王之樂歌皆始作豐廟時所薦也

讀周官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爲僞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奧阼非聖人而能爲此乎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爲僞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

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矣熙甯君臣所附會以爲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爲富强之術以視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孳奇衰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爲僞是猶懲覆顚而廢輿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僞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

之分有未明也嗚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尚安望爲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周官辨僞一

凡疑周官爲僞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卽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關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斂布總

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毆疫禮蠱攻猋蠱去妖鳥毆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書方厭鳥以牡棹彖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興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筦權酒鑄器稅眾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梓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

勝妖妄愚誣爲天下訕笑故歟增竄乃相亞涿若蔡庭
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歟頌莽
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以監而公孫祿數歟之罪又
曰顯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并與歟所竄
大決矣然猶奔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
如日星其所僞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
公田爲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入實八十畝孟子
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公私田數以爲言若周之
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
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閻師之法通乎天下又
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

宅園廛漆林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凡辨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閱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耳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欲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欵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辨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毆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若蒲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徐氏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餒足以

召疾疢故立爲經常之法俾王官帥眾而毆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天鷹自息矣夫疫可毆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葬之遣使負鷩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毆方良與葬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毆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爲陵其誕耀天下與葬之鑄戚斗鐫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灑屋壁異事而同怙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

喪以下之文於碧蕉氏去以方書下之文覆其巢則鳥書懸巢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眞而於葬事則皆若爲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昔程子出太學中庸於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爲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爲二子所斁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

佚後之君子其可哉

周官辨僞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近或爲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鬬辯也每見吐庶之豪髮者改適猜釁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爲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況周官之法

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鄭長稽之凡民之有衰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活吏能布此爲憲令乎蓋葬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爲官奴婢傳詔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歟增嵐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葬之母死而不欲爲之服歟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爲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絰三語則媒氏之文爲歟所增嵐也決矣拔葬欲免鑄則增易注

謂周公越几錫之檢祭欲補偽皇帝則云書逸嘉禾篇周公奉之於阼階遂登贊曰假王滋政勤和天下其偽構經文皆敢爲之謀主也又以文義斁之於奔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兒贅設失言之序必倒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

嗚呼聖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爲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二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故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爲疎於文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竄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既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耶或曰歆於司服職轉不窺入三禮何也蓋偽職所增皆怪變不經歆必竄入以惑人驟司服職則本有爲諸侯總衰及其首服皆弁經之制而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

禮家之常談衆共知之歆之姦心以周官雖藏册府而
頒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須禾大
下而然已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宜入使人疑古書
之傳有同異以比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
使學士疑惑也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聖人之政盡萬物之理而不過者不惟其大惟其細聖
人之文盡萬事之情而無遺者不以其詳以其略周公
五官之典皆然而大司馬四時田法尤其顯著者也蓋
觀春與秋而知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焉春若王
所執之鼓秋著所載之旗冬夏則特標羣吏盛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
學士冬夏不習舞亦此義且官徒設則勞費大也觀虞人所萊之野
樹表者三百五十步圍禁前後之屯百步而知鄉遂公

邑都家之車徒皆前期各習於其地而赴禁圍者無幾焉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芟舍治兵所辨號名旗物幾以內毋漏焉則前期而備教之可知矣使偏陳於禁圍則一鄉一遂之車徒有不能容矣此所以事習而民不煩也曾人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殆其遺教與戰法田法之詳至冬狩始見者雖各修於其地然必待築場納禾之後乃可偏簡車徒稽人高旗物軍器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辨夜事於仲夏者人可露處而衣裝約也於芟舍特舉辨車之夜事則知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通乎三時矣於夏舉勺於冬舉烝則祠嘗視此矣於

春舉祉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祈可知矣小雅以方疏謂皆秋搏也大雅方祉不暮承祈年之後必春祈也周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川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未及方祭疑即方也伸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可與大雅相證於秋冬曰致禽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特舉儀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之儀可知矣田法戰法冬詳其目而春舉其綱仲冬大閱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斬之即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鳴鐃且卻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譟即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四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備

舉其全具見矣使以晚周秦漢人籍之則倍其文尚不足以詳其事經則略舉互備括盡而無遺是之謂聖人之文也

讀儀禮

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於成周爲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昭晰然於心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礲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浮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雖其於人道之大防日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戔戔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

之間不亦未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彷徨周浹之意可就其節文數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不得進退揖讓於其閒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韓子乃分剟而別著爲篇則非吾之所能知矣

書考定儀禮喪服傳後

余少讀儀禮喪服傳即疑非卜氏所手訂乃一再傳後門人記述而間雜以己意者而於經文則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時憯然不得於余心乃試取傳之云爾者剟而去之而傳之文無復舛複支離而不可通曉者更取經之云爾者剟而去之而經之義無不即乎人心

然後知是亦歟所增竄也蓋喪服之有厭降見於子思孟子之書惟尊同不降則秦周以前載籍更無及此者而於莽之過禮竭情以侍鳳疾及稱供養太皇太后義不得服功顯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爲比類焉嗚呼先王制禮有迹若相違而理歸於一者以物之則各異而所以爲則者無不同也尊同而不降物之則無是也曾是可厚誣先聖而終蔽人心之同然者乎夫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其於易春秋固有稱引皆自爲之說而謬其指書之傳詩之序雖有假託而經文則未嘗增易焉然則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者喪服經傳之文尤顯見於當時而爲老師宿儒所指斥者歟靖康間胡

記尚未列於學宮

讀孟子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爲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爲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則一反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既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蓋其

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污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爲誠然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爲始事可也

辨明堂位

明堂位列戴記先儒以爲誣舊矣而余尤疑是篇不知何爲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於明堂方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侈大則宜先周公勳勞法則以及山

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誥典册而無一具焉至魯君臣相弒三傳無異辭初誦經書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官而獨昧於此豈不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葬之意而爲之者劉歆之徒耳葬之篡無事不託於周公其居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葬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以葬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羣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爲篡徵自葬始故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爲是猶行古之道耳其稱魯君臣未嘗相弒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爲平帝之弒設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易周

公以天子與當日羣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隱相證也莽贊稱假皇帝則奏稱書逸嘉禾篇周公奉冕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書既逸矣云云者誰實爲之又況漫無所稽之雜記哉或疑周公踐阼倍依以朝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簡册秘府而外藏書甚希大史公書宣成閒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略東漢宗之凡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既僞作明堂記獨不能增竄太史公荀子之文哉詩書而外周人之書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魴之言

於魯先世事詳矣無一語及此而悖亂之說皆見於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僞亂增竄以文葬之奸也決矣嘗考魯世家削去成王臨朝至舜舜如畏然燕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公乃說前後文義脗合無閒而周本紀所謂周公攝行政當國與尚書位家宰正百工義正相符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存其舊者且金縢乃伏生之書始出即列於學官稱王與大夫盡弁又云公爲詩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年非甚少斷可識矣以是觀之凡言成王幼者皆葬歆之誣妄也蓋欲言周公踐阼則不得不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耳昔韓子論學首在別古書之正僞取其正者以相參伍而得其

會通則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嗜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涖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強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卽眞稱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故僞附此記以示牙齒命於

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亨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欲顯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僞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既辨而削之乃并發莽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託於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徵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

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徵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其容而不能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恐爲僞亂然恐海內學士或聞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延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儀禮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

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略爲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眞僞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爲疑蓋書可僞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爲歆所僞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爲歆所僞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迹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也

葬之求善兌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

亂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莅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仲眾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爲以天下養之類）次周官其亂政昏分竄於諸官也禮及爾雅雜家使眾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莽事無所託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戴記成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交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爲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弔服而

不主其喪則雜記之文毋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閒耳而古者子爲大夫於父母之服即有變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爲大夫父母之爲士者信不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爲體而可私屈爲母喪主乎歆既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奸凡所增竄皆氣類與戴記周官爲近故歷世以來羣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余攷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爲妖爲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奸言當其時即交訕焉而歆蠹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敢蘄發則歆之罪其

更浮於莽也與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余少閱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即辨其誣而未得證驗先兄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安有是然猶不能無疑及考王莽傳平帝年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竄此於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後莽請考論五經以定天子之娶禮又恐戴記出宣元閒學者多見其書故其後復徵羣士使記說逸禮於延中以欺惑學士莽之篡無事不託於文武周公蓋夏殷以前先聖之事與言所傳甚希眾皆耳熟焉難以鑿空構立而經傳諸子皆周人之書遭秦火而始出於漢故使歆

典校卒向之業以魯其舛自東漢相傳以至於今皆歆所校錄也學者可溺於前儒傳授之言而不別其眞僞哉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說見家語又見史記又見賈誼保傅篇而漢書亦云武帝命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蓋莽與歆既曰成王不能踐阼則年宜甚幼而金縢之篇無是也其書乃伏生所傳舊列學官不可講張爲幻故於戴記竄焉又恐戴記出宣元開學者間有其書故欲多爲之徵而論語乃世儒所習誦故又於家語竄焉漢興博學多聞莫如賈生繼春秋創史法囊括

載籍爲世所宗莫如太史公故又於二書竄焉漢書所云或武帝偶命作圖以示立少子之意或其事亦歆等構造又或史官所記本周公輔成王圖而歆易爲負斧固因之皆不足據也眾言樊亂必折諸經金縢之篇曰王與大夫盡弁則既冠明矣公以詩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已甚達於世事矣以是知古書中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者皆妄也而況云在襁褓之中哉季而金縢之篇尚存不然則歆之怪變竟無從而得之矣或又以王自稱沖子周召稱王孺子爲疑是哉也盤庚之誥自稱沖人范文子爲大夫贊軍謀而武子呼爲童子嗣君之自謂師保之規儀其稱言義當若此不可以弗察也

讀經解

此記中閒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而傳荀氏之學者爲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爲四術降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贊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爲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閒諸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興而承其學者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爲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既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囿也所以

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民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不道禮憲而求之於詩書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閒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頒以爲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沈殘缺每至

郊廟大議衆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冠婚蕩然一無所守而競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歟

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

余以王莽傳辨周官所僞亂循是以考戴記尚書及子史傳注然後知舍莽政之符驗周官無可疵者舍莽事之比類古聖無見誣者循是以討去之然後諸經之賊蝕一旦而廓然嗚呼書更秦火篇殘文缺而已耳而歆所僞亂則混淆於本文之中伏闇而不可見豐出互證深固難搖自程朱二子出然後能辨古書之正僞而後之儒者知出理義爲衡故凡周官戴記書傳詩序之紕

譌雖未辨所從生而鮮不以爲疑疑之者眾然後或得其閒而白黑可判焉漢儒之治經莫勤於鄭氏然以莽事訓周官而於周公踐阼文王受命稱王皆篤信焉而益漫其支流況毛序孔傳之僞雜乎世俗之貿儒尙或以經說惟漢儒爲有據而詆程朱爲憑臆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涇陽王巽功臥疾連月時往問之一日語余曰周公居東惟集傳居國之東爲近而未著其何地也自我觀之王欲親逆郎鴞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公必信宿可至古者大夫有罪自投於私邑以待放禮也然則公所居

其近在郊關之內與余曰予之言其信畿內公卿之采地當在縣鄙而有勳勞者別有賞田周官載師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是也春秋傳曰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公主東諸侯則邑於國之東宜矣公之避與禹益之避異禹益之避以遠爲宜公之避以近爲宜其不之縣鄙之采而退就近君之小邑理固宜然然則公所居爲鎬東鄗郊之賞邑決矣巽功仕不廢學其出爲監司所領皆大藩而返自江西詩說成其疾也夜不能寐輒思尚書疑義及旦伏枕而爲草今文二十八篇將徧矣氣雖衰見余輒歷然興問辨移時嘗語河南李雨蒼曰吾見望溪

則曠然無憂而身爲之輕效速於藥物其好學求友之切如此是日也以疾動不任筆墨又閒廊余言乃屬余爲之記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

讀子史

書刪定荀子後

昔昌黎韓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惜其書不傳余師其意去其悖者莫者復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節脫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存蓋幾半然閒取而誦之辭意相承未見其有闕也夫四子之書減一字則義不著辭不完蓋無意於文而乃臻其極也荀氏之辭有枝葉如此豈非其中有不足者邪抑吾觀周末諸子雖學有醇駁而言皆有物漢唐以降無若其義蘊之充實者宋儒之書義理則備矣抑不若四子之旨遠

而辭文豈氣數使然邪抑浸潤於先王之教澤者源遠而流長有不可強也

讀管子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爲徑捷焉氣象之寬平一變而爲嚴急焉非故欲爲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性而管子之整

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之異也而讀其書尙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當付之衆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侯家之所能及矣夫

讀史記八書

禮樂律厤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爲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厤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肆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皓元冥而外多諛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復排纂爲

書蓋傷漢之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指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爲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鼓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爲邪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於兵事以爲法戒武帝改厤雖由公孫卿札書而洛下閎運算日順夏正於厤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其後四書論繫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厤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者封禪書所載諸時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開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略見已意於後惟天官宜與

律厤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衆法於前而以已意詳論於後所由與律厤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志慨焉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贅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亦少孫所爲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撫拾舊聞始將采用後復置之而錄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

書禮書序後

是篇之義蓋痛古禮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蓋秦有天下雜采六國禮儀而盡棄三代之舊本以

自便其淫侈而漢諸帝半挾私意而安秦儀故首揭其指以謂先王制禮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者皆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強設也其曰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蓋歎古儀法之具存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尚得邦國禮五十六篇況漢之初秦周閒老師宿儒猶在使高帝有志復古文獻非無徵者而叔孫通希世度務雖有損益大抵皆襲秦故厥後以文帝之躬化而惑於道家之言武帝雖好儒術實不能用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禪其宗廟百官之儀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遂著爲典常而垂之於後過此以往則去古愈遠復之愈難矣當是時所招儒術之士非不能定儀

也恐陳古義以拂時君之欲故遷延觀望至十餘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議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是深知禮意者而適與武帝時四海騷然人民愁病災異數見相反故帝聞而惡之觀制詔御史云云則憮復占而樂泰儀情不能自揜矣予長蓋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楬孔子以正名不合於衛其徒率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五十六篇至唐猶存而唐以前無議復者猶秦志也嗚呼予長其見之矣

又書禮書序後

予長此序非獨痛時事也其於終古禮俗之變盡之矣

蓋三代之禮緣情依性故能經緯人道規矩無所不貫上自宮寢郊廟朝廷之禮既有以正君身統百官下逮黎庶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祭各授以節而適其宜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人力無所庸者此也禮之失自春秋始極於戰國至秦有天下遂雜采六國之儀而盡廢三代之禮蓋將極情縱欲凡勢力之所能逞則恣焉而深惡夫古禮之大爲之防也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體之欲不爲之節則日就淫侈而民力將有所不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禮爲防所以救民之彫敝也魯秉禮之國也而僭郊禘管仲賢大夫也而備三歸子夏聖門之高弟也而說紛華盛麗故先王誘進以仁

義束縛以刑罰猶懼民之踰其防也況導以淫侈而不爲之制乎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廟百官之儀凡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紀下逮黎庶者無聞焉而制辭乃曰百姓何望之數者雖盡善與百姓何與況其爲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乎漢之諸帝無論矣獨文帝之躬化可以興禮而溺於道家之學以爲繁文飾貌無益於治則於先王之緣情依性經緯人道者亦概乎其未之聞也夫無躬化則禮不虛行然有躬化而不興三代之禮亦不足以化民成俗自周以前上將納民於軌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後身不能由而於民亦漫然不爲之制其宗廟百官之儀僅有存者亦虛器

耳而定爲典常垂之於後者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於秦儀而不知三代所損益爲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尚可復見也哉此予長所以痛也

書樂書序後

武帝席文景之盛不能損滿持盈極情縱欲窮兵四遠佚而不思其終安而不惟其始故首述虞氏君臣相勅次及成王之恐懼善守以爲非大德莫能如斯也其曰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蓋謂不樂淫侈損減與衆人之情異耳君子能樂損減以自節其所〻然後民得沐浴膏澤歌詠勤苦此海內之人道所以益深而君德以斯爲至也其序律書終於文帝之煙

水萬里可謂和樂用此義焉耳先王郊助流政教莫善於樂而聲之邪正其感各以類應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故漢興高惠文景皆未暇遑武帝不能以此時興道致治修禮正樂而信方士舉愚禮罷壞倖爲新聲夜祠郊壇男女雜歌以流星爲瑞應則與夫朗明堂陳雅樂而萬民咸懽濊邪穢以飾歌舞者異矣夫六國及秦二世不過以鄭聲自爲娛而武帝乃次焉歌麾於宗廟汲黯所謂先帝百姓豈知其音蓋痛哉其言之也然自仲尼不能與齊優並容於魯黯言雖切安能遏帝之侈心而辨延年等之妄哉嗚呼秦之衰李斯猶能直諫而弘乃以黯爲當族則視趙高而又甚

矣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此可爲流涕者與序樂至此則更無可言者矣而少孫乃疑其餘事之未終而續焉夫平準著天變人禍皆由興利之臣故以烹弘羊乃兩終而此書痛弘以讒佞陷其君故以虞氏之君臣相勅始是二書之義法也而少孫未之或知邪

又書樂書序後

班史載武帝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河間獻王獻雅樂禦樂官存肆而不常御所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鄭聲故是書於鄭聲之禍獨寓意於春秋六國及秦二世而武帝所興新樂僅載十九章且稱其多靡雅之文然於其中特舉四

時之歌則舍是無足論者矣自鄭音之興歷數百年更三代而時君世主無不流沔於此故曰德至者所樂益異謂與春秋六國秦漢之君異也河閒獻王所獻雅樂弘嘗謂其音中正雅乃不能輔帝鷹之郊廟反因論馬歌以陷直臣方是時孔帝過舉皆弘以諛佞成之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所目擊而心痛也不然則有虞氏之賡歌何爲讀之而流涕哉

詁律書一則

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從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

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兹情句核其詳句道者明矣非其作具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精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生於無形者太虛之絪縕也成於有形者播於樂器然後聲生而神寓也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於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以天地之神而運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之氣而就乎樂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

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曰就也既播於有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聲分而有可別矣方其未播於樂器初無宮商清濁之可別所謂未形而未類也既播於樂器則鐘磬管絃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然雖同形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自有別類而可班者制器而可別其度也類而可識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有別者也聖人知天地之理而識其所以別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於氣微於聲者所謂神也有者器數之既形也未有者器數之未形也聲氣辨於既有器數之後而神存於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

後可以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苟無以存之衆人不能用也故制爲器數以存之則其理雖微妙必因器數而各效其情矣效者呈也情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運也核其器數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於聖人之心而作律之聖人又乘其聰明之獨擅以核乎器數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効於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之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聞聲知勝負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

其情畢効於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爲器數而神亦於是乎存其欲存之者聖心聰明之所寓也故莫實焉

書封禪書後

是書所譏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爲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時秘祝不過禜祠神君竈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棄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爲亡徵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鼎一角獸不足爲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語

以雍之諸祠興於秦而敦儋妄稱符命以啟二君之汰爲方士怪迂語之徵兆也蓋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於周之衰而身爲僇則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爲上天穆公死年有徵則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徇方士以從君於昏是可歎也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蓋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無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爲合不死之名接僊人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卽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

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厭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厭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札書所云黃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贊饗而頒厭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厭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相發也

又書封禪書後

是書義意尤隱深者其稱或問禘之說蓋謂禘雖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況以封禪致怪物與神通乎禮之瀆季氏嘗旅於泰山孔子譏之謂神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漢興六十餘年天下又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者謂經禮雅樂宜以時

興也豈謂其中於方士之怪迂語哉世言黃帝嘗用事於維時以語不經見搢紳者尚不道況天子躬饗郊壇制詔海內而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湮滅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爲合不死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嘗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奄其束於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駴其誕耳篇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封禪又曰維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舉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予長之微指也

書史記十表後

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閒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於高祖功臣稱余讀以別之周之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兆則在共和之行政秦并六國以周東徙乘其險固形勢故僭端早見於始封自虞夏殷周及秦代興皆甚難而漢獨易以秦之重而無基也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職效忠此數義者寔能究天人之分通古今之變或遷所聞於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未及而以所學推本焉要之皆義所弗容焉爾其自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面本紀八書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於斯則踵春秋以及秦

滅漢興文景以前談語遷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史記放絕余甚懼焉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十篇之序義並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於是乎求之姑酌然其有準焉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書史記六國年表序後

篇中皆用秦事爲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盡滅於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得之秦記也獨與三晉田齊以是表踰春秋之後燕楚舊國事具春秋且亂臣竊國晏然不討而中原盡爲所據此世變之極天下所以

競於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也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并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歸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孰之方宜收功實而不知秦之得意蓋因乎世變是何也以謀詐遇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禦之以謀詐馭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所能敵其成功非奈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興多沿秦法昔三代受命相繼相因孔子推之以為百世可知秦始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政必逐乎情與勢而遷近己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請之不謀而同勢之往而不反者

也故遷之言亦聖人所不易也其諸學者以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說其辭以志痛與

書孟子荀卿傳後

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爲志則已駑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干世所以別之於衍奭之倫也自公孫龍至吁子則舛雜鄙近視衍

讀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蓋世以儒墨並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子猶未與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墨必相爲用而較孟子於荀揚之間子長獨以並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讀諸人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道豈槩乎未有聞者哉

書老子傳後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謚

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元來焉於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跡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謚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爲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爲自化

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僭與老萊子別爲二人明矣始吾友崑繩實爲是解微崑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崑繩既歿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讀伍子胥傳

世人皆悲子胥以忠死吾獨惜其所以處死者未得也其諫夫差語皆闊於事情使員曰吳之於越非伐國而求其服也王忘王之使人立於庭出入呼王而告以先王之痛乎匹夫含怨猶必剸刃讐人之胸況句踐親用戈於先王傷未及舍而卒非函句踐之首以入先王之

廟則臣子之事不終今力實能誅而縱焉吾恐先王負恫於九原而不歆王祀也如是則夫差雖慚忿以殺子胥而必不釋句踐句踐死則越不爲沼而吳亦不至大泯矣子胥之智非不及此也毋乃少歷閱凶功見名立而重犯忌諱以危身與而竟不能保其終惜哉

書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則文學爲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爲選首

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污隆自是而中判矣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於戰國儒學既絀焉而孟子荀卿獨遵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講誦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諸老師尚守遺經其並出於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摧傷擯棄而不肯自說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爲道術所託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而弘之與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爲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爲藝以多誦爲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禮義亡而所誦爲文學者亦與古異矣子長所謂功令即弘

秦請之辭也自孔子以來羣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孤危而未嘗絕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材悼道之欝滯不甚可歎乎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以多誦爲通經也又其變遂濫於詞章終沉冥而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遠矣哉

、又書儒林傳後

是書敘儒術至漢興首曰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繼曰天下之學士翕然鄉風終曰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騶衍其辭若近於贊美故廢書而歎皆以爲歎六藝之辭旨也然其稱歎興於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爲選首稱學士鄉風承公孫弘以白衣爲三公稱

斌斌多文學之士承選擇備員則遷之意居可知矣其述諸經師備及弟子子孫之爲大官而首於申公之門別其治官民能稱所學者不過數人而復正言以斷之曰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其刺譏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其於孔子之門獨舉五子若曰是於聖門非殊絕也而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其受業於子夏之倫者亦爲王者師蓋儒者甯隱而不見其出也必不肯自輕其道如此今乃以記誦比掌故補卒史此中尙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歎也而習其讀者乃以爲贊美之

辭隱失之矣

書刺客傳後

太史公裁割更易尚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於國策有遠過本文者其序聶政事曰其姊榮聞之乃於邑曰是吾弟與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既見政屍而列其名並爲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客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賁育高成荆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眼屠腸而從容贊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疎且拙也蓋國策本記言之書

中閒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余少讀燕策荆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奏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荆軻之事雖奇而於策則疏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載弋者說頃襄王眞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蓋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是篇爲然也

書蕭相國世家後

蕭相國世家所敘實績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

命輔惠帝皆略焉蓋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鎖撫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蔕則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故終載請上林空地槀繫廷尉明何用諸客之謀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臨問而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於何爲順且易非萬世之功之比也班史承用是篇獨增漢王謀攻項羽何諫止勸入漢中一事在固亦自謂識其大者然其事有無未可知信有之亦謀臣策士所能及也且語甚鄙淺與何傳氣象規模不類柳子厚稱太史

公書曰潔非謂辭無繁也蓋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爲最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足與於此故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噫嚴矣哉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於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係焉且其兵謀足爲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滍水之蹟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爲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厥觀之辭

意假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盡腿滯塞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殲利倍義乃謀睥於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紿被縛輒於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

通之語終焉

書貨殖傳後

桑弘羊以心計置均輸平準與民爭利所謂筦民耳目幾無行者也故因老子之言而連及之然後推原本始以爲中古而後嗜欲漸開勢不能閉民欲利之心以返於太古之無事故其善者亦不過因之利道之而已其次教誨整齊猶能導利而上下布之未聞與民爭也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謂因之利道之也至於教誨整齊則太公管仲猶庶幾焉獨不及最下者之爭蓋其事已具於平準矣故於此書惟見義於羣下其稱患貧也極於百室之君萬家之侯千乘之

王而止蓋不敢斥言也其稱賢人梁謀廊廟謂趙綰王臧之屬耳世有守信死節而志歸於富厚者乎特論議朝廷時之諱語耳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謂公孫弘倪寬之屬也故儕之於攻剽椎埋趙女鄭姬而一篇之中再致意於素封謂以公卿大夫爲歸於富厚之徑塗轉不若素封者之無可醜耳其正言斷辭則皆於庶民之貨殖者發之故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又曰本富最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匹夫編戶猶以姦富爲羞況人物所命乃不務德而用心計以與民爭是不終日之計也

以塗民之耳目邪

又書貨殖傳後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是篇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略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後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謠俗性質作業則以漢與海內爲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敷萬貨之情辭則宜類而施政教也兩舉庶民經業之凡而中別之前所稱農田樹畜乃本富也後所稱販鬻鹹貸則末富也上能富國者太公之教詢管仲之整齊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贛白

圭是也計然則雜用富家之術以施於國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太公管仲也然白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試所長許之猗頓以下則商賈之事耳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朱公予贛白圭也是篇大義與平準相表裏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贍而不可惡也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後則昌黎韓子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惟太史公禮樂封禪三書及貨殖儒林傳則於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邪

書太史公自序後

予長作封禪書務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

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小子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爲合不死之名致羣物接僊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爲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爲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爲方士所愚迷惑已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羣祀惟太時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時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

成之而已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與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各謂其父也故於己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接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

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厤建於明堂則傳之辨事畢安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料條也餘書曰作者已所論載也總之曰爲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已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發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蓋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衞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遂使世表稱太史

公讀者幾不辨爲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也故於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於其父可乎此以知爲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僞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主溺於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邪

書漢書禮樂志後

甚哉班史之疎於義法也太史公序禮樂而不條次爲書蓋以漢興禮儀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陳者郊廟樂章亦非雅聲故獨舉馬歌編點書以明已意且以著弘之陰賊耳其稱引古昔皆與漢事相發無泛設者固

乃漫原制作之義則古禮樂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既乎是以不貫不該倘然而無所歸宿也其於漢之禮儀則缺焉而獨載房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夫郊廟詩歌乃國所稱體異雅頌又不協於鍾律者也既可備著於篇則叔孫所撰藏於理官者胡爲不可條次以貼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柳歐蘇曾王諸文家敘列古作者皆不及於固卓矣哉非庸學所能識也

書漢書霍光傳後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爲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其

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闥小心謹愼
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
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
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古之良史於
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并所爲旁
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而
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姦之迹
並昏微而不著也是傳於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
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
著增符璽郎秩捕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
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焉汰則於任宣發之而證

以參乘則表裏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指注各有義法如此然尚有未盡合者昌邑夫道之奏不詳不足以自光之志事至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則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其詳焉義無所當也假而子長若退之爲之必有以異此也夫

書王莽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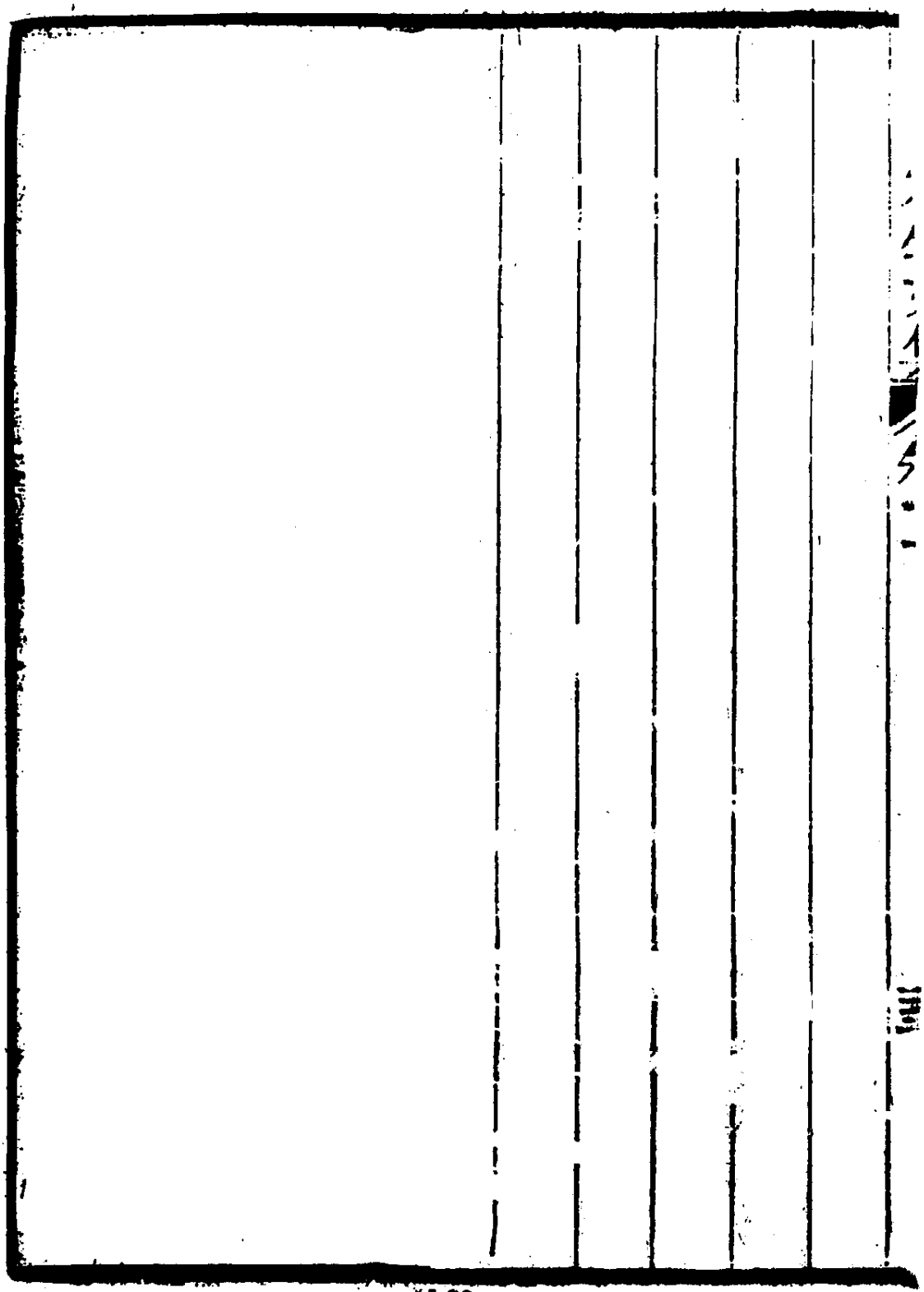
此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鉤抉幽隱雕繪衆形信可肩隨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亂名改作不必有徵於後也其姦言雖依於典誥猶唾溺耳雖用文者無取也徒以著其譎張爲幻則舉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爲後人詆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

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器一切闕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號名不亦舛乎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於篡弒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爲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伍代史安重誨傳總揭數義於前而次第分疏於後中間又凡舉四事後乃詳書之此書疏論簿體記事之文古無是也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

與敘事相閒蓋四君子之傳以道德節義而事迹則無可列者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乎百世者轉隱而不著故於伯夷傳歎天道之難知於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於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而陰以寓己之悲憤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迹可編者未嘗有是也重詩傳乃雜以論斷語失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歐公最爲得史記法然猶未詳其義而漫倣焉後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誤邪



望溪先生文集卷三

論說

周公論

劉子古塘問於余曰周公不以東征屬二公而親加刃於管叔何也余曰是乃所以為周公也明知管叔之當誅而假手於三公是飾於外以避其名也觀後世亂臣賊子必假手於他人或賣而誅之以塞眾口則周公之純乎天理可見矣蓋天理不可以為偽且以昭萬世之人紀使知大義滅親雖弟可加刃於其兄又以明居位而不能討亂則與之同罪孔子作春秋於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閔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

云皆有可誅之罪也然觀鴟鴞之詩早已歎育子之閔斯則終公之身長隱痛平文考文母之恩勤而悒然無以自解盍討賊之義與哀兄之仁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古塘復問曰以周公之聖暴師三年而僅乃克奄何也曰此時也勢也武王微九牧之君登孟津以望商邑已憂未定天保而夜不能寐及三叔流言武庚誕紀其序凡羞行暴德逸德之人皆乘時而思逞雖有善類亦追念殷先王之舊德而不能忘當是時非大動以威不能革也故滅國至於五十之多非誠服其心不能久而安也故破斧缺斯之後袞衣繡裳駐大師於徐兗之間俾東夏無搖心然後徐察其鄉順者而敎告之取其不迪

者而戰要因之周防如兒虎撫育如嬰兒至班師之日束人以公歸不復爲悲則伐雖屈強無與同惡矣故討其君而罰不及民分其族姓以隸兄弟之邦遷其流桀驁者於新邑而身捐循焉所以久安而無後患也匪特此也形勝者守國之末務而聖人亦不廢當武王克商之初卽定周居於洛邑周召卒營之以爲蒐狩會同之地良以涇州雖固而遠於東夏難以臨制諸侯故宅土中陳汝許蔡國其南虞虢韓魏晉燕國其北齊魯國其東宋　夾河而居非王室之周親卽三恪大嶽之裔胄開國之　以拡蓋懲於鬼方之叛殷萊夷之爭齊而早爲盤石苞桑之固也故周之衰卒賴四方諸侯艱難守禦

以延其主之虛名者垂六百年盡時勢不可以私智矯形勝不必以武力爭惟聖人能以道揆而不失其時義以安宗社以奠生民則仍天理所運用也古塘曰旨哉由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變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御之者仍不越於道揆前世之尚論者未嘗及此後之君子宜有聞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敘而錄之

漢高帝論

三帝三王之治湯滅而無遺雖秦首惡亦漢高帝之過也方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變猶近而易返也文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若烝若僬同心以苦秦法則

敎易行政易革也而高帝乃一仍秦故漢氏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不獨君猶其政民亦安其俗矣而後此復何望哉古聖人之有天下也若承重員行畏途而懼於不勝至於秦則用天下以恣睢而事務自慊於上秦皇帝縱觀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及叔孫通定朝儀乃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則其所見去秦皇帝蓋一間耳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是乃二帝三王之學孔氏之徒由詩書所稱推尋而得之者也總而言之惟有虞氏以元德升聞而登天位其餘非天子之子則繼世之侯伯生有聖德童而預教而學之爲君師者且數十年故其所以

治天下國家者能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無所矯拂也後世開創之君大抵奮迹干戈援攘之中任威權聽謀詐以得其志雖有聖賢者出驟而語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亦安能一旦盡棄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習哉自漢高以後比次諸君其性資可與復古者惟光武爲近而下無名世諸葛亮之才幾矣乃崎嶇於亂亡之餘使亮與光武並世而相遭庶乎其猶有望也與

漢文帝論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闇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

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即大禹一夫勝予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爲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由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爲而止其聞張季之論猶曰卑之毋高蓋謂與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予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敎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黃老之病矣夫

蜀漢後主論

昔成湯之世伐夏救民皆伊尹主之而湯若無所事也周武王之世戡亂致治皆周公主之而武王若無所事

也蓋大有爲之君苟得其人常以國事推之而已不與故無專制之患而功可成大有爲之臣必度其君之能是而後以身任焉故無拂志之行而言可復亡國之君若劉後主者其爲世詬厲也久矣而有合於聖人之道一焉則任賢勿貳是也其奉先主之遺命也一以國事推之孔明而已不與世猶曰以師保受寄託威望信於國人故不敢貳也然孔明既歿而奉其遺言以任蔣琬董允者一如受命於先主及琬與允歿然後以軍事屬姜維而維亦孔明所識任也大孔明之歿其年乃五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而得乘司馬氏君臣之瑕釁雖北定中原可也即琬與允不相繼以歿亦長保蜀漢可也

然則蜀之亡會漢祚之當終耳豈後主有必亡之道哉抑觀先主之敗於吳也孔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是孔明之志有不能行於先主也而於後主則無不可行嗚呼使置後主之他行而獨舉其任孔明者以衡君德則太甲成王當之有愧色矣

擯嬰論

漢之再世諸呂作難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而議者推功於平勃誤矣平爲丞相聽邪謀以南北軍屬產祿使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久矣一旦變起倉卒而勃不得入於軍則平已智盡而能索矣鄭使紿說不行矯節而謀洩平勃有相牽而就縛耳如產祿何前古用此以敗

國殄身者眾矣平勃之事奏而集則嬰為之權藉也呂氏雖三王懸國千里外無一夫之援而諸侯合從西鄉空國兵以授嬰當是時呂氏所恃者嬰耳而嬰頓兵滎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是猶孤豚局於圈檻而虎扼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酈寄之謀得入而公卿吏士曉然知產祿之將傾同心於踣之故矯節閉殿莫敢齟齬以生得失譬之於射勃矢而嬰弦機也鄉使呂祿自出以當齊楚而產兼將南北軍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亂賊諸大臣有歃力矣呂氏本謀欲待嬰與齊合兵而後發故雖聽酈寄之言尚猶豫未有所決也及賈壽自齊來知嬰謀然後以印屬典客監自知無以待嬰而欲改圖以

緩死故得因其瑕釁而乘之由是觀之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審矣其推功於平勃誤也抑吾有感焉三代以下漢治爲近古其大臣謀國若家人然嬰之功雖掩於平勃受封猶次之至平陽侯窋屢發產謀以關平勃折其機牙功不在嬰下及事平以不與誅諸呂奪官而無一言以自列嗚呼何其厚與韓富賢人也其相宋也以不共撤簾之謀生怨豈人心之變隨世以降而終不可返於古耶抑上所以導之者異耶此有國家者所宜長慮也

宋武帝論

裕之銳於取秦而拙於禦夏也世多議之而獨未察其

隱情也以王鎮惡之才兼劉人之思猛使重其權二以關中委之必能拒夏裕之智非不及此也而計不出此者蓋自漢魏之衰乘危竊國者皆強臣非鄰敵也王敦桓溫以後方鎮稱兵者接踵故計以秦資鎮惡不若棄之於夏爲安耳裕之將終奏檀道濟無遠志非若兄韜難御而慮謝晦之有異同況鎮惡哉故並留諸將使互相牽制謂能同心以禦敵而使義真安受之固所願也即自相翦除如鄧艾鍾會之已事亦吾利也嗚呼裕之志慴矣曹氏司馬氏之篡也無敢加刃於故君者而裕忍爲萬世之首惡原其心亦謂不炎之篡也其基厚年盛強民無異望已則起匹夫垂暮而得之故不能無後

嗣之憂耳然裕之子孫轉而相屠過於讐敵齊氏乘之無少長殲焉自古亡國之子孫未有如裕之無遺類者也夫夏殷之亡也失其位喪其躯者不過末孫之紹而已其位上公修禮樂而承世祀者如故也至於周則降爲小侯而封延於魏晉嗚呼人心之陷溺久矣三王奉天之道有天下而不與者雖語之而不能信也即欲爲子孫計智詐漸毒亦豈可以意逆哉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

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勳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曾昭公之出也叔孫婼自祈死而

不誅其司馬讒死先儒病焉不知婼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強家奪權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於己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婼誅讒死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困人舉卜齮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得復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讒死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兆叔孫之明於權也告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婼之心故並論之使遯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聲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政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方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許之則怍於色怒於言故爲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爲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兇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

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恆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春秋大亂尚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

年二百年而不踰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十百年
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
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
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
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而民生厚舍刑
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之心之所寄
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戰國始當
其時篡弒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而民之
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機變所急者苟欲□紀悖理
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無以自立於禽獸而□天所
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薙禽獸而莫之憫痛也□滅

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原過

君子之過循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

而不審者十之三眾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眾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眾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眾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眾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眾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污且毀也既污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

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先天後天圖說

宋邵氏所傳八卦二圖與說卦傳合朱子謂先天圖方位無可疑者而後天圖多不可曉至卦位所以易置之故則自昔無聞焉按之經文一則以八卦之實象明其體一則以四時之常運著其用合此二者而後圖相變之義可見矣火之精爲日日生於東而明盛在晝水之精爲月月生於西而明盛在夜雷藏地中伏氣於東北而發聲起蟄應春始作澤滙東南而水潦盛昌百谷滿盈其候惟秋又土寄發於春夏而成功亦在秋此四正

之位所以易也風陰氣位西南而蘇息長養發用於春夏之交山起西北而脊脈皆東北行其中鳥獸胎育樹木葉葉多在冬春之交蓋山氣之萌蓌也南者乾之正位而戰於西北盛陰相薄終不滅息而爲復生之始於此見於穆不已之命焉北者坤之正位而卦辭則利西南蓋土盛於夏秋之交萬物皆致養焉此四隅之位所以易也以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實體合四時五方以徵其實用則二圖相爲表裏而不可缺一明矣邵氏及朱子以先天圖爲伏羲所作後天圖爲文王所作而經傳百家之言無可證者攻之者遂謂此雜家之術不足道也不知二圖雖後人撏作其理固不可廢況與說卦

合哉然必謂義文已有是圖而孔子以說卦解之則鑿矣其諸宋之儒先因說卦以作圖而邵氏傳其學與

論法

論之作也人心之不知其然而然者也遂古帝者之號多不知其義所取烈山氏始爲農師而民神之故因而號焉堯舜之聖民無能名禹平洪水相與震而驚之故稱大焉至於湯則或嘉其功而稱成或象其德而稱武此周公所以因之而作論也有祖而又有宗亦人心之不知其然而然者也商之世嘗褒矣至帝戊而中興故尊之而因以號焉其後屢衰武丁振而興之功最高故尊之而因以號焉漢之太宗世宗用此義也至東漢而

祖宗謚號之義皆失宋祖者始也故宗無定數祖一而已以光武之復有天下而稱祖是二始也謚以易名因以爲廟號春秋所書桓宮武宮是也廟別有號是再謚也主是議者必以祖有功而宗有德又祖一而宗無定數以爲祖賢於宗不知殷人宗湯周宗武王乃二代始受命之君不聞湯武之賢以不稱祖而貶於稷契也其廟別爲號謹緣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而然不知日太日世非謚也非顯與明肅與章之比也至於唐而歷世並稱宗至於明而繼世並稱祖傷名愈義實自東漢始東漢之經學後世莫並焉而若此類況不能辨惜夫

異姓爲後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以其氣之不相屬也故古無以異姓爲後者春秋書莒人滅鄫而傳者謂立異姓以涖祀於經則疎然足徵自周以前未嘗有是也漢魏以降其流益漫自王公及士庶蹈此者跡相躡蓋俗之衰人多不明於天性而骨肉之恩薄謂後其有父母者將各親其父母無父母而自知其所出猶有外心焉故常令其兄弟之子與其族子而求不知誰何之人取之襁褓之中以自欺而欺人嗚呼是謂不有其祖也其爲之後者苟自知其繫姓則侯養已者歿求其族以後之反其田宅而脫身以復其宗禮也不自知其繫姓而養已者之族亦無可承則廟祭其先而祭養已者於其墓祭

者稱名所祭舉姓字奕世不廢焉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主後者有道有德者祭於瞽宗皆以義屬耳而況取諸襁褓或收育於孤稚流離之日乎然以恩與義屬而世祀焉則誠也以氣屬而命之曰爲後則僞也禮不可以爲僞故曰名之必可言也繫姓之不知則其祭也如之何曰是特與生而喪其父母生而不及其大父母者同實耳致愛而導之以哀致慤而加之以痛胡爲其不可以承祀也姓無所受則逮子若孫而氏以已之字可也其於養已者之祭則不可以及其祖宗是何也義止於其身而及其祖宗是以氣屬而爲僞也此謂誣於祭若舍是而求順比俗之

情則非吾之所敢知也

轅馬說

余行塞上乘任載之車見馬之負轅者而感焉古之車獨輈加衡而服兩馬今則一馬夾轅而駕頷局於枙背承乎韅靷前而絆後其登陡也氣盡喘汗而後能引其輪之卻也其下陡也股蹙蹄攢而後能抗其轅之伏也鞭策以勸其登棰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顛折筋絕骨無所避之而衆馬之前導而旁驅者不與焉其渴飲於溪脫駕而就槽櫪則常在衆馬之後噫馬之任孰有艱於此者乎然其德與力非試之轅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稱則雖善御者不能調也駑蹇者力不能勝狡憤者

易懼而變有行坦途驚蹴而僨其車者矣其登也若跋其下也若崩滓旋淖陷常自頓於轅中而眾馬皆為所掣鳴呼將車者其慎哉

望溪先生文集卷四

序

禮記析疑序

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饜也王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策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畧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

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閒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衞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眾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

錄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析疑序

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即拔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本嘗有一辭之溢焉嘗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畧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即其細

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焚然淆亂而坌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鼓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盡而曲得所謂如此兄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恒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卽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周官集注序

朱子旣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

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亟纂錄合爲一編大恉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

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畧也哉

春秋通論序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游移

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間毫茫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詁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讐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畧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未由得其間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爲三十有六

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

春秋直解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情意端緒必有可尋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所

也其月日篇次名氏或略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殽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眾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已所見合爲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刪定荀子管子序

自周以前上明其道而下守之以爲學舍故府之禮籍
史臣之記載太師所陳之風謠無家自爲書者周衰道
散然後諸子各以其學鳴惟荀氏之書畧述先王之禮
教管氏之書掇拾近古之政法雖不偏不該以視諸子
之背而馳者則有間矣而其義之駁辭之蔓學者病焉
切而究之荀氏之疵累乃其書所自具而管氏則眾法
家所附綴而成且雜以道家之說齊東野人之語此則
就其辭氣可識別者也余少時嘗妄爲刪定茲復審詳
凡辭之繁而塞詭而俚者悉去之而義之大駁者則存
而不削蓋使學者知二子之智乃以此自瑕而爲知道
者所深擯亦所以正其趨向也管氏之書其本眞蓋無

幾以其學既離道而趨於僞則凡近似而有所開闡者皆得以類相從而無服深辨焉耳

重訂禮記纂言序

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學惟戴記纂言爲當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辨析開闡自爲之說者其多與吳氏等而精密則過之其書行世久矣而必欲余爲之序蓋公抱疾數年惟經學爲孜孜時與余商論而見謂微有知也余嘗怪詩書所傳出於唐虞三代之卿相皆十八九而漢唐以後以經學相承者皆憔悴專家之儒卿相則無一有焉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章得其崖畧而已蓋古之人必德之盛學之優然後任此位後世或以勳勞或

以地勢又其次則科舉之士累日積人以致之則其心不能專而日有不暇給固其宜也惟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尚書洪範傳所見有進於前儒者而近復見公此書及儀禮節畧蓋二公於諸經皆沉潛反覆務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書尤平生精力所專注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李公早歲登甲科五十以後始開府於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學侍從之官其於講學治經固宜寬然有餘而公自翰林出爲縣令編歷煩劇以晉大府使衆人當之宜無暑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禮意若此蓋公自承親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應乎禮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恆情測也

抑吾因此有感焉自
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尚書竟世講誦不輟
聖上繼序
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
制詔所須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經學
鳴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
爲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書而并發斯義俾後公而生
者益懍乎有志於諸經未發之覆也

孫徵君年譜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
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

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眾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盡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殺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丹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懍懍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為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為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

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欿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及涉亂離屢聚義勇以保鄉里既老屏跡耕桑猶以肖人幾構禍殃迹其生平陷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學案序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强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苛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之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

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驚飆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茫茫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窮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卽深用爲憂而豫料其末流之至于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于涤泗下逮饒仲元眞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飈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與惜乎其

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採摭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吾之心必依于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于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既志于學胡復樂其疎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

畿輔名宦志序

名不可以虛作況守官治民其尊顯者大節必有彰於朝野其卑微者遺愛必有被于閭閻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爲僞矣然取諸舊史者得其實爲易而取諸郡州縣志者得其實爲難蓋非名實顯見未由登於國史而史作於異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縣志則並世

有司之所爲耳其識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慮勉勢利請託又雜出於其間則虛構疑似之迹增飾無徵之言以欺人於冥昧者不少矣高邑邇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計數之君子也同時宦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而確乎有據者凡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載者可盡信乎欲削其所疑則非小善必錄之義且無以辨其非眞欲別求其可信則不與公同時及同時而未見於公文者又絕無可考以是推之欲賢者之不遺而無實者不得冒濫豈易言哉雖然愚而不可欺者民也宦必有跡每見一州一邑三數百年中吏之仁暴污潔智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

山農野老能指名焉申人之冒濫或人而莫辨甚顯悖於所聞眾必譁然而摘其實此傳所稱有所有名而不如其無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舊史爲斷自明以後姑仍郡州縣志而見於忠毅之集者轉不以著於是編盡一人之文一郡一時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載之則所漏實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俾他日有司之爲志者知昧然爲戒詳酌於民言而達於史官又以見忠直稽良之實必博求之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毋專據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之子孫慎毋虛美其先人而轉以自播揚也

敎忠祠祭田條目序

憶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稿遞赴
詔獄部檄至日方中知江寧縣事蘇君偕余入白老母
稱相國安溪李公特薦有
旨召入南書房即日登程吾母驟然而哭是夕下江寧
縣獄二三同學急求護心柔骨之藥以行安知尚有生
還之日支體無傷子孫親戚盡在左右哉此乃
三聖如天之德世世子孫毀家忘身而未足以報者也
獄解上蒙
恩免死繫籍漢軍己亥夏以疾困自危作書示宗子道
希命次第歸贖高莊出賣之田以其半供祭掃自忖不
得復見先人之墳墓安知殘之軀延至八十親見宗

祠祭田之祖具哉濵遊紀聞案吏議方宗人無疎戚皆
罪在大辟女知
聖祖矜憫并免放流
世宗肆赦各還鄉里祠成之日會祀於金陵者五十有
七人哉此又吾祖宗陰相哀籲於皇穹而得自天之佑
也余乃使子孫私蓮池及吾所自置之田而棄先人之
遺命忘祖宗之享祀敢乎哉吾兄弟三人少忍饑寒勤
學問皆喀血弟早夭吾與兄時抱疾而遠遊每戒行吾
母陰愍背人掩涕必涉月連時良辰令節對女婦每當
食而哽噎兄歸自燕齊疾遂不振乙亥余在涿鹿幾死
者屢焉計所以贖蓮池置桐廬高淳之田皆吾與兄心

力之所及吾母弟淚之所寓也子孫而以纖毫自私忍乎哉凡茲條目尚其世守之

敦忠祠規序

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爲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宜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爲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

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爲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已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相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游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僅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況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怿

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怍於禮無怍於高曾之難爲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名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衆人所能行吾子採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創也與

吳菊函文稿序

自余客金陵朋齒中以文學著稱於庠序者多不利於科舉而吳君菊函爲最歲甲申總其課試古今文爲二集而屬余序之余觀自明以來取士之功令施於學校

之試者猶寬而直省禮部之試特嚴惟其少寬也故士之讀實雖未得備知而歷試之册籍可稽也其鄉之士大夫可訪也惟其特嚴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營其私而所號爲賢者亦自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故學校之試以中智司之而不當者十之一直省禮部之試以明者主之而當者十之五朱子有言恃法以禁私者非良法也可以爲私而不私然後民受其利余嘗謂鄉舉里選之制復則衆議不得不出於公而或恐士皆飾情以亂俗嗚呼是不達於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鑪之久則性可移而況人性所固有之善乎東漢之興士大夫之屬廉隅而尚奇節者其初豈不出於矯激

然其究至於喪家亡身而不試則亦非人情所能僞矣
採末以爲輸雖蘇暴而不復挺者矯之久以成性也愚
法以驅民於死其勢甚逆然秦人行之數世則其民之
盲白刃而捐要領也若性然況乎教化之行其顯者漸
民於耳目心志之間而其微者足以贊化育而密移於
性命之際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長
僞以亂俗過矣夫教化既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據之實
行而論之以少長相習之人猶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
句無補之學試於猝然而決以一人無憑之見欲其無
失也能乎哉宥函學老而行醇上之所求於士者宜此
等也而數擯於有司故余序其文而有感於教人與取

之之得失如此至其文則皆出於課試流傳四方而眾
載其言久矣蓋不以余文爲輕重也

儲禮執文稿序

昔余從先兄百川學爲時文訓之曰儒者之學其施於
世者求以濟用而文非所尚也時文尤術之淺者而既
已爲之則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
矣乃雜述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也亦知辭之尚於古
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眞也理正而皆心得辭
古而必己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
先兄嘉不爲時文以課余時時爲之則年而見者讀駭
以試於有司無不擯也余曰時文之學非可以濟用也

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見而習於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既有一二人爲之則後必有應者而其道不終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學嘗不用於宋矣及明之興而用者十四五當天地閉塞萬物洶洶之日以一老師率其徒以講明此理於深山窮谷之中不可謂非無用者矣乃功見於異代而民物賴以開濟者且數百年故君子之學苟既成而不用於其身則其用必更有遠且大者此與時文之顯晦大小不類而理則一也自先兄不棄早世其所講明於事物之理而求以濟用者既未嘗筆之於書獨其時文爲二三同好所推遂

浸尋流播於世至於今而海內之學者幾於家有其書矣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膴仕者出其所業眾或棄擲而不陳而先兄以諸生之文一旦橫被於六合沒世而宗者不衰好奇嗜古之士至甘戾於時以由其道夫以學中之淺術而能使人有所興起如此況其可以濟用者而適與時會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之學雖小而不可以苟也先兄之文雖爲世所宗而得其意者實寡今潛君禮執殆所謂應之者與窺其所以爲文之意而接其理與辭何與先兄之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余困於貧病非獨其學之大者不能承而時文之說亦廢弃而未盡其蘊焉觀

禮執所見之能同未嘗不驚喜而繼之以悲也

熊偕呂遵文序

余客游四方與當世士大夫往還日久始知歐陽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於世毫無損益而不足爲有無洵足悲也故中歲以後常陰求行身不苟而有濟於實用者雍正元年川陝總督年羹堯入覲所至院司提鎮皆過禮以崇敬一時爭傳山西壽陽令供具一守驛站故常傳孚紛至則獨身前往羹堯亦異之問其姓名則江西安義熊應璜偕呂也是年始以進士出試用到官即籌入卦區境內爲九宮各計廣輪擇走集支濮之地設社倉一義學一中央倍之凶荒賦粟不遠其屆

少長相師以親以睦區中聯伍相保相糾盜賊奇衰之民居無所容鼠無所匿期月政行鄉郊無犬吠之警鳴呼此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朱子所謂台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而共爲一事者此法行則人人安其居宿其業守其分承其事而天下平矣乃君踰年而卒於官余難後先祖及亡兄弟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厝乾隆七年告歸余生爰至自江西爲余求兆域八年秋又因吾友魏方伯愼齋而得熊秀才又昌叩之則壽陽君之子也因是其悉君之生平其進退取與必以古義自繩久困公車房師某舁賻百金使固捷徑君固辭不受及當官則爲前令任宿貧

以毀其家其家居倡復廬溪暖潤三十餘里垂五十年不困於旱潦賑行身不苟而才濟於實用君其庶幾乎惜乎吾與生同時而不得見其人罄其胸中所蘊蓄也又昌倡儻有父風爲余涉三江彭蠡之險往反四千餘里連歲再至而後有成事將歸出君制義請序發而觀之其源出於其鄉先生陳章諸公而小變其格調蓋君久於場屋不得不參用歐公所謂順時者而性質之耿介智識之閎深時躍露於辭氣之外則其積於中者不可掩也然以君之篤志經史古文皆未克成書而所存惟制藝以君高望遠志於周官之治教而不獲成政於一邑之閒序其文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

余東木時文序

乾隆八年冬十月余生殮以余先兆未卜復至自宜黃出其尊人東木先生時文請序余正告之曰子之尊人與余共事書館無閒晨夕後雖各有典司而旬月中未有不再三見者其所志所學所爲詩古文無不與余商論而未嘗及于時文今鋟版行世有年而有是請殆子之意非尊人之命也余自序宜與儲禮執之文爲其本師所點竄以序爲戒者已數十年雖相知如慕廬韓公蓮山廖公不能强而今爲此則義有虧且余雖立戒而時游好自爲序而標余名及不知誰何之人詣託以誑書賈者數數然矣而未嘗一爲剖白以吾之戒素明也

而今爲此册乃使人疑夫詔託者之皆眞乎兒作而言曰吾父獲交久長而不敢請以先生之戒明也而私嘗命兒曰汝能使先生序吾文則孝莫大焉吾非欲以時文爭名於時也先生老矣吾所以嚮與所以交於先生不可使沒於後世耳願先生卽取茲所以命兒者而筆之書則不惟可明戒于前且可以辨僞於後矣兒之請也有辭而持之有故乃發其父之文而觀之盡人困於舉場故擇義遣辭不敢過爲艱深怪特而中所蘊涵則非順時取譽者所能貌似此好古積學之自然而流露者也西江士友並稱安義熊偕呂之文其子及衍亦以序請而未以其文來會余感兒言歷爲戒之顚末使報

其尊人故并及之

左華露遺文序

丙午秋吾族叔父諾夫至京師相問勞畢創出一編曰此吾妹夫左君華露遺文也華露爲忠毅公之弟侍御曾孫年十二能倍誦五經遊庠序有聞未三十而夭吾妹不食經旬既而以姑老義不得死隱憫至今十餘年纍然麻衣近始爲定嗣且刻其遺文謂能使其夫之名字不沒於後者惟子之一言子惡能已於言哉往者邑子何景桓亟死以文屬所親必得余序死乃瞑余既哀而序之又以歎夫爲科舉之學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雖時文之知至於既死而不能忘蓋習尚之漸人若

此今華露之文非自欲刻之則無病也而吾族姑念無可以致厚於其夫者而圖名字之不沒於後則與尋常女婦之所見異矣華露之文實清新可喜惜乎天奪其年而不克終其業也諸夫夙精於文律故余爲敘其大略而論定之詳則轉以相屬云

楊黃在時文序

自明以四書文設科用此發名凡數十家其文之平奇淺深厚薄強弱多與其人性規模相類或以浮華炫燿一時而行則污鄙者亦就可辨而久之亦必銷委焉蓋言本心之聲而以代聖人之言必其心志有與之流通者而後能卓然有

喜楊黃在守選京師與余交聞出其時文能曲暢所欲言以顯事物之理又能抽繹先儒之書而發其端緒之未竟者余親爲點定凡數十篇觀其文意其人必能自樹立常欲開之使得展布其後高安朱可亭入爲御史大夫叩以江西良吏則以君爲首時君令建昌尋以部推知廣西賓州未赴在丁外艱及服闋補廣東德慶州則高安既沒余亦罷官君以忼直忤監司巧法相中其在江西事二守二監司皆苦相擠而大府持之以君爲高安所重耳君既削職士民醵金爲道齎三日而具送者布路二百里不絕乾隆十二年冬博野尹元孚督學江蘇欲得正直有學行者相助正文體磨礲羣士余薦

非君不可元孚通書使者再返以次年五月望後五日至崑山而元孚以七月望日卒於松江使院君適遘寒疾就余於金陵將與余縱覽江介川岳洞壑而疾久未瘳其子雲松重刻其時文余覆閱之益信文之於人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也君治法不愧古循吏士民誠服獨所至必見惡於長官元孚思用其文學以廣教思涉月而有變欲少從谷山水間而疾困之不可謂非所遇之窮也然余戒爲時人作序四十餘年至君之文則不請而有言覽是編者可慨然想見其爲人矣

青要集序

青要山在新安東北隅澗檻呂公讀書其中因以名詩

年所矣余夙有戒屢圖辭焉公將歸謂余曰子之戒苦眾人之擾擾耳吾兩人皆衰老姑序以慰吾心而出之於身後若何公至家三日而歿其孫肅高來告喪在途有遺命諄諄及此耀曾以書速至再三余卒卒無餘閒又念誌公之墓已及公詩無爲復序也雍正八年十有一月朔後三日夜過中夢公持青要集刻本手繙余風所心匯使更視之坐移時作而曰茲爲永訣矣俄而若將遠有公使入來臨覺而公之音容凄然在吾目也嗚呼豈公既歿而猶拳拳於此乎抑余負諾責心有歉焉乃周官之所謂思夢乎公之靈果在天與所不可知慾

用此知力所不給不宜漫應以病吾心而古賢之無宿諾惟其始之嚴且確也公詩格調不襲宋以後吟咏性情即境指事惻惻感人實得古者詩教之本義乃備敘始末俾耀會以告公墓而毋刊布焉是乃公與余之成言也

鷹阿山人詩序

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飲光杜于皇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爲也是雖小道然其本於性質別於遭遇而達以學誦者非盡志以終世不能企其成及其成也則高下淺深純駁各肖其人而不可以相易豈惟陶謝李杜毫然於古昔者哉即

吾所及見宗老塗山及錢杜諸公千里之外或口誦其詩而可知作者必某也外此則此人之詩可以爲彼以偏於人人雖合堂同席分韻聯句掩其姓字即不辨其誰何漫爲不知何人之詩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溝乎苞用是遂絶意於詩而自閩口四方歷吳越齊魯以至都下海內以詩自鳴者多聚焉就其能者或偏得古人之氣韻苦撫其格調視衆人亦若有異焉然雜置其倫輩中亦莫辨爲誰何其門戶可別者僅兩三人至晚歲乃得鷹青鷹青山人也余往來京師四十餘年未有道其詩與名字者蓋余方混混塵俗中所見多衣冠馳驟之士而鷹青匿跡於窮山其聲光自莫由而達

也乾隆二年杪冬余自
武英殿出居西華門鬲子姪輩多稱東村石君之詩東
村以詩投果蕭洒無世俗人語遂因東村以得鷹青其
後鷹青以詩來不待終篇而知非他人作也又二年或
錄其詩於版乞言於余東村之門人聞之亦刻其山居
詩二十首東村一旦悉焚平生所作誓不更為而謀去
家以從鷹青於山中噫鷹青非山人也其家世勳舊方
聖祖仁皇帝西征澤旺嘗自請赴絕塞開墾以給屯軍
在軍中踰年莫有知者遂歸絕人事閉關於盤山蓋天
質限以詩人之遭遇而使之盡志於斯術也東村齒未
艾其子仕進方得路而欲從鷹青於山中且焚詩而不

爲與先君子所以戒莒者似合焉其志可量也哉

王巽功詩說序

易春秋而外經之難治者莫如詩禮各有所指之事書之事可知也人可知也世可知也詩則事之有徵及辭意顯而可辨者無幾而得其人與世者尤稀學者惟就其辭以意逆之故其說終古而不可一必欲得其事必欲得其人必欲得其世而附會以成之者小序也自朱子以理爲衡辨而斥之然後詩之大體有可稽尋然以惡序說之深或並其猶可以通者而斥之或於詩之辭意可以兩行者而一斷之故自是以後學者雖知序說之非而於朱子之說亦尚有不能愜者語曰三代之際

非一士之知也蓋聖人之經之難治也亦若此已矣涇陽王巽功以詩說國風示余其所疑於序說之可存與朱子之說之未盡者同余者十六七焉其自爲說同余者十二三焉余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而當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用此嘉巽功之篤學而又自喜用心之不謬也然吾聞君子之爲學也至於辨之明思之審以致於理之一然後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若夫朋友講習之初必彼此互異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後眞是出焉故朱子於志合道同之友如劉子翬伯恭往復論辨齟齬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己則介甫之所以自蔽也余之說既多與巽功同恐不足以益巽功

異功其更求異已者而與之講議可也異功將更定其書之體例而索序於余乃爲述古人共學之義俾知其難毋好同而惡異以致於理之一而余亦得因之以自鏡焉

巖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歙縣曹晉袁傳其高曾以下遠近宗婦貞烈者四十有五人曹氏之女許嫁而守貞終世爲棲遭變而死義者十有三人余觀婦人以節完者六經所著衞共姜紀叔姬兩人而已蓋自周以前婦人不以改適爲非男子亦不以再嫁者爲恥齊桓怒少姬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卻聘求婚魯人爲奪施氏婦公侯卿族如此則他可知

矣李斯頌秦始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妻爲逃嫁子不得母之文蓋前此非教禁之所及也嘗考正史及天下郡縣志婦人守節死義者秦周前可指計自漢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則悉數之不可更僕矣蓋夫婦之義至程子然後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賢猶推國恩於朱氏而程子則以娶其子婦者爲其孫之仇其論娶失節之婦也以爲己亦失節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則村農市兒皆耳熟焉自是以後爲男子者率以婦人之失節爲羞而憎且賤之此婦人之所以自矜奮與嗚呼自秦皇帝設禁令歷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動乎宇宙而有關於百世以下之人紀若此此孔

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與天地參而直承乎堯舜湯文之統與黔越有猺民焉女子許嫁則去其家而適野有身然後歸匪是則父母不收夫家不迎也豈其性殊與亦習所蔽耳使嚴申國禁而開以聖賢之教安知其不可終革乎吾因晉袁所述有感於古今禮俗之變其發有端其成有漸而備論之如此又以見晉袁之爲此亦將有輔於世教而非徒爲曹氏之光榮也

李穆堂文集序

余與穆堂始相見即相與議所處康熙庚寅杪冬穆堂以庶吉士覲省歸里道長干停船過余余時以老母衰病不敢遠行而守土吏及族姻皆謂誤殿試期至再三

懼物議穆堂獨正議以排之余因謂穆堂子必大爲世用不及今肆力於學則無其時矣逾年而余以南山集
牽連兼罹宗禍荷
先帝赦除召入
內廷編校而穆堂宦益達各以職事拘縶惟一見於故
相國安溪李公所及
先帝登遐穆堂自北河入臨朝夕聚喪次始知其學益
老識益堅氣益厲而可任公卿之位無何果起家爲吏
部侍郎巡漕運開府粵西總督直隸不通問者復四三
年其後穆堂亦掛吏議荷
聖上赦除典司別館編校暇日過從出其已刻散體文

示余則已數十萬言矣又踰年總其前後所作別爲三集各五十卷而屬序其正集其考辨之文其窮經史而能決前人之所疑章奏之文則鑿然有當於實用記序書傳狀誌表誄因事設辭必有緊於義理使覽者有所感興而考鏡焉其平生所志及已見於設施者即是編以求之抑可以得其崖略矣穆堂自始進即得顯仕出入中外近二十年任重而事殷其於誦數講習宜未暇遑而竟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豈非其材有兼人者與余終世未嘗一日離文墨而智淺力分其於諸經雖粗見其樊未有若古人之言而無棄者而文章之境亦心知而力非能踐焉觀穆堂所編未嘗不躊躇滿志而又以

自疾也

書後題跋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異哉韓子之議鷹享以爲齋郎之事而學生不得兼也夫離道德與事物而二之者末學之失也古之教者學者精粗本末未嘗不相貫雖灑掃應對皆以順性命之理而況鷹享以交於神明乎稽之尚書周官禮記割牲制祭天子實躬親之其得與於鷹享者非顓諸侯則達官之長與貳乃以爲賤者之役而學生不得爲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反不得與能文通字書比事用事於宗廟社稷之地至

於思慮之不固容貌之不莊則其人頹惰委靡不能有立可知矣乃見誦通經而冀其有贊於教化是何本末名實之交睽與曰慮其不習也嗚呼使學者舍其所當習而攻其所不必習末世之政禍民者非一端而此其本也射御戰陳之不習而以付於悍卒武夫理財決獄之不習而以委之胥吏皆齋郎薦享之類也姦與亂循生斯人喘喘而莫必其命實由於此而韓子猶未之悟與夫古者學有大小而道不分於精粗任有大小而人不分於貴賤故於學無遺理於人無抑材自魏晉以還尚淨言別流品而隋唐益厲之以科舉於是乎學者舍其所當習而騖於無實之文詞習於此者斯以爲賢得

於此者斯以爲貴而先王之道鬱不行者越數百年夫所貴乎豪傑之士者謂能識道之歸而不溺於所習也以韓子之智而猶蔽於此況以中材處晚世而能無眩哉是故先王愼所以導民者誠畏其習也

又書學生代齋郎議後

或曰子之言辨矣然語云邊豆之事則有司存何謂也曰此爲孟敬子言之也古之爲教也童而習禮少長則執事於賓祭至於四十而仕五十爲大夫禮樂之器豈尙有操之而不習者乎悼公之喪季孫尙以喪食爲疑而楚公爲鄙倍之言悍然而不顧則其無忠信之心而容貌顏色無一不違於禮可知矣乃沾沾焉詳於末數

而以自喜不亦悖乎故曰爲敬子言之也若學生則宜習焉以備他日之用者也夫祖豆之事孔子嘗以對衛君矣自孔子言之則所以爲東周者卽此而在矣而自孟敬子言之則直有司之事耳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魯侯不違禮而文叔以爲亡徵則言固各有所當也夫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碑記墓誌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跡以爲贊論者則於本文爲複矣此意惟韓子識之故其銘辭未有義具於碑誌者或體製所宜事有覆舉則必以

補本文之闕缺如此篇兵謀戰功詳於序而既平後情事則以銘出之其大指然也前幅蓋隱括序文然序述比數世亂而銘原亂之所生序言宣息而銘兼民困序載戰降之數銘具出兵之數序標涸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銘備時曲陵雲邵陵郾城新城比勝之迹至於師道之刺元衡之傷兵頓於久屯相度之後至皆前序所未及也歐陽公號爲入韓子之奧窔而以此類裁之頗有不盡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氣象則過臨夫秦周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無一之不備焉唐宋以後步趨繩尺猶不能無過差柬郷艾氏乃謂文之法至宋而始備所謂陋不知以爲知者耶

書祭裴太常文後

韓公自言所學先在辨古書之正僞周秦諸子如管莊荀韓可謂顯著者矣而案之皆有僞劖余嘗欲削其不類者以無溷後人而未服也韓公之文一語出則眞氣動人其辭鎔冶於周人之書而秦漢閒取者僅十一焉今集中乃載祭辭中丞裴太常二篇意淺直多俗韻在唐雜家中尚不爲好而謂公爲之與二篇乃同官聯祭之交意者他人所爲公名載焉公文重於時故二家子姪矜爲公作而編集者莫能辨耳公省試文明白曲暢無甚可愧者猶自謂近於俳優者之辭則二篇決知非公作也夫文之高下雅俗判若黑白學者猶安於習見

而莫知別擇況聖人之經其微辭隱義辨在毫芒蔽晦於前儒承授之說而不察不著者與此未可爲不知者道也

書柳文後

子厚自述爲文皆取原於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於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尚有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於諸經特用爲采色聲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汨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穉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誌仍六朝初唐餘習也其雄厲悽清醲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尚有町畽非

其至也惟讀曾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絕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嶢然於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乃以其久斥之後爲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與子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骳以進於古假而其始學時卽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

書柳子厚辨元桑子後

元桑子之僞柳子厚辨之晁氏謂唐天寶中詔求其書不得而襄陽王士元乃假託焉士元年世先後於柳雖不可知然果詔求不得而僞者晚出則辨宜及之且是書劉勰載記諸子語甚眾而子厚第云首篇出莊子而

益以庸言又以文章取士及被青紫章服爲唐以後人語明甚不據是斥之而獨以劉向班固無其錄爲疑然則今所傳者又可謂荀子厚之所斥邪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吾少讀孟子至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旁而得之坐以待旦求其解而不得也及治周官然後知周公之心惟孟子知之蓋萬物之理難盡也人事之變無窮也一問未達則末流之弊且四出而不可弭惟周公之聖乃有以知其不合而思之如此其深得之如此其難耳故後王代興其政法之大者必暗與周官之意合十有二三然後上下安歷年

永既其後侵尋變易舉其合者而盡亡焉而國非其國矣此無他是乃天理之盡王道之極而舍是則無以紀綱乎民物也唐李翺作平賦書後儒多稱焉其爲說亦猶摭春秋傳周官注疏以爲端緒而其歸宿則大謬於聖人謂一畝之收無水旱以一石爲下則而百里之賦粟至三十四萬五千石有奇帛至十一萬五千匹有奇雖吳越上腴橫征暴斂亦豈能歲得此於民哉周官辨五地規井牧既斥其餘以爲藪牧園圃則所井皆沃衍也而同井之田猶有不易一易再易之辨然後土力均人功稱而賦法平今以畝一石爲下則沙磧斥鹵之區有大穫而不及所料之半者矣此其獘非隱深難見

翔乃憮然自以爲得日是復古而爲十一之征猶啻其人徵其言輕自唐以後無取而施用者而酱儒耳食猶嚾嚾焉以爲經世之良圖豈不甚疵矣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文士不得私爲達官立傳李習之與退之游此義宜夙講而集有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事迹平敘無杼軸經緯後無論贊豈習之嘗欲筆削國史故於所聞見偶錄以備取材其後史卒未成而編者誤以入集邪吾觀周秦間諸子其傳顯著者尚多爲後人僞亂太史公作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中間多駢旁枝如秦紀後覆出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年事田單傳別載君王后王蠋

語蓋當日摭拾羣言以備採擇而未用者不知者乃取而附綴焉故退之自言所學首在辨古書之正僞然則文之義法不獨作者宜知之也

書邵子觀物篇後

余讀邵子觀物篇不能究知其義問諸朋儕則曰子好之則能知之是書之祕可心喻而不可言傳也夫聖言之精者具易與春秋學者雖不能極其隱深而大體固昭然明白也世乃有理之至者而不可以言傳乎邵子自謂因春秋以通易今觀其書以泰穆首四伯謂其有功於周伐鄭而敗悔過自誓幾於王道以晉文侯遷平王於洛而進其齋孫於齊桓其於春秋所書事迹顯著

者如此則夫天造物化之細縕於無形者其盡可詰邪余於是書固未能窺其樊然世之自謂知者其果能好之邪抑韓子所云惟怪之欲聞而利其不可稽尋者邪

書朱註楚辭後

朱子定楚辭删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以爲類無疾而呻吟者卓矣而極詆反騷則於其詞指若未詳也屈子之文無若反騷之工者其隱痛幽憤微獨東方劉王不及也視賈嚴猶若過焉今人遘疾罹禍殃其汎交相慰勞必曰此無妄之災也戚屬至則將咎其平時起居之無節作事之失中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雄之斯文亦若是而已矣知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之雖正而不悲則

知雄之言雖反而實痛也然雄之末路譏張荷免未必非痛屈子之心所伏積而成文雖工其所以爲文之意則悖矣豈朱子惡其爲文之意於詞指遂忽焉而未暇以詳與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余少治戴記見陳氏集說於記之本指時有未達而反以蔽晦之者及得崑山徐司寇所刻集說補正而惑之解者過半念此必吳中老儒勤一世以爲之恨子孫不能守而流傳勢家又怪司寇聽其假託而不辨也既而思秦周以前作者名不概見盡胸中所知見不能自已而欲傳之其人豈以爭名於沒世邪厥後見嘉定張纕

村叩之曰此吾鄉陸翼王先生所述也先生於諸經多開闢茲其僅存者耳夫秦周以前作者雖不知其誰何而無有假託者呂不韋劉安名以書傳然眾知其非不韋安作也若陸氏此書非樸村爲徵則他人據而有之矣以是知無實而掠美者必有物焉以敗之也無錫顧隆吉嘗以其鄉先進華氏宗旦儀禮喪服或問示余明白純正可與陸氏此書比並華氏於三禮皆有述而學者一無聞焉然則司寇聽其假託而不辨亦未可厚非也

書歸震川文集後

昔吾友王崑繩目震川文爲膚庸而張鏊歎則曰是直

破八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有見而特未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其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孔子於艮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雖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爲文故其文亦至是而

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純而要非後世文士所能及也

書孫文正傳後

當明之將亡其事最偵者莫若殺袁崇煥與置公閒地然閒諜之言當其時迹猶難辨也莊烈愍帝嗣位之二年公自家起受命危難中復已失之畿甸定將傾之宗社其才不世出而憂國忘身帝所親見也及關門靖甫前收屯營立軍民始有固志而內嶽於奸愈緩餉愈期以掣公之手足外則政權不一分操割裂以亂公之成謀至大凌覆敗按其末則失律喪師者邱禾嘉也循其本則敗謀速禍乃撤班軍改成命主議之廷臣不明徵

罪之有無乃以無識者追咎築城而聽公引退廢棄八年不咨一語卒使孤城戰力屈闔門就死此天下所歎息痛恨不能爲帝解者蓋方是時周延儒溫體仁已深結帝知而得事柄矣二人皆忠賢餘黨也自忠賢時已誣公欲興晉陽之甲而公之再用再罷以至於死實與至人之秉國相始終延儒之獨對體仁之密揭所以構公於冥昧之中者豈可測哉觀公始至召對平臺帝親以京城相屬越日而出公於通則羣邪之側目於公而攜公於帝者其術蓋多變矣公既死帝嗟悼命優恤當國者猶忌其義烈而多方以格之況生時懼公功成而位居己上者乎而爲所蔽壅者乃優勤恭儉明察之君鳴

呼此立政所以畏險人也

書盧象晉傳後

宜興盧象然備錄家傳乞言於余余告之曰正史既具外此皆贅言矣及觀其祖象晉請效死邊外而當軸者始欲致罰卒擯絕之竊歎鄙夫之階禍多端而媚嫉其尤烈者也不惟才德勳庸出己之上必不能容即未達之士少見鋒穎即防其異日之難馴而豫遏焉不惟國之安危民之死生萬世之詬厲絕不以槩於心即情見勢屈而身罹禍殃亦有所不暇計也明之亡始於孫高陽之退休成於盧忠烈之死敗沮高陽者惟知高陽不退已不能爲之不而不思高陽既退邊關社稷之事已

不能支撐忠烈者惟知置之死地援絕身亡然後私議可行而不思忠烈既亡中原土崩之勢已莫能馭當是時遑事孔急凡求自試於師中者無不立應而獨於象晉難之徒以忠烈之故耳嗚呼方驻烈愍帝嗣位之初首誅逆奄非不欲廣求忠良破姦險之結習而所委心者則周延儒温體仁每摧抑忠良以曲庇之逮延儒誅體仁罷國勢已不可爲矣而繼起者復祖其故智嫉賢庇黨以覆邦家鄙夫之轍迹自古皆然無足深怪所可惜者以聰明剛毅之君獨蔽惑於娼嫉之臣身死國亡而不寤豈非天哉嗟乎不平其心者師尹也而家父以穹主詔傳者推之曰辟則爲天下僇有國者可不慎乎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時四明萬季野爲橫雲山人草創明史凡魏忠賢餘黨齮齕東林復社諸君子者雖有小善必摘發其心術使不能掩大惡一時馳逐聲氣之士雜然曰東林始於高顧忠憲無遺議矣涇陽退居鄉里而遥執朝柄進退海内士大夫豈君子所爲復社如於張楊海内朋從者萬餘人楊以鄉貢士里居而逐顧秉謙於吳門屏呂純如錢裔肅使士大夫不得與之齒自古處士橫議其氣燄未有至於斯極者時吳門汪武曹何此瞻亦好持清議爲之氣嘻而吾友北平王崑繩惡鄉南皋士議殺熊廷弼亦謂汪儒豈知天下大計豈

城梅定九西江梁質人慈谿姜西溟各有論辨以質於余余正告之曰凡所謂淸議者皆忠於君利於民之言也而忠於君利於民未有不害於小人之私計者故小人不約而同仇即用其言以擠之以爲是乃心非巷議諂主以爲名者也由是忠良危死於非罪而無道可以自明故君子之有淸議不獨在位之小人嫉之即未進之小人亦嫉之蓋自度異日所爲必不能當夫人之意也不惟當時之小人惡之即後世之小人亦惡之以爲吾君一旦而有鑒於前言則吾儕之術不可以復鳴也三君子頗誦吾言由是倡爲是說者多病之嗟乎顧楊二先生之事誠少過於中然當是時宗社之滅亡猶且

矣人主孤立無輔於上小民困死無告於下而羣姦盤結於中故不得已而呼號憤發置其身於死地以冀君之一寤朝古忠臣孝子枕干之義也如謂諸君子以清議貫怨於小人則宋之程朱未聞遂執朝柄與奸人相角等而上之則孔子之溫良恭儉言不過物而當其時已不免伐檀削迹之怒矣凡羣小所指爲訕謗以陷忠良者乃黃帝之明堂唐堯之衢室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鼓殷湯之總街周武之靈臺所側席以求之虛中以聽之舍已以從之者也漢唐宋明舍二三諸主而外亂政淫德對人敗類無世無之惟禍延於清議誅及於清流則其亡也忽焉蓋必如是然後忠良拘盡百度皆昏

而國無與立也秀水朱竹垞曾於吳江吳扶九所得復社姓名錄以其後事徵之死於布褐而無聞焉者十之三當官不尚學行顯於四方者十之六自毀其名行者特十一耳明福王時阮大鋮上言孔子之門人三千而楊氏聚徒有禹不反何待御史王寶鼎繼上復社渠魁一疏必欲置先生死地自古善人以氣類相感召未有若復社之盛小人誣善之辭亦未有若魏黨之可駭詫者而易代以後猶有謂先生爲已甚者人心之陷溺若此君臣朋友之道蓋幾乎息矣康熙己未雒州湯文正自監司復入翰林充明史纂修官奏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特旌明臣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從莊

烈愍帝死社稷者請元年二年以前抗拒
本朝臨危致命諸臣據事直書無庸瞻顧
聖祖仁皇帝嘉與頒之史館以爲成命由是明季諸賢
義烈皆得顯見乾隆六年明史成先生之孫繩武以本
傳辭事太略請余別爲文以識之余曰無以爲也董氏
所定史稿以先生與徐公汧合傳謂並死於水今
欽定之史已正其誤矣臨刑不屈首已墜而聲從項出
既大書特書則小者不足道矣惟逐隶謙屏呂錢之義
與涇陽之顯明臧否至今爲淫辭所蔽晦故表而出之
九原可作當以余爲知言而暢然於鄙夫貿儒五藏之
癥結可一朝而盪滌也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國之將興其時非無姦憸陰賊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賢者持其樞柄則務自矯革以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國之將亡姦憸陰賊之臣必巧遘機會以當主心而賢人君子少得事任常有物焉以敗之若是者豈人之所能爲哉涇陽王僉事徵當明崇禎朝以邊才由司理擢按察司僉事監登萊軍未閱月軍變落職歸田里甲申三月聞莊烈愍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時即慕諸葛武侯演八陣圖倣木牛流馬制械器皆可試用其家居見流賊猖獗倡築魯橋城以保涇原鄉人賴之暴兮監軍登萊得期月之暇撫循士大夫則兇弁無從煽亂

而公之才實可顯見矣乃方起遽踣持國論者不信罪之有無而輕棄之此可爲流涕者矣然公之功能猶未著也孫高陽入鎭邊關功在社稷而廢棄八年卒便城破若戰鬬門就死其所遇乃憂勤恭儉之君親見其困於逆闖又賴其力以收畿疆紓國難而終奪於姦儉豈非天哉少師爲諸生時卽徒步歷諸邊以天下爲己任蓋其始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弛其憂其終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讓其死是則諸君子所自爲正而不聽命於天者夫

書潘允愼家傳後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甯諸生

潘允愼家傳載其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兒於燔薪血屋長呼夜參半不能寐蓋惟明之亡事與古異君非有澤德也朝非有暴政也眾非有離心也無食無兵池湮城圮梟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奮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薦紳士民廟哭表戴戶號人厲併命於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愼之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莊烈愍帝嗣位而累世之忠良已盡於逆閹之斲喪矣其未羅門戶之禍如孫高陽盧義興孫雁門諸公復危死於刻檢之擠陷故自周延儒溫體仁得君以後凡內閣大僚外隸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欺庸鄙忍心之

人也社稷之傾危生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關其慮而朋謀私計諂附權要惟恐失意於幾微之間則無小無大皆痛心於文臣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以養賊聲上爲自安之計是以人主孤立於上蒸黎糜沸於下土崩魚爛一潰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還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忽於民上而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鑒使嗜慾人之疾味以至於敗國殞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亡國轍迹之一變也

書熊氏家傳後

周官之法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於太子以守王宮掌固頒守政於士庶子以帥眾庶蓋惟士明於義理

能爲衆庶之倡雖至危死而志不可奪也明之末造流
賊橫發於中原延蔓海隅其以諸生捍衛鄉里而破家
亡身殘其支體者荒陬小邑必有數人焉蓋不經亂亡
變故不知古聖人制法之心凡事皆然而兹尤其顯見
者矣余遊四方所至長老各有述而語在搢紳間者惟
雕州湯潛庵先生之母流賊破雕州罵賊賊怒支解之閩中鄭侍郎重
之父父字華振閩變自山莊挈其妻入城守禦城破登樓舉火並自焚死然鄭父之義不
若湯母之遠聞因是歎死者之義聲又以子孫爲顯晦
然於視死如歸之義則固無加損也自張獻忠出沒楚
蜀江西寇亂至
國初永已每有警城邑士民爭竄山澤熊孔敷者新昌

諸生也城將陷獨不肯避其子迎龍使家人以母出而獨身侍父俄而賊至孔數端坐不起賊怒手刃之迎龍以身蔽左額受刃目睛綴睚外仆地告哀不已乃免其父南豐梁質人作傳以傳其事其曾孫暉吉於余爲道義交以余衰病必欲其祖見於余文乃告之曰吾閱善人必有後今子之志行端直是乃祖之義心孝德有以開之也然書傳所記祖若父之令名每賴後之人而章徽子果能比跡於湯公則奕世以下猶將溯源於高曾而有所興起焉又何藉於余言既以語之因爲書於傳後

書曹太學傳後

歙縣曹晉袁持其祖太學君家傳索余文其傳亡友王崑繩所作也太學君以義俠著於鄉而尤爲薦紳所傳述者則其邑給事中方有度浮梁御史黃龍光忤逆奄魏忠賢被逮君厚賂緹騎邀至家留一日爲經紀家事方逆奄之熾也在位諸賢既以身殉國而一時士君子及閭閻之義民號呼感憤與諸賢相攀援而不避其禍者大不異於東漢之末也當是時上之政刑雖儳而下之禮俗可不謂盛矣哉蓋一代之風教常視乎開國之君漢光武不敢以仕屈嚴光而明祖之歸蔡子英於廣廟也縱敵國之謀臣而不忍傷其義卽是二者固足以振一代之士氣而使之不苟於自待矣然二君之能此

則有本焉先武徵時嘗從師受經而明祖所致諸儒實承朱子之學所以啟沃其心而使知風教之爲重也素矣是以經師之傳莫盛於東漢而朱子之傳注專行於明其漸摩既深故及其衰也政亂於上而義明於下士氣之奮揚雖鈇鉞鼎鑊之威莫之能奪也嗚呼所以致此者豈易言哉有國者之厲其士民與有家者之化其子姓一也晉袁之交余經患難而彌篤而其父右軍急兄弟之難有古烈士風吾見太學君之澤被於再世矣其行誼之詳則見於崑繩之文而無爲更舉也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三烈女傳金壇王若霖志其世父之女二及族姊同時

死土賊倪文炳事也明將亡中原楚蜀已盡燬於流寇
及愍皇帝殉社稷東南盜賊蜂起長老所傳女子自投
於水火及罵賊而斃於鋒刃者不可勝數女教之盛前
古所未有也蓋自高皇帝定六宮之禮盡革前代昭儀
充華美人諸號而皆以德命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者於
令典而愍皇帝之殉社稷也后實先之禮教之所漸摩
志氣之所感動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竊嘗歎自古
亂亡之釁不過數端或以權姦或以女寵或以宦寺其
造亂者不過數人或竟得保其首領以歿而使天下忠
臣義士孝子悌弟貞婦烈女無罪而併命於水火盜賊
之間且身死而名傳者千百中無十一焉豈非造物之

不能無憾者哉雖然人之生也莫不有死其能順性命之理而死者是得全其所受於天者也若晉羊皇后之富貴康甯雖愚夫豎子皆知爲不朽則如三烈女者雖謂之考終可也用此言之雖與三烈女之死同而泯滅無聞者亦可以無恨而有或知之則不忍聽其無傳者吾黨之義也

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乎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

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人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怍而獨以出妻爲醜閫闈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已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眾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

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

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敎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漸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余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往年或以烈婦荆氏行實視余其兄公張侍御天池所述也義烈動家人衆視其雖經不敢曲止及見侍御叩烈婦平生則其佐夫以養毋也凡八年而家人不聞其聲諸嫂皆愛焉其死也嗣子灼幼孩號踊如不欲生嗚

呼柔順者婦人之正也而昔者聖人之繫易也以陽剛爲女德之賢余嘗見將死而信其婦之必身殉者曰婦性剛既有成言矣余前知其忍而非剛也既而晚節未路乃有不可道者蓋剛者天德也天地之氣藹然而温和者爲陽嶙然而凜慄者爲陰凡婦人之順於舅姑宜於家人慈於子姓者皆陽明之發也故其變也激而爲義烈其勃豁於舅姑傲很於婦娣殘刻於僕婢者皆陰慝之作也故其變也忍爲邪惡而不慚夫坤陰之純也順極而健涵焉故其象爲馬其用爲永貞而象傳揭之曰大終余始入京師見宛平張氏女未嫁而死其夫又其後則長白官爾佳氏飲藥與夫同命聞之審者則

滇洞白氏夫死夜自經有氣起室中曰如長虹與荆氏而四矣婦之殉夫辭事多同故於白氏無紀焉茲以與侍御交具得荆氏之性行而因以悟聖人繫易之由故總所聞見而並論之以明彰女教且使爲人夫者監此以考婦德而無所蔽焉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康熙癸巳余自

南書房移

蒙養齋修樂律麻算書凡十年始知滿洲禮俗兄弟姻親相依相恤婦人勤女職事舅姑於古禮爲近同好二三君子之家能盡爲嫡之禮使妾不能忘置所生之子

而乳其遺孤者曰撒克達氏禮部侍郎兼掌院學士留保之母也乳之者郭氏也盡事繼姑之禮以格於姑而式其家者曰李氏洮岷道按察司副使赫黑之母也守為嫠之禮母家貴盛欲奪其志獨身逃歸依其夫之養母以育其孤無食無衣而誓死不還母家者曰佟氏御史大夫敦誠嚴之兄所棄妾子羅音代之妻也盛年過禮而從夫以死者曰官爾佳氏留侍郎從兄完顏保之妻也余嘗謂

本朝勃興眾皆以為武威無敵於天下自君子觀之則王業之本受命之符蓋於是乎在矣乾隆九年余臥病北山故人子吳殿南至自吳門致太守雅公兄子隆德

之妻東鄂氏事略乞余文隆德之父倫君與余共事蒙養齋嘗屬余擇師以教隆德兄弟太守風節著中朝嘗澤潤吳郡余義不得辭惟是婦殉其夫事跡多同隆德之妻所異於官爾佳氏者惟俟閒日經彼則飲藥而眾不能遏耳欲獨為傳非衍以膚語不能成章竊念人紀者政教之本也閨門者人紀之源也二三同好家人之淳德異烈可傳者已得數人則不接於余之耳目者可知矣遭變而著名者如此則安常履順篤厚於人紀周浹於禮意者可知矣隆德繫近天潢故東鄂氏得荷

國恩旌表其餘皆故家卿族能致高賢名輩之表誌以

發揚於遠邇則窮巷蓽門艱貞苦恨而湮滅於無聞者更不知其幾矣故凡數所知見而備論之以昭國家風教之盛俾達於史官得據爲列女傳之總序焉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乾隆六年季春余以兄子之喪病不能興單生作哲嬪致其所述考妣遺事起視之氣結不能終篇念幼隨先君子播遷隱閔先兄哀余曰此二親之窮於命也而於我與若之身心則大有造焉在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遭父子君臣兄弟之變而孔孟亦少孤蓋惟遭變然後可以見其極故使聖人身之以爲萬世之標準焉當吾之世志行越眾者三人睢州湯潛庵之母爲流賊所

膊關西李中孚之父糜爛於戰場傳野顏習齋父流亡毋改適匍匐萬里始得父墓見異毋之妹招魂而歸蓋功利嗜欲薰鑠流毒於人心者深且固矣非猛藥惡石不足以攻除故三君子以此各成其艱苦傑特之行生之考妣羈窮不異於吾親而皆早世則視余更酷矣生無兄弟自今以往即速致要津贏資聚以爲妻子之光榮可矣欲雞豚之逮親可再得乎惟德惟義是謂顯揚然則生之所以自處於茲可早定矣君子之爲學也深其功識猶忠淺抗其志行猶忠卑必能志七聖人之道然後可繼三君子之行毋若余之負所命於兄而混混以沒世也

題黃玉圃夢歸圖

癸亥秋玉圃過潭上出此圖索題別後不忍更展故底滯踰年以書來速嗟乎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古稱倍親而仕蓋既承國事則此身非親所獨有故有四牡之詩有奉使聞喪之禮皆人子所不忍言故曾閔之徒必不可強以仕也玉圃家京師仕不離親其復起也觀察河南故思歸之切形於夢志以圖若余則弱冠飢驅幾二十年難後蒙

恩供奉內廷每歲首夏辭老母出塞迫冬始歸玉圃之夢乃余旬月中數見而不可以數計者也尚忍題斯圖哉玉圃終其身常依二親適守官在外而不得視太夫

人含殮余則竟世栖栖依親日甚少而老母之終會當反役盡所遭各有命不啻焉然余惟塞上之行爲承公事回思少壯徒以奔走衣食孤行遠游爲父母憂歲時伏臘春秋佳日奉觴御食而親色笑者蓋無幾焉撫心更何以自解邪故書之以志余恨而弛玉圖之悲乾隆九年孟秋朔後三日望溪方苞撰

跋石齋黃公手札

公與寶應喬侍御手札十有四其十有二皆短札乃崇禎十五年自戍所復召入都晨夕往復語也長言者二時則引疾南還越中諸賢築學舍留公講問而侍御適爲巡按一答其始至通問之書一將以使事反命而特

致之者公之事莊烈愍帝陳言對命無一不與帝心相違二三執政祖魏忠賢故知力排異己公三進三逐廷杖八十移獄鎮撫司考掠者四一朝而脫囚籍則於政事之得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凡有見聞無不與同心者思所以挽正及引身以退匿迹於嵁巖深谷之中而民生之苦病吏治之煩苛軍事之失圖栖臣之誤主身在局外猶責其友以必言而冀君之一寤蓋君子所性根於心而不能自已者如此嗚呼莊烈愍帝嗣位於國勢傾危之日一時忠良雖觸忤憎惡偶有感發未嘗不惕然易慮而親之任之也然卒之如公如念臺劉公志在奮

死而抵於投死之非時皆由娟嫉之臣相繞而居腹心之地其術百變能使東西易面人主自爲轉移而不覺耳如而夫者不能放流乃與之朝夕淺言於幃幄雖當平世猶不能無生亂階況屯難已成之後乎聖人繫易謂難之解驗在小人之退而於五發之位乎天位者可不服念哉

望溪先生文集卷六

書

與閻百詩書

惟所論孔子邪子張欲師有若而記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一篇皆毋在時所講問可正子瞻所識於程子之誤宜筆於書至病程朱刪易經字則不敢不多爲反覆蓋專易經字者漢儒之病也程朱所刪易甚少而皆依於理僕每見周秦以前古書字形與聲近則衆書所傳多異即一書諸本中亦有增損改易竊歎古書不可通者多以字訛而人莫能辨也如商書曰周有終酒誥爾尚克羞饋惟君解者支離牽合終不可通

若君與周亙易則其義不待詰而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韓退之羅池廟詩乃此方之人惟侯是非按其前後辭意昭然明白而此以形訛北惟以聲訛爲子聰不能辨又自爲之說而大書深刻焉則其讀書觀理之不詳可見矣莊子外篇嘗將死眞爺禹曰不易爲道令得乎史記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治誦梁父非衍可乎僕嘗自恨寡陋見古書字訛無所證據而不敢擅易願得博極羣書者以正之故欲化足下之成心而求助焉非敢以辯翹明惟足下鑒之

與孫以寧書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閈所見聞無奇節偉行

可紀丞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聲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指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鄉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未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斷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頗頗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驟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議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

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獲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若於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隘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於史官愼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於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

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答喬介夫書（原集題書答友）起蛾行不明書開悔及車邏河事（蓋刻文時有慮忌也）

先生曾孫傳（賣刊集外文）重出此篇題作答喬介夫書今從彼本而仍編於此鈞衡識

蒙論爲賢尊侍講公作表誌或家傳以鄙意裁之第可記開海口始末而以侍講公奏對車邏河事及四不可之議附焉傳誌非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誌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擁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敘載傑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於此則義無取

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尙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卽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爲文之意也家傳非古也必順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蜀公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溫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於文律或未審若人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載順宗實錄順宗在位未踰年而以贊與城之傳附焉非所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錄之不安尙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以是裁之車邏河議必附載開海口語中以俟史氏之採擇於義法乃安凡此類唐宋雜家多不講有明諸公亦習而不察足下審思而詳論之則知非餘

臆說也

與翁止園書

苞白止園足下僕晚交得吾子心目開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遭禍所以惘其顛危開以理義者皆不背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爲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子與親戚以雒刀生隙嘖有煩言布流朋齒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毋吾子之風昔尚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媒嬖者青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

則天厭之矣昔叔孫劉以庚宗之宿致餒死叔向娶於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詩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自遘禍永思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既將以士君子爲新禊而幽獨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爲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閭愚無知者猶歎詠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愼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連顯而相致皆末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怨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忖吾子於前所聞既信吾子之必不然於後所陳又信

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童讀之篇終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養而孝終在仁孝者猶難為懷況重以長人之天枉乎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為吾兒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兒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為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帝震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喪凡閱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懼中夜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

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謹而襄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譬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際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開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焉恐一旦委溝壑則終

無以此聞於左右者是僕負吾兄盛意之詞而死有餘責也昔秦伯鍼子伯魚早喪況吾兄子姓甚殷固知所慷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怨儻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誓聲朱子之語一切雄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間太夫人既祔葬僕身拘縲兒輩殄後不可以風將使歸歲赴弔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畀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穎嗌咽不盡欲言

與安徽李方伯書

得來教忻慷合并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尚恐

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謁於愚儒今而知所至稱賢不
苟然也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鐵初額僅七萬
觔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地部議駁責轉加三
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儻能與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奏
聞而陰有以慰戶部及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
請則無曩者壅遏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
而伏蹟於無形者則昧焉往者遂甯張公子爲懷甯縣
令謂周官荒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縱漁樵自是以後
歲小祲豪惡民千百爲羣決隄防毀墳禁莫可禦止古
者山澤隸於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
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劫奪乎用此二十年中泉

陸陂池少遠於宅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學息薪材魚鼈價踴三倍使常利坐失於伏闇之中而亂心生於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禁曰必爲亂本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寗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於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賊而爲賊謀主江置汎地以防大盜而爲盜窟宅里立鄉約保正以息爭訟而鬬辨繁壅蔽生執事久皆南中聞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於諸郡非一時之利也凡茲所

陳或關於大府或責之有司或議於同官執事皆可爲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於某之贅告也

與安溪李相國書

老母數日痰氣襲逆倍甚於前晝夜無寧晷某於此時尚何心及外事而有不得不爲閣下言者非聞某官廉空二疏遠近爭駭果用其議則旬月中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執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操之太蹙必巧法別取以求自脫恐繼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鮮矣聞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

於同官尚不忍其動於惡況閣下曰與
天子議政於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又聞
在事者多云
天子不嗜殺人將從宋臧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
惟其當否耳使所虜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
誅戮之不爲厲而陷此者多因於公事採辦與大吏之
誅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
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爲輕罰而可亟施
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間耳卽以某身言之
聖上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
任爲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

遺此篤疾今諸公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
天子之寬仁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末減則此數
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幾矣閣下嘗語余曰聖
人之心卽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爲王
侯必不爲也則聖人之不以天下易此無疑也某嘗誦
之以爲明道之言然則閣下宜用此言於今日矣以去
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
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爲憂非徒望閣下爲
盛德事伏惟鑒察不宣

與徐司空蝶園書

河北諸路旱荒

聖主減膳弛縣詔延臣吉事而羣公未聞進嘉謨以佐百姓之急者夫備災宜豫非倉卒所能舉今野荒民散而新穀不生所可爲者惟無使舊穀妄耗耳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禁正族師歲時蜡酺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錢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省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眾忽不察者惟酒爲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猜七貧民相校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與古者耕九餘三之

數等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豈敢言以欺世哉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祭無盛猶可況以歲凶而去酒乎至公家之事不過歲祭孔子廟及賓興鄉飲有司自可及時以釀周官所謂事酒是也今功令通禁燒秫爲酒而他酒及酒肆無禁故眾視爲具文而官吏反得因緣以爲姦利宜著令凡酒皆禁絶令到之日有司巡視鄉城已成之酒皆輸公所俾其人自賣而官監之盡而止過此以往有犯禁者其店房什器官沒之若私釀於家則紳衿褫服白衣決杖罰用漢法凡境內有酒肆而有司不能禁察者奪其官首舉者賞五十千天周公當

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而使天下有祭無盛喪無衰者非故欲拂人之情也不如此不足以齊眾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俟數年之後穀粟陳陳相因然後用漢法變而通之開歲官賜民酒戶三斗俾儲以共祭祀婚姻養老疾有非常之澤然後賜酺如此則政有常經且可以正民之禮俗矣世人樂因循偷苟有述古事陳古義者輒目爲迂闊然自公卿大夫吏士務適時宜而羞爲迂闊者蓋數十年於茲矣則其效可睹矣太夫人春秋高不敢告公以難行事如此類言之者無過而冀眞圖望宿留瞽言

與徐司空蝶園書

公體中尙未霍然不宜以外事相撓而有不敢緩告者
近聞漕船膠凍濟甯以北者七千七百有奇沿途剽劫
百十爲羣計每船篙工不下十數人皆奇民無家獷悍
酬博平時同空官督晝夜兼行暫時停泊附近村落客
船必遭竊攘況聚十餘萬飢寒之人連屯數百里內又
承東土凶饑盜賊之後設有猾桀者乘此瑕釁恐不獨
沿途居民之害也公宜密劄奏聞乞
上察訪早爲區畫又聞湖撫以兌漕期慢請故雇民船
議下九卿各省將用爲式夫漕船官具衞丁本有殊廩
故量給資糧以募篙工然猶私載民貨多方補苴始能
嘗給若雇民船其費數倍官不能具必撫派里民則賦

法不可問矣七月朔楊君干木自河上以書來言聞通
倉陳米充溢宜停運一年歲祲之地其糧聽有司出糶
俟秋成仍糴滿原額分兩年帶運如此則民食可充漕
船可修河道可治此利之顯見者尚未知中有伏害否
委與練事者詳議之又自今年來各省報荒不約而同
辭不請賑不請蠲但乞減價糴常平倉粟事後仍率屬
蠲補夫常平倉粟之空十餘年矣此天下所明見也此
議行則糴粟之價補倉之粟必有所出不識有司皆自
其家篋金糴粟而至乎抑粟與金天降而地出乎是被
災之地轉應時斂庫金數十萬秋成之後加徵倉粟數
十萬繼自今災民惟恐有司之報荒而主計者且利荒

報之踵至矣公位正卿年七十宜日夜求民之疾詢國之瘼而上言之上方鄉公又閔公衰疾僕任其無大咎若因此失官則亦可以暴平生之志謝眾口之責矣惟公熟計而審處之

答某公書

自得手教沖惕累日以公知某之深而猶未達愚心不可以默而止也比者浮說日滋故謂公宜怵然為戒在某自能閘流言而不信而公則不宜謂自反無是而忽之也聖人繫易於乾之九三曰君子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曰二多譽四多懼三猶惕也四則懼矣豈止於怵然為戒乎戒之云何苟非道義之交必多方臚

隔俾不得親附是也孟子所謂三自反者君子處貧賤而遭橫逆則然耳若遭時行志則不惟自反必將使寶德實事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而誠無不動古人軌迹昭然可睹其然則尚安用戒哉然其初則必自能戒始往年省人妄言能自通於左右某以告公公益嚴毖二三同志不避怨嫌而昌言於眾至於今則赧然矣此無稽之言亦宜休然爲戒之明效也然浮言難息蔽甚於影射蓋影射有迹而浮言無迹也息之難則所以絕其根源而避其疑似者宜尤力焉來示又云相信相知如某而猶惑於僉邪之言得某書憮然者久之則未察愚心而於事之理亦未達也公於某患難相拯情好久長而數

以無禮之言瀆告過當之語相規非相知相信之深而能如是乎然公位極公相而惟恐布衣窮交不相信不相知卽此見公之自待也厚而視某亦不輕此某所以於無禮之訣自覺不以告而心不能安義不可止也以富鄭公之賢而蘇洵憂其無成伊川程子謂於國家大事知而不言爲名教罪人蓋古之君子於厥所愛敬則責之倍嚴忠之至厚之至也若某所云不過憂讒畏譏世俗之淺意耳然自某而外恐亦無用此數數於左右者矣公試思聞知舊被謗而置若不聞者難乎抑崎嶇而必以達規切而一無隱者難乎審此則可知鄙人之心矣更有請者我

皇上德政日新若因水災延問大臣急宜開陳者約有數事若盡獲施行功在社稷即借注一二亦澤被羣生謹條列別簡惟宿弼瞽言何日得賜尚就公面議之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僕聞古之制戎狄者欲大創之則必堅壁以示之弱蹙縮佯敗以驕之委之畜産財物車甲以中之使狃於屢勝深入逐利然後設伏要擊一舉而撲滅之李牧之守趙邊是也漢武設謀馬邑蓋用牧之遺教不啻爲單于所覺故不得已而與之毒逐於沙場然其行師近者不過數百里遠者千里惟絕幕之師衛霍並出篤戰比勝爲千古所震耀然師之所極不過三千里臨翰海而止

耳自是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則漢亦不復追躡矣蓋道里可計日月有期饋餉相踵芻牧以時吾之士氣未衰而馬力未竭也然後長技可用而敵不能支其成功於絕域惟貳師之脈大宛陳湯之滅郅支常惠之折龜茲而是三者皆非行國也其城郭邑聚人民產業不可移徙則其心有所繫力有所極而吾之計謀有所施是皆循數推理而知其必然非僥勝也蓋郅支畏漢遠徙依康居以國而不禮其君殺其女徧虐其國人則先自敗而瑕釁可乘矣漢自武昭立都護治烏壘據西域之中屯田積粟厲兵撫眾者四世則地利得形勢強道路悉矣烏孫諸國皆承漢節同時而發其兵者十五王則

郅支之羽翼盡矣入其境呼康居貴人與定謀傳其城康居以萬騎環城而備其逸郅支單于聞漢兵至欲去聞康居恐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以無所之已出復還　則計慮周矣郅支既滅計其戰死生虜及降者不過三千人而漢以十五倍之衆壓之是謂步師祖席之上取敵囊橐之中必克而無疑者也至於輯夜則國尤小道尤近故不戰而自屈惟大宛之師鑿空創始用力甚艱然自衛霍屢出斬滅動數萬單于懾伏威震百蠻而甲卒之屯酒泉以北者十八萬故貳師再行當道小國莫不迎軍給食遂層論頭平行至宛則所憑之勢厚矣然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漢兵之出燬煌者六萬負載私從者不與焉而終不能入其中

城軍入玉門者萬餘人故自前世皆以爲得不償失也然前世之藩籬在四十八家故謂浮望跳梁可置而不問皆未知

聖祖皇帝之廟謨與我

皇上之遠慮者也但其地絶遠非旬月可到又逐水草移徙無城郭可指其鄰近之國雖仰我威德至於臨敵決機恐未能實心効命萬一我師既至而彼復遷徙鳥舉則前勞盡棄後策益艱專制關外者非不知此也徒以造謀未審暴師踰年勞費已深而無尺寸之效恐

聖主責言無辭以對故堅持前畫謂賊有可平之道遷

延歲月以緩謥訶而不暇爲國長計耳以今之勢莫若先爲不可犯以待賊之敝釁相度山川面勢道里走集擇可耕可牧之地宿兵屯田召募邊民習苦耐寒者塹壕築壘據其中央臨制四旁俾近西內屬諸部有恃以無恐賊至則併心一力彼此相援乘機阻隘必使大創賊不至則深耕廣蓄牧馬練士以揚軍聲然後以

本朝威信漸披其與國嚴邊市之禁使王侯貴人非邊

恩賜予無由得錦繡采綺部人非通邊市無由得茶布

穀糵食生送死之具使其鄰近部落一如漢時西域諸

國兵可發君長可呼然後明暴尊賊之罪布告諸部有

與交通者永絕互市有能破其軍擒其將者以功小大

厚立賞格使上下欣羨有能連兵合謀執其君以獻者即分其土地人民以予之賜金百萬他物稱焉使擘賊孤立恒疑而與四鄰相猜然後可俟其瑕釁一舉而撲滅之也僕待

兩朝聖主如天之仁勵服匈心不足爲報而辱公以古義相取幾三十年願俟獨對之頃剴切直陳雖不能遽奪衆議而

聖明天縱一二載後必重思公言而審定國家之本計矣望毋以爲老儒之常談而忽之

與孫司寇書

頃後一日滿暮書吏送秋審册到僕以討論三禮及閱

庶常課藝事方殷未得到班次日薄暮書吏持審單至見雲南絞犯吳友柏改緩決隨繙供招鬻自友柏起既迫殺親兄之子并傷寡嫂左右手及族弟窮兇極惡萬無可原大聖人不得已而有刑戮豈惟大義實由至仁盖致天討於有罪則不敢不殺哀民舜之泯絕則不忍不殺所謂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爲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覺流於姑息又其下則謂脫人於死可積陰德以遺子孫不知縱釋兇人豈惟無以服見殺者之心而醜類惡物由此益無所忌轉開閻閻忍戾之風是謂引惡是謂養亂非所謂邁種德也借虞舜刑故無小其命官曰怙終賊刑而皋陶稱之曰好

生之德治于民心周公東征破斧缺斯東人歌思以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執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爲仁卽改前議仍所嚮爲情眞若有人禍天刑皆歸於僕死者亦於公無怨也望勿以爲過言而棄之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

康熙三十七年直隸巡撫于成龍以渾河衝半壁店近其祖墓奏改河道迤東入淀安溪李相國繼撫直隸時僕屢爲切言奏復故道當如救焚拯溺少遲緩之卽不可爲謀後三十年近畿之地無罪而死者不可數計矣今不棄而所言已驗昨見吾友與直督李合奏河道事宜源流利病鑿鑿有據且欲爲永久計具見賢者忠實

則但之心但不識更故河身廣拓遙隄之後渾流遂不入於淀邪若仍入淀則可免淀外之畝次奔騰而終不能免淀中之淤塞其患正方興而未艾也蓋直隸之有二淀二泊乃天心仁愛斯民於大地凝結時設此大壑以受塞北幾南之眾流以免多方之昏墊而于成龍乃以私心一舉而敗之至今已成錮疾若更不能原始要終定其規模而底績焉則終潰敗而不可收拾矣竊思所奏謂故道已爲廣民田廬所占復之甚難是也而僕之愚心則謂復於安淶作撫時則有利而無害至於今雖不甚難不惜費以復之止可少獲數年之安而終無救於十數年以後之大患審形察勢決然無疑吾友試

思自改故道未四十年而二淀已塡淤過半而自前明以至康熙三十七年渾河之水未嘗不由淀以達運河而絕無壅淤其收果安在哉議者謂故道南人會通河流清而甚駛故無停淤此得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河流雖駛能盪刷泥沙使不停耳能使泥沙別出於兩淀之外哉蓋緣夏水未起之前秋汛既落之後渾河經流本不甚大其挾眾壑之泥沙而沛然莫禦者惟伏秋之漲爲然而河行固安霸州時其故道本無隄岸故散漫於二邑一二百里之閒旬日水退而土人謂之鋪金地者皆泥沙之所停也停於二邑之平地者多則會於清河二而人淀者少而又以數百里之深淀容之故三百餘年

少淤淀底而不見其形自故道既改則運河之泥沙無繼微不入于淀故三十餘年而填淤過半淀既半淤則故道雖復而由會通河入淀之道及西淀之中必所在淤塞矣雖歲加挑濬人力有限十年之後終不能免全淀之盡淤淀既盡淤則子牙河挾畿南諸水以入淀首勢無所容必橫穿南運河運河挾塞門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北運河更遇伏秋異漲則近河之地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爲巨浸矣尚忍言哉今欲爲河道民生永久之計必別開河道俾濁流不入淀池直達於淀河下流之丁字沽而留東西二淀永盡填淤者頃受會通清河及子牙河伏秋之漲然後可得數十年

之安苟得數十年之安而時時修築挑濬不失其宜則亦可永久而無患矣僕之愚心欲循三角淀之外迤邐而南別開一河廣三十丈深五六丈河成乃於春水未起秋汛既過之後引注濁流於其中而明其入淀之道河形磬折而斜入於丁字沽去三岔口海河不過十餘里但於十餘里間開拓運河西岸之隄使河身寬闊足以容納眾流而增培運河東岸之隄廣厚一倍以防其震撼則可保無虞矣且於新開渾河二十里之外順河身迤築遙隄使伏秋汛漲有所遊溢則不致更有衝決矣僕未嘗身經其地惟按圖籍循數推理而建此議不若吾友躬臨目見昭晰無疑望審其形勢揭其情狀以

關愚蒙如或可行即改前議而懇陳之古之君子功不必自己成謀不必自己出惟期分國之憂除民之患耳況茲事體大實億萬人生死所關而非一世之利害哉昔

世宗皇帝命怡賢親王總理河道營田首命刷求一道俾渾河直達海口而不入淀

聖謨洋洋一言而盡京畿之地勢究河道之源流矣若能奉

先帝之遺意除蒸民之劇憂定此遠謨萬世永賴在

皇上則爲輔相天地之實事在吾友則爲保障億兆之奇功而僕四十年胸中之痞塊一旦消釋亦可以死不

悵矣若大綱鬯定其餘節目當續布之

與鄒少保論修三禮書

三禮自注疏而外羣儒解說無多所難者辨注之誤芟疏之繁抉經記所以云之意以發前儒未發之覆耳故僕始議人刪三經注疏各一篇擇其用功深者各一人主刪一經注疏一人佐之餘人分採各家之說交錯以編然後眾說無匿美而去取詳略可通貫於全經爾時公即手書以示諸君子而應者甚稀其後王學士分主儀禮甘司馬主戴記更立條例計人數俾各纂數篇僕爲言人之意見各殊所學淺深亦異分操割裂則一經中脈絡且不能流通而況三經之參互相抵者乎去取

詳略之大凡且不能盡一而況加撰之精粗刪削之當否乎眾皆默然僕曾以告公未見宣布退而思曰豈謂吾不宜越俎而耘哉用是不敢固爭今更以儀禮相屬雖已成之例難以改更而後此規模豈可更不早定夫周官注疏及訂義刪翼諸本皆僕所點定也其未定者獨永樂大典中所錄取耳分纂二三君子皆用功多年私心竊謂庶幾乎可盡一矣及各成數冊比類而參校之雖大體不失而去取詳略意見多殊分劉屬聯措注亦異僕與鍾君腕反覆討論以求其貫通所費日力幾與特著一書等觀此則儀禮戴記注疏及各家之說樊然殽亂而宿無定本者其端緒之難理宛有甚於斯矣

李侍講南還既以淄進士嗣事則未竟之書宜以相付但僕見士友間留心於是經者甚少望公面詢淄君暨姚徽士擇定一人俾速就功役俟稿本既就僕當手訂一篇並作按語就中擇能者一二人依式討論俾彼此不相抵若周官卒業衰病之身尚留人世自當與諸君子早夜孜孜不敢畏難而志怠也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書

河閒獻王所得邦國禮自漢不能用至唐而亡孔賈作疏惟宗鄭注後儒遵守於喪禮之大經承誤而不知其非者約有數端猶喬其綱領尚存於春官司服而散見諸官者一一可徵參以儀禮戴記其謬悠可得而正也

一則以儀禮喪服齊衰三月傳曰庶人爲國君遂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大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溥天之下皆天子之民也請侯爲天子牧民則民爲之服而況天子乎康成既誤謂無服故注檀弓篇遂云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服總衰而言獨不思文承國中男女服之後則謂天下之民明矣使服者惟侯國之大夫則宜特文以見之而漫曰天下服使習其讀者第知天下之民皆服而不知服者惟侯國之大夫記禮者不宜若是之憒憒也喪期之變自漢文帝始詔曰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婚嫁女

祠祀飲酒食肉則漢文帝以前天下之民皆齊衰三月

不得嫁娶祠祀飲酒食肉無疑矣一則謂公卿大夫士之妻爲王齊衰期於后無服侯國之命婦於夫人亦然蓋因喪服無明文黃氏榦臣爲君服圖亦未敘列耳然司服職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而昏義申之曰服父之義也服母之義也公卿大夫士視后猶母爲后服母之服而其妻則無服可乎古者嫂叔無服而於婦姒則以同室而生小功之親外命婦爲王服而於后轉無服可乎周官凡稱大喪皆謂王后也內宰凡喪事佐后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春官世婦大喪北外內命婦之朝暮哭者內司服於九嬪世婦外別其凡命婦之喪衰正謂公卿大夫之妻耳可以

後儒無稽之言而廢周公之典法哉儀禮不杖期章曰爲夫之君蓋以婦人爲君且有服則后夫人不待言耳禮經中文略而義該者如此類甚多則列侖婦於后夫人並不杖期無疑也一則據儀禮總衰七月謂諸侯之大夫以弔接見於天子故有服而生無服不知總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夫服此則士正服小功無疑矣即如此職於大夫曰其喪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亦如之遂據此謂士無緦服可乎若以接見天子爲義則諸侯之大夫固有未達於王朝者有雖聘焉而不得接見天子者小行人職大客則儐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是也諸侯之士有從君而達於王朝且任之以事者

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禮胥職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士庶子是也且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卿大夫皆總衰庶人縞紵而士獨服吉可乎程朱治經多盡屏漢儒之說者以折衷義理而決不可通故也羣儒曲護舊說亦約有數端一則謂庶人爲國君齊衰又爲天子齊衰則爲二統而例以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不知爲人後者服雖有降而無絕也若圻外之民無服則竟絕之於天子矣況民爲國君非爲大夫之比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長主友之屬等耳故侯國有災移民通財捨禁弛力薄征緩刑必

待大司徒之令大宗伯以吉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戎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小行人所至之國札喪則令賻補凶荒則令賙委館役則令禭禬皆所以救民之死病也天子保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一旦天崩地坼而不爲數月之服不惟義不可以苟止而情亦不能苟安如以二統爲嫌則男子爲父斬衰又爲君斬衰婦人爲夫三年而夫在又爲長子三年亦爲二統矣男婦人爲夫三年而夫在又爲長子三年亦爲二統矣男乃害義傷教而不卽於人心乎一則謂婦人之從服必降於夫夫爲后齊衰期妻不宜同獨不思父在爲母期而婦爲姑亦期婦爲舅姑同服期而不問子之斬與齊則外命婦爲王后君夫人同服期而不問夫之斬與齊

王后之喪外命婦之喪衰哭位備見於諸官而可以臆說亂之乎一則謂諸侯之大夫斬降爲緦衰不宜庶人轉承以齊衰不知服之輕重義各有當大夫之降爲緦衰以不得上比於王臣耳若民則天子之民義無所嫌故期以三月而齊衰不降猶旁服有大功小功而世適之於高曾並齊衰三月也禮以義起而緣人情學者反求其本則於一曲之說昭然若發矇矣

與來學圖書

吾友舉用方自代朋友之交君臣之義並見於斯可以風世砥俗但大臣爲國求賢尤貴得之山林草野疎遠卑穴中以其登進之道甚難而眞賢往往伏匿於此褦

若惟求之於平生久故聲績夙著之人則其塗隘矣萬一聖主命以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將何以應哉抑又聞當官守道固貴於堅而察言服善尤貴於勇前世正直君子自謂無私固執己見或偏聽小人先入之言蹔有所見事理以正議相規者反視爲浮言而聽之藐藐其從情見勢屈誤國事犯清議而百口無以自明者多矣必如季路之聞過則喜諸葛亮之諄戒屬吏勤攻己過然後能用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盡天下之材力以恢功業吾友此時正宜用力於此且與二三同志者交相勗蹔相警也餘不贅

與呂宗華書

仲春使歸一札想已徹僕曩者妄刪崑山徐氏所刻宋元經解嘗爲吾兄略言之而未悉也是書卷帙既多非數十金不可購遠方寒士有終其身不得一寓目者矣有或致之觀之不能徧也有或徧之茫洋而未知所擇也僕垂童稚時先君子口授經文少長先兄爲講注疏大全擇其是而辨其疑凡易之體象春秋之義例詩之諷喻尚書周官禮記之訓詁先儒所已云者皆粗能記憶藉是爲基故是編之刪雖不敢確然自信然大醇而不收甚殽而妄取者則鮮矣僕始從事於斯以爲一家之說未徧則理或有遺而心弗能饜也雖至庸庸甚者

支離謬悠而一語未詳終不敢決棄焉及徧三經然後知三數大儒而外學有條理者不過數家而就此數家之中實能脫去舊說而與聖人之心相接者蓋亦無幾因復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索經之本文其所得必有過此者然積疑之義未安之詁發書終卷必一二得焉則又治經者所不可廢也自惟取道之艱思竭不肖之心力以爲後學資藉俾得參伍衆說而深探其本源遂過不自量而妄刪焉兢兢於車船奔迫人事叢雜中盡二十餘年而後諸經之說粗畢惜方刪取時計此生不能更周覽凡可有可無之說多過而存之又宋元諸儒文字繁委頗有數語可盡而散漫至千百言者皆未

暇洽汰兩年以來衰病日深大懼此業不卒將抱終古之恨欲於南中招學子數人編而錄之次第郵致更加討論拼纂成書而量其程期役必浹歲計所訾給歲必百金朋游聞近有一二人為倡而苦無繼之者是書之成豈惟蒙者二十餘年日力所耗蔚哉□□□□□□□先精神所併注也果能卒業異日遇有力□□□□□之俾承學之士苦於崑山原刻之難致與觀之而難徧者一旦饜足其心而省其功力之十八其為踴躍當何如又況支離謬悠之說始學無主多見謂新奇或棄周行趨邪徑以自投於荊棘賊經侮聖日蔓以延廓而清之以為斯道之閑所關豈淺小哉此僕區區所以重惜其[illegible]

傳也然是書不難於翼日之傳布而難於目前之編錄衰疾之身懼且不能待矣吾兄家故貧洗手奉職自無力以及此然此宇宙間一公事也凡辨書名有心有目者皆與有責焉惟宿弼斯言苟遇其人則誠告之或有自遠而相應者與僕與吾兄非世俗之好也餘生之事惟茲爲急是以敢切布之

答楊星亭書

雜記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庶子有對適以爲義者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是也若爲喪主及主子之喪則衆適皆稱庶子小記庶子不繼祖禰庶子不

爲長子三年是也父宗子也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祖若父之正體者也父衆子也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子與孫之傳重者也若以衆子之貴而主焉則輕正體傳重之義而傷衆子未貴者之恩或以奔喪記所云而謂衆子之喪皆父主之則未知所云乃衆子之成人而未室室而無子者禮以窮而變耳鄭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衆子無子而尊行異爵之弔賓至非父主之而誰主邪父沒矣無子者之喪非兄弟主之而誰主邪其特制同居爲主之禮者蓋慮兄弟衆多或徙家於異國或同國而異居或遠出而不返必待異居之長適來主其喪則事有不舉而時不可待變

權制俾同居者主之所以使人情而達禮事耳如鄭氏所詁鄭注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曰父沒各主其私喪可矣兄弟同居之文不亦贅乎各主其喪之文不亦瞹昧而不可別白矣乎孔氏不知以有子無子爲別而以同宮異宮爲斷益誤矣衆子而有子雖父在固其子主之矣又何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之云邪如無子也雖異宮非父爲之主而誰屬邪幼季衆子也而有子父不宜主其喪望以此正告之詎辭與式則詢諸其鄉之長老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大體既正則細者姑從其國故可也

谷尹元爭書

九月十月之交舊疾復作寒戰喘急守氣幾不能口存不期望後漸平手札到日已能倚牀而坐今食飲有加憑几觀書可至十數頁自矢必嗣事於儀禮未審能卒業否太夫人葬祭之禮酌今古而取其中甚愜予心惟虞後卒哭之祭尚仍舊說又於謝資引四禮疑儀禮節略語顯與經背不知新吾高安何疎忽至此宜究切而辨正之令嗣長君秀偉始相見即告以英華果銳有用之日力不宜虛費於時文今居大母之喪自達其情而應乎禮經乃間見中所稟有又欲置科舉之學而學禮偉哉能如此設心即聖人之徒也北方之學者近有孫湯遠側張程不過終其身不違於禮而已孔子之

告顏淵惟以非禮自克蓋一事或違於禮一時之心或不在於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於禽獸長君信能設誠而致行之天下後世將推原於賢父之倡正學大毋之集天休於世俗所謂功名洵可以視之如敝屣矣而賢欲使從學於某則不敢自匿其情載記七教分朋友而爲三朋友之長者卽師也其幼者卽弟子也師之道周官復分而爲二以賢得民之師乃大司樂職所謂有德者也以道得民之儒卽大司樂職所謂有道者也蓋者賢通書于某辭意類孔石二公之於孫明復固辭至再三而意益誠語益切遂不敢終辭蓋以師儒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使時人得聞孔石二公

之義實有關於世道人心而孫氏之說春秋某自忖省亦可以無愧焉今長君欲學孔顏之學非兼道德而有之如程朱者不可以爲師某章句陋儒雖粗知禮經之訓詁於外行疏節亦似無瑕疵而清夜自思父母兄弟無一不負疚於心所謂薄於德於禮虛者也何足以爲長君師而賢又擬之西山父子之於考亭則於賢亦爲過言矣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惟君子乃能矣古之以聘成其身者類如此而世尤近事尤詳莫如朱子長君果有志焉一以朱子爲師足矣必欲受業於愚則請其節文而導之先路竊比于胡李二劉而已耳所

以自成必於箕子所云日自循省焉望更以此申告之

答申謙居書

李滑古至京師見足下所爲聖木行狀無世俗蕪濁之氣因謂如此人當益勸學俾治古文適得來示乃復記憶丙戌之春聖木爲言生徒中有秀出者卽足下也僕聞諸父兄藝猶莫難於古文自周以來各自名家者僅十數人則其艱可知矣苟無其材雖務學不可强而能也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有其材有其學而非其人猶不能以有立焉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魏晉以後姦貪污邪之人而詩賦爲衆所稱者有矣以彼瞑瞞於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形者也

故言之工而爲流俗所不棄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爲僞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稽經而外未聞姦佞污邪之人而古文爲世所傳述者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蓋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並也姑以世所稱唐宋八家言之韓及曾王並篤於經學而淺深廣狹醇駁等差各異矣柳子厚自謂取原於經而掇拾於文字間者尚或不詳歐陽永叔粗見諸經之大意而未通其奥賾蘇氏父子則概乎其未有聞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學不能自掩者也韓歐蘇曾之文氣象各肖其爲人子厚則大節有虧而餘行可述介

甫則學術雖誤而內行無顓其他雜家小能以文自穐者必其行能少異於眾人者也非然則一事一言偶中於道而不可廢如劉歆是也然若歆者亦僅矣以是觀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嚮然後所學有以爲基匪是則勤而無所若夫左史以來相承之義法各出之徑涂則期月之閒可講而明也來示云三至京師聞僕避客次且而不進僕敢自侈大哉凡叩吾之廬名汲汲於名稱而欲僕爲之羽翼者也如是則務學之根源絕矣僕疾病衰疲安能舍己所務與之佔佔而噪噪乎若足下資材既有可藉而渭占又極言內行之修固所願見而重以此事相勖者也八家集僕無暇點定足下所知

識有在京師而能任此者當以舊本付之是不可得則
後會面而講以所聞僕嘗爲儀禮喪服或問戴記附焉
此人道之根源以足下方讀禮錄其易忽者數條以質
惟切究之餘不贅

答程夔州書

散體文惟記難撰結論辨書疏有所言之事誌傳表狀
則行誼顯然惟記無質榦可立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
廢觀樓臺之位置雷同鋪序使覽者厭倦甚無謂也故
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永叔介甫則別求義理以
寓襟抱柳子厚惟記山水刻雕衆形能移人之情至監
察使四門助教武功縣丞廳壁諸記則皆世俗人語言

意思援古證今指事措語每題皆有見成文字一篇不假思索是以北宋文家於唐多稱韓李而不及柳氏也凡爲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矣厚予瞻皆以茲自瑕至明錢謙益則如涕唾之令人穢矣豈惟佛說卽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寄來二作皆不苟所薙芟數語乃時人所謂大好者他日當面析之此雖小術失其傳者七百年吾衰甚矣兒章粗知其體要不棄中道殂賢其勖哉

答程起生書

足下以周易要論相質數年矣而才敢爲序非故難之也余成童爲科舉之學卽治周易自漢唐至元明言理

言象數之書未有不經於目者就其近正者不過據聖人所繫之辭隨文解意而謂其理如是其取象如是至所以取是象繫是辭確乎能見其根源者百不一二得焉故學之幾二十年於前儒所已言一一皆能記憶而反之於心則概乎未有所明乃舍是而治春秋周官以春秋比事屬辭五官各有倫序可依類以求而互相證也其後與安溪李文貞公論易至乾坤之二爻歸妹之初九六五始灼見聖人繫辭取象之本義確乎其不可易（見周易觀象）而余於朱子所疑於渙之六四亦若微有得焉（卦自否來下三陰爲小人之朋六上居四而成渙則小人之羣散矣當否之時國疵民病蘊積如陣山一旦小人之羣散則凡此者皆渙然氷釋其功效非詩書所及也故諸爻惟此爲大吉正象傳所謂

不窺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故四爲諸侯之位　乃知卦爻之辭皆有確乎不可易者特後儒之心知弗能罣礙焉耳足下嘗言學易者果明於陰陽剛柔德位之當否而協諸本卦之時義則亦可以得其比例文貞易通論已略見此義而要論中所開闡又多通論所未及惜乎不得使文貞見之也昔余以易叩文貞輒有以開余而余不能有開於文貞文貞以春秋周官叩余亦時有以開文貞而文貞之開余者則少假而足下得與文貞面相質覆之所發必更多惜乎並世以生而不得一遇也若天假余年而於易終有所明當爲足下序之

與陳密庵書

數年前與公始相見窺其意象即不類於時人自是每見滇黔人士至京師者必問當官實政稱循良者不約而同又徵於同宦南中者果不悖於所聞故客冬方呻吟枕席閒公至蹶然而興再過寓齋不覺其言之長也適接來示知所云果刻著於心而力言於大府不惟喜宇宙間又得一實心體國之人足爲民依且自喜於天下賢人君子每一見而得其崖咯欣暢如何監司之體在辨屬吏之清濁而邇來廉辨敏肅者尤當觀其所由以爲義之所宜心之所不安而然者必能明政恤民久而不變其休於功令謹身寡過者次之則有文深躁競之吏假此以速進取則其終不至於寇虐詭隨而忍

為大惡不止凡善伺上官指意而操下如束薪者皆此類也位者天位職者天職其賢者能者雖有憎怨必釋吾憾而任舉之其不為民所賴者雖吾近親尊屬必斥而去之壹以官為準壹以人為衡吾之愛憎喜怒無幾微可雜於其間而況親故之請屬長官同僚之意鄉乎往者安溪李文貞巡撫畿內僕有親故為屬吏公將罹之僕力言其非人河間王振聲曰子與夫人終不相見乎僕曰何為其然使無播惡於眾而自驅於罟擭陷阱之中乃所安全而愛厚之其後果大刻於民不終其官乃謂僕無妄言足下久練世事無可効於左右者故偶及此想賢者所見固然亦無俟僕之瀆告也建昌果

廉能官早思所以處之恐足下驟遷他省雖知其善不可如何惟審察之

與吳見山書

抵京見某公詰以兗州性資洞朗其出牧政教浹於民而或云子若不滿何也某公愕然曰往年吾與商有無而不能應然未嘗以聞於人子獨惡乎聞之是必兗州疑余有憾而先自標白也若用此有違言則余之生平盡棄矣非兗州之病也子視余豈淺之乎爲丈夫者哉觀其意色似出中心之誠然吾兄奔察之恐傳言者乃有憾於某公而搆之於吾兄也僕道經兗境凡數百里民皆曰太守信寬靜易良獨未察吏哥情僞輕出牒票

假以修葺威漁利浩河小吏亦曰凡督公事文書可驛致
者往往差役食飲道齎之外求索百端太守豈知此哉
僕平生於得意之友不敢以私干而政令之不即人心
者必以告蓋朋友之交道在輔仁而莫先於規過每見
今之爲交者多面相悅而退有後言其間他人泛譬則
漠然不概於心而匿不以聞凡此皆務容悅窮私便其
求者也是爲薄於友而尚賤其身故常用爲戚然亦有
所聞非眞勇於責善爲朋好所苦至見疎而齎怒者以
吾兄性資洞朗與僕非一日之好故不敢以俗情隱度
而道其所聞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惟速更而紳
蘩之郎別有所見亦明以告我俾得究切往復務理之

得事之當而無容心焉古之爲交者蓋如是耳

與某公書

接來示自分此生恐無緣更畢志於經學此嗜學者之衷言也然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聖人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循而達之以與民同患耳一命之吏苟能職思其居天德王道將於是乎寄焉矧膺古牧伯之任環地數千里視其注措以爲休戚者乎僕竊觀近代所號爲鉅人長者大率以生人爲仁而不知生其所不當生則仁於生者而大不仁於死者以有容爲德而不知容其所不可容則德於有罪者而大不德於無辜者傳曰惡人在位弗去不祥惡在他人而引爲己之不

祥何也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惡於眾則惡非其惡也是謂拂天地之性而虧本心之明無不祥大焉抑又聞君子之行必嚴於終往者環極魏公踐履淳實立朝謇謇爲勢家所憚造辟之言天下矜誦以爲無愧古賢而論定之後竟不得與湯陸齊稱徒以巡察畿輔不復有特操耳孝先張公天資渾厚可欺以方其撫江蘇間有過舉未愜眾心一旦奮不顧利害排擊檢王然後平生志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吾子歷令守監司漸登大府仁聲義問所至翕然惜無由著直節於中朝然就今所居之地而言其職之所當言則視張爲易視魏則尤易矣信能舉邦人所重足而望海內士大夫所傾耳以聽者

揚於王庭使天下知儒者之學剛柔無常應物而動皆可以爲後世標準其有功於聖道爲何如又安用口吟手披爲處隱就閒者之經學哉僕晚交得吾子道義之合視平生朋好殆有過焉故所以致相愛重之道者惟黎魏張之直飾而比肩於湯陸委無以爲妄言而漫聽之

與李覺菴書

適聞足下改官巡撫山東足下門望資格得此非過而僕若有意外之憂者以舊遊齊魯聞私心所蓄欲藉手於足下以發其端緒也僕嘗謂今居古岳牧之任者不在飾小仁者小義惟苞建設長利遠厲風教爲國家厚

根本僕嘗自濟甯赴清河道經馬蘭屯爾望不見邊際地沃衍而無居人窮日之力始抵逆旅茅屋數區舍後麥高六七尺其莖不足以任其穗問何以無耕者曰每水至高丈餘則廬舍沒矣僕生長山澤習農事凡下地利圩田築隄障水而人耕其中時蓄洩歲入倍平壤江介故有大澤南宋時士人獻策開永豐太平諸圩六七百年以來宣歙諸州皆仰食焉永豐太平之隄有高至三丈者今馬闌屯水深才丈餘耳苟訊之土人校三十年內水最大時高幾許其土之粘埴而便爲隄者何所域其地之三四以爲圩歲得穀當數百萬斛而東南之漕可減半矣僕又嘗客淮揚聞見河壖棄地多肥美問

何以然曰恐歲祲而貧饑急也或既墾而原古者來爭也往者

聖上免各省歲賦動數十百萬儻能上聞當豐年存此東歲賦之半俟荒祲募民興築相地勢所宜爲大圩數區趙其土以爲隄而環隄爲大川通溝澮相輸灌以利船舟官治廬舍給牛種募民耕之此上策也其次則先使富民試之豫爲奏請堅明約束有能開地爲圩者便與爲世業可私買賣敢以故籍爭者重罰之上熟二十年而後薄征其租賦苟一人得其利則繼者不召而麇至矣大長利所以不舉者以眾不能見其端而憚於作始也使承豐太平之圩不築則至今爲巨浸耳聞徐豫

充冀開棄地與馬關屯相類者甚眾使次第修舉雖東南之漕可全罷也古之聖人能使菽粟如水火者無他焉務博民於生穀而土無遺利所謂善富天下者取之於天地也又僕曾經孟廟旁殿塑像爲老婦曰孟母也後殿爲少婦美容飾曰此夫人也古者虞祭而外春秋常祀皆有男尸無女尸惡其褻也子孫於先妣猶不爲尸況設少婦之容於宮牆瞻仰之地哉不意孟氏後裔愚蒙至此宜即開諭使易爲木主又聞齊魯閭盛興三教祠雖闕里亦有之宜令有司奉至聖先師塑像歷之學宮其祠仍聽合祀釋迦老子凡此皆世人所目爲辻闢不急之務也而教化之興實由於此抑又聞郡守縣

令民之師錄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乃今守令以諸生爲整頓諸生視之如匪上下交相疾而望教化之行也得乎往者長沙陳公滄州守江甯始至卽諭諸生有行誼修飾而進見以求益者吾與之爲賓主之禮其毀廉隅證爭訟者不禁但檄諸縣簿載其名歲終報府俟督學按試時上之終公之任諸生無證訟者及公在埋士民號泣而從如急父兄之難然則謂士不可以教諭者妄也裕之敝民之瘝蓋非一端玆敎教之尤大者足下果能信而行之當悉所聞繼以進

與萬季野先生書

僕性資愚鈍不篤於時抱章句無用之學倔強塵埃中

是以言拙而眾疑身屯而道塞獨足下觀其文章察其志趣以謂並世中明道覺民之事將有賴焉此古豪傑賢人不敢以自任者昧劣如某力豈足以赴其所志邪某於世士所好聲華棄猶泥滓然辱足下之相推則非唯自棄而又加怵焉蓋有道君子重其人明貴之倍嚴使僕學不殖而落行不植而敗足下將有不得於心者此僕所以每誦知己之言而忻與惕并也蓋嘗以古人之道默自忖省其無所待而能自必者獨先明諸心爲善不爲惡而已至欲體道以得其身非極學問思辨之功所謂篤行者終無本統僕先世雖世宦達以亂離焚剽去其鄉縣轉徙六棠荒谷之閒生而飢寒維牧豎朝

夕蘇茅汲井以治饕飧未能專一幼學優游浸潤於先王之遺經及少長則已操筆墨奔走四方以謀衣食或與童蒙鉤章畫句嗷譁嘐嘐或應事與俗下人語言終日昏昏憊精苦神其得掃除塵事發書翻覆者日不及一二時古之謀道者雖所得於天至厚然其爲學必專且勤久而後成故子曰發憤忘食其學易也固假我數年今僕智識下古人千百而用功乃不得十一如乘敝車羸牛道長塗曲蘗絕險又值繆枝盤根結其轍而關其軸不亦難乎以此知士有志於古人之道不獨既成而行有命其成與否亦天所命也然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其有得於身與有得於後則吾不敢知南歸後

踪迹具與崑繩書委索觀時賜音耗以當講問吾之望也

再與劉拙修書

前承命辨別某氏詩說倉卒奉答姑就所云略爲剖析而私心所蓄未能盡吐謹續布之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爲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焉其淺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則吾智力所不能逮也乃深嗜而力探焉然尙謂自漢唐以來以明道著書爲已任者眾矣豈遂無出宋五子之右者乎二十年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知生

乎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雍蓬蒿乃學之蠹也夫學之廢久矣而自明之衰則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東則黃君黎洲壞之猶趙開則顏君習齋壞之蓋緣治俗學者憒然不見古人之樊稍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則皆翹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舊爲之倡立程朱爲鵠的同心於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夫儒者之學所以深擿異端非貴其說之同也學不明則性命之理不順漢代儒者所得於經甚淺而行身皆有法度遭變抵節百折而其志必伸魏晉以後工文章垂聲於世者眾矣然卯其

私行不若臧獲之庸謹者少過變故背君父而棄名節若蜚溺然由是觀之不出於聖人之經皆非學也乃昔之蠹學者顯出於六經之中則可憂彌甚矣如二君者委而其身枯稿以死使其學果用則爲害於斯世斯民豈淺小哉僕於朱子詩說所以妄爲補正者乃用朱子說詩之意義以補其所未及正其所未安非敢背馳而求以自異也程子之說朱子所更定多矣然所承用謂非程子之意義可乎吾兄謂小序亦不可盡廢最爲平允然其無據而未甚害義者朱子已過存之其已刪而猶可用者以鄙意測之不過風雨伐檀蒹葭數篇耳其所已辯則終不可易

也有不當者仍望反覆之

答禮館諸君子書

殷同饗燕之說二三君子重以爲疑旁引互證懼來者之瑕疵誠意感人而終有未帖於愚心者蓋辨其所從生而推之以至於所終極則前儒所云胥無當於事理之實也夫殷同所施者何政哉即巡守殷國制點流討加地進律之政耳六典既施每歲正月又布而布之於邦國舍巡守別無特施於天下之政唐虞之

巡守至周而易以十有二年六服再朝東不親巡耳

所述之職則時過人亡有無所施其黜陟誅賞而遺憾於民心者矣先王十征五年而成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次卜是雖以十有二年

爲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更卜也數可改卜無爲徧徵
天下之諸侯如謂六服殷周可又遲十有二年而後巡守則更無是理　其或王既篤老若嗣王沖幼又或大親哀疾不可久離必酌徵州伯卒正連帥之忠誠可倚威德夙彰者州各數人以諮謀而發命焉如舜攝位而咨十有二牧武王克商徵九牧之君登豳臺以望商邑其事蓋曠世一見而禮必絕殊若一歲而徧徵六服之諸侯一時而盡空一方之君長則決知其無是也由是言之殷同於方嶽而施其政乃巡守之常經其開舉於王都則循用祀方明將幣禮賓發命於壇宮之禮節亦若饗必於廟燕必於寢則朝覲宗遇之禮宜然而於會同勢不能行姑就時會言之方各數州州分五

等所徵各四三人而廟堂已不能容矣又況殷同徧徵九州之侯伯乎且饗於廟中獻酬各有數以次相及日不過四三人蓋兼旬而莫之能徧焉凡禮賓客在野在外則殺禮司儀之職爲壇三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則所謂禮者祼酢饗燕無不該也昭昭然矣大行人職上公將幣三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則王禮備包眾禮明矣注於也經禮亦如之獨舉祼酢不知何據後儒疑將幣祼酢在壇饗燕仍反國中而祼可壇則饗亦可壇祼各於廟於寢其祼實由於此

於其等可同時而卒事則饗各於其等亦可終日而卒事野外殺禮茲其尤著者也饗則各於其壇之等燕則升升於壇之堂胡爲其不可與二三君子堅持舊說不

過謂饗燕乃宮室中事不宜行於野外耳夫祼酢之禮重於饗燕而或可或不可不識其所以異者何也抑謂饗燕則有牲俎而異於祼酢乎然牲俎可於壇蔫方明而獨不可以獻賓客又不識其所以異者何也兄掌缶之職專主[illegible]同其設壇壝之等以待將幣祼酢則設帷宮以待饗燕明矣幕人之其帷幕掌次之張大次小次[illegible]皆曰會同又其明徵也帷四周以爲宮幕其上以爲蔽張大次使羣聚以待事張小次使各就以暫休將幣及祼酢時無所用之見於春秋傳者襄王饗晉侯於衡雍猶可云既作王宮宋公享晉侯於楚邱晉侯宴魯侯於河上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不於壇壝帷宮安所得廟寢哉至於犧象不出門嘉樂一野合則有爲而云然也

周公舊典本無諸侯私爲會盟而饗燕於國外之禮故假是以沮齊侯耳天子巡守殷國首舉柴望征伐所至則有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之禮禮樂之器或具於方嶽之明堂或載於主車之前後必然而無疑者也淮水之詩鼓鐘琴笙磬俱備宋公道享晉侯而舞桑林況天子之巡守軍旅會同乎蒙者所見如此而未敢備載於承修之書以二三君子尚不能無疑安望衆人之咸喻哉禮經殘缺久矣由之會子產向戌合諸侯之禮六而楚人無一見焉則會同之禮與朝覲紀殊者多矣河間獻王所得邦國禮五十六篇盡亡而諸

專據侯國篇

聘燕漢儒臆決之說傳記雜出

之言而曰若者必禮之所無噫宮不可饗燕禮器不出門野外不合衆之類是也若者必禮之所有十有二年王不巡守則徧召六服之饗於廟燕於寢是也不亦汰乎願諸君子一以事理之眞求之而毋拘於舊說也

答禮館纂修書

禮文殘缺國喪尤甚宜僕之有言而不信也然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忘所不安不可以前儒既有是說而溺於所聞也不可以經傳本無是文而遂謂古無是禮也前辨已詳今更以人情驗之放勳殂落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文王之化始行江漢而南國之詩曰父母孔邇猶曰聖人之感人心神化而不可測也周室衰微王澤既竭

而衛風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秦風曰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宋仁宗之崩史稱深山窮谷莫不悲號而北胡室盛坫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政教流行烝民樂利有終身之戴而無一日之喪民之心忍乎本國之君臣亦聽其民之晏然無變尚何以作其親上死長之誠而敵王所憯乎至婦人爲夫之君喪服有明文外命婦爲王后哭位喪哀周官可考某所推衍不過諸侯之士宜從大夫之總衰而期以五月耳外命婦之爲王后爲君夫人服極於齊衰朞而不論其夫之斬與齊以婦爲舅姑準之而知其不可以有異也侯國大夫士之妻之於王后服與喪期並同其夫以庶人男女齊衰三月準之

而知其不可以無差也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苞頓首白僕未受事時舊志勿論既立條例後新纂一郡稿成隨命學子校勘次山再之僕三之始發謄錄及觀清本而罅漏又自見矣班覆之而頭寫焉自視若無遺憾及各府州志畢萃而叉牙相抵者且百出矣諸公勿謂此文事之淺者心與目畢至焉而後知其曲艱也明統志爲世所詬病久矣然視其書尚似一人所條次譬爲巨室千門萬戶各執斧斤任其目巧而無規矩繩墨以一之可乎是書所難莫若建置沿革山川古蹟振奇秘能者大率博引以爲富又不能辨其出入離合而

有所折衷是以重複說舛牴牾之病紛然而難理不知辭尚體要地志非類書之比也所尚者簡明而雜穴則愈蕪然簡明非可強而能必識之明心之專徧於奧蘊之中曲得其次序而後辭可約焉其博引而無所折衷乃無識而畏難苟且以自便之術耳故體例不一猶農之無畔也博引以爲富而無所折衷猶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約焉卽各致其美而於體例已不一矣望諸公以公心酌人言以實心集公事而毋師其成心僕敢不虛已以聽乎

與程若韓書

來示欲於誌有所增此未達於文之義法也昔王介甫

誌錢公輔母以公輔登甲科爲不足道況瑣瑣者乎此文乃用歐公法若參以退之介甫法尙可損三之一假而周秦人爲之則存者十二三耳此中出入離合足下當能辨之足下喜誦歐公文試思所熟者王武恭杜祁公諸誌乎抑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乎然則在文言文壁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也而況瑣事族姻之繼悉乎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鏖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事之體本大非接節而分寸之不遺也前文曾更削減所謂參用介甫法者以通體近北宋人不能更進於古今并附覽奏以解其蔽必欲增之則置此而別求能者可也

贈送序

送徐亮直册封琉球序

皇帝御極之五十有七年册封琉球國嗣孫尚敬爲中山王故事以部郎儀狀端偉蓄文學者假一品服奉册以行

天子命擇詞臣衆皆隱度徐編修亮直爲宜及命下果爲介自秦漢以後中國有事於四夷其爲將則効命力於鋒鏑其爲使則折衝口舌之閒以求得其要領故承命者多以爲難今

天子德威遐暢方外鄉風少夷喁喁企瞻使飾承命者

有將事之榮而無失得之患故人爭羨之遭遇異時亦物情之不足怪者也吾聞古之賢行者必告以所處今亮直之行也雖折衝口舌之勞無事焉又其地絕海萬里政教所不經即詩人所謂諮詢諏度者亦無庸以告也亮直夙以文學知名茲其行也其耳目震駭乎乾坤之廣大而精神澡雪於海山之蒼茫吾知其文章必有載之而出者矣

送王翁林南歸序

余與翁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翁林家金壇余居江甯率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案連繫刑部獄而翁林赴公車閒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餐罷

負手步階除則篛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
誦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譏余曰君縱忘此地爲
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篛林至則不能遽
歸余亦不能畏謦欬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旌籍寓
居海淀篛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
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
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篛林手書必寸餘成帙忽告余
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暝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
而無所歸也篛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
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篛林
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

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翁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戚遊好徜徉山水間酣嬉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惆然而不樂也

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柱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

淮聞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自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痾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肅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瞷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賢賢然適於鬱栖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柰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蓄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

以爲譚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贈魏方甸序

余窮於世久矣而所得獨豐於友朋寓金陵則有同里劉古塘高亭張彝歎至京師則有青陽徐詒孫無錫劉言潔北平王晫菴及邑子左未生劉北固而吳越淮揚閒暫遊而志相得者又三數人雖貧賤羈旅未嘗一日而無友朋之樂也惟乙亥客涿鹿自春徂冬漠然無所向課章句畢輒登城西南隅坐譙樓望太行西山至暝而不能歸雖風雨之夕亦然自生徒及僕隸居人皆怪詫不知余爾時心最悲思念平時所與遊處者意愴悅不能自克也踰歲東歸將遂農力以事父兄而家窮空

又時爲近地之遊戊寅冬督學澄陽張公招至使院實從雖然酣嬉聒聒而余孤子無與不異客涿鹿時有魏生者居常嘿嘿而意獨向余問其世則明天啟中給事吏科忤逆奄而死廠獄者其曾王父也次年春澄陽公拔誠諸郡惟余與生留舍署之西偏庭空無人時蔭高樹俯清池徘徊草露閒同憶曩者客涿鹿時與生寂寞相慰轉若有以自得者余倦遊計以兩歲爲止將就一二故人謀所以歸隱者果竟得之終老不出天然余縱得歸而平生故交自彝歎未生外皆飄零分散無得安居而從已所務者用此常以自恨而爲諸君子憂而魏生言自給事時家無舊業其父兄伯叔父十數人皆仰

食於生生之孤行遠遊蓋自此始而未知其所終也然則生之別又遺余憂者矣

送余西蘆序

昔公羊氏之說經也其謬戾多矣然猶奔顯悖於道不足以惑人而習而不察者莫如母弟之說故程子辨之以謂母弟者所以別嫡庶嫡死則母弟以次立非謂有疎戚於其閒也夫春秋之以兄弟書者以其未有爵列故以其屬稱用別於公子之爲大夫者耳曷由知其母之同異哉程子所以不深辨者徒以解時俗之所惑而於經之本義有不暇詳焉耳自吾有聞見凡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子一視如所生者十不二三得焉異母之

兄弟篤愛而無間疑者十不二三得焉自子言之則爲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爲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爲故常甚矣其不思也吾友余西麓博學有文名稱蓋州部而少壯未嘗一至京師近六十忽來游叩之曰昔吾有弟能服賈以養吾親吾是以能不離親於外也吾弟死而家落父不能葬母無以養故顯頓至此館於余踰年凡春秋霜露未嘗不痛其弟也風雨寒暑未嘗不念其母也一日告余將南歸曰吾女弟之夫死吾不歸吾母疾將作矣因叩其家事始知西麓少失母母撫之不異於所生而西麓之於弟妹亦終其身無間疑夫古稱孝者多以後母之不慈而彰而西麓之孝

乃以母之慈而隱是其母子皆可風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兼著母命曰弟乃公羊氏之過言而春秋本無此義以補程子之所不及云

贈潘幼石序

余數奇獨否不爲海內士大夫所棄而有友朋之樂然每怪平生故舊其道同志相得者所遇之窮必與余類交淺者其困亦淺交深者其困亦深或始相得中道而棄余與余迹漸遠而其遇亦漸通或當世名貴人無故與余相慕用而屯蹇輒隨之吾不識其何以然既而悟曰凡物之腐臭者有或近之則臭必移焉是何怪其然或曰非此之謂也物無知人强合之故其臭移焉人有

知其臭味之不同者就能强之合也蓋必其氣之本衰或時之已去而後乃與子相得焉子惡用自引咎哉繙先生幼石余童子時以師友之禮交而先生常弟畜余先生文行重江表方其壯盛未嘗一至京師老而來遊閉一室諸公貴人有索交者一謝不通而獨瞻就余先生以貧故客遊至欲乏家事不暇而爲余教子嗚呼先生之趨舍可謂與衆異心者矣夫昔之不余棄者尚或未知余之腐臭也今則夫人而知之矣而先生乃好之加篤焉豈臭味之同雖先生亦有不能自主者邪先生之歸也余在塞上嘗書寄余言贈所處因書此質之吾知先生必憮然而歎余言之鄙也

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慰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已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溪陽范恒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余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豁梁閒固念此地

出塞門二百里自
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
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
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九
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
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
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覩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
一時所與遊好其人之精神志趨形貌辭氣若近在耳
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
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
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

戚哉

贈淳安方文輈序

文章之傳代降而卑以爲古必不可復者惑也百物技巧至後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則道德文術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周時人無不達於文見於傳者隸卒厮輿亦能雍容辭令蘇秦既遂代厲始脫市籍馳說諸侯而文辭之雄後世之宿學不能逮也蓋三代盛時無人而不知學雖農工商賈其少也固嘗與於塾閭里門之教矣至秀民之能爲士者則聚之庠序學校授以詩書六藝使究切於三才萬物之理而漸摩於師友者常數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餘流餘緒之

發於文辭者亦充實光輝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漢之文終武帝之世而衰雖有能者氣象蕭然蓋周人遺學老師宿儒之所傳至是而掃地盡矣自是以降古文之學每數百年而一興唐宋所傳諸家是也漢之東宋之南其學者專爲訓詁故義理明而文章則不能兼勝焉而其尤衰則在有明之世蓋啓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策之末然所取尚博故一旦去爲古文而力猶可耑也明之世一於五經四子之書其號則正矣而人占一經自少而壯英華果銳之氣皆敝於時文而後用其餘以涉於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由是觀之文章之盛衰一視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各有由然而非以

時代爲升降也夫自周之衰以至於唐學無而道塞近千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迹秦漢而繼武於周人其務學屬文之方具於其書者可按驗也然則今之人苟能學韓子之學安在不能爲韓子之文哉吾同姓在淳安者曰文輸以時文名天下其於三代兩漢之書童而習焉及成進士則一以爲古文其仕也始出而顯人皆惜其年力之盛強吾獨謂天將開之而使有得於古也其前之學有可藉而後之爲時也寬閒吾言可以速歸而從所務矣

贈李立侯序

書傳所記奮迹自已而立功名者衆矣而德與言則當

有祖若父淵源之自焉其無可徵者或緒遠而迹微於世無傳焉耳而可徵者十常六七非獨道術之所漸然也其得於天清明秀傑之氣實有以類相衍而非衆人所得同者余游好中資材可與學古而望其有立於德與言者僅得數人而幾於成者蓋寡其語人皆曰吾爲境困也時相迫也而悔而自責未嘗不曰志之不固焉夫功必有所待而後成若德與言則根於心達於學而與時偕行者也何境之能奪哉吾晚交得李君立侯相國安溪公之孫也氣清而識明甫踰冠於古人之學已見其端倪相國德業於時爲卓而經義則爭先於前儒立侯實朝夕承學又其時則寬然也其境則泰然也然

則天之所厚而所就終遠過於吾儕者舍立侯其誰望與抑余昔所交數君子其資材與學所已至皆概乎能有立者也彼年如立侯時自命何如哉而或終以無成或少有得而不能盡其才卽余亦未嘗不爲之惜也故於立侯之歸也爲道諸君子之所悔以贈其行

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愼取焉凡無益於世敎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交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

雍正六年以建甯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全因是意其爲人必鶩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一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

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涖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

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送鍾勵暇甯親宿遷序

古之爲交也粗者責善而精者輔仁至於爵位之相先患難之相死抑末也鍾君勵暇始冠余見之其師所其後時往還而徒視以眾人舒君子展者勵暇之友亦余所善也雍正丙午子展有憂勵暇急之遂視其病因治其喪自杪冬涉三月上旬迫試期不輟是年成進士以家事留京師會選期不就眾以爲疑曰吾二親皆近六十假而官蜀粵滇黔將若之何噫勵暇之情人人之情也然吾未見人之數數然也叩其所學則誦易詩書

三傳考及屈氏非氏之文有年所矣嗚呼其前行蓋基於此乎因與考三禮而講以所聞其家事雖以未竟余說開者復數月庚戌九月將濟親於宿遷乃正告之曰君子之爲學也將以成身而備天下國家之用也匪是則先王之教不及焉君以載籍自淵澤而號爲文儒則秦漢以降始有之是謂好文非務學也君子之立身也非比類不足以成其行一出焉一入焉挈卷之人也學也者務一之也其事必始於愼獨而終於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匪是而能一之者鮮矣凡予之所已能皆學者之疏節也繼自今其事乃日起而蹈之益難子往矣繼百今不學之友日誰語於外而妻子交訌於中吾懼子

之有基而復壞也吾病且衰將不復見子矣願子時誦吾言而勿自墮其力也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儀封張清恪公廉察江蘇始至未受印篆謁制府朗迺車過余余固辭不獲命公入曰吾聞子有年迫欲相見一論學且余謝曰某未知學但聞守官之大戒二其一義利也公於此既瞿然而不滓矣進乎此則利害非知命而不惑者不能毋搖公喜曰吾固知子之論學必篤也及公自閩移撫江蘇首勑制府暘禮人皆爲公危而先帝卒直公而黜制府方公與制府相持會余以南山集萃連赴

詔獄制府遂劾公久閉余於官舍不知所著何書而
先帝之矜余實自此始用此知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其
感於利害者徒自毀其德議而於利害之定分實無毫
末加損也及余蒙
恩赦宥而公亦內召相見於京師述前言爲忻暢者久
之公有良子曰又渠余未得見已聞其名字於鄉人及
爲戶部員外未數月粵東援
恩詔請免宿逋數萬同官皆難之君力爭自復於長官
獲免粵西四川濱黔皆賴焉由是知名尋擢正郎踰年
特簡出守揚州將行乞言於余余謂君於茲行有所易
亦有所難昔武侯之德在蜀子瞻嗣焉蜀有善政眾必

歸美於膳今君所治朗先公所撫之土民也未言而民先信之令出而民爭趨之事半而功倍此其所以易也然少不如公則郡人之責望必過於他守君早歲見知聖天子公卿交薦異日名位之與先公並不足爲君期也所難者德義之繼承耳義利之介余知君必無愧焉其進乎此亦惟前所以告公者而已君既有意於余言則余將拭目而觀君之始政矣

送黃玉圃巡按臺灣序

康熙六十年夏四月朱一桂構亂臺灣殺總兵官據其城監司都縣吏並逃散賴

天子廟算秋七月叛者悉得臺灣平其冬

命撫臺臣廉靜有才識者往巡視而余同年友黃君玉圃實承命以行余聞臺灣之將有反側也閩人及宦遊行賈者知之垂二十年矣蓋其地踞絕海中民不火食自混闢未通外人明亡鄭芝龍始入據之入

國朝四十年然後鄭氏歸命置郡遣吏農桑肇興沃壤千里百產豐饒而土人愚憃惟悍浮寓姦民因得巧法承賦於有司而私其土役其人農收商產毫髮不得自專甚者猱雜其妻子而吏陰利姦民之奉漫不嘗省思亂者十室而九故一二姦民煽數十百人遂戕大帥謀拒王師蓋陰恃土人深怨以爲一旦可竊據也初鄭氏既覆有謂此土宜棄而不守者不知方其未闢於中國

誠不足爲有無今則民衆百萬粟支十年屹然爲海疆重地與閩浙江南沿海諸鎭相應接則島夷覬覦不敢萌窺伺內地通亡者無所伏隱而菽粟百貨歲溢於泉漳苟不能守則害亦視此故

天子加意撫循凡監司守令必使大府任舉屬吏才實顯著者始調移之而大府所任率不時善事其左右興作採辦爭先於羣吏者是以民重困而上不知不至於爲國生患不止也夫粵東閩滇今之吏所號爲沃區也而民困於無告視瘠土有甚焉又功令凡邊塞山海要地吏雖已除大府得易置其所任舉果有異於臺灣之羣吏乎由是觀之法雖良行之非人其不能究宣

天子之德意而毒民以病國者可勝道哉君廉能風著於吏部及臺中其能綏靖此邦已爲衆所豫信然詩有之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凡此類皆可因使事而歸告也於其行也言以要之

再送佘西麓南歸序

雍正八年議開博學鴻辭科詔閣部院司府寺三品以上暨直省督撫學臣舉學與行兼著諸公多叩佘以所舉佘應之曰稱此者實難而辨所應舉則易夫行必有迹學與辭尤藝之外徵而與衆共之者非若德蘊於心或深潛而不易識也然必鄉國莫不知天下莫不聞然後舉者無怍在人不疑是則

匪易耳因自計執友之存者惟南昌龔纓孝水歙縣余華瑞西蘆遊好之久者則嘉善柯煜南陵淳安方粲如文輈乃以四人者汜詢於羣公皆曰是誠無怍矣或曰其學與行信稱矣而舉者則非宜文輈前挂吏議例不得與於斯其三人皆就耄矣徵之不能至至矣能入試哉余曰雖然使士知實至而名必附無求而志自通於風教亦小補焉及檄下則南陵疾已亟矣喟然曰方君此舉使海內窮士聞之一鳴咽耳孝水亦病不能行而西蘆以乾隆元年孟秋至余曰子尚能即事邪曰吾腕不勝書數年矣因以請而有地治者難之感友致道齋

明天子方興聖治吾扶杖天衢以觀德教且得與衰殘執友講問逾時而歸此行豈虛也哉眾試畢余告二相國將舉君爲太學六館師兼纂一統志二相國以爲宜而西麓決意治行曰吾始願已畢矣子視吾年力尚能有立邪將以爲名乎抑有所利之也西麓孝友文學爲鄉國所眾信久矣玆行也又以見君臣明友之義進退辭受之衡故詳敘之以贈其行

贈宋西狐序

雍正壬子春余道逢相識人甫下車適有過而與言者叩之則乙友之子宋華金西狐也接其語觀其詩久而益有意於其人西狐大父冢宰公及父山言再世以詩

名余爲諸生家宰巡撫江蘇降爵齒而禮先焉山言年較長而視余若其所嚴事者觀西疇之詩與其爲人雖得之性資抑祖若父淵源之所漸也余夙有作序之戒而西疇以爲請乃誦其所聞而使自擇焉先君子有言自晚周秦漢以來治文術者代降而卑皆以爲氣數使然非也古之以文傳者未或見其詩以詩鳴者亦然唐之中葉始有兼營而並善者然較其所能則懸衡而不無俯仰矣自宋以降學者之於文術必偏爲之大是以各涉其流無一能窮源而竟委也如曰氣數實然則建安以後之綺麗有陶潛者出而渾然元古矣李白杜甫興於唐而六朝雜家盡爲所掩今乎於詩既得其徑塗

苟日進而不已豈惟接武於先人安知不遂與古人相角逐乎曩予欲兼治古文自今以往無庸也予之年長矣少壯之心知既役於時文而今有官守日力之暇餘者雖壹併於詩猶恐其術之難竟也而又可兼務乎若夫植志行身之義守官制事之方苟欲稍異於衆人而自儕於古人其事更有艱且大者即文術可置而勿事也若尚能兼則又詩之所藉以增重也西祀能篤信吾言他已臣與學皆成而出其詩以質於世即以是并於簡端可矣

送雷惕廬歸閩序

余嘗與漳浦蔡聞之太息生才之難計數平生朋好如

寶寶滄洲後生中尚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而況古之人乎聞之曰吾門雷生卽後起之寶寶也始生見余於閒之齋中卽命請業於余余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凡四三年至是始受而不辭乾隆四年冬其父惕廬玉京師生以告曰吾父茲來蓋以察鉉守官之志行又念漳浦師歿未知所學於先生者何似也翼日君過余氣肅而容安語無枝葉自是益有意於其人將歸鉉請曰吾父願得贈言以不虛此行惟鉉亦望先生爲揭父師朋屬之心以爲此生之銜勒也昔曾子論大孝尊親其實在國人稱願以爲君子之子是謂成其親之名以俗覩之則君之所以教與鉉之所以承者已足爲鄉人

所稱願矣然欲得此於海內之士君子則必重自砥礪要以終身而後可定焉至百世以下使人推原於所生必曠世一見之人振古以來可指數也由是言之鉉將無負於余與聞之之所期則如賓實諸君子而可矣欲盡尊親之道而遠希曾子之所云則其事蓋未有終極也君家閩粵竟世爲諸生潛德隱行余無從而得之凡爲人子者莫不欲歸美於其親鉉所稱亦未可徵引第君之來也將以察鉉守官之志行則所以自檢其身者必嚴矣以余爲羣士所背馳而獨信予言之無棄則其胸中必確乎有主而不隨時爲俯仰卽此可以定鉉之所獨矣故於其歸也遂見於文俾其鄉人及海內士君

子異日皆有考於余言

送宮庶常觀省序

始予叩吾廬欲爲弟子而吾辭之堅非相外也計將爲講誦之師則衰疾多事無日力以副所求將有進於是者則吾身之無有而又何師焉及再三云則不復辭以窺子之心神若誠有志於謀道者吾身雖不逮儻誦其所聞而得能者吾志猶有寄焉古人之教且學也內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二者皆人道之實也自記誦詞章之學興而二者爲之虛矣自科舉之學興而記誦詞章亦益陋矣蓋自束髮受書固曰微科舉吾無事於學也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科舉之知

及其既得則以爲學之事終而自是可以慰吾學之勤享吾學之報矣嗚呼學至於此而世安得不以儒爲病乎今子得館選未數月而告歸省母是子知學以得身而識所祈嚮也雖然所以務學之根源辨之尤不可以不審將以爲名則自致於父母兄弟者皆以見美於人而賊吾之本心將以既其實則所以備天下國家之用者皆吾性命之理而不可以苟遺也自省自克於二者之間而防其心之偷乃百行之源學者之始事也子之歸也果能專篤以厲所學深固以植其行俾泉涌之閒後起者以爲表的則吾與子之爲師爲弟子所關不細若曰吾既有所得以爲親榮可以優游而卒歲矣則

皇皇焉欲自得師義焉取哉吾平生非久故相親者未嘗假以文懼吾言之不實也而特表子王父之墓蓋粗得其略於所治武强之士民又將慊子之志而因以相祇淬耳然記不云乎大孝尊親使國人稱願然曰奐哉有子如此是乃君子之所謂孝也子能用吾之言以成其身則所以樂其親而榮其祖者大矣於其歸也申以勗之

送吳東巖序

康熙乙未仲春吾友東巖南歸過余爲別將行曰子不能歸吾不能復來茲爲永訣矣因相持嗷然而哭不能自抑也憶癸酉丙子間余試京兆則聞世胄以學行重

朋齒者三人曰歙縣吳東巖山陽劉紫函寶應喬介于而三人者皆與余一見如舊識紫函介于號爲能時文而東巖兼治古文或謂古之道不宜於時東巖弗顧也每榜後羣士舉積學而上選者與苟得者相提而論以病有司之枉此三人必在所計數然其後二十餘年更八九舉而卒無一得者焉丙子後介于招余授經於寶應因往來淮揚間而東巖適授經於廣陵故余中歲與三人者相見日爲多自余遘難介于省余於金陵及出刑部獄復再至京師而東巖亦至回思少壯游從燕市時不獨二君子以憐余而余亦以憐二君子介于之歿也余懵然若無所依而今東巖復長往將何以處余乎

東巖歸將道淮以至於揚其以余之狀語紫函而爲叩
介于尙能北來以慰余之索居否也

贈君仲子序

東村山人幼遘疾弱足而志甚偉有二子並英特其長
子爲諸生余見其試牘謂當早遇尋成進士入翰林有
聲仲子八歲能舉巨石重三鈞將冠與虎士搏可仆四
三人山人欲余爲文以勖之而未暇也余南歸踰年以
書來告曰次兒得沒人之術能舍舟楫而越江河矣又
踰年來告曰近使受書補幼學盡山人自大父以來皆
官禁闥階崇祿厚故身雖不仕常望其子輸力竭忠而
赫然有所樹立也往者余以衰殘荷

世宗憲皇帝暨
今上按揚偉贊閣部教習庶常竊慮辭章聲律未足以
陶鑄人材轉跼其志氣使日趨於卑小欲倣朱子學校
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爲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
學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以疑義
通鑑綱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課試當路者多見謂迂遠不近於人情惟高安朱可亭
江陰楊賓實所見與余同久之亦以違衆難行止余余
猶欲發其端乃奏河北五路及邊方人不諳聲律宜專
治經史果格於衆議乃私擇其有所祈嚮者喻以宜取
効所熟四書語反之於身以驗其然否二分日力以其
一討論通鑑中古事每相見必舉古人處變而得機宜

遭危而必伸其志者以警發之山人之長子爲庶常時聞之有素矣今仲子學書舍此亦無可置力者夫陸行不避兕虎水行不避蛟龍極所能不過偏裨之壯猛者耳具大將之才識而一歸於忠孝非深究古今事物之變而概乎有聞於道者不能果能不誤於所趨庶其終有立乎若專恃藝勇或假學誦爲進取之資則山人本以教者豈爲此哉遂序之以報山人當有味於余言

贈介菴上人序

佛之徒而儒行者曰介菴雲南昆明人從其本師蘭谷至京師蘭谷閉門學易絕人事者十餘年獨時就余講問經義介菴侍側其意所向無纖微不先得者余嘗就

其園圃修潔如小齋叩所以則下逋水流朝盥漱日日而新之蘭谷之卒也以腹疾困牀褥無晷刻之甯凡五旬有七日介巷面若非人期年之後深罣之色始少變而未復其常余自反所以奉吾親不能如是之誠壹也蘭谷之書歲時必易稿介巷隨手錄所增芟皆能默識雞鳴而起端誦尚書毛詩韋屈左馬之文夜分不輟而拚掃炊烹以事其師者細大無遺余學於父兄未嘗有師而承師務學如是其篤專者所見亦甚罕也嘗勸介巷宜蓄髮反爲儒喟然曰吾師早見及此矣某始冠子平金命之淮南定居於其鄉蘭谷如舉人雖髮于壻南立室家爲視先人冢墓曰吾已自誤不可更誤人時某以師年已至

不忍離今長矣懼以家自累而學與行終無所成爲天下笑且某忝有兄弟之子以續吾宗此身得寬然天壤間百事不問而獨從所好苟再誤悔其可追介菴楷隸書數十年少倫比鐫篆爲時所珍其持身交友遠於流俗者非一端而余獨標其志行以覺吾子姓兼示儒衣冠號爲孔氏之徒而行則背之者

壽序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嘗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成其身也孔子語曾子所謂大孝尊親者使國人稱願皆曰君子之子也自科舉之法行士登甲科則父母國人皆曰其名成矣所謂顯揚

莫大於楚矣人心徵陷於此者蓋千有餘年吾師窮年高公少時過家震慈太公倅某縣以事戍黑龍江世父命公守市肆公且市且讀書卒成進士入翰林上書求代成詣通政司都察院皆不能達會贖罪例開乃涕泣告請於師友卒贖太公以歸祖母段太孺人年九十母子重見又六年始考終及公視學江南太公太母猶逮養都人士莫不歎羨自世俗言之則公之名既成矣君子觀之事父母亦可謂能竭其力者矣然余觀北宋丞相富公節義功烈與韓魏公相匹而眉山蘇洵上書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今公爲文學侍從之官嘗主鄉試視學政不失士心亦守官者之常余居門

下數年竊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也康熙壬申公自翰林改官京卿會强仕之期故舉蘇洵告富公者以爲壽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以文爲壽明之人始有之然其知體要者尚能擇其人之可而不妄爲而壽其親者亦必擇其人之可而後往求今之人則不然其所求必時之顯人而其文則傭之村師幕賓無擇也其所稱則男女之美行皆備而不可缺一焉而族姻子姓之瑣瑣者並著於篇夫古之良史其紀事也直而辨簡而不汙雖帝王將相豪傑賢人所著多者不過數事而況鄉曲之人閨中之女婦乎吉孝

者稱舜與曾閔非他聖賢之不必然也人之行或遭變以抵其極而稱人者必舉其尤以見異也且古人之事其親可以致隆者無弗致也而善與惡則不敢誣惡之可掩者掩之而已其身所絕無之善則不敢虛加焉古人之於友求無不應也而稱其善以著於後則不敢過蓋以善之未有者虛加於親則爲不誠於其親稱人之善而過其實則其文無以信今而傳後非知道之深豈能無惑於此與張君自超余所兄事也太夫人七十命予以文叩所以爲文者而張君曰吾母之壯也事皆聽於吾父既老而吾長焉皆女婦之常耳獨不喜吾應舉求仕此吾所以無汲汲于進之心也噫張君非事親之

誠知道之深而能爲是言與卽夫人之賢可知矣古之遭變而見稱者非其人之願也當其常則務道之盡而無爲名焉周之初后夫人之德著於詩者皆女婦之常也其所以傳者蓋將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而爲聲教焉虞夏以前女婦之賢聖者衆矣豈是之不能盡與而無傳焉者務道之盡而無爲名也夫人處常而不務爲名卽道之盡可知矣所不喜於張君者以道之盡責張君也張君歸誦吾言以稱觴於堂吾知夫人必忻然而樂也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自周以前女婦之傳者多以德秦漢以後多以節與才

而最奏者莫若以子之賢古之時女教修明婦人之有德者眾矣而易詩書春秋所稱非后夫人則帝王公侯之女婦也然則有德而無聞焉者多矣其以節與才顯必所遭有大不奏者然自北宋以後十室之邑著貞烈者必有數人焉其鄉里之人有稍遠而不知其名氏者矣而以子之賢傳者炳然可計數也然則爲人子而能以其母傳尤孝之大者與抑吾觀自古才知功名之士其父母不必盡賢者有之矣而學士眞儒不獨父多賢母亦多賢以世所聞類所不聞概乎其不爽也豈非氣稟之相承實與夫雜糅者異與燕之南有賢人焉曰李塚剛主其父孝慤先生與博野顏習齋號北方之學者

其生母馬孺人孝慤之側室也事嫡如母嫡馬孺人愛之如同生孝慤之母倚之過於羣子婦始吾見堉之賢而歎其能以孺人顯也及悉於孺人之事而後知孺人之賢實有以啟堉焉堉所學非一世之業也孺人之賢蓋將歷久彌彰而爲後世所計數焉以視夫凡婦人之壽者者異矣歲秋八月孺人八十堉來乞言因稱此爲孺人壽而又以使堉益自厲也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吾友胡君錫參於其母潘夫人六十時請余文述其志節與教諸孤者以壽余曰非古也有暇則傳以詳之丁酉春錫參北試京兆曰以吾母教余兄弟之勤終不能

不憖憖於此故承命以來其秋果得舉冬十有二月請余曰獻歲正月吾母七十矣將使仲弟西堂歸爲壽子姑以一言先之可乎余觀書傳所記富貴顯榮之人其生也不擇其世者有之矣若賢人君子則非獨其世隆也亦兼稟於母德焉自吾與錫參遊而意其將爲賢人也及詳其先世及母夫人之志節而益信其終有立也然錫參近五十矣其學與行置之衆人之中雖有異焉而迫於輞窮不能直推而前以躡古人之迹者多矣夫人之以科目望錫參蓋父若祖及胡氏之先皆自於此故結於習見而不能不以此爲重也今錫參既有得焉以慰其親斯足矣若假道於此以求爲富貴顯榮之人

則夫人前之所以教者豈其然哉繼自今錫爰舍是而務其遠者大者則其無曠先緒而顯夫人之志節有什百於此者矣西章歸其稱是以爲壽

蔣母七十壽序

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余在塞垣友人蔣錫震自京師以書來曰吾母七十矣吾少孤家貧母撫且教以至於今艱難可無述而知也子爲文以壽可乎余少讀戴記見先王制禮所以致厚于妻者視諸父昆弟而每隆焉疑而不解也既長受室然後知父母之安否家人之睽合實由之又見戚黨聞或遭大故遺孤襁褓其宗祀與家聲皆係于女子之一身而諸父昆弟有不可如何者然

後知先王制禮乃述天理以示人而非世俗之淺意所可測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是三者賢人君子之所難乃委巷之女子一入室而義當以此責之其責之也專以嚴則禮之敢不重歟夫婦人尚志節固已而立孤尤難能貞之而不能教非所謂可託也又或煢獨無依則紀衣食持門戶其難有過于寄百里之命者若太夫人於蔣氏信可謂艱貞而無負於寄託矣以余所見婦人著志節者賦命多蹇子姓成立者希蓋造物者既以節顯其身他福祥或不能兼與而太夫人獲天佑康甯壽考錫震成進士從容色養鄉里傳爲美談閨門之內聞而興感於

女教所關不細因書遺錫震以慰其親且使眾著于先王之禮意焉

汪孺人六十壽序

昔聖人之制夫婦之禮也其合離厚薄一視其所以事父母而已之私不與焉故婦順成內和而家理以眾人觀之事淺而情暱莫如夫婦之居室矣而婚禮之樂歌曰德音來括又曰令德來教其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君子所望于賢師友而不可必得者而以責于始入室之婦人詩人豈故迂其義哉蓋不如此不足以盡夫婦之理而爲人倫之極也杕杜之三章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男女曉隔不自言其傷而獨以憂其勞於

爲大感女子之志行若此豈非所謂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者與吾友曹晉袁少孤貧客遊授經以養其母近三十年其妻汪孺人能喻其志曲折致忠養不異于晉袁而太夫人以忘其憂晉袁兄弟七人皆同居有得于外孤者發者先取足焉孺人布衣糲食常不充晉袁閒語孺人曰吾久客雖以養顧亦使發知有夫者常獨居無懷恨耳孺人自是愈禮有加而發者以忘其苦太夫人之終也晉袁適遠遊孺人久弱足傷劬在視太夫人執其手大號痛哀動左右晉袁性剛直治家素嚴于妻子淡如也至是感孺人誠孝相敬愛老而彌篤蓋晉袁之刑于妻與孺人之順于姑而宜其家人者按之古

者夫婦之禮可謂合矣已亥季夏孺人六十其子恒占將請余文歸壽其母而晉袁數止之蓋知余之艱于文尤病以文爲壽之非古也而其子卒固以請余嘉孺人之行幾近于詩人之所云而傳其事將有裨于女教于是乎書

望溪先生文集卷八

傳

孫徵君傳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倜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強以仕年十七舉萬歷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立名義者多附焉及天啟初逆奄魏忠賢得政明磯者爭出其門而目東林諸君子爲黨由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繆昌期次第死厥獄禍及親黨而奇逢獨與定興鹿正張果中傾身爲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方是

時孫承宗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經略薊遼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奇逢密上書承宗承宗以軍事疏請入見忠賢大懼繞御牀而泣以嚴旨遏承宗於中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臺垣及巡撫交薦屢徵不起承宗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元儀先之奇逢亦不應也其後畿內盜賊數駭容城危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教條部署守禦而絃歌不輟入

國朝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移居新安既而渡河止蘇門百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峰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

奇逢始與鹿善繼講學以象山陽明爲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治身務自刻礪執親之喪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篤行其與人無町畽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方楊左在難衆皆爲奇逢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風重奇逢質行無不陰爲之地者鼎革後諸公必欲强起奇逢卒涼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樂處隱就閑何故必令與吾儕一轍乎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祀保定與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並祀學宮天

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峰先生

贊曰先兄百川聞之夏峰之學者徵君嘗語人曰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可以犯死者數矣而終無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徵君論學之書甚具其質行學者譜焉茲故不論而獨著其犖犖大者方高陽孫少師以軍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眾皆惜之而少師再用再黜訖無成功易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者其殆庶幾邪

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李反據旅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

陷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曰霍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交游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稽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而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佩市良材爲具棺椁疾將革

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裨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稻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睆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乾隆三年紹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委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四君子傳并序

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曰劉古

塘於高淳得張翼歎歸試於皖得古槃之兄北固於宿松得朱字綠辛宋遊京師得四人曰宛平王崑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其志趨之近者則古塘翼歎言潔詒孫也術業之近者則崑繩字綠北固也余平生賦好志趨術業之近與諸君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先後生於余而自有其儕或年相若而交期則後惟諸君子同時並出而爲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矣已春余出刑部獄信宿金壇王若霖寓齋若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爲曹而發名於世者其朋有三焉行修而學殖者莫如子之徒其遇之窮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徒也困屈指死者七人皆賣志也存者三人則

余罹於罰古塘中歲遘无妄之災病且聾彝歎老而無子相與痛惜者久之後四年丁酉秋偶憶其言作四君子傳先兄之殁也余既爲誌銘詒孫北固有哀辭字綠有墓表故弗更著焉

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衞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甯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於並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正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宋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遊京師佣筆墨貴人富家多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

京兆第四人曰吾嘗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源以貧無資不能不託跡諸公間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體貌之而陰擯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修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禎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塗遊大悅之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慨不快意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爲汗漫之遊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

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閒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含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既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孚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文藏於家

劉齊字言潔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方是時崑山徐尚書乾學方以收召後進爲己任而爲祭酒司業者多出其門海內之士有爲尚書所可者其名輒重於太學有爲太學所推者則舉京兆進於禮部猶歷階而升無有不至者惟齊與其友三數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讀而不悔其後石門吳涵爲司業重其學延致於家聲譽赫然公卿問太學嘗取高第教習官學生齊

與焉期滿例錄敘於吏部授縣令者十之八爲正途授州佐者十之二爲冗雜且底滯無選期自徐尚書罷歸公卿多欲以收召後進爲名者而某爲少宰自謂起荒陬至大僚尤欲擅風雅之譽使人禮先於齊曰吾久知君可來見必爲選首齊謝不往某銜之係籍州佐某由是讒詬訕而齊望益高或曰將飛者縮翼君自是棄京兆升禮部益可必矣齊聞即日趣裝歸歸數年竟卒年四十有七齊性沈毅與人居終日溫溫面退皆嚴憚之獲睹一室天下士常想望其風采既卒數年江東十郡之士上言督學使者士有無篤與年而學行可爲表儀者二人宜祀於鄉其一齊其一余亡兄百川也始徐尚

書執權藉以收召天下士士爭湊之惟齊與其友數人執節不移久之此數人爲清議所從出士之窘拙自負而務立名義者皆宗之雖布衣其重若與公卿相踦自齊歸其友亦次第歸太學生雖有潔己自好者而氣槩不足動人清議遂由是消委云

張自超字彝歎高淳人世居蒼溪少孤課耕奉其毋其族故不繁而親屬猶盡高祖以下惟一身常自惴視人世所歆羨泊如也爲諸生試必冠其曹困棘場幾三十年未嘗有慍色治古文及詩所得皆驚邁而未嘗爭名於時近五十始登甲科而不肯試爲吏性明決所不爲眾莫能奪所欲爲雖困不以自悔其躋升於禮部也宗

伯韓公葵昌言於朝某宜在上甲自超踵門曰某有母病且衰登上甲必以館職留公當愛人以德試畢歸其母果以是秋歿母疾篤爲買妾命入側室泣曰兒方寸亂矣雖入室不能歡合成子姓天果不絕張氏兒何患無子其後終母喪數年妾終不孕眾乃歎其知命而不惑也高淳故湖壖以圩障水於外而耕其中歲大潦隄潰居人議撤屋材以塞之自超有船直百金曰速毀船以板築隄完大有年眾歸其直終不受平生未嘗入縣治歲連稔死者相籍一日造縣令具陳方略令風重之爲設飲盡召邑富人富人曰張君吾邑之望所屬助則吾儕視焉自超遂注籍二百金諸富人相視大駭次第

注籍然私料不能猝具也越數日自超首納金諸富人邑屈盡出金爲部署活邑人幾半自超有田二百畝畝六七金披其半索直三之一衆爭購之故得金速也晚歲家日落每取荍麥雜稊稗食之或遺之財終不受鄉人有不善常畏其知年逾六十尙無子鄉人每聚言必以爲大感如凶害之迫於己焉

劉捷字古塘先世懷甯人遷於桐既而流寓金陵其爲行篤自信而不羣於衆文亦然始入江甯縣學課試必壓其儕名曰起獨自謂所業弗善也中歲發憤究討經史諸子久之出所爲文衆弗善以進於有司則擯焉而私自喜有與同姓名者爲江甯學武生大患鄉里督學

召嗣堯閱其名而未察也捷入試忽命榜答數十已而知其誤乃置其文四等比郡皆譁無何郡以暴疾卒人皆爲捷快而捷前後無幾微動於詞色家甚貧甔屋窮巷無一畝之田以名在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以厚幣招之一語不合則舄而歸無能留者遂甯張公鵬副督學江南招入使院有故人以夜詣捷出千金爲其姻家請事捷曰吾不意君以此等人視余其自遠方歸解裝常得數十百金族姻故舊環至視其所急而分給之隨手盡俄而窘空日旰不得食宴如也捷故名家子其祖若宰明崇禎辛未及第第一人同產兄輝祖康熙庚午鄉試舉第一及辛卯捷復舉第一衆議皆謂宋明

科目有三試皆一者今獨無有惟捷可當之而爲禮部者獨不喜捷所爲文磨勘停一科癸巳秋特行會試將赴公車會其友方苞以戴名世文集牽連編旗伍檄有司解送妻子北上捷曰吾義不可偕行至京師試期已過其後病且衰竟未得一與禮部之試

左仁傳

戊子冬十月望後七日余在桐城夜坐左秀起齋中叩其先忠毅公逸事因歎自古忠臣義士遭變底節載在史策不可勝數而發揚震動於後人之耳目者代不數人蓋其名之顯晦一視所遇之事大小以爲差別而有不可強者焉至於草野閭巷之人或志與事幾於聖賢

之徒竟以居下處幽爲衆人所忽而其迹遂泯者蓋不可勝道也秀起因歎息作而言曰吾家世居東鄉某嘗至先人居就其長老求吾宗之賢而世莫之知者所稱皆豪有力人某曰非此之謂也曰然則孰爲賢曰凡篤於父母兄弟化於妻子信於朋友者皆是也衆曰其然則鄉有愚者其祖遘惡疾家人畏其染也進食飲者皆難之冬夜足苦寒愚者曰我燠之時年十五家人不能奪也如是者六年果染疾繼其祖以歿某偏問之僅得其世系蓋忠毅曾孫行而於某遠兄弟也幼名仁宇與生卒無聞焉嗚呼當明將亡而逆閹之熾也如遘惡疾近者必染焉忠毅與同難諸君子皆明知爲身災獨不

忍君父之寒而甘爲燠足者也世多以仁之類爲愚此振古以來國之所以有瘳者鮮與因書以付秀起俾列家乘以示邑之人

三山林湛傳

國初以嶺表險遠建三藩王以鎮之有識者方隱憂而貪士失職者附之則高可以釣祿位次亦不失溫飽耀重於鄉閭故爭湊之而三藩王以前明降將叛卒暴起乘非所據貴極富溢又思以好士樂施誑誘遠人而陰以自固耿精忠襲封靖南王大以金帛招致文學士時閩士相推號七才子者多爲所羅而尤欲得三山林湛以精忠母族周中書舍梅與湛久故稱之尤亟也屢招

不至一日忽造門精忠喜體貌而延問焉所對皆不省何語籍問之再三自申列終不可通退而告相稱引者曰加斯人雖富文術將焉用之康熙甲寅吳三桂反粵閩相應和精忠閉嶺拒

朝命閩中薦紳里居及知名士多污焉有不至者幽囚困辱終無所遁湛族子鄉貢士煥迫偽命藁兩目僅而得免而湛翛然授徒山中以眾知精忠久不屑意也湛久困諸生亂既平行遊浙東西踰齊魯客燕趙無所合而歸平生恢慷好施雖竟世窮居而親族孤貧喪葬婚嫁多倚焉與弟成之友愛尤篤及成之爲靈臺令使人相迎則寢疾數月矣口授次子書報曰吾平生爲弟分

憂今弟當分我憂時問疾者遶牀謂將以家累屬成之也既而曰治民事上雖竭精殫慮猶懼不免今不事事而爲人所愚實遺垂死之兄憂其後成之卒以此敗德嘗爲水晶宮賦指斥五代時僞閩竊據事將以潛折精忠逆萌故不惜往見及見則口吃語不可通而口素未嘗吃也衆皆不識其何以然及事定乃知禍之閉在不失吾而歎其能決幾於俄頃焉

二山人傳

鷹青山人李鎚遼東鐵嶺人曾大父如梓明甯遠伯成梁兄子也萬歷己未鐵嶺城陷死其官入

國朝三世皆盛貴伯叔父兄弟或襲封爵都統禁軍或

開府建鉞布列中外康熙四十一年父少司寇洮陽公
卒時西北方起議絕漠屯極邊山人飭練自請與屯黑
河踰年歸母卒再使南河賜七品冠帶勿盡以先世產
業屬二昆移家潞河潛心經史凡六七年鄉里未得一
識其面嘗遊盤山樂其土風買田騰峰下構草舍雜山
畝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所取疏材果實與衆共
之其聲遠聞邦工每掇山名過騰峰獨無擾焉暇時行
遊四山必挈爐炭瓶罌樵蘇者遙望而知所在曰此李
山人茶煙也白山石東村聞其風而慕之東村石永甯
世饒於財祖都圖爲
聖祖視臣每議公事不撓於權貴山人少豪舉好聲色

猶馬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會家事屯遭時伯兄既歿而諸弟皆幼獨出身當之家既落牽毋居鄰東郭墓田以養益無斗儲過無食者即鬻之久之里中有奇衺感懼其聞毋兄歿移家盤山與爲青遊每嚴冬大雪攜手步西潭以杖叩冰相視愉怡見者 已而不知其何以然會功令禁內府人出居近畿復挈 成僦屋授經曰活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詣有司力言窮 難爲儀狄莫能奪也爲青舉博學宏詞及試亦被絀爲青之詩不屑於古而必求與之並東村則即事抒指儻然有眞意或刻其山居五言律二十首遂誓不爲詩盡焚舊稿曰吾幼學難補雖殫心力所 進適主是而止耳吾安以

悲憂窮感悔囊者之冥行今老矣可更以蹭蹬者援吾心曲乎窩壽中年後以急兄之急益窶鄰老而無子自爲生壙日典衣餉食以養戚屬之窮孤又以所著含中集尚史稿未定旋旋不自休而東村長子及弟之子同登甲科其僚友爲營室廬少司馬德濟齋延東村教其兄子輔國公眾皆謂東村自是可安居東村曰吾終不以妻子故使爲壽勞勞行當衛身蟠山伸有所貢以待老也

孫積生傳

孫永遠字積生北直容城人其大父徵君鍾元司產也徵君遷河南兄弟之子多從之永遠大父及父皆諸生

童僕曾受小學及從父於河南躬耒耨農作甚力少失母既受室或耕淇源或耕夏峰凡五十年所以養生送死皆身操畚鍤陳氏紡績之所致也古者秀民皆聚於庠序學校而周公復設司諫之官巡問觀察以辨眡庶之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漢氏之隆孝弟力田與方正賢良科次其風蓋依古以來方徵君講學夏峰自野夫牧豎以及卿相依客肩商之族有就見者必誘進之良以天下無不可以學可以不學之人而農工肩商苟能用力於人紀而盡其職之所當爲卽是可以謂之學也永慶曉而生子曰用果既長開叩生平所爲永慶曰汝欲爲他日狀誌地邪汝視吾而黧也而傅以白余觀者笑何

吾老農也少廢學碻於墓存姓字子孫不迷而已耳嗚呼孰謂君而不學也者斯言也可以知所蓄矣用果務學行其容斂然與余善故受其請而錄之

金陵近支二節婦傳

吾家自五世祖伯通爲有明四川都使司斷事死建文之難爲邑中忠烈之首鄭太君暨川貞姑爲節婦貞女之首三百年宗婦內宗多尚志節或附譜牒或載桐懿明善公所記邑中孝弟節烈事余嘗欲錄所聞見以續之而苦無暇日及難後則聞近支在金陵者有二節婦一曰王氏太僕曾孫雲顧之妻於余爲再從叔母安義令王君才鼎季女也年十九歸於方夫亡數月世儁載育時年二十有

二其明年宗禹作一日鄒氏侍御曾孫來晟之妻於余爲再從族兄之子婦其父元基邑諸生年二十有四始嫁四年遵衡生是冬夫卒遵衡生於禹作後乾隆二年世儁成進士官戶部主事叔母就養於京師予始得見性方嚴出語卽斬然世儁少時教督甚厲及成立侍側猶如畏然乾隆七年余告歸遵衡之母時至吾家家人云終日溫溫寡言語對之使人靜以和叔母以世儁屢從謁祖陵

覃恩誥封宜人世儁尋入臺掌河南道而遵衡栖遲里巷閒鄉人多謂二節婦高行略同而所遇有豐有嗇然

遵衛頗知砥名行楷書及繪畫得侍御遺法窶艱而志在作善其世嗣當有能續祖者凡天之命或速或淹而終必同軌乃道之不變者也余因念吾宗當震蕩播越時盡族北徙或散在遠方二節母無一隴之植近支無緦小功之親母家亦窶艱能執德能堅而才不足以紀衣食持門戶遺孤不知作何狀矣居常者不覺遭危變然後知婦人擔荷之重如此先王制禮妻之喪居處飲食視伯叔父昆弟而加隆焉有以也夫又自余有聞見凡入鄉賢必貴人之父也舉節孝必富人之母也自聖主明章風教申諭督撫有司然後山陬海聚貧窶孤微之節孝不遺用此二母同時得

旌故因二子請表其母而並闡先王制禮之意與今功令之可法後于匪直於吾宗有耀也至其拮据以苦身艱辛以課子乃嫠而貧者之所同故弗敘列云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余長女許嫁宋學士嵩南長子嗣葵甫納徵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被逮宗禍方興倉皇危難中泣涕而歸於宋氏越二年癸巳余蒙

聖祖仁皇帝鑒宥召入

南書房其明年嗣葵舉於鄉而學工以督學修城羈燕南使嗣葵告丐於戚友客死江西年二十有五時康熙五十八年也學士子二人次嗣熙側室汪氏出也先嗣

蔡天亡所聘李氏翰林院編修丹墅之季女大學士文
定公女孫也聞夫亡不欲生父母知不可奪許成其志
始納食飲屏居小樓凡十有四年雍正五年白其母曰
兒前以年少恐舅姑不能信今逾三十可歸矣母乃將
女至學士家既見舅姑從容拜夫次主前默無聲其母
悲不自禁貞父曰兒賴父母明大義得全餘生今志已
遂復何憾宋氏內外宗來觀及內御者莫不嗚咽掩涕
其母因病不能興少閒貞女請於舅姑送母還河南母
終既葬遂歸宋氏文定先世居永城寄籍江南余始至
京師即禮先焉丹墅亦睠就余家有慶事必固請共歡
燕其子女余皆於姆稚中見之時貞女尚未生其後文

定蔿丹墅中道腕從家人還河南子姓衰微名字無聞於士大夫者而五十年後乃有貞女爲祖考光余女在父室名苦其性執拘卽嫁則能順於舅姑致忠養學士殁以家婦持門戶遇事多斷行其鄉人皆曰方氏非杭直不能立孤吾女與貞女相親若同氣乾隆戊午吾女歸甯兼送子鄉試遘疾死吾家又數年其子輝祖暴疾死學士以後四世止七歲之孤貞女復以從祖母撫孤以養嗣茨母曹氏邑人公言於有司申大府題請並得旌建坊學士兒子曜涵從孫學山請籍之乃合傳而特詳於貞女其事爲難也女也而並曰貞婦達其志也

先節婦傳

馮氏余女甥也適光御龍亦族姊所出余歸故鄉喜其學誦之敏以女甥繼室光年少氣盛謂高科脁仕可探手得頗以風流豪雋自處而女甥性慤貌莊寡言笑雖爲夫婦視之漠然也生一子尋遠遊遂客死都門始光甥入贅於馮氏女甥尚未見舅姑聞喪詩歸代夫供子職姆夫緩萬憐其少失母早寡光甥無一隴之殖恐轉累其舅姑兄子道希欲成其義約次女長成以妻其子裕請於余以八十金爲紀米薪乃以康熙己亥歸桐時裕方十歲終舅姑喪挈子來金陵入贅於余家昆孫女亦少失母婦姑相憐如母子十年中涕淚差減少而昆孫女復早夭無子女甥復挈子歸桐依兄公以居憶吾

姊病涉三時姊夫遠出女甥年始十有八家無婢嫗獨身扶持治湯藥姊夫歸告余曰空室中惟老母幼子弱女委長女勤力雖稚齒已能代毋爲老幼所依姊夫終年在外甥榮成童或嬉遊怠學女甥必請余至其家予杖余以雍正元年得假營葬見女甥於祠又十有九年告歸相見於金陵每見余悲啼不自禁蓋其父及同母弟妹無一存者故念母而不勝其痛也乾隆六年公舉節孝得旌予裕有聲庠序族姻暨邦人咸曰微節婦遺孤不知作何狀矣其兄公紹元以書來列序其孝德懿行乎於門內者皆婦順之常故略之女甥名荇年今五十有九昆孫女亦篤孝抱病連年乾乾爲家計逮其死

家頗成衣食無憂而身不克一日享女明尤為之悲嘆請附錄焉

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歙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即泣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負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睡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即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汪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

死姑楊氏故孀抱關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毋爲之師又以其閒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姻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憾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褒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爲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莊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難難也而乃荷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高烈婦傳

烈婦魏氏天津縣產灘人雍正十一年年十七歸縣民高爾信高僦屋官廒東與宋某同宮庭宇相望某妻與烈婦有違言數構之於其姑十二年六月烈婦將歸寧其母遣從子自銑迎適高婦及爾信皆出某妻走告其姑曰汝婦與人通入戶倒探囊金與之復嗾東西家無藉者數人闖入交鬨强解自銑衣裳立借券不則共證之烈婦呼銑曰亟鳴之官若書券我卽死銑暗弱急求脫執筆欲書烈婦望見卽引刀自剄眾嚇自銑且誘之卒書券烈婦死因以券爲徵有司莫辨也既當白銑大哭而後知其冤以若疑繫獄乾隆元年赦免邑之學儒

者朱紹夏孫坦爲文以標白之而致於余嗚呼烈婦遭
怪變謂惟死可自明而卽用其死以成獄辭徒以銑之
券耳人心之抗徹至此吁可畏哉傳其事以志烈婦之
憂愍且使爲吏者鑑焉

論曰古之聽訟獄者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
獄汜與衆共之世有鳥獸行而能殺身以自明者乎自
古婦人之義皆以死而彰魏氏則既死而猶暗鬱易曰
日中見沫又曰載鬼一車聖人繫辭以爲世戒有以也
夫

高節婦傳

節婦殷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殷

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
諭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難死也無如
二子何其兄曰我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爲妹
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日卽無累兄但望毋棄我
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尙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
時物僅餘一箱直二千取置門外索半直立售卽日移
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衞婦人貧無
依者多僦居爲市人縫紉節婦以此爲生幾二十年二
子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
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爲小吏以罪謫遼左節婦復
撫諸孫又十餘年孫喬發愼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

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喬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起灑掃奉匜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土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爲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爲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艴然白髮身無疾灑掃盥饋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邪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僮數十出入呼擁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爲美談云

贊曰吾里中某氏子兄弟各傭身兄老請於主人求倫

之節衣食以奉焉而兄下意即數罵或舊挺以扶終無恚色余嘗謂非獨其弟賢也而兄固無鄙心也京師人多以谷氏之事爲難然以節婦之風義則子婦之承而化也易足異乎

釋蘭谷傳

釋蘭谷江南如皐顧氏子也父國藩字醉隱九歲授以學庸語孟十三授易及太極圖壽遘疾類癲者捨爲僧有廖冒巢民集諸名士爲詩社蘭谷與焉時年十八半生足迹幾遍天下東觀滄海歷齊魯幽燕南遊吳會溯江踰嶺周粵東西抵昆明北上太行遵秦隴入棧道下峽窮蜀徼所至必訪耆舊過名山大川及古聖賢豪傑

高人遺蹟輒淹留久之愛昆明山水諸大府爲建法界寺遂定居焉其父母未歿時遊必有方聞喪歸葬師廬墓側少時曾隨師某入見

聖祖仁皇帝其後再至京師

特召見

賜詩及

御書遂侍輦下注釋嚴金剛心經進呈

命大學士陳廷敬校勘雲貴總督貝和諾鋟版工訖遂請還山既至念其父所授易學未通乃稱疾絕人事而爲之言理數必根於象挹取羣言貫以己意凡十有二年成易說二十卷康熙六十一年冬入賀

萬壽節既至而
聖祖皇帝已登假乃於城東偏構精舍貯所注經版而
以易授其徒數年迹不出戶入其室少長三數人坐立
應對進退皆比於禮余素不解浮屠言未識蘭谷之於
佛何如也觀其志行術業氣象則儒衣冠者多愧矣故
傳其事以告吾儕又以識

先帝陶冶眾萬一善不遺作人之化蓋及於方外焉蘭
谷名溥畹今雍正六年年六十有七

沛天上人傳

沛天上人名海寬俗姓崔氏直隸易州人爲京師講經
大師住持靜默寺寺近宮城

皇祖仁皇帝勅建

皇子數即事焉衆以爲榮觀冠蓋往來晨夕無頃暇而
士人處之若無事者雖貴隸必使各得其意以去而於
王公貴人無加禮余嘗託宿寺中見而異之遂假館淹
留數月每人事歇息輒邀余坐庭階玩景光閒及民生
並世人物其胸中炯然語皆有稱量竊歎如此人
若爲士大夫於世非無所損益者而惜乎其遊方之外
也性至孝作室寺之左方迎其母而養焉居母與兄之
喪一遵儒書服既終顏色戚容尙有異於衆人喪其本
師誠敬亦如之好士友羈旅者投之如歸久而不怠每
聞忠良正士剝喪摧傷輒悄然不樂語或及之則氣結

淚欲下雍正某年內府有疑獄大小司寇會寺中待事或叩佛氏天堂地獄之說上人曰在公等一念公私忍恕間耳中有以深刻爲能者面赤而色愠曰方外人何難爲此言居官者能自主乎上人曰能視祿位少輕則無難矣衆皆默然時禁婦女入廟胥吏因緣設詐搆陷以嚇衆而取所求上人首議發其姦於政府營田之興吏强建閘於安肅之濼河村落數十仍歲流漂上人見往來寺中人卽指畫地勢及民庶飢殍狀久之語聞於河督奏復其初十有二年重刻藏經

詔簡積學沙門四十餘人開館校勘命上人執其總量材授事立法程工有條而不紊觀上人之篤於人紀不

忘斯世斯民而才足以立事如此皆先聖先賢所諄復而有望於後儒者也而儒之徒未數數然也朱子嘗憂吾道之衰以爲性質剛明者多不能屈心以蒙世俗之塵垢而藏身於二氏斯言也蓋信而有徵矣故專錄其儒行而推闡佛說以張其師教者概不著於篇蓋其徒某某之所譜具矣

紀事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是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閽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且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

爲除不潔者引大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二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勉其聲而目不可開乃齧脣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擲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閒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撑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刻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

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高陽孫文正逸事

杜先生客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憂對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逭況儉慤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儉約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

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勗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國瘵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愜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

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娼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石齋黃公逸事

黃岡村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恠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

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其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越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柔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按公時自

默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搢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崇禎十四年冬十有二月流賊寇禹州兵備道李公乘雲到官始二十四日按籍閱軍伍半虛守禦具一無藉知州事某請迎降公怒斥之曰此吾死所也召士民激以大義共登陴賊死傷甚衆城破公率衆巷戰猶手刃十數人力屈被執方是時河南守令多望風降伏獨禹州士民殊死戰賊入下令屠城公奮呼謂賊曰城守吾事也吾令衆守城不敢不守猶汝令衆攻城不敢不攻民何罪獨吾一身當任汝殘殺耳賊意解收屠城令因

欲屈公公憤罵不屈乃立公爲質而聚射之徽死猶寸
磔焉公初至禹時徽王支屬在禹者凡十七家公議徽
士人訓練而資餉於崇藩知州事某持之崇藩莫應及
城破十七家無一脫者知州事某叩首乞哀於賊公忽
奮起以足跳其面曰汝負國勦民尚思向狗彘求活邪
賊既去士民收骸骨棺斂建祠私謚忠烈春秋時祀與
公同難者駐防千總張某吏目周某州人候選州同知
余全生選授訓導趙日躋太學生侯九部岸生周鳴岐
李儀化田種玉陳燦龍皆配享公磔於州城外西南隅
大路旁槐樹下其樹至今存故老過之猶或爲欷歔流
涕云公既歿八十年夏峰孫徵君曾孫用禎爲州學正

徵於禹人而屬余爲之狀

記李默齋實行

余將受室先兄命之曰人之大倫五以吾所聞見惟婦死其夫及守貞終世者爲多子之能孝者差少焉臣之能忠者差少焉友之能信者差少焉而實盡乎弟道者則未見其人其所以然特由私其妻子及貨財耳余行四方竊以兄所言陰求之十友閒其疏節不違者蓋無幾人蔚州李[redacted]余同年友也嘗道其兄默齋及嫂氏之賢其事父母夫婦飾先而盡瘁焉[redacted]有急傾貲產以佐之化於其妻無難色嘗遘家禍獨身當之流離毒痛幾死而不忍累羣弟難[redacted]解益勤家事督課子弟

令高密以運餉出塞爲攝縣事者所誤默齋之卒也尙留滯山東家人懼其憂勞中不能復勝哀慟大功衰將脫尙不敢以告用此觀之默齋之仁恩所以愾乎門內者可知矣先兄所願見而不可得者越數十年而奔有其人乃傳所聞以式吾子姓焉

書萬烈婦某氏事

烈婦某氏江東巨室婢也妻僕萬某早寡守貞二十年年四十餘會其主以事當與妻謫戍妻泣而謂烈婦曰汝無子女單獨一身能充解脫我俾幼稚有依吾子孫當世祀汝且汝少長吾家主父年七十矣猶汝父也汝何嫌烈婦曰雖然非禮也固請既而曰吾之生贅也亦

無不可但自當官充解後陸行必異車水行必異舟遞
旅必異室抵戍之日吾有以自處矣既行至中途其主
忽戲曰汝爲吾妻官作之合矣而不同寢處可乎烈婦
曰吾以主爲父父何所不得老婦人而忍出此言察其
主意不悛越日夜中自經死聞者莫不流涕皆曰烈婦
之志足悲矣而其初之義則未審焉其諸荀文若之儔
與方子曰操之心途之人皆知之文若爲之謀主以固
其操柄文若死而操之惡已成矣是猶共剽而終以不
取分爲義也若烈婦之主身在縲紲垂死之年而忍爲
大惡則豈烈婦所及料哉烈婦之行也早以死自處矣
不得已乃中道而潔其身蓋自信其泥而不滓者也貴

可使與文若同名而不辨哉

西鄰愍烈女

愍烈女夫姓氏余西鄰某家婢也主父行賈妻某氏與暨通烈女數切諫謀共污之以死拒連衣裳申固縫紉某氏有毋同居一夕陽怒以綿裹昵物置烈女口因築入喉閒以杙抉其陰而死被短布單衣襲敝葛蒲簏首及膝投東鄰宅後方塘中賄隸胥報縣有寒女自沈莫知其誰何三日命掩埋既而迹頗著鄰里皆知之而無以詰也烈女之死也尸不可舉或助之易衣負以出入之求索不應怒而爭乘醉詣郡言狀眾皆曰此天也及對案某氏言婢出惡言詈其毋怒而鞭之夜自經時列

女尸已焚棄絕蹤而律文主父主母以罪杖僕婢至死無抵法遂釋不推時鄰某適歸自遠方過姻家聞故掉臂而去某氏聞之遂因其貲挾豎遷居又踰年合爲夫婦肯先王知民性之不可枉也故獄之疑者訊之羣臣訊之羣吏訊之萬民而又議事以制不徵於書其典獄者又能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所以下無遁情而罰必中也自三季以後民抗敝以巧法吏昏暝以決事貞良者枉死於無告淫慝者安利而無殃求其所以然者而不得也此佛之徒所以因民之惑而爲之說與

呂九儀妻夏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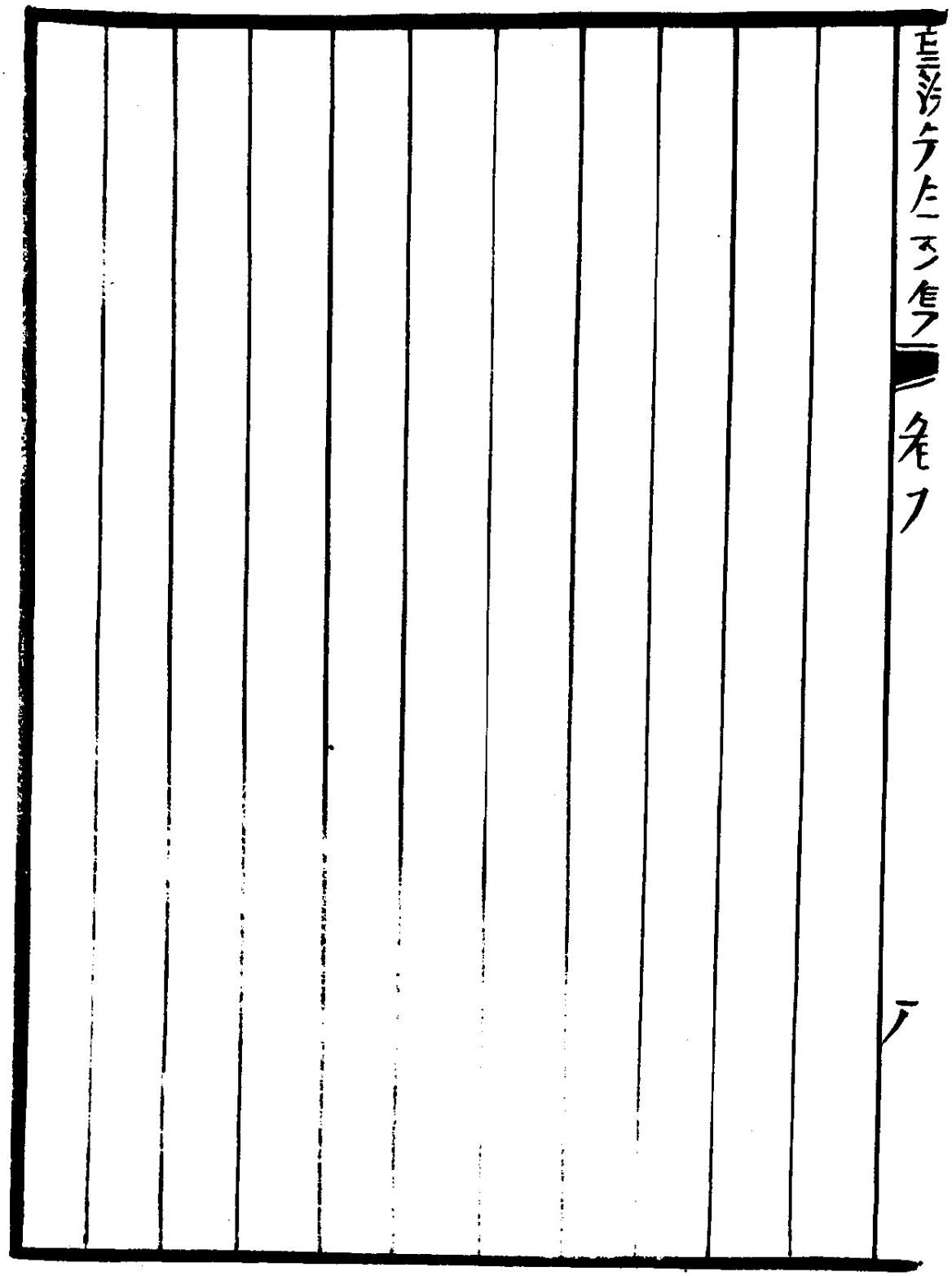
婦人居常而早寡者無死道也夫不以良死則義可死

而堂有舅姑室有子或己之父母篤老而無兄弟則其死也雖當於義而傷於恩蕪湖呂九儀死於仇其妻夏氏將死之姑止之踰年仇抵死如法夏氏遂修舊業持門戶於今二十年姑既歿二子受室而成家矣其始之欲就死也義終則不慈於義亦不傷於恩故夏氏之生也賢其死也

逆旅小子

戊戌秋九月余歸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敝布單衣不襪不履而主人撻擊之甚猛泣甚悲叩之東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區畜產什器粗具恐舅子長而與之分故不恤其寒饑而苦役之夜則閉之戶

外嚴風起弗活矣余至京師再書告京兆尹宜檄縣捕詰俾鄉鄰保任而後釋之逾歲四月復過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爲他人有矣叩以吏會呵詰乎則未也昔先王以道明民猶恐頑者不喻故以鄉八刑糾萬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恤者則刑隨之而五家相保有罪奇衺則相及所以閉其塗使民無由動於邪惡也管子之法則自鄉師以至什伍之長轉相督察而罪皆及於所司蓋周公所慮者民俗之偷而已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焉此可以觀世變矣



墓誌銘

李剛主墓誌銘

李塨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慈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日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眞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

昆繩慨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自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說因與共師事證聲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衆謂我日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聞諸王延經師主閽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昆繩慨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蹙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予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予爲是以來習齋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

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入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晩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遊之若冤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于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

纏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君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弊惡不能衣冠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匆秣皆載車中知余時窶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

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既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以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剛主卒於雍正某年某月年七十有[redacted]父諱某君母馬氏生母馬氏明錦衣衛指揮斌女明亡家落歸孝慤生剛主兄弟妻某氏子三人長習仁早夭次習禮次習中皆邑庠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翹本無歧各從所務安用詆媒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塚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閒言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杜氏諱岑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卽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教授里巷閒窶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閒無幾微不自適者閒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卽默默去之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與

人語雖兒童厮輿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閒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沛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閒苞兄弟客遊燕齊先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為君惜之先生生於明萬歷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竺山集藏於家其子掞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薇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遊也古之人與歟其

的也

劉古塘墓誌銘

雍正四年五月望後二日兄子道悉書至告古塘之喪昔余成童從先兄求友閭巷聞得古塘其後之近邑歸故鄉客京師學同而志相近者復得數人而惟古塘為本交古塘少以雄豪自處短衣厲飾惟恐見者知為儒生而先兄獨義之余少好氣數以氣蓋余心不能平久之乃見謂頎諒古塘早喪毋家貧毋家給田數十畝少長覓食自活以田歸庶弟既為諸生得時譽學使者大府常以重幣延歲時歸家解裝遇親交隨手盡俄而乏絕飢不得餐晏如也年羹堯巡撫四川固請與偕議加

賦力爭而止遂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言
以期月邪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見浹月而歸古
塘貌精悍有與同姓名者大患鄉里督學邵嗣堯聞之
而未察也按試呼名忽注視馮怒榜笞數十眾皆譁羣
聚而詬之嗣堯愧恨發疾死古塘始無愠色既無寬容
嘗語余曰士之大閑二其一義利也其一利害也君子
懷刑設予遘禍殃而我退避以爲明哲可乎及余以南
山集被逮冒危險以急余如所言辛卯鄉試爲舉首以
隨部檄挈余妻子北上失會試期後遂絕意進取年六
十有九終於家始余出刑部獄傳客諸公聞諸公計數
余兄弟早歲諸同好數之奇彼此如一轍時存者惟舉

歎古塘因議其行及歿而未見余文者作四君子傳無何彝歎亦歿至於今無一存者矣而余乃獨留其衰矣之軀其尚足控揣邪然吾聞古之爲交者其有失言迎行則相引以爲羞今諸君子各以身名完未爲不棄獨後死者滋懼耳古塘子幼道希與翁君止園紀其喪余恐不宿乃豫爲誌銘以待事焉古塘姓劉氏名捷懷甯人流寓江甯祖若宰明崇禎辛未殿試第一父璜桐城縣庠生母張氏兄燁祖康熙庚午鄉試第一並有聞亦余早歲同好之一也妻王氏繼室姚氏子四人長倾次敦次歆次弦女一未字並姚氏出其卒以四月廿五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予子以居蹇蹇以行身之困而道之亨死乎由是信無悔於其生

左未生墓誌銘

君姓左氏諱待字未生桐城人明贈太子少保忠毅公之季孫也少好老莊其學以遺物自遂爲宗其文章要渺閎放不知其所從來性畏俗非戚屬雖問疾弔喪不出出則登城循雉堞而行不欲見衢肆中人惟宋潛虛劉北固慕而與之友乙亥丙子間潛虛北固客京師未生繼至與余一見如故交與之語觸物比類日新而無窮與之居久而不厭然竟不能窺其際也未生雖與世齟齬而重氣類善鑒別人物常稱邑中胡嘉及兄子廉

其後二君子學行果異於衆人余之在難也未生適自燕南附漕船南下至淮陰遇盜折其二臂衣裝盡失入郡城始知余已被逮北上搏膺而呼歸至家時自慙曰吾不一視方子天下士其謂我何已亥四月至京師因偕余赴塞上秋七月南還道京師而宜興儲六雅止之一時少俊爭慕與之遊遂留踰歲今年四月余將出塞越之歸未生曰子憂吾老乎吾策蹇行數十里腰脊不異少時今已向暑秋風起吾當歸築室白雲淨渡閒手種松千株竹萬竿又明年歲在柘木吾年七十當復來視子然後歸而待老焉自余抵塞上每旬月必通書入秋無息耗心謂未生已歸而凶問忽至嗚呼自未生言

之死於家與死於朋友之手等耳獨余於人紀無不負疚而陰自恨者惟朋友則爲德於余者雖多而余之愧於心者亦鮮焉今未生乃爲余齎死以遺恨於余心則豈非余之命也邪未生卒以八月二十六日余以九月望後一日聞之而其喪已附漕船南下矣嗚呼未生其謂余何哉沈而銘以歸其孤銘曰

生浮而死休惟予信之尤浮山之陽是爲子之邱歸與歸與永與造物者遊

王生墓誌銘

雍正元年冬十有二月余病不能興聞王生兆符歷而蘇興疾往視與之語神氣若未動越三日而死嗚呼是

吾友崑繩之子也王氏自明初以軍功爲宦族至崑繩之父中齋公而五服親屬無一人中齋二子長汲公無子崑繩以兆符後小宗今兆符僅一子以繼祖則崑繩無主後矣兆符從余遊在丙子之春余在京師館於汪氏崑繩館於王氏使兆符來學次汪氏馬隊旁危坐默誦閱若無人方盛暑日三至三返不納汪氏勺飲其後崑繩棄家漫遊兆符自天津遷金壇復從余於白下崑繩嘗語余曰兆符視子猶父也吾執友惟子及剛主吾使事剛主曰符於方子之學未之能竟也弱冠爲諸生南邁遂棄去逾四十以劒口至京師或勸以應舉庚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或餽之金使速仕以養母余曰用

此買田而耕則母可養學可殖而先人之緒論可終竟矣兆符蹙然趣余爲書抵餽金者及報詔而死已彌月矣方兆符之南遷也以稚齒獨身將母及女兄弟陸行水涉三千里及崑繩既歿奔走四方未嘗旬月甯居而其母老病暴怒不時常恐妻女僕婢久不能堪而任視不盡其誠故身在外憂常在家又慮年日長學不殖而砥礪於人事叢雜中是以心力耗竭形神瘁傷一發而不可救藥也余與崑繩交最先既而得剛主三人者所學不同而志相得其遊如家人剛主之長子習仁亦從余遊辛丑秋剛主使卜居於江南而道死自習仁之死三人子姓中質行無可望者矣今又重以兆符而文學

義理可與深言者亦鮮矣余嬴老德旣壞學亦難補所恃者後生而天意若此余所痛豈獨昆繩之無主後耶兆符性孤特不能容物雖其父故交旣宦達察其意色少異於前卽不肯再見而行身端直又以文學知名故其疾也聞者皆憂之其死也皆惜之兆符渴葬先世兆域而母及妻子在江南葬事畢士友南還者爲紀其家留京師者分年而主墓祭雖兆符意氣所感召抑其祖若父節槩風聲宿留於人心者不可泯也兆符年四十有五所撰纂周官及詩文若干卷蔣君湘帆爲編錄而藏之以俟其孤之長而授焉銘曰

無所施於世而行能已著於家將道之探而學焉已得

其英華並垂成而中毀局以泯吾儕之怨嗟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公墓誌銘

右副都御史黃公既歿之逾年其子延桂因李君校臣來請銘余聞公名在丁亥戊子閒塘江浙大饑大子並命發粟以賑而吾鄉有司失方略骼骴布路芻民朋聚正晝剽掠於時則聞浙之禍尤大而民不阻飢惟黃公之功其後訊之浙士大夫多曰公功豈獨在飢者吾浙有二中丞

國初起瘡痍致生聚者曰范忠貞公其後備荒政遏亂萌者則黃公是吾民所尸祝也蓋公之撫浙也在戊子之冬承大嵐山寨後浙東西郡縣皆蕩恐而杭湖二州

連饑民心搖蕩前中丞出則羣噪憂惶引疾時公以內閣學士賑湖歸報至中途就命撫浙雖浙人亦不知公討所出也公至則懸禁不得抑米價陰偵旁郡閉糴者而重懲之爲書告糴鄰省散庫金於典肆約逾歲歸其本勸富民分灾而禁貪民之羣聚要索者會溫台二郡大穰復奏開內洋遠商總至浙人皆曰吾父母妻子得保聚矣公始至湖卽以便宜截留漕糧十萬石時常平倉粟皆虛巡撫將具劾羣吏公曰吏盡黜何與飢者彼官存粟猶易致耳因設方略俾多方補苴卒賴以濟浙民既蘇公方設政教而移鎭入閩時海賊鄭盡心聚黨出沒

上命會勦制府提督各以事該公刻日獨進而懸賞格得其魁者千金抵廈門厲氣巡軍忽轅門鼓三颯鄭盡心已爲其黨所密首捕得之矣時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十日也方公之未至閩也鄭盡心既啸聚海隅而山賊陳五顯亦相應和盡心既獲五顯亦就撫而公官罷閩命卽送符篆俾他人上之而不有其功先是湖杭二郡緩征康熙四十七年漕糧部議并於次年補運公疏請分年帶徵三請始得命及次年復奉部檄帶運時二郡米價猶踴又已過開兌期督糧道請折價分授運弁沿途採糴部著已定而公去浙運弁乾沒糧額缺遂挂吏議公既罷歸

上惜其才復命督理子牙河給原階而公竟卒其始知黔西州當單騎入黎平猺洞折其酋使受約束始入臺有所陳會

上以他事震怒宰執曰公使下而公直前必申所請居臺中五年所條奏皆關大體而謂御史司彈劾不宜兼任保舉中人捧綠頭牌傳旨宜關內閣登籍以便稽核改選旗人連坐法尤人所難言者公自內擢所居皆清要卒秉節鉞兩鎮大藩可謂遇且顯矣其卒也年六十有五而浙閩之民及海內士大夫知公者莫不相聚太息恨公之無年而惜其才有未盡試焉公諱秉中字惟一家世瀋陽人祖諱憲隆

父諱道明俱贈如公官妻孫氏誥封宜人先公卒子六人廷鑑候選知縣廷鉞戊子鄉試副榜陝西平涼府靜甯州知州廷鉞早亡廷桂三等侍衞廷鐄廷銑太學生女二人公卒於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孫宜人祔銘曰

公起蔭子厲學聞顯未壯出宰厥猷已遠入更二曹陳義不苟慷其長官與相可否遂踐中臺屢正邦紀承使備禮贏槥無呻就加顯命開鎮南服爲父爲母是鞫是育衆心有依孽萌弗孕如器將傾得公而定公按閩疆劇盜就桔海波不驚山無棼伏蹇龍儻駕蠭口同咨推民之故匪公之私

帝眷有終民不能忘徵此銘文久而益光

王大來墓誌銘

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同年王蒼平至京師詣余服齊而貌若家戚然曰吾季弟大來又死吾今單獨惟二身矣昔吾兄弟三人吾父命某學書仲弟治家而大來行賈仲弟卒內外事皆屬焉凡可以適吾親者無不盡也其家居戚黨之窶艱者皆賴焉父執某無子奉以終其身其客京師鄉人庇滯而無歸者無不資也而未嘗有私財嘗盛服入肆傭保誤以羹汁污之慰以溫言色無忤大來雖未涉書史聞古今人談行必低徊久之入其閨牖壁戶牖皆所書格言也其名雖不彰實無愧士君子

其爲我誌之余於蒼平所時見大來其貌恂恂然不知其質行若此余聞古之有學將以明道而美其身三代盛時家有塾黨有庠飾朝夕坐里門所謂小學人皆受焉故其後雖去爲農工商賈而終不忘學問之意此人紀所以修賢者所以不擇也而出也漢唐後以記誦詞章爲學所號爲學者既徇末而忘其本而不學者未嘗一遊其樊質雖美無所藉以成如大來之資材使開以學鄉道必力惜乎其生之時余徒以爲行賈之人而失之也蒼平居斬齊之喪容貌顏色幾於禮之所謂稱其情稱其服者而自謂不及大來又所稱質而不誇當無溢言乃爲之銘大來諱某卒於康熙壬辰十一月年三

十有七妻某氏干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彼不令者交相猜以至老此相依爲命而顧不可保君
之歿也其甯生無憾於兄者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有一月禮部侍郎蔡公病不能興
皇子日使人問視
天子賜醫士大夫羣聚必詢公疾增減云何踰年正月
朔癸丑日薨
天子震悼自賢公卿以及廛庶之士重志節者無知與
不知皆儻然若失其所倚余屢困於衰疾嘗屬公必銘
余及公疾篤執余手而愴然曰子年先於吾吾亦自謂

終當銘子而子今銘余其喪之歸子弟生徒合辭以請嗚呼余安忍銘公雖然義不可讓也始余與公相見於相國安溪李文貞公所文貞引公之袂以屬余曰是吾閩所謂蔡世遠聞之者也遂定交及癸巳春余出刑部獄而公以是冬服闋至京師會新令翰林科道在假者並休致而公之請假也旋丁父艱或謂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讓未聞投牒以自申也時文貞公承編

御纂性理精義薦公分校踰歲書成造余謀所處余曰大果不廢子之學何患無用行坦步而出以編書復官丟牒請一閱耳遂固請於相國以歸先是儀封張清恪

公撫閩延公父主鰲峰書院而招公入使院其訂先儒遺書至是大府復以鰲峰屬公公風尚氣節敦行孝弟好語經濟而一本於誠信由是閩士慨然感興於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爲末也其家居設族規置大小祭祭田孤羣老疾月有饋鄉人化焉環所居三百餘家二寸年無博戲者今

皇帝嗣位特召入都命侍

皇子講讀授編修五轉而至禮部侍郎公侍

皇子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造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迹異同反覆

陳列三致意焉當是時兼保傅之任者皆執政大臣政事方殷不得朝夕在側惟公奉事十年晨入夜歸無風雨之閒諸公背面名語余曰聞之忠信正直學足以達其言誠足以致其志或過於闊疎而無近慮洵書所謂惟其人者也公議論慷慨自爲諸生即以民物爲己任及從清恪公遊吏瘝民病言無不盡政行眾服而莫知其自公幸丑夏臺灣蠢動公大會鄉人聯伍團練助官兵聲勢平生好善樂施出於天性故人皆信嚮既貴士有志行及文藝之優必躬禮先焉知其賢則思隨地而開通之汲汲如有所負然余每以公事至

圓明園必宿公池館公薄暮歸常挽余步空林坐石磯

至晝暝或達夜中雖子弟莫知云何而所諏度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類之邪正無一語反身家淺事者嗚呼以公之志在竭忠

天子知人善任使得竟其志業未知所就於古人何似而扼以無年嗚呼惜哉公性淡泊所得祿賜半索之族姻知舊妻子僅免寒飢敝衣粗食視窶人或甚焉其居外寢設一榻一帷余至則以讓余而臥後夾室方夏秋蚊虻喈喈竟夕不安而惟恐余之不淹留信宿也嗚呼此公之志氣所以慊乎海內之士君子歟雍正四年公列爲九卿以侍

皇子廷議多不與八年秋以族人事牽連吏議降一級

調補及
上特命復故職而公疾已不可振矣卒年五十有二所
著二希堂文集十五卷鰲峰學約朱子家禮輯要合族
家規各一卷所編性理精要歷代名臣言行錄論定古
文雅正漢魏六朝四唐詩各若干卷惟學約家禮古文
雅正及與高安朱相國共訂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已
刻行於世蔡氏世居漳浦之梁山故學者稱梁村先生
始祖元鼎以講學名鄉里五世祖宗禹登明萬歷辛丑
甲科益著稱行蹟見道南源委曾祖諱一楹萬歷丙午
舉人祖諱煜郡庠生父諱璧以拔貢生爲羅源教諭皆
贈如公官曾祖母某氏祖母某氏前母某氏母吳氏

並

贈夫人妻劉氏有賢聲先公一年卒喪歸踰嶺士友弔祭數百里不絕子六人長長漢已酉舉人次長澐郡庠生次觀瀾太學生次長灝太學生次長浩次長注長注風孝慧先劉夫人半月而殤方十齡女三人孫男二人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其材天植其學不迷其志不欺其數非奇而不竟其所施匪予之私眾心所悽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

皇帝宅憂甫旬日即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

不知皆驚喜相告乾隆元年二月公至自滇時年七十有七以禮部尚書入教
皇子侍直
南書房兼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
上與諸王大臣議政之暇時
召公入見公自薦士七人爲助教外未見其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士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讜論不知其幾矣
公體素強而是秋七月上偶遘末疾浹月而薨是日士友奔唁暨國子生聚哭於庭階者凡數百人蓋公自童稚以至篤老居鄉立朝莅官撫衆無一言一事不出於中心之誠故其感於人者如此其至也康熙辛未李文

貞興主禮部試見公文而異之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
問學其充日講官視學京畿皆特擢不由階資始
聖祖仁皇帝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而公
繼之校士一遵文貞成法士雖擯棄無怨言其主試陝
西亦然乙酉偕眾督學出防南河踰年丁父艱繼丁母
艱癸巳
聖壽六十延臣慶賀
上問翰林中有楊名時否遂
特召入京侍直
南書房丁酉夏出爲北直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也
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

政充事劇吏因緣爲姦蠹公細大必親無留獄無壅情
至今爲民所思日百年中無與比也已亥遷貴州布政
司數月就
命巡撫雲南會征西藏大師駐省城爲營館舍數宴犒
而約束堅明無敢叫囂餉遞轉民無容七年中凡軍民
疾苦大者奏請小者更易科條事無遺便恩信浹於蠻
氛公天性和易雖馭僕隸無厲色疾言而是非可否則
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人
南書房
聖祖叩以易說中旁及象數者公正對無所瞻顧
世宗憲皇帝即位手諭褒嘉三年擢兵部尚書總督雲

貴四年晉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公益自奮厲愚竭忠誠於人之邪正事之得失風氣淳薄之相倚盡言無隱五年以奏黜鹽課敘人

密諭削尚書職仍署巡撫事六年遣少司寇黃炳與新撫朱綱訊公以六事獄辭成罪在大辟眾皆曰禍無掀矣公於

三朝皆受特達之知而有識者則謂

先帝保公之始終德尤大事尤難蓋

聖祖知公實由文貞推轂而公既得罪務進取者爭欲實公之罪以自爲忠雖雅知公者亦難遽爲公言而

聖心自定

特旨赦原凡有司文致之罪一切置而不問俾得從容
優息聚徒講學於滇南者且七八年非重公之素行認
其無他而能如是乎
嗣天子大孝親賢特頒明諭然後知
先帝本欲徵公此萬邦黎獻所以追思盛德於無窮而
歎爲至明之極也公平生介節義事美行嘉言不可勝
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强仕父母摩拊如嬰兒其防南河
同出者多以爲難而公獨以近奉二親爲喜數年中生
養死藏毫髮無憾然後以身許國夷險一節而無所係
率蓋若神者實陰相焉余始於督學宛平高公使院見
公試藝圖郡無與儔因有意於其人而束於禁防雖時

往來江陰而無因緣會合辛未再至京師乃見公於文貞公所余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昃至夜中公端坐如植言不及終已無言用此益信公之爲學能內自檢驗而未嘗叩其所藏及往年余再入

南書房公繼至始知公於文貞所講授篤信力行而凡古昔聖哲相傳性命道教之指要異人異世而更相表裏互爲發明者皆能採取而折其所以然嗚呼公之用無不宜忠誠耿著而人無閒言蓋有以也夫公疾未作方奏對

天子見其徽既疾數使人問視既歿大痛悼發帑金使國有司治喪散秩大臣領侍衛十人舁

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
贈太子太傅入賢良祠
賜謚文定楊氏系出關西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勳衛
家懷遠自諱元吉者始遷江陰逮公五世矣祖諱起鯤
父諱履泰並
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任氏
前妣陳氏母許氏並
贈夫人公字賓實號凝齋生於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卒於乾隆元年九月朔日初聘趙氏未娶卒娶
劉氏
誥封夫人以弟之子應詢嗣應詢暨公門生王君文震

夏君宗瀾以銘幽之文請余雖病衰義無可辭銘曰

古有其德事不待施志之得行書亦無為公承師說篤信固執探其本根焉用枝葉惟公惟平政出民諧惟誠惟信頑姦無猜我言無溢來者之式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昂泉州人世居高浦

國初遷濱海居民徙灌口父兄相繼沒以母寡艱生計遂廢書賈海上屢瀕死往來東西洋盡識其風潮土俗地形險易康熙癸亥

上命浙閩總督姚啟聖經略臺灣遣靖海伯施琅統諸軍進戰求習於海道者公入見時制府以水戰宜乘上

風公獨謂北風剽勁非人力可挽船不得成艘不若南風解散可拔隊而進施意合遂參機密將至澎湖北風大厲氛霧冥冥晝面不相覩三日軍中恫疑公進曰此殺氣也將軍毋以父兄之仇欲效楚伍員倒行而逆施乎將軍曰然則吾誓天公手案以進誓畢風反日暉遂克澎湖歸疾病痍傷者於臺灣其吏卒大憙鄭氏遂歸命兵不血刃策勳授蘇州城守一調再遷而至碣石總兵官擢廣東副都統皆濱海地也嘗奏請西洋治象數者宜定員選毋多留其留者勿使布其教於四方自開海洋登萊江淮開海舶至荻粟布帛即騰踊僉曰內地年登而穀賤職此之由久之語上聞命盡閉海洋公聞

之獨曰南洋非此倫也吾少歷諸番皆習耕稼無資於
中國或海嶠艱饑商舶尚以諸番之米至今概絕之則
土貨滯積而濱海之民半失作業欲上言會疾作將終
命其子以遺疏進衆皆疑焉甲之閩人則曰斯言也其
信公之子倫炯介吾友楊君千木請銘余既奇公之迹
又其言宜信於後乃受其請而譜之公歷官皆能其
職有遺愛

卒年六十有八父諱健前母許氏母王
氏自曾祖卜皆受一品

錫命

林氏子三人長倫炯次芳次倫煜以某年月
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逍爲生 □□□者 限 危榮遇亦由茲志願無餘安以

反其居

知甯國府調補部員黃君墓誌銘

君諱叔琪字果齋自其父芳洲公始入籍京兆君兄弟五人皆登甲乙科三人出入中外爲顯仕康熙乙酉君舉於鄉以中書倅雲南景東府土官實掌郡事始至虻獠時駭乃嚴武守勤偵緝閭里宴眠又以其暇廓學宮建橋梁報政擢知江南甯國府事雍正二年余請假歸葬以覩執友之孤道宣城時君治郡已四年矣入其境民氣和樂士勸於塾庠有司胥吏則戴其寬簡而知不可犯用此大府之賢者皆誠信而禮貌之其或臭味不同亦無從得其過端嘗以承追官民積負後期被勃

世宗憲皇帝特原俾酌任莅茲土者凡十有四年中間
兼攝嶽郡及太平既久民猶有遞焉癸丑改調入京以
伯仲及季同時而罷也君在任採銅爲商人所乾沒未
盡入寄家累於張秋乾隆丁巳仲夏太夫人九十偕妻
入拜慶妻遘病卒於京師其冬君親赴吳門趣入銅體
素羸抱感傷又辭老親至張秋病不能興逾歲二月朔
後八日卒年六十有一余與君兄弟皆久故惟君踪跡
較疎其服在大僚者所至皆有名績而余得君於聞見
尤詳又念君兄弟雖中踣數年中復次第光亨而君竟
長逝矣以銘請余豈忍辭君父諱華蕃廩貢生順天府
大城縣教

誥贈資政大夫吏部左侍郎毋吳氏

誥封太夫人妻李氏

誥封恭人甚有婦道其卒也太夫人深痛之子六人長子元幀丙午舉人次德鎬嘗燾皆郡庠生次鶴齡丁巳進士次棨年業儒女三人並適士族乾隆五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兆之次李恭人祔其先世繫姓余既爲贈公外碑故不復詳銘曰

兄考既敷茲子孫能壽之宜非不遂而年已耆於眾爲無憾而在君猶積而未施吾是以爲之詰

沈編修墓誌銘

常熟沈立夫與余同給事

武英殿書館雍正四年秋揖余曰吾告歸行有日矣吾母安吾鄉古之人耕且養三年而窮一經四十而仕吾齒與學皆未也吾少好柳文自先生別其瑕瑜然後粗見古人之義法及聞周官之說而又知此其可後者也故奉吾母以歸將畢其餘力於斯立夫歸自南方來者爭傳其務學之勤八年三月有來告者曰立夫死矣余自童稚從先君子後具見百年中魁壘士其志趨尤上者誦經書講學治古文而止耳而察其隱私猶或以震耀愚俗而私便其身圖故其所得終未有若古人之可久者其誠心欲有立於後惟吾友崑繩之子兆符而既夭死又其後則立夫豈區區之文學亦天心所重而斬

其成邪而古之人有言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求在我者可稱其大小遠近而必有得而與竭心於文學者異道邪立夫諱淑雍正癸卯進士翰林院編修卒年二十有九父某太學生母某氏妻蔣氏有子始三歲未能記乃誌而銘之以郵致於其家立夫之祖肯以孝聞其歸也請誌其墓余因舉立夫之志行決其終有立以爲孝德徵而今乃銘立夫嗚呼悲矣銘曰

始謂斯人若爲天所牖而善爲承豈惟無成速殞其生何數之難測而理亦未可憑

李抑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遂赴海淀次

日歸聞抑亭壁而瘖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余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終日溫溫非有問不言及供事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後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余移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典試雲南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國每曰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使李蘭以咨革諸生君常難之劾君牽制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其廉明余自獲交文貞習於李氏族誦及泉漳間上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有鄉背而信君

無異辭君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羣士日夜望君之至既受職長官相慶而涖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弟鍾旺歷而瘖卒於君寓余既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其兄子清江又爲之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宴樂而樂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君在

蒙養齋及

殿中與余共晨夕各一二年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余益病衰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不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

之君諱鍾僑字世邠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年五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蒙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尚書周官皆有說未就父諱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

誥授奉直大夫母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乙科兄天寵自入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娶室人自隨痛兩弟夭死乃引疾送君之喪以歸君娶黃氏

勅封孺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載庚戌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江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愷壬子副榜貢生次清時壬子舉人世父撫爲己子女一適亡族以某年月日葬於

某鄉某原銘曰

蓄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踵武於儒先而年命摧悼余生之無成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中議大夫知廣州府事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銷字子容山西蒲州人也少異敏博聞强記而不諧於俗州部皆號曰狂生既成進士師友閒亦見謂不羈及余與供事

武英殿始知君樸質人也嘗舉其鄉百年中立名義者而叩以所自處君曰予他日視吾所爲

今皇帝嗣位大臣將以史才薦訪於余余曰是足爲民依不宜使泯沈於藝文乃舍之君始聞不能無愠既而

知由余言則大喜因請外補試湖廣應山縣踰月湖南
北士人商旅至都下者爭傳其治教加自矜所得時鄭
任鑰以布政使入覲余詰之曰有吏如應山而不特舉
有說乎曰是貌不飏言拙將以計典列薦俾循階以升
朱相國聞之曰此過言也彼人遭遇與國之得賢固有
天焉以人事君者惡用爲計較哉雍正四年冬
上特召玉年眷引見命知廣州府抵任首自陳於大府
曰郡治劇當坐署理民事士官非傳呼不至由是監司
以上皆患君骨鯁而督撫方相構陰樹附己者君柴立
其中卒久之制府以民望所歸加體貌焉父老皆私歎
曰我公自是側身無所矣君在廣州治加嚴毅諸生有

患鄉里榜其罪使曲跽於衢而不能私出怨言忌者雖多無可瑕疵七年春始以屬縣囚逸罷功令囚獲則復官十民爲君懸賞格以購之踰歲果得焉君以書來告曰吾官可復但羞與羣子傾側勢要閒枉道行私以負

聖天子頗思與子稽諏文史浩然有以自得也時京師諸公聞君脫吏議多躍喜將俟前事奏結特舉焉而君遘疾死矣君之官不持妻子既罷居廣州三年士民日致薪米果蔬用物不可抑止及卒無親屬在側時大府皆已更易羣吏憫傷共棺斂士民驚呼羣聚而哭之君家故窮空其子聞喪久不能奔自大府羣吏及士民咸

出力以御君樞歸其鄉而以賻之餘屬守土吏買田以給其妻子君將赴廣州走別余余謂君治法宜條記以式爲吏者君曰其能者豈特故方非其人雖灼知不能用也吾已棄此如遺跡矣君治應山僅踰兩年廣州年餘美政不可勝紀其子以狀來雜舉條目而首尾不具其精神之運方略所施俱不可得而見家事亦然故概弗採列而獨著其志節之耿然者君先世平陽府小南關人元末遷蒲州世居東關爲儒家高祖諱杲明天啟中舉乙科官戶部郎中父諱含璞母王氏生四子君其仲也康熙甲午舉人乙未進士享年五十有六妻任氏子士瀹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操行不迷懷文抱質而眾反以爲咍官守無虧主知民
載而終爲人所摧惟直道之不亡志愈遠而彌光

白玫玉墓誌銘

康熙癸巳春余出刑部獄卽通書吾友清澗白君玫玉
玫玉以書報曰必來視子庚子其弟玖玉以守選至京
師曰吾兄歲爲裝而喪荒滯之今行有日矣踰歲絕音
耗而凶問至余自童稚從先君子見楚越耆舊長遊四
方海內知名士十識八九聰明博達慤謹耿介者時時
有之獨未見才識足以立事確然可信如古豪傑之士
者及得玫玉始驚喜出望外辛卯冬余以南山集牽連
被逮時制府噶禮廉使焦映漢俱夙憎余欲因事以盤

曾玫玉客安徽布政使馬公逸姿所竟賴其力以免困
辱玫玉文學重鄉里以拔貢生授高陵縣教諭稱疾不
就而客遊諸公閒于中丞準其舊交也巡撫江蘇以重
幣招至則與要言曰君以蔭起富貴至此豈君之能以
乃祖清端公風節著朝野耳今爲太府而泯其遺民果
能繼前人之廉公恢張教治以大庇民則某不敢辭若
徒焉爲衆人所爲又安用余越數日假他事以行白氏
五世不離居異財玫玉終世客遊齋裝皆盡之族姻朋
友幼工書得魏晉人遺意中歲爲詩雄直過人或欲鋟
諸版曰士乃以茲自名邪余在難同學二三君子時就
縣獄中多欷歔流涕惟玫玉毅然無別離矜憫之色玫

玉諱斑以順治丁酉生享年六十有六曾祖諱宗舜明萬歷丁酉舉人知山西蒲州祖諱慧元崇禎甲戌進士宦隸任邱縣令以忤宦官落職會亂城危士民扳援留守死之贈河南按察司僉事父諱補宸順治己酉舉人三原縣教諭妻郝氏無子以伯兄之子子正嗣女四人皆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夫人之生也而無以爲吁嗟乎古其有斯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君諱嗣璉字夏重後更名愼行浙江海甯人也余始入

京師查氏負才名者數人而君尤獲重語朋齒中以詩名者皆若爲君始君少聞吾邑錢先生飲光深於詩創

拆江繫舟樅陽造田開講問適時而歸錢先生數爲余道之及與交久長見其於時賢中微若自矜異然猶以詩人目之及余脫刑部籍

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中貴人氣焰赫然者朝夕至必命事專及於余乃敢應唯敬對外此不交一言又夙畏風茲常著緇布小冠諸內侍多竊笑或曰往時查翰林愼行性質頗類此而冠飾亦同嘻異哉余用是益有意於君之爲人而君尋告歸及篤老以其弟嗣庭得罪牽連被逮同產第姪並謫戍而君獨見原蓋

先帝公聽並觀君恬淡寡營久信於士大夫故在事者

閔焉而以情達也君既殁其子克念以狀請銘數年矣
乾隆元年十有二月余臥病直廬或告曰君之彌甥沈
庶常延芳屬爲通言速君銘且告克念之喪是夜夢與
君問勞如平生晨起命家人檢故狀不得乃就所獨知
於君者以誌焉覽者即是以求之其所狀事迹雖不具
可也其詩已行於世者凡四千六百餘篇各以時地次
爲五十四集君卒於雍正五年年七十有八父諱遺字
逸遠爲浙西耆舊母鍾氏兄弟四人皆成進士妻陸氏
子三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知府克承國子生俱先君
卒克念甲辰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所嚮所祈詎止於斯而終已無施惟以弭於詩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銘

公姓魏氏諱方泰字曰乾江西廣昌人也康熙甲子舉於鄉爲選首庚辰成進士選庶常韓公菉廬掌院事數爲余道公學行時諸翰林以韓公故多索交於余閒與公相見稠人中未嘗以言語顏色相親因是心重公及乙未西事興領軍餉者四人而公與焉眾皆茫公文儒沙場萬里行宿鮮人煙數攻剽言者皆爲色懼而公恬然及出塞結隊安營號令明肅撫循徒旅人忘其勞反役人畜鮮傷耗什器無遺亡自是以後領運者六事集而人皆便之蓋公自散館後即

召入南書房旋

命侍淳親王講誦
聖祖已審知公之爲人改自翰林改官通政司蓋信公
可屬以事久矣於是天下士始謂公之底蘊不可窺尋
而歎
聖祖之知人善任使也公爲檢討主山東鄉試視學滇
南擢侍讀改通政司參議復主試閩中教習王辰科進
士士聞公誨喻多勵學自檢於躬行其在滇南與撫軍
劉公蔭樞善還中朝大農趙公申喬數稱其廉公
世宗憲皇帝登極擢太常卿遷正詹事乙巳夏以本職
攝內閣學士尋遷禮部右侍郎嘗
正告廷臣曰如朱軾張廷玉沈近思魏方泰朕保其終

無二心人皆意公將繼武於朱公而公以年滿七十力
陳衰疾重聽秩宗典禮雖虔恭將事終憂隕越
溫旨許之嗚呼公之不敢賴寵
先帝之篤信忠貞又能曲體其情而不強以仕皆可以
感人心砥維風教使奕世闢而興起者也公襁褓失母
終身哀慕序譜牒建宗祠置祭田恤族屬孤貧延及明
友鄉人式之好讀書造次不釋往還絕漠每至挈巹令
舍馬厩僕吁公部署既定即端坐吟誦神氣洒然同行
者皆心服焉公得告時予定國爲直隸按察使就養於
保定其沒也會定國以河官罣誤繫獄尋謫黑龍江監
步猶未營及今

皇帝嗣位特召還京起署陝西西安按察使而夫人李氏亦沒矣請歸葬然後之官

詔許之乾隆三年冬以狀來請銘余與定國同年友也謫而歸始相見於旅舍然以道義相許有素矣乃爲譜其世家魏氏蓋了翁後也元初卜居南城之魏坊繼遷於撫昌支分爲三長居甘竹季居甯都次居株橋公其裔孫也累世素豐鼎革初鄉里山賊數起邑中善良避賊保水斗山守將利其有將屠之公之父明之素與相識馳見之給令箭曰保爾家無虞泣曰某居別山非爲善家來也此砦中皆良善不忍其荼毒耳守將拒以强詞色甚厲乃拓家財持千金爲壽曰砦中父老所有盡

此宜必砌砦勿淫勿殺又以五百金賂其左右於是兵
入眾皆安堵及公既貴定國繼之子姓繩繩鄉人皆曰
此乃祖乃父積善之慶也曾祖諱沆國學生鄉飲大賓
承嗣祖諱復禧父諱菁
誥贈通議大夫祖妣孫氏妣何氏生妣陳氏俱
贈淑人本生祖諱復禮妣李氏以定國及妻封貤贈如
其官階公卒於雍正六年四月年七十有二配李氏卒
於雍正十一年三月年七十有九
誥封淑人以乾隆二年
贈夫人庚午公在京師聞公卒於家夫人備禮致哀族
姻皆爲感動以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合葬於南城

魏坊子三人長定國康熙丙戌進士次寶國康熙甲午舉人雲南永平縣知縣次安國早殤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七人舉於鄉者三銘曰

美仕榮祿遭遇適然惟賢惟德其兆必先魏宗三支甯都學顯公務質行身依文與望比於鄉勤施於國眾信其誠士馨其德象賢有人忠貞世宣是父是子

帝有明言明之澤近華父光遠於萬子孫先型毋靦

潘函三墓誌銘

君諱蘊洪字函三湖州人康熙五十二年與余俱供事蒙養齋性孤特自遂意所欲爲雖重得困不悔也所欲言聽者色倦語而不舍厥此眾指笑爲愚惑吾母之喪

下德厝近郊與君行度地會日暮余留宿而君堅欲歸歸則陷積水中終夜閙閙臥疾累日及相期再行欣然無難色君在湖籍博士弟子第一至京師

御試入修書館復第一以未入太學例不得試京兆

上特命內閣下其名禮部送棘闈羣士皆驚君自負才望謂科名可垂手得及數試不克而同館士強半舉出乙科忽忽減食飲余謂君士果自負當與百代人垂短長今有自鄉貢聞三歲必千餘人君乃以不得與於千人者而發憤以死邪其疾也聞方藥輒試余憂之曰子非死疾也而漫試百藥子必死君感焉淚漬於眶然竟不能止也戊戌夏四月晦前三日余赴熱河走別君相

視而嘆曰吾疾已愈矣越四日而死君近歲益窘空數
典衣道逢廢疾窶人即使持去嘗遊江西舟覆挈其
夫婦子女行千里而致其家授經齊魯閒積百金將歸
會大祲死者相望惻然出備力瘞埋盤其裝余意其尚
有嬰而竟止於此既卒踰年館中士友咸出其力乃得
以某月日歸君之喪而屬余爲銘以畀其孤妻某氏予
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一之不施而信其積者誰既歸骨於而宗尚其無悔

顧友訓墓誌銘

君姓顧氏諱同根字友訓江都大橋人書宣先生長子
也其居鄉閭名在州部居庠序名在京師諸公多欲資

入太學以母老諸弟幼恒家居雖教授不出百里康熙
六十年選高等諸生入太學學使者注意於君君避不
入試始吾師以督學卒於楚喪過金陵余弔於舟次始
識君其後歲時至君家季方孩君與讓訓飲和朝夕講
誦怡怡如也及余難後閉飲和之喪誌而銘之又十餘
年余得假歸葬再過君君遠以是日持仲之喪至自秦
與相視飲泣意緒促促及君之卒則家不能計踰二時
始得之傳聞嗚呼自吾師之卒也海內士大夫已嘆其
積而不施至君則强志博學而未嘗一見其鋒穎故聞
者莫不痛惜發於中情不獨親知久故然也君以雍正
四年冬赴弔姻家夜中體不適旦而歸未至家而卒年

四十有五妻王氏無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季以太夫人命來徵銘銘曰

孤與嫠遑顧思母之裳恨無涯惟數之奇一至於斯

陸以言墓誌銘

君諱詩字以言江甯人家世農田秀者學藝君始以習宋字入

蒙養齋書局敏敏有聲有

旨得從羣士校錄敘用君既拔起稍自振飭與羣士抗禮眾深心嫉之及議敘皆得美仕君獨以後期數月不與發憤成疾踰年竟死君在書局凡八九年始爲眾所排當憤湧余開之曰毋以爲也若欲以聲勢與眾爭衡

何遠以相勝苟能修身強學則自知不足戀仝矣君大
感動務自刻苦念家貧父母老不得養或饋之品味必
轉遺他人而不自食學柳書晝夜矻矻點畫無毫髮不
似將死泣而語其人曰我無子無用歸我喪還父母感
傷以雍正元年某月日權葬京東江甯義塚又四年夏
其叔父琢之至京師來告曰吾兄子之婦守節養舅姑
志歸其夫喪吾不忍棄言余既悲君崎嶇以死又感其
妻與叔父之意乃述所目見於君者而爲之銘君年三
十有四以監生考授州同知父姚珍母劉氏妻王氏以
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婦能貞子孤率諸父昆歸爾骨死有知億無

光祿卿呂公墓誌銘

雍正五年冬

詔公卿舉賢才光祿卿呂公具劄不合儀式

天子夙知公謹愼年篤老許以原官歸休余與公子耀曾爲同年友而公於余尤志相得將行朝夕過從要言書問必時通俄而訃至則至家之三日晨興沐浴飯能而終公年四十有一始舉於鄉又十有七年成進士由翰林改御史轉給事中遷鴻臚大理至光祿寺卿所歷必張其職三主鄉試再充會試同考官士論翕然其爲御史巡城會

南郊奏以雍草徵役胥吏因緣病民又奏夏秋之交洞

庭瀧濤壯猛湖南士赴鄉試苦遭覆溺宜分設棘闈
天子皆爲更舊制公名位非甚盛而以渾厚方直爲衆
所推其沒也凡與交接者皆曰薦紳中典刑又失其一
矣自容城孫徵君講學淇源湯司空耿詹事名節在天
壤由是中州士大夫多好言理學而公兄弟則尚質行
以文學知名公兄少司農坦菴公與吾亡友崑繩治古
文而旁及於詩公則以詩名而兼治古文余嘗以古文
義法繩班史柳文尚多瑕疵世士駭詫雖安溪李文貞
不能無疑惟公篤信焉公至性過人喪父母壹稟禮經
自少至老未嘗與司農久離戊戌春司農罷歸次年五
月公忽搏膺而呼曰不得與兄見矣數日訃果至司農

之歸也思公爲樂府一章時命耀曾之子肅高相和而歌歌竟而哭厥後公展視輒掩涕吞聲耀曾乃竊而藏之公貌端嚴生平坐立無偏倚讀書青斐山凡數十年所居牀室臨牕設几坐下二足跡深寸許幾穿其磚呂氏繫出宋丞相文穆公第六子居簡其後自洪洞遷新安至明季大司馬忠節公始光顯自是五世衣冠甚盛家法爲士大夫宗耀曾嘗臥病內寢余入視帷帳茵褥爲寒士所不堪肅高捧盤承飲而進叩之則已舉於鄉矣雖呂氏家法抑亦公之身教也余許序公青斐集久而未就公欲爲古詩數章贈余曰吾歸以詩來則予之序毋更遲之又久矣肅高告終稱公在途諄諄及此耀

曾至自西川來乞銘余於公既負諸責矣今忍不銘公
諱謙恆字澗檻以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孝慈
莊年七十有六考諱兆琳福建道監察御史以司農
贈都察院僉都御史妣王氏孟津王文安公女
勅封孺人
誥贈恭人妻王氏太常寺少卿諱無咎女文安公女孫
子三人承曾雍正甲辰舉人揀選知縣光曾康熙戊子
舉人陳留縣儒學教諭耀曾康熙丙戌科進士四川按
察使孫五人女孫九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其
世系具忠節公傳誌故不著銘曰
望其貌而心可知敦於行而文副之祖德克儀以爲世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乾隆十年六月朔余臥病北山閉關而外鍵之安徽布政使李公屏騶從過余謂門者曰郎廬館必啟鑰參戶而入曰吾固知先生避客之深也吾自幾見於先生始知所以為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十年自省儻無負於君國無愧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過而不自知今荷

聖恩位邦伯而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篆而願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越三日而余遘疾不辨人事者浹月及杪秋少蘇醫者曰子無他昨視方伯李

公心脈已枯恐無可久之道余瞿然急遣問復書曰某
陳臬於蘇幾三載即笞杖必設身以求其情積勞傷氣
又胃痛醫人投藥物過猛故一發不可支加有瘳部檄
以聞未十日則其子以棺斂事來諏且乞銘矣公所生
三子皆幼其弟之子承嗣者雖少長從宦遊而方從師
務　加外事無聞焉幕中皆新知故狀所述惟歷官及
蒙恩遇而政迹無敍列者銘辭難舉雖然義不可卻也
公洛陽人雍正五年進士選庶吉士不介而造余形貌
偉然所爲詩及書法皆拔俗時余掌
武英殿修書事因奏請共編纂見公小心畏義好賢樂
善出於至誠勖之曰子公輔之器也貴仕不足道能如

鄉先輩劉洛陽更進之爲
本朝湯睢州乃無愧於爲人公竦然及散館授檢討九
年改山東道御史十年巡察直隸順廣大三府十一年
監會試內簾巡視西城轉兵科給事中稽察倉場充武
會試同考十二年奉使策封安南賜正一品服十三年
授刑科掌印給事中轉四川建昌道按察司副使公出
在外歲時必通書余見其地士大夫商旅必詢公操行
及所注措故知公爲深而欲籍之則事實不能詳也其
巡三郡官吏凜凜雖大府亦嚴憚焉在建昌自打箭鑪
至西藏夷獠威懷治行甲兩川金川諸土司相仇殺公
會諸將巡視開諭皆駢首革心乾隆四年大計卓異五

年引見
天顏甚喜賜蟒服同任侯後命七年調江蘇懂道弊絕
民憙會淮揚水災制軍德公撫軍陳公於要地多委公
拯濟其冬遷江蘇按察使明允無留獄富商大豪姦私
暴露欲巧法彌縫卽私計曰惟法司大府三關無道可
通柰何其遷藩司蘇人皆曰吾民薄祐雅太守遷閫嶺
李公復移調誰其嗣之不謂公之不數月而奄忽也公
處心平恕終日溫溫而不可強以非義屬吏幕友於簿
書或舛誤未嘗動聲色惟默思所以正之而官中肅肖
時因事懲革眾心感服而不知其所由然痛少失怙始
舉於鄉而太夫人卽世愛弟學峻如一身甫踰三十連

喪耦卽以弟子煥爲己子公始見余執後進禮余入翰林後公故事禮辭當卑遜而公終以後進自處及莅安徽通書忽用師弟子之稱余固辭公曰先生每以睢州勖我睢州旣爲監司始受業於夏峰某獨不可繼武乎余告以自明萬歷末徵君卽爲海內儒宗而睢州乃鄉之後進也今公爲邦伯而余以薄劣爲部人敢以徵君自處哉而公終不易稱卽此一節非誠以古人爲準的而能如是乎惜乎余之所望於公者始少見其端倪聖天子累日積久以灼見其賢而不獲竟其用也然數年來余風所心許如江西熊梅亭濟甯黃訓昭安溪李立侯皆以壯年受知於

聖主始列九卿而倏如影滅則又不若封疆大吏尚有實德之及民也然則有心者當爲國惜爲民悲而公則差可以無恨矣公卒於乾隆十年十月望後五日享年五十有五祖諱士傑父諱木質乾隆元年

誥贈如公官祖妣楊氏尚氏妣曹氏俱贈恭人公諱學裕字餘三元配劉氏繼室尚氏以貤封未受錫命子四人長煥學峻次子乾隆甲子舉人次照側室張氏出次燕次煜繼室呂氏出前夫人並葬洛陽城東十里鋪某原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卜兆於某岡某原銘曰

曰仁曰恭宜得其壽德載於民其聲遠聞而施則不窮傀焉曰有孜孜道固宜然其淹其速則惟命之自天

莊復齋墓誌銘

余與安溪李文貞公入故其門下士相從問學者十識八九而獨未見莊君復齋叩之則初授山東濰縣令丐就養卒於塗歸而廬墓三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既沒隱居教授若將終焉今

上元年楊文定公以大宗伯掌成均薦授國子助教始與余相見西林鄂公海甯陳公問士於余余首言君次某某非禮先焉不可得而見也海甯徧往拜西林使君同官達意至再三君曰吾往見是慕勢也相國何用見此等人將命者以告西林瞿然曰吾非敢安坐而相招也顧吾非公事未嘗一出內城恐特人以為疑吾平生

惡市交莊君以老諸生視我則不妨顧我實君始入見
訖相得而自是未再至君自助教還吏部主事每執稿
與長官爭是非或齟齬侃侃言無懼色君成進士出少
京兆余甸御史謝濟世門二君風以抗違勢要者聲由
是凡良士皆望君行所志而好權利者則陰憚之六年
夏或薦君學行宜居言路引見
上意甚相屬越日命赴湖廣以同知題補十月授德安
府同知逾月擢知江南徐州府徐仍歲水災君以七年
四月至相川澤諸耆民具方略請廣開上游水道以洩
異漲且告石林可危未及注措而石林決沛縣城將潰
民竄逃君立起駕輕舸行告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難

爾民何往親率眾堵築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兩遇大荒勤賑事飢不暇食困不得眠九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安徐州海州道主金陵過余北山曰吾再擢俱
聖天子特恩而徐屬水災乃數十年所未有心殫力竭終不能救斯民之饑溺及爲監司而淮海承屢禩凋敝多不異於徐命也夫吾聞古循吏精誠能反風滅火每對饑羸遺民中心愧畏夢寐中時摽辟呼嗟今與先生一握爲笑以海州歲歲苦病得脫耳州有鹽河蓄水通商運故障塞海口雖異漲非徧告大府監司不敢開洩及文書畢下而田苗沈沒者已不可救矣陳於制府已定議遇水漲守土吏先開洩而後報聞故數年來未有

如今日之樂者冬杪得手書言巡行視災核賑十二月始回徐舊疾復作淚月而其孤使人告喪以遺命徵銘矣云卒之朝猶強起視事嗚呼以君之孝而恨於毋者終其身以君之仁而民之顯連與君之牧民相終始不可謂非命之窮矣然抱痛於毋而孝乃無虧於父急民之病勤事以死而無負於

君凡君之生不怍於人死不愧於天實由於此豈非易所謂益之用凶事者邪君學行爲賢士大夫所重後進多宗之將冠鄉先輩戴麥村鑑識妻以族姑秦安趙公撫閩請主鰲峰書院以持父喪辭其家居來學者歲以百計在太學六堂之士少有祈嚮者多願爲弟子九年

京察
上命大僚各舉一人自代內閣學士李清植舉君公論
大服其卒也士民啼號聞者罔不痛惜所著秋水堂集
河防算法書藏於家君諱亭陽世居漳州靖南縣之龜
山辛卯舉人戊戌進士卒以乾隆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年六十有一父諱某母某氏妻戴氏孝於舅姑與君之
友於弟亭德並有聞長子修次撰孫三人以某年月日
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自大理熊君絕世歲始四新余方冀其有爲而忽焉隕
墜者五人而今復銘君實德之遺視災黎之涕泫

教授胡君墓誌銘

君諱焉冀字載川太平府儒學教授自余有知識見朋
齒中背面皆稱胡先生嘗至姑孰憩君亭館君適他出
往來嬉遊者皆曰胡公賢者也雖兒童女婦亦然夫天
下之最難饜者人情而細人又甚焉而君之所得於眾
人者如此異矣余遊四方未得時見君曾以事接談嬉
無甚異人厥後亡兄百川授經姑孰踰年歸曰胡公賢
者也口未嘗言學而叩以六經子史奧賾眾人所難明
者能記辨之因就習於君者而考其行乃知君自成童
以後黽勉於人道六十餘年未嘗有出入也君以順治
乙酉舉於鄉至康熙乙酉始自姑孰告歸重見鄉後進
之歌鹿鳴者人爭羨之以謂前輩登科後甲子復一周

者獨嘉靖中石城許公而君即許公彌甥也君之生也未嘗有疾病憂患終日熙熙踰八十食飲行步如平時君生於明天啟丙寅余每見與君同時人其形貌辭氣必儕於後生遭遇多坦夷康樂蓋方是時明運雖衰而太祖立國之規模遠迹三代其教化之通乎陰陽而凝聚於萬物者厚矣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君先世蘇州人洪武初遷金陵世多潛德考諱某妣某氏兄弟六人君伯也壽八十有二卒以

大清康熙丁亥十二月婁某氏子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謂俗蓋陂而遇君則甚平謂天不可知而賦君者獨貞

先民有躅於君猶徵

張樸村墓誌銘

君諱雲章字漢瞻號樸村江南嘉定人也曩者崑山徐司寇好文術以得士爲名自海內耆舊以及鄉里樸學雋才俊有不能致則心恥之而士亦以此附焉余初至京師所見司寇之客十八九其務進取者多矜文藻虛逐聲氣即二三老宿亦爭立崖岸相鎮以名惟君處其間斂然靜默體恭而氣和余心異之而君亦雅就余君始以校勘宋元經解客司寇家其後諸公貴人考訂文史必以相屬而君嘗就陸稼書先生問學獨陰以名義自砥方稼書先生爲當路所排君上書崑山相國其

後儀封張中丞與江督嘗禮亘劾奏讞久未決君上書安溪相國在君見謂義不可以苟止而以言之不與爲衆所咍君在舉場數十年所與比肩游好次第登要津司貢舉每欲引手君輒曲避以是終無所遇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皇帝詔求巖穴之士九卿公舉九人下江蘇巡撫徵君既至而首輔安溪公適告歸事暫寢聿亭王司空承修尚書奏君參校書既成而君淹留逾時衆以爲疑余問詰其所以然君曰假予急功利乃佹傑到今那顧竊自念生逢

明聖平生所志具上殿劄子欲進見時一自列之耳既

出京會儀封公總督倉場留于潞河書院又逾年然後歸

今皇帝嗣位詔舉孝廉方正江蘇布政使鄂公以君爲舉首君老不能行再書辭大江以南遂無列薦者君內行飭修遭母喪既禫子孫請少進肉泊君固不肯時年六十矣將終語不及私惻然曰吾生獨君臣義缺命也夫君父諱某邑庠生母李氏妊君得夢祥以順治戊子九月十四日生卒以雍正丙午七月朔後三日享年七十有九有樸村集二十卷行世乙未以後文集若干卷南北史摘要詠南北史詩藏於家妻李氏與君同庚姑歿羣叔皆幼撫育有恩以康熙辛丑九月卒葬今寶山

縣橫港君以雍正丁未十二月朔後二日合葬男四人體方太學生直方未冠好學工書從君卒於京師余親弔哭靖方業儒揆方康熙丁酉舉人女一人孫四人銘曰

斂其容志則强居雖蔽聞既彰身壽者嗣衍昌歸幽墟宜樂康

劉紫函墓誌銘

康熙丁酉冬十有一月余自塞上返聞山陽劉紫函殁以正月望後九日踰九月矣丁卯戊辰間公卿中有以收召後進爲名者於是諸生皆尚聲華急干謁其務質行學修聞彰而閭戶絕交遊者二人一無錫劉齊言潔

一紫函也太學當取高等生教習官學生二人並與焉期滿試吏部皆見繕於時吏部主此者負惡聲而二人名重士友聞余至京師與言潔善因以得紫函歸過淮陰館其家時紫函之父行人叔父吏部皆歸休長者蕭客紫函率羣季更侍左右冠者成童總角誦讀聲鏗然僮僕執事皆服以恭一室之內薰然成和無一事不得其理者劉氏大功不異財自行人吏部當官及退休家事一任紫函其親屬子姓男婦內外宗近百人數十年無閒言余嘗私叩羣季皆曰此吾伯兄誠意所貫注也紫函貌魁傑精魄盛強自喪季弟未數月而翹如老翁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色稱情貌稱服者惟北平王源

崑緜而崑緜時客遊起居飲食多不得自遂紫函家居一如禮經再朞後辭氣戚容尙有異於人人乙未之冬其弟長籍復卒於長寧余聞之卽爲紫函憂無何以書來吏其子代書而手注其後則臥疾已數月矣藍自是未少間也憶辛未余在京師共學者數人惟余最少十餘年來次第凋喪至紫函殁而兄事肩隨者幾盡矣乃流涕爲銘以寄其孤其世繫享年葬地月日俾自舉之銘曰

自閉於時衆所愕安步周行志卓踔我最其行辭不怍所得孰多試省度

陳依宣墓誌銘

昔吾友新安程君韓流寓邗上余往來淮南必過焉數
稱陳君依宣偕過余與之交洎如也久之命于夢文從
余遊及余遘難吾友古塘隨部檄將余妻于北徙至邗
資用絕君曲爲營畫俾得達淮泗自是歲時必通書致
服用物十餘年不倦雍正二年余得假歸葬杪冬及春
兩過君君老而弱足久閉特室不接賓客聞余至甚喜
命夢文引入促坐語不能任其聲而固止余滌晉竟日
余既悲君衰邁又喜君得自休息從容養怡可以永年
也及余返京師踰年而得君之凶問又數日古塘之訃
繼至嗚呼古塘沒而余少小同志趣之友無一存者矣
君沒而中歲以質行相取者亦幾盡矣乃因唐編修箎

山通書以弔夢文既而夢文以狀來曰先子之行有狀不能載者吾舅笵山先生當口之蓋君之事其親於古禮經所云幾可以無愧而自致於其兄尤有爲俗情所難者噫觀君之所以交於余者則若韓笵山之所稱其信君諱新楷揚州江都人世爲儒家教授數十年生徒半庠序多登甲乙科而君卒不第享年七十有一妻患氏子夢文雍正元年舉於鄉女三人皆歸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學以得其朋行無恨於躬爭時者咈其遇而知德者見爲豐我言無飾以奠幽宮

陳馭虛墓誌銘

君諱典字馭虛京師人性豪宕喜聲色狗馬爲富貴容而不樂仕宦少好方無所不通而獨以治疫爲名疫者聞君來視卽自慶不死京師每歲大疫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康熙辛未余遊京師僕某遘疫君命市冰以大罌貯之使縱飲須臾盡及夕和藥下之汗雨注遂愈余問之君曰是非醫者所知也此地人畜駢闐食腥羶家無溷廁汙穢彌滿而城河久堙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時地氣憤盈上達淫雨泥溢炎陽蒸之中人胸臆困憊忽蓄而爲厲疫氣厲而下滲非此不足以殺其惡故古者藏冰用於賓食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無厲疾吾師其遺意也余嘗造君見諸勢家敦迫之使厲

至使者稽首階下君伏几呻吟固卻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於人死有益於人吾何視爲君與貴人交必狎侮出嫚語相訾謷諸公意不堪然獨良其方無可如何余得交於君因大理高公公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余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君家日饒益每出從騎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爲維縻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醫院檄取爲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君之杜門不出也余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見公矣公知吾謹事公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

之爲爲我德乙亥余復至京師君攜果肆遺命必得余文以葬余應之而未暇以爲又踰年客淮南始爲文以歸其孤君生於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某銘曰

義從古迹厲世隱於方尙其志一憤以死避權勢胡君之心與人異

鄭友白墓誌銘

有客手一帙不介而造余入自賓階揖而告之曰凡抱其業而叩吾廬者皆雷同炫耀欲余爲諛佞之言以助之者也其果能取名致官者蓋鮮而奔走疲亡者接跡焉願君毋效也客曰先生之言良是而吾非爲此來也

吾叔父獲教於先生而以道自繩削方得其階而願進也而今死矣其親隱焉願得先生之文以奠幽宮某所持者某與同學哀之辭也問其名居則涇縣鄭生友白之族子天一也初友白亦不介而造余告之如所以告天一者曰吾非爲此來也吾居深山見先生之文類有道者以爲近其人將有得焉余聞其親老責而歸之踰歲復至將見王君崑繩於京師曰是吾親之志也至京師數月竟歸歸踰年而卒嗟乎友白其果能有立與否雖不可知然其齒甚小月能以謀道爲先而汲汲於師與友可不謂之有志者矣有功利之學漸於人心之幽隱凡汲汲於利與名者其父兄師友皆以爲道之當

然舍此而學與道之是謀鮮不以爲怪民而料其無成者而果爲不祥若此無惑乎其去於此者決而信於彼者堅也吾觀東漢北宋士之有志行者隨其才分之小大莫不各有所就以顯於時而余耳目所及三稔異於眾人往往鬱鬱不得伸甚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豈造物乃與庸庸者同心而不樂成人之美與而汲汲於利其名者又往往所欲而必從所求而必遂豈各有所乘社氣而不可強與遂書之以慰其親兼示崑繩其有以發我也友自名青蓮卒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五妻某氏子某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道而未殖志冊地而長賈君毋悔於過計使昏庸

而天札豈復留吾人之湔洗

胡右鄰墓誌銘

胡生皎齡自成進士問學於余卽以其父右鄰誌銘爲請生自翰林出爲縣令其兄輩往來京師及歲時通書必以爲言按君之狀蓋自檢飭不苟於言動人也而竟世爲諸生教授宗族里黨閒無傑特之行可紀述者余平生非親懿人故未嘗爲銘幽之文蓋銘者諡誄之遺也古者必貴而賢始有誄而諡則雖君父不敢有私焉若於素不相識之人而與之銘設實悖於所稱是謾言也於吾爲贅行矣故常以爲戒而於生徒朋好不可以終卻者則必多方以求其徵胡氏自元明以來爲涇縣

大族入
國朝科名尤盛而宣歙閒士友語力學敦行者必及右鄰其窶艱而篤於友行族姻所述尤詳余嘗歎人紀之哀所尤薄者莫如兄弟其能無閒於妻子貨財而終保恩義者閒見中蓋可指計而輩與蛟齕殆庶幾焉及聞君之篤於同氣乃知其平生不務爲傑特乃所以不疚於庸行而二子之友恭抑君之徵也是於法宜銘君諱一倫祖諱尙衡順治壬辰進士工部虞衡司郎中父諱懋績縣學生暨君皆以雍正元年
贈翰林院庶吉士母鄭氏妻鄭氏並
贈孺人君卒於康熙乙未九月朔後六日年六十有二

鄭孺人卒於康熙戊辰十月望後四日時君年甫壯獨
居者凡三十年子二人女一人適士族孫男六人以某
年月日合葬於東鄉上林沖之原銘曰
學顯於邦人行儀其後昆我奠茲銘久而不湮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一

墓誌銘

尹元孚墓誌銘

蠡吾李塨剛主嘗言北方少俊不肯自混於俗者搏野有尹元孚余心識之而無因緣會合乾隆二年春元孚自淮南入覲再過吾廬終未得面以

聖天子大孝實行三年之喪余時領武英殿修書事請於二親王就直廬持服時未再期余不出元孚無公事不得入也五年春自河南入爲副都御史始得相見方是時元孚通籍已十餘年顯功名於襄漢兩淮開府河南海內賢士大夫計數大府中人物

指再三屈則必及焉而元孚深愧不能有所樹立以負天子特達之知蓋少孤貧太夫人口授論語卽知孔子之言不可違悼旣長篤信程朱之書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故自服官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故自視若粥粥無能者一旦入長御史爲耳目之司竊忝得白展布而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月卽以終養告歸居五年太夫人考終服未闋

天子豫虛少司空職以待之及赴闕未踰旬

特命視學江南十二年秋拉金陵八月望前六日諸生既入棘闈質明操几席杖屨徒步造清涼山下源亭余

尙未起童奴白有客徑入不知其爲大人也及相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眾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服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豈有既平時余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生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治居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厠九卿陪奉廷議非忘身忘家不足以答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先生經學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獨身前來從者一人余畏邦人疑詫乃揣

墓繁昌入九華山以避之而私心竊咨吾

君求賢若渴又得一支柱名教之人也未幾有
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抵試至松江遘瘧寒疾卒
於官前是月特晉少宰人皆曰
上之信用益切矣嗚呼惜哉元孚始以吏部郎中出守
襄陽漢水暴上壞護城石堤修建萬山至長門近十里
分植巡功民忘其勞已調揚州適荆州都統西征取道
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惸急乃竭誠修禮卒改令以船濟
凡利害切民未有聞而不諮如而不行者所屬皆羣聚
而禱祠焉其治揚州亦然就遷鹽運使尋擢巡鹽御史
晉中丞積弊一清導商民以節儉而身先之及開府河
南開歸諸郡大水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

天子一切報可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公弼趙公抃救荒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廩給開以作業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南境內者元孚性淳白坦易過事必行其心之所安少時授經祁州語生徒假館於張氏以奉母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其居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則跪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緣賜出入壹稟於母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布錙金日用之外多布之治所爲揚州兩營河南撫標置舉本各二千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適乃可以法繩完城溶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蜡祠表前賢舊蹟賜

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故民皆感興政教信從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其契立義倉義學拯危濟困不可勝紀用此仁聲義聞播流海內顧公用方久任督府再舉以自代高公東軒以宗程朱志相得總督畿輔嘗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上聞乾隆八年冬十有一月天子特賜太夫人

御製詩及楹聯天下傳爲美談最其生平以與衆人絜度則行既成名既立功業亦有所表見矣而每爲余言其胸中所蘊蓄尚未見其端倪此余所以心孤氣結涉月踰時而不能自克也其入覲初

命巡撫廣東
陛見陳母老不能遠行故有河南之命禦灾捍患日不暇給尙於其際布周官溝樹之法編甲戶以詰盜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德行者爲社長朔月月半書其孝弟敬敏任恤者與其放逸奇衺爲患於鄉里者有司巡問觀察因事而勸懲之行之數月罷民悚惕禮俗丕變而尋內
召始入臺郎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知饒州府事張鍾又以年老命改部司卽日聞前後 愼殊恐羣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

視學三吳首謁東林道南祠舉舊典答諸生再拜凡試畢士旅見皆然頒小學以明程朱本意聞隱士是鏡廬墓三年親訪於舜山薦舉以礪士行既遘疾自知不起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立誠爲本何日中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興盥漱扶杖至東齋郡守入見予嘉銓侍尚爲辨人心道心汗出霑衣請解衣少假息不可扶翊入寢移時危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所述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增定洛學編北學編已鋟版居憂讀禮作從宜錄侍養五年讀三禮筆記及與師友論學語藏於家嘉銓承父學欲繼其志事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朝夕米飲不過一溢淮商致五千金曰大人生不取

一錢今以此賻堅拒之曰受一錢何以對大人之靈聞者莫不感動以爲君子有子矣爭名會一雍正癸卯進士先世山西洪洞人遷保定至曾祖諱先知始爲儒祖諱澤皆邑庠生父諱公溯早世並

贈河南巡撫母李氏庠生諱宗白女

旌節孝祟

封太夫人祖妣某氏曾祖妣某氏

贈夫人妻蘇氏處士昂女以貴

贈未受巡撫時

封而前巡鹽用御史中丞所加級

封一品夫人子二人長嘉銓雍正乙卯科舉人次永銓

早殤次啟銓承蔭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
以人視子所受於天實厚且全而子自視則終其身而
缺然子志方盛道若可達而不假以年有子象賢尚無
恨於幽埏

沈孝子墓誌銘

沈編修淑請假歸踰年以書來曰先大父誌銘先生前
則諾矣卜十月上句兆從敢請又曰淑逮事尚幼事迹
不敢妄述所據旌孝錄及鄉里之公言也按孝子之行
尤著者鼎革時負母而行於野遇盜奪其糒母固不與
盜怒將殺之泣而求代並舍之鄰失火延毀寢母疾方

劇不可以變孝子號痛呼天風反火息毋八十餘疾危篤醫者皆曰法不可治割股以進弗瘳夢神緋衣告曰疾非五藥所治醫淩某在雙林速致之淩至以針達之脫然愈余嘗怪書傳所記以孝感鬼神而得異徵者大抵皆獨行之士而聖賢則無之蓋聖賢之學至於知命而不惑雖事父母亦盡其心與力之當然而止耳獨行之士悲憂感發若焦若熬常欲殉以身命故精氣之積而鬼神爲之通理或然也余生平非所識不見於文惟節與孝則無分於聞見然人之情務崇其親而不度於義則事有傅會增加而非其實者矣故必得其所徵始傳信焉古之能以學行自振者其先世必有潛德隱行

淑年少氣銳乃能不篤於聲利而以養毋治經爲事其志固與衆人異矣淑之終有立也吾於孝子之行信之孝子之行之非虛構也吾邑於淑徵之孝子諱育年九十有四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先世居浙之苕溪十世祖秀明初以平吳功授侍駕親軍都指揮使特進榮祿大夫子永卿承嗣五傳至校嘉靖中爲江南常熟縣福山營遊擊卒於官遂家焉子繁繁生玏玏生文瀧配周氏子二人孝子其長也娶吳氏子六人錫裕庠生錫祚康熙己酉舉人錫祉錫某並太學生錫祐歲貢生錫禧早卒女二人俱適士族淑錫某出也以雍正五年葬於先兆慶安阡側銘曰

歷艱危終坦夷毋及身皆耄期名廣揭後蕃昌所受於天茲乃得其正而常

廣文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澎從容城孫徵君講學河漳義俠著州部君既冠亦好陽明氏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之書而踐行之父歿故舊巧奪其產弗與爭高陽李相國嘗延至京師一日念母謝歸設教於家塾從者數十人每秋冬生徒夜誦燈火相聯聲滿里巷母歿以鄉舉次選正定縣教諭設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服則習射屬府三十二城之士多聞風而至君精制舉業其為教雖以力行為宗而常因文

術以誘進之凡經君指書輒籍于座序升京兆禮部者相踵故爭湊焉其在正定嘗奉檄祠蕭家營水災在事者陰授意以未成災報不爲奪太守命督隆平寗晉諸邑民捕蝗歸報曰民不畏蝗捕蝗合廣下官屢至則苗盡矣一時士民咸載其言余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陽明氏爲世詬病久矣然北方之學者如忠節徵君皆以陽明氏爲宗其立身既各有本末而一時從之遊者多重質行立名義當官則守節不阿如君又私淑焉而有立者也用此觀之學者苟能以陽明氏之說治其身雖程朱復起必引而進之以爲吾徒若嚮嚮焉拔飾程朱之言而不反諸身程朱其與之乎然則尚君

之行者蓋不必以其學爲疑也忠節之後人多與余往還故余習知君之爲人君歿踰年次子惠華奉家子惠榮命來請銘固辭不獲乃述而志焉君康熙甲子舉人官止順天府武學教授以雍正四年六月卒於京邸年六十有五毋某氏世儒家妻鹿氏忠節公其曾大父也子三惠榮康熙壬辰進士黔西州知州惠華雍正甲辰一甲進士翰林院修撰季惠正雍正甲辰舉人女三皆適士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閭之尊行無懌教之行學亦顯惟用不施後昆之遺

程贈君墓誌銘

君諱增字維高徽州府歙縣人也程氏自晉梁爲歙名

族譜牒具存衣冠甚盛至明中葉河南道御史材以名節顯而御史之子孫爲清門御史當武宗時劉瑾不法奏罷中巡按浙江卒於官瑾誣以九廂贓追論合家徙海南瑾敗始歸鄉里予二人曰默曰然先後以禮經舉乙科君爲默五世孫君父自歙遷淮之漣邑歸展墓遘疾屬君方與二弟從師受書聞之冒風渡江舟幾覆相去千五百里六日夜而至而父已歿未逾月明唐孺人疾作遄歸不及含斂自是遂絕意進取漣地窪下母柩在堂水驟漲倉卒號呼與僕一人升柩于木案既而下之非多人莫能勝既營兆域合葬於休甯之孫田山乃移家山陽使二弟學儒而身樵遷家遂饒父族四

毋族三死而無歸者畢葬焉餘皆定其居使有常業設義田義學以養疏族人而聚教之鄉人叩門告請未嘗有難色或急難以千金脫之後更相背造怨謗窮而自解則待之如初由是名著江淮間康熙[redacted]十[redacted]年淮黃汜溢數百里內民皆露處隄上君出家財修邗溝兩岸險工十里總督河道張公鵬翮以聞康熙四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芒稻河

召見

御書旌勞二字以賜先是于清端公總制兩江時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奸人因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因之失人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君進見面陳其奸且指

目擊一二事爲徵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抗敝至此君以布衣得近
天顏者三長子鑒爲浙江糧道攝布政使每以公事道淮揚覲省夾道聚觀人皆以是爲美談詎知君之忱直不欺言人所不能言而不爲威惕如此君嘗因吾友吳東巖見余于河干野寺樸質如老諸生厥後東巖總其門生所爲文隱其名俾余甲乙所取二篇皆君叔子鑒作也東巖乃詳述君之生平而使鑒從學於金陵及余以南山集牽連赴詔獄親故蕩恐不敢通問惟鑒以計偕入獄視余卽此可徵義方之敎而御史之風規所漸摩者遠矣君既卒三十有一年余告歸鑒始以君詩請

序格韻甚老余夙有戒不能爲生破也又五年卜宅始定葬有期來乞銘嗚呼君才足以立事而不求仕詩足以達情而不以爲名其用心爲不苟矣是宜銘君父諱朝聘祖諱必忠皆[redacted]君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某日年[redacted]十有[redacted]以鎏詰封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以鎏詰贈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元配唐氏贈恭人繼室童氏

封恭人鎏唐恭人出次振箕候選知州次銓次鍾庠生亟童恭人出孫三人長揚宗次春浩次某以乾隆十一年五月某日葬君於歙縣之某鄉某原二恭人祔銘曰

議正大府乃風昔之惇誠聞正言而不怒惟聽者之賢明使君而謀仕安能諫隨屈諂以自毀其操行

通議大夫江南布政使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先世浙江秀水人明永樂初遷安州五世祖始爲儒官遂世其業祖若父皆舉乙科教授鄉邑連州比郡秀傑之士多從遊公成童補博士弟子嶷然出儕輩甫弱冠即佐父爲諸弟師學使者課試歷其曹者必公兄弟也而公自視缺然陰與博野尹元孚思古處務檢身制事之學壬辰登進士年二十四座師爲趙公松五徐公蝶園皆器公榜下即充

武英殿纂修時滄洲陳公掌殿中修書事常語余後進

有守有爲者以公爲首故公詣余一見如舊識初授湖北枝江令鄰省大府卽思得公守巖州劇郡旣興郡卽思得公爲監司故論薦者如爭其以黔西州服闋引見世宗憲皇帝卽命赴貴陽以牧守補用其守大定以江西巡撫薦遂命補道府皆前此所罕見也公任官二十餘年皆在西南而勳績尤著於滇黔其爲政急民之病如其私而務以殖其衣食爲本始令枝江修百里洲隄除解餉入川雜派攝饒九道劇去潯陽大孤兩關鋤奠辨誣獄出無辜者七人未數月經略張公以貴州按察使保奏方是時羣苗交煽軍旅四出古州始鎭朱洪文諸叛案以爲非公莫定也公至出入重輕咸稱其情眾

心始安逾年春攝布政使黔地多山狐少穀士兵餉半移調於鄰省民尤貧瘠公奏給工本築壩堰引山泉以治水田導以合洩涉揚之法貴筑貴陽開州威甯餘慶施秉開不數年報墾升科者三萬六千餘畝課種桑募蠶師教蠶出署內所登繭於大興寺繅絲織作使鹽其利開野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聲相聞又以其閒大修城郭廟壇學舍廣置栖流所以收行旅之疾病者益囚食方冬寒恤老疾煢孤之無衣者親課諸生開以立志爲已之學立義學二十四於苗疆蓋惟公志廣而才足以達之故於艱難倥傯中庶政並興而曲得其次序也其尤爲遠近所傳述者公始至貴陽委署威甯府踰

年威甯改州大定改府會烏蒙土司謀叛東川鎮雄附之威甯爲夷猓出入要綰地仍命公馳赴威甯督州牧完守公至城西陣頹舉步可踰乃聚民問米桶實土石層累丈餘然後比次甃築埔堞屹然羣夷縱火牛街鎖去城三十餘里火光燭天公言笑自如日夜爲守戰計賊不敢逼會哈元生兵至賊敗時鄂少保總制滇黔公其所舉任也常以此自喜知人之明張經略引公自助亦職此之由而余與尹元孚平生重公則在志行之不苟方威甯危急公慮賊兵趨大理屬州牧陳嘉會分守大理執其手曰吾死於此分也但遺老母憂賣志窮泉矣及公陳臬於黔苗疆初定方興屯以蹙扼之將吏多

欲以刻急見其能謂此異類勿絕不足惜也丁巳正月望省城大火公入見張經略曰天意如此當設誠修省雖羣苗亦人類也張公大爲感動以申戒承事者公之一於義理而不雜以世情如此昔滄州政績惟著於都縣與攝汪蘇方伯時及踐大府河決武陟以死勤事而功不成海內惜之公之才識與滄州相近而遭遇亦略同自爲三司天下皆望爲大府近十年矣大府多舉以自代而竟終於此然滄州攝監司日淺又不若公之久於其任而實德及人民法垂於後世然則在公亦可以無恨矣公自黔調移安徽未一年會徐鳳水災民流於金陵地非公治也而竭俸賜編棚宮蓋布席以栖災黎

重建陽明書院以實學開羣士其卒也官吏士民皆爲嗚咽生平孝親友弟睦婣任恤仁於故舊僚友不可備書書其志事之卓卓者公諱德榮字廷彥號密山康熙辛卯科舉人

誥授通議大夫生於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卒於乾隆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所聞歲貢生祖諱淝順治庚子舉人父諱鶴齡康熙甲子舉人以公及仲弟德華累

贈通奉大夫曾祖妣潘氏姜氏張氏祖妣王氏吳氏妣鹿氏並

贈夫人娶辛氏浙江分水縣令禹奕女

誥封淑人于四人長策乾隆丙辰進士江南宜興縣知縣次鈞雍正乙卯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銓乾隆甲子舉人皆幸夫人出次簪側室黃氏出女四人孫四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古賢之生各有志事雖遇於時難滿其器與其遇隆而施則匱孰若中閎用有未致公如金玉韞則有輝爭先欲覩眾心所希蹇然當官藹然近人雨膏霑被物象皆新事王立剖光融如煜表裏洞然蠹祛姦伏中經畏塗進退維谷國爾忘身如行平陸誰謂文儒絀於武守持危濟變左宜右有信道不移行身無倚謗譽危言以報知已獲上以誠師中有喜異類同仁德施無比海隅蒼

生望公秉鈺中朝良士佇聆北闕謂乘天休如枹與鼓年未及耆忽焉終古愛已遺民迹當見史無爲公悲公長不死

葛君墓誌銘

江都顧友于兩歲四通書於余皆以葛氏誌銘爲言丁酉七月余在塞上同里胡龍參復自京師以友于之書并葛氏子宏文之狀來且曰子之師書宣先生蓋受宏文之贄田與友十有連而某亦嘗定交焉其乞銘辭甚哀且厥狀皆近事實可知矣願子勿卻也據狀君諱士巽字大生揚之邵埭人少學書少長慨然曰吾見爲士者不遇則羸其躬以及其親奔而第浮客遠宦長離親

側非吾志也因棄書行賈淮南吳楚間果大贏承親之志姊妹諸甥無不資給也兄早卒撫其子猶子兄之子又卒愛其子有加於孫君家既饒因大治塋墓經田疇建廬舍而求名師以課諸子甚嚴曰吾廢學以養吾親今吾無仰於若若甘食美衣而不惴以學且生邪心其所狀大略若此眞其言亦近於古者閭胥族師所書孝弟敬敏者矣予平生非親歿故舊未嘗一與之銘蓋銘者諡誄之遺也古者非貴而有功德不爲誄而諡則雖君父不敢有私焉今於素所不識之人而與之銘設實背於所稱是僞言也於吾爲贅行矣用此謝不爲銘而生恩嫌者甚累累焉今乃爲葛君揅爲之荒念胡顧二

君子誼不宜欺余且以其素行爲質而非徒重其請也
君卒於康熙乙未四月享年七十元配姚氏繼配蔣氏
子三人 女子二人 孫女三人以 年某月葬於某鄉某原姚氏祔銘曰
維君之 求顯於俗 而自得其情 賢爲徵吾與之
銘

劉篤甫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德培字篤甫河南商邱人也劉氏世有聞
人君之父諱伯愚以學行顯君歿之明年其子韋來
省其從父上元邑侯某而介侯以乞銘於余韋之言曰
吾父事親以孝而與朋友以誠其處身也儉以勤其嗜

學也老而不衰少孤所以事晉王母者細大無違先王父之遺文得復出於患難兵火之後者吾父好學求友之力也自鄉州比郡以及齊魯吳越有道而文之士無不交也於書無不好尤篤於詩騷雞初鳴起漱盥端坐誦吟至日夕不倦數十年如一日也故吾父之終也里中士友皆驚悼以爲典型之失焉田君贊仙者中州之賢者也其序君之詩曰篤甫之詩至性之所結也自吾與篤甫交而半生爲梁園之遊夷險悲愉無不共也夫道之不明久矣士非有瑰怪非常之行則不爲世俗所稱道而不知是皆緣所遇之變以生自君子觀之則循循於父母兄弟朋友之間而久不失道者其難倍於偶

然之所發也吾聞明之衰也士大夫雖行過乎中或不能盡出於中心之誠然而無不知氣節之可貴者當北右異中以文章角立爲社而君之父亦起於北方以應之雅爲艾南英楊廷樞諸公所推其後明亡艾楊諸公致命以成其仁而君之父亦捍鄉里之患以死蓋其一時因致化而成習尚者如此然則君之近文章而重氣類其來有自也君卒於康熙壬午十月二十日以癸未十一月朔葬於某鄉某原娶侯氏子三人長韋拔貢生次編太學生次韓邑庠生女子三皆適士人子銘曰

前爲良子後壽者行比於鄉學信友事則未施道可久

龍君墓誌銘

君諱聲振字以成先世江西進賢人邁金陵余里居友其世父老水至京師與其父于路遊君總角余過老水見之門塾中其後余行四方老水客大名而于路官京師不見君者十餘年矣余遭患吾母北上載櫬以從爲關吏所扼置天津踰歲而吾母疾大劇櫬不可致計其費當三十千南昌彭尹作曰于路使粵西其子在是吾爲予語之其半可任也越日君具以來事遂集既而聞之乃貸於金陵賈人也余多年不見君叩曰猶務學乎曰未嚴也曰曾試於有司乎曰爲是北來其不遇奈何曰已棄於京兆矣其貌慤而辭質不異在門塾時余閱世久見齒與余若者其設心及容貌辭氣已不若長老

之篤而後於余者則少異焉又其後則又異焉每以爲非世教之細憂君稚齒而聞父之友之急無難辭其將之也無德色少而得舉無寬容其性負有大過人者而竟夭死嗚呼是豈獨龔氏之慼邪君卒於金陵家人秘之余與于路屢見而不敢言訃既至乃唁而爲誌以歸焉君卒於康熙丁酉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三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胡混叢眾萬而獨秉其英芊乎芴乎遽返乎幽冥吾求之播物者而不得其情

祭君墓誌銘

君諱兆鼎字季重世爲歙西巖鎮人父及伯兄行賈毋

遘厲疾仲出求醫藥君獨在側疾中言動異常人不敢近或叩曰爾懼乎對曰病者吾母也何懼弱冠後爲人賈宣城每三歲一歸省一日心動遽馳歸則母臥疾已三日矣時伯客金陵後二日不期而至叩之其心動就道之日同也其後伯病於金陵君馳視求醫於揚州跪泣於其庭三日始肯偕然終不能療也少廢書讀大學末半行賈後益好書日疏古人格言善事而躬行之其在宣城有畢某負百金所居與君夾河一日託賈事迎至其家將夕命其女覩妝出拜曰君旅居願以女奉箕帚償宿負君奪戶而出則河無舟其人尾而至喻以理且要言所負終不收乃感泣具舟以渡明末鄉里阻饑

君十歲與羣兒樵蘇山中雜聞有果爭取啗獨君不給
視有子華瑞以文學知名與予爲執友康熙丁酉來京
師館余家述其事以乞銘距君之卒十有三年矣蓋徹
佾葬地難購而華瑞貧故久而不能舉也君卒於康熙
乙酉享年七十有三娶汪氏繼娶方氏子二長華瑞次
關瑞早卒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嗟嗟乎君抱儒之質以美其身獨留其文以遺後之人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太夫人姓李氏博野儒生諱宗白季女也少時聞父夜
讀書即能暗誦年十九歸贈公七年而嫠子會一經書
皆太夫人口授自贈公之沒逮會一未遇家窶艱勇始

老父母衰疾無子養生送死不惟心瘁力殫資用半手所拮据自會一出守襄陽至開府河南所以忠國利民濟艱銷萌拯凶饑正禮俗不惟朝夕訓誨且多出於太夫人之規畫會一之守襄陽也三攝荆州九赴鄂城每遇水旱太夫人必蒐烈日甚雨中家眾恐致疾羅跪挽掖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雍正九年荆州都統將兵西征命造浮橋吏民惶急太夫人曰凡人必曲致其情而後可以理喻會一從之乃次第以舟渡時又調緑旗兵馬會集襄陽供具夙辦軍憲而民不擾未幾移守揚州襄陽樊城宜城並建賢毋祠不可抑止乾隆四年聞歸諸郡大水會一懇陳民瘼流民所至命有司隨地廩

給而籍之踰歲資送還鄉無一流亡於他省者民皆曰
豈獨大府之明太夫人為吉民廢寢與餐大府安得不
竭心與力乎始會一入覲已
命攝廣東巡撫以母老不能赴任辭遂改河南及自河
南內
召授副都御史未數月聞太夫人疾乞終養得
俞旨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春
特賜太夫人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時爭傳謂前古邀
此異數者亦罕云會一雖洗手奉職而自遷兩淮鹽運
司晉巡鹽御史秩賜皆豐太夫人節儉治家嚴子婦非

請命鉢金尺帛不得專取亟蓄以待大用其在官中救水火之災給師旅立營倉置舉本以恤卒伍建禮祠修橋梁津渡施濟窮民見治所德政碑家居睦婣任恤分田贍族立義倉義學以及道路倉卒拯救急難具載會一所編年譜余前已大聞見錄賢毋類中而太夫人卒會一復以狀介余族子觀承請銘余苦辭之難更設也既而思之古稱女士謂女子而有士行也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今之士實抱此志者幾人哉而太夫人則志興事皆有焉故更摭前錄所未及而敘論之俾吾儕有所愧恥而興起焉太夫人雖通文史而不爲詩辭其在廣陵憫民俗怙侈縱逸由近鹽多商作女訓質

言十二章以劼毖之每閱邸報至
聖制惇大必三拜稽首以慶羣下有讜論討謨亦再拜
稽首偉哉淵乎其宅心也用此覩之則所見於行事抑
又其淺焉者矣始贈公沒將卜於祖兆族人臨之太夫
人泫然曰宅東有田孤嫠便祭掃遂定竺是爲東章新
阡越五十有一年而太夫人祔焉贈公諱公弼卒於康
熙三十二年六月朔日年二十有七乾隆二年
詰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太夫人卒於乾隆九年七月
朔後一日享年七十有八
誥封夫人祔以十一月十一日孫男三人長嘉銓雍正
乙卯舉人次永銓殤次啟銓承廕女孫二人銘曰

古之貞婦守節閨房夫人義事實播家邦古之賢母義方是帥夫人德心曲成民物克已裕人恩周六親禳災弭患誠動鬼神九重褒嘉萬眾稱美福德之全在古無比天實光啟以昭女儀豈惟女儀志士之師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宛平人大司寇韓城先生繼室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縉之母也夫人之卒苞以門生郎事喪所讀先生所述夫人之行盡然增哀敬先是夫人遘疾類瘧及先生得末疾夫人舍其疾而惟先生之疾是憂遂浸加至不可療苞居先生之門最久而親族姻黨道夫

人之賢如一口蓋不獨家事治其輔成先生之德義有爲行述所未及者夫人既卒數月而先生病不能興苞每往視疾未嘗不傷先生之衰因而不獲夫人相左右也及先生歸田逾歲而疾漸平視聽不衰喜過余望而又痛夫人不獲與先生偕老而從容於林泉也丙午秋縉以書來徵銘乃質言而係以辭夫人卒於雍正元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二長子綖元配李夫人出與縉同登癸巳甲科女一適士人孫四長祇公早殤次民先嗣綖次立先次因先俱縉子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起家編脩惟禋之綏作嬪賢達惟德之宜生有令聞女

婦所儀沒有遺施君子所悕年逾六甲子姓茲茲兆云
孔安庶無顧思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銘

淑人江西南昌人明兵部侍郎元鼎之女
清故禮部尚書諱振裕之妹工部尚書熊公諱一瀟之
妻翰林院編修本之母也母朱氏號遠山夫人以詩名
淑人幼稟母教好讀書識大義而不事吟詠其繼室於
熊熊公已貳夏官矣尋遷大司空會淮黃閒議有與作
奉
命往視既行數日或因戚屬以重貲叩門曰中途既與
公成言囑家人驗受淑人曰此詐也速持去少延當執

送法司蓋公素方嚴中立不可脅持故操事構門戶者欲假是以相傾也其後公卒以視河罷官久之聖祖仁皇帝具見其表裏復召用公再長冬官以疾告休時人皆多公能勇退而意之決半由淑人余與本爲同年友公歸流寓金陵特重余余時過從淑人使人進飲必會余寒進食必會余飢余遘難在獄踰年本自天津再至京師候於獄門外曰子毋憂天子仁聖予之罪及遠投而止耳吾毋已罄衣裘使持而來爲予道齎矣用此觀之凡本所稱淑人以大義佐公及幼事父母治家教子曲得其次序皆無溢美可知矣淑人之沒也本適游秦中而淑人留京師余嘗拜於

北堂既彌留入視於寢迫公事未得與殯斂越十有一
年本自金陵以書來速銘曰葬有日矣嗚呼余忍不銘
淑人卒於康熙壬寅年七月望後三日享年六十有三
長子大彬及女四人皆前淑人魏氏出淑人視之不異
於本大彬子學熹學烈本子學鵬皆登甲乙科公及魏
淑人先葬異壠各有誌淑人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
於某鄉某原銘曰

淑人之生顯光尊遂乃遇則榮而躬實瘁少罹閔凶心
摧考妣歸妹慾期年踰再紀翼翼熊公共恪袠著淑人
櫛縰鷄鳴戒曙公在林泉士友時式淑人治　夜分莫
息每視公疾無昏與晨巾帶不弛涉月兼旬既艾而蔑

且屯且邅有子早達方陟而顚惟是仁賢履艱益著茲銘不磨終古有譽

謝毋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五十七年夏四月余將行塞上妹夫謝天寵聞其生毋王孺人之喪泣而言必得誌銘乃歸孺人之歸謝氏也年十有八其卒也六十有一而爲嫠者三十有六年始新津縣令謝君仁聘孺人爲側室踰年而嫡死遂攝內事自孺人始歸新津君已遘心疾惑易無常孺人與生三子一女皆在憂懼中自新津君沒家益落諸子皆窶艱孺人有弟容死於非命積軫鬱攣發於乳醫者求索不稱意投惡石以反之遂成錮疾二十餘年不

嫠計孺人之在謝氏自少而壯而老未嘗有一日恬安其恂慄自苦不獨以爲夔也往歲孺人六十天寵歸爲壽舊所患艮滅其家人之計云乃者孺人時自寬食飲有加其疾以卒旬日閒事耳嗚呼此昔之仁人所以不肖一夕離親而宿於外也天寵之依余於北也以余北遷女弟御吾母以行乃用此不得親母之含斂以余之恨於天寵固不能已於言況重以孺人之節乎王氏江甯故家其先世有官指揮使者孺人卒於二月十日以某月某日祔於新津君之兆在江甯縣某鄉某原銘曰命之憚節以亨載此貞名尚何憫於其生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呂氏自明大司馬忠節公家法爲中州士大夫宗而奕世多賢媲人少司農坦菴公未與余相見卽因吾友崑繩通問以索交及余與宗華同會試榜光祿好余尤篤由是兩支子弟往來京師鮮不過從而意相鄉者乾隆二年春岳池令憲曾以毋王夫人狀因宗華以求銘夫人司農繼室也始歸憲曾將冠而宣曾生五齡新喪其毋女子子五人去逾旬而司農之官甫鄉夫人居守撫慰勤恤男女長幼咸安焉其後憲曾再喪偶遺子女數人夫人鞠育一如宣曾及諸女弟而兩女早出室者皆寡外孫窮無依爲紀衣食月要旬致延及支庶夫人薨司農仕宦數十年諸子皆通籍而夫人所出守曾尤早

達顯榮爲奕乃世所謂難逢而可羨者然其拮据勞瘁視貧家婦有甚焉守會爲宣化太守憲曾令岳池每戒之曰汝父常語家人居官而求便於身則不便於民者多矣又曰吾私親兄弟各食力無憂寒飢毋以我故餽遺惟妹適陳氏者及憲會舅氏甚窶艱勤周卹可也買婢而還其家不責以值者凡三人其一太父爲諸生立遣之父母不受曰還則孥矣乃善養視歲熟而歸之嗚呼信如憲會所述古之所謂婦順者其備乎詢於宗華曰是吾先人家法世毋敬帥而行之者也惟始至吾家曲藾隱愍有人情所尤難者狀蓋未之能具焉嗚呼若是則銘其可辭王氏河南新安人父養林鄉里稱長者

母牛氏夫人其仲女也司農爲僉都御史
誥封恭人
今上御極覃恩自齒朝以上均得以父職官所極品階
請封遂晉夫人以乾隆元年正月疾卒享年五十有五
長子憲曾前夫人徐氏出康熙戊子舉人次宣曾王氏
出康熙甲午舉人次守曾雍正癸卯舉人甲辰進士授
四川驛鹽道按察司副使以夫人疾革未赴任孫男八
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女敎之明嫡媵恩隆同氣之愛下型於所生及俗之傾
繼室有涼德而父子兄弟咸不得其情有碩夫人秉德
之貞盡室和睦有孚以光亨及而雲仍家則是承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銘

宜人姓王氏孟津王文安公諱鐸之孫太常寺少卿諱無咎之女明大司馬忠節公之孫婿監察御史贈僉都御史諱兆琳之子婦光祿卿諱謙恒之妻承曾光曾耀曾之母也年十五歸於呂幼稟母教通詩禮其爲婦宗婦之長者皆羨焉其爲母宗婦之少者皆師焉與光祿相愛敬以成厥家族姻鄉黨有述焉余爲耀曾同年友而光祿信余最篤以文學禮義相正嘗語余曰吾生平無媵侍或疑吾妻不能容非也家事治子孫成行吾自謂可無此耳宜人與光祿生同年卒後一歲爲夫婦者六十有一年逮事舅姑並越二紀子三人伯仲舉乙科

耀曾歷官四川按察使所至獲民舉孫曾繩繩耳目髮齒至耄不衰卒之日言動如平時以余所聞見婦人之德與福兼茂與宜人匹者宜人生於順治十年六月卒於雍正七年十月余既誌光祿矣故予姓咸屬不具銘曰

曰豫曰豐民生所善布列六位戛虞過半有碩宜人得天獨贏美合令終爲咸爲恆族姓素貴夫家世隆所儀則賢盡室融融上學勇姑下儀子婦有孫有曾康强壽考在生疇榮考終相次懿此幽宮永蘄世嗣

趙孺人翟氏墓誌銘

孺人姓翟氏涇縣趙贈君濬之繼室御史壽黎之母也

少歸贈君順於姑宜其家人家素封執婦事如寒素其後中落處之泰然前孺人左氏子一女三孺人子女各二數十年無閒言姑既歿迎姑之女兄於家忠養久而不怠贈君歿盡蓄藏以付長子預俾秉家政預爲縣令浙東青黎人翰林迎養於京師乾隆八年夏孺人思歸少子希文侍五月朔日於潞河登舟是月晦前二日遘微疾卒於德州舟次青黎悔痛再以書請銘述孺人勤家教子語甚詳兼及贈君義事余按銘者誄之遺也非於德於功於言有立或有奇節義烈無以舉其辭據狀孺人乃履順而持家有法度者贈君則富而好行其德於法尚未可以銘然及吾門者有所祈嚮而可信其操

行之終不迷靑藜其一焉古之人善善及其子孫況父母乎放援斯義而爲之銘使靑藜知成親之名在自敬其身而後此所宜自奮厲者甚重且遠也贈君貢生候選訓導預邑庠生以薦舉知浙江餘姚嘉興二縣靑藜壬子中順天鄉試丙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編修改江西道御史著直聲希文丙辰中本省鄉試女五人皆適士族孫八人翟氏邑舊族孺人生於康熙二十三年卒年五十有九以某年月日祔於贈君之兆在某鄉某原銘曰

爲婦爲母可富可貧以睦以姻內和外親貴而思約老而益勤德言諄諄孫曾永循

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五十八年冬吾友朱君履安嬰疾沈痼動息不自由余心憂之而竊喬其有良妻余里居時過履安食飲盤匜枺器必潔修而家無女奴今履安疾雖困孺人左右焉必能自苦以適履安踰歲而履安以書來曰吾妻死矣吾憫其生之勤也欲丐子文以列幽墟且子在難吾妻能與吾同憂其垂死時吾謂必得此於子矣昔辛卯之冬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下江陰縣獄同學二三君子朝夕會履安所履安或以事出諸君子頻去來孺人必先爲具以時候問無使渴飢方是時大府命吏迹與余往來者甚嚴一日縣令以他事入履安門巷或告

曰履安亦相隨入獄矣孺人驚悸成疾久而不瘳今其死猶緣故疾動也嗚呼余以昏愚不能自敬戒以卽於罪戾而累於朋友一至此乎非孺人旣死而履安自言之余不知也履安徵銘之書一歲六七至旣而曰速爲之及吾之見也余心隱焉夜不能寐晨起而志之孺人姓王氏江甯縣人享年五十有五子三人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長子老身苦辛以有年疾則莫養而死獨先命乎命乎永賁志於窮泉

許昌禎妻吳氏墓誌銘

康熙辛卯九月歙縣許起昆持其母行狀因吾友吳君

東巖來乞銘東巖於其母爲族子而狀卽東巖所作也余既許諾踰月而被逮又二年出獄東巖適在京師復以爲言余曰吾非敢負諾責也恐爲僇人其言不足以列幽墟曰子淺之乎視許生也固復以狀來諗觀之辭達而事信余無以易焉因述其語而係以銘狀曰爲人婦而以衰絰終其世者惟吾族姑許節母節幼時父客死輿櫬歸衣衰泣血哀動族黨年十六歸同邑許昌禎入門姑寢疾已六月餘矣厥明卽解妝侍湯藥動息扶將姑將瞑泣曰吾生不與若久處吾魂魄猶相依居姑喪與祖姑臥起祥禫畢踰歲生男未彌月夫驟病强起在視足弱常匍匐戶牖間夫不起卽絕食飲祖姑泣

納兒懷中久之乃乳兒居無何祖姑卒依繼姑繼姑又卒其生而忠養死喪以禮一視姑節毋疊遭閔凶及繼姑死益自傷嘔血寢疾數歲而卒年四十有三其歸許近三十年爲嫠凡二十三四年而服苴營及羣喪不下二十年艱貞苦恨自節毋而外蓋未之見也卒之後家人啟篋笥嫁時衣物如新蓋終其身未御云起昆爲邑諸生以文藝稱於時僦行身謹飭東巖云皆節毋之教也以某年月日奉母柩合葬父墓某鄉某原銘曰

繄焚三世嫠仔肩病姑呻吟兒欒欒死之不得生憂纏天以白襮祿貞賢蛻此短晷何恨焉

高善登妻方氏墓誌銘

四川夔州府學增廣生梁山高善登妻方氏工部主事諱登嶧之女己丑進士式濟之妹也於余爲妹之無移服而未遠者工部居近吾家式濟童稚視余如嚴師至其家必從問經書古文妹常在旁高氏故華族流寓金陵甚貧妹歸不逮舅姑能忠養祖姑兼奉尊嫜之養自工部父子以家禍謫戍黑龍江族眾北徙善登僦口四方妹獨持門戶忍飢寒課子吾宗在金陵者或窶艱自顧不暇或不相往來惟歲時一返余家視道希兄弟如近親喜憂必告時通有無然逾時閱歲必歸之以爲信不可曲止其後年餘絕無假貸道希兄弟時候問門者每以他出辭入視戶果外鍵旋正己酉秋疾既亟道希

始聞奔視臥蒯席別無覆薦惟少子在側急購衾茵進藥物越二日而卒老婢曰年來以假貸不能歸衣敝履穿戒姪輩至卽鍵戶堅辭曰無爲使忡忡也時長子允從父歸西川應鄉試道希道永道章親含斂以書來告嗚呼先王制禮小功皆在他邦加一等其此故也夫余與道希兄弟悔痛不可追矣然其性行之艱貞不可使終泯也故質言之俾異日以窆於幽宮妹諱敷年五十有一子二人允乾隆元年

恩科舉人暉縣庠生銘曰

假而非女士遭變砥節志事當如何吁唏乎隱慼而莫之恤惟生者之瘥

贈孺人鄒氏墓誌銘

孺人姓鄒氏友人余東木之妻學子炭之母也世儒族家宜黃之潭溪幼通詩書流覽傳記　本垂髫以試事過潭溪孺人之父偉其容貌請於親字焉及嫁宮事無違婦姆皆宜之暇時喜吟詠姑止之遂不復爲炭雖歯經書皆孺人所授東木爲諸生歳授經鄰邑孺人紡績苦辛勤養及成進士館選入

上書房課讀而孺人卒於家始炭之從余遊也能倍誦十三經絶意進取思力踐古人之學既而以族人陵侮就有司求試舉於鄉及母歿痛生養未致請余爲銘幽之文余告之曰非文之難而義無以立之難姑舉之毋

高論曩予能定心廣志而學有所成則亦如曾氏輩銘其毋者得據以爲辭矣雷同敘次婦事之常覽者欲臥將焉用此孺人既歿且十年屍以余卜宅改葬先祖塋亡兄弟自京師跋涉來承事必得余文然後歸乃舉其崖略并述前言使屍怵然於往不可追而來者猶可自奮厲也孺人卒於雍正癸丑十有一月年四十有二以乾隆元年

覃恩贈孺人祖閭鄉貢士湖廣臨武縣令父用揆國學生子二屍王子舉人光縣學生女二俱幼以某年月月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夫之榮命不延名彰徽在子賢銘爲德輿使國人稱願

是爲君子之毋褒與光與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二

墓表

季瑞臣墓表

先生季姓諱熙字瑞臣上元人明季諸生教授里巷閒卒年七十有五有子咸若與余爲兄弟交庚午春余弟楸塗疾革余體氣忽變常先君子命避居野寺咸若有弟卓夭與余相憐也招至其家館余于門側小室而先生授經南堂家無僕婢傭農家子未成童每質明先生起視童子掃除室堂庭階捧盥設酏粥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傭者亦自得其爲僕焉顧閒學子至受業以次師爲師焉弟子爲弟子焉薄暮移坐階下延咨語咸若授

徒歸進果蔬酒漿漏鼓移乃罷父爲父焉子爲子焉咸若之妻常侍姑至余家左右扶將姑爲姑焉婦爲婦焉昔程子嘗歎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盡其分者之多而余觀詩書所稱以及周官戴記所陳述每思古者教化備而禮俗型無貧富貴賤男女少長各得其分而性命之情安當其時旷庶之家法後世士大夫有不能守者矣因欲爲文著所見于先生父子閒者以示鄉人而未就也越三十年至今庚子咸若來徵銘乃揭前事以表于墓先生于書無不究覽尤深于易數而未嘗與人言嘗以愚子詩覩先君子然後知所得於詩亦有過人者楊先生鹿園金陵奇士也於時人概不快意獨與

先生爲寂寞交先生寡語言終日溫溫獨時與楊先生扶杖矯首郊野則劇飲縱談大樂或樂未畢而繼之以哀咸若云先生卒于康熙壬申妻某氏卒于康熙壬辰以某年月日合葬安德鄉獨樹山之陽桐城方某述

萬季野墓表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公公既歿有弟子曰黃宗羲黎洲浙人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爲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于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

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豫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吏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翺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

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于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

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于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宮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遍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

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宜修之史舍卒而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為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否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為吾更擇能者而授之季野自志學即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墓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藁及墓書遂不知所歸余迺遠輒輟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既未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臥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

行清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歿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欲赴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莫由敘列而獨著其所闡明于史法者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梅徵君墓表

徵君姓梅氏諱文鼎字定九江南宣城人也康熙辛未余再至京師時諸公方以收召後學爲名天下士負時望者皆聚於京師而君與四明萬季野亦至季野浙之縣君子也君亦不事科舉有年矣余詫焉皆曰吾懼獨學無友而虞以成所業也季野承念臺劉公之學自少

以明史自任而兼辨古禮儀節士之欲以學古自鳴及
爲科舉之學者皆輳焉旬講月會從者數十百人而君
所抱厤算之說好者甚希惟安溪李文貞及其徒三數
人從問焉君常閉戸殫思與吾友崑繩北固遊時偕來
就余而余亦數相過乃知君博覽羣書於天文地理莫
不究切得其所以云之意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
人北固嘗與同舍館告余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
君猶篝燈夜誦味爽則已興矣吾乃今知吾之玩日而
惕時也其後李文貞以君厤算書進呈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於德州行在所
命坐賜食三接皆彌日

御書積學參微以賜於時公卿大夫羣士皆延跂願交
而君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又數年壬辰
詔開崇養齋修樂律厤算書下江南制府徵其孫穀成
入侍律呂正義成驛致
命校勘辛丑夏厤算書成穀成請假歸省逾月而君卒
時年八十有九
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紀其喪爲營葬歲由是世士皆榮
君之遇而嘆季野獨任明史而蔑由上聞丙子之秋余
與季野別於京師即豫以誌銘屬余及余北徙而季野
卒於浙東過時乃聞其喪爲文將以歸其子姓叩之鄉
人莫有知者而穀成與余供事蒙養齋爲昵好自徵君

之歿閱月踰時相見必以銘幽之文爲言而衰疲日以
底滯既不逮事乃略敘以列外碑梅氏自北宋家宛陵
徽君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世有聞人自徽君爲族長
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
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甚痛君歿赴弔哭失聲父
士昌隱居治易春秋母胡氏子以燕癸酉舉人君及妻
陳氏以穀成貴
語贈如其官階所著厤算叢書八十六種勿菴文集若
干卷筆記若干卷惟平三角舉要弧三角舉要環中黍
尺壅堵測量筆算厤學駢枝交食蒙求七種厤學疑問
三卷李文貞鋟版行于世

田閒先生墓表

先生姓錢氏諱澄之字飲光苞大父行也苞未冠先君子攜持應試於皖反過樅陽宿家僕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先君子驚問曰聞君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觀所祈鬱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荅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爲不肯者久之因從先生過陳山人觀頤信宿其石巖自是先生遊吳越必維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語連夕乃去先生生明季世弱冠時有御史某逆閹餘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扳車而攬其帷眾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

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奔脫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顯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當是時幾社復社始興比郡中主壇坫與相望者宣城則沈眉生池陽則吳次尾吾邑則先生與吾宗逸山及密之職之而先生與陳臥子夏彝仲交最善遂爲雲龍社以聯吳淞冀接武於東林先生形貌偉然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閒治諸經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所著田閒詩學田閒易學莊屈合詁及文集行於世先君子閒居每好言諸前輩志節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見惟先生及黃岡二杜公耳杜公流寓

金陵朝夕至吾家自爲兒童捧盤盂以侍漱滌卽教以屏俗學專治經書古文與先生所勗不約而同爾時雖心慕焉而未之能篤信也及先兄翻然有志於斯而諸公皆歿每恨獨學無所取衷而先兄復中道而棄余每思父兄長老之言未嘗不自疚夙心之負也二杜公之歿也苞皆有述焉而先生之世嗣遠隔舊鄉平生潛德隱行無從而得之而今不省之軀亦老死無日矣乃姑志其大略俾兄子道希以告於先生之墓力能鐫之必終碣焉乾隆二年十有二月望前五日後學方苞表杜先生蒼略每言白楊左罹禍范陽三烈士聲震海內一時名士爭思奮死以立名義因道錢先生爲眾所摧挫巡按其始事也余以巡按終不作難爲疑杜先生亦考知其詳洞卽之白麓先生去御史臺文峯苐督學難之曰

心欲甘心焉則人告其言其所以乃止因歎諸生年禮而巡按不敢自治督學畏清議以忤同官一代風教所積於斯可見然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而子產以爲師管仲立嘖室之議則其氣象不可復見矣臼麓職之子也諱中發於余爲諸父之無服者繼塗山以詩名吾鄉孝謹覽厚其言信而有徵故并記之

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

公諱勉字素裘先世閩之莆田人明季避倭亂移家京師入

國朝以拔貢生知同州又知光州遷紹興郡丞官罷流滯江南僑寓棠邑留稼村往來金陵與吾宗故老塗山及黃岡二杜公遊見先君子詩許以吾母繼室及先君人贅公客死踰年矣苞兄弟三人馮氏姊鮑氏妹皆生於外家苞幼多疾吾母中夜爲摩腹及屆時道古記及

外祖父母舊事以移其心苞耳熟焉公少窶艱歲祲不食者二日矣中貴人或以文請餽十金不應故人聞而義之翬繼粟焉由是知名保定總兵賀某以禮致幕下嘗爲賀單騎入山寨諭寇出降代治兵凡麾下將吏皆聽部勒爲紹興司馬邊海寇攝蘭山令平天台山賊功不得御而以阼勢家罷官崇禎末公父以展墓懸閭閫中絕音耗公在同州聞閱邦歸順即具文大府監司乞解官求父數月中固請至再三會訃至乃止具他庸行不可殫記外祖母林宜人苞猶及焉篤老浣濯縫紉不百休旬日必燻湯沐苞兄弟苞疾摩腹及足與吾母遞在宜人卒苞四歲矣葬以昧但墓距村一里而近盡室

皆往苞忽驚寤裸跣而趨葬所大驚吾父吾母及會葬
人猶昨日事也自先君子歸金陵余奔走四方惟弔叔
舅之喪一至外家其後叔舅之子伯舅之孫並移家金
陵各餬口四方封樹無主常思爲買墓田數畝屬耕者
以守之顧自念大父叔父母兄弟皆既葬而起攢妻嫂
暴露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何暇及外家之邱隴乎今
衰病日劇感念往事不容於心乃略敘吾母所口道以
歸叔舅之子以誠使碣焉據行狀及德政碑載公質行
宦績甚具而概弗採著不敢傳疑以溢美於所尊禮也
伯舅聖穆以奔喪卒於光叔舅敬儀客死於淮衛者皆
曰葬地則然嗚呼悕矣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公諱橚字崑麓山西太原府保德州人祖諱名武明崇禎末流賊寇開封力戰死之贈右都督父諱宗呂順治壬辰進士公性沈毅忼慨有大志少孤貧致勤于文學而不欲以文士自名既成進士久之授麻城令年五十餘矣自縣令六遷而至吏部侍郎其令麻城也未三年而入爲行人踰年擢戶科給事充己卯江南鄉試副王考未返命遷鴻臚寺少卿提 督浙江學政既事赴闕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六日遷 副都御史踰年遷工部右侍郎兼攝刑部右侍郎事 吏部右侍郎時天子鄂公甚殷天下士皆想望風采而公遽以疾卒公

始之官以車一乘僕二人麻城故壯縣訟獄紛綸盜賊數起公至逾月不出一令邑人大驚其老鈃宿豪皆曰令如虎方病未可測也平時訴縣庭者日數十百人公為期五日一收告令訟者立堂下次第傳訊每就單辭摘發其隱私立責而遣之自是訟期求直者乃數人耳功令凡劫盜不時獲守土者奪官用此吏皆諱盜而苛責被劫者誣污拷掠困辱過于失財由是被劫者例以竊報雖捕獲終無死法苟置之死監司以上轉得持短長由是盜益逞民益蹙公始至盜發即持卷詣大府曰此劇盜也雖以竊聞獲必殲焉大府許諾獲九人即日杖殺其七餘繫獄中自是終公任境內皆寃哭公之按

試兩浙也舟行過北新關吏難之公怒使告曰吾行
裝具在果有私財速揭報不者吾奉
天子命按試諸生而若以賄要商民困可知矣吾止此
今拜疏入告司關者大窘躬至舟次謝罪請行自是所
至有司貪縱者畏公如大府公自戊午舉于鄉即以文
名京師至乙丑始成進士待選又十餘年學使者爭迎
致嘗偕山左劉公木齋至江南刮除舊習南士爭先學
古己卯榜揭不遇者皆頌公之明浙東西建督學祠春
秋時祀至今不廢者惟公及顏編修光敏耳公平生雅
不欲以文學知名而所表襮大抵皆文事其給事戶科
未數月而有江南之命返自浙始列于九卿而疾作矣

所欲自見於世者概不得設施此余所以深惜於公而又不獨爲公惜也余始見公于督學苑平高公使院高以國士遇余公實啟之及公主試而余適爲選首例執弟子之禮以見公三辭曰此世俗之淺意也子不見顧涇陽孫柏潭已事乎余對曰吾不敢爲世俗之所驚也且始見時公年長以倍矣然公每接余周旋談笑必雜以朋友之禮與辭癸未仲夏見余于廣陵一夕酒半自述中歲窶鄙血氣早衰而憂後嗣之弱余愴然心動蓋自是不獲與公再見矣余聞公喪以老母衰疾未克赴弔無何而身及于難忽忽至今念此生終不獲哭公于墓道乃述所親得于公者以爲表而歸其孤其行身處

家涖官之詳無所考驗故信以傳信而不敢有溢美之言然即余所知之一二亦足想見公之爲人矣公卒於康熙甲申十月年五十有八以丙戌十月朔後二日葬于州西理賢陵前夫人李氏祔後夫人呂氏子宏焯康熙己亥秋九月朔後四日江東門人方苞表

工科給事中暢公墓表

故工科給事中素菴暢公與故戶部侍郎將樂廖公蓮山同爲縣令江南所治鄰接志相得康熙庚午爲鄉試同考官文皆互閱廖公於公房見苞文大異之公亦稱善交論力薦雖卒無成而一時以爲美談廖公官江南及京師久苞時得從游而公終身僅再三接雍正六年

秋公之孫俊以父中掄命請表墓距公之歿十有七年矣公始令祁門詰豪蠹卻水碓私餽禁里下雜共及補稷山偏介關寇會
大師征噶爾丹有司按地徵餉及凱旋議給散少需緩民大閱前令惶急公出諭卽以充正賦乃安堵辨死獄既成者二革積弊十六條邑故荒殘蔡村陽平東西衛逃亡尤眾公招徠給牛種而緩其徵歸者相踵鄉鎮水道及市集爲鄰邑豪奪者盡復之稷人里爲祠歲時聚拜康熙四十二年行取補禮部主事尋擢工科給事中方欲有所設張忽中風瘅遂告休公友弟蜀于鄉事繼母誠孝奔喪慟絕數日後始知次子新喪嗚呼觀公之

質行卓治信可謂修飭之君子矣然非後求表而以鄉人崇祀之籍來雖久故如苞亦未之前聞也昔李翺會韋嘗歎魏晉以後文字曖昧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跡亦闇鬱而不章而余考韓歐諸誌銘其親知故舊或以小善見錄而眾載其言用此知沒世之稱亦有委有不委焉廖公治休甯及居臺中列九卿皆有聲惜余從遊時未叩其詳後各分散道里遐遠喪紀莫通獨居私念未嘗不以自咎也以余恨于廖公之無述則後之請又惡可得而辭公諱泰兆河南新鄉人康熙乙卯舉人已未進士卒於康熙五十年三月十七日年七十有五祖諱四肢庠生父諱策順治丙戌舉人通經喪祭一遵朱

子家禮母王氏繼母王氏妻某氏子三人中振中擢附學生早卒中掄及俊皆學生次孫子熊雍正甲辰進士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孺人某氏祔

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雍正六年春江西布政使湛陽王公以左副都御史徵秋八月至京師進見首言巡撫某治尚刻深數語屬吏方今時勢豈藉醫藥安調榮衛古方無所用之壹以猛毒攻勿問何證僉吏皆遵信恐爲赤子憂

天子感焉立檄某迓訊而擢公工部右侍郎尋改刑部某至曰臣在江西事從嚴律從重欲恩出自上耳

天子震怒曰朕何自知爾用心若此且如爾所不奏而

施行者何闇斯言使我戰慄汗流浹背立落某職而
逾戒內外臣工當是時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自畿甸
達山陬海隅莫不扑蹈相慶誦
天子聖明公亦以此名聞天下而自人臺府即病痞寖
深寖劇竟卒於邇歲之冬公始爲庶常貧不能舉火閉
戶誦經書不習課試文字用此散館復留教習三年然
以爲哈而余獨意其有以爲及雍正元年改御史巡城
有大豪殺人巧脫而以他人抵獄成於九門提督隆科
多諸法司相視莫敢異同公抗言以爭卒免之轉吏科
都給事出爲湖北督糧道遷江西布政使所莅必詰姦
盡除弊政其在江西大府方以威嚴率下百城蕩恐公

獨謂謂支柱其間吏庶而民依焉公疾既篤嘗語余曰
吾自計莫如死宜吾晚而通籍祿祿翰林中又十餘年
及出爲監司動制於長官齟齬掣曳今驟叨
恩遇列九卿而天扤我不能旬月供職舉生平所學少
自達於
明天子欲告歸則非其時賴寵懷祿以負宿心靦洁議
吾身一日而生則吾心一日而死不若身死爲安推子
知我非貌言也公嘗與王徵君爾緝講學灃川自少至
老未嘗一日去書癸卯以前有日省錄反自江西詩說
成既遘疾夜不能寐輒思尚書疑義旦伏枕爲草竟今
文二十八篇平生祿賜必於官中盡之以賑凶饑修城

垣學舍家無一椽一畝之殖死無以歸其喪先卒之三月自爲挽歌而以誌銘屬余余爲文不可以期恐不逮事與其子穆議更請於高安朱相國既成葬乃表於其墓之阡公諱承烈字巽功康熙乙酉鄉試以五經爲舉首己丑成進士年六十有四其葬地及先世名跡考妣妻子戚屬誌具矣

朱字綠墓表

余之交未有先於字綠者康熙丙寅歸試于皖先君子攜持以行儕輩間籍籍言宿松朱生因從先君子訪字綠於逆旅辭氣果不類世俗人將返金陵遂定交字綠父事先君子而余兄事字綠是歲字綠以選貢入太學

海內知名士皆聚于京師以風華相標置獨字綠褐衣布履行行稠人中時語古文推宋潛虛語時文推劉無垢字綠見所業遂歸讀書杜溪及壬午再至京師聲譽一日赫然公卿閧二君若爲小屈焉遂連舉甲乙科入翰林館中先達皆嚴憚之歲丙子余有事故鄉而字綠適客于皖丁丑戊寅歸休于家而字綠適授經金陵癸未丙戌再赴公車而字綠皆在京師故平生執友相聚之久且密未有若字綠者字綠强記文章雄健尤熟于有明遺事抵掌論述不遺名地其客金陵先君子每不自適輒曰爲我召朱生字綠體有臭夏月尤甚然每與先君子酬嬉終日解衣盤薄余兄弟左右其間不覺其

難近也始字綠歸自京師築室其邑之西山名曰杜溪將著書以終老焉其再出也以家貧多累又自恃體素強齒猶未也雖遲之數年未為晚而竟死於蠱既遘疾半歲中四以書抵余未嘗不自恨也字綠識書以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京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某鄉某原子二長曉淳樸能家事次曙志承其父學幸卯八月朔日方苞表

汪武曹墓表

君姓汪氏諱份字武曹長洲人也康熙丁卯戊辰間吳中以文學知名者君與常熟陶元淳子師同邑何焯屺瞻皆與余遊當是時崑山徐司寇常熟翁司成方收召

後進其所善名稱立起舉甲乙科第如持券然二君皆吳人素遊其門而自矜持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蓋其曹不與館選君及屺瞻屢躓于舉場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後屺瞻交絕於二家而徐尤甚至辯訟於大府子師與翁亦忤惟君無違言君容氣靜以和而性實恬直遊太學時嘗與益都趙贊善執信會廣坐中趙年少志得負名稱傲倪一世自公卿以下皆畏其口坐人或為所陵不能堪君忽憤發面斥數罵趙雖交訌而氣實為之奪平生遇要人常避遠而時出正議以繩公卿負民譽者用此薦紳士類頗隱憚之余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廣山錢受之嘗私語君其文穢惡藏於胥

體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濫濯子師閻而規余毗
賸爭之強辯之數惟君亦弗心愜也既老乃曰吾今而
知子非過言君與余相知爲深而合聚亦最久疾既困
執余手而言曰吾夙與子期孰後死爲誌其墓吾今先
子矣君喪既歸其子未以葬告余衰疾多事忽忽踰十
年會故人子朱華金請表其父墓甚力顧義不得辭於
君乃述君行身之大略而志前言以授其弟之子連芳
而歸其子君所訂四書大全及唐宋八家古文明以來
時文行於世晚歲辨春秋書法非褒書人非貶爲書三
卷義多儒先所未發又爲河防考十卷殁時子不在側
以付弟士鉉而士鉉尋卒叩其家無聞焉他年二書若

出學者宜知爲君作君已卯舉于鄉癸未成進士館選以繼母憂歸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散館授編修甲午主廣東鄉試辛丑冬奉

命提督雲南學政未之官竟卒享年六十有七父諱元綱陝西鞏昌府同知母申氏繼母湯氏弟侃壬午舉人士鉉丁丑會試第一皆以君故知名妻嵇氏子邨早卒

培國學生以某年月日葬邓尉山某原雍正十年三月桐城方苞表

黃際飛墓表

君姓黃氏諱越字際飛江甯府上元人也未入庠序即爲督學使者所知名稱壓其長老或相詆娸曰吾姻也

是竇人子父母皆嚴急小失意榜笞數十其授徒客游所獲一錢不得隨身妻子凍餒虛名何益余因是心賤詆之者而甚重際飛始際飛所與游或非人余嘗於二三君子前面詰之曰君何所爲而與夫人交如白沙之在泥矣忌者緣此益增飾交構其間而際飛遇余益敬以和遂閉特室潛心宋五子書而以餘力許選制舉之文盛行於時自入

國朝排纂四書義疏紬繹先儒之緒論爲世所稱者僅三數家而際飛其一焉余與際飛中歲各奔走四方會聚日稀及余遁難出刑部獄里中舊好官京師者惟際飛一人無幾何際飛告歸余惘惘然也際飛諸弟皆不

事詩書少時或有違言際飛一待以誠其歸也出裝齎井微薄舊產推予弟妹而獨行郊野求上祖邱隴悉得其徵而封樹焉雅好地理書嘗過先兄墓下曰陰流已盈壙矣探之果然雍正二年余得請歸葬際飛爲余行營風雪中并日夜而不爲疲閒語余曰吾與子皆老矣念此生蚤不爲海內士君子所遐棄而無恨於吾身惟子宜諒之功茲所以報也際飛之歿也已勒誌銘歷其質行文學科名職事世繫戚屬生卒葬地詳矣而子曰麟復固以表請感念平生離合之迹始終之義乃著其所獨知于際飛者而繫其後曰墓之有誌以納于壙義主于識其人之實其道宜一而已焉柳宗元以哀其姊

而貳之非古也外碑之表依表之者以重緣孝子之心所以光揚其親者不一而足則受其請者各以其意爲之可也余既爲表以歸白麟因發斯義使後之人有則焉

李世得墓表

君諱鍾倫字世得安溪人相國文貞公之冢子也公巡撫直隸余過保定留院中兼旬君朝夕就余言簡而禮恭河閒王振聲曰公子性孤特視世士蔑如此曲體公心以下子耳君幼異敏甫十歲卽知孝敬親視藥物公宦於朝太夫人春秋高留閩君侍母以養大母生養死藏君當在側公守制京邸服闋視學京畿乃相從於使

院公篤志經學以官中事劇自治易詩書而以三禮屬
君君所治皆有端緒不數年五官之說成故君之卒也
文貞公水漿不入於口者幾三日蓋不惟子之痛痛其
足以承學繼志而爲人世惜此材也君既歿二十有二
年子清藻以文貞公所爲誌銘及祭告之文求表墓日
日某困公車久將遂歸卒先人業嗚呼古之學父子相
繼而後成者多矣君其端有得於徒邪君以康熙癸酉
舉於鄉丙戌三月卒於保定官署年四十有四妻黃氏
繼室何氏清藻丁酉舉人清馥質厚安雅余嘗謂其氣
度於文貞爲近承蔭由郎官出守大名以廉正著聲清
秦邑庠生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本里成道院前桐城方

范撰

宋山言墓表

君諱至字山言河南商邱人吏部尚書諱瀆之子也尚書負詩名所交皆一時名輩君五六歲客至輒摳衣趨坐側聽長者言論成童後所游從皆父行遂繼以詩名而困於舉場餘二十年自長洲韓公以文學爲海內宗輦士壇坫莫盛于吳中而尚書開府江蘇尤體貌文士方是時吳中知名士汪份武曹張大受日容吳士王荊山數輩皆家居生徒各數十百人天下士以文術自命者過吳中必進謁尚書而退從諸君子游會君覲省則吳中文士之會君必與焉而韓公長子祖語亦家居凡

眾會二公子所在鄉之者如環康熙己卯余與武曹祖語舉于鄉而祖語之弟祖昭與君舉京兆余赴禮部試始見君于韓公所韓公賓燕數與君與焉君接明齒皆肅以和而於余及武曹尤若所嚴憚者自尚書內召吳中諸君子宦學各分散而韓公尋卒尚書亦告歸天下士之過吳中至京師者皆漠然無所向及余難後則曩時游好留京師及家居而尚存者十不二三矣君既歿八年其子華金持狀及緯蕭堂詩請表碣按其狀首載君遺命毋求誌銘發其詩余與武曹無見焉而即境即事雖碌碌者必自其人用此見君與人之厚出言之誠而與世士之務爲聲華者異矣君守官事親動合禮度

狀所載甚具而皆人事之常也其詩久行于世故概弗敘論而備述數十年中朋游盛衰離合之迹以志余悲而君之爲人即是可想見矣君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入

武英殿纂修佩文韻府散館授編修辛卯主貴州鄉試壬辰督學浙江丁尚書憂服闋遂家居日與親故酣嬉泉石間卒於雍正三年十月享年七十安人劉氏有賢行善治家後君四年卒君以雍正五年三月葬尚書兆域劉安人以七年十二月祔華金辛丑進士候選主事女一適士人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三晉士大夫語其鄉人立名義而多文者必曰張溝州
拘齋絳人楊黃在並稱其子亦堪亦堪嘗至京師會余
疾遂觀滄海息足於天津再逾時以侯余瘳乃相見僦
屋閉門手錄余經說及論定子史將行請以小妹妻余
少子時雍正九年季秋也又十有一年其妹來婦生二
子矣始進一册曰吾兄客死江介病中書此遺命侯順
於舅姑而後出之發之則拘齋行略也道與之親迎也
沃絳聞父者多稱拘齋質行經學而亦堪所述惟當官
數事其自庶常改刑部員外郎有獄連執政族人諸司
莫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爲辭君劾捉
奮急牒問奉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答力請於長官

宜入告事雖格聞者爲肅然尋出守廣西平樂府猺獞
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苗酋獲巨盜二人
斃其一省其一責以偵緝終君之任盜不敢窺改知潮
州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聚衆千餘人君聞卽日馳至
其地命吏士速據白藥祁山設疑嚴守而揚軍聲賊不
敢逼會夜半大風起簡卒二百斫其營呼曰大軍至城
中鼓譟出兵以助之賊奔祁山要擊斬其渠魁二人衆
散降巡撫將奏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與大獄株連
多恐轉生變乃以盜案結潮有大豪戕親迎者於路而
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微迹而得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銜
大府命爲之請且曰稍遵緩之當以黃金四百鎰潛致

君家君曰吾官可罷獄鮮不可更也卒行法或假親王命以開礦大府不敢詰君命縛執出龍牌眾色然駭君命繫獄以牌申大府情既得立杖殺之丁父憂遂不出曰吾性拘奇而歸畏途可復即平亦堪朝夕近余凡踰年而不自言求表其父其所述皆當官實事不可詭託者蓋知余慎於文而難以情假也其別余也曰堪少不樂為時人之學無明師友勤而無所年今五十有四矣兄弟三人惟堪也存而皆無子將南浮江湘就二三同好謀挈家累以從先生游以北以南庶所學粗有所成俟先生之閒一訂先人遺書死不恨矣亦堪以仲冬歸次年四月適江西至楊黃在所遂死建昌而其家失火

累世藏書暨平生集古金石刻近世名賢手蹟古器奇石皆燬焉而君及亦堪所述造遂無一存者君諱克疑字偉公先世直隸眞定人元末徙居山西閒喜縣之夏莊祖諱忻父諱根樸並邑諸生君戊午舉於鄉已未成進士妻楊氏子三人長亦良季亦常女七人皆適士族粵東許日熾君在潮州所得士也時知縫州閔師門剌喪爲亦堪取其親同姓本忠爲嗣閔君側室范氏少寡守貞據爲庶母立後之禮取君族最親之子亦安以嗣君卒於康熙辛丑六月年七十有六葬於夏莊先兆之次江東方苞表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康熙癸巳

詔修樂律厤算書特開

蒙養齋

命皇子董事余與徐公蝶園孝修樂律開叩同官及動

戚中志在君國而氣足以舉之學足以濟之者首推法

公淵若且曰

上爲諸王擇傅吾對法某雖以侍

皇子得過而臣愚心竊謂舍某無堪此者乙未夏公復

侍

皇子始見余卽曰吾與子未面而心傾久矣然子頗知

並世有法某否時中貴人有氣燄者朝夕

旨非命事專及於余不敢交一言而公則視之茂如辭色閒無幾微假借乃與公爲友逾歲公巡撫廣東旋奉命巡察海疆歷粵閩兩浙江南以使事歸報懇請削職赴西邊敵愾越八年雍正甲辰余請假歸葬而公督學江南時叩吾廬出所爲詩以心腑相示始知公忠孝發於至誠體國憂民常恨未得同志合道人相與輔成治教而深患時人惟知以虛僞比周自便其身圖公自爲應常郎荷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以檢討擢侍講學士及中廢復起驟越班行開府廣東及

聖祖登遐公自西邊入臨

世宗憲皇帝旋命校士江南移撫浙江人爲大司馬天下士皆想望風采而公益以國事爲已任然居津要者多畏公伉直深心嫉之

世宗憲皇帝亦微見其然以公爲勳戚故舊聽公閒居衆謂實相保全以待異日之大用也公時寓居古寺終歲不還私室余數過從見公疏布羊裘從者老僕一人翛然若有以自得者

今皇帝嗣位大司空來公學圃掌教咸安宮官學生引公與故大司空赫公自助時余以

先帝之喪入宿

武英殿直房踰再期公與赫公時冒風雪扶杖過余講

問移時余陰喜二公雖老天或留之而尚有以爲而赫
公旋以疾乞休公臥疾不起病既深余往問俯仰平生
毅然也已而相視泫然公之歿也命家人毋作狀誌故
出秉筆銘入爲九卿訏謨美政胥無傳焉惟在廣東特
參大吏更鹽政粤人至今思之而蝶園言公爲近臣
上時巡齊魯秦晉吳越朝夕扈從侍
皇子講誦十年直辭正色
聖祖嘉與謂獨能不欺又自西邊歸者言公偃臥土室
枯寂如老僧而見主公大帥時以大義相責皆人所不
敢言嗚呼公之誠心義氣動於
君信於友明者豈偶然哉公諱海元舅忠勇公諱國綱

之次子也癸酉舉京兆甲戌成進士母他他拉氏
誥封一品夫人生母徐氏妻崔氏
封贈如公階卒年六十有七無子以兄子介祿嗣後九
年兄子介福督學江南安徽諸郡以叔父慶上公選刻
公詩請表鳴呼根於忠孝剛正之氣不可屈撓者公之
學也詩豈足以傳公之學哉然讀其詩足以發人忠孝
之心則亦其學之誠而形者乃流涕而爲之書乾隆十
年春正月江東同學方苞表

吳宥函墓表

吳啟昆字宥函江甯人先兄及余始入庠序與劉古塘
張燮歎數君子以義相然信而宥函近亞之自爲諸生

歷科第選庶常課試文出同列爭傳誦而未嘗以此自多惟閉門勤經訓其與人交不可得而親疏既通籍常徒步貰從者一人守舍炊者一人兼旬不肉食而勤營近郊高敞地葬鄉人客死者倡建金陵會館於京城西南隅罄其數十年授徒資聚始太守長沙陳公鵬年謂君才可立事及改官御史巡視北城所部肅然會先世墓界爲土人所侵告歸訟之遂卒於家諸子因吾子郎以請銘歲時無虛至今九年而未克就以有函之學行已再見於余文也冬十有一月聞應王懋竑予中之喪其子姓及淮南故舊皆謂銘幽之　余義不容辭追思自辛亥以前交疏善微而假以誌表哀辭者有之矣

其後公事日殷雖故舊親知多闕焉感念平生游好乖隔猶殘欲總而籍之略舉行能兼存名字州里而自揣年力恐終無其期乃表宥函之墓而附論江介士友與余兄弟齒相後先者繫于篇終庶幾九原有知眾鑒余事與心違而非于友道之厚薄淺深失其倫序云宥函癸巳舉于鄉辛丑成進士卒于雍正癸丑某月年七十有四所著春秋周易臆說行於世妻某氏子三人長鏡源雍正丙午舉人次雲垓雍正甲辰舉人太倉州學正次某太學生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乾隆六年季冬桐城方苞表

系曰余先世家皖桐曾大父遷金陵百有餘年矣自成

童隨先兄與朋齒遊樂其風尚坦夷多修飭之君子劉張二子外交近焉者曰龔纓孝水季咸若宏紓而比於宥函者曰程士馨若韓郭長春蔚贍十年以長者曰蔡擎念詒徐佩子遂黃瑞輯五長以倍者曰杜撝亮生朱圻次郊往來江介信余尤篤者故鄉則吳御柳寬楊周監二懷寧則潘介幼石歙縣則吳贍泰東巖祁門則汪鴻瑞獻其盱眙則李沛霖代雲余爲嚮終世而諸君子各羣喪於舊鄉蜡喪紀亦不能通每念諸君子質行文學雖未能並迹古賢而已行著於鄉國聲聞於四方徒以居下處幽泯焉將與草木同腐故凡數而次列之俾海內篤古而達於斁者略知其名字或經過州部叩其

行跡於子孫鄉人而論述焉其登甲科致顯仕及交疎而知之未審生而存歿而已見余文者不在列蓋茲以志余心之內疚而非敢謂見於余文遂足爲諸君子輕重也

陳西臺墓表

當考明史自流賊橫發於秦隴毒痛冀北河南荆益庸蜀滇黔兩粵之閒凡破州屠邑必有諸生數輩號召族姻舊死守戰以衛鄉里而甘以身殉蓋由太祖立國之初每下一路必延聘耆儒講論治體終明之世所以愛養庠序學校之士而厲之以禮教者實非兩漢唐宋所能幾故逮其亡而義勇忠誠之氣激發於士類者尤眾

且烈也武宣陳世珮生於明末
國初諸生也康熙甲寅吳三桂反據廣西役充斂重有
田者執契以畀人而莫之敢承君以諸生爲里長竭家
財代應徭賦及平定悉反其田有廖姓世以豪暴患邑
中當明之亡嶺表盜賊蜂起廖姓奪人土田婦女邑令
莫能制避逃境外君之父糾合溫黎二族三路掩襲殲
其渠魁反所侵掠而一無私焉大府遂委署縣事及吳
逆之變廖姓亂心復萌君密聞於當事以計摘其豪官
杖殺之再世爲邑人除大蠹衆皆倚焉而吏之貪盲者
或欲取所求君弱冠時遠姻范姓以事逃吏誣君父隱
匿置之獄君號泣求代不可撫資產以賂始得脫杖父

某又爲仇家扳連將以金木訊君請代受刑由是仁孝信於邦人君有才略家屢落復起兄弟之子薄棄先業數分予之置祭田歲入千石聚教族姻子弟之不能從師者束脩食飲膏火皆取足焉歲饑空囷倉減糶稱貸者度不能償卽還以券或得吾地私以效於君君曰子客於楊氏爲營兆域吾安得而奪之楊不能購代爲成之可也君既歿三十餘年其孫仁始以狀求表仁及吾門十年自翰林改官臺中頗知慕古賢節慨余因君父子義勇歎有明士氣之盛沿及昭代而其流不衰又因仁也行身之不苟而知子孫之性質多類其祖宗乃不辭而爲之表君先世廣東連平州人遷廣西至君

始三世父諱明廉母蘇氏胡氏君卒於康熙四十八年
年七十有九有子九人並諸生四爲儒官女七人孫三
十人成進士者二舉於鄉者一曾孫二十二人鄉人多
以爲積善之慶君以仁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妻王氏繼室周氏張氏並
贈孺人以乾隆元年某月某日合葬於茲山之陽仁君
次子先睿出也乾隆七年孟夏桐城方苞表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墓表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江南徽州歙縣程氏子也
父諱伯起以妻柳氏女弟歸大興黃中丞
國初黃巡撫甯夏往依焉署靈縣令柳氏歿黃以妹繼

室罷官與中丞同歸京師復有事於陝歸至潼關舟人利其齊夜半戕而沈諸河時公九歲黃氏尋卒中丞之弟殿中宿衛諱爾惜無子因撫焉教育不異所生公少為名諸生不遇就教職垂三十年告歸又十餘年卒於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年六十有一有子五人皆舉甲乙科其告歸也今吏部侍郎叔琳已登上甲諸子繩繩露鋒穎潮夕講誦雍容如也而公常蒿目兀坐呻吟諸子憂疑私問於母乃知其故春秋佳日每獨身出家人莫知所之既而迹之始知常徘徊城東鐵山寺及魚藻池荒墟蔓草間欲斂掩涕蓋相傳母柳氏厝於寺葬於池旁而迷其兆域也殿中君病革嘗顧諸孫稱公之孝公

棟息有頃而言曰兒一身孫今五人矣程宗宜有續者殿中君無言及公將卒諸子請命公亦無言蓋古未有以異姓而相繼者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故傳稱鄫立異姓春秋書滅禮以義起當盡歸其宗而以異姓之祀祀所繼以比於因國而無主後者公之請於殿中君也以一子續程宗蓋恐傷垂死者之心而非禮之經式也至諸子則可繼父志而一斷以義矣此公不言之意與公工制義屢躓於舉場無慍容至老常誦經書爲人講說而無著述蓋自顧無足以釋其隱痛也嗚呼是遭變而得其時義者宜有述焉以示後之人公諱華蓁字澗采號芳洲配吳氏浙江仁和人

誥封夫人長子叔琳辛未進士吏部在侍郎次叔琬已丑進士太僕寺少卿叔琪乙酉舉人知江南甯國府事叔璥已丑進士監察御史巡視臺不幸卒叔琬舉人行唐縣教諭女三人並適宦族孫男十有四人以康熙五十六年十月葬於郭西新阡雍正元年十月二日侗城方苞表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查公墓表

余嘗感於夢以沈生延芳言爲海甯查夏重銘幽之文生因請表其外祖聲山墓曰吾母謂芳能爲母之從祖言曷不爲母之父言余謝以無暇又十年生巡滿山東以書來言吾母老矣外祖先生故舊也非有言無以慰

吾毋之心始余在京師海甯諸查皆素交丙子館於涯
氏與聲山寓同巷數過從時聲山始爲翰林甚貧憂而
盤飧深以旨卯之皆其內子所手治也余再至京師則
出入
南書房爲時所崇居內城或寓海淀扈從塞上屢言欲
就余而終未得一見及余難後則其殁久矣時論皆曰
南書房爭地也未有共事此閒而不生猜嫌懷媚嫉者
當長洲韓公
南書房爲
聖心所注者無如聲山而聲山推挽後進無嫉心然終
爲爭者所困聲山以詩詞書法四六名然古之人弗重

也故爲揭時論嗚呼其可表也已聲山諱昇字仲韋康熙丁卯舉人戊辰進士選庶吉士除編修己卯主江西鄉試充日講官由諭德庶子至少詹事祖繼序父嗣琪俱諸生

贈通奉大夫大母某氏母某氏妻陳氏並贈夫人子二廣貢生早卒昌洵承蔭知廣東長甯縣女一適仁和沈元滄知廣東文昌縣卽延芳父也乾隆十一年正月桐城方苞撰

高仲芝墓表

君姓高氏諱廷芳諸城韓村人也自身以上至高祖五世爲諸生年十一遭亂離被掠去鄉千餘里獨身脫歸

鋒鏑中父兄族姻鄉人皆奇其智能而君更務學敦質行既長家人皆恃賴焉康熙戊申地震棟宇將傾君號呼及負母出戶室盡頹母老而喪明常自悲悶嘗不知身所在君負而行趨羣室庭階則告焉如是者十年君兄弟七人父授田各三十畝及卒幼者一人無分乃以所受田給之而躬授經客遊以自活君善治生久之家大饒喪父母及同產之孤嫠皆獨任焉有餘則以濶其鄉人近村小戶有以田售者受其奇零而使歸園廬曰他日易復也甲申歲大祲以子女來鬻者收養近百口逾年麥熟悉召其父母而歸之退而曰曩吾卻之則塡溝壑或陷豪家爲人奴終世矣國初重逃人之罰或匿

君族兄村舍會君入城吏倉卒指君名對簿竭貲得解免竟事無一語及兄人尤以爲難君既沒十有餘年其子璿成進士官庶常始就余求表墓而以膠州張謙宜舊所表爲徵謙宜故齊魯間立名義者其表君也徧刺薦紳學士操行之多僞而歸重於君余懼其溢美也詢諸鄉人知君有詳略而要之無瑕疵焉嗚呼君之能自砥飭即是可知矣璿之請也余與要必所聞無悖而後敢序列焉蓼鄉人無後言故刪取舊表而易其言之序以歸之君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年八十有五父諱曉葳貢生某學教諭以長子封奉政大夫母楊氏

封宜人妻李氏子璿側室楊氏出也

王處士墓表

苞踰壯歲所得之友以禮義堅然相信者莫如金壇王澍嘗叩所由曰自吾大父篤學當陽明氏氣燄方張而堅持程朱之說以擯之先子承焉守道固窮非其義絲粟不取性木訥與人無畛域而事涉名義則爭之侃侃然澍自十歲先子授徒游學即攜持以行及澍長而先子常家居來嘗夫左右耳目擩染幾三十年雖欲自菲薄而無以安於心澍少羸家無僕婢先妣出入操作必腹之而呵禁甚嚴嘗吾索餅餌痛予杖曰汝幼而貪食長更何如自先考逝朝世澍之檢身曰忘以疎矣又曰

澍孤貧考妣葬故未備予爲我表於阡先是澍以其大父所輯學案視苞苞既受而序之故於所屬墓碣日延月滯而未暇以爲雍正三年冬苞以先父母墓表屬澍書澍責諾於苞益切踰年春澍告歸必得余文以行乃譜以授之君諱式金字度疑少承父學誦古書不治時文以澍

贈奉直大夫娶於康熙戊子七月年七十有四妻潘氏贈宜人卒於康熙庚辰二月年六十有五生兩子兩女惟澍存墓在某岡某原

余處士墓表

處士諱鉦字震埏其先江西臨川人也元末遷宜黃明

初再世以軍功顯爵第一品佐郡爲縣令丞者以十數至處士之祖若父爲諸生處士十歲能爲詩既長益博覽好山水父縱使遊學嘗登羅浮東抵武夷求朱子遺蹟再至匡廬淹留濂溪鹿洞過紫桑輒低回久之所交南昌彭達生朱用霖甯都魏和公臨川傅平叔黃元胎李剩水皆恢奇士也晚而篤信宋儒之書每曰士不知聲律文章之外有學是忘其身也所著對洲集四十二卷庸行編三卷藏於家其侍母疾連年不入私室屢急人難益有斗儲衣有代乞假者應之無緩辭其鄉人既遠猶哀悼之子濕亦務質行至孫棟始舉甲科官翰林有子曰炎年十七俾專誦諸經而請業於余曰將使繼

吾祖之志學於聲律文章外也棟以父命請表其祖墓再歲矣將歸省語益迫乃就所稱而序列之且使兒也無忘父命處士卒於康熙己巳六月年四十有七大父諱嘉績父諱墀子六人處士其仲也妻劉氏子一人女二人孫男三人長棟次松次楷曾孫男五人

武商平墓表

先兄百川所與爲朋友凡三數人而商平武君其一焉君文學無絕殊者貌苶而言譆雖二三君子與久故者莫用爲嘲謔而先兄獨重之自先兄歿余不敢爲四方之行始與君習每風雨之夕愁思無聊輒相呼共語或春秋佳日與徘徊川巖墟莽閒君與物無町暎然內行

潔修授徒多人歲入不過三十金冬常寒衣冠敝履穿而力孝養親無違志其父老矣不事詩書非博塞終日然每失負從親交丐貸君隨而私償之率以爲常父大安以爲於家無累也君性耿介非其義一毫不取坐困甚有予將娶而夭其婦誓死歸夫家衆皆曰毋重自困也君獨毅然整衣冠至女家叩其父母知志決命出拜越日以禮迎而歸少爲諸生攻舉業及交先兄始發憤篤專於經史近六十益刻苦晝夜危坐鑽礪不自休余謂君非親學時矣君曰吾乃今知學之意豈可以老棄哉始君以貧不能養欲客遊四方余戒以養未必遂徒爲父母憂君用此忍凍餒未嘗一日離其親君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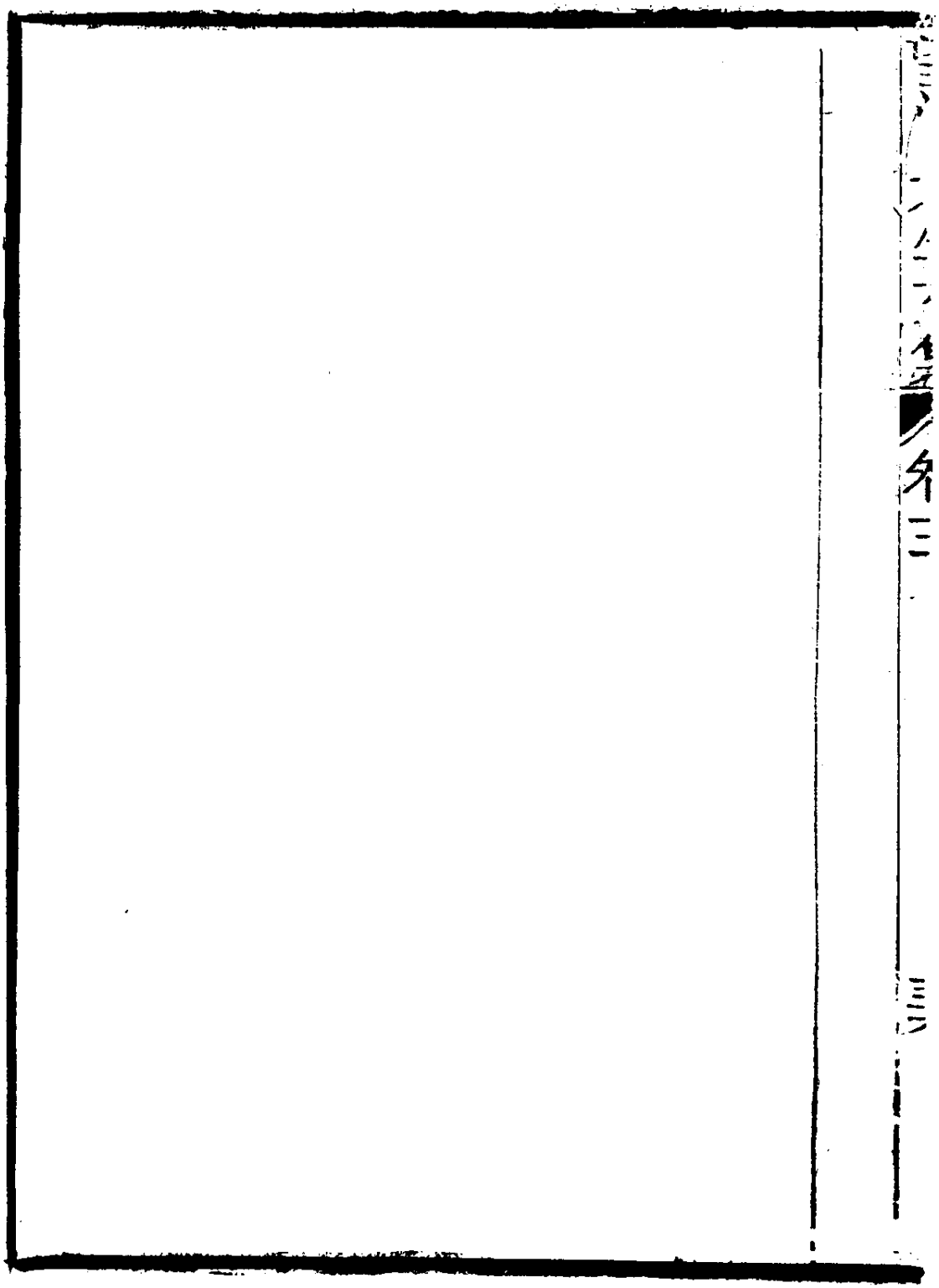
九十餘君之及後其父七閱月君歿而家散後妻二嫠婦咨就食毋家一子幼孱無依自眾人觀之天之於君可謂酷矣而自君言之則於親無愧心手身無恨事抑豈爲不得于天者哉余難後隔舊鄉力不克振其孤私揮涕爲文以歸之伸他年碣於邱塾用表君之行雖不顯于時而足以取貴于後世又以志先兄取友之不苟也君諱文衡溧水縣歲貢生以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某日卒子某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

朱履安墓表

君姓朱氏諱文鑣字履安江甯人也余始入庠序數相見廣眾中及北遊數歲歸而吾友劉君古塘與履安交

甚洽余因習焉又數年而海內士流語金陵有聞望者必及履安履安愼威儀語默坐起皆有法度性遲鈍而務學能自刻苦其行身亦然家素豐至其父毀之而父母皆衰老于其時尤自力于子道辛卯冬余被逮繫江甯縣獄履安日與古塘諸君子左右其閒時制府飭獄吏與余往來者具籍之而諸君子不爲止事平履安嘗語余曰爾時吾出入縣門或値縣令及南北捕呼聲過吾門巷未嘗不股栗也中歲以授經客遊自活學使者爭迎致及自江西遘溼疾坐臥痛苦歷四五年而講學教子不怠饔飧之絕屢以書抵京師告余其族姻富家弗使聞也余往者歸自遠方二三昵好必羣引相過談

醫或傳客譯樂連晨夕自赴
詔獄及今蒙
恩歸營葬僅十有四年而余所兄事惟古塘獨存屢安
之齒未也乃用厲疾殞其生是以余與古塘尤痛之其
葬也古塘既銘諸幽故表于其墓而以余之歸告焉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三

墓表

雷氏先墓表

雷生鉉道其上祖兄弟八人葬同邱請表墓口述再四而繼以書曰先生非親懿久故不爲表誌蓋懼行述之虛構而無徵也而吾上祖之事則不待有徵而信雷氏自陝西遷豫章一世祖甫自豫章遷甯化甫生詳爲唐進士而卒於昭宗之世有子八人生相愛約葬同邱塚以次平列墓碑巋然子孫世承祀無厥容其僞僻在閩徵少文獻世久迹湮故他行無聞焉而生當五代干戈之際無一出而仕者又兄弟八人之卒相去或數年或

一二十年子孫其守遺命而莫之違則其修於身而型於家者可見矣在昔先兄百川有言人之生也受於天而有五性附於身而有五倫人於五性或蔽於一則四者必皆有虧焉人於五倫能篤於一則其他必皆不遠於禮鉉所云不獨可徵其上祖之行而所以推原祖德者又可與先兄之言相發也余兄弟三人弟椒塗早夭而兄復中道棄余臨終命三人必同邱不得以婦附族姻士友嘖嘖焉雖子姓不能無疑也其後聞甯都魏禧兄弟嘗行此而今復得雷氏上祖事用此知是乃篤於兄弟者之恆情雖異於俗而非有過於義也昔唐陽城兄弟懼友衰於妻子而終身不娶此於禮爲非而先儒

皆存而不論蓋以行必稽其所敝俗之衰能爲城兄弟之行者亦罕矣無慮其或滋之敝也況自周以前本無婦必附夫之禮而昜以兄弟同邱爲怪詎哉乃約鉉言而具詳其義類爲表以歸之俾雷氏後裔務敦睦以率祖而亦以解吾子姓之疑焉八人長伯泰次立次勳次強次郡次御次邵次均皆以名繫伯其墓在莆化縣之下沙村雍正十年冬江東方苞撰

兵部尚書范公墓表

公諱承勳字蘇公瀋陽人大學士太傅文肅公第三子也文肅公既爲國宗臣而公伯兄爲都統仲兄忠貞公總督浙閩並以賢能早歲秉節鉞

上益材范氏子弟公年二十四以蔭補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凡再轉五遷而至兵部尚書吳三桂反公以吏部郎中督譚宏進征軍兼轉楚餉宏死監鎮安將軍噶爾漢軍及滇平常在軍閒還補文選司郎中擢內閣學士尋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踰年遷兵部左侍郎總督雲南貴州三藩播亂吳三桂勢尤猖獗王師入討常與賊相持黔粵間首尾八年公私渴敝而賊窟穴南中歲久雖撲滅脅從反側多蠭居山澤故上於方面之任尤重且難之先是忠貞公在閩既死耿精忠之難都統開復襄樊復以疾卒于軍而兩江總督于成龍之卒也

上諭九卿更有如成龍者具以聞僉舉陸隴其等七人而公與焉故公至粵西未朞月而有滇黔之命以爲非公莫屬也公至首裁六衞五所併歸州縣逃亡漸復時起發賊標下親軍入旗眾多偶語公請就本地安插拜疏卽官其一二著姓餘編籍補伍

命下數千人環泣曰吾子孫世保故土皆公賜也湖北裁兵夏逢龍叛聲連六詔時滇以鼓鑄逢積錢給兵餉之三眾不便會左協移鎮尋甸之兵鼓譟縱焚剽省兵欲乘釁而起公偵知其謀夜捕百餘人晨出奉

天子賜節斬十三人越日尋甸繩始禍者以獻鞫斬八人事遂定疏入

天子詔諭襄嘉公因請罷鼓鑄魯魁山賊二百年爲環境害至是就撫官斥藩莊移其價省民閒溢費二十餘萬金在滇九年所蠲孽甚多而清鹽發不得拨戶抑派酌道里遠近定支撥軍餉條例吏不得巧法扼民至今賴之康熙三十三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行至貴陽改

命總督江南江西公治滇黔興利除弊若日不暇給發姦糾暴法立誅必及移兩江則專務清靜以與民休息其爲政識大體不爲小廉曲謹以釣聲譽而設心措意一以厚下恤民爲本歷三鎮奏免民賦者五豁陷賊州縣所失資儲無算駁正漕督誤題入額徵者一歲裁奏

發米穀九十三萬石有奇賑餉有先發後聞議有格而復奏至再三
天子鑒公之誠無不特允所請者其鎮滇黔入覲密陳六事其一土苗不宜縱逞時黔撫衛既齊以捕黎平苗謫戍
上悟尋赦還衛素廉直士論尤以此韙公三十九年秋力月以母憂回籍既葬奉
命督修華家口運河未幾授兵部尚書固辭不獲乃就職私居持服如常又七年以疾乞骸骨又十年終於家公年譜載公行身涖官迹甚詳然余嘗客遊淮揚士大夫多稱鹽城令某貪橫以與要人有連大府不敢呵公

下車寡婦某訟之隨斥罷然則公之善政雖其家人有不盡知者矣茲故不具而獨著其措施見於章奏利澤顯播于軍民者公卒于康熙五十三年二月朔年七十有四始娶穆奇覺羅氏贈夫人再娶沈氏封淑人皆早亡再娶趙氏封夫人子時繹承襲本旗佐領以公卒之次年秋八月二十二日葬於密雲縣之青甸桐城方苞撰

趙處士墓表

處士姓趙氏諱瑗字臨若其先江南山陽人也明洪武時以軍功顯高祖清始遷浙江之瀝海所地介會稽上虞二縣家世儒書處士生萬歷末年弱冠膺文舉崇禎

之季山賊海寇疊起田宅蕩然鼎革後聚教蒙童於墟里閒及老獨身行遊有子廣學以醫方流寓泰安州處士倦游乃就養焉學佛者古翁淮安通州人也開園泰山之麓名曰石堂與其儕二人及州之老生四人遊聞處士至願相與爲友暇則聚石堂課灌溉蒔瓜蔬終日危坐講誦經史野人樵牧過者望見皆肅然恭四方耆舊多傾鬱焉而處士居常忽忽念墳墓懼松楸毀傷其子方促促治饔飧終不得返先人居年七十有八竟死岱下葬州西南三十里天平山妻徐氏久祔祖塋不敢遷葬禮也處士學識過人能辨賢姦知事勢數變以後之利害久皆徵驗而未嘗爲書先卒之二年疾篤作遺訓

以示子孫皆家人語也閒爲詩歌不以示人惟手錄春秋內外傳史記漢書及唐宋八家文各數百篇授其孫國麟曰北方艱購書守此文義可粗明慎行其身毋忘瀝海而已其後國麟舉於鄉及將仕再歸瀝海展墓以甫其祖妣雍正六年擢福建布政使至京師與余遘焉相遇於鄭御史宅述祖德請撰外碑國麟與余會試同榜至是始覿面而其學行治法在聞見中爲可計數人遂不辭而爲之表且系以辭曰

國麟與余相見年近五十矣起縣令至監司而言語氣象尚似講學於深山野外者叩其師友淵源所漸泫然曰吾祖至岱之歲麟始生家窘空保抱攜持數歲即隨

臥起授章句未嘗有師也苞少從先君子後見三楚吳越耆儒多抱獨以銷其聲又其次乃好議論著氣節爲文章尙矣哉其風教之所積乎

翰林院檢討竇君墓表

自容城孫徵君遷河南中州士大夫多興於學及其門者潛菴湯公逸菴耿公爲最而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復四方人柘城竇遜齋其一也幼異敏讀書每過夜中父懼其確也禁之乃以衣蔽戶牖篝燈默誦少長徧治諸經時徵君既歿耿公講學於嵩陽往就之六年五至非父召不歸既舉於鄉見湯公於京師學益進湯公悼師道廢日久勸就教職得沁陽及主宋陽書院從學者

皆勸興故河南北夏峯嵩陽而外惟朱陽之學者爲多
戊辰成進士館選丁母憂服除授翰林院檢討尋告歸
父趣之入臘歲竟歸蓋痛母之深不忍久離其父且與
朱陽之學者離逖也
聖祖仁皇帝嘗命諸翰林作楷書君書治法堯舜學遵
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以進
上深器之其家居大府監司守令多重其行眾所苦病
每賴以更除枉橈者得直故其歿也士友深痛知與不
知莫不惻傷邑之頑人或匍匐赴弔哭盡哀而去君素
無疾方侍父食痰氣上有頃端坐而逝時康熙戊子閏
三月二十五日也孺人王氏執舅之喪年六十有四矣

終祥禫不飲酒茹葷君諱克勤字敏修卒年五十有六
大父諱如珠縣學生父諱大任
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子三人長容端增廣生前
卒次容莊癸巳舉人次容遂乙酉舉人候選知縣志承
其父學以狀誌求表余既熟聞君之學行且與容遂一
見而志相得乃譜焉俾銀諸外碑雍正十一年正月江
左方苞撰

刁贈君墓表

君諱再濂字靜之直隸祁州人也余少聞燕南耆舊一
爲博野顏習齋一爲君之父蒙吉平生皆尚質行稽經
道古習齋無子其論性論學論治之說賴其徒李塨王

源發揚震動於時而刁氏之書惟用六集及斯文正統始行於北方贈君自入庠序即弛置舉子業日從父之友五公山人王某及習齋游訂父遺書手錄藏於家又貳之以質四方之學者年逾六十復手錄付諸子且告曰昔蔚州魏公持節巡京畿余以故人子獨被湲洽鄰邑人或籯金而請事余掩耳而走蕭然若穢污之及吾體也汝曹他日若登仕籍以官富家吾生不受其斂死不享其祭惟先人遺書未刻者尚百餘萬言必約身而次第布之其後仲子承祖果宦達使其弟顯祖持所刻易酌潛室劄記及君狀誌乞余文以刻外碑距君之歿二十有二年矣夫名非君子之所務也而沒世之稱則

聖人亦重之習齋遭人倫之變其艱苦卓絕之行實衆人所難能而李王二君子力足以張其師惜其沒指欲外程朱而自立一宗故知道者病焉君之父則隱迹衡巷推闡先儒之緒言故當其時名聞四方轉未若習齋之盛而卒得良子以傳其書身名完好無可瑕疵故余因表贈君之墓而并著之以示志古而有所祈嚮者亦君恪守父書之志也夫君卒於康熙乙未九月年七十有二父諱包天啟丁卯舉人母某氏君及妻杜氏並以承祖貴

誥贈如其官階子四人長繼祖州學生次承祖乙未進士由縣令累官監司所至著聲績今爲江西布政使司

次顯祖已酉舉人樸直尚名義次興祖早世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乾隆元年十月江南方苞表

東昌鄧嶧亭墓表

雍正十三年夏東昌鄧鍾岳將告歸以曩所述贈君及田安人行略示余曰吾故知子於誌表之文雖親故無假非敢以私請也將以入宗譜惟子討論焉發而觀之皆庸行所宜然有難焉者贈君十歲喪母嗣喪繼母至再父歿承重喪大父母衰麻不絕於身者近二十年皆能稱情以赴於禮其為國子監學錄年未及三十丁內艱念大父官閩南父官代北代父服勤侍大父遂不復補官余嘗過東昌無老少皆稱鍾岳孝悌修飭具言其

家法雖未指目君之爲人而鍾岳所述之無虛溢可知矣昔余大父爲學官於蕪湖君之大父參議公適司蕪關隆爵列而爲友余於鍾岳未見而相知既訂交果不悖於所聞其家法之善又親得之於其鄉人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知爲人祖父者宜愼行其身以開其子孫而子孫能賢亦以徵信其祖若父之善行又鍾岳不以誌表屬余乃所以重其親信於友而余之不能已於言端由於是焉田安人與君比意同力以事親長歲庚午君侍大父母於家聞父疾趣山右而參議忽遘疾甚危邢宜人篤老安人承凶臨於別室易衣奉姑而侍舅疾比參議之終邢宜人未知有子之喪也嗚呼是可則也

己君諱基哲字鶱之號嶧亭以太學生授鄒縣教諭遷國子監學錄生於順治乙未年二月卒於康熙辛巳年十月享年四十有一以雍正元年

覃恩勅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田氏爲同郡名族安人歲貢生諱官芳次女生於順治丙申年三月卒於雍正癸卯年三月享年六十有八

勅封安人子男四人鍾岳康熙辛丑進士二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歷官禮部侍郎雍正十一年以奏對失辭降一級調用次鍾音雍正丙午舉人揀選知縣鍾敘鍾一雍正己酉同榜舉人女五人並適士族孫男六人

雍正乙巳十一月合葬參議公墓右第一穴桐城方苞

表

內閣中書劉君墓表

襄城劉青蓮狀其先人之行不介而以書通曰吾父之歿七年矣而銘幽之文闕焉以至於今蓋難其人也吾惡夫爲人子孫者以所未有之善隆其親而實誣之也故所舉無溢言願子察其情也余故聞中州之賢者數人而劉氏恭叔其一焉恭叔之兄子青藜爲余同年友而青蓮之請銘也有辭余無以卻焉按君諱宗泗字讓一先世多潛德明季流賊之亂父漢臣以諸生佐督師汪公喬年城守署贊畫君兄弟三人皆好義伯仲任俠而君獨爲儒其學無所不涉而卒歸於洛閩其游皆

畸人節士而其學之久者則關中李顒中孚余觀自明之衰東林復社諸君子摧剝無遺而天下幾不知有學矣其後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往往振起於一鄉以收召其徒而中州爲最盛就其傑出者其指意雖不能盡合於古聖賢人而皆能以力行爲宗故其處者常矜名義動內行而出者亦確然不失其官守蓋學雖粗涉其樊其爲說不能無弊而已有輔于世教如此君之質行既足以錯於其鄉之賢者而又能知道術之所宗雖與中孚李氏共學之久而自守其徑塗終其身不易也嗚呼君可謂篤於自信者矣君中歲學古文辭晚所著中州道學錄恕齋語錄尤著士友問其行之式於家而化

及鄉人者青蓮逝之甚備而茲獨揭其所學之大指蓋以自修者言之必纖悉於庸行而後爲完人而立言者舉之以示於後則義無取也青蓮於虛美其親者既前知其非義矣則於茲所以云者何惑焉君以康熙庚午舉於鄉例授內閣中書未仕以庚寅六月二十四日卒於家年七十有四冬十有一月某日葬於邑西東岡先兆之次孺人周氏子二人長青蓮縣學生次青芝乙酉舉人女二皆適士人康熙丁酉三月朔後二日江東方苞撰

秦仲高墓表

高氏仲女適秦故曰秦仲高仿春秋紀伯姬紀季姜鄫季姬蕭伯姬之例也先刻誤改高貞女今正之壬子十月釣衡識

貞女吾師大理卿宛平高公同產弟章侯次女也少余見之心異其德容謂福澤必過人許嫁秦氏子文照[illegible]正五年文照死貞女誥代夫承重奉祖姑父母臨可遂歸秦氏大理兄弟三人惟季有子而留滯遠方章侯殁貞女族姻中一無依余往視之時仲冬短布單衣乃與諸公醵金爲舉木以給之乾隆元年余居直廬五月中旬家人告貞女遘疾日篤秋七月朔後三日死問故曰積勞成瘵卒之日命衣衾完者勿以殮迫冬進之祖姑在昔明季李自成陷北京宛陵沈壽民時山居或告曰某罵賊不屈死壽民立起自責曰夫人而載此大福以終嗟咄哉既而前聞非眞復問焉曰子何以知之

曰是吾故人也娶之日吾客遊適至其家若俯首巡步階除不已叩之曰吾屬有所思甫冠登上甲而婚生人之榮有逾此者乎吾何修而得此此以知其所受之薄也嗟乎如貞女之閔凶天札乃壽民之所謂福也夫貞女年三十有二卒後十日與文照合葬秦氏先兆之側其買棺也匠師語其徒曰子艮材價從其根聞者多爲流涕桐城方苞表

完顏保及妻管爾佳氏墓表

君姓完顏氏諱保字岳申余供事蒙養齋君爲皇子讀御數就余問學君貌甚文苦羸氣不能任其聲自恨時過而學雖疾疚不自休余始開以學久之惟

戒束書不觀以息心神而不能從疾遂不振君既歿且踰年余啟篋見其病中所擬秋風辭音旨悽愴其諸衰氣之先見者與君疾亟妻官爾佳氏誓死及期毋與姑號泣而止之曰汝有子義不當然答曰吾非不知此顧吾年少儻異日中有不自得者不若早自決於吾心爲安其藥物久置粉帨中命取水至則一飲而絕毋與姑亦不之禁也嗚呼君之嗜學與其妻之取義皆過於中然以人情之習於偷苟不可謂非有志者矣而造物者必使至於斯其又可詰邪君卒於康熙丁酉四月十九日酉時年三十官爾佳氏與君同庚生而月日先於君卒同時以某月某日合葬北郭先人之兆桐城方苞表

羅烈婦李氏墓表

烈婦姓李氏浙江龍游人江都羅經甫妻也幼通詩書繼室於羅前子曰都六歲女曰宜姑年十有二烈婦生女始期揚州圍急烈婦謂經甫曰君上有母下有稚子都妾生而存則慮有所牽吾自擇死所矣乃積薪樓下未幾城破市人驚呼曰兵入矣烈婦上堂泣且拜曰吾不能復事姑乃別其姒劉氏及經甫妾梅氏李氏時烈婦有身八月矣抱幼女持宜姑而語眾曰吾多見古書中婦人遭亂而求生者忍以身試乎眾皆哭從而登樓者凡十人命一婢下舉火火發亦奮身躍入兵定後眾骨藉藉惟婢一足尚存始經甫計猶豫未有所決俄而

烟塵徹天樓中聲如亂鼓乃搏膺而呼負母挈子以奔
卒皆免家復起子孫盛昌都之弟國桓有子曰愫行四
方遇文儒輒流涕述烈婦事而求籍焉同命者凡十有
一人劉氏梅氏李氏外惟婢得其名曰藕華其六人者
無聞焉焚宅在新城廣儲門內焚家圖合家在隋西華
門故城址康熙六十一年冬十一月望溪方苞表

劉烈婦唐氏墓表

烈婦唐氏襄城劉庶常青藜繼室也先世浙江會稽人
遷河南新鄉其家單微轉徙少失父母有兄窶艱而婦
好書史陳義甚高庶常失偶聞其賢以禮聘焉年二十
有九矣既成婚三旬有八日而庶常疾作遂不起烈婦

將死之叔姒請曰聞嫂有身今死非其所也居無何謂其姒曰無望矣越翼日晨起辭於殯入寢室閉戶自經死時康熙戊子十有二月晦前四日也去庶常之死蓋四旬有七日烈婦少時嘗刲股療其父及庶常疾復斷臂以羹血淋漓衣袖間面色似非人而神氣自如庶常之歿也其母年八十有五臥病經年矣烈婦秘不以聞戒寢門內無哭聲自經之晨猶親盥饋然後退烈婦家故貧其兄以醫自活流轉四方僦居多窮巷短垣烈婦時時佩利刃以備非常郊富人嘗假館且貲給之甚殷烈婦曰此傳所謂無故之利也會富人從其兄飲覘焉曰是可久與處郤立促其兄他徙庶常每言烈婦能文

工詩歌既死篋笥間無遺蹟庶常風以文學知名二十年間河南北爲首稱唐氏賢而愈期卒歸庶常閒者皆以爲宜而月未四終夫婦各賣志以歿鄉人莫不嗚咽道路皆載其言越十年戊戌余始得其實於庶常之從弟壽蓮而表於其墓之阡桐城方苞撰

謝孺人葉氏墓表

孺人諱球姓葉氏父諱汝棟閩縣人庚午鄉試副貢士謝君諱宣之妻編修道承之母也謝氏故儒家而鄉貢以俠重於鄉信義著於師友孺人實左右之孝於親友於兄弟惟孺人曲當其心鄉貢未中壽而歿兄公壹以家政屬孺人大事必諏焉幼隨母依舅氏授論語孝經

毛詩及長博觀經史諸孤就傅夜歸則爲辨句讀考音義兼授樂府古辭及詩既成立督教不衰母也而秉父道焉孺人生二歲而孤母家四世生養死藏廟祭皆身任之女也而承男事焉及篤老道承歸養會修省志中丞趙公以相屬百年中大吏所設施鄉先生長老之賢行孺人能備詳之道承用以徵信於志傳牒記而辨其譌謬也而有裨於文獻焉始余與同年鄭任鑰魚門善孺人之長女壻也道承繼因魚門以索交於余孺人七十求文以壽余曰非古也子少安吾當別志以達子之情又十有四年孺人歿道承使來告終以狀請銘汎詢其鄉人皆曰信然乃爲表以歸之而釋諾責焉其生卒

子姓宜具於誌銘故弗著乾隆元年八月晦前二日江左方苞表

劉中翰孺人周氏墓表

康熙五十五年襄城劉青蓮及弟青芝不介而通書請表其父中翰君墓余既夙聞劉氏家法及中翰之賢又重青蓮有辭表而歸之越三年庚子復以母之狀請銘余惟古者婦人祔葬無特銘又孺人處境順雖有婦行而無以過禮之中制久而未報也雍正五年青芝計偕至京師請益堅且曰自庚寅先君子歿吾母老朝夕不忍違不赴禮部之試者十有七年矣今來適與子值而獲見願終有述焉余因念丙戌計偕自余出吾母內熱

語不休雖隆寒中夜啟牖牖或挾老婢立中庭北向而望凡百有三日至余抵家之夕而後寢成寐凡欲其子遊學取名致官父或有之而母必無是也無貴賤貧富賢愚惟願求之即在側耳余兄弟喪亡乃違禮遠遊以憂吾母青芝有兄以承養而不忍一日離其請不可虛也孺人處境雖順無以過禮之中制然以劉氏之家法而孺人順焉恭叔之賢而孺人儀焉以宜其家以式其子姓而化於族姻其可風也已孺人姓周氏父諱卜歷襄城縣學生母王氏年十六歸於劉辛年八十有六與中翰合葬縣西先兆之次雍正五年夏五月江東方苞表

贈淑人尤氏墓表

皇帝嗣位之始年搜揚遺賢命大臣各舉所知於時今吏部侍郎沈近思以郡丞就其家起吏部文選司郎中既任官

特命兼太僕寺卿逾年四月拜疏歷其曾祖母尤氏守節撫嗣子教孤孫艱而有成暨其父將終自傷家世田農不能爲大母請旌而有望於後願以元年

覃恩身及妻應得之封移贈尤氏

天子既賢近思感其意

詔以侍郎階資贈其曾祖父母又二年二月介吾友王君處舟乞表墓之文余考禮經爲人後者服如所生傳

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蓋恩以義隆而不敢忘其祖也然婦人之情視爲後之子多異於所出是謂不有其夫也而爲之後者自視亦或異于所生是謂不有其祖也今尤氏重其夫以及其嗣子可以教天下之爲人妻者矣近思念其父以及其祖所嗣之大母可以教天下之爲子孫者矣

天子優賢厲節推恩于功令之外而褒崇踰所應得可以教天下之爲臣者矣禮達義昭不可以勿籍也謹按沈氏自遷仁和七世至贈公諱學顏於近思爲曾祖卒年三十淑人時年二十有二距其殁三十有四年與贈公合葬西溪口百泯塢先塋之次嗣子時吉娶俞氏甚

有婦道遺孤太農生五子近思其季也淑人高行載郡縣志沈氏三世生卒爵列墓各有誌家有譜故弗著著其維繫於風教者

曾孺人楊氏墓表

孺人姓楊氏江甯人邑諸生曾榮之妻余姊夫沂之母也姊性鈍直嫁之日吾父母戒行常以宮事不逮爲憂久之薰然成和及孺人歿乃時與姊夫不相中然後知孺人之德能默陶子婦而諭其志也姊夫小孤季父遠遊委以家事二十年內外帖帖及孺人歿姊夫始見惡於季父遊言日彰然後知孺人之才能調劑叔姒而使之無間也始曾君爲諸生甚有名館富室常屏滋味甘

蔬食而平生不聞信奉佛法沂既長有舉以叩者歸問母孺人曰爾父歲時伏臘御食於先姑未嘗厭甘毳而居外則然窺其意以母老艱苦食淡不忍自饜飫耳用此又知孺人之賢能探其夫之微志而祿之於身後也姊夫及姊屬余表孺人墓已踰再紀雍正三年春余假滿北上姊夫走送於河干復出其父狀求合表且曰更遲之吾不及見矣又二年余益病衰恐終負前諾乃敘而錄之曾君早世行未著按其狀皆瑣語故獨取孺人所稱而附見焉孺人卒於康熙某年年六十有七距曾君之卒三十有四年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某鄉某原曾氏族故不繁沂無子再從無可嗣者有女適林氏子元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孺人姓傅氏江西南昌人余叔舅之妻也先君子出贅寄寓外家凡十年時惟叔舅也存而叔舅恆客遊余生六年先君子歸金陵計此生與舅凡五會耳惟辛未壬申閒同客京師聚獨久寒苦相依丙子冬自京師南歸水宿淮關夢舅立河壖睫目無聲心詫之至眞江急拾船陸行至舅家則葬已數月矣問故果死於此余啾然而哭孺人微泣於房哭止閾閇而語送不下堂階時孺人尚少動作有儀語皆中節余黯然傷又肅然敬也孺人幼喪母無兄弟獨身隨父客淮南吾舅亦客焉遂約婚歸十年而吾舅死舅生常遠遊相見日稀有子曰以

誠冠後亦授徒遠方或歲歸或閒歲三歲一歸孺人之卒也遠誠在山東奔喪報葬至京師每見余必咨聲掩涕以求表墓之文而孺人苦節清行實宜有傳于後乃為之書孺人卒於雍正六年七月「六十有五舅諱敬儀字平一從先兆葬六合劉家營西」壻孺人祔焉誠幼時無資就外傅及次子以訥小學于孺人口授孺人之喪誠雖客在外泣血三年喪食一如禮經

中憲大夫鄂公夫人撒克達氏墓誌

夫人姓撒克達氏故愼刑司郎中鄂素之妻今通政司通政使兼詹事府詹事攝翰林院掌院學士習保之母也保之言曰保三歲而喪吾母踰年喪吾父庶母郭氏

舍己所出而乳焉每語人曰無若女君之德何保不及見吾母之事大父母而大父母之安吾母眾載其言保不能知吾母之相吾父而吾父權稅時舅氏或爲保謀宜少治生產吾母抑以大義眾載其言吾母既歿且十年諸母諸姑及族姻老婢及見吾母者見保莫不垂涕追思不已嗚呼猶斯言也古陰禮所謂婦德幾盡之矣家之興恒由婦人而嫡妾則有甚焉故二南之風皆始於不妒蓋婦德莫難於斯此之能然而餘行可無備述矣春秋傳曰娣姪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在禮妾爲女君君之長子三年所以重其恩義同其憂喜而潛消其妒嫉也然大之恆情亦惟君及女君之

存不敢不勉耳夫人既歿而郭氏舍所出以字其孤守信砥節沒齒爲期則夫人之德之在郭氏必有過越於恆情者矣而況奉舅姑成內治宜家人之疏節與夫人父某某官年十[redacted]歸郎中卒年二十有[redacted]女二皆保姊也郭氏年今五十有九所生子早殤雍正六年冬十有一月桐城方苞撰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夫人姓王氏陳贈公諱健之繼室廣東右翼漢軍副都統鼐之母浙江通省提督倫炯之大母也陳氏世爲閩人自長樂遷泉州之高浦明末海寇滋蔓遷濱海居民從灌口贈公時年六十餘矣生計壹倚長子光光死贈

公大慟尋卒昂年始十有一含斂皆夫人手之虛室中惟雞一栅母子號泣與雞鳴之聲相應哀動鄰里凶儀寇亂相乘米至石八千夫人拮据日作糜半釜澆厚者飼子次及女自啜水漿儀不可忍則更急束要帶昂既貴每念兒時備見太夫人之艱辛而不獲一日致鼎養恨不欲生方流離轉徙夫人常抱木主以行雖遇寇迫險不釋用此數世前生卒葬地子孫猶得籍記閩人相傳戚繼光禦倭寇駐軍高浦與僚屬遍閱山川形勢指贈公舊居曰是家必有興者以爲此再世節鉞之兆也然陳氏之遷高浦亦近耳前此廬其所居之地者眾矣而陳氏熾昌又在徙灌口之後則非宅地之所爲決也

豈其先世故有潛德隱行及贈公之身而胚胎已兆故光澗先見於門閭與嗚呼此可卽太夫人之節行以徵之矣倫烟始通籍備宿衛階甚卑余一見卽決其必拔起爲大將未數年果建節歷七鎭軍民威懷粤閩江浙咸載其言乾隆八年以太夫人遺事請表墓故並著閨人所傳語使衆知家之興必由其人而謂宅地能有助者妄也太夫人父諱公榮母某氏女適太學生蕭湄太夫人卒於康熙辛未年享年七十有八後贈公之卒凡三十一年前夫人許氏父諱浦母某氏卒年二十有七葬於高浦之杏林社界禁限隔亂後塚隴不可復辨昆及倫烟每以爲恨贈公葬於某鄉某原太夫人以癸酉

年四月二十八日葬於芎溪山之原江左方苞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孺人姓鄭氏福州侯官人三山林贈君諱邦楨之妻編修棐春之母也生鄭氏熾昌後其卒也林氏方興而伶俜艱辛靦甲庶貧女有甚焉母黃氏鄭贈君繼室也生孺人踰歲而殂鄭翁付外家鞠育及疾革始命以歸父黨內外宗尚未識面時十齡悲號雀踊見者莫不心惻及歸林氏家甚貧而贈君嬴疾授經在外孺人餔糜日或不繼歲戊子贈君卒遺一女二小男老姑在堂而益無儲栖無完衣仲兄鄭論德幾庭計口致米薪蔬百物皆自孺人及女手指中出身甘糠秕而遇時物必多方

賭易以進或母家以餉孺子必奉姑姑心知之而不忍卻也孺人自居父喪卽依諭德之妻王宜人佐治家事因教以閨訓女史及贈君卒孺人命枝春就殯帷躬教督誦讀聲洋洋此鄰及親交到門者莫不歎息大母衰疾中亦用以自慰焉及姑終女有歸二子受室枝春舉於鄉爲內閣中書而孺人嘔血遂不起孺人疾作於雍正辛亥之春戒勿使枝春得聞其秋枝春感噩夢請急航海而歸孺人驚喜疾少閒卒於冬十二月晦前六日年五十有八子二枝春翰林院侍講督學河南夢彩戊午科舉人女適岸生葉球以癸丑十月祔贈君之墓在郭北五鳳山乾隆七年春枝春以狀求爲傳余考孺人

雖艱辛而未遭變故所述皆婦順之常於文律不宜立傳既而思孺人處境略與吾母同吾母之遭遇視孺人尤順而艱辛苦恨則有甚焉惟不肖子知之宜乎枝春之不能自克也抑又思朱子之母安常履順其貧約亦未甚也二程子之母則顯榮福祥以終世矣而百世以下無不知二母之賢則惟其子之故耳以苞之無似不足以顯吾母故因材母發此義以勖枝春以志吾疚兼告天下後世爲人子者乾隆八年十一月江左方苞表

方曰崑妻李氏墓表

孺人姓李氏揚州府興化縣人吾宗知孝豐縣事諱將之子婦邑諸生曰崑繼室也於苞爲其五世祖斷事公

之諸母行比俗之人謂劇股肱可療疾雖子女行之於父母亦爲過禮而以吾所聞廣昌何某妻魏氏到肱求療其姑一時名輩爭爲傳記詩歌以紀之又二十餘年而有孺人之事乾隆壬戌余蒙

恩歸里孺人之柩適至自閩中長子杭以狀求誌銘始聞其詳孝豐府君病膈噎長子曰岱割股以進少間數日疾反曰崑欲踵行之孺人曰予疾初愈甚羸妳重傷大人病必臻夜半侍婢皆臥登樓禱於宗祠引刃自劇昏仆久而蘇强自纏縛昧爽作羹府君食之病又小愈者閱月及將終乃知孺人事呼而至曰死生命也然汝必青賢子孫曰崑兄弟十三人惟伯兄及四弟曰岳爲

適出而曰崑曰岳生同胎曰岱宦遊曰崑欲與曰岳同
襲謂孺人曰爾能自必終世無生異同否孺人曰予能
自必何問婦人孺人處宛若閒如弟妹之事兄姊門以
內少壯男女皆相親曰岱初任閩之沙縣改調泰甯曰
岳卒於沙曰崑從至泰甯孺人以俗言生同者死期亦
近時杭館於閩之榕城孺人挈子女及杭之妻女閒閩
赴泰甯未一年曰崑果卒孺人親視含斂杭述孺人淑
德甚詳然舉是三者則仁孝明知之見於他行者視此
矣銘以藏幽孺人之事宜使觀者感興故爲表於外碑
孺人享年五十有五父漳浙江湖州府衛守備與孝豐
君善故爲昏姻祖嗣京明河南道御史曾祖春芳大學

士子三人女四人系曰
茲事之義類余於廣昌魏氏論之詳矣鬻人求療其舅
其事尤希而持之則有故蓋大懼夫或重傷以駭慟垂
盡之親故不得已而自劇以塞其意也往者亡妻蔡氏
亦嘗割肱求療其姊及來歸余告以三從不二夫之義
乃白知無謂故備列之俾慕爲仁孝者得自鏡而審所
處焉

碑碣

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

公諱詵字叔大號實齋系出渤海爲宋大尉高瓊裔明
永樂初上祖東園公自臨安出贅海甯陳氏遂著籍蒙

其氏高祖諱中漸隱居好德有子二人並登萬歷丁丑會試榜成進士累官貴州參政諱與相者公之曾祖也參政之子五人其季曰元成早世有十三人長之問公本生父也季之閒所承嗣也明季陳氏衣冠日盛子弟皆治舉業務進取而公之本生父獨承學於念臺劉公劉公没黃宗羲梨洲傳師說以教渤東西而公復從梨洲游自入

國朝公伯叔父兄弟之子登上甲宅政府長六官出秉節鉞者林立惟公第舉乙科然自補中書三遷而副長御史開府貴州湖南入爲尚書皆特擢不由階資其給事吏科轉刑科都給事言多施用而以稽貴州土

司承襲劾罷大吏請復天妃閘以奠黃淮其語尤著薦紳聞自鴻臚寺卿倅大理領臺中屢決疑獄及巡撫貴州民艱於食行視山坂皆可耕諮於介眾僉曰收穫不可期入稅籍終難脫矣遂奏免升科踰年斗米錢三十因教以蠶桑蒔果樹卽王文成謫戍講學處建書院衆教羣士延及苗童黔民久而慕思移鎮湖南尋晉司空轉宗伯官中事無不釐飭嘗

聖祖中年直省大吏員缺必咨臺垣尤卿舉者多陰奉要人指意或自援親故而公所舉惟三人高安朱相國始介潛注以讞疑獄公記其名前後凡四薦沈公近思未遇貧給誘進既通籍揚於朝准貴決溢舉陳公鵬年

爲河督公性沈靜其治事勾稽文簿終日不倦事畢即閉閤下簾手一編未嘗一日去書諸四子之書諸經嘗汝也近體諸身然後知須臾不可離作四書述嘗慨酷吏深文擊斷曰律者聖人以不忍人之心而著之爲精義之學者也作讀律述謂孔子學易期於寡過人事萬變包於六位隨時隨事必有合焉作玩辭述手披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以朱墨雜色識之凡五周多獨見作通鑑述一卷晚年將次第排纂而業未終公既沒十有四年其子世倌自山東以遺書及行狀抵苞請列外碑且曰倌自始仕以至於今戰戰慄慄惟懼或蹈於非義以不敢忘先人之志事耳苞以衰疲久而底滯又數年

世倡爲御史大夫其規模略與念臺劉公相類乃竊歎公之教型於家而劉公之風能使異世聞而興起也夫比俗之人以講學爲詆病久矣故爲譜其世家並傳再世師友淵源之漸俾學者無惑於俗言而識所祈嚮是亦公之志也夫公卒於康熙六十一年享年八十壬子科舉人曾祖果

贈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祖考以公

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姚氏並

贈一品夫人本生考姚贈亦如之夫人查氏初

封淑人晉

封一品夫人子六人長世儁丙戌進士知江西建昌府

次世儼辛卯舉人揀選知縣次世仁乙未進士翰林院檢討次世倌癸未進士工部尚書次世侃癸巳進士翰林院檢討次潮幼殤女七人孫男二十四人銘曰

經有明訓不學面牆寘行無鬻爲戚爲狂翼翼陳公學優而仕寅亮中外官常有紀善政善教奠乂遐荒氓獠歌思愈久不忘入長一官禮當事嚴如握尋常引以繩墨譜公之行按公之書所言多應終始不渝遠尊師聞近守父學有子能承風規尤卓豐碑峩峩用表功施不說學者視此銘辭

理藩院員外郎贈資政大夫席公神道碑

公諱席爾泰系出舒穆祿氏世居盛京東之渾渚大父

郎住力能出車馬於淖陷父吳巴泰十六從軍破隊徇城常推鋒抑於上官功不得御終不自列并臨陣未嘗妄殺一人公初試惜薪司筆帖式轉仜刑科廐勒吉總督江南江西徹自隘歸補吏部主事遷理藩院員外郎奉檄行塞墜馬傷肩臂遂引疾卒年六十有八公在江南制府以事詢必竭情無隱江西巡撫以法中某郡守制府叩公公曰吏獲罪多由不善事上官耳郎遣公廉其實守得免而眾莫知其由江蘇布政使被劾命公勾稽簿書使恐懼道謁公曰歸理案牘無他求也麻公嘗被逮院中佐吏皆號呶漫易惟公不失禮代任者益重公固留以自佐而公篤念父母竟告歸其在吏部有武

弁爲尚書所厚軍功不及格而敘公力爭曰三藩蕩平論功者衆成法一亂則冒進者人人得引爲辭會理藩院增置員外郎

上命部院各舉所屬賢能首以公應蓋不欲公在吏曹也公內行飭修事繼母誠孝母素嚴久而感悟母沒撫季弟勤於已子凡衣食必先取足焉公階奉直大夫以子元夢貴

贈資政大夫娶同系別屬女仁厚識大義公所以感繼母及與麻公始終夫人之助爲多夫人以公

封宜人以元夢進

封夫人其卒也距公之卒二十有二年始公退休家甚

貧而先夢以事謫季子入翰林尋亦罷居常鬱鬱及公卒逾年而元夢復收用漸被顧遇開府兩浙入爲司空夫人屢覲

皇太后於甯壽宮

天子親書堂額壁聯以嘉母德是以元夢每荷恩榮爲太夫人慶卽隱痛公之不及見然元夢能推太公之德業愼行其身而有令聞俾國人稱願以爲君子之子則公亦可以無恨矣公及夫人生卒年月日子姓男女既詳於幽堂之誌葬事畢外碑宜刻文以屬余乃敘而銘之銘曰

維國之興材必世生維家之隆德必世崇公先再世淳

德未漓豐公稍達仍鬱不施以昌厥嗣爲
帝股肱恪居官次令聞有融眾人所矜
錫命之顯君子所感嗣德無靦我列茲銘信而有徵

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贈公諱良字維林浙江紹興府瀝海所人吾友趙國麟
之父處士臨若公之子也生有明崇禎丁丑時寇賊交
鬨未成童陷賊匿舟底三日勺飲不入既脫歸廬舍已
空
國初東南未靖人民流離多餬口於北方遂棄儒學醫
至幽燕東遊齊魯遇族父於秦安州以醫自活因盧旅
焉時淮陰江翁亦寓岱下以女妻之而臨若公倦遊無

所合困而歸聞其子既立室家附舟北上至則國麟之生已數月矣時康熙癸丑年也臨若公入抱孫出則與石堂諸散人遊贈公既左右無違而江夫人力致魚菽瓜蔬以忠養久而安焉雖居窮巷遠方畸人老宿多造門豫章吳慎庵嘗嘆曰臨若之室僅容膝可旋身而入其中則曠如也臨若公以康熙二十三年卒於泰安贈公及江夫人相繼沒國麟貧不能葬豫章戴君知地理得吉兆以告且探囊篋助營窀穸又二十餘年國麟巡撫安徽入謁

世宗憲皇帝山陵請假歸里祭告因葬故有缺以書抵余求補碑銘以列祠堂觀國麟所述贈公自定家於岱

父歸就養一室之中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者凡二十年
富貴不足道國麟之得列於君子之林也豈偶然哉臨
君公二弟卒於南中老不能奔喪命贈公歸葬獨身冒
風雪往還其治疾者如疾在身無貧富貴賤必竭心力
享年五十有八以乾隆元年
覃恩誥贈如國麟官江氏爲夫人夫人之生後贈公二
十年而卒以康熙辛未先公一年次子國經女四人以
某年月日合葬於州西天平山銘曰
族以亂而散家以旅而成行以艱而篤志以沒而亨岱
畎有碑瀝海有田
恩綸孔赫世祀其縣有閑自天其兆必先

○杜茶村先生墓碣

先生姓杜氏諱濬字于皇號茶村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避流賊張獻忠之亂流轉至金陵遂久客焉少倜儻常欲瀟然著奇節既不得有所試遂一意於詩以此聞天下然雅不欲以詩人自名也於並世人獨重宣城沈眉生堤中徐昭發自愧不如其在金陵與先君子善客維揚則主蔣前民金陵爲四方冠蓋往來之衝諸公貴人求詩名者湊至先生謝不與通惟故舊或寺士吏追欲見徒步到門亦偶接焉門內爲竹關先生午睡或治事則外鍵之關外設坐約客至視鍵閉則坐而待不得叩關雖大府至亦然及功令有排關之役有司注籍

優免先生曰是吾所服也躬雜厮輿夜巡綽眾莫能止先生居北山去先君子居五里而近以詩相得旦晚過從非甚雨疾風無閒先君子構特室從橫不及尋丈置牀衽几硯先生至則嘯咏其中苞與兄百川奉壺觴常提攜開以問學先生偶致雞豚魚菽必召先君子率苞兄弟往會食其接如家人丙寅春先生年七十有七攜僕被叩門語元君子曰吾老矣將一視前民歸而窟室蔣山之陽死卽葬焉是日渡江數月竟死維楊喪歸寄長干僧舍一二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無何世濟亦卒先生故三子一子幼迷失一爲僧遠方眾莫敢主又數年長沙

陳公滄州來守金陵謂先生其鄉人之能立名義者哀其志爲買小邱蔣山北梅花村召先生從孫揚文及故人會葬先君子執紼視窀穸時苞客燕南歸而命之曰先生吾所尊事汝兄弟親炙可無誌乎苞重其事將俟學之有成而措意焉自先君子歿患難流離今衰且老矣自恨學之無成猶昔而舊鄉限隔恐終墮先人之命乃姑述其大略使人往碣於墓之阡先生詩世所傳不及十一平生著述手定凡四十七冊世濟殺勢家購得之弗善仍歸其從孫某先生生於明萬歷辛亥年正月十六日卒於康熙丁卯年六月某日葬以康熙丙戌年二月十六日銘曰

死而不亡光於世嗣逢長

大理卿高公墓碣

吾師宛平高公之歿也以康熙庚辰仲春余在京師衆議以誌銘屬余視喪畢東歸爲銘歸公二弟丙戌再至拜公墓石已磨未勒也而余以事遄歸又六年冬十二月以鄉人戴名世文集牽連被逮發戍使僕某祭掃遷訊之墓垣盡頹而磨石尚仆於道公仁孝聞天下然世所稱者太公以吏事謫遼左公發憤成進士伏闕上書求代已而逢恩例贖歸余竊謂父兄在難凡力所逮中人以下猶將勉焉不足爲公異也自公視學江南余從遊近十年公家事細大畢聞太公少豪宕不可羈束而

太夫人謹禮法不相中太公之歸也公以爲難後天屬復完又二親皆篤老當更歡洽而居常漠然遇事仍嘖嘖公用此雖富貲恆蹙蹙如窮人無所歸終公身公退食恆居於內余怪焉叩之御者則常在太夫人側嬉戲如嬰兒其侍太公所以承意觀色或古禮經所未嘗云而自公出之乃知其當然而不可易也公疾篤余入視公曰子毋憂某雖無祿尚當終事吾母乃竟先太夫人卒嗚呼酷矣余所犯尚未決雖

天子明聖而吏議余罪至重死生未敢自卜恐公之仁孝余獨聞知者遂就湮滅而心氣瘡傷不能營度爲文前銘又不復記憶乃質言其大略俾公故人曾君啟起

磨石而碣焉時康熙壬辰八月也公諱喬字素侯卒於康熙庚辰二月十有二日年五十有四由翰林官至大理卿仕績應列於史氏銘曰

謂公不得於天胡酒屯以亨而天屬之復連謂公能得於天胡將毋之不終而壽命不得以少通豈彼蒼之無知抑將留終古之恨以暴其仁賢

兵部主事龔君墓碣

君姓龔氏諱健陽號惕齋湖廣天門縣人也初因其弟巽陽索交於余余時衰疾趨走

丙廷終歲僅一再見君每以不能親近從問經書爲言厥後聞君以陳漕弊爲重人所齮部議降調乃考其行

於所習者始知君自司工部郎勇任公事及人臺奏劾
馳道核門禁糶倉粟以平市價並愜眾心而尤爲時所
稱者巡視南城有主母殺婢鬻家也君奏請自治不送
刑部屬託百方卒持法不移雍正九年旱
詔諭科道聯名直陳時政君首議在任守制當急停同
僚相視不敢署名君遂具疏獨奏付通政司會掛部議
不得上調行人司方需次
特旨授兵部主事以在臺中數言事其名猶簡在
聖心也君益自奮勵將有所設張而未數月遽以疾卒
始巽陽及吾門試春官不第將盡棄所學而專心於三
禮及歸亦遽卒龔氏世居福建至南唐越國公之子順

爲江西節度使遂留江西既而遷於袁陵近千年無顯者至君之祖始舉乙科及君兄弟五人而登甲科者二乙科者一眾皆謂龔氏其昌矣而仕者學者皆不遂而無年理數有不可詰者獨其志行猶不沒於士大夫之口君於諸經四書皆有編纂尤好春秋作胡傳辨十餘篇惜乎君生時余未得與面講也君之祖仲鄂順治甲午舉人父諱松廩貢生以長子廷颺

勅封文林郎妻程氏封孺人君以子學海遇乾隆三年覃恩贈奉政大夫妻譚氏贈宜人子三長光海嗣世父次學海次文海女二君以甲寅十二月合葬譚宜人之墓在本縣利涉鋪先兆未有銘幽之文君卒後四年學

海以庶吉士屬余教習請銘余多事未服及歸里檢篋笥失君行狀乾隆九年秋九月復以狀來乃敘而銘之以列外傳銘曰

職方張而柄移志甚盛而身萎惟天造之難測奚素履之無虧

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徽郡在羣山中土利不足以贍其人故好賈而輕去其鄉自通都大邑以及山陬海聚凡便賈之地卽家焉其男子受室後尊者卽督令行賈無贏折皆不得速歸久者數十年近亦踰紀用此居必聚族而嚴閨門之禮故婦人以節著者比戶多有之蓋禮俗之所漸然也金

氏爲休甯王彦孝妻生子宜民六月而寡會
國初天下猶未靖而休歙閒土賊假以攻剽金氏集兄
公彦忠叔彦節謀曰吾三門惟孺子存聞淮揚已定先
人舊業在焉伯居守叔衞我抵江都一綫可延也從之
宜民少長卽教以賈曰汝毋墓爲儒彦節死命宜民歸
葬彦忠死亦然兩人終以無子而其鄉鄰居者多爲賊
所殘皆曰微節婦王氏不祀矣夫擇地權時以定其身
家男子所不易也而金氏以婦人任之且決計於干戈
擾攘之閒動乎險中而得亨貞豈獨其志節足爲女子
之準的哉節婦自始寡卽不茹葷飯疏羹茶凡五十年
卒年七十有二以某年月日祔於彦孝之兆某鄉某原

後二十年其孫宗華儒而治方客京師請銘於余始碣其墓之阡銘曰

兒呱呱莽伏戎菱也悌走煢煢既定遷延宗祊終首邱辟兆從

族子根穎壙銘

明善先生之後能世其學者惟中丞之子孫諸父行皆先君子所善而十五弟歿采尤與先兄相得先兄既歿且數年余遇歿采月陽道中相持而哭失聲自是聚則相歡離居則相念也雍正三年季春余至京師其秋歿采亦至心疾累月不瘳踰年而其三子根穎至自桐左右就養藥物無違歿采稍自寬疾漸愈根穎年雖少好

古書曰輯左傳義疏成宋服則爲諸書余方喜其旅中得良子以忘其憂而根穎尋抱疾其冬成宋館迺州根穎從踰年春夏益羸余再使往問未得報而成宋至自通根穎以五月晦前一日死矣叩所由則始至時父疾方劇憂思嗌血隱而不言至垂死乃得其狀昔先兄及余避事晏屮弟林偕嗌血不言循至大疾用此見父兄於子弟仁孝者察其形神以求其疾痛尤不可以不悉也嗚呼民之壽夭皆曰命於天然仁孝者每以戕其生則何以勸哉成宋既自爲哀辭屬余銘其壙乃垂淚而爲之書根穎生於康熙壬午卒年二十有六未娶銘曰

爾父疾無滋以爾歸耐食於爾宗靈茹億而

鮑氏女球壙銘

康熙庚寅夏五月余妹適鮑氏者臥疾甚亟而余有故鄉之行往視之其長女球侍戒以在視食飲寢興之節球淚應聲落踰月余在皖家僕至叩之則妹疾少蘇而球遘癘疾死矣金陵俗淨惰而女教尤不修甘食美服嬉遊而外爲女爲婦之道曾無聞焉其富女以此柙高貧者不得則以懟其父母賤其夫而外其舅姑余每侍老母側見內外宗女爲陳古女婦儀法羣女往往心病余言稍稍自引去獨球承聽久而益恭鮑氏故富饒至球父甚寵又多子女而家無僕婢球自十歲卽佐其母漿縫紉浣濯攜持弟妹凡成人之艱苦實備嘗焉而

自有生以至於殁其養殮未嘗一節適也被服未嘗一完善也故余與其父母用此尤不能爲懷然世之福祥壽考而缺於人道以愧負其所受於天者多矣而球無愧也然則余與其父母亦可以無恨也球以康熙庚寅七月二十三日傷年十有六未字葬於某鄉某原銘曰而已反其初生人之患而今其免夫兩母疾其蘇而去而居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四

記

別建曾子祠記

雍正三年春苞赴京師道濟甯諸賢楊三炯以兗郡丞督漕駐此云始到官寓署之西偏蓋曾子故居也聽事處即正廟前吏者遷主於西城樓而宅之又於隙地治燕私之齋余將就其址構數楹迎主歸定祀且延師召諸生講誦於此俾眾著於先賢之遺蹟而不敢廢焉會故廟而別祠恐後之人狃於前事而不能保也秋九月以書來請記曰工訖矣余嘗謂道一而已而聖賢代興其操行之要與所示學者入德之方則必有爲前聖所

未發者詩書易禮深微奥博非積學者不能徧觀而驟
入也至孔子則所言皆平近顯易夫人可知而六經之
旨備焉至曾子傳大學揭愼獨之義俾學者隨事屬物
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開孟子所謂
幾希之端緒乃前之聖人所未發也其自稱曰吾日三
省吾身卽愼獨之見於操行之實者耳夫見廟而思敬
過墓而知哀苟有人心者莫不然況入先賢之宮而有
漠然無所興起者乎諸生誠切究夫省身愼獨之義則
知功利之溺心詞章之蠹學而慨然有志於遠且大者
而後之吏者自惟燕私之居則務廣而無窮而先賢祀
享諸生講誦之地盡取而不留一區其必有不得於心

者矣此三烟之志也江南後學方苞記

絃歌臺記 代

陳州城外西南隅相傳孔子絕糧處舊有祠曰陬臺明嘉靖中巡按御史某更名絃歌祠屢修屢廢客以告余因遣人鳩工飭材營葺俾復其舊經始於康熙五十一年某月某日告訖於次年某月某日州之人士備述其川原林麓之勝因董役者以請記於余余思之經創而未得所以爲言之義焉將師夫子之德與道與則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不可繪畫且語之至者已備於前賢矣將謂茲臺爲邑人所瞻仰與則今天下郡州縣學皆有天子頒堂過者不戒而肅恭亦不係乎茲臺之存毀至

於川原林麓之觀又不足道也是役也特以至聖遺蹟所當有以告者則不得任其終圮故第書所緣起以及畢工之月日云

重建陽明祠堂記

自余有聞見百數十年間北方眞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興鹿太常容城孫徵君睢州湯文正其學皆以陽明王氏爲宗鄙儒膚學或勦程朱之緒言漫詆陽明以釣聲名而逐勢利故余於平生其學之友窮在下者則要以默諗躬行達而有特操者則勖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標講學宗指金陵西華門外舊有陽明書院不知廢自何年講堂學舍周垣盡毀其餘屋圃者居之繚以廡

匿欲聲其罪則其人已亡欲復其舊則費無所出乾隆十一年貴州布政使安州陳公調移安徽過余北山偶言及此遂議興復逾歲五月告成屬記之蓋公乃余素以睢州志事相勘者其尊人鳴九先生承忠節徵君之學爲教於鄉國故公於茲祠成之如此其速也嗟乎貿儒耳食亦知陽明氏揭良知以爲教之本指乎有明開國以來淳朴之士風至天順之初而一變蓋由三楊忠衰於閹祿以致天子之操柄閣部之事權陰爲王振汪直輩所奪而王文萬安首附中官竊據政府忠良斥廷杖開士大夫之務進取者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而輕自陷不仁不義陽明氏目擊而心傷以爲人苟失

其本心則聰明入於機變學問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尚不至梏亡而不遠於禽獸至天啟中魏黨肆毒欲盡善人之類太常徵君目擊而心傷且身急惕左之難故於陽明之說直指人心者重有感發而欲與學者共明之然則此邦人士升斯堂者宜思陽明之節義勳猷忠節徵君文正之志事爲何如而已之日有孜孜者爲何事則有內愧而寢食無以自安者矣又思陽明之門如龍溪心齋有過言畸行而未聞其變詐以趨權勢也再傳以後或流於禪寂而未聞其貪鄙以毀廉隅也若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與穿窬爲類者陽明氏之徒且羞與爲伍是則陳公重建茲

祠之本志也夫郡志載前輩焦弱侯重修書院記略云創建者海門周公時攝京兆厥後與參黃公嗣事乃成之今茲重建費大於作始公惟不詰屋與地私相授受之出而官贖之價從其柢鳩工庀材並出祿賜邑侯海甯許君助之屬役於紳士不由胥吏故不日而事集經始於乾隆十一年季冬訖工於十二年仲夏方苞記

鹿忠節公神堂記

定興鹿忠節公致命於城西北隅邑人就其地爲祠會孫某葺之列樹增舍俾子孫暨鄉人志公之學者得就而講習焉余嘗謂自陽明氏作程朱相傳之統緒幾爲所奪然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狷狂無忌而自明之季以

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匪是則無以自治其身心而遷奪於外物陽明氏所自別於程朱者特從入之徑塗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則豈有二哉方其志節事功赫然震動乎宇宙一時急名譽者多依託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師承迨其身既歿世既遠則依託以爲名者無所取之矣凡讀其書慕其志節事功而興起者乃病俗學之陋而誠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類於恆人吾聞忠節公之少也即以聖賢爲必可企而所從入則自陽明氏觀其

佐孫高陽及急楊左諸公之難其於陽明氏之志節事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雖程朱處此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爲自事其身心卽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爲聖賢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公之生平耿著於天壤蓋無俟於余言故獨著其所以爲學之指意使學者知所事而用自循省焉是則公之志也夫

修復雙峰書院記

容城孫徵君明季嘗避難於易州之西山學者就其故宅爲雙峰書院其後徵君遷河南生徒散去爲土人侵

據其曾孫用楨訟之累年始克修復而請余記之余觀明至熹宗時國將亡而政教之仆也久矣而士氣之盛昌則自東漢以來未之有也方逆奄魏忠賢之熾也楊左諸賢首罹其鋒前者糜爛而後者踵至焉楊左之難先生與其友出萬死以赴之及先生避亂山谷閒生徒朋遊棄家而相保者比比也嗚呼諸君子之所爲雖不能無過於中而當是時禮義之結於人心者可不謂深且固與其上之教下之學所以蘊蒸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與夫晚明之事猶不足異也當靖難兵起國乃新造耳而一時朝士及閭閻之布衣舍生取義與日月爭光者不可勝數也嘗歎五季縉紳之士視亡國易

君若鄰之喪其雞犬漠然無動於中及人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後知無怪其然也彼於將相大臣所以毀其廉恥者或甚於臧獲則賢者不出於其閒而苟妄之徒同面汙行而不知愧固其理矣明之興也高皇帝之馭吏也嚴而待士也忠其養之也厚其禮之也重其任之也專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學者雖以峻法加焉而不害於士氣之伸也故能以數年之閒肇修人紀而使之勃興於禮義如此由是觀之教化之張弛其於人國輕重何如也余因論先生之遺事而并及於有明一代之風教使學者升先生之堂思其人論其世而慨然於士之所當自厲者至其山川之形勢堂舍之規與作之程則慨

略而不道云

將園記

由正街之西有廢墟焉先君子嘗指以示余曰此吾家故園也汝曾大父自桐遷金陵實始居此其後定居士街宅出質園無主長廊曲檻軒亭花石遂盡於居民之毀竊而荒穢至此先君子好爲山澤之遊既老不能數出居常鬱鬱乃謀復是宅宅已六易主久之議始成以甲申七月入居因步園之舊址繚以百堵隔居民之漱流者然後出池之淤以實下地而清流匯焉堰之使方廻其四周池東有獨樹蔭三丈餘翦其下可列坐風謖謖雖盛夏不蚤蚊蠅先君子日召故人歡飲其間將俟

其成而名之曰將園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也越三歲而先君子及始克於池之東北隅構四室奉老母居其北而余讀書其南又數年復於池東南隅爲堂敞其中檐其左右而翼其西偏以臨於池廡堂之東上屬於四室編籬穿徑列植竹樹每飯後扶老母循廡至南堂觀僕婢蒔花灌畦或立池上視魚之始生清光瑩然不知其在城市中也南堂成於庚寅之春其西翼尚未畢工辛卯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又二年出獄蒙 望恩召入內廷編纂老母北上依余每夏日輒語內御者曰池中荷新出柳條密蒙桐陰如蓋矣余出獄之次年宅仍他屬又三年園亦出質乃記所由始示兄子道

希使知此大父母精神所憑依而余之心力嘗竭焉母
淹久於他姓也

泉井鄉祭田記

兄百川暨弟楸塗卜葬於泉井之西原墓側有田十八
畝買爲祭田王辰使馮氏甥榮收其入兼以契付之使
築室而定居焉以守薪木俾吾子姓祭者有所休止而
記之曰余同產凡八人而女兄弟五姊適鮑氏曾氏者
前母姚孺人出也適馮氏者妹適鮑氏謝氏者並余兄
弟吳孺人出也自余毀齒及成童先君子尤窮空冬無
縣日不再食者旬月中必再三遘時鮑氏姊已出室而
先兄侍王父於蕪湖兩妹尚幼同之者實兩姊及弟楸

塗而先君子課余及弟誦讀甚嚴馮氏姊獨勤力定省供子職亹亹縫紉灑掃執僕婢之役門以內皆賴焉余家貧而馮氏尤甚姊年二十有六姊夫綏萬始入贅其後余遊四方綏萬助兄治余家事近十年兄歿余又其事焉姊在室時余兄弟三人更疾不瘳凡四三年雞初鳴余每寤望見燈光熒然則姊已起治藥物矣余年二十有三始能備饔飧而弟卒又九年己卯舉於鄉歸自京師踰年而兄卒又七年丙戌中禮部試歸踰月而姊卒姊先卒之數日余往視榮及兩女甥皆在旁姊顧之慘然余曰吾生而存若輩無飢且寒又五年辛卯冬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將至京守隸防夫伺甚

嚴或曰人則不可以生矣余懼與姊言之終棄也乃於逆旅夜燈作書寄兄子道希使以茲田歸馮氏會逢天子仁聖不遽用吏議而不肖之軀延於獄中者又踰年聞戚友多咎余曰田以祭名而使異姓主之可乎余亦惑焉雖然是舉也先兄及弟之魂魄必嘉與之且人事無常使子孫守之遂能永保不失乎今以方氏祭田而使馮氏子孫食其入執其契雖不肖者莫敢相授受安知非茲田之所以久存也與若他年道希克昌其世以他畝易而歸之義無不可遂書之俾刻石於墓左時康熙壬辰十一月望後六日在獄思慈齋

赫氏祭田記

古者治教禮俗莫重於宗法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其爲天子繫屬斯民權亞於牧長義並於師儒降至春秋去國者多以族行并兼者欲誘其遺民則爲之致邑立宗故先儒謂宗法之廢興與國勢爲表裏此之故也三楚吳越閩廣山谿之閒聚族而居者常數千百家而宗法無一能行蓋古者公卿大夫祿皆足以仁其族而四民各有職業其待大宗之收恤不過鰥寡孤獨廢疾無大功之親者而已後世家無恆產人無常業益無儲偫無衣者比肩而立而欲大宗之收族不亦難乎飢寒之不恤而執法以繩不類孰聽之乎惟吳郡范氏有義田以養其族人故宗法常行無或敢

犯余嘗以風並世士大夫聞有慕效者不再世而子孫族人瓜分其義田而摽棄之然後知范氏宗法久行非以其義田之多乃文正忠宣之德行功業足以覆露其子孫以陰爲之保定故食其福者七八百年而未有艾也康熙癸巳冬余自　南書房移

蒙養齋時與顧用方論喪祭之禮及古宗法赫君赫若有意於余言其母李孺人卒期年內飲食寢處不背於禮經其始仕祿入甚薄即大治兆域建墓側饗堂每語余曰范氏義田吾有志焉而未逮也後二十餘年乾隆戊辰余已告歸而君爲山東布政使以書來告曰先玉父入關隸正黃旗受賓坻田五百八十畝以授吾父暨

叔父吾父以公事出典二頃餘八十畝歲時具牲醪常苦不充及將終以授某曰小子勖哉奉先合族無忘吾志某兄弟四人伯兄早世季弟永泰後叔父而叔父亦即世某監寶泉局始克歸先父出典之田以大半給三弟永甫餘入祭田及永泰得官喟然曰巨嫂衣食於兄我爲叔父後而喪葬兄力任之乃坐享遺田心不能安請以歸於公時某續置龍虎莊五百五十畝乃以分給甫泰而祖遺五百八十畝盡爲祭田以其餘周族姓此永泰之義某終未益尺土也今以非材承乏東藩將謹身節用歲有增益如范氏義田以繼先人之志望先生作記俾時自砥礪嗚呼人性皆善用此知謂古禮必不

能行於今皆自暴棄之誣言也赫君不忘父命遂足以發其弟之義心而又能曲成其義使公卿大夫之設心皆若此而宗法不能行仁讓不能興吾不信也使三楚吳越閩廣聚族而居者其巨室富人皆能踵其事則居常飢寒足以相恤遇變鄉邑可以共保禮俗成而民氣固其有輔於國家之治教豈淺小哉赫居東值歲大祲未數月以太僕寺卿內召其增益義田終能滿志吾不敢知然就其已事固足爲爲人子孫與兄弟居之楷法矣赫嘗言自服官以後凡余所云無一不拳拳於心若果能然則豈惟義田文正忠宣之軌跡具在庸詎爲吾儕所不可幾及哉

仁和湯氏義田記

仁和湯少宰西涯置義田如干畝以贍其族人式法一取之吳郡范氏少宰卒於京師其子學基將御匱以歸請余記之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先儒嘗歎宗法不行則民俗無由淳國勢無由固然其所以不行者有說焉古之時大功同財而有祿者必仁其族其平時飢寒相恤死病相救故有事則聚族而謀犯難去國以其族行而莫之敢貳也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爲俗期之兄弟能不異居與財者鮮矣故士大夫家累鉅萬其親屬或不蒙其潤澤況族人乎是以平居相視如途人甚則號呶訴誶而莫之能禦吳楚閩越山澤鄉邑

之聞族聚者當千百人而宗法無一能行此之故也余嘗至吳郡聞范氏之家法崇子正位於廟則祖父行俛首而聽命過愆辯訟皆於家廟治之故范氏之子孫越數百年無受罰於公庭者蓋以文正置義田貧者皆賴以養故致法可得而行也嗟乎世之厚自封殖者徒以私其子孫耳然易世以後貨以悖出而子孫無一壠之植者多矣文正置義田以贍其族也而子孫享之者垂七百年天道人事之類應而不忒如此不可爲愚者之炯鑒哉少宰家無贏餘所遺於子若孫者尚不及義田之半可謂能厚其本根者矣學基請記其事豈惟揚父之美亦欲其族人羣相勖於范氏之家法也

遊豐臺記

豐臺去京城十里而近居民以蒔花爲業芍藥尤盛花時都人士羣往遊焉余六至京師未得一遊觀戊戌夏四月將赴塞門而商安之上黨過其寓爲列曰盍爲豐臺之遊遂告嘉定張樸村金壇王篛林余宗弟文翰門生劉師向共載以行其地最盛者稱王氏園扃閉不得入周覽旁舍於籬落閒見蓓蕾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土人初植時平原如掌千畝相連五色間厠所以爲異觀也其後居人漸多各爲垣牆籬落以限隔之樹木叢生花雖繁隱而不見遊者特艷其昔之所聞而紛然來集耳因就道旁老樹席地坐久之始得圃者宅後小

亭而憩休焉少長不序臥起坐立惟所便人暢所欲言舉酒相屬向夕猶不能歸蓋余數年中未有醺遊若此之適者念平生鈍直寡諧相知深者二十年來淵雲過半其存者諸君子居其半矣諸君子仕隱遊學各異趨而次第來會於此多者數年少亦歷歲移時豈非事之難期而可喜者乎然寓安之行也以旬日爲期矣其官罷而將歸者則文輈也事畢而欲歸者樸村也守選而將出者劉生也惟翁林當官而行且告歸計明年花時滯留於此者惟余獨耳豈惟余之衰疾羈孤此樂難再即諸君子蹤迹乖分栖託異向雖山川景物之勝什百於斯而耆艾故人天涯羣聚歡然握手如茲遊者恐亦

未可多遘也因名涘以詩而余爲之記云

遊潭柘記

康熙戊戌夏四月望後七日余將赴塞上寓安偕劉生師向適余會公程可寬信宿乃謀爲潭柘之遊而從者難之曰道局窄不利行車窮日未可達也少閒雲陰合厲風起衆皆以爲疑寓安曰車倍健雨淋漓詰旦必行既就途果回遠經砠磧數頓撼薄暮抵山口而四望皆荒邱雖余亦幾悔茲行之勞而無得也入山一二里徑陡仄下車步至寺門而山之面勢始出林泉清淑之氣曠然與人心相得時日已向晡乃宿寺西堂質明起二子披衣攀躡窮寺之幽與高降而左出寺循山徑東上

求潭柘舊址泉聲隨逕轉蔭藉密蒙如行吳越溪山中遇好石輒列坐淹留不能進日將中從者曰更遲之事不逮矣余拂衣起二子相視悵然計所歷於山得三之二去潭側二里竟不能至也昔莊周自述所學謂與天地精神往來余困於塵勞忽睹茲山之與吾神者善也殆恍然於周所云者余生山永之鄉昔之日誰爲羈紲者乃自牽於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負此時物悔豈可追耶夫古之達人巖居川觀陸沉而不悔者彼誠有見於功在天壤名施罔極終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況敝精神於蹇淺而蹙蹙以終世乎余老矣自顧數奇豈敢復妄意於此而劉生志方盛出而當官得自有其身者惟

寓安耳然則繼目今寓安尚可不覽寤哉

再至浮山記

昔吾友宋生北固在京師數言白雲浮渡之勝相期築室課耕於此康熙己丑余至浮山二君子猶未歸獨與宗六上人遊每天氣澄清步山下巖影倒入方池及月初出坐華嚴寺門廡望最高峰之出木末者心融神釋莫可名狀將行宗六謂余曰茲山之勝吾身所歷殆未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時士女雜至吾常閉特室外鍵以避之大山而名尚爲遊者所敗壞若此辛卯冬南山集禍作余牽連被逮竊自恨曰是宗六所謂也又十有二年雍正甲辰始荷

聖恩給假歸葬八月上旬至樅陽卜日奉大父柩改葬江甯因展先墓在桐者時未生已死其子移居東鄉將往哭而取道白雲以返於樅至浮山計日已迫乃爲一昔之期招未生子秀起會於宗六之居而遂行白雲去浮山三十里道曲藪遇陰雨輒不達又無僧舍旅廬可託宿故余再欲往觀而未能既與宗六別忽憶其前者之言爲不必然蓋路遠處幽而遊者無所取資則其跡自希不係乎山之名不名也既而思楚蜀百粤閒與永柳之山比勝而人莫知者衆矣惟子厚所經則遊者亦浮慕焉今白雲之遊者特不若浮波之雜然耳既爲衆所指目徒以路遠處幽無所取資而蚤至者之希則是

若一無聞焉者爲能常保其清淑之氣而無遊者猝至之患哉然則宗六之言蓋終無以易也余之再至浮山非遊也無可記者而斯言之義則不可沒故總前後情事而並識之

蒼溪鎮重修三元觀記

高淳張彝歎嘗持所爲募修三元觀疏示余曰俟其成子必記之余詫焉彝歎曰古者射鄉酺蜡讀法憲禁計耦興鋤各有地春秋祈報各有典祀而後世並無之此地爲宣歙羣流入吳之要會自開永豐太平諸圩民懼水敗慤而聽於神凡歲時修築分植屬役旱潦啟閉水門皆合眾成言於此則過而存之不亦可乎又曰吾鎮

俗近古無商賈奇羨遊觀伎巧之誑耀民安拙業而士
者亦通於農若因農祀之節會寓以古法則禮俗可興
惜乎喬裒而志力有不逮也余聞而慕之因屬夔歎爲
購旁舍將移家而相資以待老康熙辛卯余構祠北徙
又七年戊戌而夔歎赴
詔道卒於山東又六年雍正甲辰余蒙
恩除旗籍給假歸葬而觀適成蒼溪士人錄前後疏記
以來曰此夔歎之志也按疏記漢末吳將周瑜駐屯於
此瑜殁權立觀以褒其功及北宋以來豐田賑蔡京乃
重建加崇侈焉茲拆正殿棟陰署赤烏二年重建其始
修在明成化三年越萬歷三十二年越崇禎十四年凡

再修夫自明中葉至今僅百餘年修而復圮者三而自漢至明千餘年無廢興事理有不當然者蓋重建於京修者醜之故原其蹟之自瑯而署以赤烏也此雖類不學者爲之然即是可徵其俗之近古矣惜乎彝歎既殁余復拘縻無緣一至其地究觀其學者耕者之禮俗也乃約略而爲之記其川流之支湊及觀名神號所元則彝歎之疏具矣

記尋大龍湫瀑布

八月望前一日入鴈蕩按圖記以求名蹟則蕪沒者十之七矣訪於眾僧咸曰其始闢者皆畸人也庸者繼之或攘田宅以便其私不則苦幽寂去而之他故蹊徑可

尋者希過華嚴鮑甥率眾登採石龍鼻流處余止山下或曰龍湫尚可至也遂宿能仁寺詰旦輿者同聲以險遠辭余曰姑往焉俟不可即而去之何傷沿澗行三里而近絕無險艱至龍湫菴僧他出樵者指道所由又前半里許蔓草被徑輿者曰此中皆毒蛇貍蟲遭之重則死輕則傷悵然而返則老僧在門問故笑曰安有行二千里相距尺尺至崖而反者吾爲子先路持小竿僕李吉隨之經蒙茸則手披足踏輿者坦步里許徑少窄委輿於地曰過此則山勢陡仄決不能前矣僧曰子毋惑惟余足跡是瞻鮑甥牽引越數十步則蔓草漸稀道坦平望見瀑布又前列坐巖下移時乃歸輿者安坐於草

閒並作鄉語怨詈老僧曰彼自耀其明而徵吾輩之誑必眾辱之嗟乎先王之道之榛蕪久矣眾皆以遠迹爲難而不知苟有識道者爲之先實近且易也孔孟程朱皆困於眾厭與而時君不寤豈不惜哉夫輿者之誑卽暴於過客不能譴呵而創懲之也而攘怒蓄怨至此況小人毒正側目於君子之道以爲不利於其私者哉此嚴光管甯之儔所以匿跡銷聲而不敢以身試也

題天姥寺壁

癸亥仲秋余尋醫浙東鮑甥孔巡從行抵嵊縣登陸問天姥山輿者曰小邱耳無可觀者但山下有古樹介寺基與園圃之閒園者將薪之僧以質於官不能辨也

雷破而中分之木身燼燼者十之七自上科至下根斬然離絕近三尺其旁之依皮而存者僅矣而枝葉蔚然於今數百年至山下果如所云剖而視其樹則中焦者可爪而驗也鮑甥曰嘻咄哉李白之詩乃不若輿夫之言之信乎余曰詩所云乃夢中所見非妄也然剖此知觀物之要矣天下事必見之而後知行之而後難凡以意度想像而自謂有得者如趙括之言兵殷浩之志恢復近世浮慕陸王者之談性命皆夢中語也而昧者多信爲誠然若目擊而心通或實有師承則人雖微其言不可忽如臨淸老人之分河流蜀木工之解末濟是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吉凶倚伏顚倒大化中當其時不

自覺也惟達者乃能見微而審所處假而茲樹非殘於雷火必終歸於薪爨是震而焚之乃天所以善全其生而使之愈遠而獨存也鮑甥曰斯言也不可棄遂書於壁使覽者觸類而得其所求思焉

遊雁蕩記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蹟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甥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予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播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

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峰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痏靡然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即至亦不能久留搆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眞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

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已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封氏園觀古松記

封氏園盤松偃臥如蓋南北槩蔭可半畝爲京師古蹟而余獨未嘗見康熙壬寅秋寓安將南歸邀余及若霖同往時餘暑未退遊者雜至壺觴交讌余三人就陰坐井欄移時然後去雍正元年癸卯冬寓安復至京師踰年二月將歸曰吾十至京師蹉跎竟世曩吾之歸不謂其復來也今吾之來不謂其復歸也獨奈與古松得再見耳時新知又得舒君子展而若霖改官吏部無餘閒期以二月既望先後集松下余與寓安子展前至林空無人布席列几案坐臥及飲酒疎數惟所便拾誦九歌

樂府古辭日入星見而若霖不至翼日相期再往則薄暮矣甫至厲風起遽登車歸飲於子展氏坐方定而風止莊周云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以一日之遊而天時人事不可期必如此況人之生遭遇萬變能各得其意之所祈嚮邪余始見茲松惟南枝色微黃餘皆鬱然及再過而瘁傷者幾半雖生意未盡非完松矣茲松之植也五百餘年其榮枯乃在閒歲中而余適見之豈其蹟之將湮而神者俾借吾輩之遊以傳於後邪見於文所以志茲松之遭遇以為不啻中之棄也

金陵會館記

京師之有會館乃鄉先生建立以便後進之貢成均試京兆禮部守選於吏部者自明以來雖小郡邑選舉者稍衆必爭爲之而金陵無有康熙二十二年羅大理集衆力建館於正陽門之東以爲仕者商者歲時聚會之所門堂外羣室不過數區赴公車者暫止而不可久留吾友宥函既成進士欲引建焉而力不逮也雍正五年春告余曰鄉人某有故宅在城西南捐以爲館雖修治不易然其基立矣因勤以爲已任逾年宥函自翰林簡臺中尋以老疾告歸而館之工役粗畢又市宅後棄地垣而合諸館以待繼事者之恢拓焉夫金陵爲東南大都會數百年以來鄉先生之貴盛者不少矣宥函起寒

素官文學清要爲日甚近而能就此以斯知事之集惟其志之確不惟其力之強又以見任事者果能設誠以爲之倡自有以感人心之同而成所務也宵雨以作始之艱慮其久而隳乃集衆議凡應舉及守選者入居皆量資完葺其貴盛者則無問入居與否必重有所出以待修治恢拓之大用公定條例以屬館人而出入則士大夫共稽之夫凡物之情方其作始多畏難惜力而日非吾一人任也及安受其成則又以謂吾直寄焉而不復爲之計久長此凡事所以難成而易敗也凡會於斯者皆吾儕之將出任國事以爲民依者也果能以宵雨之心爲心則豈獨茲館之不廢哉其當官守道必有以

異於比俗之人矣

築子嬰隄記

自三楚吳越之漕皆由江溯淮以入於河而究豫諸水之下流復會於河淮淮南諸州數困於水而泰郵與寶應最劇寶應之田汙下近湖者爲積水所陷十有六七惟漕河之東附隄地稍高邑仰食焉而緣隄故有舍涸時蓄洩以便漕河水暴上則隄下之民被災尤劇有將稷剡而沉沒無遺者焉於是邑民於隄外更築隄東內隄洩流以歸湖而界首之東有隄曰子嬰爲大歲丙子淮南諸州大水邑人已重困其明年七月禾將登而甚雨驟至子嬰隄潰潰之夕邑士大夫之醵者罷商旅之

行者止鄉邑之民往來號呼者聲塡於道也於時張侯以夜半冒風雨至隄上相度形勢爲書告治河長官請閉合洞數日使民得修隄而淫雨連月不止隄數築數潰而隄下之禾盡沒其冬邑大饑下郡粟猶不足以振焉又明年爲今戊寅隄下之民以禾沒築費無所更不敢復言修隄事張侯召之曰方秋時水源降合洞開工費而築不堅今築以春勞費不及半而計其功當倍蓰乃官市隄下田數頃益拓其故址爲籍屬隄下占田者徵役千二百身行築者經始於二月訖後六日歷三旬隄成邑人熹如既有年余聞鄭宋之間連數百里往往爲廢墟古者用彈丸之地兵車玉帛四出而不問焉亾

私其土而無遺利也自郡縣法行吏視其官如傳舍川澮田疇不治災患不謀則土利多廢而民生鑿有治民事甚於民之急其私如張侯者不可沒也已時余客淮南邑人請書其事遂記之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余少遊名山入古寺見佛相肅拜之禮亦不敢施而鞫窮遠遊及難後多與學佛者往還乃悟退之之親大顛永叔求天下奇士不得而有取於祕演惟儼崔長有以也亡友劉古塘云佛之理吾不信而竊喜其教絕婚宦公貨則布衣疏食隨地可安士之蕭散孤介而不欲違其本心者往往匿跡於其中故朱子亦嘗謂彼家有人

歙州程生崟少從余遊生生長素封之家而倜儻少俗情早歲成進士歷官兵部郎中會

世宗憲皇帝董正吏治擢立會考府擢領司事時生年方壯兄弟眾多母夫人壽始及耆而告歸色養三十餘年不出以至母夫人之終而生老矣生家淮陰侍母不敢旬月違離時遊金焦北固尋蘇子瞻米南宮遺蹟得微機上人於黃鶴寺故址荒原破屋中蓋寺焚於康熙五十八年殿宇蕩然僅存傾圮小樓三間微機自圖燕南遊支拄而栖之志在興復程生感焉次第修築數年殿宇門廡寮房齋廚略具乾隆丁卯余年八十首夏生趣余爲金焦之遊留襆被寺中蓋知余少壯遠遊不得

在二親側三十年來恆宿外寢生辰令節必避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孫觴酌也將歸生言必得余爲之記始慶徽機之志蓋以佛之徒有見於前賢之記序者其名常不沒於學士大夫之耳也次年五月余與生送故人於瓜洛徽機餉其徒涉江就余窺其意欲得余文甚迫而口不言余動於其誠又回憶平生悲憂危慮未有從容山水閒身心中一無繫累如往歲之遊者不可以不識也寺在潤州南門外黃鶴山下本東晉時竹林寺相傳宋武帝微時經過有黃鶴翼蔽之祥士人遂以名其寺與其山唐初易元素禪師發名於此一燬於唐末薛朗劉浩之亂再燬於明永樂中今兹三燬而重建工畢於

乾隆十有二年季春其東偏子瞻竹院生猶將嗣事焉
六月朔日方苞記

重修清涼寺記

先兄嘗言自明中葉儒者多潛遁於釋而釋者又爲和
通之論以就之於是儒釋之道混然儒而遁於釋者多
倡狂妄行釋而慕乎儒者多温雅可近余行天下每以
是陰辨儒釋而擇其可交者雍正二年請假歸葬卜兆
未定不敢即私室寓北山僧舍會黃山老僧中州率其
徒來居清涼寺數與往還中州之來踰月而寺火惟存
西北隅小屋三四間嘗謂余曰造物者蓋以新之責老
僧也俟其成公必記之及乾隆七年余歸里更往覩焉

則盡復其故而煥然新中州博學工詩賦所至薦紳富商爭款之故與之如此其易也其徒煽淵緯林嗣守之亦以文學爲學佛者倡每相見必舉前語索記又五年丙寅夏六月望後五日余疾作夜不能寐偶憶先子語晨起而記之以釋諾責且以示學儒者慎毋陰遁於釋獨宜念其能篤信師說以興作艱重爲已任而卒以有成吾儕對之宜有愧色也其肇工落成之日弓用材之凡數樂輸者之姓名二僧自記之以列碑陰可矣

良鄉縣岡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沛上人初至京師居

崇城西華門外道旁小菴遂與其地爲禪林

勅賜禪默寺一時王公貴人多與之遊康熙六十一年余充

武英殿修書總裁託宿寺中與之語窺其志趣乃遊方之外而不忘用世者遂淹留旬月自是爲昵好上人本帥在安肅又嘗興壽因寺於良鄉每經岡窪村閔行旅涉河之艱偶見車價馬傷遂蹈貧聚建石橋石工別耗之功不就久之郡丞經過汜詢而得其情將詰治乃獲訖工時雍正三年二月也越十年而請余爲碑記余嘗見上人居母與兄之喪沉痛幽默雖吾黨務質行者無以過也營田之興庸吏建閒障水於安肅之漆河每歲秋流漂數十里村落阻饑上人見往來寺中者慨指

畫形勢及士人藁析離居狀語聞於河督顧公奏復其舊內府有疑獄大小司寇奉
命讞決眾會於寺以待事中有以深刻爲能者上人危言以怵之聞者莫不變色易容噫使夫人而有官守其急民病直言抗節當如何朱子嘗病吾道之衰而歎佛之徒爲有人其有以也夫茲橋去京城四十里而近乃冠蓋往來之衝故志上人成此之艱并及其志行俾儒之徒過此而寓目者有以觀省而自矜奮焉乾隆二年八月方苞記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五

頌銘

聖主親征漠北頌 康熙三十五年

皇帝撫臨天下三十有五年悉乃方內冠帶之民興教
養德百嘉圖遂萬物睪嗥四海外國蠻夷族部之君長
慕浮索引候風潮踰嶺隘嶺疊跡而來獻見者馳驟
相望惟乙亥之秋西北虜酋噶爾丹恃所處僻遠漏罹
稱兵蹶踩北徼諸部臣屬內附者經冬涉春駐兵田牧
諸部震恐蕩析離居奔訴闕下

皇帝哀矜不忍棄之覆幬之外又慮黠寇猘狂毀我藩
衛邊鄙日駸漸爲百姓勞費將總六師

親征之於時內外文武小大之臣鮮不惶疑震恐謂遠
居絕塞道路所阻深宜且命將出師不宜
勤
乘輿又其俗遷徙無常居恐大軍深入逐捕無所得萬
口一聲交章懇請
皇帝內斷於心丙子春二月以費揚古爲撫遠大將軍
率師由西道刻日進勦
詔陝西將軍孫思克出 噶土剌河斷虜歸路三月初
吉
皇帝總六師由中道出次古北口
詔曰朕念士大夫率校勞苦自今以始朕日御一餐與

六師共之初羣臣慮塞外道遠少水泉輦輅阻艱及車駕出塞雨雪開作而芻糧次第達師中所至疏礎鑿井甘泉湧溢士馬饒給如內地始知

上神略廣運諸事經畫豫備纖悉無遺也五月丙辰師次拖林越數日進逼黑盧倫河虜聞王師天降農慄喪氣日夜引遁癸亥

皇帝親部署諸軍倍道追逐丙寅

車駕過河溯至拖諾山虜棄輜甕甲兵老弱宵遁訊之俘人云當過巴顏而西矣

上曰虜遁而西適與西師遇朕親經畫兩路兵食毋乏虜可草薙而禽殲矣戊辰

皇帝班師命將軍馬思哈率精兵逐北是日虜主昭水將軍揚古將軍思克兵俱會敦陣奮擊虜軍大敗自末達西斬截無算俘獲子女畜物以億計餘黨潰散庚午西師奏捷

行在諸王大臣表請降

明詔祭告

天地

宗廟百神宣布中外

制曰可臣伏見

聖謨深遠爲海內元元計萬世之安屏斥羣議創舉之原躬御行閫率先士卒抗威萬里沙場之外殲厥

歲驕悍狡黠之虜自出車餽糧整屯按部以暨設策制
謀厲兵飭寇事無小大悉出
神策廟算論效收功如指諸掌遂使普天之下窮荒不
毛之域尺地寸土皆歸版輿上及飛鳥下及淵魚喘息
肖翹之物莫不若其性自漢唐以來未有躋登茲盛者
也臣苞方遊太學未獲瞻塞上旗旄之光聽軍前凱歌
之聲伏讀
明詔懽忭蹈舞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巍巍我
皇至仁天覆陰陽燕陶萬物在宥綱紀昭明德施磅礴
海隅蒼生飲食宴樂四海外國莫不懷柔齎貢贐幣奉贄以

後爲蓋蠢茲醜虜自斃其生背義作慝以干大刑擅興
戈鋌陵我北徼月秋徂春猖狂襲盜謂居窮荒天威不
及故集蠢迩厥毒螫
皇帝曰咨虜爲不道凡茲屬國惟予恤冒蛇豕不除善
良曷肯厌親行師是絕是忽惟時在廷小大惶悸交章
請留至於再四
聖志不疑神明默運三方布師以制虜命乃
命揚古汝行自西批其肘腋使賊不支乃
詔思克斷其歸道拊背扼吭使虜噎娟乃撰吉日乃誥
兵戎六師張皇我
皇在中分部授律縣縣翼翼發如川流屯如山立陰山

亟寒土結不毛我
皇戾止豐草如茗龍沙曠莽潢汚潦濁我
皇戾止靈泉噴躍翌煜雲屯車徒接武馬騰若驕士勇
可賈遂次拖林遂逼盧倫如鼓洪爐以鑠鈞金虜眾愕
眙道無水泉士馬百萬豈來自天始臬而張卒鼠而竄
倉皇西奔雜踩紛亂
皇摩六軍倍道逐角雷動風行直窮拖諾虜遁益西遇
我西師禽驚挂絡獸駭觸機三帥同心祇遵
天策短中步戰踣厲淩越飛茸霧散火戟星馳從橫擊
刺所向皆靡羣醜敗績禽獮草薙自未達酉俘獲千億
凡茲方略我

皇自設功成萬里若合符節萬邦凱歌
二八有慶日月照爛山川靈潤黃耆頒白兒童稚齒式
瞻
皇容載笑載語升中吉土薦饗
滿廟飲至論功垂恩漁獵乾端坤倪寸毛尺片歸版
圖我
皇之武銷鋒灌燧肯我黎蒸蕃祉壽善我
皇之仁
萬年寶厤頌
康熙六十年
聞尚書之言君道也曰作之君作之師自二帝三王
以後雖有賢君能兼盡作師之道者鮮矣惟我

皇上御齊敦敏既夙具於
聖性體道務學又時切於
聖心故目
御極以來至今六十年凡四海內外無一民一物不安
其性命而共樂乎
聖德之高深朝廷草野無一官一士不仰荷甄陶而終
不能窺
聖學之萬一兼盡乎作君作師之道而建其有極未有
如我
皇上者也臣又竊觀
聖德聖學既與往聖同符而因時立事功德之隆更有

特出於千古者自古人君開創者多武功守成者多文德惟我
皇上以守成而兼開創武功則威震於八荒文德則光被於四表蓋前世所未有也自古人君寬仁者或過於優柔聰察者或近於刻核惟我
皇上以大公而行至仁如天地之無不容如日月之無不照又前世所未有也用此疆宇之廣博民物之阜安政教之洽浹河海之清晏無若今日者臣草鄙賤士昧學少文蒙
覆載之宏恩趨走
內廷歷有年歲近光服教最為深切竊惟我

皇上盛德崇功嘉言善政雖積簡充棟未能殫盡謹綜
其大要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宥天下惟我
聖皇應時首出萬物皆昌如天之運健行有常如地之
載容保無疆一章
皇殷於民以勤以殖惟六十年心如一日大網既舉細
目咸飭運之方寸周於八極二章我
皇之武知勇天錫首發三孽察罕繼剔遂郡臺灣海氛
永息戎臣受成所向無敵三章
親犁大漠六師如貫巨寇立殲獨由
聖斷西戎襲盜

帝命遏亂決勝萬里如持左券匹章我

皇之文聰明天亶溯源洙泗義文是纘經史百家無幽不闡象數聲律無微不顯五章大哉

王言如綍如綸詩誥雅頌文繼典墳奕奕天章出類離倫雲輝日耀鳳舞鸞鶱六章我

皇之仁徧覆燕黎登之衽席青以繁滋議獨議賑小祲不遺豐年暘復屢徧天涯七章矜疑緩獄德命時行猶頻肆赦體天好生河流衝激淮甸靡甯三巡相度昏墊以平八章我

皇之智包羅宇宙一日萬幾雲行川潤求民之莫幽隱必究察夷之疵每如發覆九章邊選必親其難其愼守令

監司每勤
清問發科興賢嚴抑倖進激濁揚清莫不竦震十章郊壇
親饗前世所難我
皇昭事歷久彌虔冬至大報春始祈年先期宿戒終日
乾乾十一章肅雍在
廟孝享惟誠元聲既得用薦德馨備物盡志
慈闈是承年踰艾耆孺慕猶形十二章至誠不息無逸作
所宵旰勤政罔閒寒暑
帳殿旌門奏對日舉亦有清暇攷文稽古十三
躬行儉樸萬方之儀衣無纂組椽不雕幾素食一御爲
民祺祈常雨有餘以惠嘉師十四章光天之下至於海壖

四民熙熙以養以恬兒童稚齒耆耇蒼顏齊心同祝
天子萬年十五章 曰仁者壽
聖德日滋惟恭則壽
聖敬日躋于萬斯年我
皇之禧我
皇之禧萬民其憙十六章
聖主躬耕耤田頒雍正元年
惟
皇帝御極之元年
聖德廣運庶政聿修敷天之下萬官億醜咸就法度乃
以仲春元辰

躬臨耤田展事先農秉耒三推登臺以觀終畝於時風
日布和隰原增潤羣工師師匍徒濟濟近光者仰
德遂聽者嚮風臣竊惟我
皇上應天以誠故志氣之動足以格穹蒼勤民有本故
興禮之行足以通眾志伏見
聖德懋勤凡郊廟典祀必躬必親至治馨香感於神明
茲復
躬耕帝耤以供粢盛乃書所謂明德惟馨非徒薦以黍
稷也我
皇上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江南積逋賜免者數百萬江
西額徵豁除者百餘萬河北五路間有水旱發帑振廩

冠諸相望惟恐事有中阻澤不下究凡此愛民重穀施
懇無已之
聖心人倫淡於臣民之牖牖故茲耕耤禮成自朝有耆
位以及城市郊野兒童耆老莫不式歌且舞思見德化
之成勞稽自古好禮之君莫不稽古興文以爲民紀然
未有如我
皇上眞心實政足以和通天人之際而與古典禮相應
者臣幸際千載難遘之昌期又夙荷
天地生成之大德銜恩撫躬欲報靡由顧惟謏陋不足
以罄
盛德之形容而踴躍懽忭之實情則有不能自秘者謹

稽首頓首而獻頌曰

天佑眾萬篤生

聖皇基命宥密以勤萬邦百神其享惟德之常下民其

依惟政之臧　風行雷動奠此垓埏邦經既正百度無

愆乃舉舊典命我田官農祥正中陳修耜壇　昫昫吉

土兆彼南郊潔粢豐盛明禋用昭升中燔燎薦以蕭茅

神所憑依是先是勞　土穀之修六府所亟萬事本原

蒸民粒食康功田功

皇躬是飭兆民之倡四方維則　春陽載舒土膏脈發

保介既諧協風應律

皇耕一撥班三以訖凡百有位敬共無斁　音官相告

樂動惟宮太史有古雲物其豐蒸蒸匍徒襏襫就功載笑載言

皇儀有顒　惟天監德應感無私

皇情所注神動天隨谷風習習興雨祁祁近自畿甸周於海隅　自南自北自東自西三時不害我稼如茨我稼如茨兆民其熙兆民其熙我

皇之禧

聖主親詣太學頒雍正元年

臣聞二帝三王所以陰隲下民而使各得其恆性者以能兼立乎君師之極也有虞敎胄直溫寬栗帝親命之在周文武之興辟雍鐘鼓並見於雅歌詩人推原以爲

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實由於此古者天子視學大昕鼓徵興秩節以事先師而春秋簡不帥教者亦親涖焉蓋以至尊而盡禮於先師所以見尊德樂道之誠以一士之不帥教而天子乃親聽之所以使震動恪恭而不苟以自棄也我

皇上涖政之初卽

詔崇至聖先師祖考五世並加王爵以三月朔日

躬臨太學

特諭大小諸司凡公牒祝辭並稱詔學不得言奏釋菜禮成乃

御經筵宣

恩旨越日復頒
聖訓誨諄諄庶官庶士靡不感勵臣竊惟天有四時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我
皇上至敬至誠凡
郊
廟典祀必
躬親膺饗終日乾乾皆所以教羣士使知持身守道之
則也秉決庶政日昃不遑宵旰餘閒猶披文史皆所以
教羣士使知治業赴功之準也激濁揚清閉邪崇正使
有司絕苞苴之徑諸生杜干謁之私又所以教羣士使
出入於太學者必思無愧於孔子之門牆也蓋

皇上常以身教而董之以實政誠兼盡乎作君作師之道而揆之虞廷之敎胄周室之作人有若合符契者豈特

朝親釋奠合樂稽經爲臨雍盛典與臣昧學少文不足以敷揚闕休然葵藿之微不能不向太陽而傾心者物性之自然也敬撰頌言用附於卷舞衢歌之末云爾其辭曰

惟天牖民建極有常作君與師人紀是張煌煌璧雍四方之綱

天子照臨人文其昌　五帝建德成均是崇三王之化於論鼓鐘我

皇敬學表正卢舫先聖後聖其揆則同　九有又安蕞
宮承則政教既行典文可式率民以耕南郊之耕範士
以禮澤宮是卽　優崇先聖王及高曾視學曰詔義以
正名乃
親釋奠典禮攸行乃
布經筵大義是宏　明新其貫治
平馴致聖有微言
皇成至治精一執中心傳無二
禮樂政刑罔非至教況膳
皇眞操此以制萬事
天顏近光有耀褒嘉　儒先是崇是報廣開賢路是來是
勞　宮縣具奏雅聲洋洋我
皇在中頖頖卬卬三階肅肅圜橋蹌蹌被此休烈奎思

奮揚　于羽之舞苗　頑效誠在泮獻馘淮夷是懲文德
誕敷武威益行開我　明堂四荒畢庭
聖主躬耕耤田頌　乾　隆三年

粤稽成周之禮天子　耤於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陽官
司事侑人終畝以共　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以先眾庶兆
民使皆震動恪恭於　農方是時典禮明肅有不耤者史
必書之秦漢以後即事用希有其舉之亦著於史册然
臣聞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蓋殫心而奉
之以禮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又聞應天以實感人以
誠使無仁孝懿敬之實則潔粢盛豈不足以薦馨香無
恤民重穡之誠則修禮設儀不足以通眾志我

皇上躬履至道三年縞素仁孝愾乎黎蒸每遇郊廟社稷之事儼恪嚴恭有孚顒若自

御極以後豁海內逋賦有司奏請凡數百千萬濱江沿海沙壅水徙及下地久荒壅於上聞者旁諏廣詢悉除其額征每遇歲祲振廩蠲漕發帑移粟編除租賦多者至二百餘萬是以山陬海聚父老子弟幽閨之女婦咸知

聖天子恤已之誠也允矣休哉卽此爲承

祖敬

天之實事矣三年仲春擇吉

駕幸昭久不雨及期雲陰合時雨降京都士庶靡不欣

躍亞備員禮官叨直
禁近雖以頹齡弱足未能扈從
齋宮瞻
穆穆之容中心勤企謹拜手稽首而爲頌曰
惟
天迪保右序我
皇統承
列聖道繼三王克仁克孝學與性成比終三篇一如禮
經對越
郊壇有孚殷薦春露秋霜愾聞愛見雨暘風雪時廑
皇情祈年望歲迫於耕耘農祥正中除壇於耤乃擇元

辰命我司穡土喜脈發陽氣其蒸
法宮淳濯
玉輅斯行一駿
親耕班三以徧百禮具成
德輝顯見音官省土律應惟宮太史占物雲光光豐協
氣潛滋隰原霑潤庶官庶士舉手相慶父老扶杖觀歌
巷舞兒童婦女爭相告語我
皇敬
天天自不違我
皇勤民民長有依
厚德載物奠茲九宇解澤旁流化爲甘雨

至仁普覆如天斯窮以鼓以盪達爲和風
天視天聽自我黎蒸民志丕應
天休可徵川嶽降神陰膏應候神倉充溢陳因相覆玉
盌鬱鬯明禋以升
上帝其饗
列祖時馨近自郊圻遠彌薄海百穀順成歛幽樂豈自
今伊始耕九餘三食時用禮婦子其耽百室皆盈戶貞
可外
賜復賜酺無勞賑貸含哺鼓腹樂我太平無咨無呻
皇心載寧
聖主臨雍禮成頌乾隆二年

蓋聞

孔子爲萬世帝王師以能開萬世之屯蒙而道濟天下也自秦以後一姓代興規模草創必先尊禮至聖以繫天下之人心繼世賢君莫不臨雍講學憲老乞言蓋天下之民知

孔子之道伸則萬事皆得其理而太平之澤將目見而身被之也臣竊惟尊禮至聖之實在信其言而行其道

孔子所以告君者具在中庸問政之篇我

皇上御極以來修德體道於九經之宏綱要指無一不實踐焉故能以浹歲之閒使四海蒸黎慕義懷仁之心

勃然而興起蓋由
聖資敦敏好古典學幾二十年於
孔子之道求之切而信之深故本於
皇躬達於政教者如是其誠且篤也用此質諸
先師實在天之靈所深嘉而厚望者豈特大昕鼓徵為
圜橋所觀聽哉乾隆三年季春朔後一日
皇帝躬詣太學釋奠禮成親講中庸之首章堯典之首
節蓋自遂古以來盡性命之理建中和之極行於當時
而位天地育萬物者功莫盛於堯垂於萬世而明大道
彰至教者德莫盛於
孔子是為我

皇上夙心所祈嚮自志學之初以及
御天之日戒愼奉持惟恐有須臾之離用以上格天心而下通民志者故嘉與天下臣民會歸於有極也茲與
孔子所傳體達德致達道以行九經而一本於誠者實相表裏臣伏念臨雍之禮舊史所書典文具備辭人所述體製各殊炳炳乎無以尚矣臣學無年耄語不能文謹據所見敷陳質言特著其信而有徵者頌曰

皆在

孔子賢於堯舜匪德能優惟功之盛堯仁如天一世之
堯尼山木鐸千秋金鏡一
章
天祐下民我

皇篤生
夫子之道逮我
皇而大亨至仁肫肫學與性成秉持六經踐以
躬行二章智以成仁善繼善述大孝之光治殊道一仁以
生勇心純事實以道成身久而不失三章敬禮師傳收恤
耆儒一言片善采納無虛若逢顏孟炎或程朱尊德樂
道當更何如四章敦敘懿親德心普被溫溫衍慾坦然無
忌羣公三事凡百有位推誠備禮豈惟祿賜五章惠保蒸
黎予寒予饑憂民如疾愛之如私德以撫順信以招攜
窮荒僻徼覆幬無遺六章九經三德
先師所傳我

皇得之時乘御天
先師有志
皇實成焉以考以質宜無閒然七章月吉辰良
皇親釋奠惟秉德馨肅將嘉薦
先聖之揆
後聖時憲精意所通羹牆如見八章
聖言深閎教思孔誠四表上下格以欽明中和之致位
育之徵原於性命戒懼所成九章庶官庶士敬而聽之惟
皇之極卽自得師是訓是行
先師鑒茲勉爲貞臣毋負昌期十章

喜雨說

雍正八年春三月時雨不降欽曰天胡不雨我
皇上施大德諭有司凡官吏負賦虧公帑事在三年以
前發於八年二月
恩諭未頒之日者具以聞有說者與豁免繼自今官吏
脫囘圖反鄉里與父母妻子相保聚者無慮數千人免
徵比恬然安其生業者萬千家承追之吏不至愁居惕
處爲他人受罰又
詔近畿五百里內旗丁私質所受官田於鄉民而不能
歸其故價者官爲之償懼罪者免於法無田者復其業
歸田者懷其貲連鄉比戶婦子懽呼若沈疴之去其體
天胡不雨夏四月

皇帝親郎齋宮祈請未明而起日一膳士大夫相見必
色憂余曰無憂也吾
君憂民若此天必順焉既而小雨時霑塗塹後十日陰
雲隆施大夜密雨連朝及暮四野具足旬末終復大雨
浹旬又雨眾相慶余告之曰一方之旱憂之小者耳一
時之雨喜之暫者耳吾
君閔雨至日不再食既雨會令節吾儕小人莫不招朋
儔爲一日之樂而吾
君不自暇逸罷水嬉日警庶官釐百度所以基命宥密
而爲四海臣民之慶者視時雨之降
恩澤之施尤大且遠矣聞者皆心愜則又告之曰不雨

而憂雨而樂者細民之情也非士大夫之志事也念吾君之閔雨至於日不再食則承事而牧民者所以致其忠利當何如念吾
君治政勤民不肯一日自暇逸則人臣之夙夜匪懈忘身忘一而無懷安無賴寵也當何如此之謂事君之禮志學之誠也吾病且衰無力之可輸爲悚爲愧而已耳惟眾君子交勉之既以語於人因退而書之以自警焉

多福硯銘

我
皇嗣服治如砥平
皇有數言眾心載寧

訓迪有位惟吁惟咨勤思民隱其寒其飢一日二日萬幾

心營手勅惟爾必在側

皇敏多福用敷錫於億兆羣生而錫爾嘉名

天章奕奕於萬斯年爾終以無沕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六

哀辭

徐詒孫哀辭

康熙辛未余始至京師即與詒孫善嘗怪其才足以立事而於仕進泊如也學足以立言而於論述頹如也閒與同舍夢中數悲嘯或擗踊而呼余驚起問故則垂涕而不言叩其鄉人乃知其父惑於所嬖母得心疾每欲以義理廣之語相近輒以他說格余癸酉冬自京師歸其家余始寓書告以君子之遭變也在審其身之所處蘇之極也禹未嘗身殉於洚淵而臣堯之行不見絕於孟子況未至此極者乎使徒若焦若熬以喪其精爽而

於身之所處或未盡焉非君子之所尚也戊寅冬十有一月余客澄江舍側有方池夜夢詒孫赫然起自池中面泥淖瞪目無言覺而心惡之次年秋七月歸金陵得詒孫凶問果以余見夢時死詒孫之歸也母癡益甚父閉之加束縛焉詒孫日夜號泣而從數歲亦得心疾昏昏不辨人事一夕自投門外小溪中始詒孫去京師余送之歧路閒既與儕輩登車復返下車執余手而號慟曰惟子知我何當歸吾與子得更相見足矣其後詒孫一至金陵余適在外竟不得再見余一子新殤意殊不自得及聞詒孫死出門西鄉號而哭之不復覺子死之痛矣詒孫姓徐氏諱念祖池州青陽人年四十有四以

行潔修文章冠郡邑聞其死者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其辭曰

生常自懟兮吾知子艱死非其所兮人終汝憐仁孝之鬱兮爲惑爲癲孰使至此兮彼蒼者天

駙馬孫公哀辭

駙馬孫公諱承運遼東人也其先將軍思克爲國扞城顯功名於秦隴康熙三十有五年

上親征厄魯特噶爾丹三路並發將軍以西師絕漠扼之殲其魁其部由是遂亡駙馬爲童子時召見卽許以尙主駙馬生貴甚而性樸厚出於自然瀋陽范恆庵白山祁學圃每道其爲人曰以不學爲恨聞過而能改末

有如斯人者也已亥孟夏吾友左未生自江東來省余會余將祇役塞上暫庵言於駙馬使延未生偕行以便余駙馬先就見擇日以騎迎使者曲跪將命及門主人先俟於門外歷門階必揖三讓升堂使子某出拜曰孺子非能師先生也吾少失學欲先生講以所聞耳駙馬以扈從先至

上營五月朔未生繼至越八日忽稽車裝載過余曰駙馬遘厲疾一夕死矣因太息曰吾固知斯人之不長也臥一室窮謐如一生每薄暮下直雖甚憊必手一卷閱雞移時室無聲色狗馬珍異之觀門無獻技請事之客世胄中幾見此乎駙馬年始三十有一形貌偉然其折

節務學蓋不甘以勳成終而將益振前人之功緒故其卒也未生恆庵學圃哀慟皆逾常雖余亦不能自克也其辭曰

嗟蔓草之叢生兮朝繩茂而夕滋何芝蘭之旖旎兮日數遷而猶萎彼受氣之有厭兮此剝喪其焉懟軫予懷而不釋兮予不自知其所爲

劉北固哀辭

康熙四十七年秋七月吾友北固歸自廣東余與其弟西塘溯江候於桐過期不至而得凶問嗚呼昔吾先人與劉氏世好以行輩北固尊於余而與余爲兄弟交北固生於桐余生六合繼而遷江齋未相面也而所學之

趣同稍長朋詩於有司名必相次也及遊四方與士大夫往還善於北固者多余昵好而嫉余者聞波及於北固與北固居或此唱而彼和或辨論相持雖以諸讓而胸中所懷無毫髮間隔未嘗覺其爲兩人北固終世爲羈於京師而余往來流滯者亦十年每愁思無聊或中有所得輒思見北固計旬日中必再三宿其寓齋余疲病困億恆先就寢而使北固誦詩歌古文臥而聽之靜夜聲朗然率以爲常他時客異地歸休於家獨居私處未嘗不念此樂也北固體素強邇年頓衰余既東歸再書責之恐其負風志而崎死於遠方北固感焉其遊廣東蓋將次第爲歸計而謀所以終老者乃不啻竟道卒

其喪之還予選迓與古塘往迎余以故未得偕欲哭於
其殯之次亦未得也因爲文以攄余悲俾其子薦告以
安靈焉其辭曰

嗚呼之歸兮終吾生以後先痛一言之未接兮遂閉影
於重泉宦與學其交悔兮命奄忽而不延吾語予非不
早兮胡困循而致然

宣左人哀辭

左人與余生同郡長而客遊同方往還離合踰二十年
而爲汎交已丑庚寅閒余頻至淮上左人授徒邗江道
邗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
語余屢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於四方余久寓

金陵亦倦遊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皋壤如沐蹈連信宿相期匝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余難與二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後先在諸君子不爲異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壬辰夏余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余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予無善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余邀覓法出獄隸漢軍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五十二年也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耆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凝然人皆曰當得天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余與左

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余及於難又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固窮亦不可得此恨有終極耶辭曰

嗟子精爽之炯然兮今已陰爲野土閉兩心之所期兮永相望於終古川原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遁而死歸解人世之紲縶兮得甘寢其何悲

武季子哀辭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爲墓表將以歸其孤冬十月孤殊至京師曰家散矣父母大父母諸兄七喪蔑以葬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家冬春間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夏余出塞

返役而洙死已訣日矣始商平友子三人余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年二十有四次子某年二十有一將受室而卒洙其季也憶洙五六歲時余過商平常偕羣兒嬉昵左右少長抱書從其父往來余家及至京師則幹蠱儼然余方欲迪之學行以嗣其宗而遽以羈死有子始二歲商平生故家而屢艱迫阨視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淺雜米鹽無幾微輒生瑕釁然卒能約身隱忍以盡其思而不愆於義余每歎其行之難也而既贏其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耶洙卒於丁酉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一蒙葬京師郭東江開義

塚余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鳴余哀其辭曰

嗟爾生兮雲徂惟百憂兮連延蹇孤遊兮局窄命支離兮爲鬼客天屬盡兮煢煢羌地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之汭緊先靈兮日延企魂朝發兮暮可投異生還兮路相修孺子號兮在室永護阿兮無失

阮以南哀辭

始余兄弟應童子試即聞阮君以南名於閭巷聞及入庠序與君後先時相見稠人中而未狎也其後余遊燕齊倦而歸則先君子故交零落幾盡而新知中惟阮先生汝咸經過最密叩之則君之父也君所居近市曲巷小橋逶迤而入四面環陂地老屋數間蔽翳於叢篁高

柳中入其門如在山林之陰方盛暑風謖謖穿戶牖坐有頃必加衣自仲夏入秋日未旦先君子即披衣就阮先生夜定然後歸率以爲常君率妻子力作殺雞屠狗具肴蔬未嘗乏絕阮先生既沒君於門側市藥而授生徒於堂上先君子旬月猶三數過君余兄弟隨行每至君必散生徒輟其所事置酒酣嬉終日而罷山前之爲君以樂其親也由後之爲則以便余兄弟之情而不肯逆也嗚呼君可謂順於親而篤於友者矣君既免喪時謂余子知交在四方朋儕多貧子以餬其口而獨遺余何也時余私訝先君子栖遲寠懼惟君居近而意愜故獨難之以滯君之行及先君子沒而余及於難又踰年

而君死追念平生遊好傾心向余而余無纖毫之報者莫如君乃哭而爲文以志余哀君諱夢鰲江甯人卒於康熙某年年五十有一余聞其喪失年之某月日也其辭曰

忠養不圖心之競也蹇以無年亦其命也重施而蔑以稱獨余之病也

李伯子哀辭

李習仁字長人吾友恕谷長子也戊戌春余命子道章就學於恕谷歸言習仁耕且學孝友信於其家今年春恕谷歸自江南率習仁過余俾受業其承親事師交友莊步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白門翁止園見而嘆曰子

第中未見如斯人者也恕谷少游浙東西樂江介士風南中士人亦聞其風而慕之故率習仁往相宅其乘車習仁御騎則執鞭以從恕谷與諸公論學左右其閒南士皆傾心焉恕谷以母老未能定遷會其友內人南行使習仁與妻附舟先之至天津疾作將暫反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當愈何反爲還舟又數日疾革其妻出視命之曰勿泣此外艙汝不可久留夜將半氣絕惟小童在側時康熙辛丑八月望前一日也昔明道程子誌其子郎公謂賦生之類雜糅者多而精一者間或值焉則其數或不能長夫自古聖賢之生鮮不爲帝王公侯卿相澤流世嗣者而程子之言若是豈如眾人之激

於所遇邪蓋深觀造化之消息而有以窮其變也余杪秋自塞上歸閩吾友劉古塘長子將冠而殤南中子弟無與比並者慘慟未平而習仁之訃繼至嗚呼以恕谷古塘之躬行日暮途窮而天奪其良子以二子之資材閒值而不能延其一日之生此余所以易哀爲憂而終之以懼也習仁自成童有巨人之志既冠立課程自檢書所爲夕必籍之卒年二十有四妻宋氏始有身其辭曰

嗟爾幼志離羣匹兮善承親心嗣道術兮晝耕夜誦六藝畢兮性栗而温儀有章兮甍甍南行志決壯兮知命不惑死無恨兮任道有徵識所嚮兮斯人則亡子復何

望公

張彝歎哀辭

吾友張彝歎名自超高淳縣人康熙五十七年天子命公卿舉積學篤行之士司空徐公以自超對詔下江南守土吏齎送赴闕余私獨喜計日以待其至而中故人爭趣之曰子抑心自強此行也尚其慰方子之思俄而傳遽至則道卒矣始自超以毋老高祖以下惟一身而久無子不敢仕進癸未成進士長洲韓公將以館職薦踵門辭需次當得縣令不就嘗遊金陵關中曰玫玉適至介余請見而彝歎難之則日駕而行曰吾鄉人也而世有相慕用者吾無死所矣及余遘難徐公

出撫浙而彝歎往爲義學師余心詫焉而未暇詰其所以然其被徵也天下士皆以多徐公及道卒又以咎公而意其言之出於余金陵翁止園聞而嘆曰豁哉使彝歎爲浙行者我也彝歎瞼六十無子而前卒之三月妾楊氏有身衆皆曰是必生男彝歎之生也余既譜其行竣崑繩言潔古塘爲四君子傳茲故不具而獨最其死生離合之迹以志余哀其辭曰

名之不可耀兮惟子壯其幾義之各有時兮惟子識其宜惟大事之槃物兮數少全而多奇守即園以竟世兮而卒死於爲羈曰德人其必祀兮亦豈余之所敢知

王瑤峯哀辭

君諱宗璠字璐峯歙縣人學儒試輒擯遁醫方恥以自名年四十餘以親老無養投徒京師康熙癸巳余出刑部獄供事內廷吾母衰疾而京師無良醫當塗吳穎長曰吾友王君通醫匿而不試君今與子過之既相見再拜致辭許諾君館內城去余居十里余繼遷海淀愈遠君市馬與主人要曰吾友母老疾旬日中必再三往視若難之當辭去主人重君曲聽焉每過余或驟雨及之淋漓徧體其隆冬晨至冰霜結鬚眉面色異常余對之慘動心忡忡君言笑晏然恐余不自克也每歲孟夏余役塞上迫冬始歸倚君如兄弟吾母疾作聞君至即自寬及將終眾醫皆曰可療君獨曰疾不可爲也去年

冬君持所爲文及詩十數篇示余曰視世士何如余讀竟太息謂曰如君之方苟試之必大行有餘資歸而市田宅事親從兄以竟所學當與古之人埒高下子何恥於爲醫君感焉將散生徒傚屋市藥事未就而死先卒之旬日余夜歸家人曰王先生來自言胸中如有物遑子不出暮而歸余家僅一僕方臥病將候其閒使問君而黃君際飛以書來言君死矣叩之君疾作卽歸自余家之夕也嗚呼君視吾母之疾猶母而君疾余不視君死余不知聞君之喪竟不得一昔之明撫君之棺而哭也余之恨於君者有終極耶君鄉人袁某與際飛紀其喪權厝某邱而報君之兄弟使來迎際飛亦因穎長而

得交於君者君卒於丁酉三月望後二日年五十有二
無子妻某氏早卒親老而余不能爲之謀雖恨於君莫
可如何其辭曰
子之旅兮吾與子依子之歸兮吾爲子期養則不遂兮
死而爲鬾絕天幬地兮此志長貫懷文服義兮蔽遏而
不施混俗自閉兮行與心違靈魂營營兮何去而之意
氣君高兮結我涕淚乾坤弄潢兮惟余汝思千秋萬歲
兮人當汝知

和風翔哀辭

乾隆元年六月
天子命修三禮以閣部之長董其成而余亦濫厠焉各

舉所知余言十有二人於鄂張二相國翰林四人而外固請而得之者惟和生生單門也家世農田生六七歲父母求之不在則迹之常凝立村塾外曰吾甚慕諸童子誦書者以爲誰試於塾師則論孟已耳熟矣少長或聚徒古寺中因請爲諸生洒掃衆食飲之以受書法公淵若余故人也雍正二年余得假歸葬公督學按部至江甯叩吾廬謀分校者遂就見吾友古塘而請焉試事畢古塘謂余吾得和風翔此役不虛矣越日來見因勸生琥時文篤志於諸經而隱雲臺山人翁止園以洚鴻之曾山西梁君裕厚欲重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執其書至江南與止園討論借力於生者蓋半焉生幼學書

不能躬耕而志在通經業科舉者無所取之親老家窘空居常戚戚及部徵至聞之色喜卷書裝歸告其親曰兒茲行館餐於方氏歲秩百金半給家用半市近宅之田三年歸可不耕而食終吾生於聖籍矣越日而疾作逮余聞之已踰月矣急致參苓道希將命至其家生披衣而起曰吾固知公之不能忘吾疾也吾學當成二親免寒饑疾當愈止園繼以醫至和齊煮之未熟而生死余與生惟南歸時一相見未嘗從余遊也余年已逝病日滋諸經未竟之緒將以屬焉而今已矣生諱風翔字宇洁上元縣人世居蔣山之陽卒年三十有四妻吳氏無子辭曰

嗟爾童年趨獨異兮勞辱苦辛惟學之嗜兮業將就而
聞彰儉質志兮眾萬叢生惟天所賓兮窮泉有知毋悔
毋憤兮假而隸農二親亦中棄兮

僕王興哀辭

康熙丙申六月十八日余在熱河夢僕王興至自京師
視其貌聽其聲皆不類詰之則自謂我某人也再三云
覺而心動又數日家書至興以是日死與爲嫂張氏家
僮歲丁卯從至余家性愚蒙少慮余嘗以事督責退而
大聲向其曹訟言余過將挾之既而舍之因語家人是
與境困約屢顛沛當無他腸從余館某家天久雨以私
錢市餻饋其母惜俄而失之數月主人家僮某著以出

余識之命索取復曰彼不告而持去若索之彼何所施面目甯已也自余遣禍奴僕皆散去黠者盜財物其尤無能者雖勉相依多桀驁惟興執事如平時今年春二月余晨起怪其面目異常疑有疾曰無有也越三日其女音暴死又兼旬遂遇疾與邇歲益昏憒咫尺間不辨人言語作事多僨余時忿詈河閒王振聲見而止余曰子毋然彼受詈意色循循純實人也余少戒而未能焉止自其女之死始決意不詈而疾遽作念興在余家二十年衣食未嘗適口體患難相依其得免余詈者僅四月餘耳因爲哀辭以志吾悔其辭曰

衆知時以集菀汝劬躬而守枯果違天以離愍孰謂北

其非愚

婢音哀辭

婢音僕王與所生也九歲入侍吾母洒掃浣濯如成人稍長於女事無不能奉事八年未嘗以微失致呵詰其羣居未嘗笑嬉妄出一語余蒙難家人御吾母北上音隨吾妹日夕相扶持或以事暫離吾母輒問音兒安在吾母臥疾踰年危篤且兩月親者不敢去左右爲糜粥供水漿治藥物皆音任之不失晷刻余家貧冬無炭薪音獨身居西偏空室中夜四鼓臥鷄鳴而起率以爲常性剛明容止儼恪雖故家女子中寡有余每心詫焉乃竟以屢疾天年十有七先數日音晨入短衣不蔽骭爲

市布以更之未及試而歿舉室惻傷人如有所失焉乃爲文以哀之其辭曰

惟茅葦之漫漫兮芝孤生而易殘兮石礦堅以磊磊兮王精融而多毀兮非造物之無意兮乃汝性之不祥兮

祭文

祭顧書宣先生文

嗚呼大雅蕪塞不絕如線公復云亡來者何見古惟哲人以道相持降而文學猶其流支陸相登韓道光於唐程張蘇曾顯以歐陽假無二公二代曷述羣賢繼武茲塗無闕余試禮部實出公門公嘉余文或有違言公謝斯文惟某能然所舉不遂甘棄一官既發其覆果匪異

人滿堂動容僕隸同喧與公朋齒宿號知音得以至公
兩無愧心老親趣余歸裝在途公使來追斬轅道隅余
不反顧懽公見督公以書來詞温意渥公尋使楚命余
速西余時腹悲冬以爲期忽承凶問帶絰長號絕轅帷
荒尋駐江皐余入太學公實朋試公既日顯余每自避
辱公交余惟恐不親鈍直可貴公知獨眞十年三接違
離日遠誼重心勤結懽則淺公之詩篇已足自壽在公
無悲獨爲世疾古稱善人天地之紀余所師友蓋可屈
指大理質行宛平高公（諱）秩宗經術長洲韓公（諱）奕（字）仲（字）少宰太原姜公（諱）
橚守官不屈窮在下者劉徐二生（言潔）（諱琮）經明行修吾道
之楨後先一紀壯脆老終匪余恩私懽世聲聾楚山岧

施邦水嗚咽涕泣陳詞肝腸斷絕

祭張文端公文

嗚呼我公爲國宗臣終始一節

帝用忱恂公如元氣運物無迹審機正軸功無與匹其志其事異世可知寸心耿耿獨承恩私余幼泥古孤行自尚病俗流從誤矯以亢伊余先世與公有連眾附恐後余避不前北試京兆牒過禮部公比羣士謂宜獨步凡在列者湊公稱師余獨自外接以常儀謂公余棄公心以傾始脫文貌喻以平生歲在協洽蒼龍南御公來長干獲侍旅寓謂國得賢如室有木子巢能駕吾推子轂余謂公已小人有母衰疾相依獨身無輔公鑒其誠

悄然不怡謂子固爾我心則違感公拳拳中如有物余豈能賢公知恐辱余籍春官由顧與陳陳成進士寶出公門余既南還謁公里第北面升堂始正大義公在林泉亹亹翼翼至忠體國心懷宸極私爲世喜公志未衰孰期踰歲遂乘東維公自禁密經體贊元明農待老人無閒言於人無愧在天曲全先儒所稱公實應焉在公何悲邦國之瘝況於知故能無心劇鳴呼哀哉

祭王崑繩文

嗚呼子生於天余謂非偶嗟同眾萬視猶芻狗子之心胸函山振海子之議論風驚雷駭豈惟在今志亦無古

莫光浩氣今歸何所世士虛憍外張中餒古所云狂子差可擬少隨父兄陸沈自喜匿跡淮墳行歌燕市志以貧移傾身菽水外取所求中以自鄙顧視儕輩如塵如秕可者數士謬及於余未見而親久益不疑行身務學以謀以咨天與屯蹇異徑同歸夙心並負次且路歧丙戌之春揖我長辭二親邱首惟吾所之窮山絕壑形駐影隨雖子知我跡亦難窺解手三歲別語依依念子孤直諒不余欺乾坤浪莽會面何時忽叩吾廬驚喜相顧曰余迴車將農將圃聞子之鄉巖深川互我行我遊子先我路我耕我耘子偕我作我文我史子訂我誤高酣連句忘晨與暮越歲爲期並從所務始春過余杪秋復

至申固前期志氣益厲孰期分背遂歸虛無委衾旅舍妻子莫扶款款友生視矜與孺傲然乘化其色于于子少自則管葛與衡晚希顏孟其忘亦誠行與心違蹉跎竟老遺書在篋其半惟卓臨風灑泣氣盡心孤子止於此況於吾徒嗚呼哀哉尚饗

祭滄洲陳公文

嗚乎陳公履道方夷命忽隕墜斯人之悲公材天植遭遇亦奇屢困而亨終鬱不施始令西安繼調山陽端緒已兆所部稱良及再作守皆由特舉義聲先路戶歌衢舞旬時風動期月政成嘉師怙恃姦豪易行公治一方譽流千里游談奮袂心矜色喜再忤大府必濟之死

先皇鑒照獄詞無涘公之在理士民洶洶輟耕廢業號泣而從或奉壺飧或持服脯謂公食公無我苦罷歸內殿稽編文史四海望公如痿思起觀察霸昌聖心復倚

天記親承古賢是擬河決武陟害延近畿干村流漂漕轉不時

皇帝曰咨汝子肱殷往巡往宣遂攝大府公入大府百政皆清蠹弊工實賦役有憑三舉監司罔非民譽父老泣言自今保聚惟

嗣天子大孝休賢乃實授節以肅政權歲漕既畢躬臨決河其言命楗程工別科告功有期民勞其愒孰謂公

身先與世棄公之屢試久者踰年晚而大任俾公獨肩謂宜永年以宏開濟而功未成歿猶賫志邦國之痒黎蒸之霑其在于公高朗令終眾心難饜盲節易虧惟公炯炯終始無瑕完公令名閱世實用彼蒼有知能無悔慟有心有耳莫不惻傷況於知舊憯裂中腸嗚呼哀哉尚饗

祭石未生文

余於故里兄事者三宋劉賓志今君亦嶷始聞君行矯亢異俗及余得交但見可欲臭味之同如流斯滙憂思苦病見君即解余出余歸行蹤每合惟宋與劉未若君習余之在難君未及唁誓言拳拳生必再見果踐前期

崎嶇自致黃髮素髭其容則睽余出塞門君亦繼至積
色灘聲朝昏相慰始秋南轅遭遇燕市經涉冬春余行
復啟謂君迴駕秋以爲期孰知背面遂至於斯君訃之
至君喪已歸號痛窮天隔隱敗摧計數吾儕動屯行塞
惟君怡愉履道坦坦學同志同命豈能懸老而羈死埋
亦宜然死者之恨生者之憂泯矣終古欲訴何由嗚呼
哀哉尚饗

祭白侯文

余聞君訃往歲之秋時在塞垣心塡百憂盡室北徙遭
迴在途沈痾疊嬰顧影心孤燕秦懸隔莫通喪紀欲寄
一言寸心難理公私薄遽以夕以晨昏昏莫辨經涉冬

春傳車祇役夜宿遽廬君來見夢執手踟躕告余將歸
余不能止相持驚寤心怛不已與君爲友歲逾星紀以
古爲要善終如始君令於桐余爲部人義相然信若弟
與昆吏庶民瘼有言不違行危語盡君亦余規余之在
難君未得面傳君踰年寢食惓惓孰云交契遂止於斯
絕天隔地永無見期聞君喪歸已閉埏門魂既安宅來
存故人君有悌弟子姓皆良成然首邱順彼大常我心
之悲寔君則喻幽明殊路終古誰訴昧旦一聯辭晨告於
虔明水薦香有淚如瀉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嗚呼高山太原聚日星河獄之氣鍾生良才根株已中

乎羅墨棟梁可住而雷火爲之災是乃陰陽之錯行實爲天地之大慈嗚呼元孚慨余暮年所得士友信道篤而務仔肩名教者予最淳誠而交期則末久予自中州入副台長始得相見而踰年卽分手余旣南還子歸養母歲時通書惟禮經是叩往歲仲秋子持使節盡屏儀從徒步以相從問何以然則賢母遺命必躬親杖屨若睢州之於夏峰余愧非其人鑒求得致已稽首而扶笻再過吾廬上下千載始如古人之志事已蠟結於子之心胸茲登秋望後吾友玉圃將以監司入覲約泛舟於北湖前期二日薄暮來告茲遊宜罷博野遽卽行者爲之心惻而況於吾徒降中庭而東面三踊號而淚枯亟

相過以問故則遘瘧寒之疾以望前四日按臨松泖越翼日而舍珠玉圃再起治在祥符予爲大府班隨旅見棄階以趨子獨加禮釋辭自下若後進之接師儒三司心詫動色睢盱玉圃南移予適視學三吳會其以疾在告就視臥榻握手踟躕感念往事蒿目相對竟夕而長呼嗚呼元孚子之當官實心實政所至而愛遺子之在戚居處飲食一應於喪期子之造士閉邪養正引洛閩之綱維而常自慙碌碌無一事能踐高賢烈士之迹使徇論者千載而有餘思余謂世有斯人天或將降以大任但恐歲不吾與不獲親見其功施孰知乃先得子之凶問臨風而涕淚余困衰疾玉圃事蜀弔唁弗躬嗚咽

蚩辭豈惟吾儕之私義實爲斯民斯道重此憂悲子宜知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母吳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年七十有一又得良子以養生送死抑又何悲而余聞夫人之凶問不覺察欷而嗚咽者蓋爲其子自超痛也今年春自超成進士或欲薦以館職自超曰某之舉於鄉也吾母愀然曰汝無所用此吾第欲汝得妾以子而常在吾側耳自超歸而從命焉而妾入室之夕夫人以卒嗚呼世俗之人願其子舉甲乙歷科第而死不恨者眾矣而天漫以畀自超有子以繼世匹夫匹婦之常也而於自超難之自超終當有子而獨不得

早歲月以傷其垂死之母之心嗚呼禹之仁孝也而痛之以羽淵周公之弟也而囚之以管蔡以至君臣夫婦朋友之間其賢者不必相遇而不賢者巧作之合以生惡故先兄有言乾坤之闢始於屯而終於未濟蓋天地之氣有盈竭數有純奇物生所值雖造物者亦不可如何也嗚呼爲父母而得見其子之成立者寡矣見其成立而子於兄弟夫婦子姓之間苟有恨焉則無物足以解其憂而致孝與敬適足爲親心之累故余不獨爲自超痛又以爲凡爲父母與爲子者痛也因書之以馳簠焉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七

家訓

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

禮有百世不遷之宗以收族也有五世則遷之宗親者屬也遺家震慈今在金陵者獨先君逸巢公後耳詩人之述古公者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言將絕而復屬也故繼逸巢公者於桐爲小宗而在金陵則世爲大宗宗子非有大過不廢廢則以子承無子支子以序承雖有貴者別爲小宗不得主祭自逸巢公以上祖之宜世祀者五始遷於桐者曰德益公建文朝死節配享正學先生桐者曰關事公德重於鄉者曰東谷公起家爲大夫

者曰太僕公始遷金陵者曰副使公餘親盡則祧古者大功同財異宮不異宮不能各致養於其親不同財則戚屬而飢寒之不恤矣桐俗子壯則出分先君始命余兄弟循禮經憶亡妻與嫂有違言先兄命之曰汝輩日十反唇披髮搏膺無害但欲吾兄弟分居異財終不可得耳兄子道希幼羸每疾亡弟椒塗中夜抱持圄豚行弟早夭兄常曰吾更生子當以道希嗣是弟所嘗抱持也今道希爲宗子以其弟道永嗣余兄弟三人兄子二人一嗣椒塗余一子道章亦相與爲三人道章之生也後先兄之卒凡五月先兄猶及知其孕也每曰異日汝子與吾子相視如同生道章生年十一以余罪繫

旗籍與道希道永不能生相養其服之相爲宜從期退之不云乎受命於元兄此可以義起也

大功以上同財同居則共祀祖禰異居皆祭於繼祖適子之家適子雖貧宅左右必別爲三室中室爲龕四級奠高曾祖禰木主歲二祫卽從俗用清明孟秋之望先期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主祭者齋於西翼室兄弟子姓各齋於外寢生辰忌日奉主特祀於東翼室考妣之忌齋期如二祫生辰散齋致齋各一日祖考妣之忌如之生辰齋一日高曾祖妣伯叔兄弟之忌如之妻兄弟子婦各祭於其寢妻長子忌日齋冬日至祭於宗室上及不祧之祖宗子散齋三日致齋二日羣子姓如二祫共

大宗者歲一合食其高祖者再其曾祖者三凡合食必於宗祠副使公始至金陵居由正街後遷上街舊宅轉六姓逾五十年康熙乙酉余始復先人居而治其西偏舊圃爲將園先君時燕息焉辛卯遘難宅仍他屬園亦出質道希兄弟異日必復之爲宗祠今於上街宅後暫治三室如前法

小功異財勢不能同也家之乖恆起於婦人米鹽淩雜子女僕婢往來讒訴易至勃谿雖期之兄弟不可保況小功以下乎聖人制法以民非賢者所宜自處也往時清澗白玫玉過余其兄子伸傑侍近五十成進士矣斂約如成童叩之高曾以下同居者五世子婦無異衣食

雖蓄私財無所用之玫玉之兄吾邑宰也而治家司財幣者則玫玉之妻其妾與子婦弗之詫也蓋禮教之能移人若此非弛世之人乎小子識之

古之祭者前期必齋喪必異居食祭不齋無以交於神明喪不異居食則衰麻哭泣皆作僞於其親先王制喪食於老者疾者既葬而後猶有覓假焉而復寢之期則斷不可易蓋人之情食粱肉而悽然念所親者有之矣御內而不忘哀未之有也在禮期終喪不御於內者祖父母之外惟妻而餘皆止於三月非厚於妻而薄伯叔兄弟也先王立中制節故法必計其所窮妻一而已假而本支繁衍死喪相繼皆終期不御於內則人道爲之

曠絕矣故稍寬之使中人可守非謂寡兄弟者必不可節欲以伸其恩也記曰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用此推之則正服大功以淺月爲期小功緦麻終月可也其始婚則小功以卒哭之後爲期禮文其矣余過昭不娶妻之父母趣之時弟椒塗卒始七閱月余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姻大駭物議紛然遂廢禮而成婚至今恨之茲爲家則食飲衰服或因事而權其宜惟御內之期自緦麻以上必以所推爲斷夫舅與甥恩之最輕者也然女兄弟方痛不欲生苟有人心者能卽安于燕寢乎大功以上則親骨肉之眾寡而加隆焉記曰小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

加一等此先王稱物之情而使之自厚於人道者也齋
朝已前具民無恆產財匱而事劇不能壹稟古制也
凡恩之蹙多由婦人志不相得禮之敗多由與私親男
子時相見聞之長老桐俗淳厚時家僕終世給事未嘗
見主母近則稍有連者皆以相見爲渥洽金陵亦然吾
母疾篤
天子加恩賜醫醫者曰定法必視面按脈乃復命余白
之母曰我雖老婦人也可使醫者面乎余曰
君命也母閉目命摹帷顏變者久之既而曰雖
聖恩高厚然繼母今勿更使吾疾
上聞矣今與子姓約凡來婦者父母歿不得歸甯非遠

道還母家毋過信宿其親伯叔父同父兄弟兄弟之子至吾家相見於堂食飲於外從兄弟母之兄弟相見於外姨叔禮見惟吉凶大節同室相糾察有失則者男婦不得與於祭

兄弟宗族之相疾近起於各私其妻子遠則貧富貴賤之相耀也吾幼時聞之父祖上祖有官御史者巡按江西道嗣歸祭於宗祠自監司以下皆來賓主祭者侍御之從兄也爲庶人不得服輿馬侍御以騶從僕隸擇騶者乘侍御軟而先急下拱立道左及祭畢從兄西向立命取杖衆皆進曰吉禮成執事者有不共願以異日治之曰過由執事者則舍之矣侍御遂自弛冠服伏地受

杖杖已曰吾不子杖是使汝負詬於鄉鄉也且汝惟心
無故至此汝持使節一路數千里待命焉而心常外馳
能無誤人身家事乎侍御怡色受教冠服禮賓兄弟各
盡歡嗚呼此吾宗所以勃興也近世骨肉恩薄其賢者
乃以文貌相屬而汎汎然如途人盛衰之本爲子孫者
可以鑒矣

楊樹灣高莊東谷公遺田太僕公所受分也五傳至余
兄弟以遠家金陵艱於運棄其十之六惟主莊尚存余
丁亥歸故鄉見其基勢爽塏繞宅喬木尚七十餘株老
僕曰此巢谷太僕所嘗棲止也因復其半今並以爲祭
田未復者當次第復之以歲入十之二供祀事餘給子

孫之不能嫁娶葬埋及孤煢老疾者其法一取之吳郡范氏不謂之義田者徒爲吾兄弟之子孫計耳非能如古人之收族也每見士大夫家累巨萬不聞置義田即祭田亦僅有而少豐焉俄而其子孫已無一壠之祀矣范文正公父子置義田三千畝以贍族人也而子孫享其利者六七百年以至於今昔太僕公分田之籍手記曰吾增置田三百五十畝蒙中白金千有七百此非吾官中物也乃朋友餽遺汝母勤儉而致之太僕公仕宦四十年當明神宗朝巡按者三掌河南道時兼攝七道御史事所積僅如此嗚呼父有田宅以遺其子乃汲汲然自明惟恐子之意其得於官而心鄙之也士之教一

之俗所以相摩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茲田之在吾家亦近二百年矣然則欲子孫長保其田宅亦非德與禮莫能持也

副使公葬繁昌縣西門外楓樹嶺去桐與金陵各三百里而近余鄉欲與其地士大夫聯姻姻以便祭掃而不得也墓旁有祭田未籍分產四叔父楓麓收其入播遷之後諸弟貧乏必將斥賣逍希兄弟當勉力以原價歸諸從父而勒石永爲祭田先君受分多取膳產應祖母王孺人膳田本議身後均分後獨以歸四叔父楓嶺祭田不問其歲入汝輩當體祖父之志勿謂此公產不肯以價取而致屬他姓也

陳莊胡莊及高淳租每歲終通計而三分之以其一給道章於北非敢棄先兄之命也分隔異地慮子孫或有不肖而大爲之防也昔聖人之制男女之禮也皆以禽獸爲防而兄弟同財異財亦以中人爲準蓋計其所窮使不肖者可守耳弟椒塗之歿也未娶兄泣曰吾弟兄三人當共一邱不得以妻祔兄疾革嫂與道希環而泣之兄屢斥去正命之夕惟余在側未嘗以道希道永屬吾兄弟篤愛如此予孫其式之

甲辰示道希兄弟

己亥歲議以道永嗣弟林林嗣伯父履開公先兄之爲宗子也先祖命之矣道希之爲宗子也先君知之矣若

以林嗣履開公則林及道永當相承爲宗子先祖之所
未命先君之所不知非後之人所敢議也今第以道永
嗣林履開公則置墓田三支子孫世祀勿替而祠食於
祖

吳郡范氏義田計口授糧俾愚者怠於作業非義也五
材百物民皆用之必各有職業交能易作然後其享之
也安無故而坐收其利者天所禍也且勢不能周吾家
祭田營宅兆供歲祀有餘量給不能喪葬者有餘以振
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有餘以助貧不能受學者
有餘春糴而秋糶之累其貲以廣祭田其怠於作業而
貧窶者不得告貸己亥四月諭以高莊爲祭田因司諭

公久葬故鄉雖以陰流入墓起攢仍當卜兆於桐耳今奉柩至金陵則高曾祖考無一葬故鄉者矣高淳二百畝乃我二十年傭筆墨執友張君孳勲爲購置者惟用爲祭田於義爲安一水可通子孫歲收穫可近就繁昌展副使公墓將爲記勒石台拱岡兼省縣冊俾世守之不得私擅棄

自副使公以下道希爲宗子凡出自副使公者宜宗之而從祖父查林府君從父楓麓府君返故鄉吉凶赴告不得以時通今定居金陵者惟先君之子姓耳道希之世嗣當爲百世不遷之宗雖有異爵者祇事焉自先兄與余無私財道希道永道章亦式焉率是道也雖五世

十世可也然先兄早世吾質行不若古人安能必子孫常守家則乎先兄命道希道永與道章兄弟相視如同生今道希道永有子皆早殤惟道章一子始孩異時與羣從相視如大功之兄弟不得析居異財後此則仍禮經聽其大功同財而以親者相屬

金陵上田十畝一夫率家眾力耕豐年穫稻不過三十餘石主人得半乾暴減十二米之得六石餘以給下隸之食與衣不贍也程子曰吾輩讀書子僮僕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更不治經謀道則爲世大蠹可不畏哉計中人之家主人一身調度必殫上農夫五家之力妻子一人所費役三家僕婢半之吾家親屬及僕婢近四十

人常役上農夫百家終歲勤動以相奉給果何德以堪之今與汝輩約僕婢惟老而無歸者勿遣傭者散之少壯各任以事能則留不則縱舍俾自食其力

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於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質人掌人民之質劑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沒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傭僕貨鬻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鑿燕遊惟便縫紝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二二人婦安焉子

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虞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豺兕不能不耐農夫野婦耕織以供戰士而劫辱繫虜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縉紳富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吾家寒素僕衣粗食願能外內共之而婦人必求婢女猶染金陵積習吾甚懼焉道希兄弟其與二三婦其勉之恐余不參而言之中也

憶昔姻家有婦惰姑嚴而不相中者其子頗是其婦母患之語余曰吾兒所憚者子也子為我訓之翼日余至

其家子婦敬聽告之曰凡爲人子睚其妻而不責以事父母是以娼女待其妻也世有與娼女交而望其孝於其父母者乎凡爲人婦睚其夫而不順於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娼女而致孝於估客之父母者乎歸至家姑姊妹皆責余曰不畏其深怨乎余曰彼深怨則心已爲之動矣編於家訓子將娶則審以喻之

古者自王后以及列士之妻皆躬織紝而庶人以下則衣其夫王后之禮職女史糾之而監以王之師傅民家之女功鄰長稽之而達於鄉遂之長一日廢其職怠其事則過愆集之如是則貴者安得恣睢以適己賤者尚敢勃谿於舅姑之側乎今之士古之庶人也繼自今凡

來婦者縱不能衣其夫衣裳必自製以屬工人者值勿給

先兄之命曰弟林既冠未娶而天吾與汝生常遠離異日三人必共一邱康熙辛巳葬兄於泉井以弟從自余遘禍北徙道希屢疾連年累歲術者曰此陰流入墓之效也余始不信忽夢兄臨大淵躍入自沈遁書南中命道希啟墓鑿土三尺見水乃起柩權厝以待卜兆古者邦墓有定所民以族葬有定位自形家之說興而其術頗有奇中者何也管子地員篇凡泉之淺深可按視所見之土以測之豈中原土厚水深司空之法未亡相民宅者皆能脈土以定兆域而未可以例山澤沮洳之地

與吾友李君岱雲黃君退谷劉君梧岡儒者也而篤信形家之術謂穴有暈下三棺則暈破而水入余迫於公務行有日矣道希兄弟若懲前事而畏形家言則兄與弟其塚而余他日別葬於義亦可但母與婦人合以墮先兄之命

古者命士以上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曼子相齊三黨及國之賢士皆取給焉後世祿薄仕者無義取之財吾先人雖宦族而故鄉遺田皆上祖力耕而致之金陵之俗婦人多外夫家內父母家耗費產於私親而子孫無一椽之庇者踵相接也子欲順於母而不恤母族非義所安然必身所自致然後得專以上祖之所遺兄弟子姓

之所賴而偏厚焉家之壞必自此始其有喪葬不應急難無告者竭妻子之私財以佐之無有則與兄弟審度而助之妻之族亦如之

婦人之性鮮知大義兄弟同財則怠於家事委積蓋藏坐視耗蠹甚者爭為侈靡吾子孫之以大功同財者苟不能同爨則均其歲入而各私為奉養豐年存十之二儉歲十一公貯之以備喪葬婚嫁猶愈於離居析產不自者甘蕩棄而兄弟不得問也吁薄矣清澗白氏四世同爨婦人服用有經雖母家送嫁服物亦貯公所繁昌徐季子同產五人兄弟有子二十餘季子年二十一喪妻及子遂鰥居治家事兄弟之子婚者買者授徒客遊

者緑粟不入私室男女少長近百人無違言余杪秋遇其兄之子於魯港具言如此然則子弟有不可教者父兄其省諸婦人有不可化者男子其省諸

己酉四月又示道希

示道希旬月以來我胸氣結塞如有物食飲日甚左股蹙縮甚痛受命於兄垂老而棄之也痛道永不能以義懸衡汝惑焉我爲太親而不能正也三叔父之沒也汝父泣曰吾三人生常違離弟中道天吾與若送死皆有恨弟未娶無子女以寄吾愛異日吾兄弟當同邱不得以妻祔遂以告於大父大母及汝母叔母蔡氏以爲成命是約也豈惟億叔父之靈亦陰以釋大父大母之隱

痛也汝父及叔父合葬二十餘年矣非以陰流入墓而
起厝汝兄弟能發掘而以母祔乎大父之終第知
叔父與汝父之魂魄相依而不知其終判也百歲之後
歸于一丘尤婦人所切心而卜兆泉井時汝母無幾微
見於顏面是心知汝父之義而欲成其美也汝母之終
也汝父起厝復數年矣亦當教汝兄弟借父之命而以
已祔乎今而違焉豈惟戕父之心抑亦毀母之義矣昔
朱子斷濮議以爲試坐仁宗及濮王於此則決知其不
可緣眾人以死後爲無知故惑亂耳試立汝父於此見
汝兄弟違命而遂非痛疾將何如孔子曰汝安則爲之
我衰疾隔遠生世幾何不復贅語矣道希得札依古族
葬而少變以從宜

卜兆蔣侗司諫公居中先兄亡弟同穴居右先嫂亡妻同穴居左故存此札以志其不遵父命曲篤信子言且以解戚友之惑也自記

壬子七月示道希

來札稱鮑甥孔學及汝女婿吳生元定光生大椿學誦益專以懃乞言以進之夫學非專且懃之難貴先定所而嚮耳已卯之冬余信宿河閒令孫岷山署中值迎春部民效伎於庭植雙竿繫索而橫之有女子年可十四五緣竿而升徐步索上舞且歌不側不墜俄設重案臥而仰其足踵舁五鈞之甕以足承轉而運之如九貝久然後眾擊而下觀者皆色然駭而雜以譁笑余獨閔且嘆焉夫索橫於空猿狙之所不能履也五鈞之甕壯夫

所難負戴而弱女以足盤之蓋利重糈而竭其心與力以馴致焉耳不亟可悶乎君子之學所以復其性也三才萬物之理生而備之而古聖賢人所以致知力行以盡其性者具在遺經循而達之其知與力可以無所不極然其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非若搜索而履之與以足運蹇於高空之危且難也而有志於斯者則鮮焉蓋謂是非有利於己之私而無可欲羨焉耳故學誦之專且慤有以爲名與利之階者矣有思以文采表見於後世者矣又其上則欲粗有所立資以稍檢其身而備世之用焉又其上則務復其性者是也三生者吾何以進之哉達吾言而使自審處焉可矣

家傳誌表哀辭

大父馬溪府君墓誌銘

包先世家桐城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亂之秣陵遂定居焉吾父出贅留滯棠邑凡十年苞生六年大父司訓於蕪湖吾父始歸秣陵舊居計此生惟大父承公事主秣陵苞應試皖桐道蕪湖得暫相依其時可稽日可數也江南土薄葬非其地水蟻必宅焉故高祖太僕公家桐城越十餘年而葬秣陵曾大父家秣陵越數十年而葬繁昌大父之終也吾父及叔父御柩歸桐城以大母權厝秣陵數十年而未得葬也及遘宗禍近支皆北徙諸弟倉卒葬大父及叔父母於所居之梁莊已十

年而術者曰陰流入壙矣禍猶未已啟之信然復出而攢焉今
天子嗣位布大德赦吾宗還鄉里苞蒙
恩給假歸葬父母復奉大父柩自倘城來秣陵痛少時
以家貧迫生計未得時依大父及冠後從錢飲光杜于
皇蒼略諸先輩遊始知大父文學爲同時江介諸公所
重大父官蕪湖兄弟實從凡七年每語余曰大父之仁
也曾王父未葬一飯不忘春秋時享及令節良辰未嘗
不噓唏終日嗚呼大父之葬未卜何期而苞自忖則生
世無幾時矣乃略敘改葬之由以付兄子道希而待事
焉大父處境順無由爲卓絕之行而官甚微士皆務科

舉之學教之所及亦淺故不敢漫述惟自痛咎愆之積而已大父諱幟字漢樹號馬溪年十一入安慶府學以歲貢生爲無湖縣學訓導遷興化縣學教諭告歸卒於無湖時康熙丁卯七月也年七十有三大母吳孺人早世葬江甯縣南周村穴甚狹不容合葬子三人長伯父諱綏遠次吾父諱仲舒次叔父諱珠鱗庶祖母王氏出也女七人皆適士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營之艱宅之甯以庇我後生

台拱岡墓碣

先考妣既卜葬於台拱岡之七年不肖子芭始得請假

歸視窀穸雍正二年五月望前二日至自京師郊宿越翼日丙辰展墓十日得六月丁酉穿穴視燥溼始反土而定封焉嗚呼昔我先妣姚孺人早亡吾父更出贅時外祖旨罷客死家貧內御者一人老不任事吾母縫紝浣濯洒掃烹爨日不暇給吾兄弟疾病啼號則吾父保抱攜持焉五歲課章句稍長治經書古文吾父口授指畫焉其後自棠邑遷金陵益窶艱已巳庚午間日食始能再而弟林死葱與兄舟客燕齊歷歲移時不得一歸省歸則計日以行至庚辰誓不更違二親遠遊而逾年兄又死每當弟與兄忌日生辰及春秋伏臘令節吾母先期意色慘沮背人掩涕過旬猶不能平吾父則召親

竇劇飲號呶以自混或遊郊野沈瞑然後歸自苞省人事未嘗見吾父母有一日之安也吾父之歿也宅兆未營而不肖子以南山集章連赴

詔獄會宗禍有司奏宜族誅

聖祖仁皇帝哀矜並免罪隸旗伍而命苞給事內廷戚友御吾母以北哀病纏連不肖子服公事晨入夜歸又自首夏至杪秋必祗役案上不得在視起居寒燠吾母之歿也會返役得視含斂而喪南還附漕船不獲躬扶柩至潞河以人事之常計此生不得復見先人之塋墓矣故據藏記境外不俟之禮使兄子道希道永奉大父母柩以戊戌二月壬寅葬於南鄙石嘴之台拱

圃如天之福
今皇帝嗣位推廣
先帝遺德
恩詔特原牽連入旗者赦歸鄉里吾祖宗塋墓有主而
不肖子得視掩窆負土以終事且承
聖制謂以苞故而宥及全宗吾父母而有知也其戴
聖主無涯之德而爲不肖子悲喜當何如故敬告以妥
靈且碣於原俾世世子孫知謹身寡過爲匹夫而常守
塋墓之難也吾父生平宋潛虛既論次爲家傳吾母之
喪故江甯太守長沙陳公鵬年適在京師豫爲銘幽之
文其言視不肖子苞爲可徵信於後世故弗更著焉先

考字南董號逸巢生於明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寅時卒於
大清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初四日亥時先妣姓吳氏知同光二州同知紹興府事諱勉長女生於崇禎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子時卒於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午時子三人女五人伯氏仲氏姚孺人出姚孺人從葬祖姑趙恭人墓側距今七十有五年矣不敢遷祔新阡懼魄體之動也七月朔後五日男苞述

先母行略

吾母姓吳氏先世莆田人後遷京師外祖諱勉爲名諸生貢成均知同光二州同知紹興府事以直節忤其地

擢貴人罷官流轉江淮間於吾宗老塗山所見先君子詩因女焉吾母生而靜正誠意盎然終身無疾言遽色五六歲時外祖每日吾宗衰此女乃不爲男兒遇經史中女事必爲講說及歸先君子不及事姑或語及先王母輒哽咽欲淚前母姚孺人遺女二次姊少桀傲母呴濡久而悔悟勉爲孝敬先君子中歲尤窮空母生苞兄弟及女兄弟凡六人一婢老不任事縫紉浣濯酒掃炊汲皆身執之方冬時僅敝絮一衾有覆而無薦旬月中不再食者屢焉而先君子喜交游江介耆舊過從無虛日必具肴蔬淹留竟日母嘗疽發於背猶勉强供事十餘年無晷刻休暇而先君子性嚴毅綵粟不治客退必

詰責不少寬假母益篤謹無幾微見於顏面及先君子將終惻然曰與若共事五十年若於我毫髮無愧也母性孝慈而外祖父母及舅氏皆客死繼而吾弟早夭兄及姊適馮氏者復中道天默默銜悲憂遂成心疾六十後患此幾二十年每作晝夜語不休然皆幼所聞古嘉言懿行及侍父母時事無涉鄙倍者臥疾逾年轉側痛苦見者心惻而母恬然時微呻未嘗呼天及父母既彌留苞及小妹在側無戚容悲言恐傷不肖子之心也生平未嘗一語詈僕婢而能使愛畏不敢設欺詐卒之後內御者老幼悲啼過於子姓不可曲止焉男苞泣血述

沈氏姑生壙銘

姑次居六繼室於沈氏嫁愈期年二十有六矣夫故失愛於父常孤行遠遊姑年三十有一而夫死無何舅亦死羣叔離異獨挈幼女及前婦之子以居子將冠又死而女贅陶氏子艮遂依焉先君子於諸姑貧者月有餼而姑未嘗言貧被服必潔以完苞客遊家居日稀會不知姑之艱也姑老矣偶袒內穌補綴無閒咫搆者因泣然曰此未足言也吾始寡沈氏以爲贅疣居荒園日夕擷野蔬聚落葉而炊之每陰雨則持二孤以泣時汝祖老汝父貧多累故不敢告以重父兄憂至於今於吾爲寬矣苞自倦遊歸喪葬婚嫁無虛歲又女兄弟五人皆貧不能自存雖知姑之艱未暇爲謀常私自恃以爲生

養死藏吾終當任之而今無望矣苞難後姑見家人必號痛今年春以書來曰吾居世幾何將窀於夫之兆姪銘之及吾之見也先君子女兄弟凡十人今其存者惟姑與小姑耳姑年七十餘苞淹恤無期而今乃誌姑之生壙尚何以舉其辭郎姑之夫諱某武舉人其卒也距今康熙己亥四十有一年墓在江甯縣某鄉某原銘曰

蔡終世婦事舅百歲之後歸其室

兄百川墓誌銘

兄諱小字百川性倜儻好讀書而不樂爲章句文字之業八九歲誦左氏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袷衣中避人呼苞語以所由勝敗時吾父寓居棠邑留稼村兄

服則之大澤中召羣兒布勒左右爲陣年十四侍王父于蕪湖踰歲歸曰吾鄉所學無所施用家貧二大人冬無絮衣當求爲邑諸生課蒙童以贍朝夕耳踰歲入邑庠遂以制舉之文名天下慕盧韓公見之嘆曰二百年無此也自以時文設科用此名家者僅十數人皆舉甲乙科者以諸生之文而橫被六合自兄始一時名畫皆願從兄遊而兄遇之落落然江西梁質人宿松朱字綠以經世之學自負其議論證引經史橫從穿貫聞者莫不屈服而兄常默默退而發其覆鮮不窒礙者包謂兄盡譬曉之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兄長余二歲兒時家無僕婢五六歲即依兄臥起兄赴蕪湖之

歲將行伏余背而流涕其後少長即各奔走四方余歸兄常在外兄歸余常在外訃日月得與兄相依較之友朋之昵好者有不及焉兄常曰吾與汝得常家居俾二大人無離憂春秋佳日與二三同好北北山徘徊墟葬閒候顏色而歸吾願足矣及庚辰四月余歸自京師七月兄歸自皖江而疾遂篤未得一試斯言也弟林先兄十歲卒兄欲於近郊平疇買小阜自爲生壙而葬弟於其側辛巳四月余爲弟卜地於泉井夢士人云伯夷今葬是余不忍廢兄之命遂以次年三月十六日遷弟柩與兄并葬其村之北原兄歿於康熙辛巳年十月二十一日年三十有七娶張氏子道希道永銘曰

不若于道者天絕之胡體其所受而至于斯矧材與志古固有不遂而又何怖

弟椒塋墓誌銘

吾弟既歿且十年吾與兄奔走四方尚不能爲得一邱之土而兄亦以憂勞致疾卒於辛巳之冬踰年春始卜葬於泉井之西原而以弟祔焉自乙卯以前吾父寓居棠村弟始孩依母及羣姊而余依兄戊午後兄侍王父于蕪湖而弟復依余自遷金陵弟與兄并女兄弟數人皆瘡痍數歲不寒而貧無衣有壞木委西階下每冬月候曦光過檐下輒大喜相呼列坐木上漸移就暄至東牆下日西夕始連入室意常慘然兄赴蕪湖之爰家益

困旬月中屢不再食或得果餌弟輒言不嗜必使余啖之時家無僮僕特室在竹園西偏遠於內余與弟讀書其中每薄暮風聲肅然則顧影自悲按時弟必來視余或弟坐此余治他事閒忘之矣弟性警敏鷄鳴入市購米薪日中治家事客至佐吾母供酒漿日入誦書夜參半不寐體素羸吾與兄數戒之不得癯恨焉果用此致疾方弟之存家雖貧父母起居寢食毫髮以上弟皆在視得其節弟歿吾與兄勒志之輒復遺忘吾父喜交遊與諸公夜飲或漏盡乃歸旬月中間者僅三數日耳弟恆令家人就寢而已獨候門及余繼之則困不支矣弟疾起於丁卯之冬時余與兄避難吳中弟偕行嗌血隱

而不言血氣遂大耗其卒也以齒牙之疾蓋體羸不能服藥也先卒之數日余心氣悸動父命避居野寺弟彌留及夢中呼余不已嗚呼昔之人常致死以勤禮余未有大疾而廢焉悔與痛有終極耶弟初名棠君後更名休字椒塗卒於康熙庚午三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一銘曰

天之於吾弟吾兄酷矣使弟與兄死而余獨生於余更酷矣死而無知則已其有知弟與兄痛余之無依毋覩余之自殉而更酷耶

鮑氏姊哀辭

鮑氏姊幼名且前母姚孺人出也吾母繼室姊七歲苞

之生姊年十有二矣時吾父寓室村家無僕婢獨以苞屬姊絕乳食必啼姊抱持且行且食之食竟乃止遂以爲常姊夫鮑氏庶長也君母嚴姊敬事焉因以所生之姑有娠恐雖負嫡勢相陵兩家僕婢嘖嘖姊於弟妹未嘗一語及之父母有問則稱嫡姑均愛姊歸三歲喪夫逾年一子殤撫姒所生女久之又撫其子皆深愛如己出既老相視泛泛姊嘿然也一日歷而不能興苞走詔獄姊適送女越境無由語訣又十有四年蒙
聖恩許假歸葬而姊臥疾已經年矣每見苞則嗚咽不可止用此過旬乃敢一往視比北上登程五旬有五日而姊卒時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也苞性劣而遇事

於父母兄弟靡不遺恨者而未若姊之深苦不能悉生不能依疾不能養又無子女以寄其愛嗚呼苞其若此心何哉姊夫卒以瘵既葬仲復羸疾其家用俗忌發而焚焉未知兆安在聞姊喪命兄子道希相視諏度然後以姊祔歲將除問未至無以攄吾哀乃涕泣而爲楚言其辭曰

幼而苦辛乃義之服些天命早寡亦未云酷些崎嶇隱憫遭是則獨些既息以死猶淹衾褥些胡爲大年俾嬰此毒些

鮑氏妹哀辭

雍正六年秋八月朔後三日始聞鮑氏妹之喪距其卒

百二十有七日矣兄子道希懼余盛夏病不勝哀故緩告妹爲先君第四女渾厚靜默於先母爲近幼甚饑寒諸姊嫁後佐母治家事歸鮑氏子季昭其伯兄孟虎即伯姊夫也早夭無後家以漸落仲尚能少蓄藏及季受室則掃地無遺與仲分日供二親及巨嫂食姑夙愛仲婦及晚歲每語人曰季婦良苦值主饋吾食飲常得節適伯姊之終困牀席累歲姊侍尤勤嗚呼自吾弟吾兄早世女兄弟五人各窶艱惟馮氏姊及妹有子而馮氏姊中道亡伯姊次之今妹又次之其存者謝氏妹羸疾經年弗瘳仲姊歸曾氏者靡而弱足顧念死者生者尚安用久留此衰疾羈孤之身於人世耶余竟世爲爵屬

有天奔父母兄弟及馮氏姊之喪皆會余歸期得親含斂惟伯姊及妹過時然後聞抑自伯姊以前每有凶咎無在側與否必先見其魄兆而妹獨無豈余混混塵事中不復能自存其清明之氣邪抑心之精爽至是而消亡邪乃爲文以攄余哀俾道希薦告於殯宮其辭曰

嗟予同氣性和壹兮命則坎屯鮮安吉兮汝雖貧約家室甯兮惟是咸厲涕淚盈兮二昆瘥札兩姊燔兮存者三人疢腹兼兮鄉予在難慘未別兮老母北懷痛永訣兮昔歲生還相慰撫兮送我階庭遂終古兮生叢百憂如縢紲兮死果無知解此縣結兮

謝季方傳 此先生妹適謝氏者標題與秦仲高一例先刻誤改謝氏妹今正之壬子十月

釣衡識

先君子五女妹生最後適謝氏子師錫其祖國初督學山西饒於財子姓習侈縱偷尚妹始嫁家中落而未盡妹夫尚多紈袴之好妹性簡默貞靜不相中時被陵暴戒女從者勿聞於二親余聞訊之含淚終不言數年中舊業盡摽薪米半吾家訾給妹夫嘗遘厲疾危在旦夕余往視妹私謂余曰死生命也恨無子本生姑在堂而兄公小叔皆貧不能自存將若之何蓋懼身無依歸母家而不能顧其姑也余難後供奉

蒙養齋妹送母至都門每孟夏余出塞迨冬始還老母起居惟妹是依閒語苞曰汝妹名窮壽今果送吾老吉

云初生所命多爲終身徵兆理果有是哉母終遘衣物付妹妹南歸盡棄以買妾生一子自是以後每隆冬常質繭衣襦忍寒凍而不忍妾與孺子饑余命道希兄弟計口計日致米蔬薪膏供億其家而奉妹於吾家妹忽忽不適問故曰吾不與家人共寒饑心不能安一歲中必數歸視未旬日衣裳鮮在笥者矣先人家則因食有常期妹每言不喜茄腥而取其錢市果餌以食孺子嗚呼女子處儉樂而家室和平易爲賢耳昔先君子不治生產而好交游家無僕婢吾母踰五十猶日夜從竈上掃除執苦身之役然先君子所交皆楚越遺老鄉邦俊人古義尚可以自慰也若妹之艱貞則幾於易所謂

明不可息者矣其事雖族嫂妹不欲使聞知而余乃筆之書蓋天下後世欲明婦順者不可不更備此規軸也

嫂張氏墓誌銘

嫂姓張氏江寧人年二十歸吾兄先君喜交游四方耆舊及里中執友相過日數輩自嫂歸兄督就中饋老母始少得休息余受室妻蔡氏從嫂供事多不逮用此志不相得及蔡氏亡二女依嫂以居少者痘先母語余女證佹氣息觸人不可耐世母保抱攜持意色不厭亦人情所難也自先君歿家婦持家余以老母鹽饋及家事數責讓嫂常含怒及余遷難盡室北遷幼女復依嫂以居撫之不異於所生吁此雖嫂之明抑吾母淳德及吾

兄身教之所漸漬也余兄弟三人弟林未娶而天余與兄奔走衣食生常違離兄將終遺命三人必同邱婦皆別葬康熙壬午兄及弟卜宅泉井之西原近二十年以陰流積壙起厝復數年而地不可得雍正六年正月余在京師兄子道希訃母喪且請誌以文律拔之婦從夫宜附誌而兄有成命嫂當別葬則特誌無妨也兄既有前誌而嫂葬無期余衰羸恐不逮事乃豫爲誌以慰道希兄弟之思嫂年六十卒以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子二長道希次道永女一適喬氏子嫂素無疾遺歲諸孫盡殤又爲姻家所累家益落隱憂自懟馴至大疾嗚呼是重可哀也銘曰

從夫教義克明有子而良終延世以蕃昌

亡妻蔡氏哀辭

妻蔡氏名琬字德宇江南隆都鎮人以康熙丙戌秋七月朔後二日卒在余室凡十有六年自己卯以前余客京師河北淮南歸休於家久者乃三數月耳自庚辰至今赴公車者三侍先兄疾踰年持喪踰年而吾父自春徂秋必出居特室余嘗從焉又間爲近地之遊其入居私寢久者乃旬月耳余家貧多事吾父時拂鬱且晝嗟吁吾母疲病閒作吾與妻必異室視竟夕無言妻常從容語余曰自吾歸於君吾兩人生辰及伏臘令節清秋佳日君常在外其相聚必以事故不得入室或蒿目相

對無歡然握手一笑而爲樂者豈吾與君之結歡至深邪余先世家皖桐世宦達自遷江甯業盡落寶祭而外累月踰時家人無肉食者蔬食或不充至今年余會試注籍春官歸踰月而妻卒妻性木強然稍知大義光兄之疾也鷄初鳴余起治藥物妻欲代余不可必相佐又止之則輾轉達曙數月如一日也壬午夏吾母肝疾驟劇正晝煩瞶不可過命妻誦稗官小說以遣之時妻方娠往往氣促不能任其詞余戒以少休妻曰苟可移大人之意吾敢惜力邪余性鈍直而妻亦戇生之日未嘗以爲賢也既其歿觸事感物然後知其艱余少讀中庸見聖人反求者四而妻不與焉謂其義無貴於過聽也

乃余竟以執義之過而致悔焉甚矣治性與情之難也
蔡氏在江甯爲儒家妻生男二人皆早殤女二人其卒
也產未彌月蓋自黙以致疾也年三十有七于是流涕
爲辭以哀之曰
惟在生而常捐乃既死而彌憐羌靈魂其有知併悲喜
於余言

兄子道希墓誌銘

道希吾兄百川長子也性淳一兒時果珍在前不予不
求索多病苦藥物予視之則斂容而飲大父母愛之每
以忘其憂年十七入縣學課試必高等以家禍遂棄舉
業力持門戶余初被逮偕縣令蘇君以

特召曰吾母及邀寬法老母花上終不知余之在難以
道希能巧變以安大母也時弟妹皆幼內憂外患獨身
當之遂得危疾連年累歲吾母卒後入省余者再疾皆
動每切戒毋更至及終母喪迫欲依余余發篆書必申
前誡乾隆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四年冬旅見
上有褒語命仍應制科會弟道泳通判京兆僕隸設詐
得財事發朋謀誣污主人以自脫道希氣嘆及聞其弟
受刑自日未中以至於昏大慟遂沉篤厥後大小司寇
親訊牛得昭雪而道希疾不可振矣自先兄與余依古
禮經定齊期喪次余雖在外遇期功道希必率諸弟出

次始成章喪余妻啼號如失怙恃大母及余設奠多方不能曲解也余子女五人愛道希或過於同生其卒也年五十有四存余側不異爲孺子時余視之亦如孺子平生無一言一動使余心隱然不適者茲來葬室以行益將送余之終而余乃視其棺斂其妻子又以道永之稱窘急遄歸余惡能無恨哉然於道希纏綿依余之心則可以無恨矣道希卒於乾隆六年正月十八日妻岳氏工部主事岳康女有賢行生子七聰明和順十歲而殤女二人繼室以其妹無子以道永之長子惟敬嗣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雖離憩以終世實無忝於所生我憩當心兩弟在旁爰

歸泉塗汝毋惻傷

兄子道希婦岳氏墓誌銘

雍正九年九月望後二日日既夕余歸自海淀渴且饑會兄子道希婦岳氏訃至家人進糜粥甫入口氣上逆而止夜不能寐蓋悲余在難顛危困迫推道希首當之而婦實共之又念道希貞疾亟老既喪其良子而又亡其妻益無以安其身也岳氏來婦先兄之殁久矣事余極恭順而事姑之禮或未詳余時督教及余難後越十有三年得假歸葬則姑姊妹翕然稱家婦之良岳氏有子曰仁生十年而殤其生及殤余皆未之見也而聞其聰明淳篤秀出於眾其天也家人咸爲感傷而忍心者

或用以相詬誶家婦常示之以默衆尤以爲難余自有知識見族姻里閭以及四方所傳聞凡婦人之殉忿而作慝於夫家者動數十年無止息甚者名辱家毀而其身乃康強而考終其賢者非貧病無子則不得於夫其當於夫必早寡或中道而隕其生嗚呼哀哉余生世幾何自先祖暨先兄亡弟皆以陰沴人壙出而攢已逾十年若亡妻若兄孫仁若嫂氏先後權厝近郊者纍纍焉岳氏之葬未卜其何年也憫其賢而無子又不得與夫偕老故豫爲誌銘以畀道希且以紓其哀岳氏四川浩州人工部主事康之又卒於八月望前一日年四十有六女二人銘曰

生無逆於倫死有思於人亦何恨乎無身

兄孫仁壙銘

兄子道希有子曰仁余北徙後始生於金陵皆暑塵事中未暇詰其性質何等也雍正元年吾宗邀恩赦除旗籍秋八月將遣妻子南歸祭告於考妣既餞餘南書至則仁死矣余感而疾遲月亦瘳蓋先兄之子二而在孫惟仁會祖副使公以後之宗子也其父之書曰兒弱植自四五歲得氣疾旬月必作痛苦不可忍少閒則不待督課而盡志於書生十年通四書毛詩每叩疑義輒困其師夕返內舍數舉經說以開姊姊妹死之日自恨曰仁不孝之子也自今吾父母大母外得爾矣

嗚呼仁之生適當吾宗禍氣之興其父母震動播越則受氣之不完固其理也然造物者既不欲假以生而特賦以清明醇懿之性質何爲其然哉仁生於康熙五十三年三月以雍正元年八月殤葬於江甯南門外銘曰

家禍甯爾命傾緊神者之不弔而畀以毒余之中情

七思

兄百川先生

憶生小兮棠之鄙兒束髮兮余毀齒招羣兒兮布行陣據岡陵兮畫營壘比受書兮心開莘野傳巖兮神往來聞四鄰兮捐猜憂旱蝗兮忘寢食既移家兮召門兄侍祖兮燕江墳念二親兮背膺胖語含悽兮夜達旦既淚

歲兮來歸歎愚迷兮不自知親長艱兮子職失顧外此兮安所恤勤俗學兮召生徒益無儲兮衍無儒各掉臂兮分馳心搖搖兮天一涯咨祁寒兮暑雨濕清常逢兮後難補誓飲水兮啜菽依庭帷兮勿再出兄返棹兮秋清喜相持兮心暗驚上高堂兮强笑語疾已纏身兮瘀心腑困藥石兮經年志氣清明兮命不延謂正終兮毋黷將紘纊兮猶齊遫誘二老兮安眠愉妻兒兮勿前瞑移時兮忽張目申余戒兮情尤懇嗟童稚兮相隨動止因依兮不暫離視煥寒兮戒走趨恩勤如母兮義兼師長饌騙兮僕僕痛乖分分苦相勖存夜氣兮懼楷仁警畏途兮虞莽伏恨余頑兮弗醒終撫堉兮冥行疎周防

兮羅罪罟憂病母兮離鄉土負親恩兮悖兄訓撫寸心兮難自問永思騖兮百感集腸繚轉兮嗟何及

弟椒塗

兄始赴兮鴈玆余心孤兮類狂癡母挈弟兮畀余寢食相依兮漸坦夷弟垂髫兮能肉事左右無方兮達親意吾翁夜遊兮星斗闌弟咨誦兮待更籤迓親賓兮拂几席寵下煎和兮助母力嗟余繼兄兮數行遊弟居守兮懵無憂歲己巳兮秋雲黯省濟澄江兮幽夢感荊榛四塞兮塗冥冥連山赤黑兮延火烟余呼弟兮毋前行弟赴火兮如絃驚叫天觸地兮悲塡膺忽寐覺兮心怦怦焫來歸兮歲將畢弟果遘兮齒牙疾厲熏心兮苦自隔

燿骨月兮憂思遍涉季春兮月生晦命遐終兮阨鬼伯
哀吾生兮貧人紀恨於弟兮無倫比饑缺食兮寒思餘
縈苦辛兮夜不眠惜寸暑兮繹經書每發問兮心開余
余卞急兮多馮怒弟愉婉兮徐相喻謂行修兮德可成
嗟中道兮隔幽明當沈痾兮正瞑眩余懷憂兮體忽變
重受身兮輕失義既彌留兮忍相避弟卒前六日余外
爲醫者所賺避居野寺痛入天兮悔亶釋死自罰兮終何益腎忽縮人腹內
秋前二日疾病作庚戌立
遺令斂時袒右臂

伯姊

余髫角兮未生齒持貧噓呵兮屬伯姊姊年先兮一紀
動息無違兮宮事理幼學步兮奔騰重強貧兮危能升

姊俄瞬兮心經食爲吐兮櫛爲停逮纏祷兮辭姆承兩
姑兮心獨苦介恃嫡兮競橫家婦撝謙兮不敢並時歸
寧兮毋有問稱姑慈兮姒無慍年過二十兮卽爲婺侍
食晝闇兮逮事祖姑苦抑悲姑旋亡兮子幷天昏夢悲啼兮
寤辟摽中歲長齋兮祝嫡姑背旦依依兮臥起扶奏有
妹兮四姊亦歸爲宛若謂餘生兮將有託夫之弟子兮
弟之女贏爲婿婿兮力幾杆門內團欒兮聚親屬藉水
能俱兮得安處大命至兮天時對晝立清庭兮忽顚躓
枕席兮嘆兮累年歲初言謔兮既魂悸陸余舌歸兮姊
在牀語不辨兮淚盈睫每一見兮增悲痒不經旬兮不
敢視迫公程兮作死別及半途兮姊萎絕痛在世兮當

生離永負心兮更何說

仲姊

姊墮地兮前母亡母鞠育兮懷惕傷思雖勤兮教未執女事煩勞兮多不習既有家兮不相中賴姑慈兮尚無鬨中歲如亡兮家益落竟世飢寒兮常嗚嗚姊夫既耄兮病沈堙五易春秋兮伏枕茵竭廬宵晨兮併百憂年過七十兮影無儔天難呼兮惟自愍力微心厥兮命亦盡嗟姊疲瘵兮復踰年逝閟天長兮心日懸念先妣兮歿嘗志惟姊存兮愛可寄伯姊殂兮姊繼之痛骨脈兮尊無遺有女薪菱兮生事窒吾身後兮宜勤恤

三姊

昔吾父兮不憂貧拚掃炊烹兮母實親兩姊出嫁兮家
無人姊孩稚兮備艱辛弟妹啼號兮強飭力夜倒衣兮
晝忘食剝啄聲喧兮庭有客趣殺蔬兮埋盤槁嗟余兄
弟兮常危疾姊在視兮時衙恤勤藥物兮籲神靈每竟
夕兮燈熒熒年逾二紀兮復慈期入贅琴周兮始授綏
姊夫蔵出兮守閨簾養公姥兮尤勤劬米薪強半兮母
家索潔饋貧兮甘糠覈苦遭長叔兮性偏僿養不顯兮
偏工讒稚子寒衣兮不赦膝謂兄嫂兮餘私積鼾進食
兮暮加衣姑含怒兮滋乖違膈噎經年兮隱自悲命在
須臾兮畏母知弟早婚兮兄繼妻余天涯兮身係羈念
姊仁恩兮常惻惻心欲報兮無終極余盛夏兮始

姊初秋兮與世辭志長寘兮更誰訴情宛見兮惟泉路

妻蔡氏

之子歸于兮歲將暮獻歲燕南兮就知故吾父吾兄兮
書問傳定省温恭兮介婦賢暑霑襦兮寒栗膚隨家婦
兮饋中廚日月相踈兮歸路遠十載崎嶇兮轉三返哲
言息足兮守故邱兄攖危疾兮母沈憂子壯洋兮若無
歸妻左右兮事無違晝娛姑兮誦古記夜助我兮敏捌
燧時方娠兮苦無力氣弱心孤兮強自飭哀吾生兮長
卒卒逐公車兮復再出丙戌首夏兮經邗溝生徒請業
兮爲淹留願假園林兮奉老親四序皆宜兮景物新歸
告高堂兮欣有託入室申言兮理行橐秋期近兮一葦

杭自今與女兮同安樂謇將言兮容忽靦吾與君兮結
懽淺別常淹久兮見常稀會當行兮事或舛嗟斯言兮
竟成讖閱月身亡兮若弦斷一親含憾兮顏不開稚女
求哺兮淚常泫踰歲旻天兮降鞠凶吾父康强兮命亦
終衰麻釋兮翔禍延關末索兮復連年覽刑書兮編禁
伍母依予兮來江潯望關河兮阻深衰疾煢煢兮遡風
爾念吾妻兮若未死寢食扶將兮尚可倚妻早逝兮兒
嬰煎獨予身兮積疚徵

兄子道希

蔣陽兮歲欵白日兮昭昭而杳杳兮卽長夜患吾心兮
若焦而出腹兮呱呱吾二親兮色愉比齒生兮含粒盡

室歡忻兮相告語時風咳兮寒痟嗟余弟兮重煩勞安
汝眠兮提汝驚保抱終宵兮圈豚行數門祚兮衰殘失
所怙兮常孌孌及受室兮歲三遷祖重承兮泣血涕既
脫衰兮余遘難宗禍延兮天屬散內機碎兮外罣罣狐
書鳴兮鬼夜闚顧四海兮一身多母妻呻吟兮弟妹哦
望何門兮投止嵐窮山兮伏戎起陰霾靖兮皇穹開精
已銷亡兮憂未弭愛子溘兮朝露痛春暉兮不再駐恃
孝婦兮同心思子隨姑兮卽長暮挈家累兮依所親冀
桑榆兮志少伸駭驚風兮折雁翮氣噎塞兮橫胸臆兄
心摧兮弟叢棘弟未死兮兄幽隔而父而母兮兆南岡
妻對涎兮子在旁魂營營兮識路望江天兮隱雲樹先

于同產人乾隆三年姑適曾氏者歿惟叔父不姑尚存叔母早世叔父感傷欲倣楚辭作七思含意聯辭輒氣結而中止今年正月兄卒於京邸叔父哭之慟兼旬夜不能寐始爲兄成一章淡月下次第屬草命永編錄問序次之義曰男女異長諸姑出宇不可以齒序也叔母亞諸姑何也曰不以服之重輕先大屬也習季姑適鮑氏者何也曰有子年近六十處境順哀辭已前具矣大父大母無述焉何也曰自古無子別父母之詩涉畋作於清途但言父母思己而不言己思父母唐人作詞別者不自言離其親不忍言也親亡而自痛自責則義盡於參我矣騷之義隱深其辭惻悅而彬蔚茲則易之以西樓何也曰至親系文修辭之體要則然乾隆六年四月望前一日通永識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八

雜文

兩朝

聖恩恭紀

康熙癸巳年二月　臣苞出刑部録漢軍三月二十三日
聖祖仁皇帝硃書戴名世案内方苞學問天下莫不門
下武英殿總管和素冀日偕　臣苞　至暢春園召入南書
房命撰洞南洞庭歸化碑文稱
旨越日命著黃鐘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豐
慶祝賦
上告諸翰林此賦即翰林中老輩終旬就之不能過也

嗣是每以
御製詩文御書宣示南書房諸臣將命者入復輒叩曰
苞見否聞與大臣侍從論本朝文學及內閣九卿所薦
士必曰視苞何如是歲八月移裳養齋校對
御製樂律厤算書書奏數問曰苞承校否壬寅夏臣苞
隨蹕熱河六月中旬
命回京充武英殿總裁浹日發
御製分類字錦序命校勘眾皆曰
上文字皆命諸臣公閱獨閱者惟故大學士孝感熊公
賜履桐城張公英耳冬十有一月十三日
聖祖登假我

皇上嗣位廷議恩詔
皇帝手書數條下內閣其一以族人罪犯牽連入旗者
赦歸原籍時入旗合
詔條者惟載名世案而獄辭例不得援赦刑官特請下
九卿更議卒蒙
恩赦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臣苞拜
恩　莊親王傳
上命語苞朕以苞故具知此事其合族及案內肆赦皆
由比其功德不細臣苞驚怖感動不知涕洟之何從也
始載名世本案牽連人罪有未減而方族附尤從重戮
辭具於辛卯之冬五上五折本逾二年癸巳春卒始下

蒙
恩悉免罪隸漢軍奄伏念獄辭奏當甚嚴而
聖祖矜疑免誅施又免放流臣身叨
恩待趨走內廷近十年
教誨獎拔雖無過親臣蔑以加也此
聖祖之仁所以如天而
皇上肆赦臣族撰之
聖祖遊疑矜恤之心實相繼承顧臣何人任此大德自
惟愚陋衰疾欲効涓埃之報其道靡由謹詳紀顛末俾
天下萬世知
兩朝

聖人之用心蓋不欲一夫或枉其性云
聖訓恭紀
雍正元年 臣苞蒙
特恩赦許歸籍二年請假歸葬蒙
恩給假一年既事以三年三月望後九日抵京師詣旦
具劄恭謝
聖恩 并親王 果郡王入奏
上憐臣苞弱足
特命內侍二人扶翼至養心殿入戶再進跪
御坐旁垂問 臣苞疾所由及近狀 臣苞喘嗽氣不能任
其聲

上曰汝心飲朕德復何言鑰朕告汝汝昔得罪中有隱情朕得汝之情故寬貸汝然朕所原者情也先帝所持者法也

先帝未悉汝情而免汝大刑置諸內廷而善視汝是汝受恩於先帝視朕有加焉如汝感朕德而微覺先帝未察汝情不惟虧汝忠亦妨朕之孝汝思朕德即倍思先帝遺德則汝之忠誠見而朕之孝道亦成於時臣卷心折神竦追思前事感念聖恩有懷哽咽不能置一辭中閒

聖訓洋洋不能悉記未敢敘述最後聞
天語甚明朕惟以大公之心循道而行無非繼述
先帝志事汝老學當知此義故明告汝俾汝知朕心俾
天下咸知朕心於時 臣苞 氣少定始克仰而言曰欽承
訓辭雖古聖人之言無以過也
上顧內侍命取供御茶芽二器賜 臣 臣苞 三拜稽首
聖容若矜閔曰朕覩汝行步艱難供事亦私汝力毋
自強時復自將息 臣苞 悚動伏地不能聲
上徐命內侍翼以出 臣 伏念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凡所以敬天勤民涖官修政以推廣
先帝遺意而播諸制詔發於訓誨者皆實與典謨同揆

使天下萬世爲臣子者聞之皆將凜然於君父之大義而興於忠孝所以矜恤臣卷者使天下萬世孤微屈窮之士聞之莫不愾然於聖主之德意而發其中誠豈非中庸所稱言而世爲天下則者乎越數日有旨凡特召見及督撫提鎮入朝覲聆訓諭者必敘述緐寫進呈恐有煩瀆臣卷以白云領事未敢自比諸臣大學士張廷玉曰皇恩深厚不得以無位自嫌乃宿齋敬識以俟彙進而附諸臣之末云

通敏

譽乎己則以爲喜毀乎己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己則以爲是異乎己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己則懼焉懼無其實而益美也毀乎己則喜焉喜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己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彼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隱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

評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天理之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

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或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爲學當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說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已夫古人之說不能强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已非心術之微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着而聚居久矣會有所問書以質之

表微

顧侍御用方窮時喪耦十有一年弗娶既得仕納徵於李氏會

先帝之喪踰歲弗親迎或詰焉其官適罷曰吾貧未能也既而起家爲戶部郎中擢御史掌長蘆鹽政歲賜數

千金詫者滋多曰吾追公事未暇也其麥以雍正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一日推其心蓋謂三年中不宜有空月也問焉而不自祿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又其厚也

先帝始崩守官者各次其守余次於佛舍將歸語二三君子曰在禮公等居倫廬宜再期今旬未三終歸主家止於外不入室焉其可也問者皆變色易容蓋俗之偷以禮爲徒觀眾人之目目也久矣古之人事君猶事父也謂制以義而不敢違是薄於德於禮虛者也若用力者其明於禮忘乎傳其事與言傳事君者有省焉

釋言

余在江南即聞北方之賢者曰李君剛主及與久故益信其爲人而其鄉人雜然議之嘗叫其親故所病於剛主有徵乎曰是家貧以適四方造請干州郡而取饒焉妻無子乃別居倉廩充溢而食必粱糲子婦執苦身之役親之喪趣弔者漏飢皆之逆旅而求宿焉賢者固若是乎余告之曰吾聞剛主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耒門以干謁也士友所共聞知者明末一勢家延教其子不就直撫安溪李公稱其學行於天子不往見諸王交聘每避而之他乃以干請鈎鎰銖之利乎至於食必粱糲妻妾操作而子婦從之則李氏之家法也親賓能遠趣其喪何惜旅宿剛主屈湫隘家

無僮婢創鉅痛甚而責以供具不亦難乎其與妻別居則余嘗叩之矣曰是多言不順吾當隱焉有女早寡而主張更嫁吾不忍見故使別居既乃合併而陰絕焉絕之者何生異寢死異穴也合併者何生同宮而衣食之死則葬埋之也此古應出而不行之禮未可以病剛主聞者語塞而色猶疑焉他日以語剛主剛主曰人心不可謂予安以辨爲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眾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矣矣不如惡石謗言彰吾滋懼矣名則諸君子之過獎因并識前語作釋言

明史無任卹李少師傳

康熙辛未余始至京師謁亭王司農承修明史四明萬季野館焉每質余以所疑初定列傳目錄余詫焉曰史者宇宙公器也子於吳會間三江五湖之所環儿行身猶謹名實無甚異人者多列傳而他省遠方炯炯在人耳目者反闕焉毋乃貽後世以口實乎季野瞿然曰吾非敢然也吳會之人尚文藻重聲氣士大夫之終鮮不具狀誌家傳自開史館踵引傳致訐訐無虛日人多爲之苦他省遠方百不一二致惟見列朝實錄人不過一二事事不過一二語郡州縣誌皆舉舉大凡首尾不具雖知其名其行詔事迹不可鑿空而構欲特立一傳無由據拾成章故凡事之相連相類者以附諸大傳之後

無可附則惟據實錄所載散見於諸志此所謂不可如何者也乾隆六年余將告歸任邱李法孟以其高祖少師公神道碑墓表乞爲傳余已諾而未暇爲及歸檢篋笥惟法孟手書尚存中言少師邊功著明史韃靼傳生平大節則同邑孫文正公贈公子恆麓序可徵余考明世邊患與國始終而韃靼部最劇韃靼之患正嘉閒最劇惟萬歷初俺答歸順荷安者二十年及奢力克有貳心而套部海部松部並起雜番數十種皆乘間猖狂出沒塞下西甯以東甘涼洮岷歲無甯居關中人心搖搖自二十三年少師總制三邊諸部入寇者必挫傷大失所欲再出師分道襲擊復松山故地山陝恃以無恐者

迄十年其規爲方略必有可爲後法者文正稱公功成身退以出處係天下安危則立身之本未進退之時義必可與古賢爲伍又曰奉身如奉玉則又謹於小物而百行其完今見於韓魏傳者不過命某將禦某寇出某道擊某部其克敵制勝之謀獻無一見焉是乃李野當日所僅得於實錄雖欲摭拾莫由成章而歎爲不可如何者也觀文正序公子恆麗視事北司劒豪寖扶忠直若置身度外與少師同符是恆麗事亦宜附公得書而公乃無傳嗚呼惜哉余感公事追思季野所云故並著之以見爲人子孫者於先祖之德善功烈鮮不欲發揚張大以爲光耀或居下處幽而無以自通國家宜著爲

功令凡讜言聞於國實德施於民以及庶士庶民仁孝節義過越於尋常者子孫鄉人得實陳行跡於郡守郡守考核書二冊一下學官一升翰林典籍俾作史者得兼陳詳較而中繩衡焉庶幾輕重不失其倫公名敢號次溪他日若得其碑銘及表終當爲傳以詳之

記夢

康熙甲午立秋日余在熱河夢偕先兄隨先君過倘默陳先生故居同集者攝山汪文端傳楊君將飲酒他客朋至忽覺已臨江街草堂先君指畫將營西偏爲燕息之齋俄而寤先君性豪曠不可一日無友朋常以寅及巳讀書午及申爲山澤之遊歸而飲酒憩白大谷遷金

陵同好者前輩則杜濬于皇杜岕蒼略執友則王裕成公及陳先生招呼遊談雖風雨之夕無閒時余九歲先兄年十一常奉盤匜侍酒自兄年十四侍王父於無湖其後與余皆僦口四方涉歲移時乃得歸省兄歸余常在外余歸兄常在外又計日爲行期故每侍先君與諸先生醵集歡樂之餘私心愴動雖先君亦然而不忍言也自先兄夭枉余始不敢遠遊而二杜及王輩前後獨陳先生尚存而先君少所知汪艾自南郊遷北里楊君訊末契遊從最密時余以窮空復數爲近地之遊又計偕者三其家居淩雜来鹽不可解脫追念平生侍先君與諸公醵集時甚少而與先兄偕則尤加少焉計惟童

予時爲然爾時已知其樂而不知其後思此之悲也自
先君下世汪丈亦歿楊君老而窮走四方而余禍發於
不虞以辛卯冬十月赴
詔獄將行陳先生謁蹴嘔血縣門外今寒暑復四易先
生近八十計此生不得再相見矣余既編籍旗下
上哀矜使以白衣侍館閣校勘自痛邱墓無主故雖病
且哀而黽勉從事蓋以
天子仁聖猶萬一冀蒙焉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
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今茲以秋之始感於夢寐
而得依父兄之側從先人之居嘗其歲之先見者與抑
積思所結而未必其有應也因書以徵於後焉陳先生

名書汪文名泳忠楊君名修與王先生皆金陵人杜公兄弟爲黃岡人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記

記百川先生遺言

先兄百川先生曰處士則有虛聲鄉鄰親戚則有私毀譽若民之於上利害切身不謀而同故史自一命以上名不虛作人不可以好名相疑已不可怙過而謂民言不當有合葬其父母及前母者以位次問先生曰神道尚右而程朱所言皆尚左朱子葬其妻存東畔一位則尚左明矣若三柩同葬依古禮則父當中前母右繼母左如尊左則父當中而左右易位若父與前母既葬父左則新祔者次於右父右則新祔者次於左又曰周禮

大司樂有享先妣之樂在享先祖之前故鄭康成謂周以后稷爲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筮曰妣先妣姜嫄也尚頌亦溯源於有貽皆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以是推之庶子於生母當別葬韓魏公葬生母朱氏柩退嫡母尺許趙炳族葬圖說引以爲據非古也

答問

兒子道永重修南郊漢前將軍關公廟問曰白晝傳以來至忠大勇英略蓋世且卓見聖人之道而死於非命者莫過於公與岳忠武故浩然之氣長震動乎萬世之人心然公之廟無地無之而忠武之祠則建州北郡遂

無一一又公之神常若充滿徧布於宇宙而時見其
衷其大者示威於戰陣其小者凡有疇問其應如響而
忠武無是也是有說與余應之曰自周衰戰國諸君慶
燭其民至暴秦而生民之類幾盡宼漢高祖壯之於水
火之中治尙寬大有天下者垂四百年自武帝而外桓
靈以前雖有庸君患不及民民之思漢也深則激於公
之忠義者切又東漢之末士大夫多明於義理而重名
節故諸葛武侯遺書被錄而表章之者乃昔氏也其書
所謂賊即時君之祖宗以是觀之則公遇難時魏吳之
士民羣聚而祠之其君臣必見爲當然故震動宇宙而
若聚於人心者深固而光照忠武爲秦檜所戕身死而

檜之餘恨猶未解吏民畏檜之威迫至檜死乃敢訟言忠武之冤孝宗朝始得立祠於鄂而屢世相臣劉忠定公錡多主和議偷安以保妻子大率與檜同心故忠武之義氣雖不泯於人心而祠祀則寥寥焉此事勢之自然於二公無加損也夫神者依人而行舉億兆人之精神皆專禱於公則公之神自隨地而監照之忠武卽閒有祠祀未有就而禱禳祈報者則其神何山與之相應而有所徵驗哉昔孔子夢見周公不聞堯舜文武並見於夢則神明之感通由於生人精神之結聚明矣故凡禱祈於公行汗而所問之事非正者發酵多不應以其精神不足以相感召也旣以告道永因思此義亦宜存天

壙開乃筆之

爲秦門高貞女糾舉木引

高貞女吾師大理卿宛平公同産弟頤侯次女也許嫁秦氏子文照舅姑前歿雍正五年春正月文照死貞女誓衰絰歸秦氏代夫承重事祖姑其父大駭招余陳禮經以喻之志不移遂以二月朔歸秦氏時年二十有二其舅之側室李氏感焉誓守節與貞女同臥起於今六年矣大理兄弟三人惟季有子大理卒家散季又卒其子流滯新樂及頤侯卒繼室暨幼女貧不能自存貞女父黨無一人可倚而其夫之叔父子正持手而貧養母斋妻子旁及兄之側室子媪力不能支余歲時過秦氏

見貞女敝衣菜色或冬無棉而意色常和以安鳴呼天屬之情秉彝之性惟遘閔凶備危苦而後庶一見之如貞女之守志李氏之梁義于正之寡艱而不棄其親皆人紀所賴以維繫也恨余力不足以振之乃告於友朋及大理之知舊姻親各出其力爲學本付里中士大夫重然諾者主予貸爲貞女衣裳幾續之費終則棺斂焉傳曰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若貞女其殆庶幾無負於所受者歟敬而恤之豈惟大理之親舊生徒義不可以苟止哉

檄濟甯諸生會課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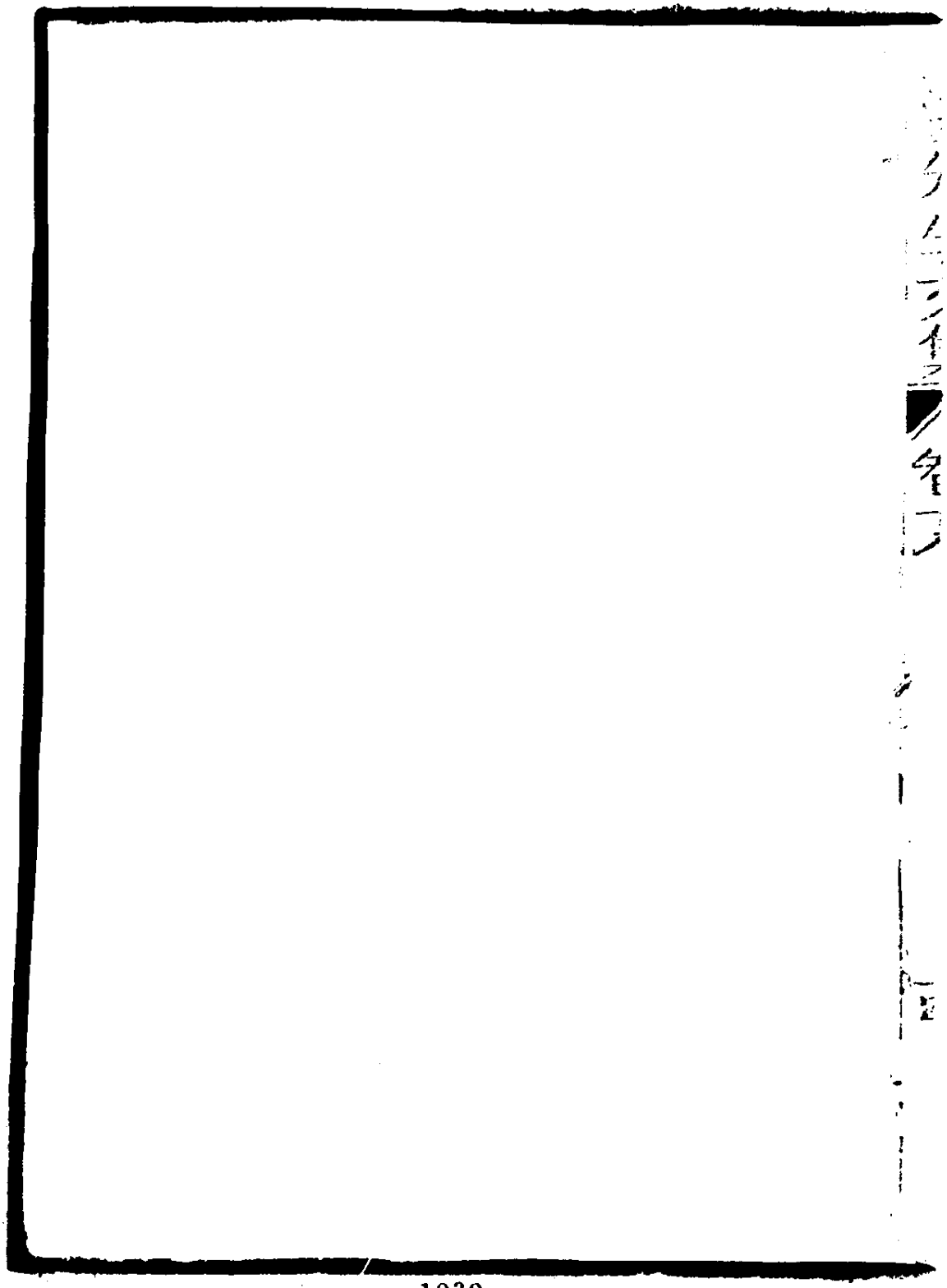
蓋聞風教之興士能宿道而民胥效焉文章者道藝之

餘也而即未以窺其本十可四三某自陳力河壖學殖荒落而少所講肄未能盡忘茲承之鄒魯之鄉竊欲觀於國風魯多君子況近聖人之居而漸其流澤者乎今以某月某日與諸生期於州學會堂陳藝各盡所長俾得寓目焉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 代

蓋聞齊魯之間之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文者學之枝葉鋤犁之文又其近者爾然以效聖人賢人之言則心之精微違於辭氣者固可以得其崖略焉某備官漕河不與民治而發徵期會政令所及州邑凡三十東夏文獻之區計過半矣竊欲觀於國風以窺尋羣士之

所藏謹擇四書題二五經疑義各一條願切磋究之毋以某慵學寡聞而有退心也



附黎各家鈔輯遺文序跋

傳貴刻外集跋

先曾祖侍郎公望溪文鈔數十卷實出門人王兆符程崟所編集其書之行於海內固已久矣傳貴幼時則見家藏遺文十餘篇不載於集及長遊歷四方見有先公手劾遺篇必粥產貿物期購得乃已今所收者蓋數十篇矣恐久而散失謹問序於當世名人而雕板行世或疑集外之文必當時先公所棄是不盡然今集外與張相國論澤望事宜篇手書具在而先公以爲緊要之文自跋其後然則集所不載者蓋有當時不欲遽出以待後人之意不盡先公所棄也惟家藏于忠肅論則

文鈔所已刻其書韓文一篇文亦具刻於文鈔第敍題云書祭袁太常文後云耳又考文鈔有答友書云蒙諭爲賢尊作表志或家傳賢尊惟以某事屈迋議云云今家藏文作與喬介夫書稱其父爲賢尊侍講公而所謂某事者則謂開海口始末而侍講奏對事遷河有四不可之奏議也然其下文則不殊矣凡此者今率不更刊而但著其同異如此當王程編集時文自爲篇不用古人刻書首尾相銜之法恐編後復有所增加也今傳貴意亦正然故刻書仍用其體焉嘉慶十七年冬十一月

曾孫傳貴謹跋

鈞衡曰此刻五十二篇內有書符節歸即前集與蔣相國論征澤望書蓋一時未檢對耳又嘉君墓誌銘王彥孝妻墓碣已刻前集傳貴所藏本闕誤

此三文惟與喬介夫書即前集答友書是
跋自言見此類率不更刊而又刊入何也

邵鈔奏議序

望溪先生奏議十九篇自桐城桂林方氏家譜鈔出惟
江南閩廣積貯議一篇先生曾孫傳貴刻集外文有之
而題目刪去議字餘十八篇皆前後刻所不載者按奏
議既載入家譜傳貴不應不見而續刻末收豈以文有
未工而屏之不使與諸用意之作相間廁與然自古奏
議之體皆取明白剴切不矜琢鍊之工觀韓歐諸家集
所錄奏劄類俱較雜作稍似放筆為之蓋體裁不得不
爾而骨氣故在識者自能辨察且建白國家大計忠君
愛國之意溢露言表足以砭儒者之實用胡可廢也上

元縣志稱先生當宮敖奏俱關國計民瘼今觀請定經制等劄子煌煌鉅篇乃經國遠謨足與靳文襄公生財裕餉諸疏並垂餘亦直抒所見不肖一字施隨生平端方嚴謹之概可以想見曩嘗病望溪集獨闕奏議一體今喜得而錄之他日當益搜先生遺文重刻以惠學者庶表區區私淑之志云道光丁酉九月三日仁和邵懿辰記

鈞衡日邵鈔奏議吾鄉光方伯已刻入龍眠叢書頃得太倉王君本復增九首中有請矯除積習與起人才一疏煌煌大文不知方譜何以失載今以配徑制劄子分冠一二卷之首而各以類從又效先生敘文例言朱相國稱于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本嘗一日志則先生所議尚不僅此田賦等文已也

王鈔逸文序

余舊有望溪先生集爲其門人王兆符程崟所編凡二

百五十九篇壽州呂君敬甫所有較多百廿三篇其外集五十二篇刊於先生之曾孫傳貴敬甫亦有之昨歲敬甫得初刻本於江甯書肆出以示余則余所無者幾半焉敬甫未見者則有六十四篇而劉奏之文居多敬甫檢其已有者贈余余更鈔集之曰望溪文補遺則百廿二篇也曰望溪逸文則六十四篇也外集則亦鈔之而仍其名并附於原書之後而倍之得十二册吾不知已刻而復刪已編而復減者出自先生之心否又不知外集之拾遺而補闕有當於先生之心否書此聊志是書之由來云爾道光庚子七夕後二日太倉後學王寶仁識於六安學署劉衛日二百五十九篇之本初刻本也在釜所謂就王丽三家所錄及已

所得近稿者也多百三十二篇之本程氏增刻者也增刻本多寡又微有不同近日坊刻所行祇是此本王君稱名敬甫得初刻本於江南書肆已本不可見觀王鈔本內夾裝貼簽數百乃初印樣本上有朱墨筆校正譌字且有加簽云此板撤去者詳加參對乃知貼簽者是程氏所得非初刻本蓋程氏增刻初印樣本也其撤板者世遂不見然則王君所謂逸文六十四篇皆程氏所已刻而傳貫所刻之文亦間有程氏已刻者是則海內之士所未前聞也

思露鈔遺文跋

先侍郎公遺文百餘篇先曾王父厚堂公所手輯也曾王父跋識其尾謂奏劄之文前曾鐫板未編入集以當日所奏均發九卿議其中有行有不行議而不行同時諸公率多齟齬不合文出悲憤所忌將俟遲之又久而後入集而其板旋廢其雜著遺稿數十篇則得之家藏

廢麓蓋先公所刪汰而亦有散佚於四方者恩露嘗展讀之每繹一篇覺義理充足於中悉能闡明聖賢立身經世之道足以垂範來學每思補刊艱於力之不逮而此志固未嘗一日或去諸懷今年春吾桐戴君存莊重刊全集而搜羅遺文蘇君厚子以書來告戴君所為自是藝林公事而為人後者當之有感激於中而不知所云者矣敢不悉出所藏俾世之景仰先公者爭覩為快邪因取家藏遺稿錄出若干篇以寄閱來書凡已得者不復錄恩露反復紬繹是皆確為先公之文無疑蘇戴二君最深於先公之文其自為搜致者必能辨眞僞嚴去取也先是從大父勤之公外集之刊皆經姚姬傳先

生手訂二君紹先賢之志事知有後先同揆者矣謹書數言於簡末以慰小子之有志未逮而感戴君之芑誼有足多焉咸豐元年夏四月來孫恩露謹識

蘇跋

惇元壯時讀望溪先生文集遂篤嗜之購得新印本其間有前已刻而新本刪去者乃覓舊本錄補并蒐緝未入集之文隨時繕錄尋友人邵映垣於方氏家譜中鈔出奏議兩規余亦並錄目假方譜而讐校之歲戊申余授徒城中見光律原方伯購得舊鈔先生文假歸校閱其文皆五十四歲以前所作改竄塗乙之處似爲先生親筆其改本與刻本悉相同乃錄出未見者數首彙前

後所得爲遺文一册凡六十餘首去年秋友人戴存莊毅然貨貲重刊先生全集與余商訂體例遂舉藏本并遺文授之旋聆謦欬先生與餘可續尺牘十九首存莊又於王研雲學博處鈔錄詩文三十六首多老年之作皆程嵩淘與前舉鐫板而撤去者余又介力子觀騰書金陵先生冢孫恩霈寄到詩十五首文十九首多少壯之作存莊乃合傳貽所刻外集編爲集外文十卷合正集并余所編年譜刊之於是海內可見先生文集之全洵鉅觀也亦快事也余久欲刊先生遺文而力不能及友朋中亦有擬刊先生全集者而卒未能行今樂觀成書非存莊任事之勇安能若是乎至韓理堂所

編逸集任心齋所藏遺稿高密單氏所藏遺稿今雖捋
不得見然審思之恐此集所遺者亦不多矣刊將竣存
壯屬爲遺文跋語惇元於先生文如菽粟水火之須前
編年譜旣序而論之茲乃纘述輯錄頗未以讓於後賢
豐元年辛亥五月十二日邑後學蘇惇元謹書

望溪先生集外文目錄

邑後學戴鈞衡編錄

卷一

奏劄九首

請定經制劄子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劄子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請禁燒酒事宜劄子

請禁燒酒種糜第二劄子

請禁燒酒種糜第三劄子

請除官給空白部照劄一
論山西宣龍劄子
卷二
奏劄十一首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才劄子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論重刊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論考試翰林劄子
請正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及 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劄

50/8024/11

子
論九卿會議事宜劄子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辭禮部侍郎劄子
進四書文選表 并條例
卷三
議八首
修
祖陵廟寢議
喪禮議
貴州苗疆議

塞外屯田議
臺灣建城議
江南閘廣積貯議
渾河改歸故道議
黃淮議
卷四
序二十一首
周官辨序
春秋直解後序
湯文正公年譜序
文昌孝經序代

傳信錄序
徐司空詩集序
考槃集序
蔣詹事牡丹詩序
楊子木文稿序
何景桓遺文序
喬紫淵詩序
隱拙齋詩序
古文約選序例代
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甫晉公詩序

張舜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朱字綠文稿序
奈西麓文稿序
伍芝軒文稿序代
溧陽會業初編序
跋十首
跋先君子遺詩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二則
刻白川先生遺文書後
附刻弟楓塗遺文書後

書先君子家傳後
書諸友公祭先母文後
書時文稿歲寒堂四義後
記時文稿行不由徑二句後
題舒文節採梅圖說
卷五
書二十六首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與鄂少保論治河書
與鄂相國論薦賢書
寄言

與謝雲墅書

與劉函三書

與某書

與喬紫淵書

與吳東巖書

與熊鼐成書

答劉拙修書

與白玫玉書

與劉古塘書

與劉紫函書

與陳滄洲書

與徐蝶園書
與龔孝水書
與王崑繩書
與劉言潔書
與賀生瑋禾書
與顧震滄書
與韓慕廬學士書
與慕廬先生書
與徐貽孫書
與章泰占書
與劉大山書

卷六

紀事十五首

湯司空逸事

湯潛菴先生逸事

安溪李相國逸事

敘交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記徐司空逸事

記開海口始末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記張鄴數夢岳忠武事
記姜西溟遺言
書羅昔代妻佟氏守貞事
記吳紹先求一第事
獄中雜記
結廬錄
卷七
墓表四首
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武強令官君墓表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墓表
墓誌銘十四首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銘
彭訓庵墓誌銘
顧飲初墓誌銘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銘
誥封內閣中書張君墓誌銘
李友梧墓誌銘
楊午木墓誌銘
舅屋源墓誌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
大理卿熊公墓誌銘
少京兆余公墓誌銘
高素侯先生墓誌銘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
卷八
論一首
方正學論
送序三首
送馬文子序
送韓祖昭南歸序

送吳平一舅氏之鉅鹿序
傳一首
康烈女傳
記一首
柏村吳氏重建宗祠記
家訓三首
敦忠祠規
敦忠祠祭田條目
敦忠祠禁
雜文三首
自訟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
禮闈示貢士
卷九
哀詞二首
舒子展哀辭
余石民哀辭
祭文三首
祭徐幼安文
祭某公文
祭彭夫人文
銘贊頌八首

象尺銘
硯銘二首
澄泥硯銘
胡蘅洲像贊
序屠謹珠小像贊
北征頌二首
賦一首
七夕賦
詩十五首
擬子卿詩李都尉
裴晉公

明妃
嚴子陵
將之燕別弟攢宝
赴熱河晚憩谿梁
薄暮自樅陽渡江赴九華
送楊黃在北歸
展斷事公墓二首
川姑墓
輓李餘三方伯三首
別葉爾翔

卷十

尺牘二十三首

與陳占咸十首

與魏中丞

與雙學士

與雷貫一

與族子觀承七首

與從弟雪泉

與顧震滄

答尹元孚

右望溪先生集外文十卷其曾孫傳貴昔刻五十三篇今芟複正集者鈔四十七首合以吾友仁和

鄧映垣所錄奏議同里蘇厚子所輯遺文其得八十九首編既定房文掖垣來言六安司訓太倉王君研雲藏有先生逸稿介許叔平主書假鈔復得不同者三十六篇先生來孫恩露聞是刻復自金陵寄來遺文十九首詩十五章乃並取諸君所搜尺牘附之合得百八十二首原所以不入正集之故蓋有先生割去不欲存者有記論時事顧忌不欲出者又或散在他人未及收者今觀與人才定經制諸疏與鄂張兩相國書煌煌大文求之古名臣不可多得餘亦關係國家大計先生忠愛之忱明體達用之學舍是莫見書諸公逸事陰陽消長

所係不惟足傳懿節而已餘亦隨事立言類有神於倫理風化學術嗚呼世之徒以文章供人愛玩者後人猶且補佚綴殘不遺餘力矧先生有足傳於文章外者爲之又矜慎不苟可任散落也哉郡君欲梨棗奏議及遺文佳者合之正集蘇君則欲盡所得統編爲一意謂奏議逸事等文不宜列之集外恐讀者有所重輕余則以爲正集先生自定當還其舊兹亦不標外集別集之名但題曰集外文俾讀者知此百數十篇非盡先生所不欲存即其不欲存者亦非他文士所可幾也獨是先生遺文恐猶不止於此昔濉縣韓大令夢周先生次子道

與皆有輯本韓本未采道與本交震澤任氏非聆
亦未行世今恩露所寄未知道與本否合肥徐
懿甫又言曾於山東高密單微君伯平所見手鈔
先生遺文甚夥舉其所記文目與王本多同韓本
單本較以今刻所遺當亦無多然不得滙諸本而
覽其全不能無歉也更有減者先生經說白坊行
十數種外尚有朱子詩義補正讀易讀尚書偶筆
未見人間昨懿甫寄到高密單氏所采詩義補正
勸令寄采以貸金不足事有待又先生生平窮極
心力自謂大有關於前賢後學者莫過於刪錄崑
山徐氏通志堂經解此本想在人間（韓書周云閻吳門書坊有）

吉之處也海內儻有見其書者力足則爲傳之不足廣播聞以英能者是東予所望於同志之士也

己亥五月十二日鈞衡再識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一

奏劄

請定經制劄子

伏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政施仁敦典明敎無一不本於至誠惻怛之心用此期歲之中四海蠉蠉嚮風懷德人心之感動未有過於斯時者也但土不加廣而生齒日繁游民甚衆各俗相沿生計艱難積成積之欲其衣食滋殖家給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矯革敝俗建設長利而摩以歲月之深未易致此臣聞三王之世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下逮六國紛爭日戰日耕猶各

衆艾數年漢唐以後歲一不熟民皆狼顧猶忝海內爲一起彼直茲暫救時日然每遇大祲連歲君臣蒿目而困於無策者比比然矣蓋由先王經世之大法墜失無遺故生民衣食之源日消月削而不自知也孔子見衛國之庶首曰富之孟子謂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至聖大賢豈肯漫爲游言以欺當時而惑後世哉臣嘗通計食貨豐耗之源詳思古今政俗之異竊見民生所以日就匱乏之由實有數端矯而正之卽漸致阜豐之本但人情狃於所習立法之始必多爲異說以相阻撓愚民無知亦未必皆以爲便而厥而行之三年以後饑寒之民可漸少十年以後中家資聚漸饒二十年以

後則家給人足而仁讓可興矣臣伏見我
皇上憂民之切體道之誠毛舉一二事之利獘未足以
勑
盛治敢竭愚忱陳積漸足民之法分條敘列伏候
聖裁
臣聞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地故蓄積足恃蓋必通計
天地生物之多少與用之之分數而後民生可得而厚
也民以食爲天而耗穀之最多流禍之最甚者莫如酒
故周公之法天下無私酒即官亦不得擅作必有事而
後授酒材所謂事酒是也民間祭祀冠昏老疾所用則
繼遂之吏主爲之而小司徒掌飲食之禁令又特設薛

氏之官以幾酒謹酒其嚴如此漢法三人無故飲酒罰黃金一鏄文景詔書於酒醪糜穀蓋諄諄焉至明洪武務絕其源遂禁民種糯及即中藥燒酒盛行諸穀皆爲所耗至於今未之能革也竊計天下沃饒人聚之地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烯土貧民相校以最少爲率四人而飲酒者一人其量以中人爲率一日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兩年所積即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較古耕九餘三之數而更益其半焉但民愚無知一旦盡用周官之法不無駭詫若先嚴燒酒之禁而他酒仍聽其作蓋西北五省燒酒之坊本大者分鍋疊燒每歲耗穀二三千石本小者亦三

三百石燒坊多者每縣至百餘其餘三斗五斗之穀則
比戶能燒即專計城鎮之坊大小相折以縣四十為率
每歲耗穀已千數百萬石北方不壞無塘堰以資灌溉
生穀之數本少且舟楫艱通猝有荒歉輸運艱難而可
使歲耗千數百萬石之穀哉自
聖祖仁皇帝以來無歲不詔禁燒鍋而終不可禁者以
門關之稅不除燒麴之造市肆之沽不禁故眾視為具
文禁示每下胥吏轉因緣以為姦利不過使酒價益騰
沽者之耗財愈甚耳禁之之法必先禁燒麴兼除門關
之稅毀其燒具已燒之酒勒限自賣已造之麴報官注
冊逾限而私藏燒麴燒具市有燒酒者以

世宗憲皇帝所定造賂具之罰治之縣官降調不准級抵

特下明詔嚴勅天下督撫責成守令則其弊立除矣其爲異說以相撓沮者約有數端必曰除天下門關酒稅則歲不下十數萬不知專除燒酒之稅未必如是之多即果如是之多但能使菽粟陳因水旱無憂則所省賑荒之庫帑倉儲亦不少矣或曰口外軍前嚴冬酒寒非此難禦其然則弛禁於口外內地已造之麴許領官批運至口外自賣盡而止口外所造麴酒則不許入塞如此則耗穀無多而用亦不缺矣或曰一旦行此則失業者多不如燒酒非擔負私鹽比也貧民朝不保夕盡禁

私鹽將興而為盜賊若燒酒之坊則非中家以上不能辦也燒具雖毀錫鐵木材仍可他用其資本可別為懋遷何傷於其人之生計哉或曰燒酒雖斷彼改造他酒穀仍不能無耗不知他酒非富民不能家造非多本者不能成坊苟失其法則味敗而本折故業此者稀又其價高貧民佽數口之資不能一醉則久而自止矣燒酒盡斷則西北五省歲存穀千餘萬石東南十省以半為率亦千餘萬石即造他酒者較多所耗不過十之一二耳周官之法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不椁不績者不衰周公當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而使天下有祭無盛葬無椁喪無衰者豈故欲拂人之情哉不如此不足以

濟眾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而牙酒之耗民財奪民食廢時而失事者乎且隸卒貧民於燒酒尤便因此起爭鬬興獄訟甚日相殺傷載在秋審之冊者十常二三而可無重禁乎自古矯弊立法創始最艱而在今日則甚易蓋我

皇上愛民憂民之實心恤民之實政深山窮谷苞稚男女無不感動則令出而民無所疑自非兇頑下愚不敢犯也若變通周官漢明之法而盡用之眞可使菽粟如水火然治教必積漸以興若符節然不可以先期而發故臣亦未敢豫陳伏乞

勅下門關核查三年內燒酒及其麴稅實數報部以憑

定議

臣聞善富天下者取財於天地而愚民所習而不察者莫農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貨未有如烟者也民用之最切者莫如鹽丁男丗婦食隨之費日不及一錢而弱女稚男之烟費則倍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下戶老少男女無不以烟相矜謝由是種烟之利獨厚視百蔬則倍之視五穀則三之以臣所目見江南山東直隸上映之地無不種烟而耳聞於他省者亦如之又種烟之後更種蔬穀皆苦惡不可食敗國土而耗民財視酒尤甚焉而禁之則甚易限期示禁月種烟者以其地入官別給貧民耕種罰及左右鄰有司失察者降調則

立可隘矣但聞塞外軍前苦寒之地嶺南瘴癘之鄉行旅風雪之晨烟亦有小補焉若

詔定經制塞外弛禁惟不許人塞名亩省郡州縣城內隙地亦得種烟則以禦瘴癘資行旅有餘裕矣城以外尺土寸壤皆種五穀百蔬通計海內歲增穀亦不下千餘萬石則雖烟稅國所損什一而民所益千百月計不足而歲計有餘矣伏乞

勅下門關杉查烟稅報部以憑定議

昔孟子欲明王道以平治天下所反覆申明者農桑而外不過雞豚狗彘魚鼈材木之無失其時蓋自聖帝明王御世之經下逮霸國能臣救時之策舍此別無根柢

也周公之法凡山澤皆不授於民官為厲禁使民守之而竊木者加刑罰焉水蓏別孕則川衡身巡其地以守之蓋大懼愚民竭取而生長難蓄與盜竊者之無所畏息也臣所目見齊魯燕趙沿河傍山沮洳沙土之區彌望而無樹及廬從

聖祖仁皇帝巡行口外山隈林麓灌例連叢入口內則大山廣阜彌望而皆童臣生長江介素稔魚米之鄉而以邇年被臣弱冠時則薪炭魚蝦價皆三倍蓋緣有司急於民事凡盜樹竊魚一切置之不問用此林麓池塘少遠於宅舍民皆荒棄以雖出資本而數寸之魚數尺之木皆不能生殖也又約計州縣田畝百姓所自有者

不過十之二三餘皆紳衿商賈之產所居在城或在他
目異縣地畝山場皆委之佃戶佃戶相課不清歲更時
易豈肯爲業主守護而盜竊公行官置不問業主亦不
自空棄資本用此撫廢恆產坐失土利伏乞我
皇上著爲功令俾督撫嚴飭州縣專委佐貳官分界管
理凡業主鄉居者督令自劃樹畜而其居城鎮及他州
異縣者令業主出本樹畜而佃戶嚴爲守護分其樵漁
之利佃戶竊取業主訟之官必究他人盜竊佃戶訟之
官必究小有爭則鄉約保長平之既成訟聽之務得其
平則民皆爭先而勸作矣至於山麓河塘道路之非民
業者官種之民開沮洳沙土之不殖穀麥者亦勸之種

榷官爲隔禁而使自巡緝則十年二十年之後材物漸饒而民之生計日易矣

臣生長安地流寓江甯皆湖廣江西上游米粟所滙聚海關未開新米上市每升制錢五文食物皆賤及海關既開洋船每至蘇州沿江諸鎮米價騰貴登豕亦然文武官弁以及胥吏兵丁皆有陋規

世宗憲皇帝時始禁海關出米然所出較少而未能盡絕也故至今豐歲沿江新米制錢必八九文又百貨及紗羅紬緞葛布夏布出洋於民用尚無大損惟棉布則窮民所以禦冬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可使內地男耕女織之粟布日流於洋外乎伏

乞

皇上勅部定議無論內商出洋及洋商入市每船一號計人口及往返程期每人糴米日二升爲率則雖遇風濤阻滯經時累月亦綽有餘裕矣其放米過數及私放棉布守關官吏兵丁重懲不貸官弁降調督撫提鎮亦有處分則粟米之存積日多止計松江蘇州常州三郡出洋之棉布流轉內地可多被數百千萬窮民矣

嘗考自周以前經籍所載中原平壤雩祀之外別無救旱之方故桑林之禱雲漢之呼雖聖賢之君莫可如何凡周官溝洫澮川之制禮記導達溝瀆完隄防謹壅塞之令皆以防水患也是以禹貢首言濬畎澮距川而孟

子亦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則專以通水道明矣臣數十年中目見耳聞北直山東河南大率水災爲多東南之田則惟恃通川之支河障水之大圩依山傍田之塘堰苟能興作則雖遭屢旱鄰畔皆焦而此田蔚然臣前奏凡通川大河及大塘大堰民力不能自浚築者宜於儉歲官爲興作因以貧民已蒙

聖恩允行但州縣之吏設獄催科日不暇給常苦以他事白廢非淳德長才安肯爲民興利伏乞

皇上切諭直省督撫凡西北五省下流不通時困於水災之地東南十省支河通溉及大塘大堰宜浚築者准

紳士耆民具實呈報擇賢能練事之員相度詳議工大有具奏

勅部定議其小者則豐年勸民浚築官為監視而鼓舞之荒年則官為興作以救民飢如此則西北除害之牛而東南獲利之全循數推理數年之後所在蓄積漸多而災患之小者不足以困之矣

臣若所陳五條皆民間日用細微之事然通計物材民用生長撙節之分數則植基甚廣而取數多驟視若迂遠而無近功然漸而行之以久皆有一二可徵之實效蓋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民生之用物有經少所損即多所益昔

聖祖仁皇帝念天下無事常以三年之內輸免天下地丁銀兩三千二百餘萬屢告廷臣欲永以為例及四海設戍遂不能再行我

皇上御極以來所免臣民應追之銀應徵之賦約計已千餘萬海內臣民雖感戴

聖恩淪肌浹髓而欲其一旦富實固不能也惟廣開生物之源而節其流俾菽粟日多畜產豐饒百物皆賤致銀錢雖艱而足衣食則易然後可積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恥貪墨士敦志行民安禮教吏稟法程然是數者不可以法驅而威禁必萬邦臣庶無貴賤貧富各守其分而仰事俯育寬然無憂然後編之

而易明導之而易赴伏惟我
皇上審察詳議而斷行之臣不勝戰汗悚慄之至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以紓民困事題准徵收
地丁銀兩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於
國課無分毫之益而農民甚累不可不急推
大行皇帝聖恩援雍正八年寬徵川陝之例以廣
皇仁而紓民困也蓋自三月至六月正農民耕田車水
刈麥插秧之時舉家男婦老幼雜作兼僱閒民助力尚
恐後時乃令奔走鄉城經營借貸伺候官府延接吏胥
以奪其時力爲累大矣計一州一縣富紳大賈綽有餘

貧者不過十數家或數十家其次中家有田二三百畝以上者尚可那移指辦其餘下戶有田數畝數十畝者皆家無數日之糧雖欲采買豈能卽日正當青黃不接之時而開徵比較典當無物借貸無門富豪拖之指苗爲質履畝計租數月之間利與本齊是以雖遇豐年場功甫畢而家無儋石不厭糟糠者十室而七也在有司初爲此議不過慮歲有豐凶四月已徵其半則後此徵收爲易耳不知秋成果有四分五分小民本不作拖欠

國課之想而守土之吏亦不容其拖欠若在三分二分以下則我

王視民如傷方且憂其流離祖賜原豈忍豫斂其財而不顧其後哉且農忙停訟盛夏減刑
聖朝舊制而每至四月則一州一縣所比日數百人笞責以五七十爲率若過四月則倍加笞責以備折減之數近聞閩撫所參縣令至有用火木以比較者蓋惟限以四月完半請貰不接窮民束手無措故忍受肌膚之痛至於此極也臣伏念自
大行皇帝時寬陝西四川徵收之期六月完半十一月全完數年以來未聞其有違賦則少寬徵收之期於
國課分毫無損可知矣更有請者舊制二月開徵六月停徵六月開徵十月全完次年五月奏銷原不完所徵

分數是以有司得各視土之所出以爲所徵多寡先後之分故河北五省種麥甚多之地麥熟可徵十之四五江淮以南種麥甚少則雖二月開徵而完至三四分者不過商賈紳衿饒裕之家其餘中家不過一分二分大約皆八月開徵歲終全完耳至於江浙賦重之州縣則次年五月奏銷以前皆完賦之日也自

國初行此八十餘年非遇水旱之災未聞大虧

國課自有司變爲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每月俱定分數徵比曾未數年而中家漸貧貧民益困至於江浙賦重州縣則雖限以四月九月終不能如期完納而常有逋賦也如謂各省有春夏調發之軍需則宜於上年錢糧

內豫爲撥定本年春夏所徵又不足恃也凡此無益國事而徒爲民困之實有心者皆知之有日者皆言之非臣一人之私見若蒙覆奮制則膏澤之及民益深將見民生日厚而

國賦之徵收亦益易矣伏乞斷自

聖心勿下廷議特頒

諭旨大沛恩施謹奏

請定常平倉穀糴糶之法劄子

爲請定常平倉穀糴糶之法以便官民事欽惟

大行皇帝深恤民艱允釐吏治覈天下常平倉穀使無

虛冒定存七糴三之法出陳易新此洵視民如子誠求

惠保之至意也而有司奉行失宜必待穀價既貴名州縣始得申詳府道藩臬皆撫請定官價并示開糶之期一處文未批發不敢開糶不知平糶本以利民而穀貴早晚無常若商販眾至則旬月之間價復大減是以胥吏得借此要索苟或上官失察批發後時穀貴之期既過不獨窮民不得邀平糶之恩而官定之價且不能充有司當此欲不糶則紅腐可憂欲賤糶則秋糴難補投足兩陷罰無所逃誠可矜憫且惟河北五省地勢爽塏風氣高燥倉穀數年不壞存七糶三之法尚可遵行若江淮以南地氣卑溼民間三二百石之倉每遇伏暑稻必發熱若不盤倉米多折碎味亦變變價值大虧五嶺

以南但逾一年底面即有霉爛若通行存七糴三之法則南方諸省每至數年必有數百萬石霉爛發變之穀有司懼罪往往以既壞之穀抑派鄰戶强授富民是化有用之物爲無用本以利民而轉重以爲民累也伏乞

皇上特頒諭旨嚴飭南方各省督撫驗察州縣存倉之穀不用盤倉三年全然不變然後可歲存其半兩年不變則糴七存三但逾一年底面即有霉爛則春盡糴而秋糴之其或年歲大歉本州縣及鄰境穀皆騰貴春糴之價不足以糴元原數則詳明上司銀交部庫俟次年有收或鄰境豐穰如數補糴至河北五省偶遇歲歉春

夏穀貴亦糶各州縣詳明上司不拘糴二之例督撫司道都守止於歲終實穀入倉之數一至開春一任各州縣照所定存糴分數隨時發糴永杜詳請定價示期之弊實則胥吏絕無要索之因窮民實遵平糴之澤現在有司可無變爛賠補之累新舊交代永絕彼此相持紛爭告訐之風挨之

大行皇帝深恤民艱允釐吏治之至意始曲盡而無遺憾至於穀之存倉則有風耗盤量則有折減移動則有腳價糴羅守局則有人工食用春糴之價即稍有贏餘亦僅足以充諸費更祈

勅諭督撫嚴飭監司郡守歲終稽查但穀數不虧不得

倘端愛使有司別無過慮庶幾中材可守無易於民若有廉能之吏實心愛民適逢秋穫價賤羅餘較多詳明上司別貯一倉以備歉歲發賑督撫按所積數彙題量加紀錄加級以示鼓勵此臣積年博訪周諮灼見情弊而後敢入告者伏乞

聖鑒施行

請復河南省漕運舊制劄子

為請復河南省漕運舊制以甦民困事查河南漕糧除河以北州縣舊徵本色外河以南之祥符等五十州縣共應徵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自雍正六年至今概徵本色於運次交兌河以南各府州縣俱遠水次又中

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牛車淖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駁價且十倍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於此是以

聖祖仁皇帝深念民咨於康熙二十二年改令全漕折銀解部而有司胥吏陰爲阻撓多方扇惑至二十九年復徵本色三十二年以民終不便折徵銀兩宮爲採辦五十八年撫臣楊宗義題請附近水次之衛輝彰德懷慶三府並開封府屬附近水次之州縣仍徵本色其不近水次之歸德河南南陽汝寧四府及汝州開封府屬遠水州縣照常令民間折銀交糧道在衛輝府水次官爲採辦格於部議刑部尚書張廷樞以獄亢斑獄奉使

河南小民額號屬路復具疏題請又格於部議
聖祖仁皇帝盡繙羣議
特旨允行民皆感泣雍正六年督臣田文鏡題請通省
全徵本色以眾心洶洶尋題五百里以外陝靈等九州
縣改徵折色蓋已心知其悞特以變法未久不敢盡反
其前議耳其實祥符等四十二州縣雖較之陝靈等處
略分遠近而不通運道中隔黃河民閒輸輓之苦累則
一也謹查浙江漕米南紹等八府不分遠近均以中隔
錢江例徵折色解交糧道於嘉湖水次採買兌運行之
經久民咸稱便今河南祥符等五十州縣中隔黃河與
浙省情形無異應將應徵漕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

悉照從前折徵定例解交糧道在衛輝水次官爲採買衛輝乃豫省糧倉總滙之區其附近小灘李家道口楚望等鎮鄉米雲集足敷辦漕之數再查河以北滑濬內黃等州縣向止額徵銀兩不收粟米而其地與運道水次甚近宜令將應徵銀兩酌半改收粟米就近運送通倉以充遠水州縣糧數所不足至於豫省漕糧衆議皆謂京通各倉不敷支放是以改徵本色今豫東兩省每年運倉粟米五十八萬石而支放官兵歲需不過三十餘萬石加以薊糧四萬石共需粟米不及四十萬石每年除支放外尚約計存倉二十萬石是即將祥符等五十州縣米石徵收折色於

天緒未嘗有損而國計民生均有裨益是乃
聖祖仁皇帝二十二年初改折色之本意也河以南數
百萬生靈所仰望
聖主高厚之恩無過於此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爲請推
聖恩以備荒政兼修地治事

皇上御極以來至孝深仁遠畎善政下通民志上順天
心時雨時暘百產殷阜豐穰相繼不卜可知但以四海
九州之大雖堯舜之聖不能保其無一方一隅之偶歉

也臣往年十月初五日伏讀
聖諭摘發督撫及州縣報荒不實情形洞晰無遺本年
二月初一日臣等於通州恭迎
聖駕臣到
行幄諸臣已先進見而出宣告臣苞陝西督臣劉於義
奏摺
皇上硃批古語救荒無奇策皆由庸臣見小惜費不可
實播上恩
聖謨深遠足以破前古之疑而垂教萬世又准廷議獨
存捐監一項以備賑恤勿充他費凡此皆古昔聖王視
民如傷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實政也臣苞竊思救荒

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以星土之法五雲之物先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修救政雖其法無傳然每至夏末秋初則水旱豐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矣舊例報荒必待八九月後眾口嗷嗷情狀顯見然後入告是以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每聞荒報立下諭旨開倉發帑截漕通糴惟恐後時然被災之民朝不及夕而奏請得旨動經旬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故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勞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此古今所同然賢愚所共曉也伏乞

旱上勑下督撫嚴飭州縣凡有水旱五六月卽據實詳
報七月中旬卽核定災傷分數并之食人數造冊上聞
蓋一州一縣之中田有高下傷水傷旱被災亦有淺深
但得實報無欺則災小之地不過量免被災之戶本年
正供錢糧十分中幾分發常平倉穀招商通糴勸諭富
民挑塘築堰賑恤孤寡無告者而災可弭矣其災大者
則許動庫金修城浚隍整理倉厫官舍以招集附郭貧
民於四鄉相度支河橋梁大塘大堰招集各鄉土人官
給廩穀使任浚築惟老弱孤寡力不能任土工者乃計
口給粟則爲數無多易周而可久自古救荒之政莫善
於興工築而其事宜早若待民已飢疲則雖壯者亦力

不能勝工築矣更有論者古者城必有池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公立司險掌固二官以通守政所特惟溝樹耳凡國都暨近郊遠郊必設溝樹三重鄙邑一重藍無池則城不可守故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詩曰築城伊減池以減即周官所謂溝也本無城而創作則起土而溝形已具矣本有城則以築外坦使附城之民得保焉即春秋傳所稱郛與郊保也不獨通川之地浚溝即以爲池即地不通川而溝深三丈則行潦所滙聚城市之流漸必成淖淤可以阻戎馬之奔馳制盜賊之逋遁春秋戰國時有連數國之師攻彈丸小邑而不能入者有溝以爲限有樹以爲蔽則守禦

易而圍攻難也自秦入堙城平塹漢魏以後盜賊狩起破州屠邑千里無噍行蓋古法盪滅州縣或無城或有城而卑且惡或城雖可憑而無溝樹以爲阻固耳詳稽前史證以近代所見聞苟城堅而有溝樹守禦得其方雖敵強援絕莫能驟拔也聖人安不忘危則國家開啟城堡溝樹之政宜及時修舉明矣更有請者吳楚甌越領徼之地皆賴川流塘堰以灌秔稻不專恃雨澤明太祖深慮民間不敢擅開支河而大塘大堰又有民力不能自興築者洪武二十八年官開天下支河九千二百有奇與塘堰四萬九百八十有奇民皆利之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令各州縣詳詢耆民凡自踏看凡通川

之地可開支河泄泑之區可興大圩興大塘大堰宜創作修復者一一詳報督撫核查審酌并估計工程於一年內陸續造冊具題存部北五省塘堰圩堤可興者少則查千家數百家之鎮集宜開溝渠築垣堡者亦造冊具題存部但遇減收之年即及時興作以聚窮民其要地城池則豐年以次治之數十年之後天下郡州縣治及大鎮大集莫不有外垣溝樹之阻平時可以備盜賊有事可以固藩圍天下河道橋梁圩堤塘堰無不修治可以助人力所不逮補旱潦之或偏一舉而眾善備焉至於溝樹之地雖不能無廢民田而當荒歉之年官給原價以買之民之懽忭踴躍與受我

皇上之賑賜等所虛者官費用之亦充然聞從前捐例通計監生一項歲不下五七十萬今諸例盡開則此項所入必較多而下胡民氣上驗天心自今以往荒祲必漸少且審度緩急量蔵入而次第舉行亦不患其不充也通計每年賑荒工築所餘以興通近洞苗出入各州縣之城堡溝樹而沿邊要地次之吳楚蜀越嶺徼之支河圩堤塘堰次之北方大鎮集之溝垣次之海內要地之城池次之然後僻小者以次而偏焉然後吳楚蜀越嶺徼之大衝鎮亦以次而偏焉然後北方之小鎮集亦偏焉其餘散居山澤及二三十家自爲聚落者聽民自便蓋吳楚蜀越嶺徼之支河圩堤塘堰先修則農收倍

名北方鎮集之溝垣先修則盜賊易詰故興作之序次
如此臣風質罪愆荷
聖祖仁皇帝矜容之德特達之知又荷
世宗憲皇帝宥及全宗擢居今職又荷
皇上再召入南書房 面陳三事皆蒙
俞允故敢冒言國政之大者伏候
皇上裁察謹奏

論禁燒酒事宜 劄子

欽惟我
皇上特降諭旨永禁燒酒此誠經國之大猷足民之本
計備荒之實政也臣因孫嘉淦條奏發王大臣九卿公

議所見不同各爲一議並陳

御覽復發北省撫公議所議次第奏到本月二十四日九卿復齊集會議謂不宜禁者十之七八在諸臣惟慮開燒鍋者之失業雖遇豐年米價亦貴而窮民艱於得食諸臣所慮者大豐之年穀賤傷農故爭吉惟欲宜禁而臣所慮者則在儉歲雖禁亦無穀可積儻遇災荒少劇雖不惜國帑亦無穀可糴終不能救窮民之流殍而墟

聖主之憂勞臣一介菜儒年力衰殘初列班聯之末雖竭誠無隱而終不能辨異議者之惑故敢直陳於

聖主之前伏念自漢唐以及元明流民起而爲盜賊皆

由饑饉我
國家運方郅隆毋庸慮此而蓄積備荒之道自不可以
不豫即如雍正八年河南衛彰等處旱荒田文鏡捵而
不報九年二月
世宗憲皇帝訪問立遣侍郎王國棟馳驛往賑盡發數
年所積倉穀五十餘萬石兼截漕糧以散之穀尚不敷
乃折銀以代穀而無穀可糴惟中家素有儲蓄者尚能
自保其餘得賑而免於流殍者十之三其就食他省者
雖荷
先帝仁恩命所經州縣廩給資送而轉死於疾病者尚
不可勝數此天下所通開也伏乞

皇上偏詢謂燒鍋不可禁之諸臣設更有如雍正九年
衛彰等處之旱荒將何以贍之儻有如漢唐宋明二二
千里之水旱
皇上即不惜數百萬帑金以賑之而水路不通之地雖
有米糧將如何轉運況鄰省亦無積穀乎諸臣果有善
策即聽開燒鍋之禁若並無其策則臣願我
皇上熟計審處斷自
聖心勿以浮言而阻實政也至內外諸臣前後條奏言
燒鍋不宜禁者其大指不過二端其細目不過六條臣
謹一一剖析於後伏乞
皇上存臣所奏俟王大臣九卿議上時一一察驗彼此

禁則誠爲中乎事理當乎人情自無能遁於
聖鑒矣

一則謂驟禁燒鍋恐失業之民多不知開燒鍋者非大有資本不能具房倉什器屯積粱穀此種豪民即不開燒鍋亦可用其資本經商行賈何患失業凡城市村鎮賣燒酒者多與油鹽雜貨同一店雖不賣燒酒他貨未嘗禁其市賣亦並無失業之虞惟大路之旁開有搭草棚零沽於行旅者此不過百分之一然燒酒雖禁黃酒豈不可以零沽則慮民失業乃似是而非之說明矣

一則謂恐穀賤傷農果爾則周公耕九餘三爲厲民之政孟子菽粟如水火爲亂政之言矣史稱唐太宗時斗

米三錢民行萬里不持尺兵用致刑措而我
朝康熙三十年前後　臣時往來京師米麥之價僅及近
歲之半彼時百物皆賤家給人安未聞以穀賤傷農目
今即令民間歲歲積穀行之以久尚未必能復康熙三
十年前後之舊而諸臣豫以穀賤爲憂實臣之所不解
然則穀賤傷農爲似是而非之說明矣
一謂穀糠不以造酒則無糟以飼六畜此乃情理所絕
無者夫穀糠去其精華以爲燒酒其糟粕尚可以飼六
畜則精華尚存之穀糠以飼六畜必更肥碩此物理之
最易明者若謂必爲糟而六畜乃食則是未經造酒之
穀糠委之於畜畜亦不食也其謹信之

一謂高粱有味澁者止可喂養牲畜即就所言北五省大家小戶六畜需用高粱之處正多且李衛前奏宣化一府猪地所出高粱味雖微澁值荒歲百姓亦願賴以充飢則是高粱無不可食之明證也

一謂禁止燒鍋則豈先禁燒麵此說是也但謂凡鎮市開廠造麵耗穀累千萬石者在所必禁而民家自躍燒麵者則聽之此說乍看似爲近情其實積少成多耗穀與開廠等小民逐利既開其端則人人皆託名自用而無以禁之是向之聚造於一處者今特使分造於各州各縣各鄉各鎮耳是名爲禁而實縱之之術也

一謂高粱難於久貯其說甚爲荒唐且五穀未有不可

久貯久貯則未有不生蛀蟲略有損壞者小民蔵蓄每家不過數石數十石收蔵曬晾甚易非有成千累萬之相因也即富戶糧穀豐盈有累千百石者每歲皆可推陳易新豈坐而視其損壞乎即據尹會一所奏亦只云大約朽蛀則是亦難直斷以不可久貯也其爲影響之說明矣

一謂嚴禁燒鍋則私燒者多必致比戶擾累不知惟開燒鍋難於密秘雖高牆深院氣味必達於外不比私造賭具銷燬制錢可藏匿而爲之也地方官果肯實力奉查禁最易豈有比戶搜累之獘

明禁燒酒則造黃酒者必多轉致費糈黍精鑿之

穀殊不知黃酒不可久擱尤不可致遠車載則色惡而味變又深春炎夏初秋皆不可造且價高而難以充量飲燒酒數兩者非黃酒三二觔不得一醉即有中人之產亦豈能用十倍之貲以縱飲禹民則不禁而自不能活所省民間飲酒之費十居六七又其顯見者也

嚴禁燒鑪恐胥吏乘此以擾民不知前此惟陽奉陰違或開或禁故有司胥吏得緣為姦利若通行禁止官能守法民自知畏更何緣以擾民見今直隸山東嚴禁燒鍋已經數月未聞擾民別生事端其明驗也

一德沛奏稱膏腴之土栽無用之材已屬暴殄況登場之穀為飢性之資又自古及今皆知其不可者等語是

其意謂不可不禁也而又慮州縣官有刑名錢穀之責千把總有操防訓練之司不得不委之兵役胥吏恐愚民受其侵擾此則爲有司所蔽惑耳國家設守土之官以察民間之疾苦興利除弊皆須必躬必親實心爲之經理若除刑名錢穀操防訓練外一切委之兵役則不可以任州縣之寄爲百夫之長矣伏念燒鍋之禁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所屢申也所以陽奉陰違者皆由不自有司及本地紳有所利而爲之護持是以胥吏土豪得因緣以爲姦利今聞

聖主特諭永禁則有司勢紳百方巧說以惑九卿督撫

之聽九卿督撫以告者眾多遂謂此眾人之公言而不知其為不肖有司及勢紳之私意也若干百萬窮民之苦艾貴而望禁燒鍋則何由達於九卿督撫之聽哉臣區區之心不勝激切仰企之至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竊惟自古開創之初臣主一心萬民畏法故變更制度縱橫任意立見成功承平之後百吏因循姦民玩巧而欲更化善治必得其機會因勢以利導之然後無沮格中廢之患故唐之中葉議復府兵久而無成會吐蕃以牛運糧至原蘭牛無所用李泌建議以為急市其牛可得一萬頭以給沿邊成卒開墾荒地願留者給為永業

則府兵漸次可復但需急爲之計過旬月則不及矣而當時不能用讀史者莫不痛惜焉乾隆二年

皇上特降永禁燒酒

諭旨以九卿督撫各持一議久而未定今年三月復降諭旨命禁釀麴前月中又

特命嚴禁燒鍋

聖主至仁至明爲國家樹根本之道洵億萬世生民之福也臣之愚心竊謂永禁燒鍋惟此時爲易臣前年奏請先禁河南北五省者以南中粟米尚多恐愚民不知其宜禁也今江南旱荒浙江福建米價騰貴江西湖廣多米之地亦幾倍於前若以此時

特頒諭旨布告天下各省俱行永禁則民心感說可以不勞而定蓋前此在內之公卿不過章於莊頭之厚利在外之督撫不過惑於有司胥吏之浮言又恐有虧閣祝今見萬民飢殍

聖主憂勞則九卿督撫必不忍飾浮說以相阻撓即莊頭主豪亦不敢干

功令而犯眾怒明年春夏當無異議至秋冬即大有農收

皇上堅持而申飭之則此法可永定矣九卿中言禁之未便者惟孫嘉淦尹繼善二人非有私意乃所見實然但孫嘉淦止知燒酒永禁以此營生者一時不無失業

之苦至永禁以後利益溥徧則未嘗籌及卽如今年孫嘉淦請弛躉麵之禁各省督撫未有以爲是者可知人心之公自有不能曲徇之是非也況去歲直隸地方嚴禁燒鍋業已半載有餘山東則自始至今未嘗弛禁兩省之民未聞以此爲病則謂擾民而難禁乃胥吏有司之姦言而督撫誤信之明矣尹繼善曾與臣言非謂燒酒不宜禁乃謂愚民習便無法以禁絕之然行之於此時則無貧富賢愚皆知其宜禁矣此正可以永禁之機會也至於種烟所減之粟米較之燒酒所耗亦十分之六七而禁之又不若燒酒之難蓋種於田野半歲乃成不可掩藏無俟嚴刑峻罰第拔其苗扑責其人卽不敢

再犯矣如謂入旗祭祀舊制必用燒酒兵丁巡夜寒冬雖禁烟則特開古北口一路塞外燒酒與烟言給印票許載入京城則可給矣如謂廣西雲貴瘴厲之地烟不得有禁則飭督撫查明瘴癘州縣聽民於山溝種烟不得出境販賣而永禁於平地則亦可以兼濟矣前直督李衛曾奏稱宣化府地方所產高粱有味苦者惟凶年乃以充飢豐年宜聽其燒酒則即如所奏豐年聽其燒酒而不許出境販賣可矣昨閱邸報見甘撫元展成奏稱甘肅苦寒嚴冬風雪口外兵民非此不足以資溫煖即如所奏凡沿邊及口外駐兵防守之地自十月聽其燒酒二月嚴禁其餘州縣則概行禁止可矣且臣積年

催訪宣化一府所以種苦高粱獨多者以燒酒利大遠販遠方爲便也若不許出境販賣則所種苦者日少而不苦者日多儻遇荒歉宣化一府之高粱不需官移而商自轉販鄰封以濟飢之矣至元展戚所奏窮民困窘不完必借杯酒以敵寒威尤屬寔言果身無衣腹無食杯酒豈足以禦霜夜之寒威果有餘錢以酤酒則積兩月之酒價可得寒衣以禦三冬矣至於商旅則用酒無多黃酒本無禁令而必欲用燒酒以耗至可寶貴之黃米何意乎況自漢唐以至元明皆苦邊地少糜多方運餉而於春秋和煖之日多作無用生事之燒酒以耗有用難致之糧糧可乎且以宣化一府之私利而邊數鎮

之嚴然而廢四海九州之長利釀生民之隱憂豈
國家之本計可乎但永禁之法若不毀燒鍋不除烟酒
關稅終非拔本塞源之計伏望我
皇上斷而行之如羣臣尚有異說伏乞
皇上詰問除禁酒禁烟更有何法可使粟米日多合其
陳奏庶幾諸臣為百姓思之為
皇上思之而知顧私利之非忠執淺見之誤國也更有
請者凡羣下所奏若實有當於事理則祈我
皇上特旨行之蓋以人情熟於揣摩且多嫉妒知識出
羣下則思多方以破壞之臣伏見我
皇上敬天仁民之實德虛己樂善之實心洵可以興三

代之治而羣下之結習不除則雖我
皇上日夜憂勤而庶政終難於興起至於開源節流乃
自古聖王使菽粟如水火之常經上腴之田半變爲烟
圃五種之美半化爲糟醪民間積貯日少若疊遇水旱
雖盡發太倉常平之積粟費數十百萬之
國帑實不能遍濟于百萬之窮民思之令人寒心卽如
目今各路凶荒向使民間多留一石之粟米鬻之官爲
採買輸運所省
國帑不止一倍若目下早定一日之大計則後此可早
釋我
皇上一日之憂勞　諸臣猶以永禁燒酒爲末便者

愚臣之所不解也臣今年血氣日衰初寒則晨夕戰慄飲食日減誠恐一旦遂填溝壑則諸臣迫撓之淺見國家久遠之深憂不得復達於
聖主謹罄竭愚忱盡言無隱伏惟
鑒察謹奏

請除官給米商印照劄子

臣閱邸報兩江督臣郎蘇圖奏請備荒宜照去年部議定例凡米船過關即詢明係往被災某州縣售賣免其納稅給與印照責令到境呈送地方官鈐印於回空過關時呈驗查銷如偷運別省并沿途先行糶賣將覓免之稅倍追治罪已蒙

殊批照所請速行在案仰見我
皇上愛民深切不緩須臾督臣仰體
聖德計畫周悉但所稱查照定例內有急宜變通者凡
販米客商逐貴去賤本不待教而愈凡米價貴賤視被
災淺深災淺者價貴災深者價必尤貴若必限定到某
處糶賣不可改移假如沿途米價更貴於所報往賣之
處則此地之飢困必更甚於彼地客商不敢違法而擅
賣貧民嗷嗷待哺必欲強買竊恐爭奪搶攘之患必更
叢生矣大凡米價騰貴之地一遇客商湊集價必稍減
此地稍減又爭往他所聽其自便流通更速若價昂既
不敢賣價減又不得不賣商賈用本求利必視此爲畏

途而觀望不前又地方官給印一節即官長不敢留難而胥吏隨處需索往返再三視納稅費增數倍更有慮者客商挾資往來江湖多隱秘其踪跡惟恐生人識其面目所以防盜賊之拘執拷索也若使出入官署投批請印人人知其爲商尤所深懼臣少時授經四方時附客船深知此中情事故敢冒陳愚見伏乞

皇上特降諭旨凡米船過關免其納稅聽憑轉運本省地方隨處售賣不許偷運別省庶大商小販人人踴躍爭先而民食可少濟矣謹奏

論山西災荒劄子

臣本月十五日閱邸鈔始見御史楊嗣璟奏山西歲歉

奉
旨著巡撫石麟速行明白回奏仰見
聖心憂民之切但州縣既匿荒不報於先而大吏又失
察於後今奉
旨查問恐地方官不無多方掩飾幸免罪愆之獘萬一
石麟回奏未能盡實再遣大臣往查非越月不能
上聞而被災之民朝不保夕恐難久待伏乞我
皇上即召山西在京大小臣工清問俾各陳所知如與
御史所奏相符則求
特遣忠實大臣前往會同巡撫覆查被災淺深之地即
照直隸山東之例一體動帑賑濟庶被困飢民不致流

離失所我
皇上視民如傷四海蒸黎感戴
聖恩皆如赤子之仰父母故敢竭其愚忱不勝激切悚
惶之至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二

奏劄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臣聞人臣之義國爾忘家君爾忘身士大夫敦尚氣節東漢以後惟前明爲盛居官而致富厚則朝士避之若浼鄉里皆以爲羞至論大事擊權姦則大臣多以去就爭臺諫之官朝受廷杖諫疏夕具連名繼進至魏忠賢播惡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竄捐腹領受錐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雖曰激於意氣然亦不可謂非忠孝之實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後國政偏於上而臣節砥於下賴以維持而不至亂亡者尚百有餘年臣

本朝敬禮大臣優恤庶官遠過於前明而公卿大臣抗節效忠者寥寥可數士大夫之氣習風聲則遠不逮也臣少遊四方所至輒問守土之吏之爲民利病者無何而大病於民者已列薦章矣民所愛戴者多因事罷黜矣叩其故則曰此富人也非然則督撫之親戚故舊也非然則善於趨承詭法逢迎者也其罷黜者則以某事忤某上官耳間有貪殘而被劾循良而得舉者則督撫兩司中必有賢者焉而亦寥寥可數矣至於九卿乃九牧之倡萬官庶事之樞紐也督撫臺垣之條奏特下九卿必國體民生所繫猶叩樹本百枝皆動而可

或有差忒乎以。臣所聞見凡下廷議其爲督撫所奏請則衆皆曰此某部某長官所交好也或上方嚮用未敢駁正也已而議上則果謂宜從矣其爲科道所條奏則衆皆曰原議某所建也其事某某所不利也已而議上則果謂必不可從矣同官中即有持正而力爭各部院即有心知其非不肯畫題者而其議之上達自若也其保舉僚屬半出私意亦不異於外吏但偏近

聾瞽耳目衆著出於公道者尚可參半耳是以

聖祖仁皇帝中年以後灼知此弊刑誅流鋼以懲姦貪拔擢矜全以勸廉吏而親信清公樸實之人

世宗憲皇帝敬承此意極力廓清省旰孜孜惟務發外吏之欺蒙破在廷之結習十餘年間少知畏法而終未革心蓋由營私附勢之習深而正直公忠之人少也我皇上至誠惻怛諄諄開諭可謂深切著明矣而特旨薦舉服在大僚尚或引用富人以便身家在外督撫多以報荒爲難而州縣又以匿荒爲自安之計其有不肖者每遭蔵歎轉日夜徵比以迫蹙貧民冀邀鋤免因緣爲利此風不改則

皇上日夜憂勤於上而治教禁令不能不墮壞於寘昧之中尚安望百度之皆釐實德之及下乎臣伏讀三年

中前後

諭旨於臣所陳之積弊亦既洞晰於
聖心而思有以矯革之矣然所以矯革之者則有本統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猶莫舉而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而防胥吏之姦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者四三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也雖數人十數人不易得況一旦而得數十人哉然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治孟子云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自古聖君賢主未嘗借才於異代亦惟我

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礱之信
眞必罰以勤懲之而已所謂勤心以察之者一則明辨
部議會議是非之實也凡一事之興廢其利害常伏於
數轉之後故雖周公之聖猶有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
未得者況庸常之人雜以私意而揣摩瞻狗乎而姦邪
文法之吏每能巧飾偏辭變亂是非言之鑿鑿使觀者
難辨孔子所以惡佞之亂義惡利口之覆邦家也是以
唐宋以來凡廷議皆以宰相斷決之以學士參議之以
給事中駁正之自明中葉以後姦相擅權壽流天下
聖祖仁皇帝時亦有以招權罷貽家累鉅萬者賴
聖明剛斷同時罷黜而自是以後漸已自好者皆以避

權爲安內閣擬票雖有兩簽從未有擅發部議之非而奏請改議者古者御史之外別設給事中專駁宰相成議上及詔旨而南宋以後舊典寖廢以故朱子屢歎之以臣所聞見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罷我

皇上時有盡屏廷議而獨斷其行止者

命下必大服眾心故臣愚以爲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勿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平時

聖心素信其忠誠無私通達事理者盡屏左右每入而

獨問之參伍衆說然後內斷於
聖心此卽虞舜好問好察以輔其惟精惟一之學而孔
子所歎爲大智也　伏見
皇上於部議從者十九於九卿兩議大抵從其列名衆
多者道路之口頗有未協
聖心如天或以爲主議者衆必人心所同而不知其實
乃本部一二人之私意或九卿中一二人之偏見怯懦
瞻徇者明知其非而不敢辨也抑又聞用人之道惟知
之爲難凡人之智識必叩之而後知其材勇必試之而
後見其忠邪誠僞必久與之習而後得其眞太公望文
王之師也武王用之猶反覆窮究相與問答者凡數萬

言管夷吾齊國之望鮑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無
事諮度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方今四海九州萬事百
度皆總歸於六部而決於卿貳五六人每日文書到部
最少亦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則姦心必滋於
吏實害必被於兵民此即五六人皆王公至明虛已和
衷日夜講求尚慮其有失誤而我
皇上於六部卿貳中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凡幾
人乎古聖王用人惟已必先勞於求賢臣伏願
皇上惟盛暑嚴寒宜安養
聖躬不可過勞外此少有餘閒即延見廷臣凡六部都
察院奏事披覽之下微有所疑即召見問訊使各陳所

見聽其言語則明跡可知矣觀其氣象察其心神則公正私曲大略可見矣即有利口而飾爲忱直邪媚而貌類恪恭者以我

皇上之至誠至明久與之習必有呈露於幾微而不能自揜者矣其餘京堂科道條陳屢合事理翰林數奏深當

聖心者亦宜愼選其人俾輪班侍直事有疑難隨時召問以習察其志行而劑度其材能至於大僚中已爲

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與議論天下之事以窮究其底蘊果能忠誠無私而又通達事理則於同官百

僚皆能助

皇上以檢察而得其實矣所謂依類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與小人性情心術如冰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悅必諛佞側媚者雖有才智而爲國患更深樸直清愼者雖無才智尚可奉公守法竭力自効是以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憸人而求吉士以勤相國家而已所謂憸人諛佞側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謂勤相樸直清正之士雖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勵尚可以有輔於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誤信小人者斷無小人而能進君子者故求賢之道必以其類爲招保舉舊例臨時按品秩資格俾各舉一二人法本無窮而人多難信我

皇上於在內之九卿在外之督撫深信其忠誠無欲者必各有數人伏願特下密旨命盡舉所知而別其材之所宜然後考覈試驗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資格以洪舉者必爲得實而聽請託利身家之結習不禁而自除矣所謂切實積久以磨礱者自漢唐以後雖仍六官之名而職事多非周官之舊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則吏部之職非獨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實在使請囑者望風而自止巧法者百變而難欺戶部之職非獨謹守管鑰會計出納也其實在明於萬貨滋殖之源生民實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典而事有特舉必當酌古準今可爲後法但寅

清端直無玷其官兵部之實在輯將校之驕氣以綏靖
兵民消禍變於無形以折衝萬里刑部之實在時情罪
之寬嚴以砥維風教辨四方之僞獄以震懾職司工部
之實在識海內山川之形勢以知疏鑿之宜覈水土人
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於都察院之設本以肅朝
廷之綱紀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大臣之不法而
自副都御史鄧墝排擊要人以後五十年來未聞力爭
國家之大事斥指大吏之非人者不過掌行過文書而
已然則此職蓋幾於虛曠矣伏願我
皇上於部院卿貳必慎簡忠誠而以明達者佐之辨其
材之所宜而各責之以實使日夜訓勵其僚屬而隨時

以進退之則中材以上咸自矜奮數年以後公正之風可作而練達事理者亦漸多矣所謂信賞必罰以懲勸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奬進激勵而成平時主部議者不過正卿中一二人主會議者不過九卿中

皇上所嚮用之數人順從緘默者長得自安據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積習爲常所以靡靡日趨於瞻狗而非果竟無人也倘我

皇上時時延見一一考驗忠誠者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則旬歲之間勃然而興起矣

世宗憲皇帝於大計保舉之員賊罪敗露督撫降調司

道革職條例甚嚴而奉行不實恐奉
特旨獨舉一人者降調甚多添督撫司道之計與無聞焉蓋以所舉衆多不能盡詰而姑從寬貸耳用此賂請陰行舉劾顚倒無所顧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執法不移則執敢狥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羨歸公以後州縣之繁劇者養廉至千數百金猶不足以延幕客辦公事在內諸司雖蒙加俸一倍猶不足以儲屋貲僕秣馬供車伏願通計天下之耗羨及經賦所餘詳加籌畫必使州縣得備其公事諸司得贍其身家然後一犯贓私嚴法不貸其聲績顯著者則時賜金帛進爵秩而使久於其任如此則凡爲吏者皆得俯仰寬然潔已以奉公

孰肯苟且行私以自取終身之墜陷乎信能行此四者則忠良有恃以不恐姦邪有術而難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潔己愛民之爲安數年之後眾正盈廷官守經法民無倖心雖大姦猾技無難其濟而況舉先王足民之大經布前代屢驗之良法尚何慮其阻撓慶格縱私生事以擾民乎至於民食既足則當漸爲禮俗之防官常既修則當實講教士之法內治既定則興屯衞於邊關設軍田於內地使精神可以折衝立制防於海嶠謹治教於苗疆使患害消於未兆皆宜次第修舉而臣不敢以爲言誠以積習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則爲之而必不

可成成之而必不可久也凡所陳奏皆臣五十年來所耳聞目見確知其狀不得不入告

聖明者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以臣言爲可用伏望留臣此摺以驗羣情以考治法時復賜覽如用臣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國雖臣死之後尚可奪臣之爵命播臣之過言以示懲責也昧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之至謹奏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臣竊惟明初五經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說且成於倉卒不過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輯之書稍撫衆說以附之

數百年來皆以爲未盡經義不稱大全之名是以
聖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經頒布學官昭示羣士然惟
周易多載自
聖心所取至約而前儒未發之蘊開闡實多故特名折
衷餘三經則曰彙纂我
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聖遺經未盡闡揚
諭修三禮乃漢唐以來未有之盛事而三禮之修視四
經尤難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開其先而朱子實手
訂之典謨以下亦抽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春秋傳雖
不免穿鑿而趙啖二陸劉孫胡程之精言採錄實多諸
經大義已昭然顯著故折衷彙纂但依時代編次先儒

之言而不慮其無所歸宿也陳澔禮記說自始出卽不
饗欲心誠議紛起周官議禮則周程張朱數子皆有志
而未逮乃未經聖闢之經欲從大全之例則無一人之
說以爲之宗欲如折衷纂纂但依時代編次羣言則漫
無統紀學者終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起凡例俾大義
分明而後兼綜眾說始可以信今而傳後臣等竊思詳
議擬分爲六類名注本節本注之下一曰正義乃直詁
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
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証他篇比類以測義
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
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

傳之類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爲新奇而可欺惑愚眾者存而駁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盡其義類伏惟我
皇上聖學崇深剖析經史通徵扶奧故敢略陳愚見仰
聖論鑒定施行以便排纂爲此謹奏

奏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學士兼管翰林院事張廷玉編纂奏稱重刊經史必須參稽善本博考羣書庶免舛譌

武英殿為內府藏書之所就近校閱實為便易今擬於
編檢內選派六員咨送到
殿俾校勘刊刻會於一處則錯誤可免而書易成奉
旨依議編檢六員恐不敷用着添派庶吉士六員欽此
臣等即通知莊親王令
武英殿監造等查庫內存貯書籍並無監板十三經廿
一史竊思經史惟宋板字劃遺譌目今不惟宋板難得
即明初刻本亦少 臣生平所見惟嘉靖以後之板已屢
經改補無三五頁無遺譌者而現今監板更剝蝕無一
完善可憑以校對伏祈
皇上飭內府并內閣藏書處徧查舊板經史兼

諭在京諸王大臣及有列於朝者如有家藏舊本即速進呈以便頒發校勘并飭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督撫購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監板經史各送一二部到館校此正譌庶幾可補其缺遺正其錯誤更有請者自唐初孔穎達賈公彥等所引十三經及傳註並周秦間諸子已多譌誤宋明刊刻未經訂正我

皇上博極羣書倡明經學臣等當詳悉校勘一一開列進呈

御覽酌定改正昭示來茲庶幾此書刊布度越宋明以副我

皇上嘉惠後學至意又前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曾博

訪求板校正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遺譌臣曾見其書
並求下江蘇巡撫向其家索取原書照式改注別本送
館原本仍還其家毋得損壞其餘校勘事宜具列於後
伏候
聖裁

一校勘經史與見修之書不同見修之書即有遺落可
增刪上下文以就合之經史行世已千數百年遺落一
句數字即需重刻數十板勞費甚大必更番校對一字
無譌始可寫樣必樣本對清始可登板若限期催促一
部未成又發一部必多錯誤

一翰林院送到編檢六人奉

旨添派原吉士六人臣等揀擇原在
殿編校翰林十二人合同分派先對十三經互稽經傳
以考舛譌限八月內將底本對完臣等細加斟酌緒撰
進呈然後次及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史皆有
注解亦宜詳勘以下諸史則參伍舊本增改落字錯字
加功較易矣
一舊刻經史俱無句讀蓋以諸經注疏及史記前後漢
書皆義古奧疑似難定故也因此纂輯引用者多有破
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詳考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
了然乃有神益
一前明所刊經史每卷之首止列校刊職官姓名而漢

唐先儒轉附第一行每卷之下且或止稱某氏或具姓名鄉里或并詳官階封邑諸經諸史款式各殊聞彼時書出卽衆議譁然其後馮夢禎爲國子監祭酒重刻史記始變其例衆以爲是今擬倣其例王大臣監修校勘列於目錄之前漢唐先儒列於每卷之前分校諸臣列於每卷之末卷內若有遺譌則分任其責者無可推諉庶幾各竭心力又在

殿翰林內有詹事府正詹事陳浩左庶子周學健翰林院侍讀學士呂熾編修朱良裘行走年久向來一切纂校之事承辦居多今擬將諸翰林所對經史仍派令此四人分領以專其責合併聲明

一刻字之板材有老稗乾久之後邊匡長短不能畫一故自來書籍止齊下線惟
殿中進呈之書並齊上線臨時或烘板使短或煮板使長終有參差仍用描界版齊數烘數煮板易朽裂凡字經剜補木皆突出散落再加修補則字畫大小粗細不一而舛誤彌多經史之刊以垂久遠若致剝落則虛糜
國帑伏乞特降
諭旨即進呈之木亦止齊下線不用烘煮庶可久而不敝爲此謹
旨欽定程式以便遵行謹奏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昔宋臣蘇軾進言河北五路乃自古豪傑之場其人可任以事然欲使之治聲律讀經義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則惟有不仕而已請特爲五路別開仕進之門蓋因爾時以詩賦設科河北五路雖有直方魁傑之材而自達廟由爲可惜也

國家會試以南北中路分額士多爭論功令屢更乃定議分省計卷欽定名數此誠至均至平之法惟翰林一職專司文學河北五路及邊徼遠省與選者甚稀臣自有知識竊見內閣九卿出於翰林者十常七八蓋因職親地近材識志行之美易達於

天聽若散在州縣則或掛於事故或拘於上官雖有介
節長才或趑趄以終老故天下士尤以翰林爲清華而
恨不得與本科進士已經
朝考我
皇上復命王大臣選擇以備引見此作育人材公溥詳
慎之至意也而
朝考取備庶常之選者三十有六人江南浙江江西湖
廣四省數已三十其餘僅六人耳豈吳越三楚而外材
識志行可以登清華列侍從者竟無其人與徒以聲律
辭章素所不習者多耳選館之期伏乞
聖明少爲留意至於教習庶常臣請嗣後江南浙江江

西湖廣福建仍課以詩賦其餘各省則專治本經義疏及資治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散館之日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得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如此則東南之士益留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以及邊方之士亦不至困於聲律之末諸可以陶冶羣材使爭自淬礪蓋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之所關尤重使海內昭然知我

皇上取人不專以文辭而必求其實濟則有志之士當益思自奮於

聖明之世矣天下之事苟有偏重則積重積輕之勢以漸而成而弊亦隨之惟

聖主能見其微啟臣敢冒陳末見上遺
聖聰謹奏

論考試翰林劄子

爲冒陳末見以備採擇事我
皇上特降諭旨親試翰林俾有學有識者得目見於
聖明之朝而鄙樸無文者不能冒濫誠陶冶羣材磨礲
激勸之至意也但如雲貴川廣諸省地本荒遠學少師
承詩韻文律俱非所諳是以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每值選擇庶常及散館之期於諸省恆多
寬假非特鼓其向學之志亦懷柔遠人之一道也伏乞

我
皇上於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及陝西湖南諸省其文義
荒疏應加罷斥者較他省稍爲矜恤概
賜引見相其材質分別改任以示優容蓋其地登朝之
士較中土爲稀苟有膺清華之選者卽鄉邦之所望屬
焉儻蒙格外
恩不惟可廣敎思於無窮亦可使邊荒之民奉揚
皇仁感激勸勵臣不揣愚昧上瀆
聖聰不勝戰慄悚息之至
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欽惟我

皇上躬履至道復先聖之喪紀考三禮之遺文事關名教莫不周諮詳議以求其當洵好問好察之至意也前副都御史臣陳世倌奏請加封崇祀

先師前母奉

旨九卿議奏臣愚陋之見與九卿所議未能畫一又忝列禮官值茲鉅典不敢不敬陳末議以候

聖裁謹按啟聖王娶於曾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既老求婚於顏氏顏父問三女孰能往

先師母最少對曰從父之制將何問焉見於家語見於史記注兄於闕里志其言歷歷可據家語為東漢時孔氏所出家藏書至王肅而顯朱子學精集注乃晚年所

定於哀公問政章兩引家語總注云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其文尤詳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據此則子思未作中庸以前孔氏原有家語之書明矣朱子又嘗曰孔叢子乃後人所僞作家語蓋王肅編古錄雜記語或有疵然非肅所自作大抵所謂有疵者謂引大戴禮帝繫姓及雜記墳羊與骨節專車之類耳至

先師之生母蕭曹氏蓋為搆造則其為孔氏之舊聞明矣朱子之言煩著如此而或欲據此以為朱子不信家語之徵不亦誣乎若史記註之正義索隱則取諸孔安國馬融鄭康成何休杜預范甯賈逵服虔諸儒周以後之書莫古於遷史而孔子世家所載

先師父與
先師母顏氏配合甚爲誣妄又云孔子不知父墓乃其母諱之故注引家語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既老求婚於顏氏以辨史記所傳之謬若以家語施氏之事爲非眞則是以遷史所傳爲可信矣此又人人知其不可者也至於闕里志所據本於祖庭廣記乃孔氏世守之書假令啟聖王元配施氏稍有疑似何以自著於家乘而不之削耶然而孔氏家廟至今無施氏之主者蓋亦有故緣唐哀帝天祐二年朱全忠逆亂天下分裂孔氏之洒掃戶孔末作亂殺
先師四十二代孫光嗣而自爲曲阜令孔氏苗裔幾絕

是時光嗣子仁玉生始九月其母張氏挈之逃匿外家比九歲魯人以聞於梁梁始命仁玉嗣位仁玉孤幼童昏復立宗祊於危難搶攘之餘其祀顏氏而不及施氏豈可以爲典要哉仁玉以後習常習故不復自反其初而歷代以來則亦但知崇祀

先師於太學廖庳無由知其家廟並無施氏之主也而諸臣多謂顏氏篤生

先師不可以施氏之主位於其右此大非也

先師毋顏氏明於大義人也觀其聞父命而請行則持身一稟於禮而無俗情可見矣身膺

先師之封典秩祀二千餘年而與啟聖王相守至老之

施氏竟不得祔於廟不獨
先師愍然心傷而
先師母顏氏之心亦有缺然不自得者矣我
朝重熙累洽至
世宗憲皇帝及我
皇上之世如周家之制禮作樂大備於成康故曲阜令
孔毓珺既申詳撫臣陳世倌以請於前世倌今爲副都
御史又復以爲請誠以數百年來未舉之曠典欲及
聖[illegible]盛德補其廢闕也昔程子荅友書嘗言若前母
無子似宜以生子之母配朱子深以爲非謂宜遵唐禮
以前母與生母並配此萬世之定論也況我

朝封典必先前母而後及生母今明徵於經傳之載紀
折衷於朱子之定論採以
先師母孝敬之仁心斷以我
國家之令典施氏之應受封於
朝設主於廟義無可疑者況本乎孔氏子孫之自請必
其實有不安於心者可知也陳世倌前奏未經部允今
復陳奏則其為人心之不可以已者又可知也臣愚以
為應
特勅錫封施氏與顏氏並祀寢殿以昭我
皇上錫類之仁思邁古之盛典臣一介寒微非好與諸

臣為同異以瀆
聖聽誠以此事繫海內之觀瞻關萬世之公議不敢不詳悉慎重荷徇眾議我
皇上聖學崇深必有以察臣言之是非臣不勝戰慄企瞻之至謹奏

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劄子

伏惟
世宗憲皇帝特詔故御史陸隴其從祀
孔廟故工部尚書湯斌文正補入賢良祠頒讀
皇上特恩賜謚文正補入賢良祠頒讀

聖諭求直言極諫之士首舉龍其爲標準
兩朝
聖主尚德褒賢非獨二臣之榮乃
邦家之光也臣竊思湯斌實學躬行與龍其相匹而立
朝大節則尤彰顯故五十年來學者號稱湯陸或謂其
講學之書雖宗朱子而亦間取陸王殊不思陸王之身
已從祀
孔廟而乃以議斌義無所處又
世宗憲皇帝特建賢良祠以褒前廡後而故大學士熊
賜履左都御史郭琇尚未得與想當時禮官未有以二
臣生平大告者竊思賜履當四輔臣柄國時獨上萬言

書勑之是以
聖祖仁皇帝甫親大政卽擢居輔弼專以尚書周易及
朱子之書啟沃
聖心及晚年再起立朝則不附權要私居則泊若寒儒
可謂終始不渝矣郭琇首發柄臣之朋黨奸欺
聖祖仁皇帝赫然震怒同時罷斥朝政爲之清明善良
由茲坦步其功最著竊觀賢良祠諸臣有遠不及二臣
但以廉靜勤愼而得定祀者矣而二臣不與海內公論
多以爲疑臣聞古昔聖王操三重之道可進退古代以
制祀典故庶虞以前稷祀句龍至成湯而易之以姒棄
其明徵也伏乞我

皇上勅下內閣九卿定議俾湯斌從祀
孔廟則可以昭
本朝理學之昌明俾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則可以爲
公卿臺垣之模楷此滋內有心有口者之公言非臣一
人之私議也

論九卿會議事宜劄子

爲敬陳末議以厭事實以肅風紀事伏惟我
皇上布德彰教興利除弊所以惠保黎蒸者
聖心所運無遠不周羣下所陳雖微必錄臣每自念生
逢不世出之
聖主愧無嘉謨以勳盛治近在九卿班見有一事返之

愚心欲緘默而有所不安故敢敬陳以備採擇

一九卿會議宜少爲變通以責實濟也凡發九卿會議必因事體重大或理有疑難故博稽於衆期詢謀之僉同其或意見各有所主本許並陳以俟

宸斷此執兩而後用其中之道也遞來值奉

旨發議事主稿之部先期將原奏傳送九卿及期會集則主稿之部書吏將原奏宣讀一過隨將所議之稿宣讀一過即以次送九卿畫題聚三四十員之九卿而取決於俄頃之間未議之先既不知主稿者如何定議俄頃之際豈遂能耳順心通則是有會議之名而無其實也亦間有一事而再議三議者亦不過主議數人相與

商論餘惟旁觀受成而已在九卿受
皇上深恩豈敢以雷同附和苟且塞責但啟口而有言無答之者並無辨之者不過聽其自言自止而畫題者已紛紛相繼矣臣愚以為自今以後凡有會議事宜令主稿之部先行定議然後移送九卿俾得從容審度如所見相同即於移稿之上畫押送還主稿之部不必更行齊集如其中尚有數人未協所議則主稿之部專會同未協各員至公所詳悉商酌以求其是其或必不能同則異議者將所議斟酌畫一畫押送主稿之部使並列上奏以俟
聖裁蓋凡物之理偏舉其一端皆可以言之成理而不

見其罅漏兩端並列而相形則可否立見矣是非之心人所同有主議者能平心以察異已之說則必無護前自用之失知異已之說可並建於

辰聰則不敢不虛公詳愼而偏執所見如此在諸臣既得各抒其敬事之心而

皇上亦可以收兼聽並觀之益且可藉是以知諸臣之明昧自不敢以不當理之浮言上煩

聖聽矣

一詹事科道應照舊例使與會議也查

本朝典例九卿而下詹事科道並列會議班所以盡眾人之思慮以求事理之至當非具文也而十餘年以來

批發會議事件多止及九卿而詹事科道不與主以爲
國家大事諮詢不厭其周九卿而外未必無一得之可
採者況詹事班資清要不日鄂列九卿科道本屬諫官
唐宋以來雖制誥皆得封駁官雖卑而專司言責於天
下之利弊朝政之缺失大吏之過從皆得抗言不諱使
凡百有位莫不嚴憚於臺諫之風裁所以立制防建壅
塞也我
皇上虛懷從善每諭大小臣工以時納言不必嫌畏何
獨九卿所議之事不使臺垣諸臣得與其末耶且諸臣
與議事之班則觀其所見同異即可以驗其才識而有
心於國是者亦得以熟練政務則即此可爲陶冶人才

之助矣自唐宋以來國家大事以臺諫抗言維挽救正者史不絕書即我
朝百年以來科道與會議之班未聞以狂迂之見阻撓國事者亦其明驗也詰復舊制詹事科道仍與會議班具有卓見與主稿之部不符者亦得隨九卿之後公同商酌畫一並奏以候
聖裁如此則小臣感思自奮而我
皇上明目達聰之用未必不少裨萬一也臣愚昧之見倘有所懷輒敢輕瀆誠以生際
聖明士壤細流或可裨山海之崇深於此而不思自效是上負

聖恩而內欺本志也臣不勝悚慄企瞻之至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本月二十四日內閣傳

旨授臣禮部侍郎聞

命惶悚無以自容念臣夙負罪愆蒙

聖祖仁皇帝赦除

特命內廷行走又蒙

世宗憲皇帝不次拔擢於雍正十一年授臣內閣學士

臣以步趨維艱非扶翼不能趨走具列下情求別簡賢

才以充閣職蒙降

諭旨命臣勿理閣務專司書局凡

御門朝賀大典臣不能隨班趨直俱荷矜容我
皇上御極
召臣侍直南書房憐其衰疾
恩慈備加至優至渥朝夕趨走亦不責以常例
殊恩曠被每自愧毫無報稱尤恨弱足並不能與諸臣
隨班供職撫心內怍對眾汗顏今復蒙
恩授臣卿貳伏念秩宗為典禮之司臣厠其間非惟職
事難供抑且有玷
國體伏乞
鑒臣老病別任賢才仍令專力書局不勝至願若
聖意不可更易臣自忖衰疲力可勉強自奮於

聖明之朝者惟胸有知見不敢不從諸臣後罄竭愚忱
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其一切筋力自効之事仍祈
曲賜寬恤庶不至顚頓失儀自取罪戾爲此恭謝
天恩瀝陳愚悃無任感激待
命之至

辭禮部侍郎劄子

臣以一介寒儒罪累衰殘之餘疊荷
殊恩擢居今職常思竭誠殫力上報
主知但風抱足疾已二十餘年自閏九月下旬左體偏
痿時復拘攣兼以心膂首脊畏寒氣喘計一日之內能

强起伏凡者不及一二時雖題奏之稿循例披閱亦不能詳細審度與諸臣面議至於一切行稿竟不能辦自知於部務毫末無裨而書館承修之事轉皆底滯竊思三禮之書自前世未經釐正而周官之翳蝕尤多雖經程朱論定以為非聖人不能作而莽歆所增竄未嘗辨明羣儒所交攻未嘗駁正聖經深遠眾說混淆折衷義理信今傳後事實不易臣用功四十餘年尚未能得其會通若不及臣精神猶可勉強之時早完此書恐衰朽日深昏疲益甚討論不能精密前後或有牴牾則重負我

皇上委任之專而虛此盛典伏乞

鑒愚忱解臣部職別簡賢能俾臣得專力致勤於禮書
挨日分功兼理
武英殿事務及評選時文勘定一統志教習庶吉士等
事庶部務不致虛擔而諸事得盡實力非敢以老羸而
萌引退求閒之私意也且臣忝厠卿班而不能親理部
務不獨撫心自愧抑且爲清議所不容明榮書館而不
能切究聖經不獨職事有虧抑且懼後儒之指摘反覆
思之惟有據實陳情上告於
聖主伏乞俯
賜俞允臣不勝激切悚息之至

進四書文選表

食禮部恃郎俸教習庶吉士臣方苞謹奏乾隆元年六月欽奉

聖諭命臣苞精選前明及

國朝制義以爲士司之繩尺學士之矩矱臣本無學識又迫衰殘莅承

嘉命爲愧爲恐竊惟制義之興七百餘年所以久而不廢者蓋以諸經之精蘊匯涵於四子之書俾學者童而習之日以義理浸灌其心庶幾學識可以漸開而心術

羣歸於正也伏讀

聖諭國家以經義取士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故風會所趨即有關於氣運至矣哉

聖謨也人古今教學之源流盡於是矣臣聞言者心之聲也古之作者其氣格風規莫不與其人之性質相類而況經義之體以代聖人賢人之言自非明於義理挹經史古文之精華雖勉焉以襲其形貌而識者能辨其僞過時而湮沒無存矣其間能自樹立各名一家者雖所得有淺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見使承學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趨是誠

聖諭所謂有關氣運者也臣敬遵

明旨別裁僞体校錄有明制義四百八十六篇

國朝制義二百九十七篇繕寫成帙並論次條例恭呈

御覽伏望萬幾之暇俯

賜刪定官王司羣士承爲法程臣無任感汗隕越之至
謹奉表恭進以
聞乾隆四年四月初三日

凡例

一明人制義体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平中皆恪遵傳註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爲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爲明文之極盛隆萬間兼講機法務爲靈変雖巧密有加而氣體茶然矣至啟禎諸家則窮思畢精務爲奇特是編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典可觀光氣自不可泯凡此數種各有所長

亦各有其蔽。故化治以前擇其簡要親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寫傳註寥寥數語及對比改換字面而義意無別者不與焉正嘉則專取氣息醇古實有發揮者其規模雖具精義無存及剽襲先儒語錄膚殼平衍者不與焉隆萬爲明文之衰必氣質端重開架渾成巧不傷雅乃無流弊其專事凌駕輕剽促隘雖有機趣而按之無實理眞氣者不與焉至啟禎名家之傑特者其思力所造塗徑所開或爲前輩所不能到其餘雜家則倣秉規矩以爲新奇剽剝經子以爲古奧雕琢字句以爲工雅書卷雖富辭氣雖豐而聖經賢傳本義轉爲所蔽蝕敎別而去之不使與卓然名家者相混也凡此數種體製格

調各不相類若總爲一集轉覺龐雜無章謹分化治以上爲一集正嘉爲一集隆萬爲二集啟禎爲一集使學者得溯其相承相變之源流而各取所長至於我

朝人文蔚起守洪永以來之準繩而加以變化採正嘉

名之義蘊而挹其精華取隆萬之靈巧救禎之恢奇而

一之於輕浮險譎兼收衆美各名一家合之其爲一集

之文總四百八十六篇

國朝之文總二百九十七篇皆宋臣曾鞏嘗稱詩書之文作者非一相去千餘年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惟其理之一也況制科之文詰四書者乎故凡所錄取皆以發明義理清眞古雅言必有物爲宗

庶可以宣
聖主之教思正學者之邊灣
一唐臣韓愈有言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李翺又云創意造言各不相師而其歸則一即愈所謂是也文之清眞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翺所謂創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辭之是而已即翺所謂造言也而皆於理以達乎其詞者則存乎氣氣也者各稱其質材而視所學之淺深以爲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博合題義而取材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涵濡其心而沈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後能清眞古雅

而言皆有物故凡用意險仄纖巧而於大義無所開通敷辭割裂鹵莽而與本文不相切比及驅駕氣勢而無眞氣者雖舊號名篇棄置不錄

一有明正嘉以前先輩之文有極平淡簡樸而清古可味者惟間存一二蓋必天資最高變化於古文久乃得之非中材所能倣效也啟禎雜家餘習至於國初猶未能盡滌一時名稿中頗有膾炙人口而按以文律求以題義則未能脗合不可以爲法程者必嚴辨而愼取之至鄉會試闈墨則有其文未爲極致而章安句適脈理清晰亦間存一二俾中材之士得量其力所能至而取道焉庶不致茫無畔岸而誤入於歧途也

一先輩名家小題文多備極巧心但美不勝收且非鄉會場程式茲編不錄其單句有實理可發揮及中截數句承上起下轉關過脈者或上全下偏下全上偏者仍自入選

一向來程墨房書行書各有專選今總爲一集惟程墨於本篇人名下註記餘不細加區別閒有生前未與甲乙科而文已行世不可泯沒者亦併登選俾皓首窮經之士無遺憾於泉壤焉

一文章之道與年俱進故曹稚自言其文必隨時改定每見名家文稿多晚年自訂或生徒編輯往往有與初本絕不相類者故凡其人見存者文皆不錄

一文之義蘊深微法律變化者必於總批旁批揭出乃可使學者知所取法然題有定理理無二致其中指要若已經前人闡發不可復易則仍舊承用以原評二字別之

一前人流傳名篇間有字句率易義理或未妥者向來各家選本多有節刪互異之處今擇其尤當者從之其未經諸選摘發而稍加改易者亦間有之至於全文俱佳語句偶訛難爲改易者必細摘出亦恐貽誤後學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三

議

修

祖陵廟寢宜重加丹臒特命臣等稽古禮文謹按禮記春秋修其祖廟周官守祧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勤塓之蓋古者近廟每祔必新故專舉修除祧或久而剝漶故專舉勤塓其實臨祭則祧必修除歲遠則廟必勤塓互相備也古勤

乾隆元年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

聖則丹艘可知矣春秋書魯世室屋壞左傳曰書不共也公羊穀梁傳曰譏久不修也然則年代久遠牆垣棟桷皆宜審察而謹修之宗廟之禮然則山陵廟寢不應異義請

勅下工部擇堂司官明愼者周視辭度具奏講議

喪禮議

欽惟我

皇上仁孝性成踐行古昔聖王之道致喪二年再下

明詔命羣臣詳稽典禮此在

聖躬為至德而教孝作忠實化民成俗之要道也臣等

按夏商之禮自孔子已歎其無徵周衰典廢后王不

降德司徒不縣象籍藏故府黎獻無聞是以諸侯喪禮
孟子亦未之學漢興河閒獻王得
邦國禮五十六篇上
之而武帝使安泰儀莫能承用自
東漢魏晉六朝以逮
唐初羣儒議禮之文尚有引用者而其書遂亡自是以
後皇王喪紀類皆隨俗傳會隱情失義與禮經不應用
亂顯學之儒深惜膚臣淺識鮮有賢君不能將順其美
斗使天經地義曠絕不行竊念先聖遺文散見周官儀
禮戴記及七十子所傳述者猶未盡泯臣等謹詳考經
傳參互相證擇其無戾今制而可存古義者條具以聞
竊惟我
皇上尚論興學凡聖經賢傳及儒先所論辨

聖心洞然具見其表裏伏望立中制節定爲
本朝國恤之經俾四海臣民惟
皇之極觀感率由自飭厥性永永年代守爲典法臣等
無任慺慺息待
命之至
禮記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蓋天子承統於天爲祖宗守社稷故雖親喪可暫以私
屈也謹議二十七月內
天地社稷之祭
皇上躬行暫用吉服終事而釋
尚官大宗伯王若不與祭祀則位量人職凡宰祭與

變人皆受爵遷而皆飲之天地社稷既祭事宗廟之祭胡爲不可以親也古者父爲繼祖之子斬祖爲適孫齊統之上承彌重則哀之下逮彌遠故緦祖考之心達孝子之義雖既葬時祭不可廢而使宰宗人將事焉釐

議既葬

宗廟時祀前期以聞命諸臣攝祭

周官小宗伯之職大田祖有司儀獸於郊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大裁及執事禱祠於土示肆師之職與祝候禳於疆及郊餘小祭祀大祝小祝將事不惟宅憂可使人攝也謹議自朝日夕月以下凡外祭祀前期以聞遣官致祭

禮記閒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
禮有以故興物者衰杖絰帶是也故漸易而輕使哀情
象之謹議百日以後

皇上衣青絹裏以縞冠裏亦如之加青緣帶從衣

禮記喪服四制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擅弓篇練練衣
黃裏縓緣此小祥之易服也謹議小祥之後

皇上衣青紬裏絹淺藍冠緣亦如之

禮記閒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玉藻篇縞冠素紕既
祥之冠也謹議大祥之後

皇上衣元青緞裏以縓冠裏亦如之自受服易青至大
祥朔月月半之奠或朝夕上食仍用白衫冠無緣終事

而釋大祥後不復服

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禮記問傳禫而縞無所不佩謹議

皇上禫祭後衣藍緞表衣石青冠朱纓帶佩畢具

古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後世加以二十七月何也禮記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蓋既禫居外寢婦人可從而與執事矣然必更四時吉祭始復內寢吉祭之期竟以浹月然後無弗逮故於古有加焉謹議

十七月內元旦冬至不受朝賀遇大典

陛殿暫服吉終事而釋

春秋之義臣子一例故曰事君猶事父也儀禮喪服傳

君至尊也父至尊也禮記昏義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古者端衰無等謹議自齊朝以上冠衣宜從上所服在師中則仍其常服

禮記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疏謂邑宰之士歸其所治邑也又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尊卑外內之有別蓋以稱情而責其哀敬之實焉謹議文臣在京四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在外兩司以上中外武臣二品以上皆終喪不得嫁子娶婦下此以周期爲限本身終喪不得娶妻聽樂宴賓視此謹議

貴州苗疆議

貴州羣苗與他省世有土司者異蓋散居谿谷彼

此不相統屬寨大者不過三五百家一戶中丁衆力强則小戶服焉此戶衰弱又別推衆强者爲頭目萬不能爲大害於州縣聞近日守土之官以苗人傷殘病死地多空虛議募人屯田乘其衰弱而據其要害以吕所見惟熟苗所居與州縣壤接建堡與屯扼其要害可以制生苗之出入誠爲有益若生苗所居山峻谷深地勢險隘難立城郭而山徑四通萬不可招募屯田蓋天地之德本宜並育並容兄奪其世世生長之地絕其妻子衣食之源使無以自存雖目今救死扶傷未敢妄動而少少生聚則必奮死以相爭奪阻兵殘殺終無已時至於從前已經設兵戍守如清江丹江等處止宜撑水路深

通湖南之粟可方舟而下廣西之粟可溯流而上者增兵開鎮據其中央臨制四旁每年兵糧皆自他省載運其地若全無苗民則量招屯戶與戍兵相倚爲氣勢若尙有苗民則止於戍兵住宅前後各留地二畝以種菜蔬外此仍還土苗耕種聽通商販列市肆其水路不通與通而灘淺不利船行之地則戍守之兵盡數撤回其與鎮戍鄰近及水路之旁土苗百家以上則擇其爲眾苗所信服者授以百總之職置土兵五人二百家以上則置把總土兵十人三百家以上則置千總土兵十五人皆照綠旗兵弁賜俸給糧而絲粟不取於苗其不願者亦聽之如此則近苗慕歸附之利遠苗無侵擾之害

而苗疆可永遠安定矣我
皇上深識遠見盡除苗地租賦誠和輯苗民之要道但
新改歸流之苗以納租爲苦而歸附熟苗尤苦差役閩
省苗疆不獨
欽差及本地上司往還路過搬運行李盡役熟苗即家
丁書役承差出入亦然是以熟苗不得自營生業深爲
苦累宜著
劉分惟
欽差量定夫役其餘官員俱照內地雇夫不得空役熟
苗至於戍守之兵舍熟苗無人運糧山谷崎嶇盡一人
之力不過負米三斗食盡戍所存者二斗交糧之後歸

遂竟無糧可食如此而不思變計則未得生苗之地先大傷熟苗之心熟苗離心則生苗之地恐終難久據臣所以請水路難通之地成兵蠶數撤回者此也又環苗邊大小村落皆宜劃土人築堡開壕種樹冬日習武而量減其租賦於一堡之中擇二三雄武老成爲衆所信服者爲堡長給以頂帶比樂舞生有司加禮

朝廷閒歲小加恩賞則到處皆有土兵緩急足恃視養綠旗當差之兵更爲得力而所費無多此所謂爲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也

塞外屯田議

自古控抱關塞制馭戎狄莫善於屯田蓋省運餉之費

則國用易充而民力不至於疲且以農夫爲戰士則習飢勞耐寒暑筋骨堅強緩急足恃今準噶爾外雖歸順其心尚不可知必

廟謨早定戰守有備將材士武然後精神可以折衝不敢妄動昔聞塞外開墾之地已經注籍者自以西至歸化城東西將及五萬頃臣請即籍其現在耕農爲衛卒無論兄弟親戚奴僕必家有餘丁三人然後許其受田以正身爲衛卒而餘丁力耕盡免其租賦未墾之地則召募山陝邊民官予牛種立房舍歲給銀糧期以三年地熟然後使自食其力環歸化城三百里內凡有可開之田漸次召募開墾務可養衛卒二萬家伏乞我

皇上先遣滿漢大臣宅心公平材識出衆者三人巡視規度以地之肥瘠爲差凡正卒一人所授之地必可給十二三口衣食農功畢則帥餘丁開濠築堡二三月農功未興亦然十一月至正月則聽其結伴不拘人數入山步圍則數年之後塞外正卒得一萬人並羨卒得勝兵八萬口內之兵可以有餉不補漸次減半部署既定然後擇大臣一員爲屯田經略歸化城以東設屯田兵道三員其西其北各設兵道一員武弁至參遊而止聽兵道節制鄂勒昆成守處設都統一員聽經略節制環歸化城三百里內衞卒必半有妻子每年七月發萬人赴鄂勒昆更番戍守其有險可依之地則造立土城水

草甘美則隨處築堡建城以通烽火凡相連亘二十頃
必於西北畔開濠種樹當要路者至兩三重則居者有
蔽而寇不能測永爲金湯之固矣至於歸化城以東巳
墾之田有係諸王大臣及各旗官矣產業者聽歸化城
可開之地有蒙古駐牧者以
皇上之命量其所值賜以金帛自無所難爲國家建萬
世之業不可以惜官費用也

臺灣建城議

臺灣府治建城與議皆以爲難然不過慮其土疏地時
震雖成易毀工役甚大勞費無已時耳不知設守重洋
與內地異而臺灣變亂皆自內作非禦外寇比也其地

之門戶曰鹿耳門近府治號稱天險港容三舟旁皆巨石鋒稜如劍戟舟行失尺寸頃刻沈以內設礮臺所恃以爲固忽然往者

王師平鄭克塽近平朱一桂皆乘風潮水高港平眾艘並肩毫無阻礙大兵一入即獲安平港巨舟斷賊去路而招撫府市人民南北路農商闔風絡繹絕載而至相依以自保物力既充軍氣自倍賊戰不能勝守無可據惟散而逃耳追而躡之纍死無地故旬日可坐定也曩令朱一桂有城可據收府市人民財物以固守南北路隔絕不通大兵雖入攻之不拔坐守安平曠日相持兵糧食盡欲出鹿耳門饋餉濟師則風潮不便勢難更入

智勇俱困自拔之不能遑言克敵哉若謂築城以禦外寇則又閣於形勢者也兩征臺灣皆先整兵泊舟澎湖之南風渙以候風潮風潮之便歲不過一時時不過數日若盜賊竊發或外番覬伺泊舟於澎湖則夕至而朝捕之矣至南北二路可通之地雖多然如南路之蛲港北路之八掌溪海翁港鹿仔港甲西港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蘆荳惟小舟可入其巨港大舟可入者不過南路之打狗東港北路之上淡水其次則北路之笨港鹹水港耳地遠府治鞭長外寇不取道於此備設礮臺增益汛兵朝夕巡視是矣大洋之中舟難久停循數推理絕無萬有一然之慮也凡閣於事理之人妄議建置更革未

有不滋後患者

國初以海賊入寇議於海船可入處下椿花樁不知黃河入海氣力峻猛海船必不能溯流而上妄於雲梯關下椿覆舟敗葦遇椿而止壅以濁流數十年後淤爲平地海口路塞淮黃泛濫

聖神仁皇帝親巡再三指授方略費

國帑鉅萬僅乃復通松江海潮出入之地舊有戈船底繫鐵柴鐵菱三角小毛朝夕乘潮出入不知所事或奏能之其後沙停成港海潮大入而不能出潦流崇明太倉諸州縣六七萬家盡害依於無形非明者不能見也今議臺灣築城毋乃類此若不早遏後悔不可追矣

江南閩廣積貯議傳貴本小有不同議先生初稿
所載同此也今從王本原字云方氏家藏
約衡識

周官以荒政聚萬民其十有一皆庶政足以寬民者也
其生所有以予民者僅居其一曰散利縣都之委積以
待凶荒是也而其本計則在五禦之相賙司稼之均民
食士師之通民財易所謂勢民勸相也三年耕則有一
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所以積於不涸之倉藏
於不竭之府也然古之為積貯者與今異古者上公營
國不過九里而民皆散處於中田故管子曰野與市爭
民言其聚散之數相倚為多寡也自井田廢而民之聚
者不可散歷世相仍通都大郡有人滿之患其尤聚者

如江以南之金陵嶺以南之番禺其土之入所贍者十之一又如閩南諸郡崎嶇山澤地狹而人衆其土之入所贍者三之一是不待天爲之災苟有風潮之阻遠方之粟不至竟者數月劇者旬時而民已坐困矣捐土所有以賑之當其時則不易徧屢而行之則不可繼故今之計莫若使民自爲積民自爲積而後事可常也令牧民者比次境內中家以上使家爲囷倉秋冬之交遠商麋至中家計日而自備其食富民倍之其上三之其上五之歲十一月官稽其入二月而出之聽其自糴富者斥其餘不失十二之利而貧民皆有所恃矣所忘者胥吏之紛擾與不肖有司之假貸而若是者可責之太使

也雖然此一切之計也察蚩害息耗之情則固有其本焉以中人爲準日再食不過一升鹽貴不過一錢而薪之耗數倍於米煙之耗數倍於鹽故土腴之地皆爲煙圃五種之美半化爲糟糵此東南之公患而在人衆土狹之區則更劇也若嚴二者其於民食可益三之一此世所日爲迂闊鄙野之談也然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藎分數明也雖周公之建典管子之易政亦若是而已矣

渾河改歸故道議

渾河改歸故道其名甚美而切究事理則其患有來年即可徵驗者有十年之後不可救藥而今尚伏於無形

者蓋始爲此議者但見五十年前渾河時漫於固霸秋稼雖傷麥收常倍民咸利之不知爾時本無隄岸任其漫流故二三百里間雖不廢耕稼而室廬甚少自改故道入勝芳淀往時淜流遊盪之地民皆定居村墅相望勢難遷徙今雖令民自築護村土垸而無竹木石苗皁淜墟疏不惟難禦伏秋之漲即春夏水潦少昌固南霸北之民已不免蕩析離居之患此情勢已見萬口同咨者也爲此議者但見永定河未開以前水至固霸則泥沙盡停而清流會白滿河以入淀數百年淀無停淤以爲改復故道常與昔同而不知水勢地形今昔迥異蓋河湜未築任其游盪力緩勢散故泥沙盡沉而會於白

河有皆清流又有深廣數百頃之淀以容之故久而無
患及隄岸既立水束力強奔騰洶湧泥沙難定且見今
金門開驅之外固南霸北艮東泳西不過百里視當年
容水之地僅得什分之一則伏秋汎漲會入白河者必
不能無泥沙白河力弱則先於白河白河力強則必於
海內白河淤漲過猶可開通淀內淤入力萬難挑濬十
年之後全淀盡淤自渾河入勝芳淀後淀已淤十之六七　子牙河所挾畿
南眾水渾河所挾塞門嵌水不能入淀必橫穿運河不
惟淌運難通而沿河之地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爲巨
浸矣聞自建金門開後渾河已半行三角淀外惜不流
仍入淀中恐終不能無淤塞耳必就渾河下流別開河

道引入淀之流盡行淀外接圌揣度惟由東沽港北至青光以下會大清河可以達津入海然必於上游引玉帶河爲尾水以刷沉沙新河兩旁堅築泊岸岸外寬作遙隄以防異漲然後無潰溢以淤淀淵悍以穿運河之患古人治水至險艱之地焚石鑿山必開通而後止今淀外之地不過高下不齊用力不至若此之艱難也如是工費浩繁以故復故道爲簡便則未知伏秋汛漲近河村邑告災請賑將無虛歲即置黎民之死病於不問而

國家勞費正自無窮是所謂以冥冥決事也

黃淮議

黃河有六七十年以前久釀之患淮河運河有二十年來積漸因循隱伏之患黃淮合流東至雲梯關入海相傳從前關否即海口

國初以防海寇下椿雲梯關覆舟敗衄遇潮而止河流旁瀠淤沙漸積漸長迄今由雲梯至海口約二百四五十里中有青沙火沙又有仰面橫沙正當口門俗稱鐵門檻灘康熙二十五年童家口決河督董安國以海口淤淺別開馬家港引河導黃河由小河入海妨民王繹之利黃水能脉己田倡議建攔黃壩堵截河流三年後始知其害拆壩而受病已深且壩址尚存下流愈淤愈高矣三十九年二月河督于成龍堵塞馬家港口六月

復決建議疏二十丈口門至今未閉河分二道流愈緩沙愈停矣此久釀之患萬口所同咎也康熙六十一年河決朱家海黃流入洪澤湖者逾年湖底日墊日高而人不悟數年前折磨盤壩建新閘改故道每歲伏秋黃流倒灌清江浦以入運河河身日墊日高人雖知之而偷安目前以至有今日此所謂積漸因循隱伏之患也洪澤湖之底日高則無以受長淮聚匯之眾流運河之底日高則無以受清口之暴漲故連年皆患伏秋水大其實非水大也乃湖河底皆淤墊容水之地少耳洪澤數百里之淤墊雖神禹復生無道以疏淪清浦運河秋冬閉閘可濬而在此時亦不急之務以雖濬而地狹河

淺不足以洩洪澤之異漲也黃淮上流既無法可施惟
海口深通下流暢洩無壅然後上流可免衝決方今急
務莫如乘霜降水落即急築馬家港口此口原寬二十
丈今壅開百餘丈每遇伏秋倒漾湖支河之內瀰漫無際宝滴阜三
州縣隄內居民頻年水患甚劇若得閉塞亦可以甦數
州縣之民使河流不分則勢猛而新沙不停彼古戈船之法
急作方底淺舷之船二三十號船尾左右各立兩柱底
繫鐵索鐵菱三角小矛於鐵門檻上流兩岸排豎鉅石
設轆轤每船用篾纜麻索八條分繫船尾四柱繩結轆
轤人挽篾纜乘流下灘過灘三五丈即轆轤人挽而
分班復下灘沙雖堅屢經菱矛爬搔急流乘之不過旬
月必次第開通此費少而功大實奇策可用若鐵門檻
沙灘海口

尚有二五里則只須每船多三五健卒乘流直下隨轉航赴岸引纜而上兩岸轆轤纜纜分不必用萬一沙堅如鐵掛爰尋而不動則港口既開引河可以挑濬馬家港引河至出洋處約宜即開闊此河使深廣與大一百四五十里現在通流等束以遙隄挑築既畢便引全黃之水直注新河而堵塞舊河可使二瀆安流百年無變舍此別無救敗之策但開通馬港恐淮安海州境內諸水無歸則宜於鄰河趨會之處別開支河總匯入海州之漣河會同入海然後有利無害雖工費必數百萬金而錫數百萬生以數百年安瀾之福每歲省修築之費數十萬收淹沒田禾蠲免之正賦數十萬每遇異漲省賑濟之給粟數十百萬日計不足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四

序

周官辨序

凡人心之所同者卽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

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
實罕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
漢法及葬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
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眞僞而反之於心實有
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尚非折以
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
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册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
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
懼學者奔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
胸中是公之端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
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

春秋直解後序

始余治春秋惟與學者商論而不敢筆之書乙未丙申間衰病日滋雁門馮衡南河閒王振聲趣余曰凡子所云皆學者所未前聞也子老矣設有不諱忍使是經之義蔽晦以終古乎余感焉爲著通論九十六章分別其條理而二子少之曰是誠學者之所治也必合舊說節解句釋然後蒙士喻焉踰歲而書成凡通論所載悉散見于是編而不復易其辭蓋余之爲此非將以文辭耀明于世也大懼聖人之意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

所習聞復變易其辭使反覆以求其端緒曷若辭之復而易熟于目哉昔墨子之著書也言多不辯恐人之懷其文而忘其實也是則余之志也夫

傷文正公年譜序

同年友湯之旭每言其祖潛菴先生之殁垂數十年而編年之譜未就以所難者事信而言文余告之曰譜與誌傳異體惟事之信言雖不文可也乾隆七年首夏公之叔子沆以時賢所爲狀誌傳記屬余編定且序之時余告歸行有日矣乃以付武進楊椿農先冬十月沆使使奉書以譜來去取詳略一無所苟公之生平顯著於世人之耳目者蓋具矣抑余因公譜之成而歎

聖祖仁皇帝大知至仁乃前世所罕見也自古忠良生亂世事暗君困於奸邪而危死於非罪者無論矣周亞夫之勳庸申屠嘉之正直而殺之者漢景帝也宋眞宗亦繼世之賢君寇平仲以股肱心腹相臣爲丁謂所逐遲之又久而後以目中不見爲疑不甚可怪乎常秉鈞者疾公如寇讐要結九卿臺垣乘閒抵隙巧發奇中必欲擠之死地而

聖祖終不惑於讒言以全公之終始豈非易所稱大君之宜記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乎自古小人構陷忠良暗昧弄欺之迹必待世遠人亡野史家乘流傳而後暴著惟公之歿則同時士大夫談言柄臣之陰賊羣

小之朋從長洲汪琬爲誌銘四明萬斯同慈谿姜宸英作傳記大書深刻無所還忌其他各述所聞播於四方者不可選紀此雖諸君子砥廉隅不能自閟其義心實屯

聖祖仁皇帝淵然深識公歿未幾時構公諸臣同時龍蟠有以大作其公正之氣而不爲權勢所懾威故兹編有所據以徵其信也逮我

世宗憲皇帝特命設公神位於賢良祠我

皇上賜謚文正御製碑文誠意正心先憂後樂布在制辭然後公之志事依日月之光而益明而

聖祖之至德

二聖之繼承就此一事已卓然可爲萬世法故終之旭之身未敢爲譜而今乃出之至公之生平其顯者已略具是編而僉壬朋謀作慝久散見於時賢之傳述而不忘於天下之人之心余無庸更置一辭也

文昌孝經序 代

不艷于利不怵于害生有不取而死有不去此士大夫之所謂奇節美行也然觀春秋內外傳所紀厲興賤士往往確然必伸其所志而以死生利害爲甚輕蓋先王之道有以立民之命其漸之也深雖更衰亂而其流不息如此自戰國秦漢以來士君子之族正誼明道而不雜于功利千百年數人而已北宋諸儒之興始卓然有

見于人性之本而深探先王以道立民之意其言善之當爲未有及其利者也言不善之當去未有及其害者也使人皆得其利以爲善惡其害而不爲不善則世亦可庶幾于治而君子之爲說斷然不出于是者以爲不正其本則當天道之駁而不應而人事之可以冒得而苟免也其爲善之心可易以趨利而爲不善去不善之心可易以避害而無術以移之朱子有言今之學者割股廬墓皆爲爲人嗚呼非窮理盡性而能爲是言與余令上元踰年邑人汪珂刊其所藏文昌孝經而請序于余發之則明宰相邱公濬王公鏊所傳述也謂宋西山眞氏蓋深取焉而自敘爲諸生得第之事以爲神明之

應嗚呼其信然與孝之道傳所載孔子曾子之言備矣二公以文儒遭時行志有教化之責固宜明先王之道使民盡性以立其命者也而區區于是豈好事者所託而非其眞與舍聖人賢人之言而徵諸鬼神取人所自盡之孝而論其感應吾知眞氏之必無取于是也雖然世之知命而不惑者鮮矣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士君子之族其果能是哉而令之職民無秀頑皆當訓之以道是編所載通明易曉雖山農野老婦人小子皆能諷于口入于耳而動于心有欲布之余安得而阻其意也

傳信錄序

古之所謂學者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世用無濟于用者則不學也古之仕者自下士以往皆實有可指之功以及物故其食于上也爲無愧而受民之奉也安自學廢而仕亦衰博記覽騖詞章囂囂多言而不足以建事平民是不知學之用也治古聖賢人之說斆然爲備者之容以取世資而出于身者不必然是不知學之本也故其仕也不大刻于民則自以爲無愧而人亦諒之其遇事而懵然不知所措與失事之理以枉于人而自以爲安者皆是也朱子曰凡事之難以通曉于事者之少也知其分寸而一一以應之則人無欺慢而事易集夫周之季世先王之教衰矣而自公卿大夫以暨

小臣隸圃當官治事而井然不紊者皆是也豈材之獨盛于古而通曉于事者之多歟毋抑其所學者然歟會稽章君惺村爲江南都使司政教所及吏士翕然尤善治獄雖老姦宿蠹從容以數言折其機牙莫不畏服屢董大役嚴明無犯而役者懷之蓋其存于心者體在恕苟于義理而又明于在物之數誠所謂知其分寸一一而應之者也使非局於官之所守則其功之及于物者豈可量歟君居官甚貧而下車卽治明道先生嗣功訖碧巡于金暇時輒採古人嘉言善行手錄而藏之蓋其設施之所自者非苟然也然君語人每曰吾未知學此君之學所爲不類于今人歟習于君者集其治政處物

之方可以觀類而有所開通者曰傳信錄行於世而以余之善于君也請文以弁之余傷夫學者之昧所以也爲序其文若詩而謝不爲者已數年矣茲所以云者感君所學之能濟世用而非以其相好之私也

徐司空詩集序

詩之用主于吟詠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倫美教化蓋古之忠臣孝子勞人思婦其境足以發其言其言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先王著爲教焉魏晉以降其作者窮極工麗清揚幽眇而昌黎韓子一以爲亂雜而無章蓋發之非性情之正導欲增悲而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也唐之作者眾矣獨杜甫氏爲之宗其于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閒流連悱惻有讀之使人氣厚者其
于詩之本義蓋合矣乎司空徐公以忠孝大節著聞海
內餘三十年余晚而得交朝夕同役居常斂然其交友
盡義處眾直而溫雖隸卒惟恐有傷踰年如一日也嗚
呼觀公之接物如此則其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之閒端可知矣閒出所爲詩示余卽覽以指因物以
達情悲憂悒愉皆發于性情之正而意言之外常有沖
然以和者蓋公生平夷險一節務自刻礪以盡其道而
無怨尤故其詩象之如此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異世以下誦公之詩而得其所以爲人忠孝
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考槃集序

衆人之於仕宦常逐逐而不休者彼上之不求所以自致于君下之不思所以負責于人而惟其身之利焉故操之則慄舍之則悲君子難進而易退非以爲名也所見者大故其進也常覺其志之難伸而其退也如釋重負然昔歐陽公生北宋之隆遭時行志功見而名立自世人觀之不可謂非仕宦之滿志者矣及讀公思潁詩然後知公之胸中固有欿然不自足者也古之君子自待厚而不欺其志者類如此清師范公家世將相嗣宗職當官侃侃常從

天子出征絕域以材武名師中及凱旋論功遽引疾眾

皆詭焉而不知公之竭心奉職與勇于乞身其道固相爲表裏者也公夙好詩及退休益寄情焉集平生所作名曰耆槃蓋素志然也公詩格律必依于古而意思閒遠翛然自得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觀公之行身有方視仕宦如脫屣則其詩之不類于衆人有以也夫此與前篇依傳貴本王本有徐蝶園詩集序前數行即此文至自待厚而不欺其志者類如此止下云徐公蝶園方少壯爲憸人所構罹刑禍毀身家百折不回顯沛勞辱處之若素及脫歲與余交則已被上知遇出秉鈞鉉入參帷幄信用體親班聯中莫與比並而自視常缺然惟以遇不得聞爲憂非自待厚而不欺其志焉能及此乎閒出其詩屬予序觀其前無哀怨之音暨其後無懽愉之言而仁孝忠誠時溢於筆墨之外蓋其性行亦於斯可見矣傳曰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抑吾觀歐公之思頴也豈期退休以待老而務自厭逸哉良以居高位受上知任天下之責而大懽德業之弗終耳故吾序公之詩而備論平生之志事以示後之讀其詩者而

又以使公益勵其初志焉案此文前後語意洽淡於徐公亦相稱不知何故又以前段改序范詩而別有徐詩空詩序一首或此二首朱生所塗去而改爲彼一首歟鈞衡識

蔣詹事牡丹詩序

余性好誦古人之詩而未嘗自爲之蓋自漢魏到今詩之變窮其美盡矣其體製大備而不能創也其徑塗各出而不能闢也自賦景歷情以及人事之叢細物態之妍媸凡吾所矜爲心得者前之作者已先具焉故騖奇鑿險不則于古則詭而不雅循聲按律與古皆似則習見而不鮮以此知詩之難爲也惟心知其難又嘗欲得期月之間一力取焉以試其可入與否而卒未暇也康熙丁酉仲夏詹事蔣公以其所爲牡丹詩百篇屬余

序發而讀之卒然有當于余心蓋余之所難于詩者詹事已備悉之故能則于古而與之不相似也是變弱矣盡而復有所入者也故其意義多前人所未及而一物之微詠之至于百篇之多而莫有自相因襲者焉余于詩嬰難而不敢試者有年所矣今詹事苦其心以力取之余時得而觀之以足吾意樂何如也今而後余益可絕意於爲詩矣

楊千木文稿序

自周以前學者未嘗以文爲事而文極盛自漢以後學者以文爲事而文益衰其故何也文者生于心而稱其質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爰爰焉以文爲事則質衰而

文必倣矣古之聖賢德修於身功被於萬物故史臣記其事學者傳其言而奉以爲經與天地同流其下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志欲通古今之變存一王之法故紀事之文傳荀卿董倜守孤學以待來者故道古之文傳管夷吾賈誼達於世務故論事之文傳凡此皆言有物者也其大小厚薄則存乎其質耳矣魏晉以降若陶潛李白杜甫皆不欲以詩人自處者也故詩莫盛焉韓愈歐陽修不欲以文士自處者也故文莫盛焉南宋以後爲詩若文者皆勉焉以效古人之所爲而慮其不似則欲不自局於蹇淺也能乎哉時文之於文尤術之淺者也而其盛行於世者如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窺其志亦

不欲以時文自名吾友楊君干木才足以立事義足以砥俗聽其言觀其貌不知其爲文士也及出其所爲時文則窮理盡事光明磊落揮然而出千衆蓋其心與智之奇不能自蔽者如此既爲論定因發其所以使學者知所務焉

何景桓遺文序

余嘗謂害教化敗人材者無過於科舉而制藝則又甚焉蓋自科舉興而出入於其間者非汲汲於利則汲汲於名者也八股之作較論策詩賦爲尤難就其善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溺人尤深有好之老死而不倦者焉余寓居金陵燕晉楚越中州之士往往徒步千

里以從余遊余每深牖太息以先王之教古人之學切於身心者開之始聽者多惘惘然再三言其精神若爲之震動惜其人皆散處四方不獲久與之居而觀其誠有所變化也歲辛卯以事返桐光甥正華持一編示余曰此何生景桓文也吾父弟歸於生生不啻早夭垂死屬某曰方子與吾生同鄉而未得一見其人子能使序吾文死不恨矣發而視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蓋其心力嘗竭於是而有得焉無怪其至死而不能釋然也夫死生亦大矣生中道夭不以爲大慼而獨惓惓於制藝之文蓋科舉結習入人之深如此而況先王之教化所以漸人於性命者哉使移生所以好制藝者而大

用之則守死善道不足爲生難此古之人材所以强立而不返者衆歟生與余生同鄉又嚮余之篤如此惜乎吾不及其生之時而相與往復其議論也序其文所以恨余之不遇生也

喬紫淵詩序

余兒時見家君與錢飲光杜子皇諸先生以詩相切劘每成一爲必互相致或閱月踰時更索其稿以歸而更定焉余慕其鏗鏘欲竊效之而家君戒曰汝誦經書古文未成熟安暇及此且爲此非苟易也年二十客遊京師偶爲律詩二章數日涇陽劉赤千忽相視而嘆曰吾有所見子詩信子之云乎藝未成而祿之後自悔焉而

莫可追也子行清文茂內外完好何故以詩自瑕吾爲子毀之矣余自是絕意不爲詩或以詩屬序則爲述此而以不知謝焉丁丑夏授經白山喬君紫淵請序其詩三數而未已也余雖心知其工而猶持前說以謝焉君書識古法余愛而索之因錄漫興一章示余其次聯云文章幾輩高行遠性命初知有尚全余誦之瞿然若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而足垂在外也蓋是時余方治春秋辨正註家之紕謬而自爲義例生徒朋游有來叩者爲陳其義往往俛然自任以爲必傳于後無疑而君因以詩諷也嗚呼其用意爲不苟矣昔歐陽子以勤一世盡心于文字爲可悲蓋深有見于遜遠而存之難

而近時浮誇之士不求古人所以不朽之道而漫爲大言將以惑夫世之愚者君之意若歐陽子所云則望我厚也其以浮誇者見疑則責我嚴也且中有疑而正告焉非交友忠而不務爲道諛者能如是與余因是欲序其詩以爲報而未嘗面許之又數年至今壬午君來金陵謂余曰子終不序予詩豈吾詩不足以序乎余于詩雖未之能也而其得失則頗能別焉家君有言孔子論詩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漢魏以來作者非一情無眞淫事無大小體無奇正辭無難易其傳于後者必于是微有合者也君一爲詩而使余數歲之中荷鍛言而怵然荷廢學而惶然余于是得與觀焉其爲賜

大矣君既開余以道余安得而靳其言也

隱拙齋詩集序

仁和沈生椒園少喜爲詩嘗受業于鄉之耆長舊有位八月鍛季鍊其詩遂江大江以南稱詩者多歎以爲莫及也已而來京師能詩之聲日著京師之人亦無與相甲乙如在江南時今又學于余顧其意若有不安于其所已學者而求進焉余體其意而竊自愧非其人也雖然嘗聞之矣先王採詩之法行不獨士大夫能爲詩閭巷之間婦孺之賤以至婦人女子率意歌謠咸可觀焉今十五國之風具在可考而知顧其後列國諸侯卿大夫燕饗聘問其所稱引況賦率不出三百五篇之詩無

一人爲自爲詩以相贈答者孔門七十子之徒皆異能之士而許其可與言詩者僅賜與商由是言之詩之爲道淺者得淺焉深者得深焉生與進乎其所未學者卽于詩焉求之其可矣噫今之士爲詩者多未嘗爲生之學而輒自喜者尤多然則如生者入第謂其詩莫能及抑又何也雍正庚戌八月朔日桐城老友方苞

古文約選序例

太史公自序年十歲誦古文周以前書皆是也自魏晉以後漢給之文與李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後學者以先秦盛漢辨理論事質而不蕪者爲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文流餘肆也我

國家稽古典禮建首善自京師始博選八旗子弟秀異者並入於成均

聖上愛育人材闢學舍給資糧俾得專力致勤於所學而余以非材實承

寵命以監臨而教督焉竊惟承學之士必治古文而近世坊刻絕無善本

聖祖仁皇帝所定淵鑒古文閎博深遠非始學者所能徧觀而切究也乃約選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爲羣士楷焉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自成書貫有首尾不可以分劄其次公羊穀梁傳國語

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惟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其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故於韓取者十二於歐十一餘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兩漢書疏則百之二三耳學者能切究於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語策之義法則觸類而通用爲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雖然此其末也先儒謂韓子因文以見道而其自稱則曰學古道故欲兼通其辭羣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經語孟之旨而得其所歸躬蹈仁義自勉於忠孝則立德立功以仰荅我

皇上愛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於此是則余爲是編

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大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和碩果親王序

二三傳國語國策史記爲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體學者必熟復全書而後能辨其門徑入其窔奥故是編所錄惟漢人散文及唐宋八家專集俾承學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後可溯流窮源盡諸家之精蘊耳

一周末諸子精深閎博漢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書主於指事類情汪洋自恣不可繩以篇法其篇法完具者間亦有之而體製亦別故概弗採錄覽者當自得之

一在昔議論者皆謂古文之衰自東漢始非也西漢惟

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倜儻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滿溢惟劉子政傑出不羣然亦繩趨尺步盛漢之風邈無存矣是編自武帝以後孟蜀漢所錄僅三之一然尚有以事宜講問過而存之者

一韓退之云漢朝人無不能爲文今觀其書疏吏牘類皆雜飭可誦玆所錄僅五十餘篇蓋以辨古文氣體必至嚴乃不雜也既得門徑必從橫百家而後能成一家之言退之自言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是也

一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在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始學而求古求典必

流爲明七子之僞體故於客難解嘲答賓戲典引之類皆不錄雖相如封禪書亦姑置焉蓋相如天骨超俊不從人間來恐學者無從窺尋而妄摹其字句則徒襲糟粕於蹇淺耳

二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讀經子永叔史志論其源並出於此孟堅藝文志七略序淳實淵懿子固序羣書目錄介甫序詩書周禮義其源並出於此概弗編輯以史記漢書治古文者必觀其全也獨錄史記自序以其文雖載家傳後而別爲一篇非史記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

於生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間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採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誌銘無事規橅而自與之並矣故於退之諸誌奇崛高古清深者皆不錄錄焉少監柳柳州二誌皆變調頗遵近盖誌銘宜實徵事迹或事迹無可徵乃敘述久故交親而出之以感慨焉誌是也或別生議論可與可觀柳誌是也於永叔獨錄其敘述親故者於介甫獨錄其別生議論者各三數篇其體製皆師退之俾學者知所從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學在辨古書之眞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盖黑之不分則所見爲白者非眞白也予厚文筆古

雋而義法多祖歐蘇曾王亦間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
瑜者不爲掩耳

一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
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雜芟者甚少其餘諸
家雖與世傳誦之文義枝蔓宂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
姑剞劂於旁俾觀者別擇焉

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有明御史馬公經綸奏議雜文詩語錄凡十卷其孫駙
集錄而屬余序之公之仕也適當神宗晚節上怠於政
而君臣不交邊方軍紀漸蠹蠹於囹圄之中而朝士大
夫珥正之黨禍孽方萌未知勝負之所在公於此時遇

事直言每有所救正補益而卒以此蒙大譴而奪其官
昔吾高祖太僕公事神宗居御史臺與公先後數年在
朝極論時事與夫巡按楚豫所設施於治所者皆人情
所難公與吾祖當日之居臺中號爲中正和平不務矯
激以收時譽而所言所行之卓卓如此使當教化陵夷
士節不厲之時而有一於此其垂名震乎人心而文章
播傳於宇宙當何如者然則當時士大夫之砥礪名行
而守官者概不慙於其職不可以想見哉夫教化之興
非一世之事也三代之衰自公卿大夫以至畎畝皆知
守道與官而以死生之際爲甚輕者先生教化人人之
深而萬物皆有以立其命也遷謫放流人情所畏惡毒

肢體濱死亡士大夫之危辱莫甚焉而明時臺之以言事延杖者接踵而陷之如歸蓋高皇帝以廉恥禮誼爲陶冶士自厓岸序之中而已知上所以待之不啻矣進而歷於朝廷益凜然上之所以相屬與已之所以自處者故方其盛時上下清明幾無一職不得其理至於神宗之季亦少貶矣而士大夫之居清要務節行者十常八九雖不足以語于三王之盛而要豈漢唐所能望哉惜乎神宗不能審察于邪正之間如公類者非惟不用其言又顯棄其身而其後明政卒以黨敗也公詩文俱有典則而論學之語尤洞然見斯道之大原非剽襲於口耳聞者然則公之排擊僉壬至於顛頓而不悔皆有

所由然非激於一時之意氣而以爲名也今縣能暴公之遺文而吾祖所論著經兵火書皆散亡今其存者獨實錄所載章奏然亦略矣故余敘公之遺文讀然於纂述之無由而嘆斯文之傳亦有賚有不賚也

甫晉公詩序

辛未壬申閒余在京師與吾友崑繩日夕相過論文兩崑繩所與交善者多與余游是時崑繩客觀齋寗君之家而其弟晉公愛余甚厚閒以其北游詩詣余曰吾所爲詩未嘗以示京師之人吾欲子與崑繩序而藏焉崑繩既有言矣余應之而未暇以爲嗣是相見必以爲言余曰凡吾爲文遲速未可以期待吾意之適而後得就

焉吾與子朝夕游處而以事羈於此者且數年何患余文之不就哉是時京師人多乞余文者余時時勉應之獨以謂序甫子不宜苟又計其時之多暇以爲爲之當無難而不知浸尋緜滯至於久而未之就也癸酉之秋與晉公朋試京兆竟事相見王氏宅顧余曰子許序吾詩今踰年矣吾非以競於世士將歸而示吾鄉之人與子弟焉吾自吾之鄉聞子吾鄉之人多慕子之爲人而吾今與子爲兄弟交子無言惡知吾與子之交如是哉旬日後各當歸散會見不識何時吾安能待子余聞之恨然急歸旅舍爲序序方成未以示晉公而以事南還及家牀簟發書檢數年客游所爲文未嘗有所脫落而

獨序晉公者不與焉又逾年而觀齋自潁來金陵遽相省問晉公息耗則聞其歸而貧且病益憊遽而感然顧念從事朋游以來鄉曲之人好之者蓋寡而海內之士或聞其風聲氣烈一見相信如骨肉兄弟平時游處往還無閒朝夕疾困憂喜相聞一旦蹤跡離異如參商思其形貌辭氣則胸氣爲之繚轉又以余之窮於世而凡世之術業志趨與余同而心誠有愛於余者其迹遠坎坷必與余類若晉公者所見皆然吾以慨於心也晉公風好余文故書此遺之以開其心至其詩則能記憶其工而論之未得以詳也悬縋之文備矣

張彝歎稿序

余年十四五從先兄百川與里中及近 滋朋友往還問其人可與久要者則稱古塘彝敘二君矣問其文可相拔以至於古者而先兄難之有頃而言曰亦二子也余疑焉蓋是時二子之文實無以異於眾人也兄曰余察於二子之為人矣劉直樸而有恆張儁朗而不僞語曰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猶斥鹵礪猪不能生良材也故質美則必能務學而文之成常省乎其人古人之文淺深純駁未有不肖其人者也其不肖者非其人之未成則其文之未成也若二子者有其本矣其後兄與余俱年長奔走四方朋游中相親信者漸廣而不相見則思之深相見久而不能捨去者未有如此兩人也古塘初

爲鏗鏘絕麗之文其後沈潛於六經之訓義而歸於簡實按其義不當於聖賢之意者亦寡矣彝敘之文凡數變皆能闢事理窮人情其境無不開也其體無不備也蓋二子能務學以成其文而卒各自其爲人如此余與二子居議論則相抵文章則相馭往往詰難紛糺彼此各不相下必先兄出一言折之乃各得其意而無爭彝敘家高淳去金陵二百里而古塘與余兄弟孤行遠游蹤迹常不得合併獨辛巳歲先兄與余家居而古塘歸自楚中彝敘亦以事數至金陵時先兄已負疲痾獨二子至輒據几談笑怡然終日殊自樂也而先兄竟以是年冬齎志以歿自先兄之歿也余愴然無所依獨與二

子相見則心灑開而二子之思先兄幽痛隱歎亦僅寓于余也今年　舜歎舉于鄉總其所爲文數百篇使余與古塘決擇　刊布之古塘欲獨存其近歲淡樸深老者六七十篇而余慮膚于學者不能知也欲兼存其少作以誘進蒙者而古塘持之惜乎吾兄亡而無所取正也余心氣敗傷家事紛擾竟未得備覩其文而爲之決擇聊爲序其大意如此其取舍評論則多出於古塘云

劉龔五文稿序

己巳冬余自督學宛平高先生澄江公署歸過無錫訪先儒東林講學遺址因就其杖者張君秋紹而求其邑人之可交者秋紹曰吾邑劉氏有二賢士一曰言潔今

貢入成均一日巽五爲諸生因與秋紹就巽五於其居其爲人沖和平易容婉而氣清退謂秋紹是有東林人遺意也後隨宛平公至京師介鄉人宋潛虛以交於言潔其爲人剛大嚴毅使人一見而斂其邪心與驕氣退謂潛虛是其氣象儼然東林人也言潔愛余如兄弟在京師踰年旬日中未有不再三見者閒問其世係則與巽五同出自光祿本孺公蓋東林賢者之子孫也言潔幼工時文在京師則專爲古文稿成余必見之而巽五之時文亦多流播四方余嘗私評二家之文或剛大而嚴毅或沖和而平易又莫不各象其爲人也言潔行身爲學介然不苟同於流俗余與潛虛每擬之高顧諸公

而不委中道以殁則所以繼光祿之傳而推大其鄉先生之遺業者獨在巽五矣余與巽五皆宛平公所取士又同舉於鄉而不得時見今年秋巽五授經金陵始熟而察焉其爲學其行身與言潔異其外而同其中者也巽五爲諸生時其課試之文已布於四方成進士後有制義二集並行於世而巽五自擇其尤者彙爲一册而屬余序之巽五之學於經史百子無不淹貫而以爲時文故其擇之也精其語之也詳雖其外不爲驚人之言而理精體正時文之可久存而不敝者必此類也言潔嘗勸余盡棄時文之學以治古文而余授經自活用時文爲號以召生徒故不能棄去以減耗其日力而兩者

皆久而無成閱甚五是編未嘗不爽然而自失也

朱字綠文稿序

余自與朋友往還未有先於字綠者其始相見也在丙寅之春朋試於皖江時余爲童子字綠爲成人而以時文之學相得爲兄弟交其後壬申余授徒京師而字綠亦至自山東余時學爲古文文成必以示字綠而字綠亦出其贈醫某一篇示余余日子才可逮於作者蓋遂成之字綠曰吾多事未暇也又其後兩子間字綠定居於杜谿而往就焉字綠方築室而來成見余至忻然曰吾黍有數椽之庇百畝之薖可以老於是矣予年方壯儻不爲時所棄則資我於山中以卒吾業而亦以成子

之名豈不快哉出其數年客遊之文則所蓄愈厚而其光輝然而不可遏矣又其後辛巳字綠來白門其所著書已數十萬言余始見之甚喜繼復大駭久而慙且懼也字綠曰子毋然物之至者不兩能吾時文之學亦不迷子余曰是所謂家有瑚璉而羨人之瓦缶以爲富者也且子獨不屑爲此子爲之亦當勝余時字綠棄時文而不應有司之舉者已數年或勸其入京師就決於余余曰子之學成矣而力有餘雖復爲此無害吾門祚衰薄而家事多累子昔日我當出而子處今子當出而我處因舉字綠前所以語余者以屬字綠而字綠北行果踰年而成進士復與相見京師謂之曰子果用吾之言

乎字緣曰子之言皆信吾時文之學亦可敵於子矣余
索視之自娛不如二復而審究焉則不如遠甚夫字緣
之年長矣其用功當艱於余而其古文之學數年而成
時文則數月而得其勝雖其資材有過人者亦用心與
力之篤且專故能成功若此之速也余得於天者既劣
而復因飢寒疾病憂患以廢日力而敝其精神豈獨敝
於字緣雖欲所藏之比於中人不可得也字緣自許其
時文百三十篇屬序於余因念與字緣爲交之始末而
歷其進學之難易而又以嘆夫治道術者苟毋怠而止
皆可以造其極而世之不能盡其才者眾也

余西麓文稿序

昔吾師宛平高公視學江南士之尤當公心者於吾鄉則苞與齊生方起於歙郡則汪生鴻瑞余生華瑞嘗語余曰子之文深醇而樸健齊生之文從容而典則汪生之文幽渺而參差余生之文微至而切實苟勤而不已皆于斯道能有聞焉者也又曰凡吾所取于二三子者非徒以之文也觀其言執於道而氣不佻其於人亦概乎能有立者也苞從先生游蓋十年餘凡三至京師皆就學先生之家每歷歲踰時而至先生之所必曰子曾見於某乎抑有聞於某乎癸酉冬余自京師歸遊宣歙見余生於祁門之西郭而未暇即其所藏也乙亥再入京師而汪生適至與持所業以正於先生先生忻然而

嘗因爲汪生道齊生余生踰年余以事南還而汪生留又三年至今庚辰正月余復至京師而汪生以客死決旬而先生歿焉見齊生於先生之喪次相視歔欷泣而不能語蓋余與齊生皆於己巳侍先生于江州違隔而不見者越十年矣余將歸而齊生以文屬余序余愴恍不能就其詞至金陵而余生亦以其文來所造益深於曩時各有變化而大意不越先生之所云也夫先生向之所許於吾數人者蓋有所試以知其將然爾時未之能也今二子之所造則庶乎能實先生之所云矣獨恨先生所望於吾數人者非徒外之文乃二子之文成而先生已不得見焉而汪生者其身既死其文亦散失而不

可收則余於二子之文豈能默然而已哉故書以示余生且遺齊生以志先生所望於吾黨者蓋不止於是也

伍芝軒文稿序代

往者丁卯之歲吳中士人論天下乙科選首之文之稱其舉者皆曰浙東伍生索而觀之犂然有當于余心也又數年余奉詔至闕而生尚與其儕偕計吏于京師余既已訝其久而未遇而生以其業朝夕請余然後知余向之所得于生者猶未足以盡生之實也夫上之人莫不欲下無遺才而才者不必收下之人莫不務精其業而精者不必遇豈眞有莫之爲而爲者耶生始一舉而爲浙東八郡之士何其易也而今蹇不進者且十年餘

又何難歟然生用此學日以富文日以奇充然溢于中而揮于其外則生之屈未始不爲伸也漢史傳諸儒或久不得舉而明經義益古而然矣今生于世尚未爲無所遇者而其才猶不能盡伸如此其他一無所試以杜其才者可勝道哉

深陽會業彙編序

古者教民必有其地所以聚其耳目心志而使之一也與同業者非兄弟姻親則鄉鄰熟識其行既得相觀以善而詩書六藝之文鄉先生長老旦旦而言之而子弟耳熟焉各遏其資材以相鑽礪故其入之也易而漸者深後世所以教民者既非其具而所號爲庠序學校者

不適有司按期以泣而士不得朝夕從事焉故事雖言
龐而志益以荀其間學與道之代張反出於私有所承
而非以從上之令也夫經學始於漢而盛於宋其間老
師宿儒自召其徒以講誦之故其學者各以爲已所私
得而惜其傳而施於事果於言者亦能不易其所守自
岳岳之學興而古人所以爲學之遺教墮壞盡矣然當
有明盛時其能者頗於經義有所開闡而行身植志亦
不苟同於流俗之人及其中葉九尚文祉連州比郡必
擇眾所信服以爲之宗其旨趣各有所歸而不可易與
同業者文學志行之顯於時則榮之若身有焉而股肱
若恥之若身與焉雖其所學與古異而一其耳目心志

以相鑽礪而惜其所私得者猶之古也今世之爲時文者其用意尤苟以爲此以取名致官而已其是與非不必問也而余聞見所習則宜興漂陽之閒其學者猶兢兢然重之蓋其地僻竿舟車商賈而多桑麻之業其學者羣萃州處耳目心志一於是而以爲不可苟焉亦其習尚然也今年春余客澄江宜興儲君禮執示以在陸草堂課文用意多不苟其尤者氣質雅近古文而今漂陽狄太史向濤復聚其子弟鄉人課文遠問於余發而讀之其材雖各有所就而并沐浴於古以發其英華波瀾意度大略與在陸草堂之文相近也余多病少學於時文尤踈誦諸君子之所爲嘆嘗其工而已豈有足以

相益者哉諸君子之鄉薦紳耆儒多深於文律者太史之文固嘗流通當世足為楷法而儲氏有老師曰同人太史昔與同學而在陸諸君所取衷也壤地相接諸君子往而問焉必有相得而益彰者若余則勞苦憂病思日力之不足有暇刻之服必併力於先儒解經之言而其所得往往與科舉之士所守者異道以故朋海閒多見譏迂誕而莫與翻覆其所疑諸君子若於是有取焉則余固願裹裹而前以相質也

跋

跋先君子遺詩

先君子自成童即棄時文之學而好言詩少時耕收樵陽黃華有江上初集既而遷於六合有棠村集康熙甲寅還金陵舊居有愛廬集庚午後有漸律草辛巳後有卜初草計二千首有奇先君子弱冠即與宗老樂山邑人錢飲光黃岡杜于皇遊諸先生皆耆舊以詩相得降行輩而爲友諸先生名在天下當世名貴人立聲譽者皆延頸索交而先君子遊於酒人日與山農野老往來酬嬉用此窶敝衣無著日不再食諸先生或爲諸公道之即動色相戒曰公毋累我使以詩爲禽犢廣陵人劉

孝威嘗於杜干皇所見先君子詩以入詩觀二集先君子再致書必毀所刻而後止晚歲小子苞請錄諸集貳之弗許曰凡文章如候蟲時鳥當其時不能自已且百世千秋之後誰知杜作者以爲出於其時不知誰何之人爲有辨乎且諺曰人懼名豕懼壯爾其戒哉先君子歿後四年而苞以南山集章連被逮下江寧縣獄制府命有司夜半搜書籍江寧蘇侯夕至諭婢僕凡寫本皆雜燒而諸集遂無遺憾姊夫曾退谷口熟五言律五百六十三首餘句二百四十五聯又於里人篋藏壁揭者得各體九十八首嗚呼苞以冥頑玩先君子所戒以禍其身終不得歸守邱墓而先君子平生精神日力之所

寄又以不自子之故而厌燼焉包之罪上通于天矣乃
潸泣取所得遺詩校錄錢諸板以志悔痛且以廣先君
子之戒於無窮也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二則

己巳夏四月余以歲試見知於先生秋七月招入使院
辛未從遊京師先生軫其飢寒關以德義一出入未嘗
不詰所有事也所與往還未嘗不叩其爲誰誰也蓋自
癸酉以前未嘗旬月去乎先生之側而凡所爲文先生
皆指畫口授焉甲戌後授經四方閱月踰時先生通書
必索所爲時文蓋如余素厭此而督之再三試京兆罷
歸將不復應有司之舉悉散所爲時文於生徒朋游獨

先生所點定不敢棄擲前數載中手札帙等而置之先
世藏書櫃中戊寅先生以書督應鄉試已卯果得舉將
請先生序其文以行於世至京師而先生已寢疾數進
見未忍言入試於禮部未竣事而先生歿歸至家發篋
所藏則與遺書並朽蠹矣余文以散在生徒朋游間收
之尚得十七而先生所論次無一存者余天資窘拙尤
不好時文累日積久以至成帙皆先生督責敦率以爲
之而先生所講授反不得少留集中以誌師弟存歿之
誼此余所以日夜悔痛自責而無以容也是書乃戊寅
見遺命就鄉試者以得之最後未入巾笥中故得獨存
而今丙戌六月朔後七日復於散帙中得之時生徒朋

游以余登會試榜彙刻前後所爲時文因以冠於簡端並記先生所以切劘之意以見余時文之學之所自而先生筆墨素不肯假手於人故評訂之語皆不敢妄託焉

先生孝弟之行自鄉人及朝士大夫皆載其言而才識卓然足爲物所倚賴則有待而未施故世無知者余於誌銘既陳其大略至於處己待物博大敦篤粹然有古賢之風叢細之事無不可以法後學范生長山澤獲事先生時甫去父母膝下絕不知交際中所謂世情者徒見書傳所載古人語言行事以謂直可推行於時先生四十爲文以壽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考

弟者人之庸行而先生所表見於世尙未有赫然如古人者苞大懼先生之無成也先生命張於庭踰月語余曰生所與交愼毋以文贈余請其故先生曰今之贈言者以爲禽犢也而生所陳皆古義恐重爲尤余未答先生曰吾有所試也世不可與莊語日生所以壽我者意良厚而吾客見之皆謂吾有不肖之行而爲生所誑切也余曰何弗撤也先生曰吾正欲使諸公一聞天下之正議耳余始至京師下帷先生之廬夜讀書有童奴素欵爲鬼聲余惡而撲之越日先生遍召府中童奴指曰某某有過生爲吾扶之某某使吾弟鞭之是尤顧梗生惡不足以辦也自是府中童奴皆懾莫敢忤余又踰年

始聞余所扶乃太公侍者太公患余之妄讓先生切
先生恐重奴恃此以無禮於余又恐余將親扶之以損
太公之歡也余臥齋在兩宅中間其東爲先生寢堊之
堂其西爲太公燕私之齋僕某遘厲疾公移余於西齋
京師人言是疾善傳染致湯藥者隔簾牖而委之洩瀉
並積久之臭達於外近者不堪余議就屋以遷焉先生
急止之曰吾寘從可暫謝出入謹避其惡無傷也吾聞
疾甚者不可以變更震蕩之無生理矣數月竟療先生
之心厚於仁而能盡在物之理如此凡余所不及聞知
者可類測也使天假之年而得展所蘊於世雖赫然如
古人者豈不足以致哉以此知古之發名成業與無所

顯於時者皆會其所適而然未可以概人之實也余以重得先生遺跡追念夙昔所感被於先生者因並志之又以見余之所師於先生者蓋不徒以文術也

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

先兄六歲能爲詩十歲好左氏太史公書未冠通五經訓義旦晝治事暇則與朋游徜徉郊原墟莽閒夜誦書或危坐達旦不寐即所以不答也爲諸生自課試外未嘗爲時文苞每遠遊歸出所爲詩歌古文及詁經之言相質先兄亦不喜曰古之爲言者道充於中而不可以已也汝今自覺不能已乎同學二三君子會刊先兄課試文曰自知集者行於世先兄弗快也乙亥丙子授經

茹執登萊閒學子課期必請文爲式遂積至百餘篇而與朋游往還酬贈亦閒爲詩歌古文常錄爲四册時錮篋中苞請觀未之出也曾出以示溧水武商平高淳張彝歎旋復收匿蓋恐苞與二三同學復刋布之辛巳冬十月先兄疾困苞偶以事出人戶見鑪灰滿盈退問侍側者則錦篋中文也自先兄之歿四方同學念思見其遺文遍索於生徒朋游僅得二十篇因與前集並刋布焉蓋時文雖先兄所不好而其發之必有爲所謂充於中而不可以已者亦於是可見矣癸酉余客京師先兄郵寄十餘篇相示內邱王君承齋持去姪道希云庚辰春燕陰夏君虎文相過別時手一册與之今二君皆歿

其子弟若能求索得之以暴於世不獨先兄之心神賴以不泯亦可以見其父之能知言而取友也詩歌古文竟無存者獨曾爲督學磁州張公賦緒禋一篇擬南樓讌集序一篇載江左文選廣師說一篇上長洲韓公朋游間多有之因附錄以見先兄之蓄於中者有待而未發而偶發者又自以爲不足而焚滅之使學者因是以想其所用心焉

附刻弟楙塗遺文書後

弟楙塗少鈍悟以余與兄困于諸生授徒在外家君命視米鹽而弟暇輒觀書余與同臥起往往寐覺弟猶伏几體素羸余與兄恐致疾每爲文必怒之未嘗一紿視

人之弟亦不敢自出將卒始出制義二十餘篇曰吾心力嘗困于是異日尙爲吾存之余與兄封識不忍發也又數年發之始知其已得慶歷諸公奧祕以文少不成口未可單行余擇其尤者十篇附在先兄遺文之末兒性情質行略見余所爲誌銘故並列簡端以志余兄弟三人少小相依之鄭中道別離之痛而余單獨一身無以奉二親之歡所以討處身心者獨難也

跋先君子家傳後

此亡失未潛虛作也潛虛少時文清儁朗暢中歲少廉惺脫口名余曰吾今而知優柔平中文之盛也惟有道者幾口口心巢焉而未能然世所見潛虛文多率爾應

朗之作其稱意者每櫝而藏之曰吾豈求知於並世之人哉度所言果不可棄終無沈沒也是篇其中歲所作自謂稱意櫝而藏之者潛虛死無子其家人言櫝藏之文近尺許淮陰某人持去或曰尚存或曰已失之矣嗚呼是潛虛所自信爲終不沈沒者其果然也耶

書諸友公祭先母文後

此光生正華作也正華於余爲彌甥戊子余歸故里見其時文異之遂從遊龍眠山中一日晨起讀莊子齊物論未朝食已成誦試以他書日誦萬言因與至金陵以文甥婿之人贅于馮氏數年中徧誦五經及周秦閒諸子書於古文詞皆得其門徑余北徙復來相依授徒歷

數家皆不合衣敝履穿而歲時必少有所蓄以遺其親妻子之生計弗問也戊戌冬館某家資用始少給而卅下腫瘍歲七月竟死正華美髯髯狀貌偉然見者皆爲動容而賦命之薄至此賤貧固不足道使造物者不奪其年其學之所就豈可量歟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嗚呼惜哉

書聊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憶辛未秋余初至京師偶思此題成四義言潔潛虛詣孫三君子深許之遂訂交余每以事出必詣三君子三君子以事出必過余問辨竟日往往廢其所事而歸壬申冬言潔還錫山引余至其寓敘以植志行身之事相

語至夜半已寐復起坐達旦既歸後余客涿鹿又遣書過干言示余以所處發酉秋詣孫還青陽余與其棄單輪席車出郭門已交手背行近半里詣孫復下車呼余立道旁哭失聲曰吾與子會見不知何時或數年或十數年不終隔絕足矣詣孫在京師時不三數日必宿余寓酒罷往往無故悲啼夢中或大哭余驚起而詣孫尚未寐詰之則終不肯言既歸余見青陽人問徐子悲憂窮蹙之故乃知其天屬遭遇蓋古聖賢人所難處者余恐其以恨苦殞生再致書慫以徙死無益而詣孫已成心疾矣再答余書漫言他事不及所以去年冬余在滄江夢見詣孫面積垢向余赫然無口心怦怦不能自克

詩復自解以謂夢寐之事不足深究踰歲七月歸金陵而潛虛來告余曰詒孫死矣有吳生者至自青陽言其心疾至昨歲輒劇泣笑類顛者一夕張燈書數十紙不休妻子問故曰告吳君此書致我友宋子方子既又索書展視一一自焚之開戶出若將便溺久不返妻子怪而迹之則已死村外小溪中頭面泥濆將余一子始甦意忽忽不樂及聞詒孫凶問出郭西向號而哭之不復覺子死之痛矣言潛先三年丙子以疾卒余與潛虛俱在燕南其邑子邵君羲書客金陵偶心動歸往省之則眼復蘇惓惓以不得見余與潛虛爲恨羲書爲余言未嘗不流涕言潛著述德而有文章余意其爲天所生以

扶樹道教之人而不得竟其業以死此理數之不可究測者然觀荊公之銘深父則古嘗有之若詒孫之孝弟純明粹然有儒者之質行而死於非命則自書傳以來吾未之見也使天下不知詒孫之所以死則無以白詒孫之志使天下知詒孫之所以死又恐傷詒孫之心此余與潛虛所以幽痛而不敢言也言潔詒孫皆有子雖幼頗能承父學恨余與潛虛困窮無聊未有以扶進而存恤之欲刻其遺文亦未得就近以坊人刊余文稿檢舊篋得此四義覆閱之詞義甚粗鄙然念得交于三君子自此始因不自棄四義向者自爲兩通一言潔閱一潛虛詒孫閱以硃墨別之言潔閱者面北平方允昭所

數年築歸崑山張閣成持去嘗虛詣藤閣者再邱王永
齋持去而允昭閣成永齋先後皆奄忽矣念之終夜氣
結晨起志之時已卯十一月朔日船過寶應書

記時文稿行不由徑三句後

余已巳歲試受知宛平高素侯先生辛未後從入京師
先生命閉門室勿與外通大司成新安吳公謂先生曰
吾急欲識此生吾擇生徒之尤者與子弟會文生能過
我乎余以疾辭又數日召飲酒再三辭公因自訪余於
萬齋余因先生以謝曰某名掛太學而部牒未過以賓
客見義不敢也以生徒見又非所安請俟之公以癸
酉二月禮先於余秋闈畢余始報謁仍執不見之義而

公愛余益厚公鄉閭或問太學人材必日有方生者將至矣風介拔俗之士也吾未得見而知之最深用此見君門下者皆若有憾焉是題乃所以試教習諸生者余偶擬作篇末云云蓋感公知己之義也及余名過牒而公已主太學尋歸道山竟未得一見每與公子東巖見弟言之未嘗不氣結良久也

題舒文節探梅圖說

以芳潔之物自比其體原於橘頌公之遭遇眾皆見爲芝蘭之菱折而公乃自比於西山之梅托根僻壤含華結實得自全其臭味振古忠貞求仁取義之心皆可於公言見之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五

書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傳貴本作與鄂張兩相國王本作與蔣張兩相國文中略有字句不同三相國皆先生至交一書蓋通與三公而標題特舉其二故偶有不同觀傳貴本與清河書即正集與蔣相國論征澤望書可知今標題從傳貴本文從王本以文義王本詳備且傳貴本世既共見王本世未見也集中新刻凡與傳貴本小有不同者皆據王本也鈎衡識

苞聞出位之謀先聖所戒然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周官少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王與三公六卿以敘進而問焉蓋以食士之毛皆有忠君憂國之心而詢於芻蕘所以盡天下之耳目思慮以廣忠益也而士之

義又與庶人異學先聖之道仁義根於心視民之病猶吾兄弟之顚連焉視國之疵猶吾父母之疾痛焉故先王之制使士傳民語則已所欲言得自達於君或因公卿大夫以達可知矣苟卿論將以爲事莫大於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往歲西師坐失機宜僕先事爲公等言之而卒如所料其可悔者非一事矣主將不能料敵制謀偏裨不能決機應猝而宿兵絕塞日引月長苟非吾

君吾相先定其規模以固根本而徐俟擘賊之瑕釁則異日之悔且有不止於是者苞荷

兩朝聖主如天之恩辱兩相國知愛不以衆人相視苟

知而不言是虧仁而忘義也故敢冒陳其大體惟詳擇焉

一古者守在邊塞而

本朝之守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小醜無事誅鋤皆愚懦也懸軍深入士馬力竭彼更遷徙鳥舉則我師不戰而自屈且山谷阻深徑路盤互設以偏師截我輜重其害將不止於無功此有心者所同知有口者所共言無煩瀆告苞所慮者守非其法與無守等且將爲國宿憂而別生瑕釁耳古之制馭戎狄者必設閒示弱誘使深入而後能一舉而蹙之姑勿遠引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惟誘至昭木多故西師得而

邀擊之也往年之事儻主將好謀偏裨材武用昔人易將減竈之法設伏警備而大創之則其氣奪其謀沮矣則來寇者他部使擊賊聞之亦足以折其豺心明者不悼往事苟能懲此而定兵謀易前轍則未必非我國之福也軍志曰攻不足者守有餘今若易攻而爲守則用其兵之十三用其財之十五而泰然矣十取其三則兵精以財之五養兵之三則士飽而能力戰賊不至則以休吾力而盡之於溝樹壘垣賊至則以逸待勞以銳擊罷既得人和又乘地利可使匹馬隻輪不返是謂廟謨精神可以折衝者也

一往年之事循數推理造謀者擊賊而寇掠者非盡擊

賊之部也嚴冬沍寒地鮮宿草水堅無泉安能舉大眾行數千里而襲人哉必青海鄰近諸番深怨年羹堯誘殺其族類陰附擘賊聽其指使而伺閒竊發宜詰實於軍將邊吏而赦其欺蔽之罪且周諮博訪邊人蒇市於諸番者必具得其迹其然則必以銳師進勦殲厥渠魁以彰
天討但國威既立即可肆赦前從開以恩信使畏威懷德而悔心漸萌乃可長久語曰強不能徧立智不能徧謀若欲斷絕根株恐不能盡其種類是愈堅擘賊之黨而益吾敵也

一自擘賊跳梁

先帝命設守於阿爾泰以護西北舊屬諸部設守於巴里坤以鎮青海新附諸部近聞大軍所駐過此各千餘里按以兵法急宜撤還故地蓋以言進勦則去賊界尚遠而馬力既竭之後輓輸倍難所謂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也邇聞變法糧玉察汗溻兒交卸更易車馬轉運到軍其地之人甚以為苦恐亦未可長久以言設守則我軍撤回千餘里賊若來寇亦更遠千餘里其力愈疲其心愈孤而我師得還久駐之地眾心安定氣勢自倍兩軍各設左右翼去大軍百里駐以偏師為犄角之勢並築城堡壕壘再重可樹則樹之近泉則溝之壕外錯設梅花阬與品字阬賊至則所寇之地固守而無寇之軍

更番出勇士數人舉火縱礮夜再三擊其營使驚起即潛歸賊晝夜不得休息兼旬之內未有不遁者矣遁而截其歸途或衝其肘腋內外夾攻不盡殲必大創矣此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者也

一兵不在多而在精況遠戍荒徼勢不能多但使將得其人士皆壯猛衣糧倍加樂佚輕戰則一可當十假而飢寒羸怯雖多無益且慮心怨氣餒臨敵恐駭一隊奔潰合軍搖心阿爾太之地羣山盤紆徑路回互我軍設守則形勢可據賊欲來寇則顧盼恫疑又喀爾喀諸部與彼世仇而詘我宇下便於徵調戍守之兵大軍五千左右翼各二千足矣巴里坤地勢平曠餉道少近大軍

可萬人左右翼可四五千人以情勢揆之成守之地賊必不敢再窺主闖外者不徒尚健勇必得有文武材略識大體者駐阿爾太則於西北舊屬諸部千里之內其酋長之智愚卒伍之勇怯必周知之嘗試劑度而勤撫馭俾緩急能為我用駐巴里坤則於青海諸部及近邊雜番必開以威信使知作慝則勢必翦除順服則永得安集而又嚴關塞互市之禁使其貴賤男女日用必需之物非誠附於我必不可得則賊窺日披而我軍之勢愈壯矣

一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內地且然況遠戍荒徼不獨各路徵兵心孤意怯即召募於山陝腹內亦不可用

惟極邊之民耐寒習苦天性勇鷙披甲戴冑負糒嚙冰日中而趨百里用以守禦則忍飢勞而能力戰閒居無事則習耕種而利興屯但人情非得厚利及有恥耕不能使久居危苦之地凡應募之兵實係壯勇在軍則受兩人衣糧其有父母妻子本州縣歲給口糧五年番代仍補沿邊行伍與其家鄰近者且賞銀五十兩爲資本以贍室家其有願取妻子長住屯所者以兩口爲限官爲裝載到屯之日計口給銀俾轉資於獨身而倍受衣糧者十數年之後屯田大興丁男漸眾應番代者即以在軍丁男充補田廬相望姻親作伍愛護身家眾心成城便爲金湯重鎮兩地土將必任沿邊宿將久著威名

者偏裨必屢經戰陣或素有謀略者小枝簡之行在能服百人始得爲百夫之長如此則爵必稱材而人思自奮矣巴里坤兵將專用漢人而以忠實滿大臣一人贊畫賜衞卒百人阿爾太則用滿甲士千並妻子以往如各省駐防之兵而使重臣將之宗室郡王監之其餘兵將亦用漢人凡耕戰責之漢將撫馭西北諸部責之滿將而勅以彼此一心協規併力毋得掩功推過則蔑不濟矣一塞外凡有山之地其旁卽可耕種又民物所聚則天地之氣應之而煖熱河風氣早寒及

聖祖皇帝每歲駐蹕商農輻輳末年遂與內地無異山

腰濕側皆宜四種百蔬其明效也阿爾太山谷迴互最宜屯田巴里坤雖無高山大陵向有平岡小阜旁近土曾番之地水泉皆熱頗宜秔稻且無山之地但築短垣高至尋丈蔽遮西北疾風以護新生弱植之苗即可有穫但人情習于偷惰而官吏視爲具文故未得其效凡利之所在人皆貪肯宜著功令應募之兵除例給衣糧外但能力耕有穫歲終加賞以多寡爲差所收高粱菽麥可充軍食者官出倍價以糴之其餘蔬穀聽其以土性所宜自畜犬豕雞鶩官吏將校有敢侵牟強丐者毫髮以上必置重典如此則貧者襁負而至併力爭時而土利可博庶數年之後屯積既饒饋餉可減又關中沃

野千里古稱上腴加以河泉可資灌溉故土人稱水田百畝可當山田四五百畝值歲旱荒且勝一二千畝聞鄭白二渠及漢靈涼肅舊興水田外如終南沿山州縣興鳳翔之岐山寶雞甘州之秦涼洮岷山泉川澮可引溉者甚衆但創始疏鑿非民力所能任若設專司選能吏依山瀕河所在相度發閑曠爲民通渠引泉則水利可倍關中粟多然後增價招商而漸致之塞上粟多則轉運軍前較之輓輸於他省及陝西腹內道里減半此似費而實省暫勞而久逸之術也

一自古制馭羌戎惟恃茶絲布帛銅鐵諸物聞西北諸部惟澤望絕遠不仰給於中國其餘蒙古雜番非此無

以為養生送死之具年羹堯領川陝所以能使戰士盡力而民不困於供億者徒以私人販茶布於諸番所獲不貲耳古者欲責邊將成功必使大饒於財蓋不饒於財無以養奇策之士則不足於謀無以恤戰士則難作其氣不能厚雄毅過人之士則不能責其臨敵奮死以為倡況縱閱諜夠敵情非有重賞深恩能使出入於死地而不貳乎今出奇計宜禁一切出口之貨而立四市西北諸部則立市於阿爾太青海諸部及雜番則立市於巴里坤縱商賈轉貨而官司之非歸附

本朝者不許互市則近我諸小部不招而自來不約而自固矣其東北舊屬諸部則立市於東邊西南徼外諸

部則立市於四川雲南邊界皆略計來市各部人口眾寡而量出之無使多取而轉販阿爾太巴里坤市租即賜主將偏裨使繕戎器厚養戰士所謂事一而兩得者也所慮道里踈遠遂多侵盜商旅不前則仍於山陝沿邊酌立二市而歲撥三邊市稅以賜兩軍各數十萬金然後諸用不匱但設立稅格寧輕毋重嚴飭市司寧寬毋刻俾使商賈爭趨番戎總主所獲自贏從來司關嚴刻則正稅難充寬恕則遠近爭湊轉得奇羨此恆物之大情不可不察也

一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此言壅蔽之傷國也凡事皆然況行師萬里之外使

士出入死地而軍情不得上達可乎李牧守趙邊市租皆輸幕府日擊數牛以饗戰士所以守不可搖而戰則大克也往年進勦土眾日不再食飢羸疾困凡解衣糧弟衣火藥歸自軍前者言人人同而主將不以聞其後我

皇上明目達聰量增口糧然猶未能盡飽也春夏之交阿爾太軍前羣馬驚逸卒伍飢死數千言人人同而主將不以聞西北諸部惟丹津王効忠

本朝諸部轉心嫉之喀爾喀徹臣汗部曲六百餘騎自軍前背主潰囘遇丹津王部落殘殺婦孺劫掠牛馬不能盡驅者猶刺傷之諸部坐視不救聽其戴妻子什物

從容遠去則眾情居可知矣而自軍前來者私語親故皆憂形於色及至公所則言四十八家樂從征調人情如此凡事可以類推陝西承辦軍需十七年矣聞往年造車買騾民間所費逾官價六七倍不等我
皇上得盡聞乎猶賴
聖恩屢減田租救民力雖竭心猶能諒苟曠日持久勞費不息或遇水旱實可寒心蓋蓬蔽者凡事之大患而軍情尤甚此弊不除雖有深謀至計無所用之二公必切言於
上凡先事蒙蔽後乃取露或訪聞得實者必置一二人於重典然後遣文臣有器識者參軍事遇要事得陳奏

與主將副將參相制然後情實得聞而措注可無悞也

一我

皇上聖明天縱所以決計進勦聞因俄羅斯荷蘭諸國環澤望之西北者皆與擊賊有隙而應

本朝時不可失以情理揆之疑奉使者甘言取好而非其實也往年徹臣汗部落叛逃聞收匿者卽俄羅斯俄羅斯久與我互市猶陰險若此則其他可知聞擊賊所畏惟俄羅斯歲納貢獻或與俄羅斯要約能禁擊賊侵盜然後互市可常不然則止亦牽制之一策若謂我師深入諸部實心相應其爲犄角疑未必然

一古者官立監牧以須馬政我

國家疆圉無外公私耕戰之馬皆資於口外適來武弁空糧革除殆盡犒軍繕器苦無餘財宜出巨

聖恩凡大小武臣應販馬於蒙古諸番以自資給者不拘馬數入塞過關亭釐不稅其餘商民出口販馬亦大減稅額且於山陝邊鎮酌立馬市三五

勅諭近邊蒙古雜番期以四月九月將馬赴鎮其數報官往與兵民交易亦亭釐無稅嚴飭鎮將約束牙販不得希圖小利遇馬到者多勒減馬價若兵民不能盡買官給時價盡數收留散布軍屯盡一次失利則來者漸稀但得馬到者多則耕戰有恃官民交利且良馬盡入中國卽番勢漸弱欲爲寇盜益難而附屬中國不得不

一聞大西洋去荷蘭國不遠西洋國俗所不可缺者惟內地之茶不識俄羅斯荷蘭諸部亦賴茶以愈熱疾否果爾則與西洋人要約既久與中國互市必為我通荷蘭諸部俾與我同心探賊東來即出兵以乘其虛果能摧破賊軍或牽制使不敢動我國藏以金幣名茶凡所寶貴之物酬之若受吾約則賊必相猜而不敢輕動西洋人若不用命即不許互市必深懼而來得其要領矣又茶之為物輕細易運凡闊廣海關出茶宜有定數不得多載以防轉販

一從前因罪發往邊外屯田職官吏民宜以

聖恩救宥輕者還籍重者安置別省蓋士大夫素知禮義繫心室家宗族當無異志若凶狡小人予然一身寒苦飢羸必懷怨忿竊恐日與番戎往來點者誘之或潛探軍情或逃奔爲用異日必爲邊境生釁遺禍漢之中行說宋之張元李昊亦前車之鑒也

昔唐太宗元世祖皆百戰而得天下智略如神將良士武師行有律異代莫及焉太宗之征高麗世祖之征日本或土壤相接或舟楫可通然且殫力竭財亡眾無功以成大悔徒以攻守之勢殊客主勞逸之情異耳苞於西域山川形勢及軍中情事未得備悉第就傳聞一二以意揣度自多未中然循數推理斷可信者則攻守之

本計耳苟欲刻期進勦窮其窟穴則形勢甚難恐未能必達昔年額倫特之師可爲明鑒若未能必達而更懸軍深入運餉倍艱經年累歲無傷於賊之毫末而我已重困萬一四十八家心離於征調秦民力竭於徵輸諸番窺伺別生事端何以善後二公不於今日懇情開陳以定

廟謨異日情見勢屈

聖王豈言將何辭以對謂計慮不到則非所以副委任之專若知而不言更非至忠體國之義卽今衆口咨嗟愚者尙歸怨於二公其明者則深望二公之能轉移而或無由自達或可以達而不言苞臥病兩月氣息厭厭

自念生世幾何既爲知已懷憂而喑默自便則愧負此心故於伏枕呻吟之隙日記數語涉月而後其略粗具欲藉手於二公以聞

兩朝聖主如天之德而亦以答二公夙昔知愛之深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惟鑒其忱恕其愚直而審聽之

與鄂少保論治河書

考工記云善溝者水漱之明嘉靖中潘公季馴以治河顯名論者以比禹功其實不過引山東駱馬諸湖之水入黃河東北岸以盪其沙引洪澤湖之水自清口入黃河西南岸以盪其沙用是黃運安流百有餘年自康熙

初年總河靳公開中河以避糧船溯黃而上百八十里風波之險於漕運實便而清水之出東北岸者下移百八十里地平而流緩不能復刷北岸之沙由是河身日墊而高歲加黃堤以防其決繼事者莫知省憂以致康熙三十年後黃水倒灌清口淤塞下河州縣歲被其災聖祖仁皇帝指授方略命張公鵬翮塞高堰諸壩疏清口引河四十餘年漕運客商皆便此其前鑒也

一自靳公奏請自淮安至揚州運河止宜每歲加堤不必挑濬永著爲例淮揚士民萬口同聲謂堤與城並人將爲魚鼈怨詛百端某嘗譬曉之曰靳公知河道者也舊制冬三月閉天妃閘以濬運河以黃運河身相等故

可濬耳自中河既開徐淮以下北岸無漱黃之清流河身日高安得不每歲加堤以防潰決乎黃河加堤而運堤不加則自黃入運勢如建瓴清水雖大亦不能敵黃而濁流之灌運必矣況又濬而深之乎其士人終迷不悟不料有倡濬運之謀者而其害立見矣此目今運河病證之最難救療者也將來必仍每歲加堤如靳公初議然後其患可除然非增築堤基廣厚加倍其上難更加堤雖强加之亦難成而易潰此理勢之必然也

一明時有欲洩淇澤湖之上流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瓜埠入江者潘公季馴以為中亙山麓必不可開況上流洩則清口入河之水弱而不足以敵黃此百年以

前之形勢也自康熙末年河決武陟入洪澤而湖之淤墊幾半矣目今湖水小則不足以敵黃大則漫高堰而衝下河諸州縣漕運亦爲之阻若上流可洩於江則開建石閘十餘所水小卽下板實土蓄水以敵黃水大則量開閘板以洩暴漲實此時之良策但開鑿山麓甚難必數年而後成功苟可行不宜畏難而蓄患也

一水土之性必土著者民乃究悉其原委明潘公季馴自言嘉靖中受命治河道憂懼無措所至卽進羣叟與長年三老而問之乃知河性喜故三已四起終以此成功兩年來淮揚士人皆言新開河口閘壩乃故河督靳公曾用之而未見其利者其後張公鵬翮再三審度始

定舊閘黃淮相安四十餘年自開新閘害已立見萬口咨嗟尙可專已護前而置漕運之險艱下河數百萬生靈之阽危於不問乎黃淮異漲必在伏秋春末夏初水勢中平卽新口舊口皆可通行亦不足恃試思有明中葉潘公季馴承淮黃並決之後修復故道而安瀾者百有餘年康熙初靳公易之別開新河釀成河身日高倘臨城郭永不可救之患遂甯張公亦承河防大壞之後修復淸口故道而河沙漸散海口復通後人守之安瀾者已四十餘年奈何堅信一二愚妄人之言而欲掩已見情形行旦夕難保之危道乎目今兩河衆兆皆言大有益於河者莫過於張公所築磨盤墩宜急復之最有

害者莫過於新築之攔黃壩急宜毀之河督仁明豈難從民所欲特恐造謀之愚妄人復進寃言變亂是非以虧賢者之德業宜苦口以忠告之

與鄂相國論薦賢書

聖主求賢之諭殷切感人但其中尚有宜分別者如湯陸二先生湛心聖學深明古賢以道事君之義誠難多覯若陳瑱不過絶包苴守官碌碌無一事可稱彭鵬晚節且私利身家矣目前已蒙

上知者如徐士林王安國宜任正卿陳德榮魏定國晏斯盛久練吏治使爲巡撫可保境內和靜雷鋐陳仁熊鞫吉列於九卿遇大事必能陳義不苟凡此人人以覩

陳璸必有過之無不及也其告歸不出者如西安太守王紹文沈於下僚者如莊亨陽之勁直王之鋭之孝友純篤鍾琬之澹然名利黃世成之好學砥行如或進用以視陳璸必有過之無不及也其他不知其才識志行而不受一錢如李梅賓者尚不一而足以某一人所灼知如此果能實心搜揚何患無人古之人豈能借才於異代哉九卿不言無怪也公若不言恐
聖主自此有忽視天下士之心所關不細望必上章列奏或進見面陳存此論於天地之間即異世而下可使人聞風而興起且使蔀賢者內自慙而外懼公議中材勉於爲善非公不能用此言非某不敢以此聞於公惟

鑒之

寄言

康熙六十一年河決朱家海漫入洪澤湖時倉洲督河僕告以障塞黃流入湖之口急於塞決河倉洲深以爲然而尊卽世繼事者遂以黃流入湖而清湖中見田數千頃爲瑞則此時已成不可治之疾矣今淮揚徐泗之民惟知歸怨於高公拆磨盤墩開新閘不知淮流漲溢成於洪澤之淤墊者十之七增於清口運河之淤墊者十之三士人之議及友人之書附覽望博咨審察若果有溜則以至誠開導任事者告以萬口同聲而吾兄亦實見其宜然萬不可言閘之於僕緣高公移閘拆墩時

淮揚土民積潦爲厚聚少爲多而言其誤洋溢於京師僕與高舊好再書爭之而事已垂成不得已以告於吾君西林出視河又切言早宜修救不意西林至淮旬月中水落波平轉謂僕所言不實以至有今日目今舍土人所建三策雖神禹復生無能爲謀蓋非利害切身積久考驗不能灼知水土之情非實有與民同患之心不能以身任利害僕見惡於九卿要人自廷議北河始僕謂非於淀外別開一河導濁流直達海口則憂無可弭要人曰子書屋中人也顧總河李宮保之明達久諳河事吾輩乃絀所奏而用書屋中議如無成功孰任其咎僕曰其然諸公連章治某之罪可也不得已乃私於用

方及西林鄂公參用僕議之二三數年中委無大決及
直督決計復霸州固安故道則不崇朝而災及於田廬
矣蓋故道本不當改既改至數十年後地形人事物理
大異於前必不可復用方解任與僕相見於京師乃曰
吾今而知子淀外開河之議終不可易也夫以用方之
實心爲民與僕相信之深尚不能全用僕議於泄事之
初蓋隱伏之害與拋建之法惟水土爲難先見若吾兄
不能得於同事者則惟直陳於
聖主除蒸黎之沈憂建百年之長利雖以身任怨惡可
也且既入事中此時不言他日情見勢屈
聖主責言可以不知謝乎況眾口囂囂安知無以上達

者餘不贅

與謝雲墅書

南歸時未得晤語接手書并贈詩氣意懇惻惻惻感人至援皇天信斯文之不絕三數誦之不覺胸氣勃然發動僕十年來辛苦不休屢摧折不以悔退者幽默中實以此自恃不意自足下發之也僕學與時違加以性僻口拙與世人交不能承意觀色往往以忠信生疵釁在京師數年見其文好之而不非笑者寡矣知其文不苦其人之鈍直而遠且憎之者又寡矣足下獨相察于幽默之中而愛之厚如此何用心與世人確然異向也然僕竊有懼焉古之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者多出於賤貧

羈旅憔悴之人非以其心無所繫於事用功專而日力暇乎賤貧羈旅憔悴未有如僕而用功之不專日力之不暇亦未有如僕是僕徒抱古人之憂而失其所可樂也僕以窮窮授經客游以自活近十年矣資求於人不得任胸臆雞鳴而起憊精越神舍己所務以事人之事其得執古人書沈潛反覆者計唯山行水涉旅宿餘閒與夫鄉晦獨坐人事歇息之候耳而又嬰久病之疾每作輒數月坐起眠食皆憊不得窮世間百物人情所喜好者賤貧羈旅憔悴之身既一無所覬獨於古人之書自謂可以飽足其嗜好與世無爭而其艱難不獲行意至於如此彼造物者之苦其生亦甚矣哉夫古之人固

有崇高顯榮事業功德光著於身而又得優游于文學以永其沒世之名者矣蓋天之所與不惜多方以致其厚如此則所薄者惡知不徒以坎坷屯蹇苦其生而并不使發憤於文章纍有所立以自表見哉僕恐足下之望僕者深而所以信天者太過未見其誠然也僕以十月下旬到家八日復飢驅宣歙開風雪寒苦臘月來歸開春將遊吳中并棹浙東西未審與足下繼見何時胸中之思不能宣盡頓首頓首

與劉函三書

苞白自君侯出官廬陵僕頻頓東歸潛伏荒江與外事隔絕邇來京師始知君侯到官數月旋復棄去歡諫怵

踰不能自名僕既干 今人中得君侯而中心疑者復四
三年乃今釋然大曉 風昔幕用之心而悔小人陰賊之
不當君侯君子□□不究悉所懷始者與君侯相見江
淮間得聞所以□□之由後遇池陽徐生爲言其邑劉
侯悼爲吏者不□□ 感動以戕賊其民視去其官如機
阱僕聞而懼□□ 使不仁加乎其身乃今復有其
人及至京師□□ 一何儔交相傳說詹顏攘臂稱于
多人之中□□□ □□之徒既而君侯復至京師待
補諸君驚愕□□ □□四三人僕雖爲君侯解于諸
君而私心惴惴竊懼□ 之不實吾言也遂爲文以道
前事之善且要言焉 屢還袖中相見則璧踰不敢出

弄敢以世俗人疑君侯僕竊自所懲也僕自客遊以來所見當世士大夫不少與之虛言理道或論他人出處去就其言侃然其狀毅然雖好疑者不忍謂其欺及觀其臨事或至近之理蔽而不察微小之利繫而不舍今君侯當官而僕以棄官爲文好忌諱者見之必以爲不祥之言而今而後始可出吾文以相示矣君侯實爲君子而僕自處知人之明僕以愧于心然君侯之言可以復于僕而僕之言可以信于諸君數歲以來所願望而不可必得者此也聞君侯定家金陵與敝廬相遠數武惟鄰是卜僕今得所歸矣杪冬到家相見不遠先此馳候不宣

與某書

僕與吾子孩提遊處如兄弟日僕餬口遠方十年不再三見而吾子所以交僕之道若與子往時豈僕有所得過邪疑焉而不敢請非所施於吾子與僕之關也往者僕在江南聞吾子入京師處虞山翁尚書門下名譽籍籍公卿間及僕至京師或告曰子知東所以交於尚書之道乎有某人者於尚書言無不行素媿子渠於榻人中數詆予怪僻謬妄以昭之其人果欣然願交以此得志於尚書僕曰怪僻謬妄吾或有之吾友倘道其實耳既而告者同詞僕退而思曰記不云乎管子囚桓嘗欺鮑叔叔終善遇之吾友親老家窘宦尚書力能拔之徒

用我爲質以苟慰某人者耳其心豈非我哉既而見吾
子相歡如平生遂不復疑乃者禍甫謂余某短子匍匐
我而瞿然大山亦云吾子言僕好忌克與人相鎭以名
僕聞而惕然予短僕於他人僕何敢疑二君子之言然
則子眞以僕爲不肖矣僕誠不識子之所謂名者何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修身立言以有望於後則百
世之人不可欺雖忌克無所用也若雕文駔辭以誣時
無識者而取譽焉又可以爲名乎且忌雖不肖之心其
發必有由未嘗田七豈忌獵者之有鶉豢哉吾子其未
之思乎憶兒時與吾子嬉戲北山之陽坐草間歌呼相
屬未嘗知有學問文章今乃以名相鎭耶僕與宋劉二

君子雖以道義相砥勗而爲交末若吾子之久故也僕有不善吾子豈不可面責之而必借二君子之言以相警我僕與吾子非可以離異之交也不敢匿所懷惟吾子示之

與喬紫淵書

僕生平不喜爲人序詩今爲足下強發之以曩者詩句相規之切以爲梨棗也篇中有一二須自明者在足下好古晰千文律豈復有疑恐將人怪之可持以解其惑耳昔歐陽公嘗自發所以爲文之意而深恨困于羣愚然所辨皆立言之意愚者昧之無怪也近人好爲詆訶凡稱謂之一字一句之裁于古者已所未講皆極詆不

疑誠可歎也子者男子美稱秦漢以前風氣質古僚伍得爲君臣之稱故諸子之書有稱時人曰某子某子者唐宋以後討論詮密凡口語呼子代爾汝也筆于書非其倫不稱某子不則其生平道術所宗無泛施者僕曾爲朋友作文稱某君或嫌以爲薄且疎之之詞不知王介甫序其影詩蓋君之韓退之稱柳君崔君乃子厚斯立也所字義兼虛實童子習訓詁者所其知僕庚辰試禮部文有同功異所乃荀子止名篇語而一時譁嚣謂以虛字斷句如見怪物不崇朝而徧于都下足下所目見也夫諸子之書閱者或不經意若所字斷句則五經四子中可按者以十數卽不本于荀子而以意爲之亦

無可深怪也篇中吾有所見子詩以寶字用本史記趙世家時人見此僕毋乃又負前者之誘邪僕又嘗與同學張彝歎過時畫齋中几上列某君文集極推其經學僕信手翻見其輓詩以龍蹯作仄韻詫之其人自護曰稱曰引用之誤雖古人有之僕曰六朝詞人有之唐宋作者吾未之見也其人求勝不已詰朝過我曰韓子送陸歙州序專而不咸曹成王碑剜黃梅鑿廣濟使今有此子其或恕之僕曰不咸見左傳又見國語又見諸子書不可悉記管子小匡篇剜合支斬孤竹韓師其意也況此類卽意爲之亦造言之奇非引用之誤世人少見多怪有爭氣而不可與辨如此僕非畏此輩人譏詆偶

牽連及之以發足下之笑耳然足下能謹藏吾文而勿以示世之人則愛我尤厚矣引筆不覺盈紙無復檢局惟鑒之

與吳東巖書

苞白前月中間足下南歸一書附遞卒驍候接手教具悉別後動止甚慰又聞祁甫諸君欲刻足下所爲時文此僕私懷所素蓄也僕許序足下之文數歲而未報者非敢慢也凡吾爲文必待情與境之自生而後能措意焉重其請則發之愈難是以久而觚滯而今則雖欲爲之而勢不□□候往在京師十年以時文序請者未嘗一應蓋謂□所以立義與意也時文之爲術淺而褻之

可發者微再二序之其義意未有不雷同而相襲者矣況局於情勢違其心以枉是非之正而交相蒙尤立言者所禁也自癸未爲朱君字綠張君翼嘆掷爲之遂不能復卻數月中所作至十餘篇雖不敢過違其心而困於義意之無指者屢矣其許而未及爲者尙倍之而謝不爲者不可勝數也因此爲戒以正告於朋儕非特著一書義意有可開闢者不敢承命爲序守此而不變已數年矣今若爲足下復發之是資未爲者以相責之分而後更無以謝也足下與僕交厚而文又甚工人將疑僕有擇而爲之其視發於他人得過必甚焉或謂僕當爲足下作序而遷其時日既而思之亦欺德也文之意

義必緣情與境而生使僕爲此於數歲之前其情與境必有所發矣今既過而追之則情與境非眞而義意無由立也足下淹貫經史所注古詩子史皆卓然可以行世僕出荒言以附不朽未爲無日若時文之工與義與禍甫篇疏而句訂者不少矣又安以序爲哉僕生平白期無不復之言深悔爲此不早致負諸責惟足下愛我之厚當能鑒察不宣

與熊藝成書

辱書命序所爲時文僕邇年自禁非特著一書者不爲作序非敢要重緣以時文來屬者多力有不給非此無以免責讓也所惠教檢閱一週既駭且歎足下齒甚少

足不出戶庭而觀所爲文已似深練於世事者取材之博用意之精雖與老師宿儒較其毫釐分寸無不合焉以侯之久故亦未知足下所造能至於是也然古人有言善養生者在鞭其後爲學亦然僕始見虞山陶子師示以時文子師曰吾不願子爲此吾亦無暇爲子決擇也僕曰子柰何號爲時文之家而言若是子師曰固也惟子如聽虎者變色而心知其痛也惟子如賈者遇盜於中山而盡失其資故呼後人以勿由而不覺其聲之疾也世之人材敗於科舉之學千餘歲矣而時文則又甚焉唐宋文家世所推者八人自蘇洵外未有出三十而不登甲科者也蓋天將誘之以學必使其心泰然無

所係戀而後功可一也其英華果銳不銷鑠於叢雜擾鬬之物然後氣不挫銳精盛強苟無七君子之遺則決而去之如洵可也僕捨心感其言顧如傭賃備極困辱終不能離其故地念自脫以至於今而犬馬之齒已不後於子師見語之歲矣每恨所學無似輒悔不用其言遇朋游中貲材日力足以有爲者必舉以告之而聽者多漫然蓋其所難在決而去之也今足下爲天所相而與七君子者同其遭使僕不發此於足下則爲失人足下聞此如眾人之漫然則亦爲失言矣以足下之銳敏苟用所盡心於時文者以從古人之學僕任其將有得焉異時特著一書藏之名山而使僕序之則僕亦可

挂名簡端而無所還忌矣僕與足下非一日之好故敢發其狂言委勿以示外人

答劉拙修書

承示馮君詩說命質言其當否想因僕于朱子詩說有所補正恐其異趨故以試之此吾兄盛心也僕說詩雖有與朱子異者而所承用皆朱子之意我至馮氏紕謬本不必爲吾兄陳述然往聞吳中人甚重其學姑因吾兄所舉少發其誕俾宗之者有省焉馮君之言曰朱子說詩只成山歌巷曲絕不似經異哉雅頌二南就合鄙俗人說之豈能使成山歌巷曲若變風之鄙俗者必曰此經也皆合于韶武則朱子所云不知以教何人用之

何等鬼神賓客者也又曰詩人不以比興分章如朱子則所謂興者皆重複無謂朱子說詩以意義切附者爲比其全無交涉與少關而不甚切者爲興未聞以複者爲興也詩人雖未嘗先以比興分章而及其既成則或出于比或出于興不可比而同至複而不厭則本文固然楚辭及漢魏詩人猶師用之馮君縱不解亦不得爲朱子罪其他無稽之談尤背誕不足與辨也僕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果當則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而世人多曰吾欲云云所以病也僕曾見楚人某于廣座中議論風發詆朱子無纖完座人無不變色動容者僕徐進曰君所不足朱子者可實指乎其人首以變

易小序爲言僕曰請舉毛詩義若者如彼若者如此而君自決焉至于餘發僕避席而謝曰其然則繼自今願君毋詆朱子凡君所可皆朱子之說也所否則小序也然則朱子之說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明甚矣其人意阻竟酒默然凡爲君之說皆此類也乃小序與朱說兩無所用其心而漫言以欺世者也僕生平不喜道人文字短長以爲君所言關于經義又爲吳中學者所宗悲波湯後生故質言之有不當者望吾兄反覆焉

與白玫玉書

僕少誦書史纏慕古豪傑賢人求之鄉里間惟劉君古塵張君鼎獨有猶者之操因就而友之然嘗惜其規模

過臨長遊四方所見當世知名士不少未有如古所云者而二君子且倜平遠矣及與足下相見至再三退而自喜以爲乃今始見三秦豪傑而二君子常疑焉及僕補起倉卒大吏中夜閉門會鞫勢若湯火近者麋爛足下微服間眾隸相調護既就逮爲紀家事指據藥物以供老母逾年如一日二君子始以僕爲知人今賴

天子仁恩及於寬政二君子及眾賤黨作計御老母而北已於二月下旬抵京故特馳報俾足下胸中痞結早得消釋也方秋中僕在塞上忽聞賢兄下世盡然心傷寢食不能自克者久之念賢兄忘長吏之勢與僕爲布衣交勸善規過致敬若不及戊子己丑　僕數歸故里

吏事之暇輒相呼言笑連晨夕今遂成異世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惟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古之人當朋友燕樂之時而豫計及此有由然也足下久無四方之志然望以僕故附知交車馬之便一至京師足下試思與僕訣江甯縣獄時意中料僕作何狀今委不死又免四裔之投相去三千里豈可使此生不再相見耶僕知足下聞吾言將中夜以興徬徨衢路而不能自已也僕鬚髮已白十之五六想足下尚不至此願努力自愛西望於邑頓首頓首

與劉古塘書

得手教隨奉答首夏復致書幷古文付徐手皇想尋已

徹前示云去年曾兩賜書訊之于皇無有也而僕寄兩札後絕無音耗殊不可解退之嘗怪時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每用自懼願與二三君子交警之近聞彝歎去浙即所由乃以書院課文吾兄每易其次第及封人俾自定則久而不發吾兄資孤直僕所心畏然亦有用意過當者以彝歎之智豈猶不能定課文之高下果有不當豈不可面商而顯易置之彼爲人帥不能主決課文何何顏面立於諸生之上邪又聞徐中丞爲彝歎買妾而深拒固辭尤可駭痛僕爲此進規于彝歎屢矣皆曰無其資今得賢者代爲部署而復避去何以見先人于地下邪僕于彝歎切直之言已前盡不敢復致書吾兄

尙宜自引過而申勸之二君子行誼僕無能爲役而改過之誠交友之忠敬則有可相觀而善者願足下平心察之兼以語舜歎止園近者行身植志頗能堅定否爲我道薄遽不暇別爲書所欲切劘卽所進于二君子也

與劉紫園書

昔見吾兄居季弟之喪憤然氣盡得長籍凶問卽爲吾兄憂今子之病吾昔日所屢經也若之何若之何每念窮愁抑塞以及疾病憂患在吾輩處之頗無甚難而造物者必使天屬羽喪以糜爛其心腸則降罰亦稍過耳吾兄所遇信爲慘痛然尙其順而常者若僕邇年爲人數中不足置之人死不足塞責而又不可卽死猶遂遂

眾人中語言飲食每見天日之光輒悚然自愧畏所以措置此心者不大難平行身至此尚欲抗言先聖之意以示來者即此自覺愚妄無羞惡之心但念先世四百年為清門一旦以別族疑罪盡室播遷不得奉邱墓惟於斯道粗有所明使後世讀其書而知其所承學於祖父者猶或可覆蓋前行之惡耳來示云子弟中近頗有好古者此不獨為劉氏光即蒙者所述亦庶幾有所付託矣長籍到官已七月僕作誌時未得其詳其可傳者姑明示之當更表而碣焉古人修辭貴立其誠以聞之晚而覆書之與前誌不相悖也會晁無期惟各努力自愛東望於邑如何可言

南豐曾氏所謂蓄道德而有文章者當吾之世惟明府兼之先母得銘不肖子所藉以覆蓋者多矣前所呈行狀尚有未盡者先母性惻怛僕婢負罪必求其情而得其所可矜苞兒時見婢某竊蔬材匿戶下以告母徐曰彼自需用耳非竊也苞兄弟三人弟早夭兄亦多病歲己卯苞舉于鄉母泫然曰汝兄弟倦遊始歸汝自今又不得恆在吾側矣里中某官母七十歸爲壽踰月其母趣之北上吾母問之曰是謂不有其子也苞與亡兄以窮乏常客遊燕齊母積憂思晚歲成心疾每作必命苞扶持登城東北望惘惘不能歸蓋苞兄弟遠行時母心

神遂而往也誌銘每事必詳乃近人之陋古作者每就一端引伸以極其義類茲更舉數事恐或有感發非以多爲貴也

與徐蝶園書

首夏一札寄候想尋已徹某夏中病幾因人秋始少間然鬚鬢黑者無幾羣矣行與心違俯仰內疚不復自置人數中想亦知已所心惻也浙中水災得上達足覘賢者能急民病救荒之政古人多有然某所目擊無益而有害者莫如設廠作粥蓋飢與之民離家就食晝棄夜露或遭風雨必成疫厲不若用曾子固之說計所應得一舉而賑之尙微有益也每見大府賓客家僕出在外

必生口語近開北新關併歸節下勢不得不遣人分守津隘所望時加督察蓋往時關吏自府道以上皆得糾語商民大刻尚可訴之大府今併歸大府則無一敢言者矣儻付託非人則課滲千隸胥而怨歸主者所關不細大君子設施必各有條理而蹇拙之人尚復云云者恐利權所集壅蔽者必多方也楊孝廉三炯以不得志於禮部自効南河洗手奉職屢障險隘自河督以下皆知其才而委署題補輒歸捷足者蓋積習使然不識可昌言以達之否當官幹實之才耳目中甚少如楊君者守一職則能一職在一方則利一方今將老矣而蹉跎不進大君子愛惜人材爲國家樹根本不當以爲分外

事故敢私伤之非爲楊君謀也

與龔孝水書

蒙語王生論以不宜過棄先儒之名不勝刻著僕以治經與胡公所見多別又怪其於召陵之盟謂齊桓能以攘下楚庶幾王事於紀魯禦寇之師責以憤然興戰非已亂之道竊疑曲學阿世心不能服而口不覺象之然及閱論言考公生平志事若揭日月而行愧悔之深若負痞痛蓋未詳古人本末而妄生疑議乃心體之病非口過也久不奉教于君子閉門孤學轉增其放自今當痛懲艾仍望時時訓迪拯其邪心庶幾不至冥行而自以爲得也

與王崑瀧書

苞頓首白齋中交手未得再見接手書義篤而辭質雖古之爲交者豈有過哉苞從事朋游閒近十年心事臭味相同知其深處有如吾兄者乎出都門運舟南浮去離風沙塵埃之苦耳目開滌又違膝下色養久得歸省視頗忘其身之賤貧獨念二三友朋乖隔異地會合不可以期夢中時時見兄與禰甫輩抵掌今故酣嬉笑呼覺而怛然增離索之恨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留八日便飢驅宦欲閒入涇河路見左右高峰刺天冰清泠見底崖巖參差萬疊風雲往還古木奇藤修篁鬱盤有生氣聚落居人狼甚閒暇因念古者莊周陶潛之徒逍遙縱

覽巖居而川觀無一事繫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鬱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使苞於此開得一畝之宮數頃之田耕且養窮經而著書胸中豁然不爲外物侵亂其所成就未必遂後於古人乃終歲僕僕向人索衣食或山行水宿顛頓怵迫或胥易技係束縛於塵事不能一日寬閒其身心君子固窮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誠恐神智滑昏學殖荒落抱無窮之志而卒事不成也苞之生二十六年矣使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則由此而四十五十豈有難哉無所得於身無所得於後是將與衆人同其哉蓋也每念茲事如沈疴之附其身中夜起立傍屋傍徨僕夫童奴怪詫不知所謂苞之心

事誰可告語哉吾兄其安以爲苞策哉吾兄得與士友
間鮮不相慶而苞竊有懼焉退之云衆人之進未始不
爲退顧時自覺也苞邇者欲窮治諸經破舊說之滯籬
而求其所以云之意雖言雪風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廢
日月迺邇惟各勖勵以慰索居者頓首

與劉言潔書

僕北發時曾寓書禍甫以問未得息耗心常懸懸僕以
四月中旬至京師曩者南中故交分散殆盡出見諸少
年佻達慳爭玩細娛逐微利終日羣居漫爲甘言翫
詞以相悅僕於其間噤不得發聲因念與吾兄同在京
師時輩剝竊浮華以干時譽歷歷然惡之不謂今

之所以異于昔也五月中去京師授經滁鹿所居左山右城岡巒盤紆草樹蓊翳四望無居人烏鳴風生翛然如坐萬山之中平生所樂不意于羈旅得之暇時登城遙望太行西山氣色千變下視老農引泉灌畦天全而氣純意悠然慕之因悟十年來好古學文辛苦勤厲古人或無以過而所得未有若古人之可以久而不亡者道之不聞而不有諸身之過也道之不聞而其言傳自古至今未有一得者也身則無是而强爲聞道之言則其出也不能如其心而其傳也人能知其僞卽以僕身言之去靡下色養而思以所得于外者爲親榮皆古人所明戒而躬自蹈之其他行身處世道載古聖賢人

之書口則誦之心則知之而行則背之者甚眾如此而不悔悟不獨古聖賢人所羞雖欲其身無媿于山農野人將不可得既以自懼亦願吾子之思之也僕先世有遺田二百畝在桐山之陽歲入與佃者其之故不足給衣食使能身負耒耜蒔麻菽畜雞豚便可贍朝夕之養伏隩潛深而疲疥疊嬰筋骨脞委不能任力作獨行遠遊乞食自活窘若傭隸有終身不息之役聞子之鄉有先民遺風子弟敦樸儻爲招學子數人稍有所資以釋家累且息于近地漸可爲歸山之謀君子成人之美況吾兄愛我甚厚當不以爲後圖苞頓首

與賀生律禾書

賢到官學計已浹月學子中聰明秀傑有志於通經希古者頗得三數人否所習四書文一帙已閱一過大概有所感觸而後爲之借題以發攄胸臆明季幾社復社前輩文多如此其後行身強半有氣骨但以賢之銳敏宜乘年力方盛而盡之於經書古文庶幾濟於實用而垂聲於世亦當十百於時文即官學中亦宜擇其少有志者使各治一經治詩者兼春秋治書者兼三禮服晴講問資治通鑑所載歷代政教賢好已事管夷吾所云多備規軸也異日人材必由此出餘不宣

與顧震滄書

近世治經者有一患或未嘗一涉諸經之樊前儒之說

罕經於目而自作主張以爲心得不知皆膚學舊說讀
賢已辨而紬之矣或摭拾陳言少變其辭氣而浸無所
發明吾子寄示春秋大事表凡漢唐宋元人之書皆博
覽而愼取之其辨古事論古人實能盡物理即乎人心
此僕所以許爲之序而不辭也而負諾責以至於今則
有說焉鄱陽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初成屬余序之愚
目忖于易概乎未有所明覺虛爲讚美之言無質辭可
附以立也高淳張彝歎少與余共治春秋及書成以道
遠難致要言他日必爲之序今僕治儀禮九易高而未
能盡通若舍已所務究切李張之書則力不能給後二
故人所屬而先新知之請則心不能安故南歸後新安

程起生晨夕相見而所著易通至今未序也若天委儀禮之業得終李張二書既序當次第及之太倉顧玉亭亦言有詁釋古書數種欲寄余訂正聞其身近已淹忽歐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洵可悲也不識其書已成否吾子與久故宜問其家人餘不宣苞頓首

與韓慕廬學士書

自昌黎韓子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揚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士之取名致官有所希於當世者莫不挾此以要於王公大人王公大人不得已而強應之前與後兩非其人而交相蒙以苟爲名或迹勤而意不屬或交合而道無可稱苞竊恥之往者壬申與同邑錢先生飲光道

遇楚江言閣下有書極贊苞所爲文苞心識焉昔歲客遊京師適會閣下敦召至閱逸巡踰年未嘗敢以足迹接乎堦墀閣下以大雅之業剗刮俗學振起吳會之間數十年以來絕徼荒陬被儒服者莫不挾册容嗟望若雲漢其在京師布衣韋帶之士尤欲得一言之譽矜而誦之以自張於朋齒獨苞與閣下未見而相知積數年之久委而合併於一地其勢可以相通而猶逡巡於一見者蓋自懼所學之無成而無以厭屬乎好我者之意也其後宋子潛虛爲言閣下辱問至於再三不獲已以其未成之業質於左右而閣下乃深進之以謂深山窮谷尚有能者掩匿潛藏而無所窺尋其聲迹或未可知

至於耳目所及無能敵者苞聞之怵然不克於心夫天下賢人君子而於我有溢美之言雖或有所試以知其將然而既以重遠之事屬我則在我懼其不堪而其人亦將卹焉憂我之無成苞自童稚未嘗從黨塾之師父兄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及年十四五家累漸迫衣食不足以相通欲收召生徒賴其資用以給朝夕然後學爲時文非其所習強而爲之其意義體製與科舉之士寺爲法程者形貌至不相似用是召謗於同進屢憎於有司顛頓侘傺垂至於今而幼所治古文之學日亡月削浸以無成語曰物之至者不兩能三數百年以來古文之學弛廢陵夷而不振者皆由科舉之士力分功淺

末由窮其塗徑也而時文之行必附甲乙科第而後傳終始有明之代赫然暴見而大行者僅十數人而此十數人者皆舉甲乙歷科第者也其間一二山谷憔悴之士窮思畢精或以此見推於其徒發名於數十年之閒而若存若亡侵尋沈沒以歸於盡蓋由其用無所施於他事非舉甲乙歷科第舉之士常棄而不收不能自張於其時安能有所傳於其後耶夫時文之學欲其可以傳世而行後其艱難孤危不異於古文及於既成而苟不爲時所收則徒厲其心而卒歸於漫滅可不惜哉若苞之爲文其不篤於時以自困蹶效已見於前事矣當欲決然捨去自放於山林不復應有司之舉以一其

耳目心思於幼所治古文之學而家窮空資求於人使
朝言一出便爲怪民當時無所用其學生徒不欲聞其
言雖欲爲黨塾之師劒章斷句以贍朝夕且不可得其
不亦難乎抑又有難者誨人不倦古之道足於己而思
以同其所得於人者也若苞者方當從師務學之不暇
而遑心拂志以事此者且十年餘每當發書翻覆生徒
小大更起問業屢輟數四不能終卷講畫既罷神志眊
然衰竭如物緘封不可復出日復如此何由得見古人
情狀苞有先世遺田百餘畝在桐山之陽歲無旱潦可
食家人之半使更得相知有氣力者少潤澤之使其身
寬然無求於人便可屏百事抱書窮山以竟其所志願

世有力者既不相知而相知深者又力不足以振之混塵事中儻然若終身之虜雖欲不爲衆人以沒世不可得也私心所蓄素不敢爲世人道偶然感發不能自已言非其量惟閣下愛我之厚進我之勤當不以爲狂惑懇悃之私不能宣備苞頓首

與慕廬先生書

逾歲以來未得以書問自通緣家兄疲疴歷歷無暇不意臭天不弔遂使不得延其一日之命以亥月二十一日泯焉長逝先兄之生也三十有七年自成童以至於今於古聖賢人之道無分寸之不合而獨困於修短之數此天不欲封殖善人使人之類有知於先兄何恨獨

令生者無以自處此心耳先兄於苞自六七歲時即同
臥起課以章句內有保母之恩外兼師傅之義乃自少
有知識即各奔走四方閱歲踰時然後得一歸歸又不
能並時其並時則豫懷離別之悲欣暢未畢感慘繼之
庚辰五月苞歸自京師七月兄歸自桐城舊疾漸已私
心自喜以為兄疾不至大困而藉兄之疾以羈係此身
旬歲中可以并依庭闈從容食息以安神形而數歲獨
學所蓄疑義私旨因得從兄講問不意踰月而臻踰歲
而極而兄弟之分遂止於斯也嗚呼酷矣閣下所知獨
先兄課試之文耳此最所不措意也其少之所蓄蓋將
以萬物之不被其功澤為憂其於文章蓋不得已而託

焉耳而傳誌記序固已可錯於柳歐之間每誦經書輒得疑義尋端竟委開通與隨皆前人所未嘗云苞嘗以說經見推於朋儕皆先兄之餘論耳而不肖自爲書每日世士尚有論述以欺並世愚無知人特易耳求其精氣之久而不亡暉光之日新而不晦蝕非所受之異而積終身之力以盡其才未可以苟塞也吾與汝奕年少當更以數年經紀衣食使諸事略定然後結廬川巖以二十年圖之或可自撰其有能所立否耳苞嘗意天之生兄必非無爲豈謂中道而摧之如此每出見市人有百有趾蠢然羣動者不可計數而兄乃不得與此輩共處天日之中老氏所謂造物之不仁斯爲甚矣計苞此

生無日不在辛苦憂患中然未嘗以自戮者以有吾兄其事二親耳天若更以他凶害加於其身固受之怡然乃獨使與兄中道而相捐不已極耶老親且暮強爲開顏或側聞中夜而啼時見幼孤羣呼笑嘻此心盡然如剜步趨庭闈形影如值生對書史或觸手迹感平時授受之意心神慘沮不能終卷繞屋徬徨自今以往不惟世俗所謂功名視猶泥滓即夙昔妄意古人立言之道而曾竭其不肖之心力者亦棄之如遺迹矣而又有不可已者小妹適謝氏孤子其家貧累萬皆爲姻家馬姓所奪妹及其家人數口衣食於某兄弟者蓋數年矣近以先兄久疾未得客遊授經先世遺田百餘畝蕩棄已

盡不能復相顧老親於慘痛之餘增此洗憂無以自解妹姑王氏向者屢赴有司求直輒爲馬姓所抑置之不問近聞制府廉訪無欲此正孤寡有告弊豪束手之日也而大府例以此等爲細故不加省錄方今閭閻公患無過豪強侵陵孤弱所以然者皆緣大府不加省錄而州郡有司則皆其氣力所能傾動也大府若能時發一二以警平百則吏民折服威風遠馳所益不細未審閣下能一爲誦言否先兄彌留猶欷歔及此且命以告閣下曰知我無如公公爲文以表吾墓且爲了此吾死不恨矣兄生平無遺行疾且革愀然語某曰君子成身實難吾自謂植志已固乃若督學劭某以非刑加我友劉

君吾將率諸生倡大義攻之既而恐嬰暴人之怒委蛇中止至今恨此兄生平大端可爲學者標準甚欲苞既誌銘將納諸壙敢請閣下表而揭之阡誌銘別錄敬呈其語多流俗人所驚棄勿以示人方寸瞀亂言無倫次伏惟鑒察

與徐貽孫書

苞白去年五月中自福甫處得吾兄手書云池陽賈人持來此欲作書相報違隔久遠所懷蘊積措筆不知所從越日而賈人遽歸日延月滯以至於今想吾兄久不得吾息耗意中殊不自得也苞嘗歎近世人爲交雖號以道義性命相然信者察其隱私亦止借爲名聲形勢

其確然以道相刻砥見有利止之勿邀見有害勉之勿避諒其人之必從而後無悔心者無有也顧念朋好中獨吾子能行此於苞獨苞可行此於吾子耳苞與吾子性各僻隘才用不宜於時苟逐衆人汲汲取名致官雖倖獲之適足以來時患其所志者終豈可得哉私計已所得爲而不爭於衆者獨發憤於古人立言之道以庶幾後世之傳然所爭愈大則其成也愈難自有載籍以來志節功業光顯耿著之人纍纍相望而文章之傳愈久而彰者數十百年中往往而絶也豈其爲之者之不衆歟毋亦所積者薄而精氣不足以自存也苞向謂吾子才可逮於作者相期以此事自任蓋謂能盡其才所

得當有不止於是者若據所已至不獨苞之無似即吾子之後異於衆人者亦未見也苞近者自悔向所學皆登枝而捐其本背源而涉其流久之當就蕪絶用是自創即欲抱經窮山以求古聖賢人之意而家累係牽日爲事物凌雜所困吾兄居遠州部夙少人事宜以數年掃除百務聚古聖賢人之書沈潛翻覆使其義意貫達於心然後擇性所嗜好而力可以幾者專治其一體窮探力索以輔其徑塗然後行之不息以待其久而至焉人生少壯而老事境參差百出轉相糾纏其得從容無爲委身於問學者常無幾時失而不爲則終不可復且聰明智慮當其時濬而導之使有所載以出則終以不

亡時過而昏不能復爲我用苞之生二十八年而吾子加長焉使侵尋玩暇年倍於今而所得於中者與今無異雖欲不與世俗愚無知人混混以沒世豈可得哉又凡骨肉天屬雖古聖人賢人不可奈何竭吾心而正其道可也而悲憂窮蹙以苦其生則君子亦無取焉憶在京師與吾子時起居怪子意色閒時有不自得者因爲我敘述平生遭遇搤腕歎慨若無所樂其生時時如此恐致疾病他患且蹙然荼然意緒日以隳敝將不能復發憤於詩書以自強吾子勉之日觀古聖賢人之書則知所以自處有所業而孜孜以望其成亦可藉以自理其心而通其鬱塞也語云交淺不可言深若苞之交於

吾子若此者豈不可得而言哉吾子書云欲往廬陵省其令劉君聞劉已去官想此行可已苞以朝夕不能自贍仍將北遊託所知者旬日間必發恐吾兄不曉故重此以報賤貧屯塞各竭蹶以謀其身非以事故適然會合不能特賃舟車以相存顧一朝解手終不知繼見之期惟各洋厲毋自同於眾人其義乃不相負苞白

與章泰占書

苞白泰占足下僕自少習爲時文四方君子所以不棄而願與爲交徒以時文爲可也而僕與諸君言此若見瀆疣而代爲不適者雖謂僕匿情以翹明無以解焉而僕非敢然也計人之生自離童昏聰明思慮可用於學

問文章者不及三十年過此則筋衰退其端緒既得而充長以俟其成可也及是而致力焉則勤而無所矣自時文之學興雖速成而悔悟早者無慮已耗其半可用獨向衰之半耳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謂性命之理我固有之者也至從事于學問文章則才有能有不能苟限於天雖勤一世以盡心無所益也而才之應幾者多爲世味所溺以自撤於章句無補之學又或心知其不足事而束於父兄之命雖欲捨去而其道無由至能悔悟自決則已後而失其時矣此近世之學可比並於古人者往往而徑也足下質才可從事於斯向之所學亦少有可藉而身復無

所學制使能經意於時文以從所當務雖古人不難至所難在足下之自決耳僕嘗恨往者心力誤後以至時過而不可追也每遇以術業相商者不憚盡言極辨以起導之而聞者多不信今發此於足下則無慮不見信也足下之學向者蓋兩用之而於此非未嘗一涉其樊者也使由是而致一焉將有昧乎吾言不然而他日如僕之悔亦有以信僕之不妄矣足下於時文以視並世知名者誠無所先後然苟欲窮其徑塗如明時唐歸諸君子非更以十數年之力未敢爲足下信之也移此以一於古人之學則所進豈可量哉且以諸君子之才而所學未有若古人之卓卓者力分而不能兩達也安知

其不用此爲悔而足下乃欲復蹈其轍乎語曰無告不知足下宜可以知此而僕不言則爲失足下至僕不序人詩文其義具答吳東巖書並以奉覽所惠教知命點定不敢逆相委之意也區區之懷言不備宣伏惟鑒察

與劉大山書

辱手教命序新編時文僕不爲詩文之序已數年矣況百先君即世所疾愈劇營營遍痛經絡潰傷惴惴焉惟不能保其軀命是懼尚安能合意遵辭而就其說邪來示云是編之文世多不好此無怪其然也僕始於南中見之意謂吾兄之文自當異於衆人況覽三數十篇猶未悉其精蘊也後至京師每自爲是題必取吾兄所爲

較之然後知用意之深其辭與理確然不可易也每欲
逞思力以出於吾兄所云之外而皆多駢旁枝之義然
後心折意服而熟爲不可及出語朋游則已有譜呵其
所好者矣以僕與吾兄之昵好而又夙所敬畏也然閱
是編至三數十篇而有所未驗必待自爲以相較而後
知之況衆人之寓於目而不求其意者乎自古文之不
微於永久者往往當其時則鬱焉韓杜之文其暴兒而
大行乃在北宋中葉近世歸有光同時人亦不相知蓋
言之出於已與顯晦於世非偶然也吾兄前稿始出時
不旬月而徧於天下然僕從朋游几案間竊窺之其所
馬好大抵皆少時氣勢充溢聲容縟麗之作耳其蓬於

理而辭無枝葉者十不一二取焉是吾兄前者之交雖舉世人好之而未必能知也然則今此所爲苟有知者何必舉世人皆好哉抑吾更有疑焉自有知識所見同學諸君子凡以將文發名於世者不惟其身之抑塞而骨月天屬多伏憂患遺慘傷使其心慼焉若無以自解獨吾兄所遇近順而亦微有不快於心者豈區區問者而能爲累耶抑獨取古聖賢人之言以取咨於世而踐於身者不能實是謂褻德而爲造物者所不祐耶吾兄行身之篤素信於友朋而僕猶以是爲言蓋古人之相切劘不嫌於嚴且密至於文之不諧於俗乃其所以遜遠而存也復何惑哉幽憂無聊獨思與平生故人相見而

敢在四方無一數晨夕者有南來人奔時示我音耗以
通遠懷兼語二三好我者言無倫次伏惟諒察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六

紀事

湯司空逸事

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爲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

聖主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搆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慴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

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急迫脫靴輿服被之人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慙沮即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

上方卿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爲

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

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

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
曰曩議皆
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市於衆以爲名使
上知此立歷矣比公至語已
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
講東宮入侍
上問所肄具以聞
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
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
分國時
上聞猶諒其忠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

政大臣下內閣九卿延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爲議與同列因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

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柰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覩何如時公爲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

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

命下董漢臣免議自是

上滋不悅公戊辰余國柱宣言

上將籍公內府爲旗人表率時公以興作度材於通州

某月某日日下晡忽返招鄉人集官舍語畢退獨坐一室嘯晦語家人吾腹不痛夜半遂殁殁踰月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忽訕不休何也眾曰無之

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尚不爲忽訕乎眾乃知公爲執政及國在所傾也非

上寬仁夙重公含怒而不發公以此無類矣公之以執政家隸生釁也余聞之蘇人蔡忠襄之子方炳及其族子又謂其以董漢臣之議見誣閻之相國桐城張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余國柱與執政北而傾公聞之家宰錢

塘徐公潮公之死聞之孫徵君之孫洊公之孫之旭余同年友也叩公遺事皆未之前聞恐久而眾說異端故著其所聞於目擊公事者

湯潛菴先生逸事此篇厚子自湯公年譜錄出所敘康熙時語免田租與王本小異而文較簡明今從蘇齋而分注王本之不同者於內鈎衡錄

睢州湯公內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頌其殁也巷哭里奠薦紳學士爭爲誄表傳記其家有狀有誌銘有編年之譜而德教在民及詣不信之先覺耳目眾著足爲萬世標準者尚逸匹事焉公巡撫江蘇時上言歲祲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有司胥吏故每遇

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輒急徵以待賜除必豫
免次年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皇帝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康熙年間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
免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編皆豫免不問豐凶王本遂定
爲經法下云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前一年預諭康熙
三十年十二月特諭戶部各倉儲積計足供用應將
起運漕糧逐省酌免以紓民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
預諭免征外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漕米自三十一
年始以次各免一年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
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
聖子神孫當重熙累洽之餘必將繼志述事爲是公之
訏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淮泗漲漫山陽鹽城實應

高郵興化泰州如皋七州縣蕩析離居

上南巡命溶海口以洩積水勅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延臣議使受勒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非起高郵東邏鎮築高堤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墳墓田廬亦延爭之乃命尚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行欲并罷成龍功役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

十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以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詰旦召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卽彙土民呈牒並某議具文書印册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檄取旬日後可覆視也二人語塞

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公里人有受業公門者以黃門奉使過蘇謁公曰吾師方嚴執敢以事請但東南鹽政大病于商民已聞知否

公曰吾不知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非乃出謝商人曰吾師素明達獨於茲事未諳見謂無一可行比使歸歲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黃門每語人曰吾師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恃容儀每闖入民宅多見覩相悅而與之私或結黨行強所犯纍纍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月不出公使人微迹而得之痛予杖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更薄笞溯望縛載以徇於市及四郊久之膚剝見骨逾半歲始瘐死由是奇衺淫泆者心悸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明仁勇皆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卽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記述者乃逸之以是

知紀事纂言非於道粗有所聞不能無失其體要也余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之由客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黃宸英逸事記備載搆公者之陰謀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抵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於桐城張文端安谿李文貞長洲韓宗伯錢塘徐冢宰皆曰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述所聞之顯迹亦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公之子孫就而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三家之子孫亦藉是以不忝其先人所傳述也

安溪李相國逸事

康熙己亥秋九月余臥疾蓼上有客來省言及故相國安溪李公極詆之余無言語並侵余嗟乎君子之行身固難而遭遇蓋有奇有不奇也憶癸巳夏四月余出獄供奉南書房一日

上召編修沈宗敬至命作大小行楷日下晡內侍李玉傳諭安溪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即指其病兼析所由至於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因奏對曰此即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時

上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惟公能因事設辭以移

上意故
上委心焉每內閣奏事畢獨留公南書房服刑召入便
殿語移時是日公晨入
上詢及民情公對曰吏二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
令
上恩德顯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部吏不能體
上意所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於所司而鮮
不信
上之志在矜卹者嗣問礦事對曰今議開礦以蘇民困
請著令止土著貧民無產業職事者許人持一鋤而越
境者有誅則奸民不致聚徒山澤以生事端矣議遂定

一時大豪鞏金謀首事者皆齮指自悔先是江南太守陳鵬年爲大府所劾吏議當大辟無何
上問江督公對曰當官勤敏無害其犯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載名世以南山集下獄
上震怒吏議身磔族夷集中指名者皆死他日
上言自汪霧死無能言文者公曰惟載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卽以名世對左右聞者無不代公股栗而
上亦不以此罪公江督竭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獄辭久不決
上忽能竭禮尋察戮焉公實贊之其語祕世莫能詳以余所聞見如此公之設心豈猶夫世之容悅者與然自

公在位時衆多詆訾公既歿訛言尤甚盖由三藩播亂時公適家居以蠟丸獻人間策賊平以編修擢內閣學士忌者遂謂公始固有貳心公恐爲門戶之禍故不能無所委蛇及得君既專常閉門謝客所往還及顯然薦達者無多人由是衆皆深怨引綱批根播揚於遠邇然公方柄用時朝夕入對

上所諮度惟尚書周易及朱子之書而一時海內所號爲廉吏無論公所習與否皆得安於其位則其實迹固有可按驗者自公告歸未旬月而忌者首攻公所薦舉以爲傾公之地因揚言公恃

上恩植黨以要權重微

上信公之深禍且不測矣故公再入專務韜默及踰年
身歿
上出前後三章付內閣然後知 公始至卽出苦言以求
退也嗚乎公之設心如此其於時事無所補救而得謗
乃過於恆人此古之君子所以難於用世而深拒夫枉
尺直尋之議也夫

敘交

余性鈍直雖平生道義之友亦多疑其迂遠不適於時
用志同而道合無若朱公可亭者而交期則近薙正元
上公爲冢宰禮先於余是年冬語余曰
上將用我矣子尙有以開予余曰某何知公曰吾知子

乃鄭公琛僑趙樂毅之匹儔也予毋寧哭年二月余請
假歸葬始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及還相國張公
曰高安持予周官論至
上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
上竟不聞知可乎我數以予病久痼止之予將若何余
急過公正告曰今
上信大有為而士大夫結習未除凡吾所云必君相一
德翼賢協心然後為之而可成成之而可久不然上求
以誠心而不應以苟道民不見德反受其殃公志果大
行異日以告於吾
君而次第布之不必知自僕也乙巳春公以實錄輔一

篇致怡賢親王合辭請開畿輔水利余謂公曰近畿積水無歸久矣必以數年疏決支河俾伏秋潦漲下流無壅然後規下地擇良有司官治一區以爲民表使民艷其利而爭自營之苟少違其節次動必無功其後爲之數年果利害相半公出是益信余言自是以後凡吏胥民瘼辨賢抑姦胸中所知見靣爲公盡之且告以海內大事宜及時注措者莫如復明初大甯三衞兼求唐韓重華屯田故蹟自歸化城西連三受降城以達於甯夏及經略苗疆控制臺灣三事因盡出餘論七篇公皆憭然引爲己任會西事方殷度無暇部署三方而公尋遘沈疴久而弗瘳嘗力疾拜

賜有
旨命公毋勤自後卽有錫賚免拜受毋至宮門用此不
得上言當告漳浦蔡聞之曰吾伏枕吟呻望漢至輒心
開而氣揚欲於天下事有所轉移支牀微斯人莫屬予
謹志之聞之疾將革猶掩涕重言以勖余余固於憂虞
屢欲告歸公固止之曰譬如巨室虛無人雖老疾者偃
臥其中盜賊猶有戒焉吾輩三數人尚可以疾自引去
乎及
先帝登遐
今皇帝嗣位公適奉
命巡視海塘自中途召還時

上方救救求治凡民心所願欲與善良沈抑者數月中
談張摟擢計日無虛眾皆謂發其端者必公而公與余
朝夕
南書房未嘗一言及此
聖孝性成依古禮經致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屬余草
具儀法及
制詔悉頻復速余赴
雍和宮討論公常左右之惟恐余言之不盡用也乾隆
二年公舊疾復作余就公榻前相視泫然將行公蹙然
而興以手拄頤曰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
日忘以

聖天子布德推誠維世彌俗謂子所云禮義之明人材之奧也有日矣而吾將泯焉命矣哉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眾中規子謂子奔喪疾支離於世無求假而年滅一紀尚有國武子之禍欲諫公諫子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擬耳實實既沒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公卒以九月十有八日前二日余在直焉日方晚天氣清和俄而陰雲起風沙蒙霧忽心動曰公疾其變矣頃乎使人問之果然實實之疾之將革也亦然相去如此可耳明異哉茹余與公一見如久故自戊申以後公行步亦艱約相送下堂盡階而止

先帝之喪公與余同次內閣雖入政事堂眾既退坐必

下余行必後余余體眾人之聞也公曰眾爭爲市道交
卽此可示之以禮矣余經說公手訂者過半嘗序周官
析疑春秋綱領二書以示聞之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
餘年後乃有如親受其傳指者吾嘗謂望溪灼見大原
學皆濟于實用其斯以爲根柢夫嗚呼公今已長逝矣
自公歿後余行身益不敢自苟惟公於九原之下與余
心相鑒照耳曩公臥病連年每謂吾身後之文子當任
之余旣序公增纂戴記公曰吾於古文未之學也而以
意爲之者亦數十百篇方自削跡異日子終訂之及公
旣歿而家人未嘗以一事屬余故獨敘次爲交之始末
以志不忘久要之言其平生忠孝大節實德顯功嘉言

懿行槪弗著於篇蓋公之行迹宜列於國史而狀與外
碑壙銘已具義不得私爲之傳云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癸未春正月余以計偕入都會慕廬韓公將扈從南巡
往省焉衆賓在堂獨莆余就西序坐始定即謂余曰吾
與子之相知不淺矣然子恐謂我何如人耶余曰公爲
人天下之士盡知之況某耶公曰世人多好吾文吾文
不足言或目爲瞞達亦似之而非也吾立身尙能粗見
古人之繩墨耳吾爲亞卿未嘗一至官正之門也吾爲
學士未嘗一至執政之門也自趨朝外輿馬未嘗入內
城吾好朋游常與酣嬉淋漓然貳冢宰歲未再終發吏

之姦爲永禁者七百餘事鋟諸版是誠流飲人耶余曰
上於公意倦矣而公不告休何也公曰剛當位而應與
時行也吾後而失其時矣徒滋譴呵耳余曰雖然進退
有禮譴呵非所避也是歲公果再告再被詰責而卒死
於官舍
上遇公最渥自爲宗伯屢與孝咸熊公同召對忌者謂
公旦暮且入相會江南布政司張萬祚虧庫金三十餘
萬制府阿山上言非侵牟費由南巡或謂張於制府爲
姻家
上震怒下九卿議御史大夫某曰山之罪在大辟無疑
也公正色曰果有連其情私而語則公也且斯言得上

達所益不細忌者增語上聞公由是日昔公天性與物無町畦而雖州陽司空數語人曰表哀洞然不可奪以非義惟韓公耳

上嘗親試翰林欲黜者二人時公與法公同掌院事命劾奏公謂法公曰姑緩之此民譽也越日法入見上怒命削職隨木旗供勞辱事眾皆趣公公曰法以吾言至此而吾乃苟免乎又數日召公詰責公徐曰此二人於院中不在應斥之列文雖不工惟

上寬假之

上壽顏爲公曲止焉公鄉試出崑山徐司寇門及徐與重人相失罷官而傅瀾塔簡制兩江承意興大獄搆徐

凡素居門下者爭避匿公適在籍獨盛輿從朝夕至門且爲別白於在事者公嘗乘小舟徜徉郊野聞會縣令出隸卒爭道覆公舟比登岸衣裳盡濡戚棨移時戒從者無聲竟不知爲公也余見當世名貴人能自忘其勢者有矣而能使人忘其勢者則未之見也惟與公習並忘其爲顯學人然用此世皆目公爲曠達而不知其植節守義深固而不可移也余與公相知深而聚處日稀及見公誌狀凡可以不歿於世者概乎其未有見焉乃記公言而略道其所知公自癸未春遂不復與余相見薄遽中忽標曰其平生若豫以相屬者吁異哉

記徐司空逸事

余始至京師長洲韓公安溪李公皆爲余道蝶園徐公之爲人時余方奔走衣食而公顯躓於官途無因緣相見癸巳春余出刑部獄蒙
恩召入南書房嗣移蒙養齋與公一見如舊相識其事十年始灼知公所祈嚮具得其往事公始仕會明珠柄額圖執政以利權相傾各樹羽翼中朝士大夫非陰自託各有主張宦不得遂當是時顯與爲敵者惟潛菴湯公環極魏公柴立中央而無所依附者韓李外可指數也索額圖生而盛貴性倨肆有不附己者常面折顯斥之明珠則與其黨深相結與已者陰謀陷之而務謙和輕財好施以招來新進及海內知名士公爲庶常李公

掌翰林院事嘗薦公及德公格勒
上時召見講論經義德公嘗扈從巡行明氏使人奉萬
金爲裝囮饒裝已治無所用之公散館第二等例以科
道用索額圖惡公不附已奏改部屬用此明氏尤欲致
公公爲童子試京兆與明氏子成德名相次成進士同
榜選庶吉士屢相招皆不就爲部屬時以公事見珠必
偏贊於廣衆中及改官中允遷侍講
上一日謝公之爲人珠以誠實對選講官列薦名先於
學士公終不一至其門而德公以揲蓍陳言大惡於珠
天久不雨
上命筮遇大畜其占進曰澤上于天將降矣而卦義五

陽決一陰小人居鼎鉉故天屯其膏決去之卽雨

上愕然曰安有是遂以珠對時索氏已挫於珠矣始

上親政方沖齡顧首建謀黜輔臣專橫者百僚懾伏而珠善結左右親近爲腹心耳目其黨徧布中外雖有賢者愼自守不求親媚而已終莫敢離隙惟康熙十有七年京師地連震

上晝夜坐武帳中魏公環極直入奏天變若此乃二相權黨市牌排忠良引用兪王以剝黎蒸之應繼之者則德公用此名震天下而珠亦賅遽不自安自是以後輩語時上開謂公之父爲兩江制府麻勒吉僚屬黷貨不貲公與德公比議朝政適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時事

多所指斥下內閣九卿大學士勒公德洪尚書達公塔哈及湯公譜書中豫教太子崇節儉宜施行而眾陰撓之駁議至再三以湯公尤珠所深疾也由是眾口喧騰湯公不欲

上親教太子覬爲師傅公與德公亦然先是

上嘗詢公所學視德格勒孰優公自陳遠不逮也至是復舉廷臣某與公相衡而德公奏公遠過之請

上面試忌者遂言公及德公交相推引湯公實陰主焉越日

召試尚書陳公廷敬以下文臣十二人於乾清宮公與德公方屬草有

旨責讓德公遂於試文後申辨公詩亦未成
上命同試諸臣按劾眾相視無言而湯公獨以公文爲
是又
命延臣公閱湯公執前言且謂德公品學素優不宜以
文字黜是日翰林院奏劾德公削五級留任時湯公爲
東宮講官
上遂命爲師而公亦爲
皇子師珠復使所親謂公此非福也惟歸誠於執政或
少安公不答是秋
上御瀛臺教諸皇子射公不能挽强
上怒以詬語詰責公奏辨

上震怒命扑責被重傷
命籍其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
上意終憐公其夜
命醫二人治其瘡翌日復
召詣
皇子書堂時大雨裹瘡至宮門跪泥中見御前侍衛剖
號泣求轉奏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當官數十
年籍產不及五百金望
明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尚
能勝甲兵盡命力以報皆掩耳而去之有關公名保者最
後至斥公而入盡以公言奏

上立赦公父母則已繫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交路皆感泣遂復公官仍侍

皇子冬杪翰林院奏德公私删起居注有旨問公知否會

太皇太后升遐各以尉二人甲士二十人監守於私室次年二月下獄始至卽以製木訊公旁逮也撞擊數十脛大如股禁親屬家僕毋通席地臥求水漿不得獄卒刻時以至提木案而搖之痛徹自分必死適侍衞某入視欻媚公辨其聲太呼曰

上命問我非欲殺我也其人就視出謂典獄者曰此人死我必人告由是家人得入進食飲而濕公亦以教東

宮議董漢臣事得咎桐城張文端相國嘗語余曰偉哉華野郭公人傑也往時蜚語數聞所留有至死而不知其故者科道科參同僚舉首下西曹可使無罪者死於非刑而

上不知其所以死賴公訟言

聖主剛明故至於今王道蕩蕩吾儕得甘寢達旦耳蓋謂湯公及公與德公事也起居注故事數易稿然後登籍德公所刪易乃未登籍之稿公晨夕教

皇子守官分局無由與知而獄辭上當德公大辟立決公監候秋後絞

上特旨改德公監候公免死鞭一百荷校三月妻子入

辛者庫逾年公主出降科爾沁公一子一女主旗務者遂以公女媵時德公遇赦出獄歸本旗遂使盡室以從公不善騎某公主疾或請於

上遣公往視相去千餘里刻日反命從者二人一道斃公入反命出昏踣兼旬不起盡自郭公劾奏珠雖落職家居而所引用已盡列要津每承顧覩色以求饜其念好又善事勢貴與相應如影響也珠既老其黨亦漸散

安溪李公日見親信

上亦久而察公之忠誠歲壬午復用爲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是秋充順天鄉試主考壬辰以內閣侍讀學士副左都御史趙公申喬爲會試總裁尋遷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
特旨出幸者庫復旗鎮甲午巡撫浙江丁酉遷左都御
史兼掌翰林院事逾月晉工部尚書教習庶吉士自乙
酉冬李公入相
上萬幾之暇時召入獨對同列無與班者李公南還公
繼之恩遇幾與比亜公與人敬以和貴賤老少如一長
翰林數年物望所歸鮮不薦達老而篤學其事蒙養齋
暇即就余考問經義時江浦劉無垢泰州陳实園常在
側交口而責余曰有是哉子之野也徐公中朝耆德且
爲諸王師子抗顏如帥而詢之如弟子可乎余應之曰
吾以忠心答公之實心耳子視公逐出孔道輔卜丹諸

王侍衞中有年逾三十始讀大學而請余講以所聞者至秦誓作而言曰所云一个臣吾視徐公良然嗚呼卽是而公之誠於中而動於物者可見矣

上晚而信公甚篤嘗賜詩稱爲同學老友時太夫人四體猶康彊屢勑皇太后於慈甯宮禮賜備至而德公已老死徼外矣然其部大人皆敬信將校尊事之身死猶善視其子孫公爲余言之未嘗不慘悽而顏變也

記開海口始末

自明萬歷中潘公季馴以河沙流墊無常非人力所能濬而引泇沂淮水以濟之於是河淮安流漕運無壅者

百餘年
國初鄭成功之亂治東南海防凡入海津隘皆下巨木爲樁河流高性湍悍海舟本不能逆流而上而在事者不察下木雲梯關久之覆舟漂楗薪蓄之入海者經此輒凝滯而沙乘之由是海口隘河流壅洪澤湖漲而下河七州縣咸被其災康熙二十三年臺中相繼言河正道雲梯關海口既日隘非別開天妃石閘海口不能洩湖流之漫於七州縣者
上南巡問淮揚水患河督靳輔奏宜用臺臣言乃命兵部尚書伊桑阿相視奏河臣議是
上以兩河難兼理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董其役始

議開海口執政明珠實陰主之定計屬役於河督及別
設官大失所望而于成龍名受河督節制實相牴牾輔
乃上言宜罷海口之役而別開大河自車邏鎮築橫堤
抵高郵洩洪澤湖水於堤內自高郵東築長堤二歷興
化白駒場東所洩水以入海請發帑銀二百七十八萬
俟堤成丈七州縣故沈水之田凡在額外者官鬻之以
補帑疏入廷議多是河臣言自明珠執政其黨余國柱
等導以陰收天下利權凡督撫提鎮監司有不出其門
者遇事輒陰沮之自九卿六垣臺中皆樹私人所欲興
建及斥逐則臺垣執奏所欲引用則九卿保任之其已
被

上知而不附已者陰使他人毀之而若弗聞也若海口
設官既違執政本謀遂銳意別興是役私議留帑銀百
萬於內自國柱及其黨皆取分焉由是眾議莫敢齟齬
而
上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竇應泰高詩讀萊山陽劉選司
始恢聚其鄉之曾朝者而告之曰是役也工未成其害
二既成害又二河延三百里堤內廣百有五十丈非壞
井隴毀村落掘墳墓不可堤河行磬折可東可西民冀
緣以避其害官吏要挾以牟其利今下之日七州縣之
民鬬訟無寧晷矣害一也凡里甲雇役人日七十功今
官給四十實不能半往例歲修邑役數百人數月而罷

猶病不支今三工並興邑役萬人是歲加賦錢二千餘萬害二也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採工既成則河督之田也濱河地瘠率三四畝而當一或十而當一以起稅法一旦據額丈量而沒其餘於官奪其田之十七八而責以故稅民尚有遺類乎害三也往者漕河之堤雖屢決而河槽不過十丈今並注洪澤諸湖之水於百有五十丈之河獨恃新築一線之堤以爲固而堤高於民居城郭人民化爲巨浸可計日而待害四也且湖流東注高寶則不能西出淸口河當日淤而病漕議遂定越三日淮揚朝士十一人詣左掖門上四不可議

上意以爲然執政進曰此縉紳意也尙宜詢之小民又數日

上命工部尙書薩木哈內閣學士穆成格會江蘇巡撫湯斌總漕徐旭齡問民所欲時執政知輔議勢不能行因欲並罷海口之役二人復命稱百姓欲兩罷之而湯公尋內召

上問海口公力言宜早開

上大驚召九卿俾二人與湯公面質二人巧說公曰我故知此事重大汝行時卽書民狀及疏稿各二通一用巡撫印存總漕所一用總漕印存巡撫所可覆視也二人始相視語塞

上大怒立奪其官而以工部侍郎孫在豐督濬海口時二十五年六月某日也秋八月甄別翰林掌院學士庫勒納以喜事奏奪喬萊官又二年聊城郭公琇爲御史劾罷輔及在豐江南總督董訥總漕高大顏亦交章論輔輔疏辨因互相劾並下刑部在豐與諸公皆降調而海口工用不成始輔開中河實便於漕而淮公咸法亦自是而變車邏鎮大河雖未開而先是已開減水壩於高堰以洩洪澤湖伏秋之漲由是淮水力弱不能出清口以盪河沙而河沙倒入湖口及漕河所在墊淤後十餘年壬丁壬戌寅漕河數決湖益漲而下流不通七州縣之民昭溺者不可計數

上親授方略命尚書張公鵬翮往治之塞高堰諸壩濬
滑口出湖流以盪河沙雲梯關海口故道始漸深廣而
河患暫息焉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大司寇韓城張公自視學江南擢少宰列於九卿即以
明決敢言任事著聲其始爲司寇而罷也以提督九門
陶和氣勢方熾司寇齊世武阿附撫其讎人死刑獄公
持不可因此譖公踰年
先帝燭其姦誅和氣投世武於荒乃思公以大司空徵
既至改司寇公感
先帝灼知益以國是自任而眾亦知

先帝信公凡部事主斷者十之七九卿廷議待決者亦過半焉公性沈毅凡朝議靳故門人子弟雖有問不告性骨鯁爲世所駭異及利澤廣被於眾者尙載入言先帝春秋高詔王門下入或因緣說法有以負債訟淮商及吏民者命關逮公正言折將命者合堂變容公意色愈堅事竟罷誠王屬長以文學信任朝夕

上側王府孟尙會鬱甘肅平民事達部王再三切諭不得聞於

上而公具以實奏眾皆危之公恬如也

今天子在藩邸優人徐采嘗傭者撫殺人部議以傭抵公獨奏采罪在不宥事下九卿是公議者獨趙司農申

喬及
上嗣位褒勵諸大臣謂公抗直無何逮系於西邊以赦
罪繫獄秋決天下悚然誦
聖德焉西事方殷急饋餉大將軍入覲以爲言內大臣
定議各遂守選及遷補並停止專用捐貲運餉入事可
集已得
旨始下外廷公曰此關國體當以去就爭九卿會議數
四相視不言公乃昌言惟捐納所分員缺可避運餉入
其正途及遷補仍舊例手定奏議執政使人謂少宰張
公廷玉曰閒舉朝同議獨張公阻之不識何張公也少
宰曰首議者張公廷玉然余吏部也亦同此議少司寇

張公大有日我亦同議者於是士論翕然歸三張遂寢
張太宰鵬翮爲不適者久之公復起事
先帝凡十年四方有大獄必使公往成大災大工役必
使往視所奏當及與龍旨合衆心康熙戊戌鎮將守台
激閩鄉四縣民變公奉
命往鞫時河南州縣困於歲徵黃糧中家以下鮮不破
産鬻子供輓貴巡撫楊宗義疏請改折而倉督攻有司
陰阻之戶部九卿皆曰毋庸議公歸奏使事畢因陳民
艱退而具疏
上爲斥罷議特改諸州縣之遠水次者巢可託爲司寇
滯留謫發黑龍江應赦免者二百七十餘人公謂宜檢

舉巢難之會巢罷公獨自檢受罰而囚家皆獲免直隸
各省視焉余嘗謂公前後朝議及出按諸大事宜札記
異日付史官乃
本朝憲令非爲公名也公曰吾議伸者幾且忘之矣公
己卯主江南鄉試已丑主會試所登半名俊爲九卿任
舉皆民譽多未識面者其終廢也以陳夢雷久託誠王
府積罪惡發露
天子震怒姑免死發黑龍江而公循故事方冬停遣又
出其子使治裝於時人皆咎公然觀過知仁公之宅心
易直當官蹇然而不以身之利害與焉於茲亦見矣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長沙陳公滄洲名跡尤著於江甯始到官榜於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未旬月而眾心翕然期年政教大行嘗以公事與諸郡守集議大府前大府曰此公事也費無所更奈何眾無聲而注目於公公曰吾官可罷民賦不可增也議遂寢而自制府及諸司皆受其病會

上南巡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衛及闔寺隸圉皆有餽公一切不問或以蚯蚓穢物置簟席間趨

日

車駕到江甯召公詰問先是予告大學士桐城張公迎

見

上問江南廉吏首薦公及是詔問張公鵬年等官狀公

對曰凡良吏才性治法尙或有偏惟鵬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上式其教而不欺廉潔其末也上怒遂釋江干疊石爲步備

中駕御舟觀水師前期一日始檄公治步屬吏及舊徒皆惶急公曰若皆有公事按部無動吾自辦之遂率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詰旦步成

上由是益奇之公於官中不受一錢羣商歲供數百金市芻米給幕士又嘗逐羣娼而以其地懸

上諭月吉與吏民講讀大府據此特糾落職聽勘徵下未移時士民塡街甚喝泉鳴鉦環制府門太守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譟不退有司懾繫數人制府欲升釋之

使謂曰汝偶行過此被斃耶皆曰非也願入獄與太守同命及會鞫以金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餽自嘗撫及州縣皆有之惟太守見卻耳有司以建亭於娼室故坻懸

上諭爲大不敬公罪當在大辟一日

上問制府於大學士安溪李公對曰臣嘗與同僚廉幹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獨幼陳鵬年一事耳

上頷之公性彊直不能屈意上官於大府左右親近視之蔑如用此毀言日聞同時韓城劉公蔭樞爲監司於江西性行大類公與公同時被劾江西士民號泣罷劄叩制府爲請命者以千數制府故有賢聲用此頗心悔之獄辭上

上特原公召入武英殿尋以蘇州太守攝布政使而劉公亦登用於時天下知與不知皆爲二公躍喜且歎天子明目達聰於羣下是非功罪一以道揆而無成心也

記張彝歎夢岳忠武事

張君彝歎之卒也聞有異徵踰歲其邑子孔君端蒙至曰彝歎爲諸生時夢入古廟見宋少保岳公與爲主客之禮手交一簡屬刪定且曰吾更證久矣而世人多舉故謚願先生正之將別忽變色易容曰曾相待於桃山矣彝歎平生勁不出州郡其真成均試禮部恆閉戶不接一人成進士應除縣令不就既老忽應徐中丞請主

杭州敷文書院院中立碑工以舊石
碑也舜歎曰吾之茲行有以也夫因
其文之缺漫而歸焉中丞還朝薦舜
詔下江南省刻日簡送行至桃仙驛
果夢中所見語從者曰吾死無日矣
館驛正衣冠端坐而逝余觀書傳所
載死而有前徵者
眾矣獨怪岳公志事與日月爭光故
公瑕疵而乃耿然自標白也嗚呼我
不獨小人敢爲誣善之辭即所號爲
以顯倒前人之是非推其心蓋謂彼
與證其得失也觀公之見夢於張君
王按之則岳公墓
告中丞以昔夢補
緊學行
慰期勞心動人視
越二日王莊平縣
記死而有前徵者
論之不類何足爲
學者亦多忝斷
人與骨已朽而誰
者如此則知自古

仁人志士其精爽實不沒於宇宙以鑒照下人而可任其誣枉哉若朱子論南渡人材謂公知義理非韓張所及公以上次第無人則嚮伏於公者至矣而其門人乃有目公爲橫而假託於朱子之言者以公之志事與日月爭光猶不能免此況遊介鶩顯徼于譏慝之口而未由自列者乎傳其事使論古者有警也

記姜西溟遺言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王申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屢討論日惟子知此吾自度尚有不止於是者以溺於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

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獨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明日卷書裝遂與絕良山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鄙可名東樓健菴聞而喊焉常熟翁司寇贊林亦吾故交也每乞

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
斌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自太傅
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
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
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
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
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憮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
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
所以困乎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於京兆又踰年
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菼薦於
上得上甲已卯主順天鄉試以目眚不能視爲同官所

欺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而未路乃重負污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悱惻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困躓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始傳其語俾眾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節婦佟氏羅音代之妻也音代世微始生即被棄少司空陳一炳養爲己子使娶諸氏母之既長受室而司空歿諸子爭產以音代非陳氏子也逐之與母妻出居或

誑誘貲產蕩盡未幾疾卒一子在襁抱節婦母家貧盛
憐節婦年少欲奪其志歸甯止之數月一夕脫身獨行
歸依其姑其父母復使娶之則誓不復通久之益無以
為生學士敦公拜司空故交也少繼其小宗與音代之
父為本生兄弟蕭氏猶知之使僕某往請自司空之殁
也學士與其家人久不通問至是始知音代死及節婦
守志事急過之家徒四壁立節婦與姑相向而泣稚子
在傍學士曰吾兄之孫兄子之婦可依余夫人陳氏母
也義不可同宮吾雖貧請傾屋繼米薪自今無缺但願
婦志節有終以成吾義節婦泣而受命學士因就陳氏
諸子台要為券以稚子歸宗使節婦育子奉姑居別宅

初陳氏諸子遂音代時慶謂學士曰此君之兄子也貲產尚數千金君收之非無益於君者學士怒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若此子貧無依吾當引爲己在耳遂謝不與通至是卒如其言諸公用此皆高學士之義而學士每語人以節婦之義輒爲嘆歎焉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吳紹先山西平陽府稷山縣人少讀書略解文義十三喪父十六喪母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蹤父數年仲以博塞失負逃紹先負販以迹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幸同時而得之其求仲也出塞抵崩古塔豪家以情請豪陰之乃冒公人

入軍府訟軍吏庇豪欲威懾紹先以應對失儀捶其面血淋漓紹先辭愈強直卒白大帥持其弟以歸時仲冬酒寒夜經大臥磯行者皆隕指紹先與弟相推挽顧而曰此中人未有如吾樂者也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至京師待季偕行知其事者爭傳說公卿賢士聞多就而體貌之紹先赧然若無以容衣敝履穿或贈遺終不受有與同寓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魯論父母之年章也嗚呼人知有父母則愛其同生賢人君子知尊祖則能敬宗而收族矣聖人知崇如天故能帥天地之性視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若恩薄於同生則是不知有父母人之道不宜有

是也而俗之偷昧此義者蓋累累焉故紹先所爲甚庸無奇而名稱以動於時茲錄而傳之亦將使昧者自循省也

獄中雜記是篇傳貴刻本僅前一段後四段及劉君所識先生自記皆得之於王本者也

鈞衡識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見死而出瘞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尚希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遘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火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隱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

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無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壯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訛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

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
免械梏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
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
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鬱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
故往往至死余伏見
聖上好生之德同於往
聖每質獄辭必於死中求其生
而無辜者乃至此儻仁人君子爲
上昌言除死刑及發塞外重犯其輕繫及牽連未結正
者別置一所以羈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數計哉或曰
獄舊有室五名曰現監訟而未結正者居之儻舉舊典
可小補也杜君曰

十推恩凡職官居板屋今貧者轉繫老監而大盜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細詰哉不若別置一所爲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繫朱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人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訊之眾言同於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則三縊加刖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娶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裘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繩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即先折

筋骨每歲大決勾者十四三笞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即垂笞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其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閒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部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愼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僞宋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

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辭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俟於門外命下遂縛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子我千金吾生若即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辭無易取案未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儻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未二人立決主者口呿吾搦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參搦口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三

勿暴卒眾皆以爲冥誦云

凡殺人獄辭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之意色揚揚若自矜詡噫濮惡吏忍於囹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爲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誤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論戍冀日

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請成者移順天府鞫候時方冬
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
而出劉大山曰望溪在獄思老監惟恐各牖於壁閒氣可
少蘇使坊者討工費同繫者曰屈老監者多生獄
也吾輩死人也而愛生人氣鬱柰閒者笑何及出獄未
兼旬蒙一詔入南書房數日得七十金刑部主事龔君
夢熊引爲己任禁卒司獄難之竝言於六堂曰牆有穴
大盜重囚逸出咎將孰任龔君曰牖函木格囚何從逸
乃具結狀獨任其辜牖乃成望溪事無足異龔君之義
則不可沒也　先生自記曰其後韓城張公復入爲大
司寇靜海励公繼之諸繫皆除仍有易官文書以僞章
下江西省者其駁稿乃韓城公所手定請承行之胥代
罪命具奏翼日卽上本司正卽請日候參胥役例發五
城兵馬司看守公從之胥以是夕遁蓋未定罪人犯逃
司坊罰甚輕而所得過望故甘爲受罰也又言始至錄
囚有磨錢同郭取鉥者事可立辦而遲之二年鉤致來
連佐七十餘家矣司官遞代應參者至十數人同官
持之中正悼歎恨人心抏儆典獄者雖悉其聰明致其
忠愛猶不能使民無冤痛也

結感錄

康熙辛卯冬十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江甯蘇侯奉檄至余家時吾母老疾多悸侯借余入見具言天子有詔入內廷校勘馳傳不得頃刻留是日下縣獄侯朝夕入視或夜歸必就榻上相慰勞時制府喝禮親意窮竟根株委某官搜余家書籍侯聞以暮先至部署不使老母得聞余北行值隆寒爲具輿馬所出皆庫金余固辭侯曰自吾爲吏於此迫公事以虧庫金者屢矣獨爲君累乎侯始之官即不偕妻子曰吾不能逢上杜下歸有日矣江甯縣附省城而所治屬蘇松巡撫時巡撫儀封張公伯行賢者也而與侯亦不相知緣是成隙

試弊發儀封公疏糾制府制府委某官暨侯捕某賄陰
令某官置金某胥空舍中隨發之以自解侯實不知而
儀封公謂侯亦與聞其事也甲午冬有名貴人之官過
蘇余寄語儀封公蘇侯賢者不得以制府事相難而侯
已以他事罷矣侯名遇字慕鞠庚辰進士福建南安人
安徽布政使馬公逸姿字駿伯陝西咸甯人先公在官
死於寇公以蔭起家始至嘗介吾友白君赴玉通問願
爲交余謝不敢見及余被逮江蘇廉使以事出制府命
公攝理督糧道李公玉堂佐之公豫誡羣吏毋得縲紲
苟見余貌必譬語必稱先生李公亦然時制府欲得戴
氏他書以上潮鞠諸被逮者公人言某邦人之望每大

府及監司至必禮於其廳而固辭不敢交也雖在難願公毋操切以慰邦人之心制府嘗惡余其後與儀封張公相構搆余名彈章而親鞫時未嘗加聲色則公力也無何廉使歸亦欲得事端以自爲功將以金木訊全公力阻之不可乃正色曰

朝命捕人非鞫獄也某儒者

上所知名今以非刑苦之設犯風露死孰任其責乃止遣解之且公與諸司及部使者坐堂上吏執籍呼逮人過堂下加枷畢公起立離位諸司次第起使者亦起公肅余升堂手解余縛謂使者曰方先生儒者無逃罪理君爲我譜視之毋使囚於獄卒既就道使者每食必先

饋余同逮者餘輩就逆旅必問安否既至京揖余曰昔
在江南惟馬公遇我獨厚問何以然則子之急也子今
至矣爲我報公子無傷也余告以未事時與公實未謀
面聞者莫不嗟嘆焉

張公丙厚宇爾載號腹菴甲戌進士磁州人壬申癸酉
間余至京師與相識或聞曰某甚輕君越數歲相見公
江南始得自解說而爲交亦未深也及余被逮公適爲
刑部郎中時

上震怒特命冢宰富公甯安與司寇雒治富廉直威稜
憎眾每決大議同官噤不得發聲余始至閉門會鞫俞
毋納諸司公手牒稱急事叩門而入問何急曰急方某

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為標白海內瞻仰郎不能愼毋以刑訊因於案旁取飲手執之俯而飲余長官暨同列莫不變色易容衆目皆集於公公言笑洒如供狀畢獄隸前加鎖迫扼喉閉公厲聲叱之再三易仍用狹者時事方殷長官巳作退就堦墀徐易之公曰下階終不得易矣既易鎖親送至獄門諭禁卒曰某有罪彼自當之汝輩如以苛法相操者吾必使汝身承其痛是獄朝士多幸連雖親故畏避不敢過問公為刑官之屬乃不自嫌而訟言金寃相護於公庭廣衆中諸公自是乃服公之義也旬餘公以他事奪官始公年少尚氣多聲色之好及罷歸益自刻礪型於

家任卿比於鄉人自成童至艾耄背面皆稱腹巷公以語余者夏峰孫徵君之曾孫用禎也

宋夢蛟字德輝無爲州人余被逮戚及諜偕行者懷甯宣左人曰吾友宋君適在此可屬也是達於事而無欺勤力嘗送其友妻子自成都下峽凡逾月不脫冠衣因與劉古塘諸君言故獄方起多株蔓余在縣獄制府令入視者輒記姓名衆惴懼君聞言即許諾既行易姓名尾余後每就逆旅則閒厠左右在途事無違者若以辛卯十有一月偕余至京師次年秋歸視其家時獄久具

聖主矜疑每請決輒留不下未知決時而君雅遽以余

故乏其家事且市歲矣衆謂事不可待請君且他圖以十金遺君家君卽用爲資至京又逾年三月余出獄隸旗下事定乃辭去君貌甚昂髮鬚皓然賓客司空熊公所又與學士宋公有連皆抗禮遇事卽面爭及偕余周旋隸卒閒甚自屈與士逮部使者家隸朱某爲兄弟將至京使朱先致賂於楷北隸及至卽日會鞫余承罪免刑無所用之衆皆曰金不可得矣越翼日朱以金來曰宋君之義胡可欺也

楊三烟字千木諸暨人辛卯冬余在刑部獄同繫者與君善君入視必與余相見自通姓名踰月未嘗一接語言其後一語卽大相得故事凡讞重囚必閉獄門非在

官者不得出入君因置禁籍曰羣胥入視獄中地狹自春徂秋疫厲作死者相望穢氣鬱蒸雖僕隸不可耐而君旬日中必再三至或淹晷信宿道古今語以天道人事慷慨相勖雖余亦忽不知其身之危與地之窄也是獄成於辛卯之冬而決以癸巳三月獄辭五上始下近畿有大姓延君爲經師君與要必吾友獄決始可就凡五易期至余出獄事定然後去當是時君名動京師士友皆延頸願交是歲秋特行會試諸公爭欲令君出門下君曰以是爲名非吾心也又因而利焉鬻販之道也吾恥之遂去京師自是不復與計偕始部胥承行是獄者以來索不遂於余獨深文周內無何以他事黜易

胥常暇爲余莫知其由君去京師踰年始知後胥君所謀置也爲是竭其資金壇王澍若霖云

結感錄者志幸卯在理時諸公爲余德者也余羸老蹇拙雖報德不敢自誓也惟感結於心而已其故交如同里劉捷石塘姊夫馮庚綏萬清溯白班玫王濂水武文衡滔平高淳張自超彝嘆金陵朱文鑣履安翁荃止園不在列蓋感者以爲其道未可以得之也若諸君子則與吾爲友時早見其然矣今感而錄焉是輕諸君子之義而使古者爲友之道不明也考之於經凡諸父諸舅道同而志相得者皆名爲友既爲友則有相死之義有

警之禮況急難相先後哉始余與清溯白君一見如

故交與之語連日夜至戚某詫焉余笑曰假余以急難
川門其坦相受者必白君也執而訴諸官者必吾子也
諸姻戚聞之皆以爲過言及余在難戚某果避余若浼
然後信前言之不妄焉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七

墓表

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公姓韓氏諱菼字元少江南蘇州人少讀書通五經義疏性恬曠好山水朋游飲酒談諧終日不倦而處身特嚴其所不爲不可以禍福利害動也自明亡科舉之文日就腐爛公出始漸復於古世以比於昌黎而公未嘗以此自喜公以康熙癸丑成進士登朝不數年至學士或嘲公使告歸公怡然曰是吾志也居吳中十年以詩歌古文開其鄉之後進暇則與二三遺民徜徉泉石間會有欲與公並起以爲名者復召掌翰林院未幾由吏

部左侍郎遷禮部尚書旦暮且入相同列忌之適江南歲會失庫金數十萬督臣與典司者有連上言非侵欺費由公事

上震怒下廷議左都御史某論言法當誅公曰是其情即私而言則公也且

上得聞此其義足愧中朝士大夫忍因以爲罪哉忌者益增其辭而以聞於

上公由是得罪或謂公

上每含怒詰責諸大臣伏闕下請罪累日卽解公曰吾身可危臣節不可辱也始公未知名崑山徐司寇乾學獨重公及徐與娶人相搆罷歸田里踰年復起大獄將

盡鉤其黨居門下者皆陰自貳甚者訟言攻之以自衛滁公時告歸獨旦暮造其門且爲解辨於在事者公之再起也既爲人所擠某謂公當辭職公曰上怒未息書上且重得罪余曰雖然義不可以苟止也公再疏告果蒙譴詞由此愈毀詆自余往還公卿開其敢以古義相繩與用余言而不疑且悔者皆公而外吾未之見也公待士出於至誠士有道藝而不伸如疾病之附其體余獲交實公體先焉每閒余下第必面責主司及鄉貢相見於京師慨然曰是非子之羞也子終不遇學與行可成癸未正月公病甚劇飲酒不輟余勸公少止公曰子知我者吾少不能自晦崎嶇仕宦碌碌

無所建豎貤

聖主之知今老矣常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
福也是日引余坐特室自述生平甚詳余愴然心動後
數日公扈從南巡公入余出蹤迹相左遂不得續見公
文學官績宜列於史氏其孝義質行鄉人子弟皆有述
焉故不具載獨著其進退大節與余之所私得於公者
公三試自鄉舉外皆第一博極羣書而與人居久之皆
忘其爲名貴人乍接之不知其蓄學問也公夙好余文
得余筆札必命緒子寶藏之其葬也家人未嘗以誌銘
屬余而余自表於墓之阡從公好也公生於某年某月
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生人其長者三人

已兒頭爲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其銘曰
公之生也衆以爲賢而自視乃缺然公之歿也人爲之
悲而樂之其如歸更千秋而萬歲孰能察公之時義而
識其心之精微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康熙丙戌夏江菊太守陳公鵬年被劾士民鳴鉦擊鼓
撞搪呼號叩制府問太守得過之由者日數萬人衢巷
壅塞居民不得出入於時江西父老挈舟東下爲贛南
道劉公蔭樞訟寃亦數千人遠近爭傳爲民所依而獲
保上官者同時而得二公其後十餘年余論事內庭聞
劉公至自喀爾喀賢士大夫皆拊髀雀躍公年於是八

十有六矣韓城張大司寇余鄉試座師也數言公迫欲見余而筋力不能自致余迫公事晨入暮歸又城隔內外踰年竟未得一見又十餘年關中宋永濤以所爲兼燭子傳示余公之昆孫乃均繼以行狀求表墓嗚呼余與公生同時心相鄉旅同地而不得一見外碑之文尚易取以辭公韓城人字喬南性樸直無游移康熙丙辰成進士知蘭陽縣所興革大吏難之終莫能奪擢刑科給事中丁內艱既終喪補戶科詮數十上以執直見知於

聖祖仁皇帝每會議反覆爭執數梗要人所欲保薦者

轉鎮南道都守與城守將比重門稽以後氏公詰之陽

幸而陰違乃置酒邀守與將甫就坐僕二人白奉命市麥布門者索稅錢負在門二人色沮辭塞乃盡革之米市額稅溢數十倍公得其記簿別委人收之籍盈餘官買田以抵牙稅勒石永禁署按察司有重獄督撫各持所見公柴立其中央遂以失出罷官癸未

聖祖仁皇帝西巡公迎於潼關

上邀望卽日此劉蔭樞也傳至行宮奏對立起雲南按察使各屬府州縣例用親信人坐省與院司家僕督吏交結呼吸相通公首革之有造蜚語謀叛者戮其渠散其衆姦豪屏跡訟獄以稀就轉布政司除科場雜派賑饑所措注皆順民心遷貴州巡撫年逾七十精力益

强凡章奏皆出己手其地苗狆雜處民多僑寓自前明
安播始禍
國初水西大閧號難治公至撫軍民和吏弁洞苗以茲
四川遵義民疾其吏赴訴於公具以聞郡守以下削職
者數十人一時鄰省有司貪橫者多恐懼易行中人自
修飭監司大府轉相告戒檢察所屬道路咸載其言黔
多山少田俾歲鄰省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營伍號呶
公請豫發二十萬貯藩庫格於部議者三密奏
特旨廢發會紅苗猖獗兵餉屬備眾乃服公深識撫黔
五年以老乞休
上溫旨慰留會烏蒙土酋瑣威寧土舍阿毅川撫閻毅

諸酋不出請以兵臨
欽命經臣出會蜀滇黔督撫提鎮於畢節質其成公先
至晤從數人寓荒寺中 諸公繼至正告曰此小吏可了
事耳命千總一人往招 臧甫聽命而烏蒙特險且聞諸
大帥皆集恫疑謀阻兵公使諭之曰欲求生早出質若
拒命必滅汝劉公在滇黔久曾失一言之信於吏民酋
長平遂皆出服罪解仇私相語曰劉公眞丈人也其視
年乙未澤旺阿剌溺坦採哈密公號言小醜無用大帥
但宜愼擇人核名實妄內地重國本有
旨命公乘驛赴軍前周詳議公卽日就道抵巴爾坤
行視軍營上書言事宜凡數千言

上命吏視告山陰奏壽改
命復原任公再乞休不允至黔士民攀援如見父母數
月有
旨休致未幾下刑部部議阻撓軍務罪死再發博爾丹
地方耕種時年八十有二矣居四年
召還京師
聖祖燕羣臣七十以上者公首坐
諭曰劉棨樞批鱗直諫但不知兵耳
世宗憲皇帝御極召見愀然曰卿
先帝大臣朕欲大用然汝平力實不能勝矣公遂薦孫
勤王沛愼陳時廣王端四人乃

誥御視朝珠白金還鄉雍正元年九月終於家年八十有七公孝期好學不倦在滇黔各五年以教養斯民爲已任重儒官廣學額建書院義學朔日月半則進羣士而誘迪之軒車所祝見農夫孺子必諄諄勉以爲善去惡雖苗猓亦然其在滇築池口六河開岸引是海水雖漲溢無傷田閭自嶺南能歸倡建韓城南郭石橋修石路數千丈民不病涉行旅晨夜無壅其自黔入京子弟請從不許曰死於道路與家庭何異自塞外歸鬚髮之白者多變而黑生兒齒二蓋實能以義理養心而不奪於外物也所著春秋諸疑四卷易說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藏於家始公與陳公滄洲並以龍官名聞天下厥

後陳公蒙
召入武英殿起霸昌道巡視南河
世宗憲皇帝實授河督而公以衰老不復任用海內惜
之然治洲自守江甯復起攝江蘇布政使再起霸昌道
多者淡歲少則期年未及有所設張及總督南河適當
黃流橫溢以死勤事而不見其成功轉不若公於壯盛
久任監司大府義事仁心得實播於民物也勁二公者
實為制府阿公山岡公敘歷中外以廉公著稱其始至
也使親信人訪察江西官吏所至爭承迎惟公若弗聞
也者毀譭日積故因事以斥之其惡陳公則以不從其
令而公事滯遷及聞二公為民所戴實深悔焉故余用

表公之墓而並揭之使當路而操威柄者知凡於已有拒逆及左右親信所非毀者賢人君子多出於其間則即是爲聽言觀人之準則矣乾隆十年冬十有一月揭

域方苞表

武强縣令官君墓表

君諱朝京字子孟泉州安溪縣人家福村近李文貞所居湖頭康熙丙辰秋精忠既就俘而山海之寇復起奸人蔡寅聚衆數萬行過不供資擾者轅以徇官氏聚族而居駐君已舉於鄉爲族黨之望檄至子弟家僮環泣莫知所爲君峻拒之而戒衆保險會沈陰賊未至爲李文貞鄉兵所推福村無險山是義重於鄉逮其孫曾改

老語及君猶歔然君始爲莆田教諭郡守知文貞重君聞君貧食少食而多糜俾攝縣令及鄰邑教官家人私慶衣食自是可少充而在莆九年盡室脯糜無改也成辰遷台州武強令會選陽丁公成龍巡撫直隸喜猶鬱吏急催科而君屏鞭朴下牒請責不爲動方是時耗羨尚未蠲公有司皆謂已物也而君獨自刻苦旧代貧民輸不及額者終君之任邑賦無虧君及五十年具曾孫獻璿成進士改庶吉士歸葬其親以表君之墓請曰墓故有誌皆泛語無可採者而瑤所聞於父祖者略如此而以不載誌銘之由曰拒山賊不敢尸名以蓋鄉里先輩大人之志也爲邑宰則事多忤於大府時干公貴盛

故銘者以爲雅且曰瑤事先生久未有妄語於前武强近畿土大夫可周諏也鄉邦則耳目眾者敢以疑事溢言爲哲王父滋口實哉瑤之請有辭其事皆有迹可稽故不辭而爲之表君王子舉人卒年七十有二墓在近村世雅山婁某氏祔子五人獻瑤世受重其父緘踰大父式玫系曰

余方成童見里塾中爭傳孝感熊公陳時事劾輔臣疏罷州湯公之歿也袁峰汪氏誌其墓於姦僉備陷直言無隱其後二家文集於毗中指要芟薙無遺誌則日存而空其籍異哉告君之言銘幽之文當其時無懼也而事後乃欲泯其迹不亦悖乎自是以後昧者遂奉爲標

準凡士大夫直節昌言概不敢以著於狀誌不知爲狀誌而敝晦其先人不若無之爲愈而綴文者言之無物益膚庸不足以自存故因表君之墓而並著之使爲人子孫及受其請而筆之者知所裁焉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成氏墓表

吾友腹菴既合葬其考妣而以書來白先君子行述應列于史氏而誌于幽壙者既詳矣惟吾母之所以勉弟勖後有足著爲表儀而興起乎女教者不可以無傳也願子有表焉謹按夫人太名成氏相國太傅諱克鞏之子前相國諡文穆諱靖之之孫翰林院庶吉士尚書張公之家婦而內閣學士樸園先生之妻也夫人少事父

母以孝開既嫁而舅姑安焉所以養生侍疾送死者一踐平禮經僕園先生爲諸生得一意干文學當官勤職不以家事自累皆夫人之助也二子長丙謙以篤謹聞於鄉次丙厚以廉公著於朝亦夫人之教也張氏自大司馬湛虛公爲名臣庶常公繼起與夏峰孫徵君講學河漳士大夫遊中州者皆歸張氏夫人自姑卒以家婦理家政凡饋獻賓客以及僕御匆秣毫髮以上皆得其宜其後僕園先生官翰林爲國子祭酒視學江南生徒朋游日進丙厚成進士官刑部郎中所交多一時名儒凡服用所宜賓祭之式雖千里外夫人常爲之節制而內自宗族姻黨以及廝輿婢妾無不得其懽心歲癸未

樸園先生予告歸丙厚自交城內召需次於家聞兄丙
謙曰捧觴爲樂時夫人與樸園先生年俱七十諸孫繩
繩五世一堂夫人忽悄然不怡丙厚問故夫人曰吾何
所不足者但物盛而衰吾祖宗之積雖厚而受報亦過
豐矣無驟先德以長吾憂在若輩耳嗚呼夫人所見豈
不類於知道者歟夫人性惠和好施與聞二子能濟急
人或濟人于難則怡然而喜二子因時勉於善以爲夫
人懽夫人病革猶趣丙厚置義田于畝以居宗族之無
依者夫人卒於康熙丙申九月二日後樸園先生九三
歲享年七十有九葬舉於鄉樸園先生實司科試爲門
下生又嘗館邑於使院日接中州人士以及張成二鰲

之族姻故得夫人之事爲悉而知丙厚之無溢言也於是掇所述而表於墓之阡

墓誌銘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崇禎十七年春三月丙午賊孝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死社稷越日出殯東華門外有明臣擗踊號呼以前哭三日無停聲伏地昏然且死其家人迹之而負以去時衆方閧竟莫知爲誰其後李國楨死于山陵一時遂爭傳爲國楨事而習于國楨者又按時日以推其迹而以爲無有康熙己巳余遊眞江遇蜀人劉孟易偶言明季事及此孟易蹙然曰是吾先子也甲申城陷失先子所在僕即文求索數日以歸則皆然迷人事矣越日而蘇臥疾數月乳忽忽自恨竟卜燕市居六年病且革泣而曰

吾昔擗踊東華見大行皇帝短衣褐襦先后繼以小殓
載至鼻有傷痕易棺再斂藉灰掩紙而已我死斂用灰
數斗紙覆之加於此者子爲不孝戚友爲不仁因出公
手書遺令示余又十年而孟易改葬公于金陵求銘於
余余觀公之生也不欲以此自暴必不忍以垂死之言
欺其子而國楨之事雜出于一時紀事之書著于南渡
褒卹易名之典又非可苟冒也豈臨于梓宮者公死于
山陵者國楨而世傳爲一人事歟此跡之眾著者經時
未久而已難得其實如此此古之人所以重于爲史而
不敢自任也然吾觀百家所記往往同事而異其人而
太史公之書有一事再見而彼此相抵者豈非傳聞異

諡無所據以考其信故並存以不廢歟然則公之義又
惡可沒哉公蜀邛大邑人崇禎辛未進士由司理累官
兵部郎中嘗獄大獄陳時事再忤莊烈帝特命謫官初
娶金氏生子孟鼎再娶汪氏生孟京及一女子又娶僎
氏生一女一子子即孟易女與前夫人子女皆在大邑
蜀亂不知所終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
某日前夫人已葬大邑今祔者獨僎氏夫人生於某年
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與公合葬京師某原今
遷葬金陵某鄉某原從公遺命也銘曰

胡守道執義而仕再而顛胡遘變砥節而迹晦於人言
苟魂魄之不愧諒無恨于重泉

（眉批）郁慈辰日誌劉公不著其諡殊可怪按明史據

魏禧言辨國楨死義之誤斷爲降賊後爲賊考據殊則
東華哭拜之爲劉公明矣　鈞衡日太學題名碑錄崇
禎辛未進士有劉養貞四川夔
州府大邑縣人殆卽此人歟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銘

公諱右曾字西涯先世海鹽人明永樂中遷仁和祖瑞
州太守諱之奇始中乙科父諱頤和發聲庠序公少聰
敏既冠游京師聲華壓儕輩名貴人皆延頸願交丁卯
舉京兆鄉試弁國子生戊辰成進士入翰林庚辰改刑
科給事由右通政歷光祿太常卿遷通政使特授翰林
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尋遷吏部右侍郎兼掌院事
公在諫垣所條議甚衆而豫荒政釐邊儲緩煨鑄糾督
撫監司養蠶蘇民其語尤著薦紳間丙子主貴州鄉試

丙戌充會試同考官皆廉公號得人及視學中州杜苞
直請託絲粟不取之官中勸學厲教終事無一語可瑕
摘其司通政奉
命副少司寇某赴廣東讞楊津叩閽獄事成議傅法同
官拱手受成歸報果當
上心及貳吏部其正乃白山富公遂甯張公二公夙廉
辨有威稜得公協心相助甚歡而遇事或異議二公多
黜己見以從公未嘗以為忤也自富公督師西邊推公
與遂甯公為眾望所注而遂甯公時承使以出則公獨
當之公性明達凡案牘涉目即洞其姦奚選人有挾大
力者以要必破其機關使終不得遂由是于進射利者

皆聚怨於吏部而遂甫公在事久見知於
上深莫可搖動遂爭爲浮言以撼公公早歲知名交遊
滿天下在翰林十年日與士大夫流連詩酒及改官諫
垣列九卿則閉門謝親知孤立行一意以故館中後進
及羣士亦不能無望焉辛丑六月
上命政府諭公解部職仍掌院事時公抱羸疾已踰年
入秋遂劇次年正月竟卒始公以文學見知於
上院中擬撰祭告記序之文出公手或經改創奏必稱
善其遷吏部赴熱河行在
上問公詩以旅舍所作文光果七言律一章進頃閒宣
示

御製詩一章目爲詩公聞者驚羨度公進用且不出而
十年不調卒奪一官以公恃
上恩遇不愜人言又於故舊或不能無偏厚而眾遂指
目爲口實也余與公交近四十年公既顯余勇於責善
或眾人所難茹而公終不以是疏余故憫其困於人言
不獲終
上之恩遇而略舉聞見所及以傳信於來者公有至性
四歲時瑞州疾篤夢中驚呼或攫阿某去卽應聲曰某
在此自是不離寢榻少孤自隱傷及貴置義田以收族
所遺於子若孫者不能校豐也其詩既刻者曰使黔集
餘藏於家公生於順治十二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七元

配劉氏

誥贈夫人子六人在官在藻學楠俱先公卒學聚後公卒今存者學基學顯也女子五人俱適宦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胡達之易而行之艱諡誄抑揠其徒乃實繁方其生也宵王以爲憤而君子亦責之備今其死矣賢者爲之悵而眾人亦有餘思幽靈有知徵此銘辭

彭訒菴墓誌銘

君姓彭氏諱佑字承吉號訒菴始祖宋東京留守參軍忠扈隆祐太后南遷遂居南昌七世祖制使義斌贈定之戰與弟五人同日死事載宋史家聲顯江右至明季

衣冠尤盛諸父昆弟多顯仕君既冠而諸公皆次第罷歸父禹功尤祇學行深藏不市君遂力田以養且耕且讀書呂跡不至城市父母歿年近四十始有四方之志君才略過人諸大帥爭致之幕府而名績尤著于粤東時三藩逆亂君與甯都魏際瑞以策說平南王不合遂遊諸方而閩而制府金光祖雅重焉劉進忠畔官兵合圍潮州議繞營掘濠而近營冢數百居民洶懼君詢知其俗多深葬語光祖掘濠計誠便第深廣踰常民且以役死莫如寬上狹下如釜形斜深丈許即無傷墓中骨光祖稱善因屬役於君民大悦未幾城下君在軍數年倦遊將歸會海寇趙子龍犯肇慶欲招之降而難其人

強君往至則露刃相向君屹然注視良久曰若非豪傑
街趙某乎趙屯胄涕泣立解甲歸順始趙居廣城眾辱
之于市君解之與白金為生計故一見而屈云光祖將
王功用君攝監司而君遂行抵廣州撫蠻滅寇將軍傅
宏烈以書幣迓謝曰公惟忱直輕信人勿蹈賊計吾二
親未葬子幼不復來分憂矣已而賊詭計約傅人營果
遇害君在軍諸公所遺金幣皆踏手散至家解裝僅買
屋兩偏田數十畝而葬四世十喪凡族姻及朋友之子
不能殮不能娶者多代營焉生平志節忼慷遇王公無
卑險歷變坦然如平常及家居豪暴人侵陵詬詐
書近四十始出遊遂歸數年復出至五十

竟歸始出遊宴夫人郭氏近四十矣後舉四子及孫皆
登甲乙科一子官翰林君年九十有二夫人八十有二
實親見之夫人江甯名家女善治家子貴後猶勤內事
與君布衣蔬食翛然如故云君生明天啟癸亥七月二
十三日歿今康熙甲午九月十六日夫人生崇禎某年
月日歿今康熙甲午某月某日子廷典廷諤並戊子舉
人廷訓翰林院編修廷諤癸巳副榜女一適士人孫五
長元璽與廷諤同中副榜貢太學以某年月日合葬某
鄉某原銘曰
既挾策以干時乃成功而不戾心迹之相判緊惟君
其自知

顧飲和墓誌銘

君諱一木字飲和故編修江都顧公諱圖河三子公以詩振聲淮海開登上甲鄉人榮之故諸子皆近文章余會試出公門公喪自楚歸始見君江甯舟次隨赴弔至君家君從諸兄後退然未嘗一接語言其後君師吾友胡襲參襲參言君好書稟氣不類世俗人君娶于江甯龔氏其俗不親迎而母將女至壻家為苛禮以抑壻一夕稽首至二十有四妻之母坐而受之古者九拜答首最重非君父無所施而數止于三見于傳者惟楚臣申包胥乞師秦庭九頓首而坐外此無有唐顯慶禮子拜母立受事妻之母隆于君父最陋俗之宜革者偶

爲君舉之君遂執禮以爭婦家陳說百方卒不可奪余自是知君植志果異于衆人君家大橋遠城市而多故家族姻比屋居林沼相錯余每至君家君兄弟常靜習宅後小園竹樹蓊翳誦讀聲鏗然閒引余過旁舍亭廡離落泉石花時無不可愛余嘗謂君吾輩爲衣食謀促促至衰老學不殖而落行涸于俗皆此之由子年少守先人田廬諸兄持門戶俯仰泰然用此學古人之學而企其行孰相難者君忻然若有意於余言自余遘難北徙違離五六年未知君所造竟何似而君伯兄友訓以書來訃君中暴疾死矣君侍母疾服勤羸其躬居父喪毀瘠稱禮適歲約諸史之文欲自成一書絕筆于南史

卒之前夕猶編錄不自休友訓云君生於康熙己巳三月卒於乙未七月年二十有七子季炎甫四歲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有軋其萌而或剔之有坦其行而頓踣之惟縱浪于大化孰究測之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銘

康熙五十三年冬山陽劉長鎔主余家守選得廣東長甯令索余文贈所處余曰吾何言世有不必見其政而知爲循吏者子是也俟予政成而書之所言不更有物乎君曰然長甯去京師水陸數千里計程當以次年仲夏抵治所而杪冬見除目則君死矣辛未壬申間余初

至京師士友爭傳太學生教習考滿有恥于謁而黜于吏部者曰二劉君一無錫劉言潔一君之兄紫函也時未得交紫函而從言潔悉其爲人及丙子始識君於京師一見如舊蓋余以夙知紫函故親君而君兄弟亦得余于言潔也君體羸好讀書善琴得雅聲余每疲病輒就君聽琴一再鼓心常酒然其後往來南北過淮必館君家淹留信宿君與紫函率子弟從問文章酌酒引琴每夜分猶不能罷及君就選余難後志氣益索老母沈疴君主余家凡歷月而未得一聽君琴君顧余促促每悄然不樂將行謂余曰弊東物產爲天下饒而近贏餘中家以下舍玆盜無以爲生由吏者皆以爲沃區而多

求以耗之也吾忝有舊業誓絲粟不取之官中而君之死忽焉豈此方之民當困于貪殘而不獲承良吏之休澤亦有數存乎其間耶君晚學古文常出數篇示余簡而有意故欲得余文甚切乃竟不克及君之生而爲之故誌其墓以慰君于幽且以紓紫函之哀君諱承祿丙子順天副榜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妻某氏有女三人以弟之子某嗣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大原高陵生良材尺截寸斲人所哀兒毀不用徒爲災

誥封內閣中書張君墓誌銘

君諱丙謙字爾牧磁州人自身以上數世皆顯仕弟及

二子舉甲乙科而君未三十即絕意仕進君少與弟腹
菴爲名諸生鄉人屬耳目焉張氏故華族自君曾大父
司馬公顯功名于河朔大父庶常公與孫徵君講學澄
溪爲海內士大夫所宗父樸園公復官翰林三世視賓
客請醴餽無虛日而家清白芻薪常不屬君曰不可以
憂我父母因自請治家而使腹菴一意于問學腹菴之
舉京兆成進士也君如身有之其守官中外所至有能
名君如身致之江南佳山水樸園公視學君獨以持門
戶留及公偶抱疾君聞馳省時河北山東大水昏驅省
涉刻日而至公大慴遂脫然愈太夫人成氏在江南遘
末疾其後樸園公予告歸亦末疾而公念

國恩必欲腹巷宣力于朝君獨身調護三老人在視眠食毫髮皆節適其不脫冠衣久者至三月餘及二親皆爲老腹巷始得歸養而君自是憊矣君之卒也後樸園公百五十四日其疾也以哭踊足弱而顛時君次子坦官京師瀕番中無一語及之獨連呼曰負吾母君性慈良無畛域里嫗疾痛者曰必哆囉呢大赤者灰之以和藥乃可瘳君聞裂所服而予之州尹某無故相陵侮適名貴人與召有世講奉朝命過州尹使人微伺君語及之終無一言戮傷遂懾服覩君之器量使得施用所就當何如然迹其隨境而自力者亦可以無恨矣君爲刑學生以坦仕封內閣中書卒於康熙甲午八月二十七

曰享年五十有七其先世名籍具有傳誌故不載前夫人劉氏先君卒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鄉某原子五人長塤辛卯舉人次坦壬辰進士餘皆幼女二人銘曰

前竭注而無餘抑深中而不見其所施知德者鮮惟君其近之

李友楷墓誌銘

康熙己亥秋七月余在塞上同年友李聖本自安德以書來爲其從兄友楷乞銘曰先君子與先世父期之兄弟也以先君子後小宗爲大功之兄弟而從兄少孤先君子視猶子也從兄無子先君子以吾之子襄光嗣焉以吾與子之交故襄光願有請也昔吾世父之歿也從

兄年十有一事大母及母已能盡其懽長而於族姻無閒言勤禮而務施鄉之人無不愛也每得時珍致遠物必爭先以餉遺死之日轉相告如失其所依先君子之喪從兄衣裳皆功布或詫之曰雖降服猶大功也有姊適張氏病革以幼子女屬焉挈以還女有歸子授室成家而後反之年近五十矣先從兄蓄德而隱於時又不發無年微吾與子之交法固宜銘嗚呼果若所云則友楷者豈不誠鄉之良士哉余與聖木違離久而各衰病重違其意又念其平生知義人也豈以未有之善誣其兄哉乃據所述而譜焉君諱栻字友楷先世商河人自高祖始遷德州曾大父諱大華舉孝廉爲武強令大父

諱誠明卽聖木本生祖也父諱深並州學生母呂氏妻趙氏子卽褒光君生於順治己丑六月十有九日卒於康熙丙子正月十有七日以己亥九月晦日葬於城東老莊之新阡銘曰

生可樂衆稱賢死無憂繼嗣延銘以永世亦何懣乎無年

楊千木墓誌銘

乾隆二年夏四月鍾君勵暇自淮南告千木之喪乃帥子姪爲位南鄉而哭泣日其子健書至曰先君子之終也遺令毋訃毋作行狀毋求誌銘且命曰吾游好皆在遠方訃則喪紀難通吾官江淮河濟皆要緪水陸五會

四達之區其詛其視眾載其言久矣族姻朋游間救患
分災養生送死事微細不足播揚且難爲受者地非所
以處厚知我老惟望溪先生以死之時日告可也嗚呼
惟余知君所以命其子之意而忍君志事之沈沒乎余
少以窘空餬口四方常思得聖賢之徒而師友焉既不
可得然後陰求負才能有濟於實用者中歲始得長沙
陳公滄洲及關中白斑玫玉又其後得君時玫玉已死
每爲滄洲道君之爲人及君爲河官而滄洲巡視南河
以書來告曰楊君信天下士也洪澤異漲水冒高堰沒
髙君使吏卒更番楗葦以護堤而身督教之晝夜植
立水中凡四旬有七日民以安堵聲績自是顯著遷運

河同知擢濟甯道獄訟者爭赴焉廉使所司案牘爲之
稀河濟開至今皆曰河官而兼民治實德在人者惟閻
中余公何及楊公二人耳君少慕俠客之義常冒顯危
脫人於急難而不拘小節禮法之士多毀之余以戴名
世南山集牽連始識君於刑部獄中君名世友也以計
偕抵京會獄起卽止不去有司以大逆當名世極刑
聖祖仁皇帝寬法改大辟而衆猶蕩恐刻日行刑親戚
奴僕皆避匿君曰孰謂
上必使人覘視者其然固無傷獨賃棧車與名世同載
捧其首而棺斂焉用是名動京師諸公貴人爭求識面
謝弗通以余盡室入旗老母北上復留踰歲癸巳春特

開萬壽科諸公皆注意於君君喟然曰此之謂依乎仁而蹈利也吾恥之遂趣裝赴南河自効不復與有司之試君爲河道時以父入鄉賢牒上禮部通書沓侍郎嗣庭嗣庭獲罪籍其家得君書遂坐黜君既歸匿迹郊野平生知故造門不見朱相國頖京畿營田思得能者自助余以君對君聞之以苦言謝公今

天子嗣位搜括羣材有宿負者多見湔滌朱公暨余將合辭訟言於朝而君疾已沈痼矣嗚呼才足以立事而不侵爲然諸尚有如斯人者乎嗚呼惜哉君諱三炯浙江諸暨縣人少治時文疎朗無俗調中康熙乙酉科鄉試第三名卒於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

七父諱式金縣學生母某氏妻方氏繼娶余氏子二人
女傳先君卒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交不附勢仕不墮名託儒行而僞孰與爲義俠而誠塞
離尤以沒世耿無昧於平生

弟屋源墓誌銘

弟式濟字屋源與余共高祖以叔父都水公出嗣無屬
服而余世母則所嗣僉事公哭宜人之兄女也故弟總
角余即數見之廢後叔母與吾母志相得兩門子姓睦
洽如同宮都水自守選郎挈家以北而余往來京師亦
十餘年時弟受學於吾友劉君北固余與崑繩數息北
固寓齋辨論經史衡量並世人材弟嘗輟業傾聽余開

候都水入北堂余適歸備舉旬月中吾輩所言參互以相質移時忽仆而瘖目瞑齒閉大驚宅內人叔母捣膺而呼久之始寤翌日余往視叔母曰汝毋懼而自嫌兒藥罔汝言過於其師也戊子舉京兆己丑成進士制義爲時所推又以其閒攻詩辭名稱益著而以南山集牽連宗禍作都水下獄叔母在江南弟經畫注措皆中機會獄辭上邀寬法外流自知不免則多方以脫族人始部檄至三司會鞫天屬中有齮齕都水以求自脫者並鎪亡弟之瘠余目擊駭痛堂下隸卒皆心非而竊詈之及抵成廣軍吏議分戍黑龍江噩爾根各路其人老無籍悾懼不知所爲弟日無相猶恤鬻裝齎稱貸於賈人

以移其議成得無分都水盡室皆死於遼海而弟亡於父母及妻之前故開其喪親體朋好若疾狀在身疎逖者亦愴然而不適然弟身後長子觀永次子觀承以孤童勤營於內地而俯劬萬里以紀大父母母弟之衣食此出彼入歲相代以爲常卒遵

憲例身奉四喪挈幼弟而歸以定宅窆弟之身即存所望亦至是而極矣其在戍篤志經學所著易說未定稿六卷藏於家祖諱兆及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濟寧道父諱登嶧工部都水司主事有依園集蓀素齋集行於世母任氏歲貢生堡女弟卒於康熙丁酉年二月年四十有二妻巫氏平和縣令元東長女卒於雍正己酉年

正月年五十有四幼子覩本在戍所生也女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銘曰

履顯危義不疚處怨惡仁能厚家雖渥色養伸死歸骨隨二親惟天命之無欺知作善之不迷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丙厚字爾載號膚庵河南磁州人也自曾大父司馬公以下世爲名貴人君年二十餘舉甲乙科好射獵飲酒歌舞盛服玩而倜儻有奇氣君父學士樸園公視學江南余與魏忠節曾孫方甸同客使院其後方甸夭死父老子幼余通書於君浹月而其父來告公子屢舉君通判蔵給三十金去官乃並吾友鼂錯殁

子兆符貧無依時君罷官家居余命抵君君曰吾田可分宅可割也立與百金俾迎母妻遠近親故孤孱聞之多盡室而往君皆館焉冗食者百餘人家人苦供億君曰吾平生妄費惟此少近正耳樸園公患君耗用陰命君兄爾牧守藏及爾牧病篤始命君稽其數而語不可辨其繼室曰吾不知君遂不復問樸園公及爾牧相繼歿爾牧諸子異母或不能平君戒勉而命各以意占田宅之近者腴者而自取遠瘠括餘貽悉推子之自是母子兄弟無間言置義田贍族鄉人緩急叩門未嘗以有無爲辭久之無老稚背面皆稱腹庵公始君令交城聲家財代貧民出賦爲刑部郎中凡勢家請屬長官力不

能支則使君主斷眾皆避之年羹堯總督川陝與君故固請以往盧中丞傳語將委署內地監司君曰吾田宅園林聲妓圖書足以休老何所不足者徒以少負氣世受

國恩常欲笞兵絕塞為是以來江東方望溪以書責余曰子之西行危若朝露今乃以監司屈耶時巡撫總戎旅見羹堯盡階則膝行以前而君長揖屹然眾人中如是者三遂自陳願咨部候補尋卒於京師始君與余交余常落落而君嚅就余或構曰方君謂子統蒭全無知厥後君心賤其人且覺其憾余乃告余以構語及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至之日冢宰富甯安與司寇雅滿命

閉門毋納諸司君手牒稱急事叩門而入問何急曰急方某事耳因陳古義以勖富公聞者莫不變色易容謝具余癸巳結慨錄中嗚呼如君者乃古所稱跅弛之士也而不得一試其用以顯功名徒以貴遊豪侈爲衆所譏其知者亦僅目爲任俠故君遇非窮年非促而實賫志以歿惟余知之不可以弗識也君卒以雍正二年某月享年五十有九母成氏相國太傅諱克鞏之子前相國文穆公之孫也妻崔氏早卒繼室王氏子長王次壙女一適官族君之父母及兄余皆有表誌故系世不具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命於衆爲豐遇於材爲窮行於俗多詭志於古多同吾

爲君銘信而有徵

大理卿熊君墓誌銘

君諱暉吉字孚有號梅亭江西瑞州府新昌縣人雍正癸卯舉人甲辰進士館選授翰林院編修沈靜無所知名

今上嗣位詔編檢以上及六部郎中皆得上書言事不由通政司一時傳君封事已付進奏吏而愛君者懼其不自量而有過越之言代君徹還由是眾始注目於君其後

上命翰詹科道按日分班劄進經史附己意論說君所進無虛言乾隆二年

上親試翰詹君以侍講降原職及庚申七月復擢侍讀轉庶子十月遷侍讀學士蓋至是而君之忠誠上已灼見之矣辛酉充

日講官

召對尋改通政司右通政半歲中遷太僕晉大理卿君久疾自改官益沉綿以大理事殷固辭且告歸有旨在京養疾用此雖列九卿未嘗一日入官次而眾信其必有以為余自掌

武英殿修書事及三禮館皆引君自助數日不見即缺然如有所失君疾甚猶疏疏錄余文不自休見余言動輒私記之壬戌孟夏余得告將行始以其稿視余時余

已心愍君疾之必不起而君體國憂民之志未嘗少衰及余歸未浹日而見君之遺疏嗚呼以天子之知人善任而不獲良臣之助以余之衰殘奚得共學之友而終無以寄其志事其隱痛豈有涯哉君之遺疏士多手錄而篋藏之而庸者則曰是乃公輔舊臣之言疎遠新進豈宜及此嗚呼此君之死余所以重爲世惜也君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卒於乾隆七年八月年四十有六曾祖迎龍縣學生國初邑被兵遇賊以身蔽父受刃傷額角目睛鄉人稱孝義祖之震學優不仕父夢求康熙己卯舉人彭澤縣教諭前母甯氏母蔡氏妻漆氏繼室張氏自祖考妣及妻皆於君授侍講時

得
封如例子某某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來乞銘
銘曰
言已進而或止之仕已伸而疾已之沼之所蘊世莫得
而擬之我求其儀古盡臣其似之

少京兆余公墓誌銘

君姓余氏諱甸字田生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人也自爲
諸生即以名義爲己任好面折人於善類操之尤切用
此修飭之君子亦不樂與之居同俗趨勢利者聞其風
孫懷疚心康熙丙戌成進士初試江津令時西事起澤
望破藏連青海諸番謀窺川陝年羹堯巡撫四川加正

賦通私茶猶不足以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君不應乃遣丙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君不出使者譁乃開門坐正堂命反接眾相視不敢動君馮怒乃其推曳伏之地投六籤丞簿皆曲跽爲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百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曰公何難棄官但我民自今無怙恃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因弁吏索原文君曰還報大人我無子閉門待劾原文已開道付二三執友矣遠近驚駭旬月聲震京師羣僚曰此民所戴也斥之傷眾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君應入爲吏部主事時冢宰張鵬翮久爲督撫入掌諸部號爲剛直少

宰湯右曾聰明辨察吏不能欺不惟官中無能異同九
卿廷議多取決焉及君至屢與齟齬固植不移凡曾議
直前爭辨盈廷愕然終不能屈也主選二年權要富人
子求速化者多爲所格長官喜得君以有辭而亦陰患
其戇閒紬其議君怒求退甚力吏胥大喜私語求進者
曰毋躁此君將去必可得也君聞之條列文書達部及
已駁議而未奏者十餘事曰凡此皆作姦巧法易爲所
蒙必上聞吾乃去長官許諾乃探懷中出告歸牒旋丁
父艱既免喪猶廬墓側不歸集古金石法書作隸篆行
草編考諸史與知故盤旋若將終焉湘潭陳滄洲每歎
並世無豪傑並少趨死不顧利害人余以君告曰斯人

其次矣其忼直大類吾子及滄洲督河首薦君爲尭甫道士民聞君至訟獄者爭赴焉幾奪廉使之政久之廉使及巡撫所已弊亦赴愬於君君剌得其情反覆申列必大當乃止滄洲歿齊蘇勒以工事勒君士民相隨聽勒者數百千人蘇勒巡工至君所部父老結綵手炷香稽首於舟前請登岸受萬民瞻拜擁肩輿至廣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如邱陵齊呼還我余公吾民萬世尸祝河督大驚慰以寬言眾皆涕泣曰吾民愚非得實據不敢退河督許拜疏出矢言眾乃散

世宗憲皇帝聞之立召君入見退語執政曰吾又得一

直臣矣擢山東按察使政聲少減於爲監司時以君自始仕意主以善感人又謂近聖人之居宜崇禮教輕刑罰不知頑梗不可遽化故民未見德也逾年入爲少京兆君歷官皆盡革陋規其陳臬憐囚徒不能自衣食者酌取商人歲饋三之一以貲給之兼完圖圖修學宮書院聚教羣士委有司公用注籍會繆沅勾察山東鹽政列參君解官出質讞成同籍追補而閩人或私相許摘怨家題楹詩句以爲怨望乃君所書也唐張籍詩有官止作山林老不地能開澗竇幽有司欲假此自爲功復致君於獄事未白而卒君爲人辭色雖厲而虛中樂善出於至誠巡撫某嘗疏薦海豐令湯豫誠擢知兗州府事謁謝曰此

上意也子見兗甫道自知之及見君即曰子與吾友望溪何交也豫誠曰某知世有方子方子未必知世有豫誠君曰吾蒙

詔入覲及郊方以書來曰恐不得與子相見山東廉吏無如海豐子何道與相知豫誠曰某不知也君甚喜已而相視泫然君既歿豫誠每流涕爲人道之聞者感傷歷官之地父老子弟皆羣聚哭奠丙戌會試榜發余以母病遄歸未與殿試同榜生俱未面君入爲吏部始遘余出所刻四書文則序之者余也作而曰匍之文子宜知之然子知吾文未若吾之自知故代子言遂相與爲友其再入爲京兆僦屋近吾廬要言公事畢必相過余

退直少暮輒曰何爲是栖栖者與及出就理執余袂而
唏噓曰吾平生臨大難不懼此行自忖不宜有大咎而
心搖搖豈吾氣衰死期將至耶余曰
望天子在上子何憂君曰中外狺狺吾恐思見君而不
再得矣又曰古之君子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吾輕
用吾身以困於羣愚終無以報君父悔其可追子愼毋
再誤哉君晚而有子方四歲呂出質余閒日必往攜持
叩之閭人今長成將冠矣索君之行狀久不可得乃略
舉人所其聞知及與余爲交之始末譜而銘之以歸其
孤銘曰
有虎負嵎或編其鬚甘爲攫網而得亨衢旣結

主知謂宜遠施張辟四設歿志長斯民則直士論雅
公令名無隕是亦有終

高素侯先生墓誌銘

康熙三十九年春正月苞以鄉貢就試禮部而吾師宛平高公遘疾危篤踰月遂不起畢含斂浹旬而苞放斥以事南歸公之弟若子就而屬曰銘公者子爲宜苞自惟草鄙樸學少混迹於樵牧之閒知其異於衆人之爲人者實自公始所以教誨扶進周卹之勤十年如一日今其心之勤企而思報者既無道可以自致即欲復接公之形貌辭氣而道其憂喜合散之情終不可得而公往昔所篤好惟苞之文章苞忍不銘公之仁孝大節與夫文學治行之美自朝士大夫以及鄉里遠邇所嘗臨涖之吏士皆耳熟焉至於隱微所蓄積則雖故舊未能

究知而公亦不欲自明也公少有至性生十二年而太公鵬飛先生以吏事被誣謫瀋陽公涕泣號呼欲上書闕下請以身代眾皆駭遽譁笑以為孺子言莫與承聽者久之志不伸行訣時泣曰兒不能發憤致身使父生還十年後當獨身依戍所不復言歸矣自是日夜刻苦於問學丙辰遂成進士入翰林會以地震推恩寬在法者公請於朝

天子惻然感至情詔許贖歸而方是時家無綵粟乃涕泣曲跪告於同官暨鄉人傾身以營踰年而太公得歸方是時公仁孝之聲震天下而終公之身或有以此譽者輒顏怍於外蹙然若無以容公於身所處確然識其

定分不可以利害奪也於事物微見其端即知其後成敗得失若嘗謂公才識使盡出之必卓然如古人之有立而公常深自晦匿守法循理效其職而止不爲峻激過越之行苟嘗從容叩所以公曰吾固知子之不能釋然于吾也吾親篤老矣困於憂虞者越數十年而今乃有一日之安吾所以自奮者豈遂無日耶公侍太公至壯且老容色如嬰兒動靜作止語默之間所以承意觀色而處其宜皆古禮經所未嘗云而自公體之乃知衆人之多忽也公少善草書詩詞雅健有古作者風力可傳於後通年亦不復置力侍太公之暇常居于內問之僕御則太夫人好公覽雜記陳說其義以爲歡樂率以

爲常故也太公出塞時公貧無以爲生晝則從諸昆弟
坐列販鬻夜中且泣且誦書每達旦不自覺嚴冬常服
短布單衣寢食迷節氣滯腰脊閒遇勞苦憂煩輒作凡
二十餘年已卯冬太公考終公方有疾太夫人命勿赴
哭踊之禮公强承命而痛積於心數日氣滯處毒發如
大盂醫者入視出而曰是氣結淤爲流痰所注久遠成
形于內者亦數年矣法不可治也疾既篤一日召苞入
視苞奉公之手欲獻不自禁公曰子無憂某雖無祿亦
當終事吾母苞爲心開乃踰旬公竟卒之晨太夫人
就視猶强笑語自述旦日所食飲恐爲太夫人憂由公
之歿溯公之生公之生也爲無憾於天而天之所以報

公者於公不爲無憾於知公之始終者不能使無憾也公嘗分校禮闈典試秦中視學大江之南號爲廉直不枉由通政司右參議五轉至大理卿所司纖細皆得其理此當世所共知見而應列於史氏之籍者故不具載而特詳其所獨知於公者公娶夫人田氏事舅姑一如公所以事父母始歸時太公未入塞數年中與公相對飄哽咽未嘗笑語有寬容先公兩月卒公疾大漸適值禮部試期命苞入試未得與公一言以訣公平生以古義遇苞而苞乃以世俗淺意失師弟子始終之禮苞之負公悔有終極耶誌公之墓亦所以志余隱于不忘也公諱喬字素侯生於順治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子時卒

於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十三日酉時子二長兆麟順天府庠生次麐壽早殤女一字鴻臚卿太原姜公長子某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謂公不得于天胡濟屯以亨而天屬之復完謂公能得於天胡將毋之不終而壽命不得以少延豈彼蒼之無知抑將留終古之恨以暴其仁賢此蓋即正集內高公墓碣中所謂視畢爲銘歸公二弟者也先生垂作碣文時或此稿已失故有前銘不復記憶云今觀此文較後作事詳備而銘辭則同因仿歐集瀧岡阡表之例重刻此篇云劉衡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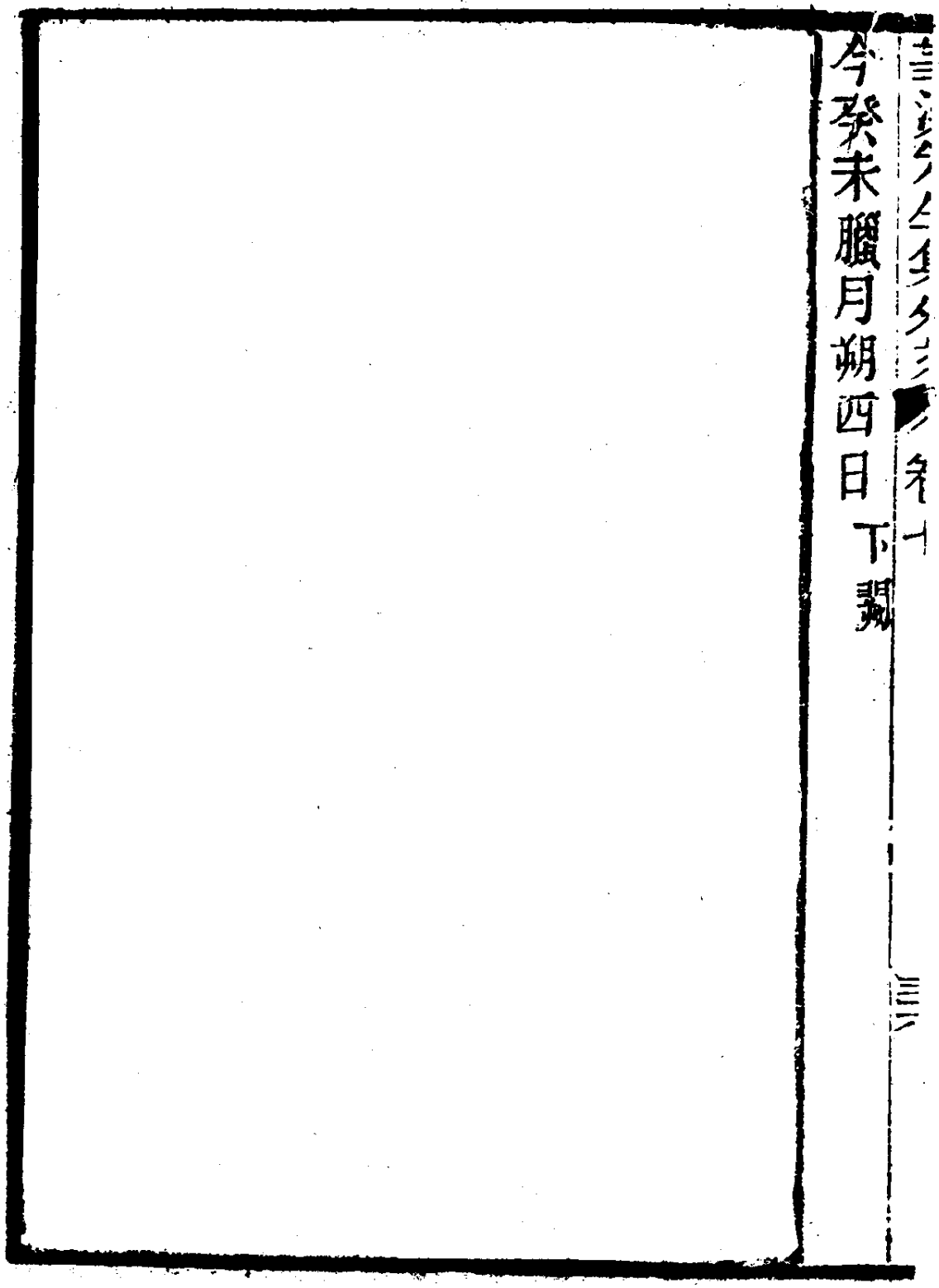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銘

廣文甯君既歿之七年其子世藻自潁以書來徵銘於余曰吾父與母葬有日矣南豐曾氏所謂蓄道德而有

文章者今之世莫如子宜余懼且慙而不敢任也既又自念與君之子世錫交幾二十年故知君爲詳而世錫今死矣君之潛德隱行夙昔既耳熟焉而重以世錫兄弟存歿之誼雖不文曷敢以辭謹按甫氏本季曩之裔籍通州至明中葉始家於潁自江之北以屬於淮俗故朴陋而風土人物推於古今者潁爲最自明以來潁人以家法爲士大夫宗者甫氏爲最而以余所聞甫氏之稱耆德而爲典型者君爲最君之質行所以守於身施於家而化於人者不獨君之子云其鄉人及遠邇之習於君者莫不云昔朱子嘗嘆歷代之人材惟東漢爲最眞其守官行法不避權倖者前罹禍災而後者踵焉

而余觀范史所載獨行之士艱難危困懇懇於人紀之中與夫守卑官安隱約而盡其道以化於人者不可勝數也蓋自三王以道化天下使人明於性命之理故死生禍福不足以亂其心而人道之當然者勤以守之而不敢貳也秦漢以還士之乘時而見功名者眾矣而明於性命之理者蓋寡焉獨東漢之興五經之教盛行故上之人雖弗能以道化而士之潛誦默識以浸灌於身心者久而深且固焉雖於性命之理知之未必能盡而其大綱之所守抑可謂合矣君性篤於孝友執親之喪哀毀過禮叔父在難傾身以赴之遂以毀其家其爲諸生也辦成均之選而以讓其長老朋齒者至於三其老

不得志而司諭於全椒也諸生化之及移於譙未至而歲而卒之日市野人攜扶而奠祭者塡於戶焉世錫嘗爲余述君之質行余以爲有東漢之風惜乎卒困於下而施不光而余之不文又不足以傳君於永久也雖然君於性命之理既自得之矣則施與不施爲無闕而傳與否又曷足道哉君夫人李氏性明謹識大體事親治家及訓子姓於君皆有助其卒也先自知其期召諸孤擺字益賢生於明天啟癸亥五月十三日卒於康熙丙子八月二十七日夫人生於天啟乙丑十二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庚申九月十二日子男七人女一人夫人以乙亥十二月晦前三日葬於潁南郊之臥龍岡越九年爲



今癸未臘月朔西日下識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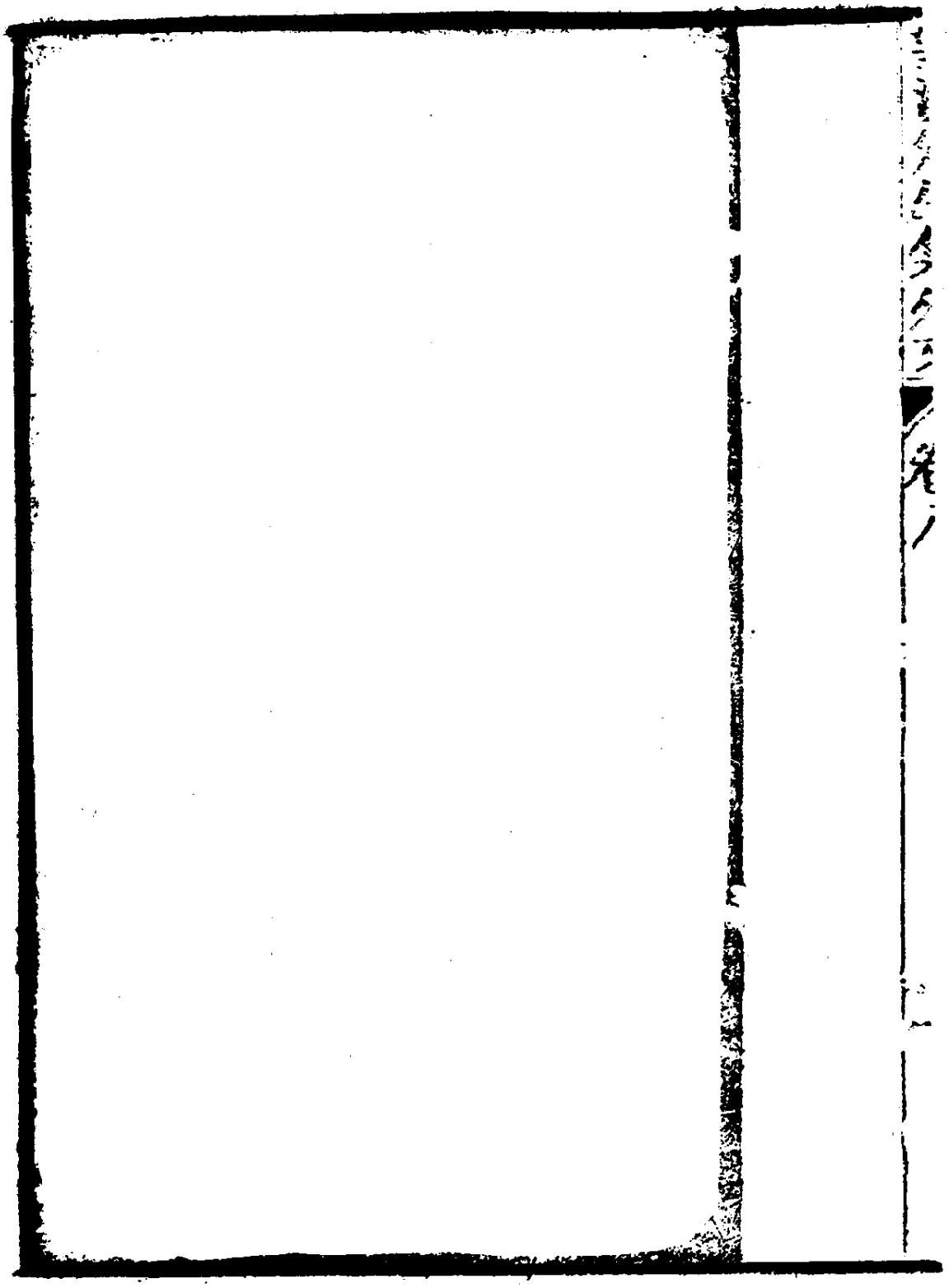
論

方正學論

道之不聞與粗知其大體而察之未精操之未熟其遇死生患難之交未有不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者也若正學方公之事吾誠焉國破君亡縮劒自裁以無辱可也即不爲遜者得開口絕吭不食而死可也何故吐舌之閒以致沈先人之宗而枉及十族哉至燕王以周公自比使聖賢之徒當此必將曰王能爲周公是某之上願也即不能一姓繼統與仇敵相兼者異王能卵翼吾君之子而比于諸孫則海內愜服而高皇帝

之靈寘嘉賴之計不出此而以輔其子爲言是置其君之子於鼎俎之上也燕王以盜賊之心百戰而得天下公誠望其取諸其懷而與之乎故公之任剛而自謂不屈者以聖賢之道衡之正所謂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耳郅公之事失於終而始猶無病也方晉之亡中原裂於劉石劉廣武郎能建國北藩以奉晉朔不過與張段慕容等於蕞毫無加損而崎嶇暴人之閒慮諫造怨陷二親於死亡此於道概乎其未有聞而稱之者無異議甚矣其惑也夫廣武豈以是爲利正學豈以是爲名者哉而殺身不足以成仁此君子之篤行所以必先之學問思辨也然則爲廣武者宜柰何不能開歸於晉則負

未耜而耕於野庶幾身可全而親可保也



1520

送序

送馮文子序

往者長洲韓公爲吏部聽事而歸喟然歎余問曰公何歎公曰昔有醫者與吾故且狎吾叩焉曰人皆謂子之醫能殺人何也曰非吾之醫能殺人也而吾不能不使之罷而死也吾固知吾術之不足以已其疾也而不能不利其酬不獲已以物之泛而緩者試焉其感之淺而與吾方相中者固嘗有慘矣其浸尋反覆久而不可振者吾心惻焉而無可如何今某地告饑

上命發粟以賑而大農持之下有司核所傷分數夫民之飢朝不及夕而核奏議賑在三月之外有不罷而死

者乎吾位在九卿與其議而不能辨其惑是吾負醫者之責也余曰公所見其顯焉者耳凡官失其職而事墮于冥昧之中皆足以使人罷而死而特未見其形也姑以所目擊于州縣者徵之水土之政不修而民罷死于旱潦矣兩造懸而不聽情僞失蹏而民罷死于獄訟矣弊政之不更豪猾之不鋤而民罷死于姦蠹矣豈獨殘民以逞者有殺人之形見哉先已而後民枉下以逢上其始皆曰吾不獲已其既皆習吾心惻焉而無可如何此民之疾所以沈痼而無告也吾友馮君文子將令于禮縣爲詩四章自道其心與俗吏異因舉昔之所聞于韓公及相語者以告之蓋所望于良吏者謂能已民之

疾也非徒不益之疾而已也民之疾常伏于無形而大吏之爲民疾者復多端而難槩令之職環上下而處其中以致民之情而上爲之蔽蔽于下者不詳則爲民生疾而不自覺蔽于上者不力將坐視民之罷死而無如何其衛不可不素定也君韓公之門人也能因是而自審其所處則韓公之言庶幾其不曠也夫

送韓祖昭南歸序

昔長洲韓公再

召列於九卿每廷議而歸輒頹然自沮喪余叩之曰凡吾有言衆若弗聞爲將爲

上別白之則更有陰爲掣曳者而其道必反矣欲告歸

則上負吾
君而終亦莫能遂也歟留則內負吾心而外報於友朋
孰若曩者家居浩然有以自得哉公諸子皆好文術篤
氣類而仲子祖昭常在公側故與公尤習方公盛時海
內後進皆以不與門牆爲恥余亦勤接引而常患人材
之衰日釣名之人無賢士焉孰是篤信斯言者乎祖昭
庚辰成進士癸未散館改官甲申公歿御柩以歸營墓
兆建宗祠敘譜牒瑣則手一編教誨子弟凡二十餘年
今
天子嗣位詔修明史公卿交薦君至歲再周分纂列傳
具完因告歸時君同年友多登要津館中後進皆願君

少留而君意甚決將行余語之曰惟子爵祿不入於心視人人信有閒矣然君子之志事更有大且遠者焉子之先君常欲振起人材爲國家樹根本而深患馳逐於科名者莫能應今子之歸也能奉此意學古人之學以成其身以爲鑄鄉之後進則所以成孝與忠者在是矣若惟逍遙山水閒爲忘世自得之人則非吾之所望於子也子之兄自成進士閉門而不出者亦二十年矣歸以吾言正告之

送吳平一舅氏之鉅鹿序

古者先王之世既授田里以治民之生而又區四海之所環以衆建侯國使萬物蓮屬其鄉而聚其氣農夫耕

於其土生仕於其國耕與仕俱不出於其疆其有工賈
宦學聘問戍役之行者特千百之什一而又得以時還
息生其世者率常父母兄弟白首懽然保聚無一日離
別怨恩之苦而族黨親戚亦得攜持結連綢繆相洽浴
以飽足其意嗚呼上之所以圖畫計處以求便其民之
私者可不謂詳且遠與民之所得於其上而不自知者
可不謂厚與曰周之衰以接於秦破井田廢封建先王
之澤不流民生迫蹙而其氣日以乖散農夫失其田畝
以傭而耕卒有旱潦無以繫屬其身散而四方爲奴虜
矣商賈眾而財匱得所欲者益寡或疲亡於道路去其
鄉縣飄零失業而無所於歸矣仕者失其田祿或千百

事繫官于朝或散而出於荒邊側境無舟車僕貲衣食之資同居之親不得與偕悉居惕處而嗟怨矣至於士之學先王之道者無庠序以遊其身無廩給以贍其父母妻子埃壎失職羈旅浮游以謀衣食者偏天下故雖天下無事水火盜賊之警不聞而民生搖搖常有離散之形踽踽悲戚之思一室之中父兄子弟自孩童至於白首懽然保聚無相離者十不一得焉而況族黨親戚之聯離而不可合并者豈可勝道與其所從來者久遠世未始以爲憂然上之所以待民者薄而心易搖自前世所以可襲者未嘗不在於此也辛未八月苞與舅氏相遇於京師踰年夏舅將之鉅鹿苞既爲文送二十餘

年散聚悲慽之跡舅因太息顧苞而言曰吾窮於世竟以遊老每當山行水涉寒暑冰雪侵加飢疲困頓忽忽不知此身當所投措數年中儻得好事者少潤澤之亦欲息足金陵之野教誨子姪且得與兩翁朝夕相見苞因自念以疾病之身迫於窮餓羈旅數千里外缺然其心不能一日以甯其欲歸而事親從兄耕田著書以自娛與舅之志略同未知何日以終遂也即吾與舅兩人之身而皆不得自便其情若此以視古之爲士者潔居美服飽食而從容於庭庑者何如乎其父母兄弟之保聚族黨親戚之渥洽不亦甚可慕悅矣乎嗚呼自漢唐以來儒者皆以講先王井田封建之制不可復行

況陵遲以至於今豈尚有望與豈天遂忍厥氏之苗而莫爲之所也夫吾與舅所志非甚奢私計或猶得以遂然民之生迫蹙其氣乖散而不得以自便其情豈獨吾與舅兩人也哉

傳

康烈女傳

烈女康氏迴州人也其父兄以耀羅爲業女未嘗知詩書獨聞世俗人所道古者忠孝節烈事輒徬徨追慕時時誦述之幼許嫁鄰家張氏子京時張氏尚富饒後遷京師益衰落京父素無行京長市肆林故庸下又貧不能自存康氏戚黨轉相傳說謂於女女坦然無怨尤其父兄私謀奪女不與張氏女乃正色持大義詰責其父兄久之乃止一夕女夢張氏使者至若將致命者不知何祥私以告其母時兩家絕聞問已數年忽京父至通京已死叩之卽女感夢夕也女乃於邑悲哀素服號

泣請於母曰兒聞古之女子有未嫁爲夫守義者後世以爲賢兒身雖未歸心屬張氏今矣願毋載兒從夫喪其父兄大駭斥之曰女乃狂邪兄女所稱皆古事豈今人所爲因環向女女因掩淚弛素服更容貌以前言動如平時其家人稍稍皆散去夜半乃閉戶悉焚所製巾帶綦履素服以練自結而死女有妹與同臥起女死妹寐未覺也兩家議論者皆曰以合葬爲宜其父母乃特女喪自通如京師歸張氏與京合葬郭西白石橋時康熙三十一年初張氏家微細至京父轉貧薄又無行其鄉人咸鄙薄之自貞女之死京師皆竦動薦紳士君子多爲歌詠里巷感湯好事者傳之問謳歌其事噴騰

兒童女婦聞於時京師之人咸知東門張氏云
贊曰六經所著女子以節完者於詩則衛共姜於春秋
則紀叔姬外此無有余嘗怪古者聖人賢人至於倜儻
怪偉非常之材不可勝紀何獨其時女子之少奇也余
家金陵見邑子楊端三妻方氏溧陽唐生妻某氏皆未
嫁爲夫守義而卒女志不得伸遂齕嚼不顧其義以死
以余所聞見如此是何奇女子之衆與昔震川歸有光
著論以謂未嫁死夫於禮爲非取曾子孔子所問答女
未嘗見而死之禮以斷其辭辨矣雖然中庸不可能世
之不賊於德者幾何哉以孔氏之道衡之女其今之狂
猥也與

記

祖祠吳氏重建宗祠記

宗之法祖廟既毀宗室猶存則是別子之裔百世不
廢也後世宗祠之建蓋取諸此而宗法之能行者百不
一見焉古者國子弟卿大夫之田祿既足以亡其族
而四民各有職業其待大宗之收恤者不過鰥寡孤獨
廢疾無大功之親者而已後世家無恆產人無常業衣
食不足以自周者比肩而立而欲大宗之收族不亦難
乎飢寒之不恤而欲執法以繩其不類孰能聽乎惟吳
郡范氏七百餘年宗法常行而無或敢犯爲有義田以
養其族故也余嘗以是風並世士大夫間有慕效者不

再世而子孫族人并其義田而廢之然後知范氏子孫能常守宗法以食義田之福實賴其祖宗之功德學行以儉為之保定而延緜焉抑又聞朱子之後之蕃昌於閩者歷世繼承無貴者富者而皆能崇禮讓安貧而畏義閩之人至今論之蓋道德之淵源流風餘思之所感發史非范氏諸賢之所能幾及也宜余平生不甘以文假人而承修閭官比輒與編修敘能輸其力敘以宗祠之記誌不可卻也謹按吳氏系出宋進士師古以刑部主事奉檄奏疏謫死袁州其上祖曰國大劉宋時以高行名於鄉事見南史壞樹下里系今名高行里而師古之孫政尚宗時仲統興元與金人戰黃牛堡死焉又六世至澍明太

開府建誠布列中外康熙四十一年父少司寇蒲陽公
卒時西事方起議絕漠屯極邊山人既練白詣與屯黑
河踰年歸母卒所俠南河賜七品冠帶乃盡以先世產
業屬二昆移家潞河潛心經史凡六七年鄉里未嘗一
識其面嘗遊盤山樂其土風買田焉峰下構草舍緒山
所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取蔬材果實與眾共
之其聲遠聞邦工每採山名過焉峰獨無人焉服時行
遊四山必挈爐炭瓶罌樵蘇者遙望而知所在曰此李
山人茶煙也白山石東村閭其風而慕之東村石永齋
世儀於財祖都圖爲
聖祖親臣每議公事不撓於權貴山人少豪舉好聲色

狗馬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會家事屯遘時伯兄既歿而諸弟皆幼獨出身當之家既落奉母居郭東墾墓田以養盥無斗儲遇無食者即罄之久之里中有奇衰咸懼其閒毋兄歿移家盤山與為青遊每嚴冬大雪攜手步西澗以杖叩冰相視愉怡兒者咸詫而不知其何以然會功令禁內府人出居近畿復挈妻子入城僦屋授經門治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詣有司力言弱足難為儀眾莫能奪也為青舉博學宏詞及試亦被絀薦人之詩不工於古而必求與之並東村則即事打指倏然有眞意或刻苦山居五言律二十首遂誓不為詩盡焚舊稿曰吾幼學雖神雖彈心力所造適至是而止耳吾發以

悲憂窮感悔曩者之冥行今老矣可更以蹉跎者援吉心出乎鳧書中年後以急兄之急益窶鄰老而無子自為生壙日典衣管食以養厥屬之窮孤又以所著合中集尚史稿未定死不自休而東村長子及弟之子同登甲科其僚友為營室廬少司馬德濟齋延東村教其兄子輔國公眾皆謂東村自是可安居與村曰吾終不以妻子故使鳧書煢煢行當獨身留盤山俾有所資以待老也

積生傳

孫永慶字積生北直容城人其大父徵君鍾元同產也徵君遷河南兄弟之子多從之永慶大父及父皆諸生

童羃曾受小學及從父於河南躬耒耨農作甚力少失
母既受室或耕淇源或耕夏峰凡五十年所以養生送
死皆身耕妻陳氏紡績之所致也古者秀民皆聚於庠
序學校而周公復設司諫之官巡問觀察以辨毗庶之
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漢氏之隆孝弟力田與方正賢良
相次其風蓋依古以來方徵君講學夏峰自野夫牧豎
以及鄉曲俠客胥商之族有就見者必誘進之良以天
下無不可以學可以不學之人而農工胥商苟能用力
於人紀而盡其職之所當爲卽是可以謂之學也永慶
晚而生予曰用果既長開叩生平所爲永慶曰汝欲爲
他日狀誌地耶汝視吾面黧也而傳以白索觀者笑何

列席下繼祢而右各三獻與昨祭同

古者大子之卿大夫爵命視侯伯然語諸侯之大夫特今功令以太牢祀孔子諸賢不得用此蹤越哉主祭者由正途官翰林科道郎中知府以上者乃用少牢餘用特豕無登仕籍者則廩增附生以次主祭大國學而不由庠序者不得先

古者大宗百世不遷然在禮必有祧而後可祭安溪李氏有祧者與獻而宗子之位參焉祝曰主祭孫某宗孫某以宗子或無祧或降為農工禮俄不能展祀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兩支副使公行三宮詹公行五副使公曾孫苞為長宗子惟敬尚未冠苞宜主祭惟敬再獻長

兄弟二獻酒身後子孫爵列相近則三房主之三房無
爵則五房有爵者主之宗子有爵支子雖異爵不敢于
支子爵列同以行輩則少長行輩雖同爵不敢于
尊祖敬宗之義也其爵列以里科乙科薦舉承廕副
校歲貢生員從武遂降文遂二等官至提鍊名降一
等指揮入仕與武途同

司馬溫公程子朱子家禮四時皆祭但漢人遞上制天
子諸侯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
不烝烝則不祫楚語曰國于是乎烝嘗家于是乎嘗祀
周以前書未見大夫士冬夏祭禮今遵程子所定春秋
之祭擇于仲月冬至祭始祖遠祖季春薦鮪特著于禮

經故四月薦鮪以當夏祭其餘新物薦于家凡俗節亦
如之奠而不獻二祠惟朔望焚香設茗飲
古者時祭因必卜慮主人或感時疾宜俟其開或期大
功之服旬日未畢或祖考先妣忌不得干也今以時慮
書所宜當卜冬至則或前或後且時而擇之古者祭必
筮賓立侑食分上利下利祀事殷非有賓者主人不
能致其恍忽以與神明交前期十日公議于第年二十
以上謹愼安重者四人爲上贊四人爲亞贊前期五日
徧告與祭者皆出宿外寢前二日祭王宗子宿祠左特
至致齋前一日上贊佐祭主宗子灌器視牲宿祠左廂
詰旦其朝事

祭之前日啟戶子弟年十二以上者洒掃堂室及庭祭
主宗子卷簾拂塵拭神版及匱上贊助灌器視牢肉及
明晨興啟戶上贊焚香燃燭陳茗飲設茅苴蓼柏葉祭
主宗子三拜稽首以酒灌茅苴出闔戶日中殺羞具啟
戶焚香燃燭設長案饌祭物初獻進食羞羊肉湆黍肉
湆再獻進魚雞膠從三獻進餕餘陳茗飲凡獻上贊執
酒以授獻者亞贊陳祭物奠而不設獻者要節而拜每
獻畢俱三拜稽首吾鄉舊俗嘉平二十四日及除夕祭
再舉前獻薦熟用菜菜蔬遺意也以瓦盆貯土擁設茅酌酒灌地遺意也朱子家禮設茅沙
義者紛然不知廟地必鑿以受灌鑿不能達于土故依
古者設之於茵席之間且之意植茅于沙取其潔且謂沙亦土類耳

言楚申包胥九頓首于秦庭重為之禮以申固其請耳
朱子家禮獻止再拜降神辭神則四拜蓋據儀禮升成
拜堂上下拜各二也無升降而四拜義無所取古者射
酒喪祭皆三拜眾賓朝事降神祭主宗子三拜稽首祝
獻爵祭主再拜稽首進食再拜稽首羞羊豕再拜稽首
再獻宗子再拜稽首羞魚雞鴈再拜稽首三獻長兄弟
再拜稽首進餕餘飲再拜稽首將闔戶祭主宗子三
拜稽首有頃啟戶徹與宗人共食春秋時祭左室薦而
不獻祭主宗子壻子姓皆三拜稽首冬至祫祭徧獻遠
祖禮儀與時祭同
古之祭者必夫婦親之以饋食獻薦必待之以展事也

女子未嫁三月教于公宮非獨四德宜嫻亦使講明乎尊祖敬宗之義熟習夫禮相助奠之儀也今祠距家四里而所祀皆子姓高曾以上之遠祖子婦分主祀事事勢未便忱亦不屬嗣後來婦者于春秋時祭後三日內舅姑率以拜廟焚香燃燭設茗飲爲講明太義女將適人先期或時祭後或朔望辭于廟儀與來婦同妾之有子者子將授室亦如來婦儀拜于廟以孚先啟後亦與有責焉耳惟再醮之婦不得入祠

二支子姓中擇正直不苟者一人以輔宗子族姻朋友中擇老成練事者三人以助之惟敬嗣伯父爲宗子道永兼掌兩房家事道章亦兼掌道輿家事惟道輿端居

學誦其生也後二兄二十年故命學掌祠禁以察違禮糾邪惡謹出納久于其任則家則可定也

教忠祠祭田條目

四時祭薦春秋墓祭費不過六十金蓮池既棄予孫生計日蹙余藥物及隨身用度不得不取之祭田余身後除祠規所列經用計每歲當餘二三十金子孫錙銖不得私用積至百金即付相信典鋪取薄息至六七百金則以買上等沖田不可置雜業十年後可加畐出一倍凡田契官印後房長即集宗子眾子姓會同族姻友朋助理祠事者敬書余遺命于契末各署名字隨錢板標

教忠祠續置祭田詳載畝數錢糧買價并原契續末置

祭田後每至十年必總田契呈太守照今漳浦蔡公例
契縫加印批縣注册存案
范文正公義田子孫守之七八百年不失家法可謂善
矣但計口給糧則不肖者或以長惰古惟四民使之交
能易作終歲所入無以相過蓋盡人之力則財用不匱
順天之道故安享樂利而無禍殃戰國秦漢以來并兼
游食之民多耕夫終歲勤動穀始登場廩無餘粟織婦
宵旦苦辛身無完衣浮淫之人則安坐而享之實與不
祥之氣相感召故每至大亂遭殺戮蒙垢污者皆通邑
大都雄鎮之貴家富人荒村小聚甕牖繩樞之細民免
于難者十常八九天之道也吾家蓮池雖有祖命以畀

學誦其生也後二兄二十年故命專掌祠禁以察違禮糾邪惡謹出納久于其任則家則可定也

敎忠祠祭田條目

四時祭薦春秋墓祭費不過六十金蓮池既棄子孫生計日蹙余藥物及隨身用度不得不取之祭田宗身後除祠規所列經用計每歲當餘二三十金子孫錙銖不得私用積至百金即付相信典鋪取薄息至六七百金則以買上等沖田不可置雜業十年後可加良田一倍凡田契官印後房長即集宗子眾子姓會同族姻友朋助理祠事者敬書余遺命于契末各署名字隨鋟板標

敎忠祠續置祭田詳載畝數錢糧買價并原契續本置

祭田後每至十年必總田契呈太守照今漳浦蔡公例
契踵加印批縣注册存案
范文正公義田子孫守之七八百年不失家法可謂善
矣但計口給糧則不肖者或以長惰古惟四民使之交
能易作終歲所入無以相過蓋盡人之力則財用不匱
順天之道故安享樂利而無禍殃戰國秦漢以來并兼
游食之民多耕夫終歲勤動穀始登場廩無餘粟織婦
宵旦苦辛身無完衣浮淫之人則安坐而享之實與不
祥之氣相感召故每至大亂遭殺戮蒙垢污者皆通邑
大都雄鎮之貴家富人荒村小聚甕牖繩樞之細民免
于難者十常八九天之道也吾家蓮池雖有祖命以畀

首續科名者而歸贖在今未舉于鄉之前吾兄之心力
痒焉桐城廬江高淳之田余銖積寸累以置之余賣桐
廬田以建宗祠以蓮池賣價置江甯沙洲圩田木廠併
高淳永豐鎮田爲敎忠祠祭田四時祭薦而外以周子
孫寡艱嫁娶喪葬不能自舉者以遵吾兄臨終異居同
財之遺命道希道永道章道興之子女婚嫁子五十人
娶者減三之一娶再醮者不給妻及子婦寡人之喪
亦如之諸孫行則予三十金力能自舉者不給道章備
歷艱難子女衆多故先期陸續給銀使早營運後此不
得爲例必待納徵有吉日始付之以防妄耗
十年後祭田加倍同祖叔父楓麓府君之子孫嫁娶及

喪致十金曾祖副使公之子孫半之高祖大僕公子孫在金陵者慶弔各一金寡婦孤子近親不能相養者春秋各一金製衣服兄及余子孫疾淹久給醫藥延師于敎裳堂以聚敎貧者飲食膏火公給其任居遠乎幼不能赴堂者歲給附學之資四金至年十五以上不願來堂就學者亦聽惟止其資給寡婦孤子無生產及近親不能相養者公給衣食俟其子成立而止其讀書無成能貿易力田者各給三十金爲資本怠荒其業而沒其本者勿再給

二十年之後祭田又倍楓麓府君子孫嫁娶及喪致十五金副使公子孫十金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慶弔二

金孤寡衣服亦如之在桐者各一金兄及余子孫安分守業口多而食寡者量給口糧女子寡而無依無子者生養死葬公任之有子而無依者必教養之使克有成非甚不肖勿輕棄

三十年之後祭田又倍則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慶弔三金孤寡亦如之在桐者一金副使公子孫六十壽一金七十壽二金八十壽三金斷事公以下七支鄉試千金陵致卷價一金會試春官者十之兄及余子孫歸試于皖者給五金鄉試倍之會試春官者十之不問其家之豐歉也惟登仕籍者必量力增置祭田以仰答祖宗優異屬望之意見今兄子道希嗣子惟敬爲宗子其本

生父道永爲房長余長子道章長孫超爲宗子次子道興維持家法可三十年三十年後更得良子孫守之百年則祭田增加可數倍于吳郡范氏潤澤可偏斷事公之後七支吾子孫尚憂衣食哉豈惟受命于先人事必宜終卽爲子孫計計謨遠猷亦無善于此者矣

助理祠事三人歲終各贈十二金輪赴高淳收租祠田歲收稻穀除賣以供

國課祠祀墓祭外必留百石以備凶荒之歲周子孫之困乏者太僕公子孫在金陵之貧窶者量貸之而免其息貸而不歸者再值歉歲勿更給

隨墓宜置祭田數畝子孫秋收可環視塋域又宜計道

路支湊築室墓旁逢雨雪可信宿邵村石嘴二房莊三墓相去皆十里而遙石嘴墓左地勢寬敞周村石潭沙場三墓相去皆十里而近沙場居中必相楊姓村內營爽塏地築周垣構瓦屋七架者三間兩廂五架草房四間瓦屋中隔之中爲堂左室可居停右室爲板倉豐年買稻百石近墓農家貸種每石歲取乾稻二斗爲息歲歉弛其息之半近村人來糴每石照時價減四分歲大祲存百石爲舉本餘盡散之近墓貧民人性皆善墓木庶無毀傷

教忠祠禁

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之閭胥掌巡糾罰

之事惟學校射飲罰用觥撻則施于庶民爲多古者大宗小宗皆有收族之責白虎通義大宗小宗通其有無以理族人者而仕者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教可行荆楚吳越聚族而居皆有宗祠而自吳郡范氏而外宗法無一行者饑寒之不恤而責以過愆故其心不服而勢亦不能行凡茲祠田皆余孤行遠遊疾病屯邅倣精神于蹇淺之文術以致之者盡以歸祠以歲入十之三供祠墓遵先君遺命也噫先兄疾革命二支子姓下逮曾元始得異居同財及召之身而不能禁其分析每歎以自傷故用祭田經費所餘以合之凡婚嫁喪疾不能自給者使得取分焉而立祠禁違者撻之以不資其乏困爲罰且禁不得入祠以

斷事公不樂有此後人亦非先兄與余之族類也戒之慎之

孔子論刑罰之原起于不孝不孝生于不仁不仁生于喪祭之禮不行祭者喪之哀慕不能忘而申之以追養者也喪禮而不行則人道息矣周官之法不睦不婣不任不恤皆有刑焉今吾子子孫不敢求以人道之備也惟喪禮必大為之防而已亦不敢責以喪禮之全也惟人宿于內則閑不得踰而已古者三年之喪非殯奠葬祭夫婦不相見貧家米鹽瑣細勢必相關惟宿必于中門之外相語必以晝不得入房室犯者不許入祠撻四十婚嫁喪疾費皆不給古者期大功並三月不御于內

禮廢既久人性日漓今酌定期三月大功浹月犯者不許入祠撻三十喪疾費不給

父母忌辰前五日率子孫與舁者齋宿外寢祖父母伯叔父兄弟三日高曾二日薦新俗節亦如之以不潔之身而對鬼神罪莫大焉撻罰與期大功犯禮者同

吳郡范氏宗法行之七百餘年鄉人有以事爭辨者不之公庭而之文正祠堂宗子雖襁褓正位于上掌祠事者四人奉之苟不直雖諸父諸祖父行解衣伏地受杖以謝鄉人故子孫奕世無受官刑者此雖其家法之明抑亦文正忠宣德行勳庸有以大服眾志而儀式于後昆也余錄錄覓世閒居亦不自知其非但每拜斷事公

于正學祠則身心悚然自愧其鄙薄故粗立祠禁子孫有犯者宗子及房長縛至祠右敎崇堂撻如數隨注籍罰必行不許入祠有桀驁不服罪者卽抱祠禁質于公庭以不孝治罪

古者旣葬君大夫父之友食之粱肉不辟今酌定三年之喪期不飲酒食肉期之喪淡月大功終月違者撻二十罰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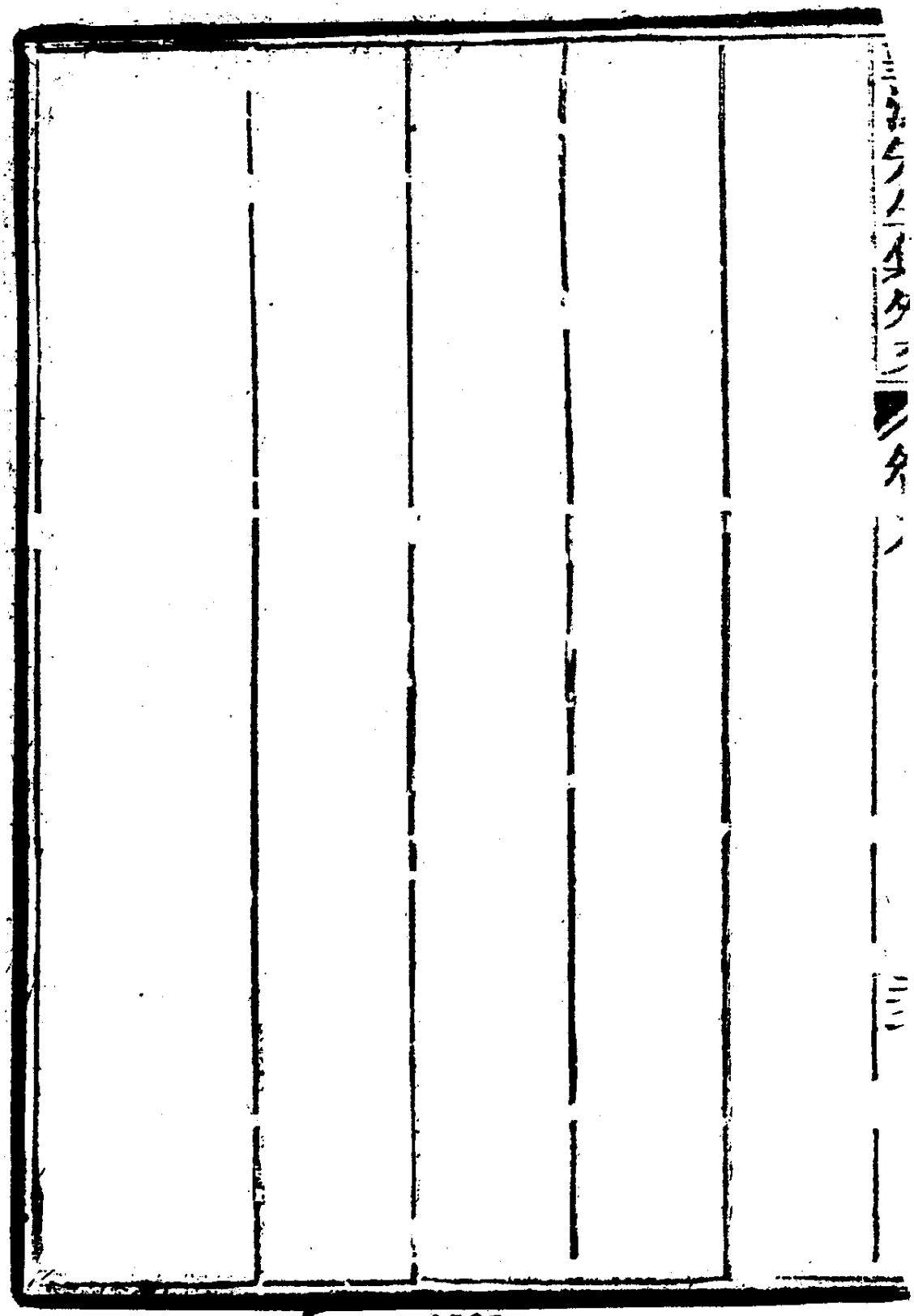
先王制禮小功緦麻食肉飲酒不禁御內無明文以期大功準之亦宜終月姑姊妹之子女恩非甚親也然姑姊妹方痛不欲生而晏然于閨房于吾心無缺乎妻之父母義非甚重也然妻之痛如斬如剉而卽安于膳御

尙可責以致孝盡慤于吾父母乎以此知細小功之喪禮實亦不可廢也然人道之薄甚矣故擯罰不及生監與聞外人戶婚田土事出入公庭庶人不勤力治生酗酒賭博不許入祠擯三十喪疾費不給充書役皁隸及爲輿臺亦如之其心改悔十年無過行合族公議許拜小宗祠

宿娼或下漁色其染惡疾構釁亡身不足惜也而失先人之種姓于娼家或父子兄弟聚麀而不可辨惡莫大焉雖改行永禁不許入祠擯四十婚嫁喪疾費皆不給居官以陰很致富雖赦免

國法不許入祠宗族其屏棄之非其罪而罹凶害者雖

罷斥祭仍從其爵
先兄卒時道章方在娠遺命異日汝子與道希道永相視如同生服以期乾隆六年道希卒于京師道與從余宿外寢六閱月于古禮有加以道希爲宗子又寡兄弟也甲子八月晦比興之婦殁道章長子超從余命隨道興宿外寢三月世世子孫當以爲式爲父兄者必以身帥之



雜文

自訟

寄君子展告余曰聞之喬氏子子之妻黨某云人之倫五方君獨二而又半焉既與於進士而不廷對是無君臣也自始婚日夕嗃嗃終世羈旅而家居多就外館是無夫婦也一子彫甚羸而扑擊之甚痛蓋父子之倫亦缺其半焉余聞而惕然曰其然是不知余之恨於父母兄弟朋友也久矣夫余之有欺德也吾父剛直寡諧常面詰人過大吏有案交而不能拒者與之言時多傲慢余每切諫先君子甚辭余而竟爲曲止然不怡者久之先君子素無疾及將終遘疾若腸嘻是不肖子悻直自

逐而不能順親之驗也余北徙歲從
鴈塞上繼室之父母無狀吾母憂憤成疾小妹及家人
常覆匿至爾留始自言之是余之處心無以信於妹與
家人而戕吾母也弟林疾將革余以小疾避居野寺不
與斂是愛其身而俏乖死之弟也計數師友則厚於余
而恨為者多矣茫某所疵則有說焉始之不俟迓對也
以母疾再刻父喪既而及於難矣責妻以禮教子以義
不忍棄於惡也相提而論於亡妻小有過焉後婦有罪
牽於親朋之俗議不能決絕平生隱憾顧影自慙心搪
而志絕無遜此者書以自訟俾吾子孫知教不行於妻
子則父母陰受其戕賊而不自知且於父母兄弟日自

勉而常慾於禮於妻子日自省而常涼於恩也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

古者山川能出雲雨則天子秩而祀之而五嶽之禮尤崇非朝命不得致祠然王立大社而州黨亦各有社則春秋禱賽庶民各就其所敬信而竭誠焉亦禮俗之可以情假者也泰山舊有碧霞靈應宮遠近瞻禮者軌跡相望例輸稅於州乃許登山歲約萬金自前明相沿未革朕思萬物出乎震天地盛德之氣之所發也故傳稱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平天下者惟泰山則春祈秋報黎庶輻輳亦其情之不可遏者若使力艱於輸稅而不得登山非所以從民之欲也其永除香稅

當民樂施守祠者貯之以待修葺舍宇平治道塗有司不得干預勅到鐫石樹祠用垂永久

禮閣示貢士代

世宗憲皇帝特頒

聖訓誘迪士子制藝以清眞古雅爲宗我

皇上引而伸之諄諭文以載道與政治相通務質實而言必有物其於文術之根源闡括盡矣然清非淺薄之謂五經之文精深博奧津潤輝光而清莫過焉眞非直率之謂左馬之文怪奇雄肆醲郁斑爛而眞莫過焉歐蘇曾王之文無艱詞無奧句而不害其爲古管夷吾荀卿國語國策之文道瑣事述鄙情而不害其爲雅至於

實而言有物則必智識之高明見聞之廣博胸期之闊大實有見於義理而後能庶幾焉是又清眞古雅之根源也時文之爲術雖淺而其從入之徑塗用功之旨級亦莫不然必於理洞徹無翳而後能清非然則理無發明爲淺爲薄而已矣必於題切中而後能眞非然則循題敷衍爲面爲率而已矣必高揔羣言鍊氣取神而後能古雅非然則琢雕字句爲澀爲贅爲剽爲駁而已矣必貫穿經史包羅古今周察事情明體達用然後能質實而言有物非然則勦說雷同膚庸鄙俗而不可近矣自科舉之法興王錢諸先正始具胚胎謹守理法至於唐歸然後以古文爲時文理精法備而氣益昌其後

金陳章羅龔出借經義以道世事發揮胸中之奇以及國朝諸名家則取法於諸公而稍變其壁壘其於清眞古雅質實有物雖不能盡究其根源未有不少有所得而能發明於一時垂聲于久遠者也夫文章之道所以與政治相通者蓋因此可見士人之心術故柳宗元日飽末以操其本可入九得今與羣士約以四書文爲本其開講已盡通篇之義更端再起及塡寫排偶膚艷之辭於題不切者經藝襲舊論仍對股表判直鈔坊刻策不條對而鋪敘古事以游辭結束者概不錄諸生斷續風定則勉盡其所長師承或異則繼自今亦望灑心面各易其故轍焉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九

哀辭

舒子展哀辭

舒大成字子展先世江西人遷京師自身以上皆守閭閻祖某犯法出亡父某自投官司承罪謫戍瘐年死母劉氏寡艱軀勉使就鄉塾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富室女焉自居室奴婢資用皆饒給既冠成進士入翰林族黨榮之而君常蹙蹙每語所知曰吾豈若生田閒身耕妻汲饔以樂吾母也某士文學實優而為鄉人所排乙未會試出君門為臺中所糾用是十餘年雖知君者不敢舉君不得意因肆力於詩風格近唐人及與余交乃棄

舊學治毛詩周官戴記矻矻恐後時君年少而意緒頹然閒脫冠形神似老僧嘗曰吾夙世必髡緇每聞鐘聲鈴聲響則惘惘然造物者俾余一識宦婚之況耳君字以雍正四年季冬十有八日是月之始余得疑疾君日夕盲風雪相視一日不見而疾作旬有五日遂不起故在余尤難為懷乃為文以哀之其辭曰

連蹇以當官兮恂愁以居室務學誦以自鎮兮詎短期之已畢有母煢煢兮稚子嘻嘻信人生之至酷兮憺死者之無知

余石民哀辭

自余有知識所見人士多矣而有志於聖賢之學者

有也蓋道之喪久矣人紀所恃以結連者惟功利而性命所賴以安定者惟嗜欲一家之中未有無亂人無逆氣者一人之身未有無悖行無隱慝者吾不識周孔復生其尚有以轉之否與康熙壬辰余與余君石民並以戴名世南山集牽連被逮君童稚受學於戴戴集中有與君論史事書君未之答也不相見者二十餘年矣一旦禍發君破家遭疾死獄中而事戴禮甚恭先卒之數日猶日購宋儒之書危坐尋覽觀君之顛危而不懼其卹是能重人紀而不以功利為離合也觀君之垂死而務學不怠是能絕儉苟而不以嗜欲為安宅也始吾語君所以處患難之道信得矣雖然子有老母毋以嗜學

忘憂君默無言而卒以腸噎蓋其囚自苦者人不得而
識也君提解傾邑父老子弟出送郭門外皆曰余君乃
主此今君破家亡身而不得終事其母吾恐無識者聞
之愈以守道爲禍而交於邪惡也於其喪之歸也書以
鳴吾哀君諱湛字石民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康熙
壬辰四月十六日其辭曰
履道坦兮危機伏人禍延兮鬼伯促母遥思兮望予歸
予痩死兮母不知身雖泯兮痛無涯天生夫人也而使
主於斯

祭文

祭徐幼安文

嗚呼物生誕然惟氣所委瘁榮淹速孰知其紀木爲棲尊敢憚其災中道折泄是良可哀嗚呼幼安誕茲清門靈根夙植質厚材良如珪如璧克祗厥父克恭厥兄服勤盡瘁以贏其軀自嗟無特泣踊過禮風哀雨思即遠猶毀澡雪肺腑肝膽披露信于友朋靡新靡故沈病疊嬰經時歷歲種學績文未嘗暫廢鬱爲菁華厥聞滋盛美見于人中以自病在歲三月士將朋試君聞特室朝玫夕礪作爲文章劇心鉥目形神瘁傷患氣積伏秋風動容謂宜少蘇孰謂淹忽就彼泉途君有愛子聰明秀

異先君而殤旬未十易親號于堂婦啼在室靈魂營營
縲帷淅淅作善致殃行者心惻況于同盟能無悼息大
專槃物生者喑噫百年委形一蛻以逝壽夭相去介若
毫芒苟有令問死而不亡君之文章久篇藝林君之淑
詞刻著人心士友作謚銘藏于幽存順沒甯亦又何尤
嗟理則然情胡能已抱涕陳辭以薦牲醴

祭某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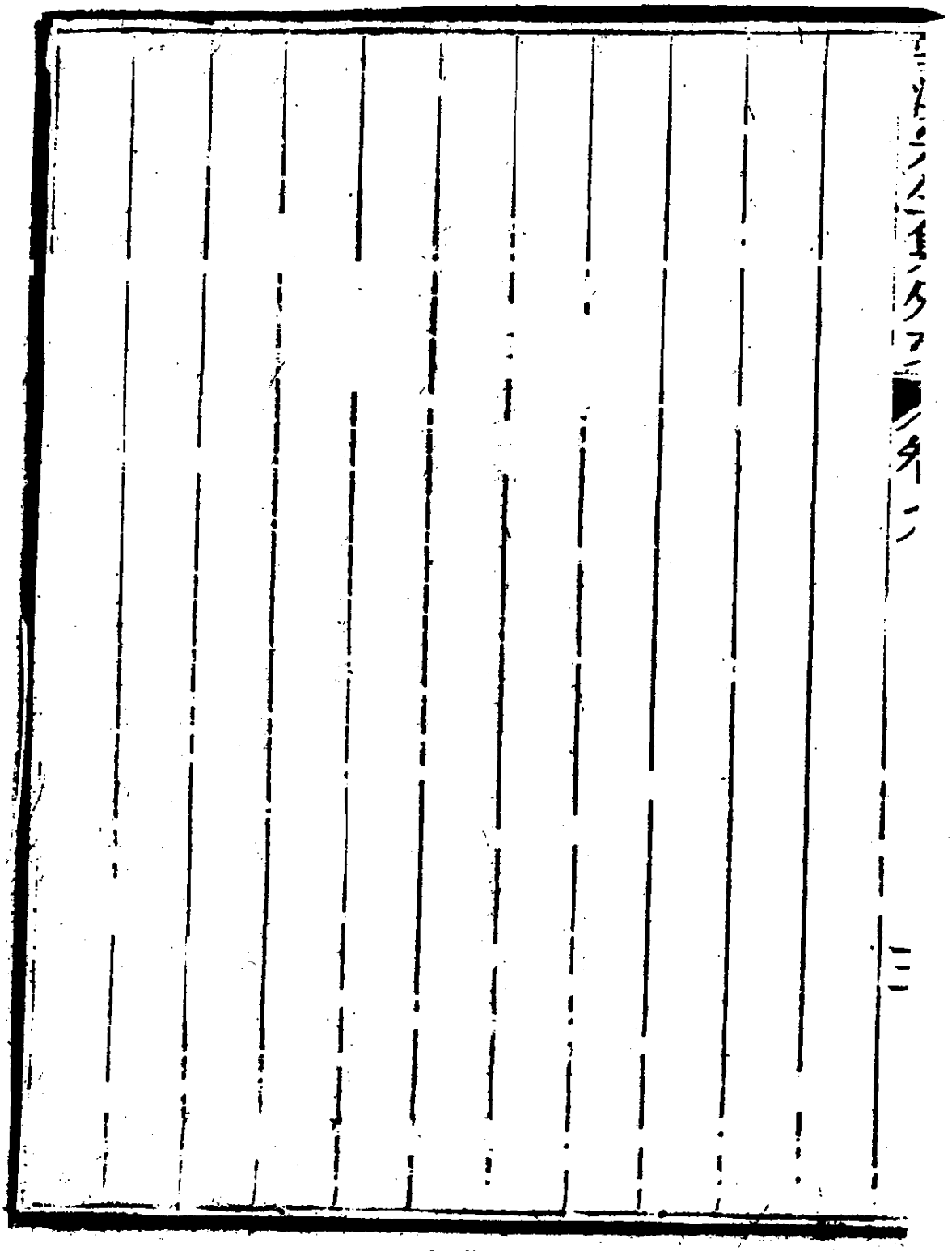
嗚呼我公巖廊所資應時而生爲國羽儀公胎前光少
有嘉譽藉經術史日充以飫弱冠登朝趨承殿陛惟勤
惟勤天子所異爰自藹御改官禁林材與職稱厥聲有
于年未三十遂歷珠聯諞諞吉士惟治惟甄概領學士

復長御史內秉綸外持風紀公在翰林日宣
聖訓以首羣材如物得潤公司臺府廉靜以鎮祇躬奚
屬莫不敬順歲更二紀夙夜在公乘輿所莅惟公必從
天子倚公股肱心膂繼居鼎鉉眾望所與氣期大造獨
靳以年中道脫促命不少延公中退然如不勝衣威儀
自力終日無敧吾儕聯事遊從久熟精爽音容懷其在
目公之訃聞
天子震悼官治喪紀諸王臨弔恩數惟優勞臣是報萬
白谷嗟聚親周道良材之生高山大原文爲儀範天廟
是陳才用既伸壽夭非遠生榮死休亦復何恨嗚呼哀
哉尚饗

祭彭夫人文

嗚呼偶鈞块化生物以屯億變同則誰非蠆蝝隱翁轡梓詎也如何孰謂榮盛而悲孔多嗚呼夫人始歸彭氏翁宦於黔夫人居守盡室南轅踰歲迎取徼路深箐往歌來哭喪車在途荒野墳圯陰風慄慄嘯雨凶萬里泣涕漣如蠻蘢浮漂楚山前岁霧宿風飧斫水積雪山哀清咽狖嘯鬼呼日夜號惕以從其始末其安樂已同憂戮崎嶇苦辛佐營喪紀天祐彭君身亨道光游從禁密委蛇嚴廊魚軒載弟揭來京師黃麻俊錫冕服是宜室家熙熙日月緜緜謂宜福祉以安大年鬼伯好禍虐戾不仁愛子雙札空帷無人天屬綴心臆臆腸腹摧鬱悶母氏

以遺煩悲行謂彭君我尚速來豈知永訣命止於斯夫人之生榮祿悉備而長轗軻沒猶賫志彭君有文逝彼哀懇惻然感人聞者心軫況於朋游能無惻傷馳辭致遠以侑奠觴



銘贊類

象尺銘

體方直經緯均相得度已用此應無忒

硯銘

磨而不磷靜以守黑

硯銘

廉而不劌中心坦然

澄泥硯銘

甄之陶之久益堅琢之磨之好且完善而藏之德乃全

胡澹洲像贊

而容益然而腹充然是野服以混俗而遂能自隱其賢

浮屠髻珠小像贊

俗之遊而眾之嗤其心則畸佛之徒而儒之師其行不疑吾不見其髡而緇

北征頌先生正集內有聖主親征漠北頌此乃先生當日代人作者頌前有序文以與正集頌前序文大指相同故刪之而特刊其頌歟後一首則本無序也鈞衡識

上天垂祉陰隲下民巍巍我

皇萬邦之君光天之下至於海隅仁風翔洽庶物熙熙邇融遐暢外薄窮荒黃支百蠻烏弋鳥章慕思喁喁延頸內向駕海梯山舟車相望矗爾虜酋昏迷天紀集彼兇頑爲蛇爲豕提兵跳踉近我北徼陵我屬國肆其愚暴謂鞭雖長不及馬腹經冬涉春以田以牧

皇帝曰咨虜爲不順背德梗化自顯厥命一夫橫行時
予之責覆天之下曷敢有越咨爾在廷各敬爾司朕張
六軍親往殲之羣公上言虜居絕地川原莽瓦風雪凌
厲遷徙爲巢不知東西草薦泉湩敢勤乘輿
皇衷淵寒斷以乾剛天策內運以遏猰狂乃命揚古汝
罹其西以角以掎與我踣之乃詔師克屯師士剌絕其
歸塗使虜狼跋乃繕鎧胄乃總矛弧乃時糗糧乃簡車
徒季春初吉既類既禡乘石既洗珥輿乃誓百官按部
六軍受律萬旄央央重英奕奕義聲先路士氣載揚如
川斯注如機始張陰山早通瀚海飛渡壁壘星羅行宮
雲護泉甘草豐土馬飽騰天眷有德百祇效靈逐次拖

林虜勢大鬯進逼盧倫播逃隱越
皇揮天戈躬帥虎螭逐北河朔電擊風馳虜巢老弱皆
裹甲晝伏夜奔更踩互踏西過昭水就我西師如鼠
入橐如螳柱車三帥協心左右互角長戟交橫短兵相
薄我士桓桓大呼衝擊虜眾不支刃傷騣殪流血潤野
布骸滿皐虔劉斬刈盡厥根苗三帥奏功
皇帝曰咨爾亥羣醜實黠而愚稱莠不鋤嘉穀曷殖故
將天刑與民休息飲至於廟策勳於朝乾用九醞鼎陳
百牢灌燧於邊戢兵於府萬官億姓式歌且舞在事之
初羣言糾紛惟
聖明斷制以一心永清大漢收功萬里刻日而還如堂

可指九垓八柱以莫不同於樂懿茂我
皇之功

北征頌

天祐庶物付畀
聖皇百嘉暢遂受命溥將以蓋如天以容如地仁涌九
區風馳四裔在昔三叛阻兵縱慝威弧所指煙沈燼滅
南收島道景員踰海囘首面內摯狼樂愷北際窮荒悉
臣悉主森布星羅如藩如堵含生載氣以莫不庭矗茲
醜虜爲朕爲螟提兵叫嘯陵我藩服襲盜貪愎經時駐
牧我
皇赫怒乃詰戎兵躬行天罰以遏亂萌衆言紲紛

皇心自定斷制不疑以發大命咨爾在廷予非究武攻
孥不除將尋斤斧昔寇烏滇勢已成禽縱之林藪猖狂
到今乃類皇穹乃宜家土乃告師期於
宗於
祖三方命將如羅載張我
皇發縱控彼中央七萃雲屯五營星列張皇若神戒嚴
有赫黃鉞親把元戎白渚三辰耀光百靈備御乃出天
關乃臨大漠鳶戴前旌鼉譁應角爾徒爾車惟
皇第之以屯以牧惟
皇示之大庖不豐飫及下卒
皇有恩言朔風其燠彼漠之外黃沙赤磧

皇之至矣水甘泉冽彼漢之外宿莽夏蕪
皇之至矣春葭茁途土有餘勇馬有餘力鋪敦瀚海如
行社席廣逼厥疆如探囊橐猶布 德威通彼狂戎虜吾
不思謂復可逃禽奔獸竄稟委倪旌豈知
聖皇明見萬里豫設三覆是角是捋西師受律短兵迎
擊我武斯張羣醜盡屈折馘執俘獯山竟壑掩捕三扈
一空其幟
皇振厥旅邊民安堵黃髮垂髫式歌且舞自始出師暨
功之定事無小大
皇心畢運度劉猾賊永清絕域時未十旬既往而復窮
天所覆悉地所載昆蟲喙息惟

皇皇載言薦我燾言韜我弓陽春煦溥震旦攸同萬物
皞皞垂祉自天我
皇樂胥於萬斯年

七夕賦

歲云秋矣夜如何其天澄澄其若拭漏隱隱以方移試一望兮長河之韜映若有人兮永夜而因依彼其牖分兩度天各一方會稀別遠意滿情長欲渡河兮莽無梁空鳴機兮不成章叩角餘哀停梭積恨四序迫以平分寸心撫而不定悲冬夜之幽沈迷春朝之靄靄覩夏日之方長盼秋期而難近爾乃商聲漸遽素景澄鮮重輪碾而尋地破鏡飛而上天漢影彌潔皆光轉麗翼聯烏鵲之羣橋現長虹之勢逝將渡兮水中央若已需兮雲之際於是曬織女以輕揚攀羽裳而潛泳玉珮露融羅

紈冰淨摘華星以爲瑞對明蟾而若鏡笙竽則天籟紛
徐帷幔則綵雲掩映素娥彷彿以行媒青女飄飄而來
勝古歡更結離緒重陳望迢迢而愈遠情眷眷而難親
委宿離之不忒際光景之常新允惟玆夕樂過于春兄
復嚴更警逝流光迅驅別當久遠來不須臾念雲端之
重阻眷天路之無期莫不願秋夜之如歲悵秋情之如
絲乃有繡閣名姝璇宮麗女徙倚階除駢羅湫楷開聆
時物之新巧乞天工之與愛秋華之臨空快浴風之送
暑婉轉芳夜之歌密昵長生之語惜光景之常流恐歡
娛之無處況乃家辭南漢戍墅幽都望沙場之淒寂憶
庭芜之深蕪方擣衣而身倦乍紈書而意孤望星河之

乍轉驚日月之相疎值天上之佳期覩人間之別愁泫清涇以無聊痛河梁之永限腸膠轕以爲轤意氛氳而若霰激長歌以心摧展清商而調變歌曰樂莫樂兮相於悲莫悲兮新別離今夕兮不再晨光兮已晞重曰秋夜長兮秋河皎度秋風兮長不老蓀一歲兮一相遇勝人生兮百歲多

詩法抱軒文後集劉海峰傳云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峰海峰查閱竟日君詩不能佳徒耗爲文力不如專爲文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又先生作蛩齋集詩序自言見時學爲詩家君戒之年二十客京師偶爲律詩二章潛陽劉跛千見之曰子行清文茂內外完好何故以詩自瑕吾爲子毀之矣自是絕意不爲詩蓋詩非先生所長生平不多作海內學者罕傳之子刻先生遺文其齋孫恩露錄家藏詩稿十五首見寄義正辭雅附刊之俾學者見所未見亦快事也鈞衡識

擬子卿寄李都尉

沉洌委驚湍隈隩任所觸大谷自鎔金焉能願其欲羈鴻隱朔漠飛翔翼常縮獨鶴棲瑤林長鳴念谿谷不聞鸞鳳音時恐鷹鶚伏百年會有盡沈憂日夜續寸心遙相望萬里見幽獨

裴晉公

不去爲無恥不言爲不忠正告中興主漠然如聲聲以
茲至晚節心迹有異同出入任羣小將田如萍蹤宮庭
陰太氛邊疆多伏戎宗臣在東洛夕命朝可通緩野餘
清興精神已折衝安敢謀一自高舉思明農

明妃

漢帝惜艷色明妃出後宮曲中留哀怨橫塞詩人胸爲
蘿隨蔓引性本異貞松眾口不瑕疵多憐所遇窮若使
大梁見安知非女戎昭陽爲禍水豈讓傾城容

嶽子陵

君臣本朋友隨世分污隆先生三季後獨慕巢由蹤蓋
丰出儒素千秋難再逢故人同臥榻直自風雲從孤高

一身遠大猷千古空豈伊交尚淺將毋道未充臥龍如
際此焉敢伏隆中

將之燕別弟攢室

詰旦將戒徒獨步登山岡淚枯不能落四顧魂飛場往
時重暫別而今輕遠行豈忘岵屺詩言此裂中腸死者
不可留何況客異鄉家貧無儲蓄老母甘糟糠翁性嗜
醇醪客至羞寠觴所恨爾長逝出門增惘惘爾能養晨
昏細大無遺亡長兄雖篤謹不若爾精詳日夕下山去
身世兩茫茫

赴熱河晚憩翁梁

羣山作秋容蕭然如靜士月出烟光融山空疑遠徒解

鞍步河梁高天淨無滓儻值身心閒景物覩尤美因羨
耦耕人銷聲向雲水

薄暮自樅陽渡江赴九華

名山如勝友未見意難忘即事得餘閒扁舟下夕陽閒
情戀雲水浪迹暫家鄉身世何終極空嗟去日長

送楊黃在北歸

吾衰駒隙短君去塞雲高嘉會生難再離心別後勞風
霜隨客路藥餌仗兒曹何日還三徑音書附羽毛

展幽事公墓二首

不拜稱元詔甘爰十族書壯心同嶽柱寒骨委江魚天
壤精英在衣冠想像餘拜墟常林揚忠孝檢身疎

高皇肅人紀義氣愾環瀛作廟襄余闕開關送子英徵
臣知國恥大節重科名嗚咽窮泉路應隨正學行

川姑皇

欲踐曹娥迹孤孌誰保持門纓中有變節孝兩無虧七
十不還葬千秋作表儀忠魂應少慰有女是男兒

輓李餘三方伯三首

盧夏軒車至精強倍往時誰知交手別永與故人辭六
郡遲膏雨三吳滿淚洟衰殘失素友愁病更難支
金門同載筆玉壘數遺詩萬里面如覿千秋事所期官
移臨震澤天與豁離思再會無私語勿躬答

王知

公既爲邦伯翻稱門下生自慙無道術焉敢正師名抱病仍求益憂民實至誠斯人若弦翦終古志難平

別葉爾翔

四海故人盡爲君一繫舟衰殘良會少驚咳宿心酬八十苦無食千秋豈服謀自慙筮壽莫助別後重離憂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十

尺牘

與陳古咸大受

始春得手札聞來使已囘是以久未得復愚臥病閉門一無聞見惟鄉來衆論謂十餘年間大府廉靜愛民者未嘗無人而多不能察吏是以民不見德凡爲吏者三年以後貪廉仁暴明昧本難掩民口其是非失眞大抵寄耳目者非其人惟實按以政事多採人言而參伍之去其尤患民者則百吏革心而民實受其福矣君者湯文正于清端及日今德濟齋所至得民譽皆由於此又陳總憲在東夏時曾有一事至今民歌思之濟南州守

棍聯衙蠹武舉劣生爲害陳公訪聞懲其尤者放流二人其餘六七十人張榜通衢令州縣註册不能改過仍與聞外事卽時申報紐解治罪至今屏息雖欲爲惡於鄉里而不能此天下通患不可不留心訪察也適來頭目痛不可解亦懶於作字餘不贅

又

得來示及與兄子某札具悉賢者察吏安民事事實心且曲盡苦心私懷欣暢愚札所以汎言治體者離鄉三十年土俗民情之變易未由深悉卽有所聞恐係變憎之口不可信也賢既得之實見實聞又能公聽並觀不以耳目寄二人自各得其條理近都下亦衆白於所

勿之皆當矣過嚴之疑正由去重從輕未能察君子之用心耳凡治法莫如內寬而外嚴目前尤爲要道若不能大畏貪劣者之志則遺實害於民愚前亦聞過嚴之語而不以告者深信其當加是也聞今歲各屬秋成尙好未審鳳廬何似言不盡意臨風神溯

又

凡大府清明嚴肅而又能安靜然後實德及民賢自秉節鉞官吏士民相安卽此見眞實力量但聞事無細大必親裁決自是古賢用心昔武侯固然但聞見中有妙而爲之者久之則重以自困蓋小者一一致詳則大者或轉疎略幕中必求得信心人小事一以委之然後精

神休暇日力有餘可專一以治大事今移鎮江蘇事雖煩而臬憲陳公深鍊世事實心爲民一切刑獄可不大費心力矣運司朱公耿直樸實蘇常道王公雖未知其吏治何如而其事書局時知有志爲好官崇明總戎陳公心術坦白頗有識見吏弛民瘼可備諮訪欲得州縣官仁刻廉貪昏明敏罷之實必先於道府中得二三公正誠信人參伍其議論考證所見聞乃得無誤下江風氣與上江異士大夫商旅伎術人聲息日至京師如潛巷湯公大服其心者甚少儀封之廉公尚嘖有煩言顧用方專以公誠簡靜處之數月中亦頗無異議愚今年來舊疾時作幾不能支悤悤不盡欲言臨楮曷勝馳溯

又

來書所言事事皆處之得宜至謂歷事多利害甚明則受病卽在此眞古名賢語可爲庸庸者藥石也用方臨行時愚嚮一切吏胥民病漕運弊竇與賢商論必大有益昨力堂問救荒實政亦告以誠心與賢經畫必得其宜力堂忠國愛民直辭正色爲中朝第一別朴中三條以其行速已告以大略晤時錄原稿付之當與公同心且

聖主鑒其忠誠或可爲斯民福也陳札卽當作字封致聞仲夏始得回又沿江居民大害莫過於糧船東下所過之地遇蘆洲則結束之柴先搶大半所駐之地近魚

蕩塘偃則恃眾強取居民不能敵有司不敢詰即大府亦不能禁以其為別省之船惟漕督嚴責運弁運丁尚可少斂戢若訪於賢亦望切言之愚自聞祖墓積水起攢寢食不安舊病竟難支不知終作何狀貫一事古義可風去臘已進周官頗蒙嘉許將以三月中告歸營葬餘不宣

又

先斷事公諱法苞五世祖也明洪武初設制科中已卯鄉試出正學先生門為四川都使司斷事不拜燕王詔本省羈囚又以正學先生十族赴詔獄至三江口自沈尸骸不得以衣冠葬事載

欽定明史正學傳配享江甯南門外正學祠專祠在桐城有司春秋時祭而自先太僕公葬金陵子孫居江甯者不能歸展墓拜祠苞擬建宗祠於江甯名曰教忠祠其地或於先曾祖副使公舊園或於壽州族祖震霄虎踞關山房　中室祀斷事公西室祀始祖以下四祖東室祀斷事公子某孫某爲分支之祖太僕公之祖某公爲積德累仁之祖先太僕曾建小宗祠於桐城子孫典守者竊摽棄之今擬於三室之後更作三室爲小宗祠祀太僕公以下三世祖考程子云凡士大夫皆宜祀高曾祖禰本世所通行特太僕則不祧耳敎忠祠祭田二百畝在高淳縣乃苞爲鄉貢士時所置康熙壬午小宗祠祭田百五十畝在江甯苞爲秀才時

陸續購得拙集中所記泉井祭田其一也頊頊必敘入者以服官後未增一畝也望賢爲作教忠祠記而小宗祠及祭田亦附見焉每見故家祭田多爲子孫所鬻而敝族井及宗祠若得大府名碩爲記其事則不肖者妄念不生而買者亦有所顧忌苞平生夢多奇應七月杪夢或告我來年將委蛻記文祈速就及余之見其勒石則必俟賢總制鄰省後不敢躁也又明初方景二公祠宋楊忠烈祠皆在江甯南門外相去不過百步內外正學墓無古木楊祠與墓數十圍木刻民下關

又

前一札託程世兄致想已達近聞王次山老先生丁外

親古者三老在學吳門老輩如韓祖昭葉爾翔皆精於時文兼明古學且人品端正年近耄而視聽不衰思往年曾爲道其人尚記憶否若延爲義學師實可不負望酌之又義學不宜專教府城貧士（貧士無才學者始食義學中飲食之費）實用于鄉端遺法移會學院送三十內外廩試前三名兼通經史者更當相其材質于公所取止廩試一不向古學試以時古文而後留之則當有人材出但彼時義學中資用甚饒近則不能如有高才積學而以授經爲生者必商度能以二三十金給其家然後能遠出耳于公所教四十餘人以專課時文其後未成進士而以舉人拔貢者不過十許人耳若兼課以經學古文而賢大府暇日時親

臨進諸生而告以行身植志之方激發其志氣則所成之人材必有遠過於千公時詞章之士者矣恩恩不盡欲言

又

南歸後得賢二札大爲心開每見士大夫平居陳義侃侃及肩事任遇小利害輒自背其初心而不顧人之非笑滔滔者皆是也賢能以義制事當其時不以世故人情亂心曲既事不以成敗利鈍生恫疑此老生夙昔相期而未敢必其果然者今日見之愉快爲何如憶昔安溪李公以直撫入相余叩之曰自入

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公屈指得五十餘人余曰

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時景州魏君璧在側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乎見者皆不樂聞其言也三代以後雖君臣志合如孔明之遇先主猶不能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安敢妄意伊傅周召之事業但既自獻其身又荷
主知則宜有一二大節使後世聞而興起其次則禦災捍患賛德及民若葆若
泰其官恥莫大焉往歲徐鳳淮揚水災萬口同聲謂能
聖主之心父母斯民者首濟齋德公次吾友安撫張公而城頭未若二君子之殷以鳳屬之災未若徐及淮揚之廣且酷也是賢於三者已一有

得矣然歷觀唐宋名賢必堅持此志類之盡之以終其身然後奕世無疵焉步山椒者數盤以後登陟愈艱齊紈之潔倘觸脂垢雖數浣濯不能去其暈然則成敗利鈍賢能不以爲憂而不可不以此爲憂也先賢祠一簡李老先生書一封程世兄札一封望驗收分致餘則貢一能口云臨楮不勝懷念

又

每得手札懷抱爲之一開所慮人材日少大吏以敢作爲能或耽吟咏薄案牘使萬事隳壞於冥冥中若左右輔弼有能入告我

后者尙可矯除曾爲貫一切言之耶人多易變總由旣

得而患失湯睢州亦不過能不變耳愚與貫一常欲以睢州望賢近來人望日重可見人心之同但行百里者半九十洵有如來札所云耳愚散體之文從不以示人惟貫一輯得十八賢慮其沈沒古人之用心當命兒孫鈔寫冬初寄覽諸經解說共九十餘萬言必得一通人能寫能對與愚同寓有疑即問然後無譌舛但非終年不能畢事愚平生心力所竭惟在別擇先儒經義若能購善本照樣刪取點次俾令嗣秀敏者治之兼傳其學於湖南北之學者其事大於存老生一家之說其費遞相等不若舍彼而為此也文貴岡杜于皇先生遺集舊為曹棟亭所得後不知其所歸滄洲竟世諏訪未得其

蹤近金陵一貧家婦出一二册求售索價百金并古文幾二尺許雖無關於世教亦百餘年來一文獻也若能約貴鄉中有心者四五人共購之各鈔一部亦大快事以久已湮沈而復見也前使者至當即以子參參丁付之昨已付程世兄百金據程云往年係百九金而來札止四金俟程回蘇時再報輿圖已封付程臨楮不勝馳溯

又

仲秋出訪地師兼尋舊友知醫者地師他往醫亦無效膀腫如故頭痛轉加將若之何連得二札中云關牘多則此心漸昏一則乃古賢治心治事身體有得之言

國初圖大將軍海羽檄旁午觀書不輟湯文正之在秦中亦然與賢所見略同其他論人論事皆有深識卓見近見羣賢志事皆搖無定將來繼武雖州惟賢是望耳發來書籍收到儀禮經傳通解印點甚難其人別簡所條舉留意辨察餘不宣

又前九札映垣自都寄到云得之陳公齋孫此札乃厚予自雷翠庭讀書偶記錄者今合刊之鈞識

知老生志事者莫如貫一與賢天秩兩賢並爲聖主所特知望重自砥勖爲國家擔當世教爲天地保護生民各竭力所能致以歸潔其身並告同學諸君子平昔不病老生爲迂闊者此札閱過即碎寄貫一

與魏中丞定國

及門劉生大櫆者天資超越所爲古文頗能去離世俗蹊徑而命竇不猶弟舉以鴻博已入彀而或檢去之兩中副車今以親老不忍遠離止得暫圖教職公見其文自知其毚然而異於儕輩弟復先言之者以其數奇耳其所著小稿集謹以呈教

與雙學使慶

劉生大櫆不但精於時文即詩古文詞眼中罕見其匹爲人開爽不爲非義爲學慕中最難得之人

與雷貢一鋐

大臣體國莫急於得賢必舉能不詭隨志在忠君利民

者三四人以告
聖主見西林以此告之方苞白
與族子觀承
得來札重承節鉞
寵命惟有恐懼古賢獲自天佑而身名俱泰者其根源
皆自此一念始興利除弊施實德於民乃所以答
主知而開子孫以五世十世之福餘各一箋惟審察之
姪言文集中尚有宜商論者無緣相見奚詳列一單封
寄餘不贅望老人字
又
序必姪親行書刻本必歐字原本皆淮上江甯拙工所

爲也愚於祠堂之左老屋數間名曰敦崇堂有楹聯欲
姪書俗稱姪非古也署伯父望溪先生命書後但書名
酌之餘不贅望溪老人白

又

連得手札久之始作答衰疲可知清涼寺碑記未知有
暇爲書否又太僕公小宗祠欲姪楷書盥若會相聞否
適潘道兄過我乃我搜會試卷所得士爲人老成開爽
告假葬親及其兄送山陰故附書通問餘不宣望老九
月二十九筆

又

得來札甚喜所見與愚不謀而同下糧道諒由盡事理

言中肯綮皆稱量而出非幕中人所能代也略易文移中字面便似古人教令以後凡有關治教文字必自爲之久之便可成集矣葉君增俸不獨余心爲之一寬以安老儒實盛德事也清涼寺碑記行楷一聽擇便江甫刻工甚拙若得好手於浙中刻之一水易達也望老白

又

扁聯並嘉卽付康在雙鉤鋟版序內增入七十子之支一段更覺釀至此語老夫胸中常私以自勗不意自姪發之李漢序退之集則以兄之子序伯父集不用以改改餘列別簡不贅望渓期老人白

又

望溪集偶鈔如姪所云更定再寄一部並經子七種周官解辨聖人經世之法春秋通論聖人斷事之義乃擔當世道為

國股肱者所宜用心非經生之業也時人於喪禮百不一行非惟不行亦竟不知老夫痛之故為或問一書甚有關於人紀

聖主大孝實行三年之喪顧用方總督漕務時刻之淮上三年前閩中監司並讀經史子集二册刻須各州縣儒學嗣後閩中河南粵西中丞學使監司各鋟版以示諸生姪若作一序述尊公與老夫雖遠兄弟而居相近少小相親及水部公官京師延劉北因教尊公時文而

老夫適入試京兆每過寓齋尊公即從問經史或問及書後諸篇手錄而藏之篋笥者過半姪叨爲岳牧宜慶聖上之孝治故鋟版以示書院羣士及各州縣生童將以助流政教而亦以終先人之志事也此書徧布於百城則尊公之好學親賢亦不沒於後世矣

又自魏中丞以下十札皆厚子校錄者鈞衡識

接來札惻惻感人兼匍以後不得已仍治儀禮營祠堂未竟之工築以自遣惟夢覺及清風朗月尤難爲懷靜思賦命坎屯竟世在悲憂窮蹙中自告歸獨坐山齋身心少覺安泰故舊天不弔俾餘生常戚戚耳姪短札古雅老夫皆篋藏公餘隨意以小箋書平生稱心詩句備

名體字俾裝冊子時一展視復梅少司寇書到日若已回京望即命奏摺人確遞王生語盥若口之餘不贅期大功望老人白

與從弟雪泉雪泉曾孫某出示此札前路殘缺錄其後半如此亦略見先生篤親之萬一也鈞衡識

楊樹灣田價又從新債百餘金尚未得成功以鮑甥在省樅陽存稻近百石貴時不賣近則不可賣矣助叔父葬事十金賣此稻時鮑甥自送上又命以十金付六弟爲五弟典租四石意欲明後年積至三十金未知衰殘之軀此志得遂否也二兄又白

與顧震滄從春秋大事表錄出

承示春秋表諸序乃知老先生始仕而顯乃天心玉成使有得於古有傳於後也僕戒爲時賢作序三十餘年今必破例爲之老病不能爲揖讓之禮故不見一人先生若枉存自當披豁泉石間

答尹元孚 恩露藏木

得手教一切具悉爲母編年譜古未之有而太夫人志事與賢士大夫略同乃婦女中特出之人不惟今世希聞卽在古亦罕見則孝子創例以爲世法播流海內可興可觀人不能詣也如吉窶慕時事皆瑣細不可條舉則總計家道息耗人事吉凶改移或數年或十數年而括之曰太夫人於是乎幾何矣此史記孔子世家義法

也略者略之詳者詳之唐宋名賢年譜多如此不必以前事備略爲嫌也望溪方苞白

附刻望溪先生年譜序

鈞衡既梁望溪先生全集遂取吾友蘇厚子所編年譜
附後梓既成爲之言曰年譜之作助於來人自後干餘
年世所謂大儒文人歿後嶺必有年譜附集第世者或
及其門或年輩略相後先從遊久故或孫子述追祖考
乃能詳而無缺信而不誣若夫時代開隔與册亡徵言
之必不能詳詳者未必無誤此仁傑與祁所致憾于靖
節昌黎者也夫譜之不詳與無譜等詳焉不信則如勿
詳詳矣信矣爲之者或識不足以知其人之深於學行
大小重輕繁簡失要則猶不足以饜塞乎尊信者之心
吾鄉望溪先生舊傳其門人王兆符編有年譜兆符卒

先先生二十餘年其譜缺不備世亦絕未之見以故習舉業者第傳誦先生時文治古文者則泰以紹入家之統沿經學者則謂大義炳然非章句小生所及而其修身立命幽隱不欺與夫忠國愛民經世大體則千百中無二三知者再閱數十載人遙風往文獻就湮承學之士不過即所誦讀者想像大略而已又先生宗道不阿與世多梗自安溪長洲江陰高安諸公先後繼逝同朝媒孽快其嫉心海內學者苟無據以考其眞將使讀先生書信爲大賢君子而無以解於當日俾聞轉疑明道晦理如先生者尙不無可議或遂恣爲僞學毳聖道而蠹人心豈獨先生一身之顯晦已哉嗚呼此厚子年譜

80274M

所由作也厚子於先生之學信之篤而愛之深其爲年譜也積十數年乃成博而不雜贍而有體舉先生立身行已出處本末學問源流一開卷昭然若揭其爲功視周益公之於歐陽李公晦之於朱子劉伯繩之於山陰始有過焉惟其初意在節行故於先生經說諸序及奏議大者閒錄全文以諸家集後年譜例之可從刪然而厚子之意則欲他年有子長孟堅其人者得是譜即已洞其質行經綸毋待遍窺全集又欲天下未見先生經說者因是求讀其書以興學向道其用心可謂至矣豈好爲漫衍復疊者哉余故依而刊之爲述大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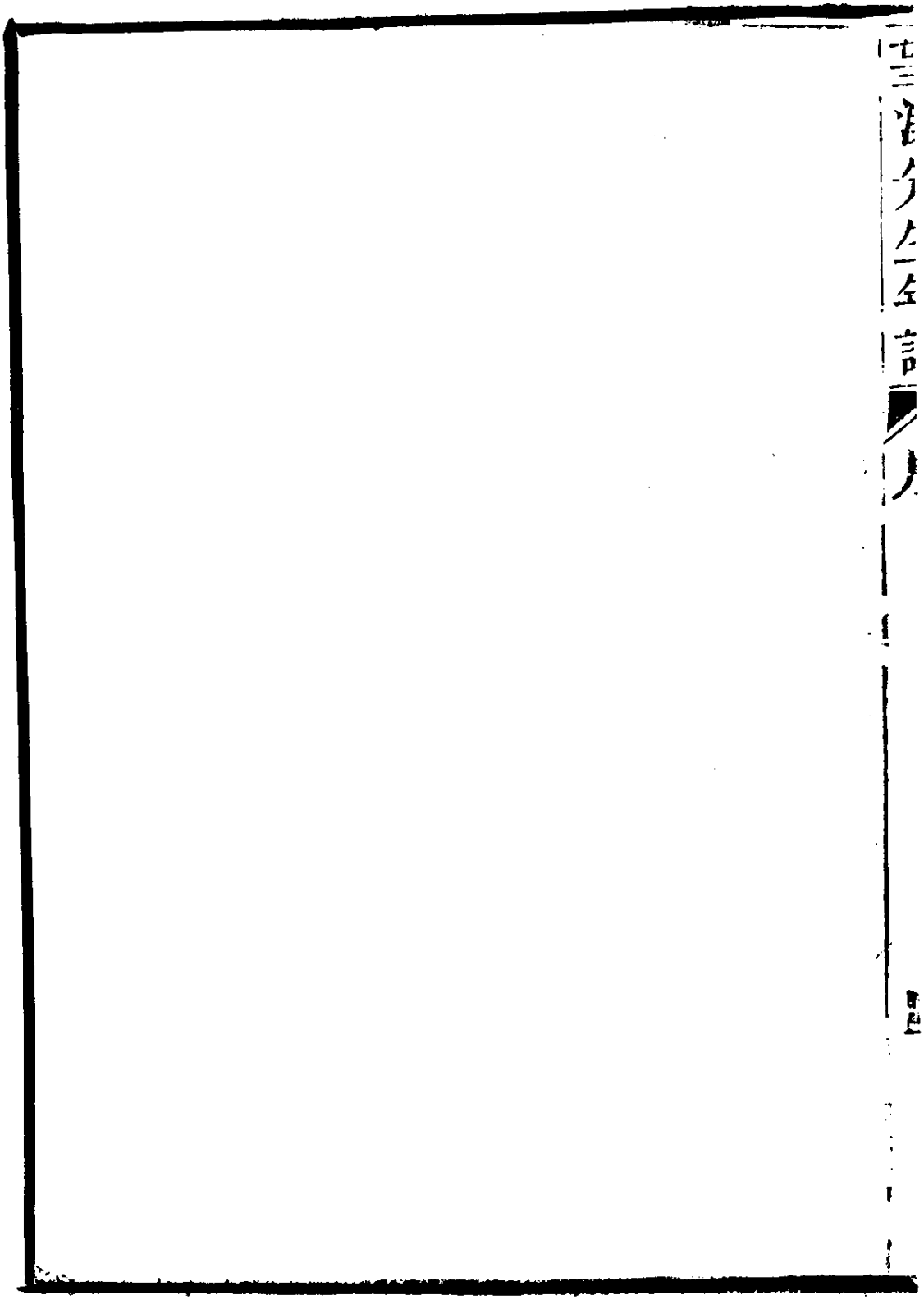
辛亥五月戴鈞衡序

方望溪先生年譜序

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虛浮之文有行而無學則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遠故孔子教人行有餘力則學文又以文行忠信四者並教然則學行文章固不可偏廢也吾鄉方望溪先生少明論行身祈嚮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竊觀先生爲學固徹上下古今一出於正而其學行大綱則符乎程朱之旨至發爲文章則又合四子而一之其行足以副其學其文足以載道而行遠先生少日之志固單生力學而允蹈之顧先生之著述行義未能盡顯奏議載於家譜世所罕

見或知先生之文章而不知其學行經濟或徒愛其文之醇潔而不知莫文之載道或知先生經學之宗宋儒而不知其有心得之實先生居官雖未顯著政績而其憂國之忠直言於大臣潛挽朝廷大事頗多在書局三十年承修各書亦皆頒列學官其所以扶樹政教嘉惠士林實有古大儒名臣之風矣惇元壯歲始知篤好先生之書十數年閒常奉以爲師愧未能希其萬一而於先生遺文遂事不憚集錄惟先生門人王兆符所編年譜及先生幼子道興所撰行狀今皆無傳本其他傳狀碑銘又不能具其學

行之詳用是惜之竊嘗論近代大儒宗法程朱精詳親切者以楊園張先生之學爲最宋以後文家能合程朱韓歐爲一而純正動人者以先生之文爲最昔曾增訂楊園年譜以備考鏡年來因更搜輯先生學行編爲年譜庶亦自備楷模又以俾天下學者知先生學行文章經濟之詳并知爲文必以載道爲貴毋徒爲浮靡奇說之辭而已也道光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同邑後學蘇惇元謹序



方望溪先生年譜附錄

文目編年

康熙辛未年二十四　讀孟子　書潘允愼家傳後

壬申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送母舅吳平一之鉅鹿後序　康烈女傳

癸酉　與王崑繩書

甲戌　與劉言潔書　甯晉公詩序

乙亥　與徐詒孫書　二貞婦傳

丙子　聖主親征漠北頌　北征頌二首代　讀周官

與謝雲聖書　與萬季野先生書　祭徐幼安文

丁丑　陳駁虛墓誌

年二十至三十　書太史公自序後二首　書韓退之
學生代齋郎議後二首　書祭裴太常文後　記時
文稿行不由徑三句義後　與韓慕廬學士書　送
馮文子序　高節婦傳　七夕賦
戊寅年三十一　文昌孝經序代　槃子嬰隱記　與閻百
詩書
己卯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贈魏方甸序　明
兵部郎中劉公墓誌　徐詒孫哀詞
庚辰　高素侯先生墓誌
辛巳　與韓慕廬先生書
壬午　與喬紫淵書　喬紫淵詩序　兄百川墓誌

弟椒塗墓誌
癸未　劉鶚甫墓誌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　祭張
母吳夫人文
申申　吳若函文稿序
丙戌　與熊藝二書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杜茶
村先生墓碣　亡妻蔡氏哀詞
丁亥　與吳東巖書　傳信錄序　教授胡君墓誌
年三十至四十　書淮陰侯列傳後　跋石齋黃公手
札　記百川先生遺言　記吳紹先求弟事　刻百
川先生遺文書後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答劉
拙修書　與龔孝水書　與賀生龍禾書　與劉函

三書 與孟泰占書 周公論 方正學論 宋字
綠文稿序 張彝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潔陽
會業初編序 余西麓文稿序 送劉函三序 張
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戊子年四十一 左仁傳 劉北固哀詞
庚寅 灌嬰論 鮑氏女球璚銘
辛卯 與劉大山書 何景桓遺文序 朱宇綠墓表
壬辰 獄中雜記 大理卿高公墓碣
癸巳 湖南洞苗歸化碑文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
時和年豐慶祝賦 失 結感錄 與白玟玉書
禮記析疑序 周官辨序 絃歌臺記 泉井鄉

祭田記　王大來墓誌　許昌禎妻吳氏墓誌　宣
左人哀詞　阮以南哀詞
甲午　記夢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　封內閣中書張
君墓誌
乙未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與孫以甯書　與
安溪李相國書　與陳滄洲書　孫徵君年譜序
送吳東巖序　孫徵君傳　顧飲和墓誌　兵部尚
書范公墓表　婢音哀詞　先母行畧
丙申　春秋通論序　將園記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
成氏墓表　僕王興哀詞
丁酉　春秋直解序　春秋直解後序　蔣詹事牡丹

詩序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四君子傳　劉紫
函墓誌　龔君墓誌　余君墓誌　葛君墓誌　內
閣中書劉君墓表　完顏保及妻官爾佳氏墓表
武季子哀詞　王瑤峯哀詞
年四十至五十　左忠毅公逸事　記長洲韓宗伯逸
事　轅馬說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與徐蝶
園書　與劉古塘書　與翁止園書　與劉紫函書
伍芝軒文稿序　儲禮執時文序　徐司空詩集
序　蔣母七才壽序　修復雙峯書院記　彭訒菴
墓誌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　同知經與府事吳
公墓表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武商平墓表

部尚書韓公墓表　祭白侯文　祭顧書宜先生文
祭張文端公文　余石民哀詞
年三十至五十　讀古文尚書　讀儀禮　書刪定荀
子後　讀管子　讀史記八書　書禮書序後　書
樂書序後　詰律書一則　書封禪書後　書史記
十表後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子書孟子荀卿傳
後　讀伍子胥傳　書儒林傳後　書刺客傳後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書柳文後　書邵子觀物篇
後　書朱注楚詞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原人二
首　原過　先天後天圖說　釋言　高、孫文正
逸事　石齋黃公逸事　書曹太學傳後　書王氏

三烈女傳後　書萬烈婦某氏事　呂九儀妻夏氏
與安徽李方伯書　再與劉拙修書　答喬介夫
書　與程若韓書　與某書　漢高帝論　漢文帝
論　罰漢後主論　宋武帝論　于忠肅論　明御
史黃公文集序　考槃集序　楊干木文稿序　嚴
鑛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祭
某公文　祭彭夫人文
戊戌年五十一　記姜西溟遺言　逆旅小子　送徐亮直
冊封琉球序　送王篛林南歸序　遊豐臺記　遊
潭柘記　謝母王孺人墓誌　萬季野墓表　劉烈
婦唐氏墓表　張彝歎哀詞

己亥　安溪李相國逸事　記張鵬翮忠武事　壽
先君子家傳後　書公祭先母文後　四月示道希
兄弟　送左未生南歸序　汪孺人六十壽序　公
友楷墓誌　潘丙三墓誌　巡撫福建黃公墓誌
沈氏姑生壙銘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駙馬孫公
哀詞
庚子　周官集注序　左未生墓誌　季瑞臣墓表
祭左未生文
辛丑　萬年寶歷頌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
狀　與李剛主書　周官析疑序　送黃王圃巡按
臺灣序　白孩王墓誌　王孺人墓誌　李伯子哀

詞

王寅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　羅
烈婦李氏墓表
雍正癸卯　聖主躬耕藉田頌　聖主親詣太學頌
兩朝　聖恩恭紀　王生墓誌　贈通奉大夫刑部
侍郎黃公墓表　祭滄洲陳公文　兄孫仁壙銘
甲辰　示道希兄弟　再至浮山記　蒼溪鎮重修三
元觀記　封氏園觀古松記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
朱履安墓表　大父馬溪府君墓誌　合葬圖墓
偶
乙巳　聖訓恭記　表微　別建曾子祠堂記　鰲溪

人尤氏墓表　鮑氏姊哀詞
丙午　左華露遺文序　劉古塘墓誌　顧友訓墓誌
陳依宜墓誌　沈孝子墓誌　韓城張公繼室王夫
人墓誌　王處士墓表　舒子展哀詞
丁未　陸以言墓誌　張樸村墓誌　顧文陳君墓誌
族子根穎壙銘　李世得墓表　劉中翰孺人周
氏墓表　曾孺人楊氏墓表
年五十至六十　江南閩廣積貯議　書老子傳後
通蔽　書孝婦魏氏詩後　湯司空逸事　記所聞
司寇韓城張公事　與呂宗華書　與徐司空蝶園
書二首　答某公書　與李覺庵書　學案序　重

訂禮記纂言序　送蔡西麓序　贈潘幼石序　贈淳安方文輈序　贈李立侯序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李剛主墓誌　鄭友白墓誌　胡右鄰墓誌
梅徵君墓表　黃際飛墓表　祭王崑繩文
戊申年六十一　金陵會館記　釋蘭谷傳　工科給事中暢公墓表　趙處士墓表　中憲鄂公夫人撒克達氏墓表　鮑氏妹哀詞　婁張氏墓誌
己酉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四月又示道希　送李雨蒼序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
庚戌　喜雨說　青要集序　隱拙齋詩集序　送鍾勵暇　親衛遷序　沈編修墓誌

辛亥　與常熟翁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廣州府張君墓誌　兄子道希婦岳氏誌

壬子　爲秦門高貞女糾舉本引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七月示道希書　贈宋西犴序　李柳亭墓誌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　汪武曹墓表　宋山言墓表　雷氏先墓表

癸丑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古文約選序并凡例

翰林院檢討竇君墓表

甲寅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

乙卯　喪禮議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

劄子　東昌鄧嶧亭墓表
乾隆丙辰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請定經制劄子　刪定荀子管子序
再送桑西麓序　高烈婦傳　禮部尚書楊公墓誌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　高登善妻方氏墓誌
刁贈君墓表　秦仲高墓表　謝孺人葉氏墓表
丁巳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論九卿會議事宜劄子　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請以湯斌從祀孔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劄子
辭禮部侍郎劄子　敘交　寄言　送韓祖昭南歸

序　艮鄉縣岡窑村新建迪濟橋碑記　楊千木墓
誌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　田間先生墓
表
年六十至七十　請禁燒酒事宜劄子　請除官給米
商印照劄子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論山西
災荒劄子　論考試翰林劄子　修　祖陵廟寢議
塞外屯田議　渾河改歸故道議　臺灣建城議
貴州苗疆議　黃淮議　記徐司空逸事　與孫
司寇書　王巽功詩說序　李穆堂文集序　送張
又渠守揚州序　送官庶常覲省序　沛天上人傳
光祿卿呂公墓誌　弟屋源墓誌　刑部左侍郎

玉公墓表　吳處士妻傳氏墓表

年五十至七十　論法　湯潛庵先生逸事　書熊氏家傳後　記李默齋實行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荊氏行實後　答申謙居書　與陳密庵書　與某公書　繳補名宦志序　在和湯氏義田記　孫積生傳　謝季方傳　理藩員外郎贈資政大夫席公神道碑　高仲芝墓表　余處士墓表

戊午年七十一　聖主躬耕耤田頌　聖主臨雍禮成頌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

己未　論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進四書文選表　并凡例　鷹青山人詩序　送雷陽鷹師歸岡序

庚申　知甯國府事黃君墓誌

辛酉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吳宥函墓表　兄子道希墓誌　七恩

壬戌　論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湯文正公年譜序　贈孺人鄒氏墓誌　大理卿熊公墓誌　陳西臺墓表　方曰崑妻李氏墓表

癸亥　余東木時文序　題天姥寺壁　遊雁蕩記　記尋大龍湫瀑布　趙孺人翟氏墓誌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甲子　題黃玉圃夢歸圖　書烈婦東鄂氏事畧後

答尹元孚書　熊偕呂遺文序　贈石仲子序　尹
太夫人李氏墓誌　兵部主事龔君墓碣
乙丑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丙寅　重修清涼寺記　莊復齋墓誌　程贈君墓誌
少詹事查公墓表
丁卯　重建陽明祠堂記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江
南布政使陳公墓誌
戊辰年十八　楊黃在時文序　赫氏祭田記　尹元孚
墓誌　與黃玉圖同祭尹少竿文
年七十一至八十二　書孫文正傳後　書盧象

後　答問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與鄂少保論喪服汪疏之誤書　與鄂西林少保論治河書　與西林相國論薦賢書　與宋學圃書　答程夔州書　答禮館諸君子書　答禮館纂修書　與顧震滄書　教忠祠規并序　教忠祠祭田條目并序　教忠祠禁并序　柏村吳氏重建宗祠記　白雲先生傳　二山人傳　全陵近支二節婦傳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光節婦傳　少京兆除公墓誌　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　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武強縣令管君墓表　和風翔慈詞

年歲未詳文甲多在五十以後　多福倪銘　讀大誥　讀尚書記二首　讀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讀二南　讀行露　讀邶鄘鄭至曹檜十一國風　讀邶鄘衛檜四國風　讀王風　讀齊風　書周頌清廟詩後二首　周官辨偽二首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辨明堂位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三則　立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讀經解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貨殖傳三首　書漢書禮樂志後　書漢書霍光傳後　書王莽傳後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書韓退之平淮西

碑後　書柳子厚辨亢
後　書李習之盧坦傳
僉事家傳後　記開海
女　跋先君子遺詩
甫諸生書課代　移山
禮闈示貢士代　擬除
亭書　與吳見山書
祠堂記　三山林湛傳
小像贊　象尺銘　硯銘二首
諸家評論
韓文懿公諱菼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官禮部尚書
望衡先生長善付象

柔子後　書李習之平賦書
後　異姓爲後　書澄懷王
曰始末　自訟　西湖懸烈
題舒文節採梅圖說　檄濟
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代
蓀安州香稅制代　答楊星
贈介庵上人序　鹿忠節公
胡蘧洲像贊　浮屠磬珠
硯銘　澄泥硯銘

古書六通四辟使程朱並世得斯人往復議論則諸
經之覆所發必增倍矣 評讀尚書記
又曰義理則取鎔式氣格則方駕韓歐評時文
蔡文勤公 諱世遠字聞之 號梁村 侍郎 曰其說皆前古所未
有而按以經義揆之事理無一不合於人心之同然
此之謂言立 評周官辨偽
陳恪勤公 諱鵬年字北溟 號滄洲 總督 曰望溪可負天下之
重觀其讀周官儀禮孟子管子可知所見閎廓深遠
此等文可徵其平易詳慎不能平易詳慎則閎廓深
遠非眞而用之必窒矣 評書李習之平賦書後可學
朱文端公 諱軾字若瞻號笥河 高安人官大學士 曰方子行身方嚴出語

樸直眾多見謂迂闊余獨知爲鄭公孫僑趙樂毅一流人每與之言心終不忘觀此等文有志者宜深求其底蘊評讀

又曰老謀雄畧一歸經術未審韓范規模視此何似評

張南軒相國書

陳文恭公號榕門桂林人官大學士四望溪經說不惟經義即明可以蕩滌人心之邪穢維持禮俗評讀

張舜數進士名超超字尚淳人曰探孔孟程朱之心摸左馬韓歐之韻天生神物非一代之珍玩也評

王氏菴孝廉名源字崑繩蒲圃平人曰宋以後無此清深峻潔文心唐以前無此淳實精淵評讀理路儀禮

李穆谷學正名塨字剛主王崧縣人曰門下篤內行而又高望遠志講求經世濟民之猷沈酣宋明儒說文筆衣被海內而於經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媕娿候門爲名譽此豈近今所能得者私心頌禱謂樹赤幟以張聖道必是人也與先生書

顧用方河帥名琮滿洲人曰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心之寶與人之忠惻所觸而流焉者也故平生無不關於道教之文文集

胡襲參司業名宗緒號鶴舫避棚城人曰望溪說經文宋五子之意皆在其中而文更拔出六家之上余嘗謂方子乃七百年一見之人知言者當不以爲過其實也評讀儀禮

全謝山應常謁望字紹貢鄞縣人曰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溝澮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莫如桐城方公應幾不愧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曰無其辭而於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惓惓爲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之且從而倍擊之其亦悕矣神道碑

雷翠庭副憲名鋐字貫一鄞化人曰先生之文非關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也

枕樾閻廉訪名廷芳幸號枕樾一字仁和人曰先生廿六今之古人歸

延勢昔受經邸第見先生著緇布小冠衣縕袍凭白
大孔交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肺肺以六經之言
質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
朝蹇諤多與時牴牾然
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
傳贊
又曰方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為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
昔聖之旨弗宣其義峻遠其旨譚嚴其氣肅穆而亦
汲以醇湛於經而合乎道詢足以繼韓歐諸公矣先
生之文海內或知宗之特平生以道自重不苟隨流
俗故或病其迂或患其簡且多謗之者雖然能擯於

生前而其人其學卒不能掩於歿世也文集後序

程夔夏兵部名鯤歙縣人曰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不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而無一不有補於道教也文集序

姚鼐鳥編修諱鼐字夢穀桐城人曰望溪文於親懿故舊之間隱親惻至亦見其篤於倫理而立身近於禮經有不可掩者已詳文集

韓理堂大令名夢周字公復灤州人官來安知縣日論文於程朱未出之前與論文於程朱既出之後其說不同程朱以前聖道否塞雖有一二豪傑之士竟見大體未能使此理

燦然較著於世立言者苟持之有故即高下淺深醇駁不一君子皆將取之使學者擇焉自程朱出而聖賢之道復明學者舍是無以爲學立言者舍是何以言哉將背而去之乎則適以自陷於淫詖將以文爲小技而戲出之乎則又可以不作矣是故生程朱之後而謬援古人駁雜以自解皆無當於斯文者也望溪先生之文體正而法嚴其於道也一以程朱爲歸皆卓然有補於道教可傳世而不朽其於所易忽者亦不苟焉可以識先生之所學矣書逸集後

彭允初進士名紹升號尺木長洲人曰少讀望溪方先生文服其篤於倫理有中心慘怛之誠以爲非他文士所能及

姚惜抱先生論鼐字姬傳桐城人官刑部郎中曰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鼐爲先生邑弟子誦其文蓋尤慕之集外文序

又曰望溪宗伯與鄂張兩相國書論制準夷事憂國忠友之情則皆可謂至矣於公平生風義所關頗重敘與鄂張兩相國書稿

方望溪先生年譜

同邑後學蘇惇元輯

康熙七年戊申夏四月十五日先生生於六合之孤稼邨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鳳九一字靈皋老年自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江南安慶府桐城縣人見李集及方氏家譜桐城志上元志始祖號德益於宋元之際由休甯遷桐城縣市鳳儀坊德益生秀實爲元彰德主簿秀實生謙爲元望亭巡檢謙生圓爲元宣使圓生法明建文元年舉於鄉爲四川部司斷事永樂初不具賀表被逮行至望江自沈於江事載明史法生懋懋生璡成化元年舉於鄉璡生圭圭生綱國子監生綱生夢暘爲

南安縣丞夢賜生學尹縣學生學尹生大美見諫家大
美字黃中號沖含萬歷十四年進士官至太僕寺少
卿是爲先生高祖見桐城志曾祖諱象乾字廣野號
閬庵明恩貢生官按察司副使備兵嶺西左江明季
避寇亂僑居江甯府上元縣由正街後移居土街見桐城志
及本集家譜祖諱懱字漢樹號馬溪歲貢生有文名官蕪
湖縣學訓導遷興化縣學教諭見桐城志及家譜父仲舒字
南董號逸巢國子監生好讀書閉無畦畛與黃岡杜
于皇濬杜蒼略同里錢飲光澄之族祖龕山文諸
先生唱和所作詩三千餘首以遺逸名見桐城志及本集沈廷芳
所撰傳前娶姚氏母吳氏繼興府同知諱勉之女見

公莆田人萬居六合留稼郡逸巢公贅焉見同知郡公墓表與府事吳兄舟字百川長先生三歲寄上元縣籍廩貢生性孝友好學以制舉文名天下又善古文而自以爲不足疾革時自焚其稿早世年三十七後崇祀鄉賢祠見兄百川墓誌及四君子傳刻百川遺文書後縣志家譜弟林宇椒塗亦孝友好學善時文早天年二十一見弟椒塗墓誌及家譜

十年辛亥先生年四歲父嘗鷄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對先生卽應曰龍氣成雲見雷鉉所撰行狀及沈傳

十一年壬子先生年五歲父口授經文章句見台拱岡墓碣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六歲隨父自六合歸上元見吳處士妻傳

十三年甲寅先生年七歲祖有舊板史記父固藏篋中
兄百川時年十歲百川偕先生俟父出輒啟篋而潛
觀之故先生所得於史記者多百川發其端緒云從見
弟辛元訒書
史記十表後
十六年丁巳先生年十歲從兄百川讀經書古文家貧
甚冬無絮衾旬月中屢不再食益屬學其後兄爲講
經書注疏大全擇其是辨其疑相與博究經史百氏
之書更相助以孝弟見先母行畧兄百川墓誌與呂宗華書及雷狀沈傳始
作時文前輩一兒輒異之見杜齋畧訒讀孟子
十七年戊午先生年十一歲兄百川往無湖侍大父學
署太公讓先生及弟椒塗誦讀甚嚴先生嘗曰五歲

吾父課章句稍長治經書古文五父口授指畫焉（撰拱園墓碣及百川墓誌）先生未成童易詩書禮記左傳皆已能倍誦（見程崟儀禮經傳通解疑序）

二十二年癸亥先生年十六歲隨兄百川求友閭巷間交同里劉古塘捷（見劉古塘墓誌）

二十五年丙寅先生年十九歲交高淳張彝歎自超（見四君子傳序）太公攜歸安慶應試交宿松朱字綠（書同里劉北固輝祖（見朱字綠墓表）及四君子傳）過樅陽宿草舍晨光始通錢飲光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太公驚問錢先生曰閭君有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視所祈嚮恐交臂而失之太公呼先生出拜錢先生答拜太公跪而相支拄

爲不甫者久之見田間先生墓表 先生嘗曰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杜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爲也是雖小道非盡心以終世不能企其成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絕意於詩見應青山人詩序

二十六年丁卯先生年二十歲循覽五經注疏大全以諸色筆別之用功少者亦三四周其後崑山刻通志堂宋元經解出先生句節字劃凡三次芟薙取其粹而會通之二十餘年始畢唐宋以來詁經之書未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偶舉一節前儒訓釋一一然於心然後究極經文所以云之意而以義理折

中焉年三十以前有讀尚書偶筆讀易偶筆朱子詩
義補正見與呂宗華書及程
鑒所撰儀禮
析疑序秋七月丁大父憂
二十八年己巳先生年二十二歲夏四月歲試第一補
桐城縣學弟子員受知於學使宛平高公素侯諱齋七
月公招入使院先生素不好作時文後此皆高公敦
率之見書高素侯先生手
札後及姚鼐增
筆記
二十九年庚午先生年二十三歲春三月四日弟椒塗
卒秋應鄉試房考將樂廖公蓮山諱鷹坪新鄉暢公
素庵諱泰
兆得先生文大異之交論力薦不售見給事中暢公
墓表冬十一月娶夫人蔡氏先是先生以弟椒塗卒
服未終不娶妻父母趣之始娶禮齊衰期三月不御

內時七閱月計已過時先生猶不忍成婚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姻大駭物議紛然先生乃勉成婚畢望恨之見與兄子道希元弟書

三十年辛未先生年二十四歲作讀孟子文杜蒼翠先生見之評曰前儒所未發卻婦人小子所共知方郎十歲初爲時文先兄卽勸以何不舍此而發憤著書不意十五年後所造至此見本集秋從高公素侯如京師館於高公所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交宛平王崑繩源無錫劉言潔齊清陽徐詒孫念祖見四君子傳遊太學安溪李文貞公清植見先生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長洲韓文懿公菼以文名海內見先生

文至欲自鬻其稿評先生文曰盧陵無此深厚南豐無此雄直豈非昌黎後一人平當是時巨公貴人方以收召後學爲務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於是益見重諸公間（傳及韓公評語家譜）一意爲經學先生入都萬季野先生斯名同獨降齒德與之交季野告之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先生於是輟古文之學一意求經義焉（見萬季野墓表）始讀宋儒書先生嘗與劉拙修書曰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爲腐

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乃深嗜而力探焉二十年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知生乎宋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雍蘧蒿乃學之蠹也見本集

二十一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五歲作高素侯先生壽序

舉蘇老泉上富鄭公書爲壽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高公揭先生文於壁觀者皆駭多相戲曰碌碌無成至爲門生姍笑先生請撤之公曰吾正欲使諸公一聞天下之正義也見壽序及書高公手札後 姜西溟先

生名諱 見先生文乃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
者也見全紹衣祖望所撰神道碑及姜與王崑繩書先生與姜西溟王崑繩
論行身祈嚮先生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
之間見王兆符所撰文集序

三十二年癸酉先生年二十六歲授經涿州見書歲寒
秋應順天鄉試不售見送吳東巖序 章四義後

三十三年甲戌先生年二十七歲投經永州見與劉言潔書

三十四年乙亥先生年二十八歲館涿州滕氏疾屢貼
危見敎忠祠祭 復至京師見陳駁
祖像日序 虛墓表

三十五年丙子先生年二十九歲居京師館於汪氏王
兆符來從學見杏詹事墓表及王生墓誌 交同里左未生待未
望矣先生手善

生乃忠毅公之孫也見左未生墓誌作讀周官文姜西溟見之評曰余近四十始遊諸經之樊方子未三十而所學造此讀之眼明心開已而汗下見本集秋試順天報罷擬不復應舉見高素侯大理手札冬南歸見吳處士墓表三十六年丁丑先生年三十歲授經寶應喬氏見喬紫淵詩序三十七年戊寅先生年三十一歲館寶應冬學使溍陽張公樸園諱榕端招至使院見贈魏方甸序高公素侯以書督應鄉試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三十八年己卯先生年三十二歲舉江南鄉試第一上考爲韓城張公景峯諱廷枏太原姜公崑麓諱晟房考爲宗公見張公逸事及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三十九年庚辰先生年三十三歲春正月如京師試禮部不第夏四月南歸見兄百川墓誌　秋七月兄百川自安慶歸疾遂篤見兄百川墓誌

四十年辛巳先生年三十四歲冬十月二十一日兄百川卒百川疾逾年先生常雞鳴時起視治藥物以進見妻蔡氏哀辭及兄卒執喪過禮過期猶不復寢父曰親親有殺與父在爲母無別矣先生自是禪心於所以制禮之義有得則以教諸子見兄子道希喪禮或問跋

四十一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五歲春正月二十日長子道章生側室楊氏出覲家　三月葬兄百川弟椒塗各爲墓誌銘其後以陰流入塘見兄百川墓誌起撰

四十二年癸未先生年三十六歲春至京師再試禮部不第交蠡縣李剛主塔聚王崑繩寓與剛主論格物（見李剛主恕谷後集）

四十三年甲申先生年三十七歲秋七月移居由正街故宅之將園先是副使公遷上元始居於此其後定居土街宅出質園無主遂盡毀先生因太公年老不能出遊乃謀復是宅至是入居修葺浚築有高樹清池蔬園太公日召故人歡飲其間太公歿後又構堂室奉太夫人居之每飯後先生扶太夫人循廡觀僕婢蒔花灌畦或立池上觀月出而名之曰將園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也（見將園記）

四十五年丙戌先生年三十九歲春至京師遇李剛主
於八里莊再論格物不合（見如谷傳）與應禮部試成進
士第四名總裁爲大興李公（公諱鍾侖溧陽彭公（公諱定求）
如淇）會房者爲江都顧公（諱圖河）書宣
殿試朝論翕然推爲第一人而先生聞母疾遽歸李文
貞公馳使留之不得（見雷默沈傳家譜）過揚州有鹽商吳
某求定明歲教其子以百金爲贄及抵江南總督滿
某公延先生主講義學先生乃返吳贄吳曰非先生
辭我勢不能也蹔者見也已見何返先生不可三往
返卒還之（見如谷後集）秋七月三日夫人蔡氏卒作哀
詞（見木集）夫人殁後嫡紳慕先生名競聯姻相國熊文

端公詩賜履欲妻以女先生謝之又有鄭總兵家巨富欲妻之女願以萬金助妝奩使可贍九族三黨之餘問者先生峻辭之熊尚書一瀟其子本爲先生同年進士密謂先生曰鄙人有妹家君願使侍箕帚先生曰盛意感甚惟苞家法亡妻偕婦姒曰夙興精五飯酒漿奉尼匜二親左右令妹能乎本咋舌無以應見谷後集

四十六年丁亥先生年四十歲歸桐城省墓見已亥四兄秋月繼室徐氏夫人歸夫人上元人內閣中書時敏之女見家譜冬十月四日父卒先生以母老疾酌禮經築室宅之西偏以奉事焉而不入中門見

古歌所撰哀
禮或問序
四十七年戊子先生年四十一歲冬歸桐城省墓便入
龍眠山見左仁傳及書
公祭先母文後
四十八年己丑先生年四十二歲歸桐城省墓便至浮
山見再至
浮山記
五十年辛卯先生年四十四歲是年以後潛心三禮因
以貫徹諸經見王兆
符評語 冬十一月以南山集案連赴
一詔獄是時左都御史趙公申喬刻編修戴名世所
著南山集語多狂悖先生以集序列名牽連被逮下
江寧縣獄旋解至京師下刑部獄其序文實非先生
作也九本傳及結感
錄恕谷後集

五十一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五歲在獄中切究陳氏禮記集說著禮記析疑其序曰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咸心饜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一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畧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考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揣焉其焉能以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

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間而大焉乃或以已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衞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集見本方

爰書上時同繫者皆惶懼先生閱禮經自若同繫者厭之投其書於地曰命在須臾矣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也見沈傳及顧用方所撰周官辨序　金壇王若霖澍閒曰入獄視先生解衣般礴諮經諏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諷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姍笑何見送王若霖南歸序　蓍喪禮或問其後劉古塘爲之序稱其於先王制禮之意有灼知曲盡而非傳注所能及者擬人心昏蔽而起其善端莫近於是書初先生居喪準禮畢中戚友有感而相倣倣者古塘刊是書示朋友生徒而江介服行者又漸多也見古塘序及兄子道泰跋

五十二年癸巳先生年四十六歲春二月獄決先生蒙

寬宥免治出獄隸籍漢軍先是獄具論死
聖祖矜疑李文貞公亦力救之獄詞五上五折本至是
章始下
聖祖素知先生文學三月二十三日　硃書戴名世案
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翼日
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命著黃鍾
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豐慶祝賦每奏進
聖祖輒嘉賞再三曰此卽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
過也
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見本傳沈傳兩朝聖恩恭紀　遣人迎母至
京寓侍養見張保所撰名臣言行錄　秋八月移直　蒙養齋編

校樂律厤算諸書先生與渾渚徐公蝶園諱元夢修樂律

聖祖命與諸皇子游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誠親王爲監修王性嚴承事者多獲詬責先生倘佯不阿遇事持正爭執王敬之乃延爲王子師先生置王子座東向己南面坐始就講見本傳雷鶚沈傳全碑及兵部尚書徐公慕表先生雖不與朝政而密勿機務多得聞之是時李文貞公在閣徐公蝶園尋以總憲兼院長皆傾倒於先生先生時時以所見數陳某事當行某事當去其說多見施行先生苦口直言不自知其數雖不能盡從而二公能容之欲薦先生則辭曰某本罪臣不死

已爲北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爲公言之倘得行則拜賜多矣見全碑　周官辨成先生在館中徐公蝶園及混同顧公用方諱琮時就問周官疑義先生詳爲辨析遇館中後生則爲講喪服聞而持行者數人顧公與河間王振聲謂筆之書然後可久存先生乃出其在獄所作喪禮或問又爲周官辨淩月而成見顧用方所撰周官辨序其自序曰凡人心之所同者卽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藏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難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

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纂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芟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眞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册也守在官府傳布四

方不宜有論而孟子斷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

五十四年乙未先生年四十八歲春刪定容城孫徵君年譜書成序之壽作徵君傳　冬十二月九日母卒

先是疾篤

舉祖加恩賜醫診視見示遠希兄弟

五年丙申先生年四十九歲冬春秋通論成先生

□□已後供事書局公事之暇輒致力於春秋房官□□□三十年見程崟撰儀禮析疑序　先生在書局徐公蝶園□□□生講春秋疑義每舉一事先生必數全經比□□其義顧公用方與二三君子謂非筆之於書則口傳能幾日所傳者遂能一一不失其指意予屢敦促始成此書其自序曰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其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

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間毫芒之辨作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未由得其間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

別其類爲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徐公每語人曰自程朱而後未見此等經訓他日必列於學官兒輩用方撰本書序

五十六年丁酉先生年五十歲秋作四君子傳其序略曰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寅金陵者曰劉古塘於高淳得張彝歎歸試於皖得古塘之兄北固於宿松得朱字綠辛未遊京師得宛平王崑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其志趨之近者則古塘彝歎言潔詒孫也術業之近者則崑繩字綠北固也余平

生昵好志趨術業之近與諸子比者有矣然其年先
先後生於余而自有其儕或年相若甫交期則後惟
諸君子同時並出而爲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矣
己春金壇王若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
爲曹而發名於世者其朋有三焉行修而學殖者莫
如子之徒其遇之冥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
徒也因屈指死者七人皆齎志也存者三人則余罹
於罰古塘中歲遘无妄之災病且聾孱歎老而無子
相與痛惜者久之先兄之殁余既爲誌銘詒孫北固
有哀辭字綠有墓表故弗更著今作王張二劉四君
子傳　春秋直解成其序曰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

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大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預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畧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悅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

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焚然殺亂接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歧說殺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閒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已所見合爲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幼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五十七年戊戌先生年五十一歲春二月命兄子道希道永權葬父逸東公母吳夫人於上元南都石嵴之台拱岡見台拱岡墓碣命長子道章就學於李剛主見李剛主哀詞五十八年己亥先生年五十二歲夏四月遇疾自知作書示兄子道希字師范兄弟定祭禮擬置祭田定教家

之法見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五十九年庚子先生年五十三歲冬十一月周官集註成其序曰朱子既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之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文字所不載迹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

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
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
難自別擇乃並纂綴合爲一編大抵在發其端緒使
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繊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
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
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
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
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融而
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
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畧也哉 十二
月二日幼子道興生側室楊氏出見家
譜

六十年辛丑先生年五十四歲周官析疑成其序曰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指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旬職必詳者有畧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即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

文者始視之若焚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妙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盡而曲得所謂如此況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恆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闕哉卽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冬十一月閩李卿主長子習仁天乃作書與之其畧曰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

以敬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
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
質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
吾兄之德行醇懿而哀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
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訾謷朱子習
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
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
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川相
誠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
似而足稱斯言者合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滅
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

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其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君子省身不獻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倘鑒愚誠取乎生所述嘗謬朱子之語一切雜芟而直抒已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見本集

初先生與王崑繩論學崑繩不信程朱盡發其失且曰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先生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聰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泌乎其小

耳崑繩聞先生言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先生出刑部獄剛主來唁先生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板者削之過半先生因舉顏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心者告之剛主隨卽爲更定至是先生復作此書與之見李剛主蔡記

六十一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五歲夏四月扈蹕熱河六月奉

命回京充武英殿修書總裁見兩朝聖恩紀及本傳

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年五十六歲以

世宗嗣位覃恩赦歸原籍見本傳先是滇遊紀聞峯先生近支族人皆隸滇軍至是肆赦

上曰朕以方面故赦其合族包功德不細先生聞
命驚怖感泣涕泗交頤見本傳雷
王兆符爲敘次文集見集序高安朱文端公謚來定
交志同道合無與比者見敘
交
二年甲辰先生年五十七歲春二月請假歸葬親蒙
恩給假一年五月十三日抵上元越翼日展墓初歸以
卜兆未定不即私室寓居北山僧舍中葬畢乃返台視
拱岡墓碣清
禄寺記沈傳六月丁酉視台拱岡父母墓穴負土
定封見台拱
岡墓碣七月作台拱岡墓碣八月歸桐城
奉大父柩至上元且省在桐各先墓便過浮山時空
未生已故弔其子秀起見丹至
浮山記作書示道希兄弟

訓敎家法作大父馬溪府君墓誌

三年乙巳先生年五十八歲春三月二十四日還京召見

上憐弱足命二內侍扶翼至養心殿顧視訓慰者久之有

先帝持法朕原情汝老學當知此義之諭并賜茶芽一器見聖訓恭紀及本傳

命仍走武英殿總裁尋欲用爲司業先生以老病力辭見全碑

六年戊申先生年六十一歲冬十一和沈廷芳來受業先生曰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生欲登吾門當以忘邊

爲務廷芳謹受教先生以所著喪禮或問授之曰喪祭二禮事親根本世罕習者生其研於斯兒沈廷芳所撰先生傳書後

七年己酉先生年六十二歲夏四月作書示兄子道希葬兄百川必遵遺命與弟椒塗同邱道希得札從命葬於蔣甸大父司諭公居中百川椒塗同封居右嫂張氏及夫人蔡氏同封居左兒示道希書並跋其後復以陰流入壙俱遷葬兒熊階呂余東木蔣文序司諭公遷葬江甯縣石潭菖蒲山兒家譜

八年庚戌先生年六十三歲是年議開博學鴻辭科尋詔三品以上諸臣各舉學與行兼者諸公問先生以所

舉先生以執友南昌龔孝水縯歙縣余西麓華翥遊好之久者嘉善柯南陔煜淳安方文輈粲如四人應之（見送余西麓序）安溪官獻瑤來受業（見官獻瑤所撰讀經要領文序）莆化雷鋐見先生於漳浦察文勤公（諱斯選）之齋文勤即命受業於先生先生固辭而答以僑輩之稱者三四年後始受而不辭（見送雷陽廬歸閩序）秋疾作命諸子曰如我殁斂時須袒右臂昔余弟椒塗疾革時余因與疾醫者令出避野寺弟卒弗獲視含斂心常悔之以此目罰也（見七思注及沈傳）

九年辛亥先生年六十四歲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見本傳）與常熟蔣文肅（諱廷錫）桐城張文和（諱廷玉）兩相

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十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五歲與西林鄂文端謙爾桐城張文和兩相國書論制準噶爾澤望事宜凡十二條西師征討多年至是復猖獗先生之意欲爲嚴軍屯守撫士蓄力以待可勝之以勿爲輕舉深入以邀難必之功厥後鄂公奉

命馳往軍前傳論大將軍旋於十二月奏請邊地屯田事宜五條其開多採先生之論奉

詔從之見文集及東華錄惜抱軒集

夏五月遷翰林院侍講見本傳

秋七月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見本傳

九月長子道章舉順天鄉試見家譜及桐城志

冬十一月與縣孫文定

公諱嘉以刑部侍郎爲順天府尹兼祭酒勁挺不爲親王所喜有白朱邸來屬先生急奏劾之當卽以代孫公先生拒不可其人以禍怵之先生以死力辭不已竟有劾孫公婪贓孫公下獄先生謂鄂文端公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於是鄂公以百口保之孫公遂得免（見全碑及雷鉉鄂公逸事）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六十六歲春三月奉　梁親王教纂選兩漢及唐宋八家古文刑授成均諸生其後於

乾隆初

詔頒各學官（見木書并學政全書）

又四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先生以足疾辭

命仍專司書局不必辦理內閣事務有大議即家上之
先生不能隨班趨直俱荷 許容先生感激流涕以
爲不世之恩當思所以不世之報然自是益不諾於
衆矣見本傳全碑及謝
振定部侍郎劄子 六月教習庶吉士見本
傳
秋八月充一統志館總裁見本傳
奉
命校訂春秋日講見顧用方春
秋通論序
十三年乙卯先生年六十八歲春正月充
皇清文穎館副總裁見本傳 秋九月
高宗嗣位有意大用先生時
高宗方欲追踐古禮議行三年之喪 特下詔命羣臣
詳稽典禮王大臣令禮部尚書景州魏公廷珍偕先

生擬議魏公與先生爲金石交以諡先生先生曰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隨時降殺定爲程式乃作喪禮議其畧曰臣等謹按夏商之禮自孔子已歎其無徵周衰典廢后王不降德司徒不懸象簡藏故府黎獻無聞是以諸侯喪禮孟子亦未之學漢興河間獻王得邦國禮五十六篇上之而武帝便安秦儀莫能承用自東漢魏晉六朝以逮唐初羣儒議禮之文尚有引用者而其書遂亡自是以後皇王喪紀類皆隨俗傅會隱情失義與禮經不應用此顯學之儒深惜庸臣淺識雖有賢君不能將順其美坐使天經地義曠絕不行猶孚先聖遺文散見周官儀禮戴記及七

十子所傳述者猶未盡洩臣等謹詳考經傳參互推
證擇其無戾今制而可存古義者具列九條以聞
惟我
皇上徇齊典學凡聖經賢傳及儒先所論辨
聖心洞然具見表裏伏望立申制節定爲 本朝國鄭
之經俾四海臣民惟
皇之極觀感率由自飭厥性永永年代守爲典法臣等
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魏公上其議大臣有不便者
遂格不行見全碑先生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譜於
親王就直廬特服未再期先生不出焉見尹元孝墓誌先生
所教習庶吉士二十七日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

肉者他部院未嘗有也見注論韓政教忠祠碑及家譜　冬十一月上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疏其畧曰邇年徵收地丁銀兩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於　國課無分毫之益而農民苦累不堪謹自三月至六月正農民耕田車水刈麥插秧之時舉家男婦老幼雜行兼雇閒民竭力尚恐後時乃今奔走鄉城經營借貸伺候官府逓接吏胥以奪其時力爲累大矣計一州一縣富紳大賈綿有餘資者不過十數家或數十家其次中家有田二三百畝以上者尚可那移措辦其餘下戶有田數畝數十畝者皆家無數日之糧兼標采負販種能餬口正當耕耨之時而徵比鞭撲當無寧

借貸無門富豪扼之指苗爲質履畝計租救月之閒利與本齊是以雖遇豐年場功甫畢而家無儋石不厭糟糠者十室而七也在有司初爲此議不過慮歲有豐凶四月已徵其半則後此徵收爲易耳不知秋成果有四分五分小民本不作拖欠　国課之想而守土之吏亦不容其拖欠若在三分之一分以下則我皇上視民如傷方且憂其流殍竭租賜賑豈忍預斂其財而不顧其後哉臣伏念自

大行皇帝時寫陝西四川徵收之期六月完半十一月全

年以來未聞其有逋賦則少寬徵收之期於

[illegible]

[illegible]毫無損可知矣又上請定當平倉穀糶糴

□□□□□□□常平倉穀定例存七糶三有司奉行
失□□穀價既貴各州縣始得申詳府道藩臬請督
撫□□價并示開糶之期一处文未批発不敢開糶
不知□糶本以利民而穀貴早晚無常若商販眾至
則旬月之間價復大減是以胥吏得借此要索苟或
上官失察批發後時穀貴之期既過不獨窮民不得
邀平糶之恩而官定之價且不能充伏乞我
皇上特頒諭旨嚴飭南方各省督撫驗察州縣存倉之
穀不用盤倉三年全然不爱然後可歲存其半兩年
不變則糶七存三但逾一年底面即有霉爛則春盡
糶而歉糶之其或年歲大歉本州縣及鄰境穀皆騰

貴泰糴之價不足以糴充原數則詳明上司銀変都
庫俟次年有收或鄰境豐穰如數補糴至河北五省
倘遇歲歉着夏穀貴亦聽各州縣詳明上司不拘糴
三之例督撫司道郡守止於歲終實覈入倉之數一
至開春一任各州縣照所定存糴分數隨時発糴永
杜詳請定價示期之弊實則胥吏絕無要索之因窮
民實邀平糴之澤見在有司可無憂爛賠補之累新
舊交代永絕彼此相持忿爭告訐之風此亡積年搏
訪周諮灼見情弊而後敢入告者伏乞
聖鑒施行又上請復河南漕運舊制疏其畧曰河以南
祥符等五十州縣共徵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康

熙二十二年改令全漕折銀自雍正六年督臣田文鏡疏請改徵至今緊徵本色於運次交兌河以南各府州縣俱遠水次又中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牛車淖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駁價且十倍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於此請悉照從前折徵定例解交糧道在衞輝水次官爲採買三疏俱下部議行見本傳及奏議

乾隆元年丙辰先生年六十九歲春

命再入南書房見本傳雷沈傳三月上請備荒政兼修地治疏其畧曰竊思救荒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以星土之法五雲之物先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

象以修救政雖其法無傳然每至夏末秋初則水旱
灾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奏舊例報荒必待八九月
後眾口嗷嗷情狀顯見然後入告破災之民朝不及
夕而奏請得旨勅經旬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故
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
勞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州縣凡有水旱五六月間據實奏
報七月中旬即勘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造冊上
聞蓋一州一縣之中用有高下傷水旱被災亦有淺
深但得實報無欺則災小之地不過量免被災之戶
本年正供錢糧十分中幾分發常平倉穀招商通糴

勸諭富民賑糶賑恤孤窮無告者而災可弭矣
其災大者則許動庫金修城浚隍整理倉厫官署以
招集附郭貧民於四鄉相度支河橋梁大塘大堰招
集各鄉土人官給糧穀使任浚築惟老弱孤窮力不
能任土功者乃計口給粟則爲數無多易辦而可久
自古救荒之政莫善於興工築而其事宜早若待民
已飢疲則雖壯者亦力不能勝工築矣見本傳及奏議 夏
六月
上憐先生老病 命太醫時往診視見本傳
上以先生工於時文 命選有明及 本朝諸大家四
爲制義數百篇頒布天下以爲舉業準的見本傳 布

三礼義疏館副總裁傳　本
臣　乃上擬定纂修條例疏曰
臣竊惟明初五經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說且成於名
手不過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輯之書稍據眾說以
附之數百年來皆以爲未盡經義不稱大全之名臣
以
聖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經頒布學官昭示羣士然惟
周易多載自
聖心所取至約而前儒未發之蘊開闡實多故特名折
中餘三經則曰纂纂我
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聖遺經未盡闡揚　詔修三禮
乃漢唐以來未有之盛事而三禮之修視四經尤難

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開其先而朱子實手訂之
典謨以下亦推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春秋傳雖不
免穿鑿而趙啖一陸劉孫胡程之精言採錄實多諸
經大義已昭然顯著故折中纂纂但依時代編次先
儒之言而不臆其無所歸宿也陳澔禮記說自始出
即不歷忌心詆議紛起周官儀禮則周程張朱數子
皆有志而未遂乃未經鑿鬬之經欲從大全之例則
無一人之說以為之宗欲如折中彙纂但依時代編
次鋟言則漫無統紀學者終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
起凡例俾大義分明而後兼採眾說始可以信今而
傳後臣等審思詳議擬分為六類各注本節本句之

下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之類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爲新奇而可以惑愚衆者存而駁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盡其義類伏乞

聖商鑒定施行以便排纂又奏請出　祕府永樂大典錄取宋元人經說俱從之（見奏議及提要）儀禮逸疑序　秋七月

刪定管子荀子成是二書先生少時嘗刪錄並復審定而序之見本傳

冬上請定經制疏其略曰伏惟我皇上御極以來發政施仁敦典明教無一不本於至誠惻怛之心用此期歲之中四海嘒嘒嚮風懷德感心之感動未有過於斯時者也但士不加廣而生齒日繁遊民甚衆侈俗相沿生計艱難積成匱乏欲其衣食滋殖家給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矯革敝俗建設長利而摩以歲月之深未易致此臣嘗通計食貨艱耗之源詳思古今政俗之異竊見民生所以日就匱乏之由實有數端矯而正之即漸致阜豐之本但人情狃于所習立法之始必多爲異說以相阻撓惑民無

知亦未必皆以鎔便而斷而行之三年以後飢寒之民可漸少十年以後中家資聚漸饒二十年以後則家給人足而仁讓可興矣一請禁燒酒一請禁種烟草一請飭佐貳官督民樹畜一請禁粟米出洋外一請令紳士相度浚築水道臣所陳五條皆民間日用細微之事然通計物材民用生長撙節之分數則恤基甚廣而取數多驟視之若迂遠而無近功然漸而行之以久皆有一二可徵之實效蓋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民生之用物有經少所損即多所益惟廣開生物之源而節其流俾菽粟日多畜產豐饒百物皆賤致銀錢雖難而足衣食則易然後可積

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耻負欺士
敦志行民安禮教吏稟法程然是數者不可以法驅
而威禁必萬邦臣庶無貴賤貧富各守其分而仰事
俯育寛然無憂然後牖之而易明導之而易赴伏惟
我
皇上審察詳議而斷行之見奏議
二年丁巳先生年七十歲夏六月擢禮部右侍郎先生
仍以足疾僻
詔免隨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先生雖不甚
入部而時奉獨對大除授并大政往往咨先生先生
多密陳於是盈廷側目矣見本傳 工詩擬除積習

興起人材疏其略曰臣伏讀三年中前後
諭旨於臣所陳之積弊亦既洞晰於
聖心而思有以矯革之矣然所以矯革之者則有在為
爲文武之政非其人猶莫舉而知人則哲帝堯猶難
之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
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而防胥吏之
姦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
者四三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
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
也雖數人十數人不易得況一旦而得數十人哉然
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治也自古聖君賢主未

當借才於異代亦惟我
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鑒之信
賞必罰以勸懲之而已所謂勤心以察之者一則辨
辨部議會議是非之實也凡一事之興廢其利害當
伏於數轉之後故雖周公之聖猶有仰而思之夜以
繼日而未得者況庸常之人雖以私意而揣摩聽論
乎而姦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飾偏辭變亂是非言之
鑿鑿使觀者難辨孔子所以惡佞之亂義惡利口之
覆邦家也今內閣擬票雖有兩簽從未有摘發部議
之非而奏請改議者古者御史之外別設給事中專
駁事相成議上及詔旨而尚未以後舊典寖廢以致

朱子屢歎之以臣所聞見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謂我

皇上時有盡屏廷議而獨斷其行止者　命下必大服衆心故臣愚以爲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勿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詰信其忠誠無私通達事理者盡屏左右衆人而獨問之參伍衆說然後內斷於聖心此卽虞廷好問好察以輔其惟精惟一之學而孔子所歎爲大智也抑又聞用人之道惟知之爲難凡人之智識必叩之而後知其材短必試之而後見其

忠邪誠僞必久與之習而後得其眞太公望文王之師也武王用之猶反覆窮究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管夷吾齊國之望鮑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猶每事諮度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方今四海九州萬乘百度皆總歸於六部而決於卿貳五六人每日文書到部最少亦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則姦心必滋於蠹吏實害必被於兵民此卽五六人皆至公至明慮已和衷日夜講求尙慮其有失誤而戕

皇上於六部卿貳中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凡幾人乎古聖王用人惟已必先勞於求賢臣伏願

皇上惟盛暑嚴寒宜安養

聖躬不可過勞外此少有餘閒即延見廷臣凡六部都察院奏事披覽之下微有所疑即召見問訊使各陳所見聽其語言則明昧可知矣觀其氣象察其心神則公正私曲大略可見矣即有利日而餙爲抗直那媚而貌類恪恭者以我

皇上之至誠至明久與之習必有呈露於幾微而不能自揜者矣其餘京堂科道條陳屢合事理翰林數奏深當

聖心者亦宜愼選其人俾輪班侍直事有疑難隨時召問以習察其志行而剂度其材能豫於大僚中已爲我

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與議論天下之事以窮究其底蘊果能忠誠無私而又通達事理則於同官百吏皆能助

皇上以檢察而得其實矣所謂依類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與小人性情心術如水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悅必訣佞側媚者雖有才智而爲國患更深樸直清愼者雖無才智尚可奉公守法竭力自効是以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儉人而求吉士以勸相國家而已所謂儉人訣佞側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謂勸相漢直清正之士雖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勵尚可以有輔於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誤信小人者斷無

小人而能進君子者故求賢之道必以其類爲招保舉舊例臨時按品秩資格俾各舉一二人法本無意而人多難信我

皇上於在內之九卿在外之督撫深信其忠誠無欲者必各有數人伏願　特下密旨命盡舉所知而別其材之所宜然後考覈試驗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資格以汎舉者必爲得實而聽請託利身家之結習不禁而自除矣所謂切實積久以磨礱者自漢唐以後雖仍六官之名而職事多非周官之舊矣而驟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則吏部之職非獨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實在使請囑者望風而自止巧法者百變而難

數戶部之職非獨謹守管鑰會計出納也其實在明於萬貨滋殖之源生民實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典而事有特舉必當酌古準今可爲後法且實清端直無玷其官兵部之實在輯將校之驕氣以綏靖兵民消禍變於無形以折衝萬里刑部之實在時情罪之寬嚴以砥維風教辨四方之僞獄以震懾職司工部之實在識海內山川之形勢以知疏鑿之宜興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於都察院之設本以肅朝廷之綱紀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大臣之不法伏願我

皇上於部院卿貳必慎簡忠誠而賦明達者佐之辦其

材之所宜而各責之以實使日夜訓廸其僚屬而隨時以進退之則中材以上咸自勉奮數年以後公正之風可作而練達事理者亦漸多矣所謂信賞必罰以懲勸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獎進激勵而成平時主部議者不過正卿中一二人主會議者不過九卿中數人順從媮默者長得自安據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積習爲常所以靡靡日趨於瞻徇而非果竟無人也儻我

皇上時時延見一一考驗忠誠者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則旬歲之間勃然而興起矣

世宗憲皇帝於大計保舉之員贓罪敗露督撫降調司
道庸職條例甚嚴而奉行不實惟奉　特旨獨舉一
人者降調甚多而督撫司道之計典無間焉盡以所
舉衆多不能盡詰而姑從寬貸耳用此監請陰行舉
劾頗倒無所顧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執法不移
則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羨歸公以後州縣
之繁劇者養廉至千數百金猶不足以延幕客辦公
事在內諸司雖蒙加俸一倍猶不足以備屋貢僕妹
馬供車伕願通計天下之耗羨及經賦所餘詳加籌
畫必使州縣得備其公事諸司得贍其身家然後一
犯贓私嚴法不貸其聲績顯著者則時賜金帛進留

秩而使久於其任如此則凡爲吏者皆得俯仰寬然
潔己以奉公孰肯苟且行私以自取終身之墜陷乎
信能行此四者則忠良有恃以不恐姦邪有衛而難
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羣司
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潔己愛民之爲榮數年之後衆
正盈廷官守經法民無倖心雖大艱務設無難其濟
而況卑先王足民之大經布前代屢驗之良法尚何
慮其阻撓廢格縱私生事以擾民乎至於民食既足
則當漸爲禮俗之防官常既修則當寬講教士之法
內治既定則興屯衞於邊關設軍田於內地使精神
可以折衝立制防於海嶠謹治教於苗疆使患害消

於未兆皆宜次第修舉而臣不敢以爲言誠以積習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則爲之而必不可成成之而必不可久也凡所陳奏皆臣五十年來所耳聞目見確知其狀不得不入告者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以臣言爲可用伏望留臣此招以驗羣情以考治法時復賜覽如用臣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國雖臣死之後尚可奪臣之爵命播臣之過言以示懲責也昧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之至見奏議秋七月癸酉習庶吉士見本傳先生嘗慮辭章聲律未足以陶鑄人材躡踖其志氣使日趨於卑小欲倣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物聽爲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

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
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以疑義課試當路者多謂迂
遠惟高安朱文端公江陰楊文定公諱名時所見相同
亦以違衆難行止之先生猶欲發其端乃上請定庶
吉士館課及散館則倒疏其略曰翰林一職專司文
學河北五路及邊徼遠省與選者甚稀臣自有知識
竊見內閣九卿出於翰林者十常七八蓋因職親地
近材識志行之美易達於
天聽若散在州縣則或挂於事故或抑於上官雖有合
節長才或趨超以終老故天下士尤以翰林爲清華
而恨不得與本科進士　朝考取備庶常之選者三

十有六人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數已三十其餘僅六人耳豈吳越三楚而外材識志行可以登清華列侍從者竟無其人與徒以聲律辭章素所不習者多耳臣請嗣後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仍課以詩賦其餘各省則專治本經義疏及資治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散館之日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得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如此則東南之士益留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以及邊方之士亦不至困於聲律之末詣可以陶冶羣材使爭自淬礪蓋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之所關尤重使海內昭然知

皇上取人不專以文辭而必求其實濟則有志之士當益思自奮於

聖明之世矣疏下諸臣議格不行見賜石仲子序及奏議先生館課不尚詩賦工麗務覘人學識根柢經刮目者多克以名節自立祁陽陳一齋相國名大受字古處其一也見雷氏閒見錄九月疏陳九卿會議一事一九卿中有異議者宜並列上聞以俟

聖裁一詹事科道宜仍與九卿會議所議不符亦隨九卿議並奏疏下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駁不行見本傳

上請定孔氏家廟補祀先聖前母施氏祀典疏又

上請以公孤位祀孔廟詹公賜履郭公琇入賢良

兩疏皆格於廷議見本傳及需狀全碑　十二月復以老病請

解侍郎任

詔許之仍帶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見本傳　先是河督某

恩與先生善既而遑眾議開毛城鋪臺省二臣爭之

言其不便坐下獄先生言於徐公蝶園爲

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

上卽日釋之先生獨具疏陳河督之愎河督大恨亦思

傾先生鵝部薦一貴卿入曹親王莅部已許之先生

以故事禮部必用甲科不宜平署會新拜泰安爲辭

臣起河開魏尙書爲總憲忌者爭相告曰是皆方侍

郎所爲若不其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自是凡

先生所奏疏下六部九卿議皆合口梗之河督亦劾
先生禮部中又有挺身與先生爲難者先生自知孤
立乃密陳其狀且以病爲請焉見全
二年戊午先生年七十一歲冬過遵化州訪廣青山人
李鍇未遇廣青以詩投之見李山人詩集
序及廣青集
四年己未先生年七十二歲春二月
詔重刊十三經廿二史先生充經史館總裁乃疏請
勅內府內閣藏書處徧檢舊本諭王大臣及在京各官
家藏舊本并
勅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督撫驛送舊本詳校
改正又前侍講學士何焯曾博訪宋版正前後漢書

三國志遺訛請

勅就其家索原書照式改注別本其原本給還從之見本傳

夏四月四書制義選成奉表以進

命頒行天下見本書

五月庶吉士散館先生補請後到者考試忌者刻之謂有所私遂落職

命仍在三禮館修書見本傳實狀沈傳全碑

先生罷職謂沈廷芳曰老生以迂戇獲戾宜也吾見道章數以此諫然吾受

恩重敢自安容悅哉見沈廷芳記先生傳後

是丁巳秋朱文端公疾革謂先生曰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衆中規子謂子忝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假而年滅一紀尚荷國

武子之欲諂公諒子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擬耳
賓實楊文公誌既歿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及今忌者媒孽
文端已先見之矣見敘交
上意終思先生屢顧左右大臣言方苞惟天性執拗自
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見雷狀一日吏部推用祭
酒
上沈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其任而旁無應者
見全碑
六年辛酉先生年七十四歲春正月十八日兄子道希
卒作墓志見道希墓志夏四月作七思感傷兄百川弟
椒塗伯姊仲姊三姊妻蔡氏兄子道希也見集本冬

周官義疏纂成進之

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見請狀沈傳

七年壬戌先生年七十五歲春先生以年近入旬時患疾痛乞解書局回籍調理

上許之賜翰林院侍講銜四月出都歸里杜門著書不接賓客江南總督尹文端公諱繼善踵門求見者三返以疾辭見本傳沈傳全錄

重爲司諫公及百川楸塋卜兆先是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攢先生歸後急求兆域不以高年自寬野處誠求連歲而後成事見熊偕本時文序及方伐南詩集

同武進楊農先椿考訂幀補湯方入正

公年譜十月成序之

始營建教忠祠於清源山麓

并將已所置田盡捐爲祭田祀遷祠五世祖斷事公以公殉節故祠名敎忠其側又建太僕公小宗祠歲時率族人致祭其祭田經費贏餘則以周予孫窶乏嫁娶喪葬不能自舉者定祭禮作祠規祠禁及祭田條目以示後人其祠規序曰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爲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衆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通用而功令亦不復爲之

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强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祭祭非獨發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爲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悖也苞牲頒薄少壯遠遊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朔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秋祀有

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況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怍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如無怍於祖無怍於高曾之難爲之怵然而因此見牢牲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衆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制也與其祠禁序曰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之閭胥掌觥撻罰之事惟學校射飲罰用觥

撻則施於庶民爲多古者大宗小宗皆有收族之責而仕者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教可行刑楚吳越聚族而居皆有宗祠而自吳郡范氏而外宗法無一行者飢寒之不恤而責以過德故其心不服而教亦不能行凡茲祠田皆余孤行遠遊疾病屯邅徹精神於窶淺之文衡以致之者盡以歸祠以歲入十之三供祠墓遵先君遺命也憶先兄疾革命二支子姓下逮曾元始得異居同財及吾之身而不能禁其分析每默以自傷故用祭田經費所餘以合之凡婚嫁喪疾不能自給者使得取分焉而立祠禁遵者撻之以不資其乏困爲罰且禁不得入祠以斷事公不樂有此後

人亦非先兄與余之族類也戒之愼之見本集及家譜先生
嘗曰祭田乃余爲諸生爲鄉貢士時陸續購置服官
後未增一畝也見與陳古
咸尺牘
八年癸亥先生年七十六歲秋八月尋醫浙東因作天
姥雁蕩之遊爲文記之從行者爲鮑勿孔巡見記文
九年甲子先生年七十七歲秋九月長孫超舉江南鄉
試見家譜及相城志
超係道章長子
十年乙丑先生年七十八歲夏六月洛陽李餘三學裕
來謁時爲宏徽布政使未受印屏騶從造北山參戶
而入執弟子禮曰固知先生避客之深也自獲見於
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十年自省

尚無負於
君國無慙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過
不自知今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篆而願
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見李公墓志

十一年丙寅先生年七十九歲冬十一月歙縣門人程
邃始爲編刻文集見集序

十二年丁卯先生年八十歲秋八月博野尹元孚會一
來受業時元孚視學江南莅江甯待諸生入閤乃徒
步探几席杖屨造清涼山下潭亭執弟子禮北面再
拜曰曩在京師毋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肯使眾駭
遠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書

嘘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歟有恍乎先生辭不獲越日元孚又獨來先生畏人疑詭乃掃墓繁昌八九華山避之（見尹元孚墓志）

十三年戊辰先生年八十一歲十月十六日長子道章（李見家譜及全碑）

十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二歲秋七月儀禮析疑成先生以此經少苦難讀未經倍誦恐不能比類以盡其義又世所傳惟注疏及敖繼公集說二書其永樂大典中宋元人解說十餘種皆膚淺無足觀　國朝惟張稷若李紱卿各有刪定注疏間附己意發明甚少先生大懼是經精蘊未盡開闢而閉晦以終古故毛

十以後晨興必端坐誦經文設爲身履其地卽其事而求昔聖人所以制爲此禮設爲此儀之意雖臥病猶仰而思焉有心得乃稍稍筆記十餘年來已九治猶自謂積疑未祛乃十治早夜勤劬迄今始成見程氏遺書及劉大櫆祭沈傳

八月十八日甲午先生卒於上元里第疾革數擧右手以示子孫蓋不能言矣楙塗亡時抱檄嘗戒子以斂時必袒右臂子孫遂遵遺命以斂焉見畸庵所撰沈傳

先生貌怯瘦身長面微有痣斑目光視人如電膽弱者當之輒心悸不能語見熊氏泰論先生而嘗記爲人敦厚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父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其先意承志如

此見陷虛集
白川傳　事母先孝行四十餘年轉膝下如嬰兒
辛卯以南山集案謫慶　詔獄時母老疾多憊先生
偕縣令蘇君壎入見母書安溪李公簿八　內廷被
勘不得頃刻暫拜辭出郎下獄及案已事定迎養北
上先生已
召直南書房居賜第故太夫人至京竟不知其事見祭
田及結戚錄道　與兄百川弟椒塗相友愛不忍違離
希墓志家譜
百川約曰吾兄弟三人異日當共葬一邱不得以妻
祔見示
祔道希其後葬先生於江甯縣建業三圖沙場村龍
塘辰戌兼巽乾向與兄百川弟椒塗同邱見家譜　先生
再遭期功喪皆率子姓準古禮宿外寢見祠禁　先生痛

兒高才不壽後得任子恩請授兄子道永見沈傳居家有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立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肴俾知長幼之節見魏叔子敘沈廷芳所撰傳每遇巳生辰必避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孫觴酌祭田羨餘以贍合族生徒續遺輒寻姻族之窶者見沈生平於貨財不苟受金陵有王生執金爲贄求教介某姻來先生以金卻謝某嫂巳而王生卒先生曰教未及安受其贄固自出金如其數使人奠而不使某姻知也又有某富人家貲百萬遭喪延先生點主以百金爲壽先生曰吾豈可屈膝於守財者墓耶嚴卻不應見惲子居後集先生自視常若下於恒人見隸圃藏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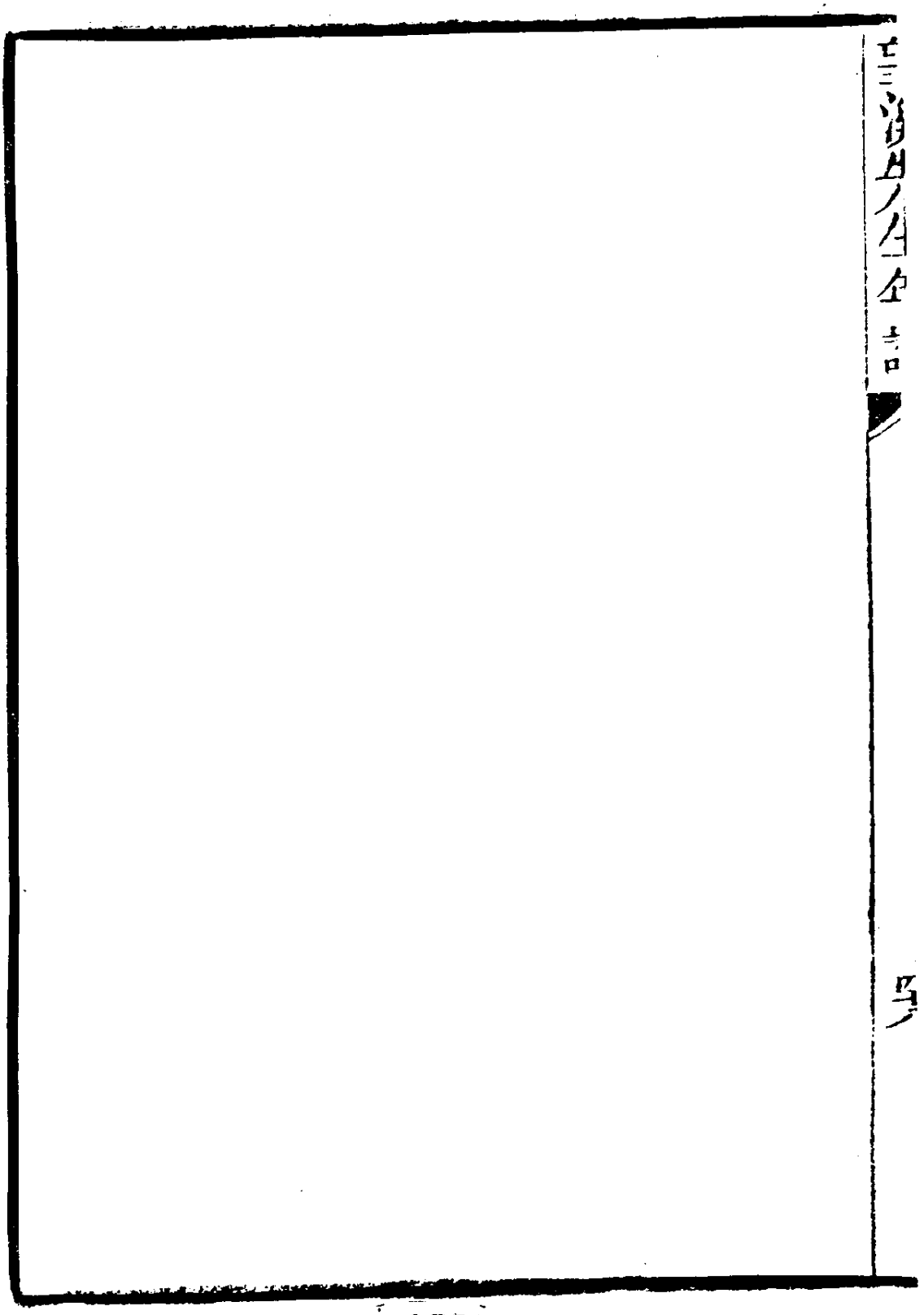
之善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以爲德見張文忠柳州長洲何屺瞻言古文推錢牧齋與先生論不合屺瞻好詆人短朋游多苦之先生獨喜聞其言用以檢身時置所著文於朱字綠所使背而發其瑕疵先生嘗嘆曰如斯人未可多得也見讀管子文自記先生與朋友責善亦甚嚴當其誠言無隱多人所難受故雖與昵好者亦竊病其迂見澄懷園集先生自爲諸生名輒動京師雖在難時王公皆嚴憚之性剛直好面折人過交遊中宦既遂必以吏治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由是諸公頗厭苦之見雷惟朱文端公篤信先生言先生所知見壹爲公盡言之見教與諸大臣言

常以天下之公義古賢之大節相砥礪而未嘗一及於私見潛虛李文貞公以直撫入相先生叩之曰自入　國朝以科目歷茲位者凡幾公屈指得五十餘人先生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時景州魏公石璧在側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乎見者皆不樂聞其言也見與陳古　先生幼聰穎好讀書而尤篤嗜經學其為學不喜觀雜書以為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見醒撰言行錄論學一以宋儒為宗說經之書大抵推衍宋儒之學而多心得名物訓詁皆所嘗云見府志　年期猶嗜學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其稿年七

十日坐城北湄園花花不置見當狀全碑先生於六經無
有撰述所尤用力者春秋三禮也三禮中於喪禮尤
研究精微所著喪禮或問學者以爲粹然同於七十
子之文見家譜先生引誘後進與之講論娓娓不倦見
撰言行錄及家譜先生少與兄百川以時文名天下世稱二
方其古文嚴義法言必有物必有序論文不喜班孟
堅柳子厚見韓文諡序及本集全碑嘗語人曰文所以載道也古
人有道之言無不傳之不朽文所以佳者以無膚語
□子故六經尚矣古文猶近之至於四六時文詩賦
□□□牆壁糞白按其格式填詞而已以言乎文固
□□□□□□撰
錄又訓門人沈廷芳曰南宋元明以來

古□□□□□□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
或涉□□□□□□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
語魏晉□□□□□□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
儒語南北□□□□老生所閱春秋三傳管荀莊騷
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文賢細觀
當得其□□□□傳先生生平愼於文不輕爲人作
表誌尤必於□□難以情假也先生所著書仍舊
刪定通志堂宋□□□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
要史記注補正雜□□□聞見錄等書皆不知其撰
著年月茲附及之集□□夫人蔡氏生二子早殤生
二女長適廬江舉人宋嗣蕙次適上元生員鄭孔聖

先生年三十三四尚無子乃納側室楊氏生二子道章道興生一女適金壇王金範官蒲臺縣丞繼室徐氏夫人無出蔡夫人葬江甯縣石潭菖蒲山與嫂張氏同邱道章字用闇號定思揀選知縣生七子超惟一惟醇惟稼惟寅惟和惟俊超爲英山教諭道興字行之號信芳安慶府學廩膳生生四子惟清惟恂惟慤惟憲見家譜孫曾多爲諸生或舉於鄉至今不替茲未倘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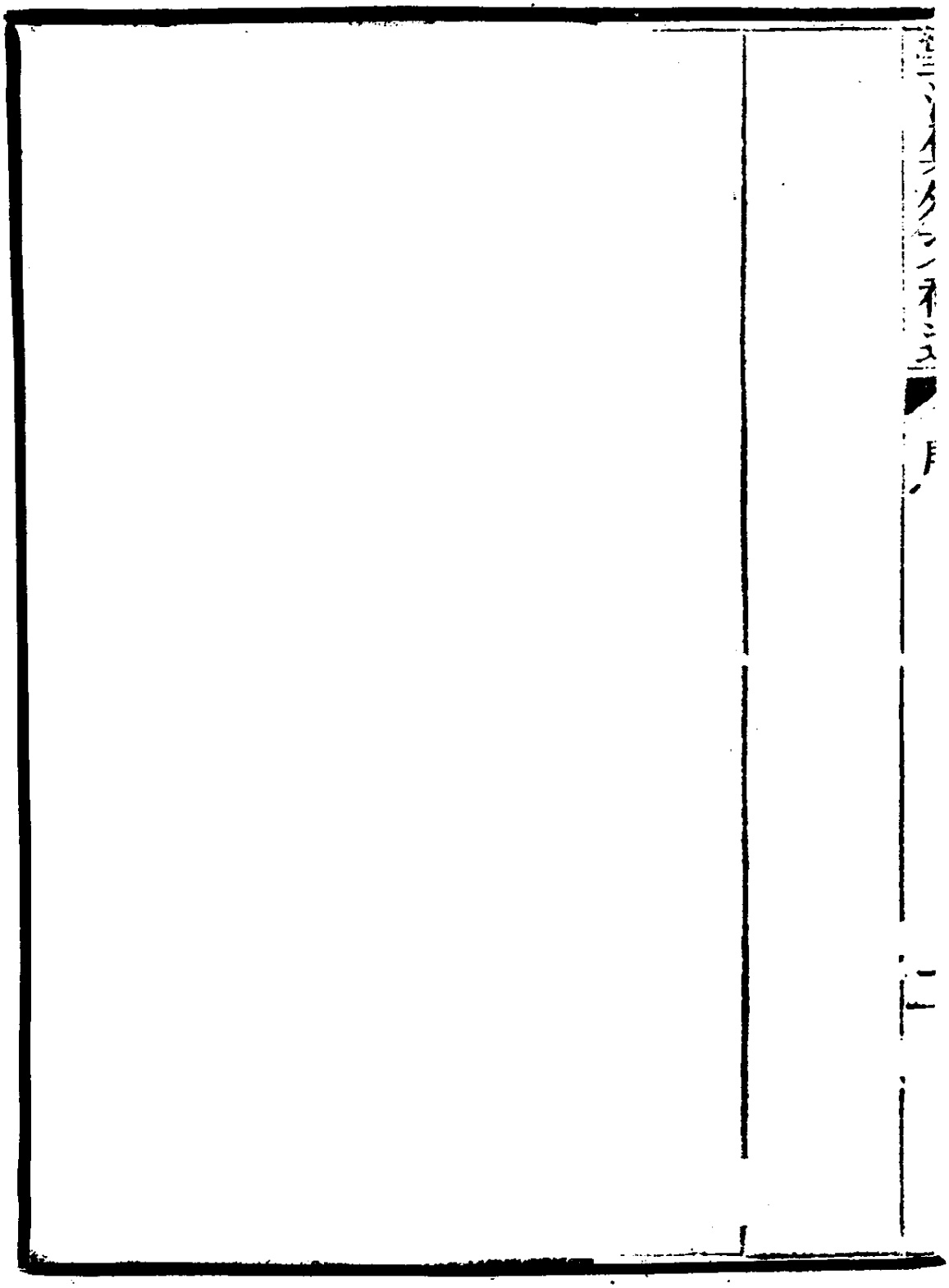
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序

予榮望溪先生全集既成之秋在揚州道金陵見湯丈雨生雨生爲言寶應湯品三曾持望溪遺文冊子求題走訪之則得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一首既屬徐懿甫騰書山東求高密單徵君藏本王子春入都過合肥得之獲文十有九篇讀書筆記數十則邵泉垣比部又摘先生史記評語歸于既旋里將合榮之復檢得先生時文稿自記二則與沈晦叔尺牘三通彙爲集外文補遺先生之文至是掇羅殆盡未必先生之所許也而天下好先生文者則莫不以爲快焉其故何也良由先生躬程朱之學本其心得發爲經說文章義理精深醇

正多治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乾嘉時漢學攷證家矜其强記博聞往往以細故微誤指斥先生經說并及文章而睥其所自爲者瑣碎支離悖義傷道其優者亦第分學中格物之一端於聖道爲識小求其開通義理周浹旁皇如先生之有益於學者身心實用不可得焉而其文章餖飣滯拙更無當作者平心論之宇宙間無今漢學家不過名物象數音韻訓詁未能剖晰精微而於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損也而確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則道著於一方遂以昌明於一代先後承學之士私淑之徒猶能挹其緒餘端其趨往即用以讀漢學家書亦能辨精粗知去取不流爲尾瑣無用之學彼世之

識先生者自謂能傚以所不知而豈知彼之所知以先生之學衡之固不必其皆知者哉先生學行殁宜祀于鄉也而方其殁時中朝娼嫉者多鄉人未以爲請于昨刻文集蘇厚子以呈方伯李公兼言未祀鄉賢方伯欣然命桐人舉請于與厚子所爲於先生無增益也獨後進宗仰之衷至是始慰焉爾映垣又爲細審刻本誤字云是書將傳久遠必求毫髮無憾房掖垣王研雲蘇厚子亦先後讎校今悉依而正之單徽君名爲鏸字伯平所弄遺文云得之其族祖槩滇公諱作哲者望溪先生之弟子也數君子者皆有功於先生不可以不附識也

咸豐二年壬子十月後學戴鈞衡識



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目錄

邑後學戴鈞衡編錄

卷一

書後五首

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

書諸公贈黃舅古詩後

書李雨蒼札後

記時文稿與於詩三句後

記時文稿有爲者譬若掘井一節後

書六首

與德濟齋書

與陳中丞書
答翁止園書
答劉月三書
答梁裕厚書
與梁裕厚書
送序二首
送德濟齋巡撫甘肅序
送張輅文省親序
墓誌銘四首
邵抑齋墓誌銘
李皋侯墓誌銘

李世賢墓誌銘
張巖舉墓誌銘
墓表二首
黃耕山墓表
張文端公墓表代
哀詞一首
喬又泓哀詞
尺牘四首
與顧用方
與沈畹叔三首
聞見錄三則

卷二

讀書筆記

史記評語

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

萬物之聚散皆在周官其端緒條理不可以遽通也余中歲始學焉其職或分或聯其事或列或否或詳或略其辭或損或益或先或後參差相抵而精意與事實皆具於空曲交會之中而先儒多各就本文以爲之訓故其覆之未發者爲多程子有言春秋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必異是卽記所稱屬辭比事之教而治周官者所當取法也昔朱子以春王正月不可遽通遂絕意於春秋之學及今攷之周人卽以子月爲春義具經文顯然可徵以斯知二經之微指隱義非熟於本文其端緒條理不可得而見也余晚學周官苦其難熟欲書經

文爲六冊日挾其一候公事之隙及服車中時發而誦之恨衰疲不能手書聞與賓應劉生道此曾湯君玉聲客劉生所生因以相屬逾月以所書天地二官來余爲心開自日中至鄰晦玩而不能釋也湯君以善書著淮南求索者跡交於戶日不暇給今爲余書六七萬言而不以爲煩又探寻之情而速就焉自顧無可以得此於君者倘天假余年得補舊學之缺俾是經未發之覆次第開通而無遺憾則君之就此豈獨爲德于余者鉅哉

書諸公贈黃尊古詩後

余自中歲以後交遊日稀雖當世知名士或不聞其姓字近益衰病自弛親知故舊以文墨相屬十無一二應者雍正六年孟冬寶應劉篁村持一軸一帙過余曰黃君尊古奇士也年今七十矣少學繪畫嘗獨身行荒野偏覽海內山川面勢以發其奇名公卿賢士皆樂與之遊爭爲文與詩以張之獨自念與先生並世而未得而必句一言而歸老焉余固辭篁村委而去歲既冥閼屢其軸則高山深林余意中所欲覩之氣象也發其詩平生執友並前輩知余深者凡六七十人與焉余生山水之鄉幼而樂之顧終身栖栖比邑連郡數百里間衆所

熟遊未得一過目每當舟車奔走遙望林泉中心輒惘
惘然又閱諸君子詩其言笑音容宛然余前而無一存
者用此始而欣然既而益愴然也因書以附諸君子之
語後黃君名鼎虞山人

書李兩蒼札後

吾友永城李兩蒼年七十有八而好學不衰乾隆二年冬以書來言有孫廷直聰明質仁甫成童編誦五經而天死念所學莫之能承每發書輒隱慟而中輟焉憶余出刑部獄過所知某人初授館職飭之曰君自是可一意於古人之書矣作而曰吾不能未敢爲違心之議也時人爭傳余行後某立搒狎客吹竿擊鼓號呶竟夕以故除不祥他日以實聞之曰果有是敢匿情乎吾輩於書特陽泮慕之耳若誠好之不祥孰甚焉嗚呼觀廷直之夭村豈得以斯言爲妄哉在昔吾弟樾塗及亡友龔樸村之子直方李剛主之子習仁皆然求其爲之者而

不得也及觀程郎公誌乃知人之賦生精一者閒值而難久焉又觀郎子所云而知天之生人其精神固不能以數聚焉嗚呼二子其知之矣豈書能爲之祟哉

記時文稿與於詩三句後

海甯許公視學江左時余在京師公遺宛平高先生書稱爲江東第一能文之士還江南謁公于澄江未嘗執諸生之禮稱謂用後進所施於先達者越日公招飲使院同謁者聞之大駭余乃自悔失禮而公愛余益厚居門下者乃莫能先焉癸未榜揭公見韓城張先生言閘中得曠九號卷淵懿高素有陶鄧之風必海內老學細叩則余文也二場屬對工者尙能舉其詞余時南歸薄遽未得纏兒踰歲而公出理北河每鬼朋游必屬曰爲我語方君家貧親老乃爲舉世不好之文以與羣士競得失將以爲名邪何所見之小也今年入試禮部易爲

嚴整明暢之體蓋感公相責之詔而自悔曩者辨義之未審也此篇乃臨塲揣摩之作故并記所由以識余之鄙劣而數爲賢者所器重素深懼其無以稱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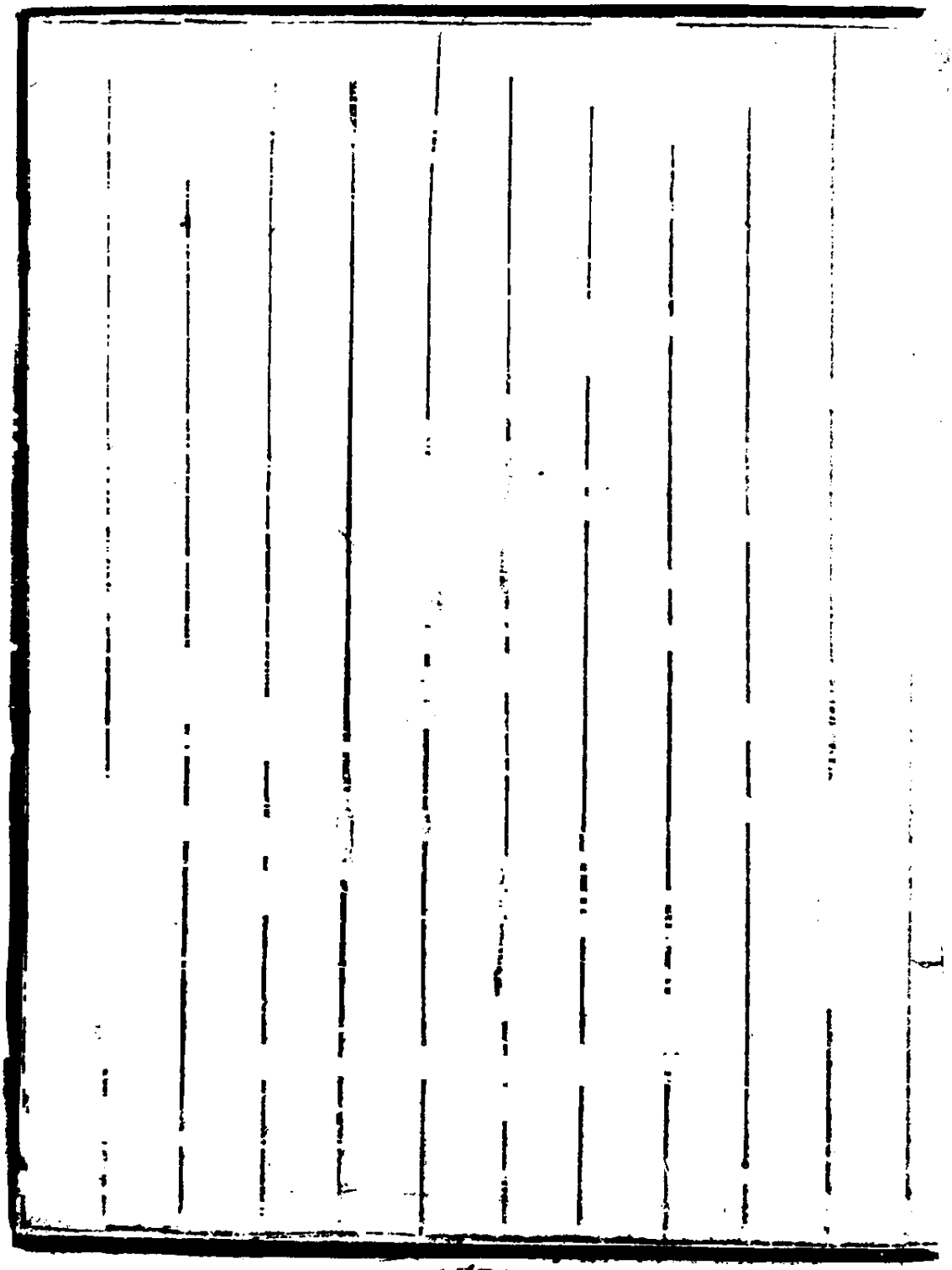
記時文稿有爲者譬若掘井一節後
此乙酉江南鄉試題表弟鮑季昭文郵於同考而爲主
司所賞刊入鄉墨余未之奇也攜入京師潛虛大山北
固皆嘆賞安溪李公以爲天下奇才當勉以著述余歸
寓環視之仍無奇還江南偶以三題課兒子道希因自
擬作審察題義取鮑作再三視其首篇詞義俱拔出先
輩之外次篇理備法老更無從出其範圍惟三作精神
未旺因握筆爲之合意聯詞便覺其文亦親切有味中
幅竟沿其意惟前後稍展拓耳夫以親戚暱好之文再
二審視猶幾失之世之司文章之柄者未必有過人之
明而一不當意遂棄如遺跡他人善之轉生媸妒何其

用心之不恕也記此使聞者省焉

臺灣未開不過島夷一蟻穴耳既開之後沃野千里粟溢泉漳物產豐盈盜賊覬覦故叛亂頻作幸而速平若措注失宜不惟七閩之憂乃瀛海九省之劇患也雍正[redacted]年督撫請築郡城僕爲駁議視鄂朱二相國先帝尋改成命特降明諭以覺羣愚乾隆二年大吏復請九卿中無一知有前諭者僕檢示然後相顧愕然今作督若不能遠慮則終無可望矣蓋郡城一築設有變亂官軍雖入鹿耳門必坐困於賊僕前議所已詳也然計萬世之安非削除鹿耳門之險終無完策任者鄭克塽朱一桂之平

王師皆連艦澎湖之澳以伺風潮風潮時激水高港平眾艘齊入故功成於旬日若賊先設守於澎湖則我師不能暫停況久伺風潮之便哉其餘南北路不過打狗東港淡水鹹水笨港巨舟可入而大洋中舟無所泊拒守甚易攻入則難若有雄傑多智數者竊據其中擁百萬之眾棄支十年我入則難彼出則易北至登萊天津遼東南至廣東乘風帆皆旬日可到豈獨閩浙江南前此數遭寇掠哉僕問之閩人多云是乃天險巨石互錯下皆鐵沙不可疏鑿此庸人之見耳龍門蜀江上古皆能開通況後世器械益備人功益巧山海關並鐵於海中端溪之石穿泉以取鹿耳雖險石出水面者可伏焚

而醯解也隱伏之沙俾沒人下鑿深丈有五尺則無不可入之舟矣公試集土人叩以白鹿耳門通安平港焚石鑿沙廣五十丈用人工給金之數懇切入告先開門左右各二丈以爲式然後次第興作積以歲月何患無成其然則如廣東之瓊州少建城堡分設州縣永永無患否則一旦有故欲如前此候風潮而入不可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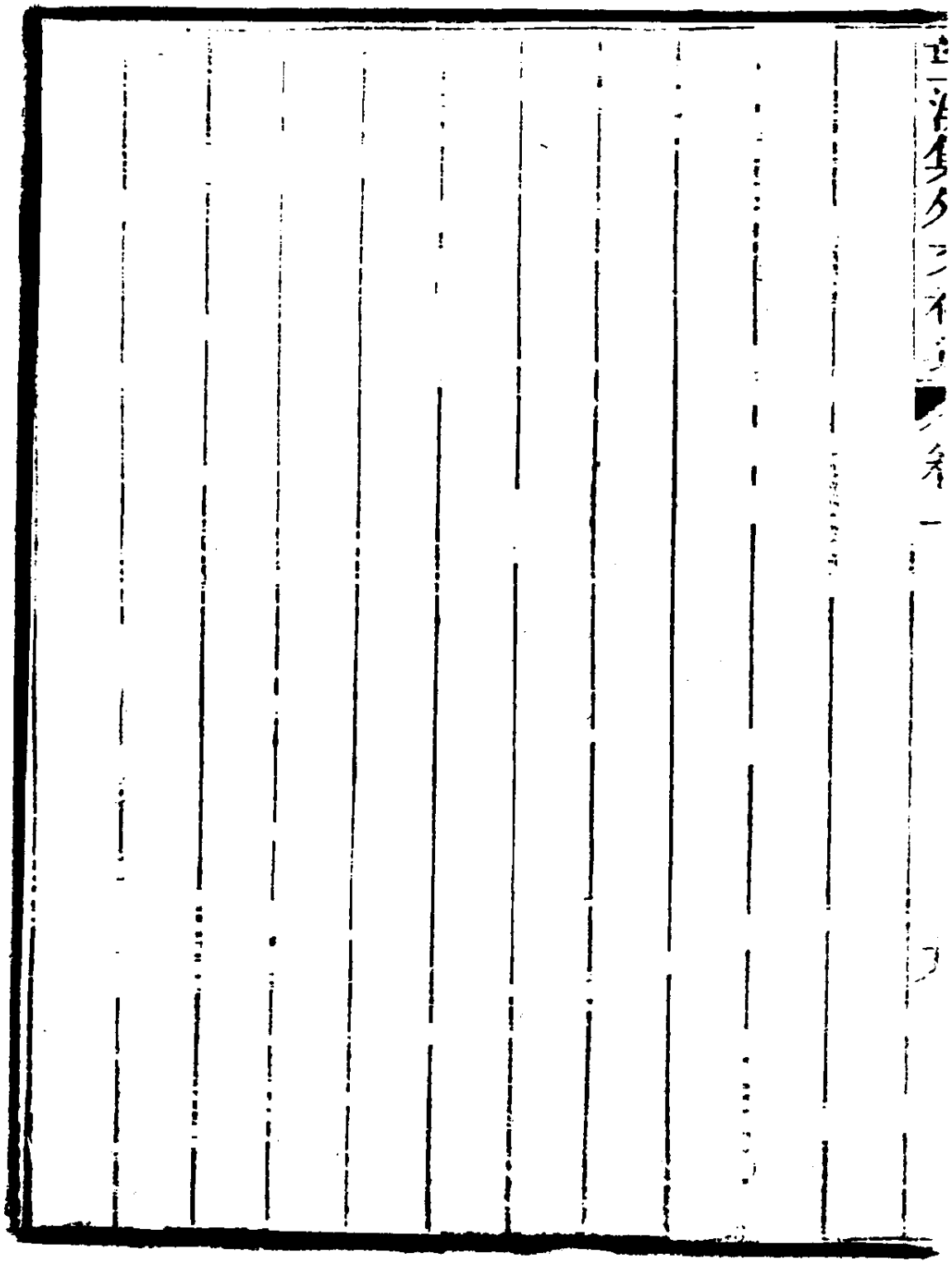
1776

與陳中丞書

僕常痛自先兄歿平常言動不復有所畏忌自劉君
三張君彝歿雖有耳不得聞其過忽得手書言以論
不肖子道章之妄舉且誦且憮爲感爲愧欲其列所以
則不肖子無以自比於人欲隱而不言則僕之惡亦自
難自任者是以涉月經時而無辭以對也蹶然執事乃
不肖子所宗師而僕之畏友也敢匿情乎行年八月僕
遘熱疾而醫者以爲寒藥物誤投幾死者數矣至仲冬
望後稍蘇閒道章閣墨兄之始大駭詰其故曰此誇廷
先生所刻同門卷也先生倒定首篇章謂與後二篇不
類請存其眞而以先生所定爲改竄先生從之章未嘗

自刻也問其出幾時則已徧流於朋齒矣是子也愚而自用卑功而自尊其顯過則不聽於師而隱慝則不告於父一舉而四惡備焉此僕所以隱扁而不忍言也然僕未前見其文則有不待辨而明者其首篇多誹語惡調其誤用經書者四焉使僕見之肯眾播其謬醜乎今經書誤用者已屬詩廷先生改刻其明徵也抑更有恨者士競文術而忘行義其邪惡藏於肺腑欲洒而滌之師不能得之徒父不能得之子不肖子間經書之誤用則曰笑而色沮而失禮於師取憎於父則未見其內慙而良不下也往者京師士友知僕時危疾頗有私責草者竊聞之蔑如及　執事教督之言始知以冥行主愚

其父乃稍有懽心焉使適此以往終不能悛則不惟執事宜揮之門牆僕亦將舉右放逐之禮庶其困而悔乎執事徐察其他行而時以吾僕則爲賜大矣濟甯分手後曾屬楊君致周官集注邇年時復改易將更寫並所著喪服或問及辨正周官戴記詩書于史爲劉歆所僞亂者十餘篇相質然非得信使慮有浮沈未敢輕付言不盡意勞積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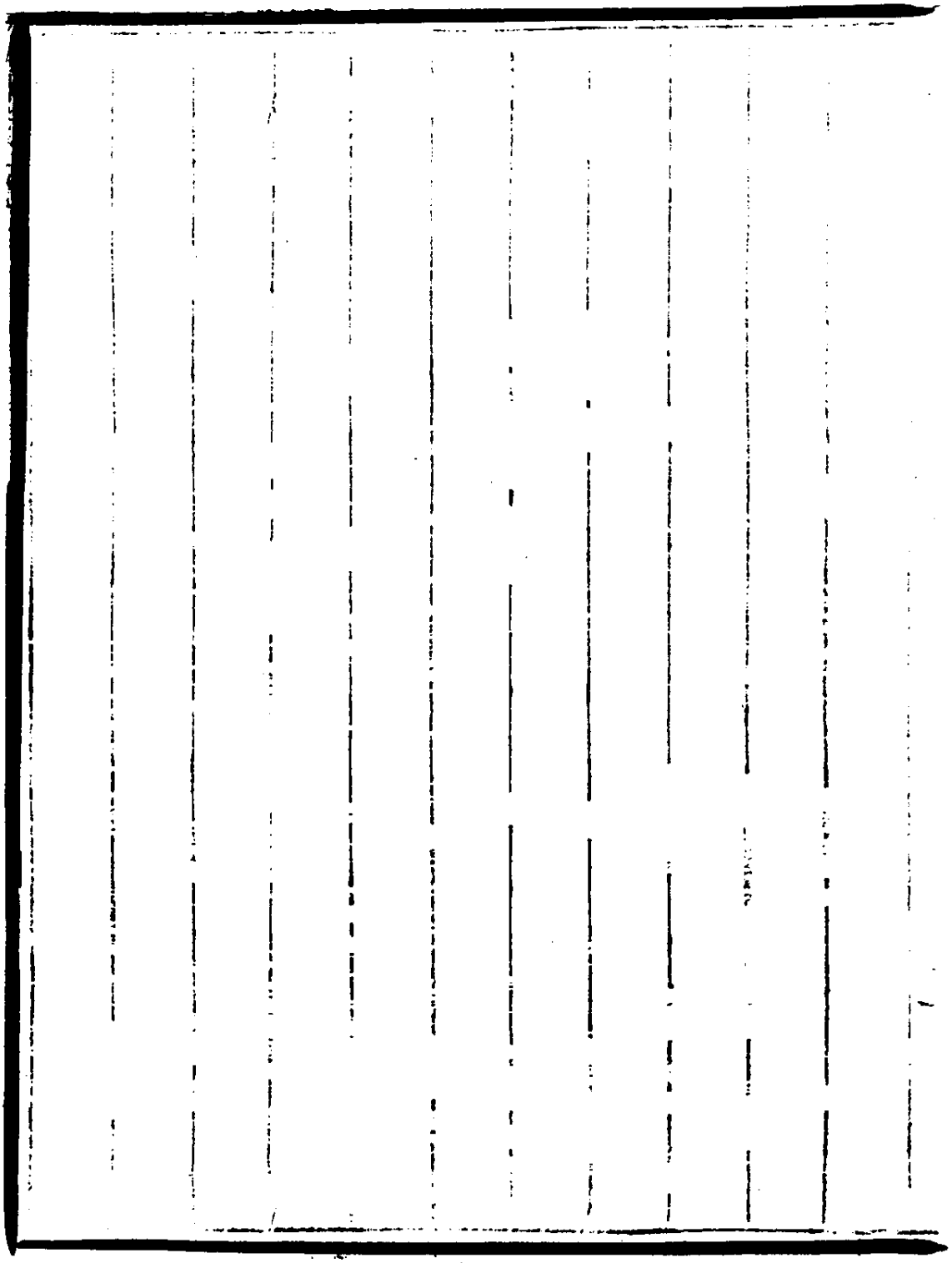


答翁止園書

庚歲閒流言已達於山右甚恨之致書梁君以釋其疑而村訪將之口不以告者以吾兄之清介而鄉人每反其事以相謗傷不言其故則無爲通書直言之又恐爭辨滋紜如泥中之鬬獸今年得兄子希及兒章家書復書梁君欲貼諸經亦非吾兄不可屬卽以鄙意相聞又附書家郵中以報遲俱未達邪前後來示僕再三推究竟不識指意所屬鄙意止欲嵐山刻本存其可者而不雜以汪魏大全俾賭者易得而用功亦有節次始事時已詳言之矣至編纂則通論大體者別爲一編或并於前或附於後章解句釋各列本文下此一定之法吾兄

所編易解既有成式矣所謂詳閱者欲吾兄於僕所採
葑其支蔓於已所增明注其旁又已詳言而屢屬之矣
不知吾兄所謂立一主宰設諸條例者更有何等義法
是以難於置對耳僕嘗欲仿溯匡漢唐至元明義疏爲
一書其通論大體最要者爲綱領其次爲總論章解句
釋者則分入類首正義次辨正次通論次考定次考證
次餘論次存疑次存異存異則加辨斥焉但專錄崑山
刻本除去所載注疏大全則所謂綱領者絕無而正義
亦罕有吾兄幸酌度若正義尚多則總論別編不必標
綱領敘列入類於章句每條之下不復以時代爲次亦
可使覽者開卷了然白今先編春秋次尚書望切究之

不堪



1784

答劉月三書

連得手示皆慮不孝子以哀致疾此不孝子平日飾行隱情以致久故如兄猶未察其薄屍冥頑之實也傳曰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故先王制禮矢立辟踊所以達哀愠而安心下氣於養生之道非有所違不孝子所內自恨而不容於心者少壯無良重徼利而輕色養計數生平在二親之側日月甚稀繼又自作不典使哀疾之母北來就養未獲數歲之安而永棄其孤不孝子心絕志摧宜十百於恆人而白忖乃不及十一此心顧然與禽獸無別故不敢匿情於執友之前幸語二三君子使知不孝子不得復置於人數中其孽

殊不可少滅此義惟吾兄必灼見其然是以敢私布之

答梁裕厚書

聞足下南行專爲排纂宋元經解不獨信義著於朋儕且使七百年先儒苦心耿著於世而有功於先聖之遺經非足下志力遠過衆人豈易成此來示欲並刻僕所刪取五經大全足覘所志閎遠但大全行世近四百年家有其書且崑山刻本中所刪取有不能遠過大全中所芟薙者矣並刻之恐轉生學者之疑果能不惜工費僕有北監補注史記刪定補注管荀二子半大全之叢便可刻三書其行世尤速將期月而徧布於海內可使學者因文以嚮道益信經解之刪爲不謬而爭先欲覩也止圖編次易說尚未郵致鍾勵暇從其父於江西適

有書至尚未見定下手札僕復書期以事畢即過江寧又聞中書孝廉名欽頗好古近官國學聞此舉自矢明春不得於禮部將告歸其成之其學識亞於止園而微勝勵服若有意相招幸示復俾與要言此事非得二三人不能速成僕始意總標全節而序列各解於後盡瑣細分則有僅存經文而無解說者既思小象傳無解者甚多且此書本以補注疏大全所未備止列經文亦可使學者知聖言放紛皆黃茅白葦多駢旁枝而一無所取也不如盡仍注疏編次大全所分節段以便學者已作札告止園未審足下所見若何惟切究之

與梁裕厚書

發憤以十月朔閉崑山刻宋元經解刪本而舉殷日短涉月三日始畢周易第一冊頁清寫井原本寄覽望校勘無訛仍寄示俟卒業再議發刻此書成然後以僕所刪大全益以所擇注疏及折衷內羣儒語及是編切要者別爲一書則此經之義訓相匯矣止園用古易編次其說雖本朱子但孔子始作十翼時文王彖辭周公爻辭本各爲一編安敢以己所作與先聖並列後世既以程朱及羣儒語注彖辭爻辭下則以孔子之傳近附彖爻俾先聖相承相變之義後儒引伸辨難之辭開卷了然未嘗非治經之法況自注疏大全流布海內學者日

習而心安之久矣今必分之使覽者既畢文辭而後別觀孔傳則前說遺忘義意無由洽洽欲尋其相承相變引伸辨難之意緒則方觀於此而又檢於彼反耗精而費日月此皆立異求名非灼知治經之體要而親嘗其甘苦者也止圖精神血氣日衰仲秋抱疾至今未全愈大懼薄祐未能久留於世以觀是書之成也悤悤不盡欲言

送德濟齋巡撫甘肅序

孟子言士能尚志而居仁由義則大人之事備而求仁取義則自無願於膏粱文繡始嗚呼伊傅周召之事業不可以望之漢唐以後之名臣其根源以此而已惟漢袁安楊震諸葛亮宋王曾范仲淹天資近道故其志亦毅然特出於二代然皆家世儒素初未染於膏粱文繡及學之成行之堅則雖富貴而無改於前度耳吾友德公濟齋系出

太宗少藝勇絕人年二十繫弓韜劒篤志聖賢之學閉戶窮經三十年其學尤專於易所爲圖解能引伸先儒之緒而自發其心得其躬行則以養大體爲宗而實踐

之常道所應承公爵俾兄子嗣焉

世宗憲皇帝知其賢雍正十有三年起家爲兵部侍郎

乾隆元年秋出爲古北口提督二年春

特簡巡撫甘肅蓋以此地控制西域固抱秦隴師旅初

罷民氣未復而武備又不可弛布德壯猷非公莫屬也

夫治法兵謀要本於仁義仁者愛人則惡人之害之義

者循理則惡人之亂之一路數千里之間牧民訓卒不

得不寄之令守將校其中可信其愛人循理者未必士

四三而當防其害之亂之者十常六七大府以一人窮

然於其上耳目思慮不能悉周而左右親故又未可深

信故朱子提舉刑獄猶受詔於視民事久而後覺之此

公之篤於仁義平生所實踐設誠而致行之召既爲公
必之矣至於情僞百出變詐之設能使東西易面而人
不知必能深以通天下之志幾以成天下之務剛柔迭
用動靜不失其時然後能極於仁之至義之盡而無憾
焉昔孔子嘉管仲之功許以仁而惜其器小子產爲政
主於嚴猛而稱爲惠人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
之而不能敎也以是參互而求之則大道之行三代之
英子所云有志焉而未逮者其根源與氣象規模皆可
得而見矣叔父嘗述先君子之言曰武侯學伊傅周召
而近之者也乃自比管樂不欲使時人驚怖其功之未成而道亦微缺蓋其遇爲之若仲才器正與
相匹而本原則未清子產之規模亦近之而視武侯之
志氣愉乎上下則迥異矣以愧誠不及也漢袁邵公楊
伯起李子堅宋王孝先范希文皆願學伊傅周召者其

志事與武侯同而才畧則遜焉此
不及子堅以非儒素耳道永識

送張輅文省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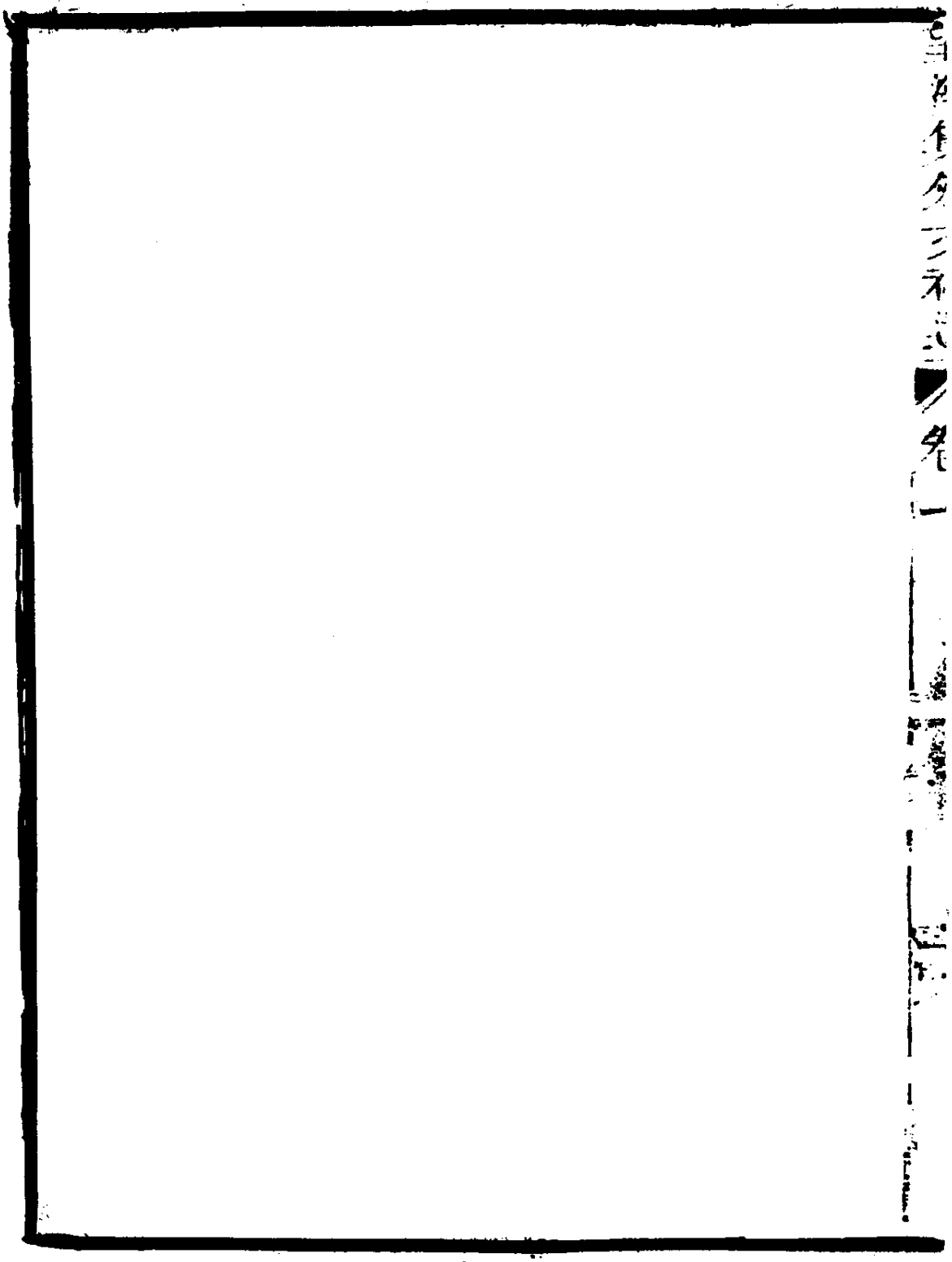
余嘗遘瘧寒疾幾死於羣醫劉生大槪揩其友張君輅文至曰此不知病之陰陽而方與脈反也和劑飲予數日而愈自是衰疾恃君以無恐乾隆五年冬君以再世冢宰未營兼圖兄弟之孤嫠以妥其柩請假歸省乞贈以言以君之久故而德於予予言可苟易哉始君治舉子業久不得入庠序遊京師無所遇自効於北河浮沈卑散一旦以相國西林公之薦

天子擢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計部溯冠登科歷洲縣循聲升曹秩不過與今等耳相國之義

天子之恩豈易稱哉凡國家設官分職皆以除政之蠹

云民之疵也醫之於醫最上者消疾於無形其次治之不失其方若方與脈反則日殺人而不自知然醫者之失術與仕者之曠官事同而情則異焉其視政之蠹猶鄙有敝器棄材謂匪而飭之非吾事也視民之疵猶行易路旁之廢疾心亦哀之而謂非吾力所能及也而凡可以謀進取便身家者則思極慮周而無微之不達蓋其精神心術俱注於斯則外此自有所不暇詳不能顧焉耳嗚呼醫之失術眾共棄之矣而巧宦者則陰敗其官而眾爲之蔽上莫由知此政之蠹民之疵所以滋深而不可救藥也君行篤於家信彰於友朋果能以白力於家者殫心職業以無負於友者勤恤民依則豈惟加

於容容者一等哉余老矣不獲見君志業之成自今以往守官守道時以吾言反躬而實驗之



1798

鄧抑齋墓誌銘

君姓鄧氏諱悅字抑齋其上祖曰宋康節先生高宗時子孫南遷居慈谿明初自慈遷鄞九世祖玉始舉乙科遂世爲士族君父力學不治生產家貧君童稚常與兄荷畚挾鋤取草根以爨息則倚樹倍誦所受書既長並爲名諸生而君家居教授以養二親餘三十年雖足不出里閈常苦爲生徒羈不得朝夕色養其暫歸左右無違每夜分父母趣就私室至再三乃退父母沒逾大祥猶泣血日病久不瘳食於人遇珍異終身不茹蓋私痛未之能以養也通周易尚書詩禮自漢唐宋元諸儒義疏以及周秦以來成體之文莫不研究而皆用爲帖括

故其精光迥出於眾一時名輩見者多傾心而數困於有司癸巳始舉於鄉畢禮部試遘疾遂客死京師浙東西生徒聞之號哭而赴弔者數十百人君既沒六年而子基成進士官翰林浙士大夫曰此其父務學敦行所鬱積也時余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基自助基操行不苟乞余文以奠幽宮懇款而有辭乃敘而銘之君父諱梅歲貢生母顧氏生四子君其仲也妻郁氏有賢行能操作躬盥饋佐孝養後君數年卒君之卒也基在鄴孺人卒基官京師故歸臣遂而恆以茲自痛君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孺人卒於雍正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克悔厥行終蹇其生惟學之遺既沒而光亨茲銘無溢
眾言可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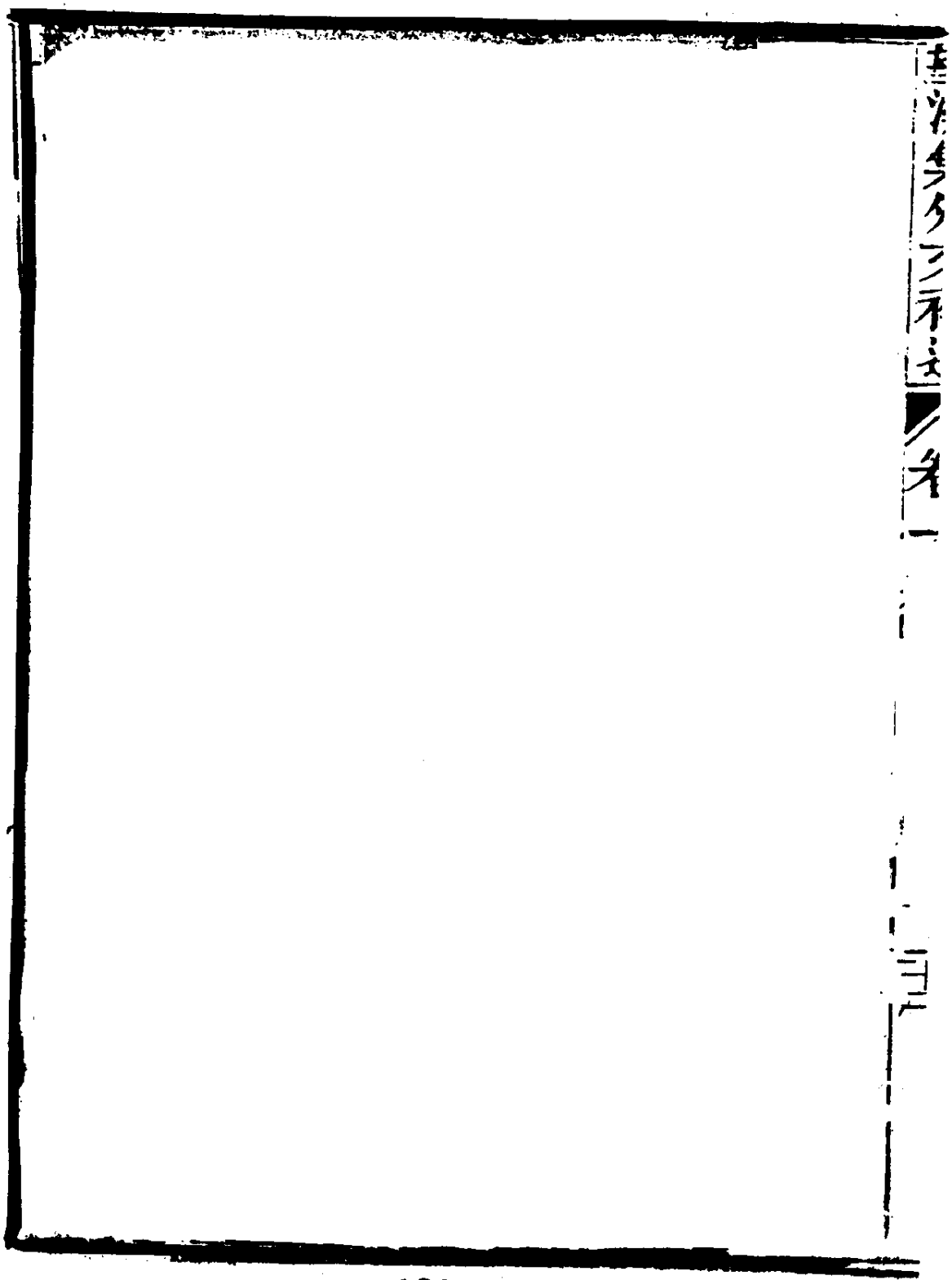
1802

李皐侯墓誌銘

君諱鴻江字皐侯安溪人兵部主事訒菴公之孫吾友抑亭三子也自文貞公治易詩書季弟耜卿先生治三禮而訒菴公徧覽九流百家之書由是子弟皆興於學自文貞伯仲通籍六十年間親屬舉甲乙科者三十餘人故余於李氏子弟不問其文學而獨考其實行及才之有以爲雍正五年抑亭視學江西君試禮部一再見余體恭而氣和誠溢於言貌不異子弟之承父兄蓋心知其父與余深也踰歲而得君之凶問黃生世成抑亭所貢士也介抑亭以請業於余常留使院見君鷄鳴而起夜分不息檢攝官中文書獄訟以及賓從隸圉米鹽

後雜細大不遺又以餘力論定試藝而刊布之其卒也父兄失所倚院中士友莫不感傷逾時而不能已嗚呼余兄弟三人弟性篤孝兄則隱厚而剛明惟余劣且愚乃弟早夭兄中道亡而余獨存自有知識行遊四方所聞見多如此明道程子有言賦生之類雜糅者眾而精一者間或值焉則其數宜不能長謂儲陰陽之精而將爲成德者也而以余所見資才之少出其類者亦多不及其成豈凡書傳所紀功見言立而有聞於後者天之所畀固非偶然用此多不及其成而中毀與是不可得而推也君既歿黃生輯其遺文言多成理者卒年二十有六妻鄧氏聞喪哀痛成病浹月而亡有子曰本端方

五歲雍正八年九月初二日合葬本鄉之卑烏尖山其
兄積齋請誌墓銘曰
力盡於父兄愛遺於友朋身之不祿而行則有終竝銘
不敢憾無隱於幽宮



李世賢墓誌銘

雍正七年秋閏七月二十一日余葬歸聞安溪李世賢過余越日往視之則故疾作不能聲再往視之則輾以衾將襲矣乃啟其面執其手而三號焉始吾見君於相國文貞公所李氏子弟在側者多不知其誰何其後與君二昆友善乃少辨君之名字丁未春君後至京師就春官試時仲兄世邠視學江西君與伯兄世來居無何詔選翰林教諸王子世來與焉君獨居曲巷入其室圖書秩然所手錄儒先語及周秦以來古文凡數百帙叩之應如響余欲別擇唐宋雜家古文屬君先焉所去取同余者十九見余周官之說篤信之時有辨正必當於

余心其自爲說去離舊解而於經義有所開通者以十數余病且衰平生執友凋喪殆盡得君恨相知晚常悔襲者交臂失之而君用此益傾心於余旬日中必一再見君之年長矣家世貴盛有子五人其長者已露頭角而每接余貌肅而言恭如見其所嚴事者他日世邪曰吾弟性簡儆於時聞人相視恢漠如慫後知君於余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君以仲春遘末疾甚劇及夏世邪至自江西始能强步循階除不出門庭者數月矣前卒之三月疾若蘇駕而詣余詰旦氣動語閉遂不起其喪之歸也余欲爲誌銘以付其孤每執筆則心惘焉如有所失而止既踰歲乃克舉其辭君諱鍾旺康熙戊子舉

人卒年四十有六所著周官說詩古文雜錄藏於家曾
祖諱先春不仕以好施能急人難聞鄉里祖諱兆慶歲
貢生遭亂曾入賊壘以口辨沽千人並以文貞公媚光
緒大夫考諱鼎徵康熙丙午舉人戶部主事妣莊氏妻
陳氏子適泰雍正丙午舉人道濟已酉舉人清翊始受
書將翁清翊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逝之蹟而學乃通志之宏而業不終嗟所命之自天匪
於君而獨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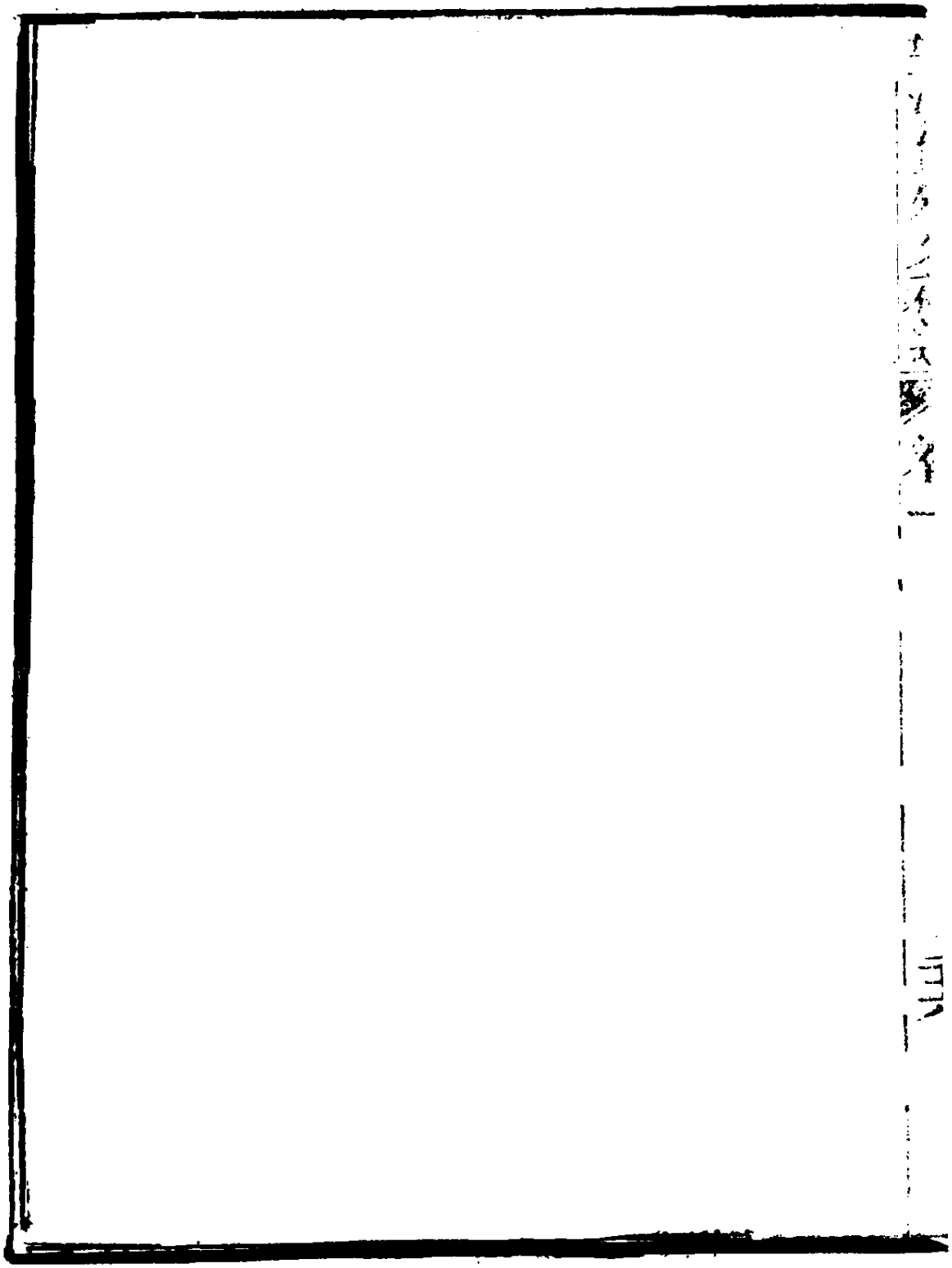
1810

張巖與墓誌銘

君諱若霖字巖舉相國贈太傅文端公家孫詹事府少詹事諱廷瓚之子也余遊京師與邑子劉北固并爲文端公所知公日侍南書房歸必稱瑜余與二三君子過公必信宿時君未成童見客視端而容格非問不對及少長問就客問起居意獨親余吾鄉之俗士大夫與貴必曲下於鄉人甚爾邑族姻皆聚焉弔唁慶賀繼問迎請無虛日少疎忽則責讓隨之惟文端公終世無逆言方公暨少詹在朝今相國實理家政相國既遠少宗伯繼之學士又繼之君與從弟澂中繼學士分理井不失家法用此行比於鄉君家方盛隆羣季學甲乙科第官

翰林侍從及監司郡守者相踵君工制義諸生試輒
高等而壯年即不治舉業敦睦族姻而外閉戶寡交亘
時佳日或招同好從容觴詠有異客至即默無言余與
君交四十餘年雖朝夕會聚不見親暱或違離數年十
數年一見亦不見疏間以事屬則千里外應答如影響
余謬爲海內士君子所稱許親交中行輩同年齒近及
年先於余者稱謂多過自抑下惟君終不易稱用心遠
心祇焉君之喪不遠訃余聞而惻傷追憶平生故交零
落幾盡矣乃自爲誌銘以歸其孤君卒於雍正十年五
月晦日享年六十元配姚氏江西縣丞諱某女繼室姚
氏僉事府贊善諱士萬女子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

卿某原銘曰
未登而求降執虛以守盈吾以檄其身之行



18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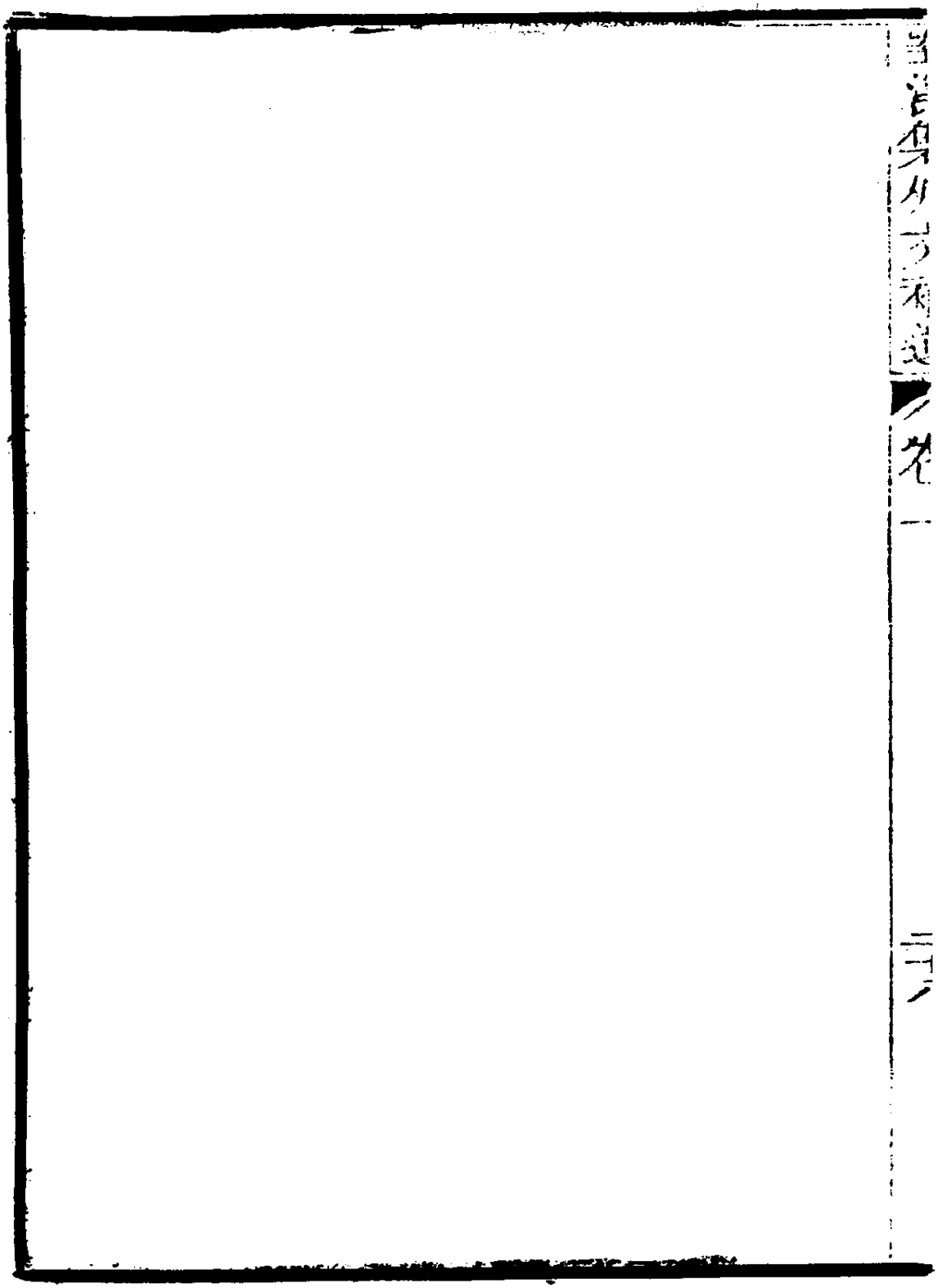
黃耕山墓表

君姓黃氏諱虞世居江西贛州信豐縣新田鄉贛介閒廣

國初寇盜數駭君父一爵屢帥鄉兵捍禦有功授以官不就君幼與羣兒嬉獨據上座無少長皆聽指揮既成童念家世農田非自厲於學無由發聲纂燈夜誦鄰父飯牛歸即其戶始知晨光已啟常摹范文正公之爲人時誦其言若將以自任者聞者多不信及爲諸生清學宮明徽教官之罪無可抵冒諸生或與縣胥鬬傷焉衆訴之語侵令令怒與大獄君獨身爲衆受難直於大府乃信其才與志之有以爲當與吳門張大受遇於南昌

志相得稱於慕廬韓公因是入太學有聲而以疾未得試京兆尋歸教授近邑從者數十百人所至必率門人子弟窮巖壑之勝或夜深從者皆色倦而君長嘯星月中益浩然自得嘗遊鴉山塗遇老父與之與語留旬餘終不道姓名後每自稱詩易之學得於老父爲多君之孫世成及余門數道先世事請表祖墓君之行既無所徵信而詩易無成書故屢請而未之諾也今年春來告曰成閒教於先生有年矣先生視成豈全無知者敢以無實之言欺吾師誣吾祖以召鄉人之譏譏乎乃略道其所嚮及事之眾著於鄉而無所容其僞者俾褐於阡以示言之不可苟焉君字耕山康熙二十五年拔貢生

卒於四十八年年五十有六所著墨耕堂集藏於家母陳氏妻何氏繼室俞氏子四人文汾文淵文沅文洙孫十人世成汾出也



張文端公墓表　代李厚菴相國作

康熙五十四年秋余請假歸葬行有日學士張君廷玉特其先人相國文端公行狀請竭余成進士入館閣後公三年而比肩趨朝凡數十年雖不文曷敢以辭蓋自癸丑甲辰逆藩播亂三方征討凡出師運餉制謀決勝無一不斷自

聖心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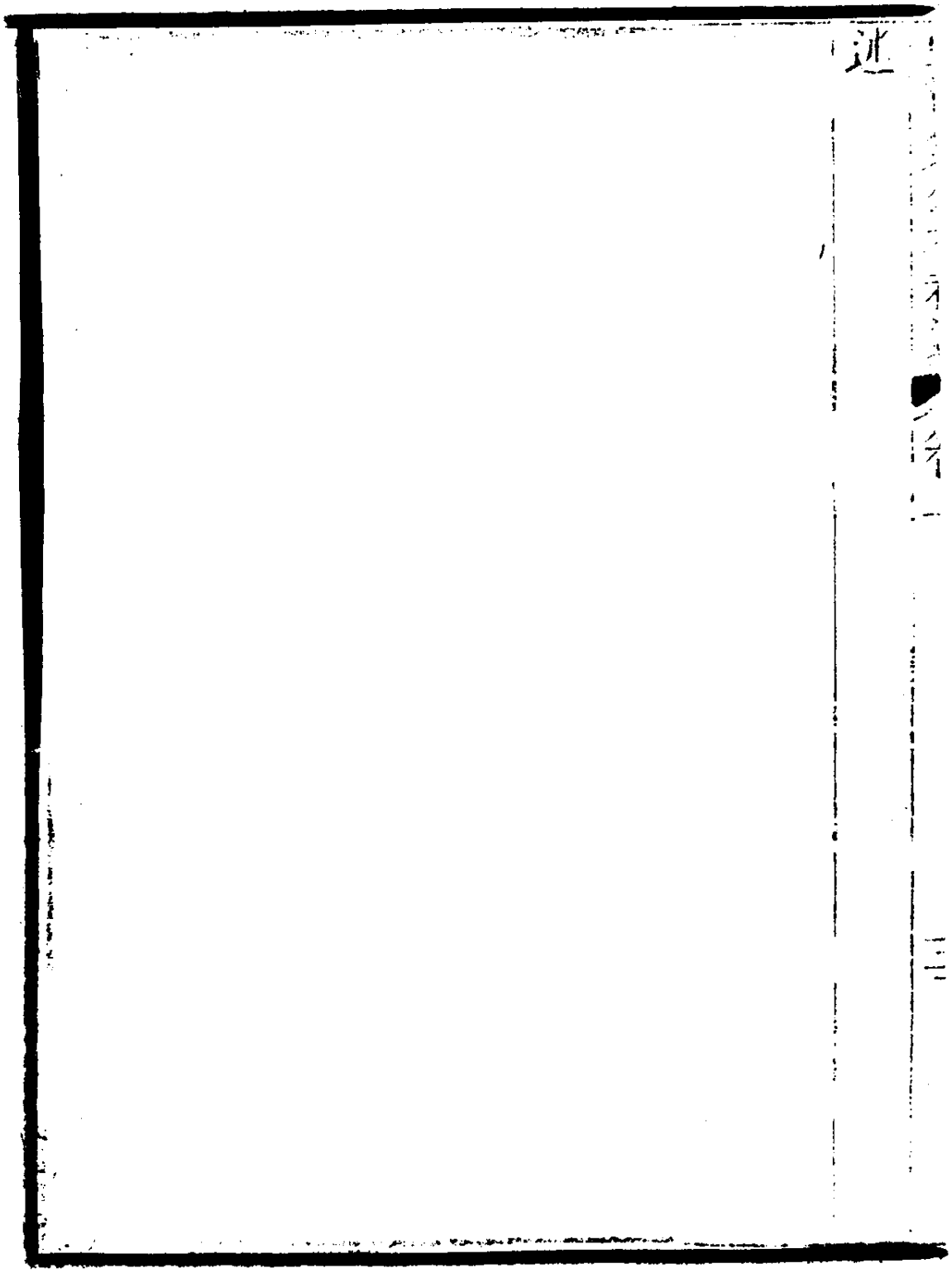
上於是時益孜孜於經史之學公首入直南書房自昔經筵有常期而

上日御乾清門聽政後即適懋勤殿召公入講辰而進終酉而退率以爲常因賜第瀛臺之西詞臣賜居內城

自公始公小心慎密久之
上益器重每幸南苑及巡行四方未嘗不以公從公自
翰林歷卿貳踐政府雖任他職未嘗一日去
上左右既爲禮部尚書仍掌翰林院及詹事府詹事蓋
二職
上所甚重難其人以爲非公莫屬也公莅官隨地自盡
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以是所居無赫赫
之名及觀南書房記注然後知公在講筵凡生民利病
四方水旱知無不言
上嘗語執政某有古大臣風然則公之立身與所以自
結於

上者可想見矣公爲人忠實無畛域自同官及後進之士皆傾心相繫其家居族黨鄉鄰下逮僕隸常得其歡雖釐僉小人無所寄怨惡用此知與不知皆號爲長者然性實介特義所不可雖威重不能奪與物無忤而照白檢然此則余之所獨知於公者也公立朝數十年上委心始終無間悟居官涖無頃刻懈惕而自壯盛即有田園之思見於詩歌往往流連不已

上亦曲鑒焉年六十有三即致歸蕭咏於林泉者凡七年內外完好身名泰然自公而外蓋未之多見也公桐城人諱英字夢敦其祖也距今八年矣世系歷官學行之詳具載前諸公誌銘及神道碑故不復云葬地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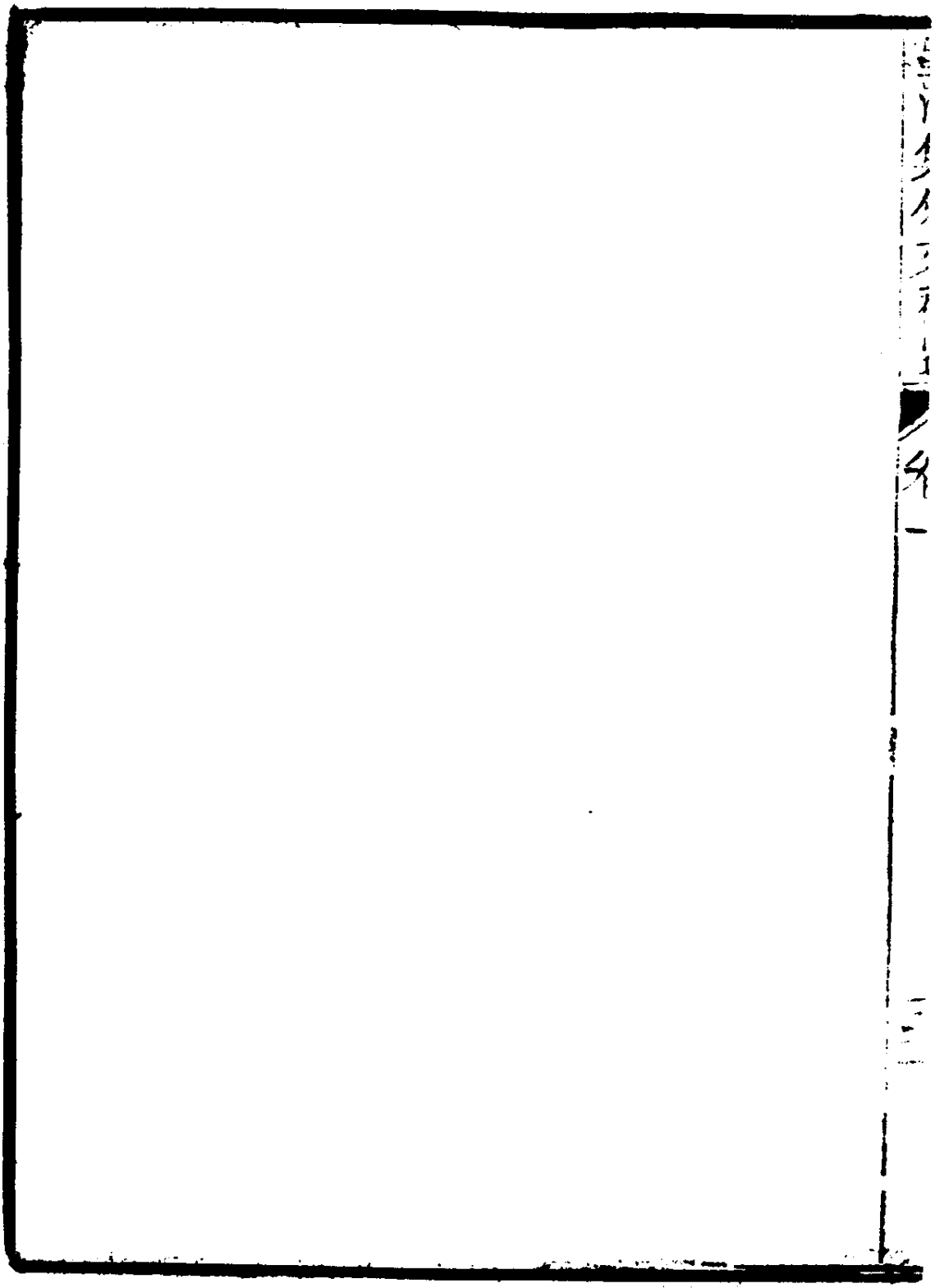
1822

喬又泓哀詞

吾友崑繩少時流轉江淮寓揚州之寶應近二十年每言其地故家曰喬氏而雲衢最賢余慕遊欲休足於近地而喬君介夫招予以丁丑五月至其家崑繩適至諸喬飲之酒余與焉坐有皤然白髮眉者余以爲雲衢叩之則又泓也介夫曰是吾家善人也豎衢老惟此子行不背於所聞踰年眷予將歸介夫曰子容此踰年矣而未嘗一過又泓又泓望焉以吾爲能得此於子願子之往也因偕往飲酒歡余偶敘述楊左諸公遜事又泓獨注視瞿然余忽心動叩之曰君年未五十鬚髮如此血氣衰退也抑中有不自得者邪君曰吾容雖不逮中未

衰也又曰吾見公晚不日縛試歸尚欲就公聞所聞以自廣越日介夫而來告曰又泚死矣余因之有感焉余近宗子弟數百人質可任道者獨吾弟林而竟早夭及行四方歷齊魯燕趙所見聞士君子及閭閻之細民其夭昏者皆美良也還江南喪吾友言潔益爲爲善者懼而復見君之死豈賦生之難雖衆而精一者間值焉故不能久長程子所云理固然歟抑自生自泯於天地之間造物者固一視之而人於善者則不禁痛惜而見爲多歟余聞君賢蓋踰年與君交未旬日而君死可哀也已君諱瑩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其辭曰

胡君之作德心逸而貌不侔年胡君之四體不遺而祝若翦弦在離揭而旦天兮懼椒蘭之蕪穢亦微君之故兮創余心其如海



1826

與顧用方尺牘

凡大府不受賄不聽請託一以理斷老吏揣摩十得八九儀封張公撫江蘇老吏詭稱幕客有小徑可通曰本官受賄囑乃能如約批斷一字不移幕客擬批本官或改易字句無法可禁但或行或止或勝或負或準或駁如約所封財物即日判割用此大得所欲道路喧騰公猶不信曰凡事皆吾自決於心豈何從生久益有徵乃深悔之僕思得一法先期出示曉諭向來豈有誰稱幕客小徑招搖詐財者惟予於一切文書辭狀供手自批定幕客不能參議且立內號凡所批斷未發以前書吏無由聞知定例清晨先發示單批辭逐一開明實貼

照牆直至薄暮始命巡捕官於大門外發批回文書次日始發內單使書吏登簿並發所準辭狀下行各屬自今吏民毋聽誰詐並不必抄寫批語其後滄洲陳公君璧魏公行之弊果絕于清端公賢兩江數命田中軍傳諭屬吏田抑揚其辭而家累巨萬其他督撫兩司清正無私而堂管傳宣官假託取利者不可勝數宜除堂管用愚蠢不識字人守宅門而託道義之友或至親不容相負者監之門外置雲板凡屬官以公事求見巡捕不得過即時擊雲板門外即達簿記或速或遲限日傳見則此弊可除

一朝夕相見屬吏及書吏僕從萬不可少假以語言色

笑卽不聽其言而外人多求自通者矣

一本城屬吏及巡捕官口角便利善會人意者卽當遠之雖不聽其言外人數與之接必謂能言事於左右其人必乘間招搖無從防備

一大府道在察吏吏服民自安然最忌者寄耳目於左右親近蓋小人無不好利其是非必悖於公論惟於辨事之明暗寬刻誠僞察之而博訪於民言乃可無誤

一進一善人民未必遂受其利以善人或無才或不能盡行其志也惟退不肖則吏皆革心而民免於害矣但恐所謂賢不肖難得其實必驗民所向背乃可憑而微知民之向背亦難得其實卽私行親訪左右先必反售

其詐術莫若參伍於眾言凡州縣屬吏及教官得暇必而見必先問以地方利病且明諭以泛詢非一筆言若不實將來即以為大計優劣聽其言觀其貌其公私明暗可大半得矣然後訪以鄰境之吏治民生隨即簿記以三五人之言相參驗則可漸得其實矣

一凡監司最惡文深不顧吏民甘苦專以己之進取為急者

一言語樸直不善承迎上司者其中多正人宜留神察之

一州縣有仁心辦事平允者宜恕其小過

一數年來紳士煩畏法而武斷鄉曲為民害者皆土豪

光棍以能賄通有司結交胥吏也自南宋以來爲小民患者皆在胥吏天下固然能確訪光棍衙蠹一一置之重法則政可行民可安

一人命盜案固當留心而有司牢賄多在戶分田土有上控者必親提數事得其實情則重懲有司民間冤抑庶幾可減

一特造小書屋於宅門旁小圓窗緊對傳桶高麗紙糊旁開徑三寸小窗陷以玻璃私語可聞關目畢見從內室作夾道高數尺直通此屋無事則躬坐焉有事時亦時命樸實人坐此可使欲作私弊者怵然爲戒

與沈晚叔尺牘

賢居臺中所由已得正路當久而益堅然讀書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小小病自當不至愚雖一生在憂患疾痛中惟時時默誦諸經亦養心衛生之術也

又與沈晚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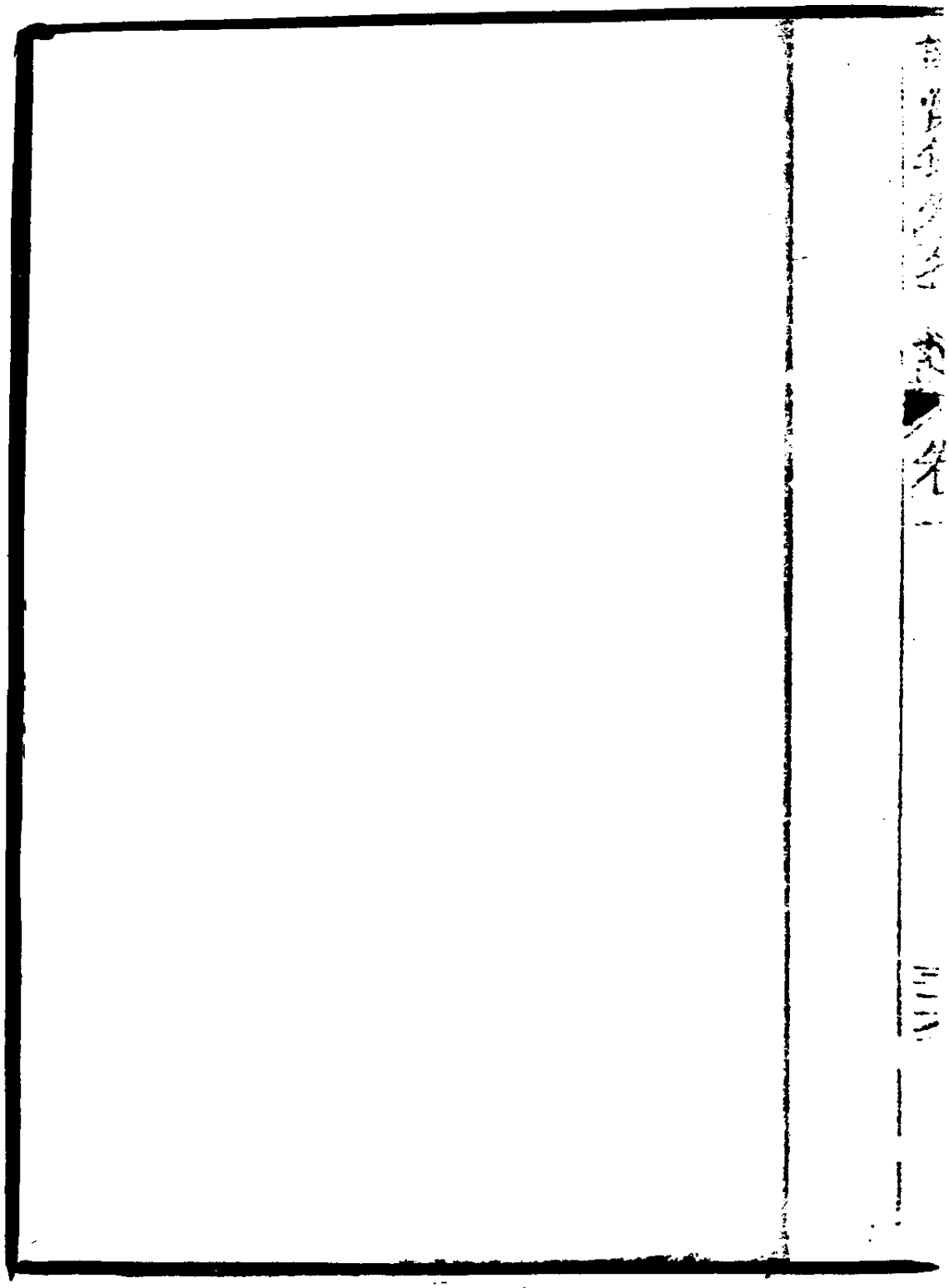
老生初謂賢溫溫文士耳及服官風采可畏愛私心甚快望益振拔雖家貧祿薄而有道者傅願曰有子如此則所以慰賢尊於九原而揚太夫人之清聲者遠且大矣惟良食善保有用之身

又與沈晚叔

聲山吾故交賢以身後文相託從前未許作者以多事

無暇且愚爲文亦有數存其間如裏重之誌多年發置頃刻而成是也但愚郎爲文亦不能多遞狀中語惟聲出房禁近無忌嫉心歿後公論在人卽是表之足矣二

狀爲賢討論附去



1834

聞見錄先生此錄蓋別自爲書題曰氏祇得
其不全篇也今附文後以俟識

尹太夫人李氏博野文學公弼之妻副都御史會一之
母也公弼卒年二十有四太夫人同庚會一生始逾歲
家無舊業勤身營衣食會一九齡出就外傅四子之書
及毛詩太夫人口授成誦矣自爲諸生登甲乙科鄉
人莫不稱太夫人之賢及以妻部郎中出守襄陽太夫
人日夜勖厲苟利於民知無不爲每遇旱賤太夫人必
躬禱白暴於庭中移時不起久雨亦然常應時而得所
求士民聞之亦羣祭爲太夫人祠祝由是會一治行日
著而太夫人賢聲亦遠聞會一雖洗手奉職所歷皆膴
仕正祿及經賜甚豐太夫人節儉家用僅十二三歲遣

義田收族城中郊鄉並立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又以其餘潤姻黨雖窮時族姻相視蔑如及有凫怨者亦善待之而子婦無私財雖銖金匹帛非請命不可得也會一政績尤著於河南乾隆五年開歸諸郡五十九州縣同時大水懇請發賑流民所至有司隨地而籍之廩給以候發春資送反閭里用此民雖蕩析離居未有踰鄉境而流亡於他省者方是時河南北音耗日至京師皆曰非獨大府賢也太夫人惶惶惕憂寢食靡甯撫軍安得不竭心與力乎四年冬召學士方昌陳司農雲倬并告以太夫人見予禁姻酒第三疏憮然曰吾賜和報十餘年未見如此奏章如其言十年後天下無寒與飢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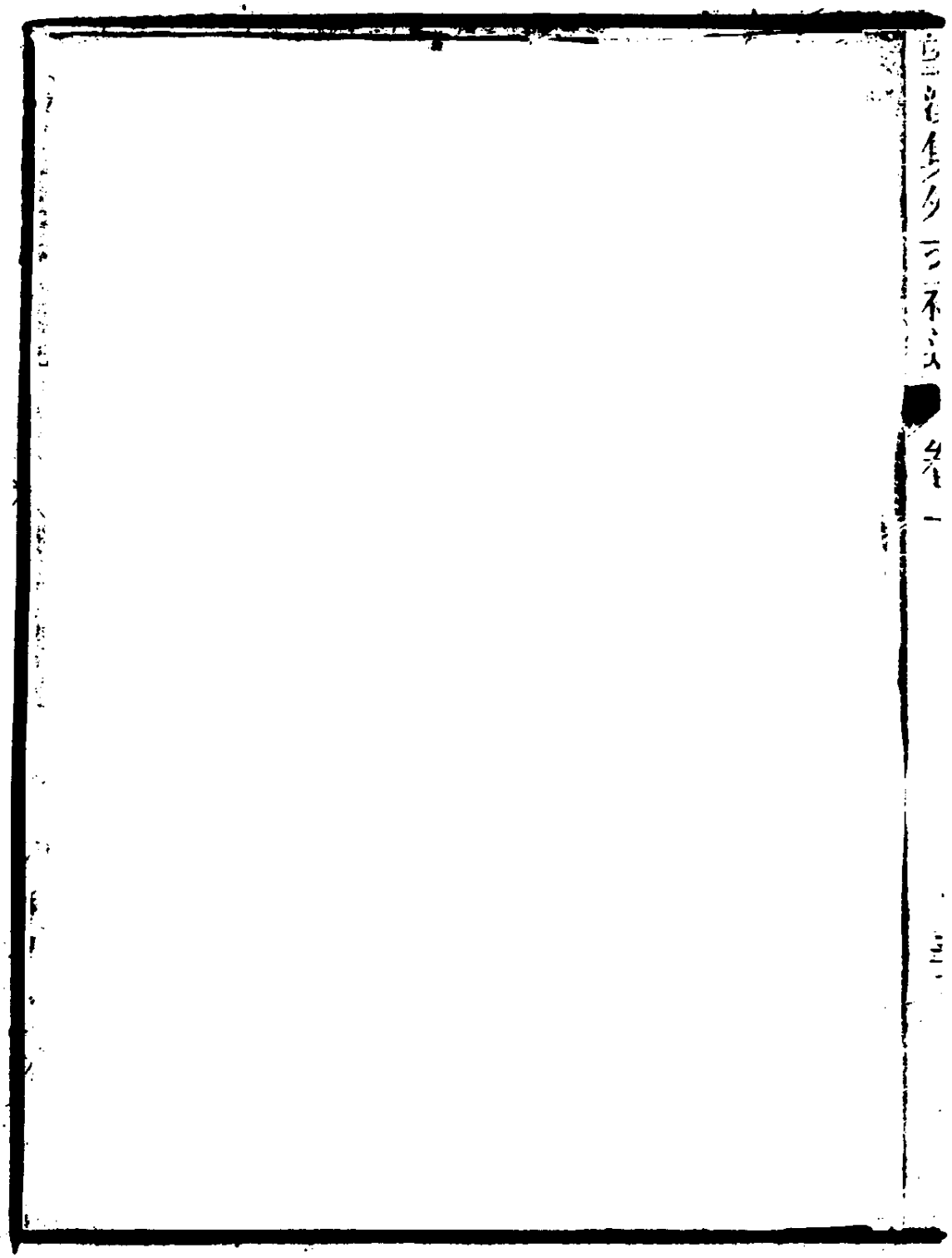
內北鄉內庫稽首將予方輯閨見錄寄語黃副使玉圃錄太夫人德教復書曰是中丞所心冀也而太夫人難之曰婦人無求名之義吾前者乃感發於卒然可因是以爲名乎吾不願其聞於外也吁異哉太夫人之言然則所以教婦德又微乎其未迹矣傳其言使吾儕爲義而近名者時因之以自省焉

汪起謠字書農嶽歎汪僉事思白第三子也思白以文學名江介仲子誠與余往還雅正初令榮澤巡撫田文鏡惡之以朋黨劾被遣時起謠年近五十矣無子新亡其妻聞報即偕道從兄赴獄酖成罪在大辟幽繫凡七年起謠每歲初夏入都至十月秋審單歸視其母誠家

人以吉語相慰俾無省眠餐甘年八十餘至屬纊不知了之屢瀕於死也起論在都非以事故拘縶入獄侍兄日無閒每至勾決旬日中意色似非人見者莫不爲系感焉數與余相見非家事切身者不言余重其行而不知其優於學也雍正己酉誠命就試京兆得舉其闈蓋有先正風格癸丑春誠痩死御柩歸遂絕意進取辭卒以兄子某嗣士友公誄之易其名曰孝恭先生

王裕號大江江甯人少不羈息耆嚼教官以劣行報試之前夕始聞之酣寢達旦入試冠其曹遂獲免相鄉魏相國聞而異之招至京師初甚相歡姍侮稽紳久之相國亦浩其凡傲面還土苴載籍日夜沈飲將老著述罷

軼事以視先君子曰此王氏之書也故不襲孟莊一語而二子若相見舍此無可言者先君子嘗戒苞兄弟曰毋視王先生爲放達人吾與交久爲諸生時過其門時爲母滌褻器見客無詐容也



1840

讀書筆記

先生說經史雜記數十則得自高密單氏并非全書原本淩亂無序蓋當日隨筆記錄者故未編次亦略爲類其先後正其脫誤去其不必存者名之曰讀書筆記昔人謂前輩讀書一字不肯放過觀此可見先生讀書之苦心矣因附梁之鈞衡識

易

五有不可以君位言者旅與明夷之類是也坤綸險五不可以君位言明矣然或遭時之變君方冲幼大下事皆聽於攝主雖居人臣之位實執人君之權故周公特取象於黃裳黃色之貴也裳衣之下也象以黃者執人

君之權而又有君人之大德義取於位之尊德之中也象以裳者守人臣之分而常存事君之小心義取於性之柔順之道也孔子復以黃中通理正位居體釋之而義益顯矣黃中義取於德之中正位義取於位之尊通理義取於德之順居體義取於地之卑也美在其中以下又合黃裳之義而極贊之盡此義者其惟伊周乎霍光則剛而不中亢而不下禍災無所避矣失黃裳之義故也此條單本標題讀易偶筆先生是書已佚蓋說易之隨作者耳鈞衡識

書

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王巽功曰謂至於成王能與文武齊而爲天下所信也此說甚善蓋羣臣可言斯

王而康王不得爲是稱也曰先王則卽遠之辭故以底至虛涵其義而齊信則承上丕富不務咨而言諮與文武齊而信有此實德美功用能昭明於天下也

詩

蘇子瞻謂三良殉君猶齊客之從田橫蓋據應劭之說其實非也果爾詩不宜曰臨其穴惴惴其慄矣

周官

周官太宰五曰刑典以刑百官正家釋以刑罰非也有子殖國篇刑范正又曰剖刑而莫非己

禮記

古者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少師奉子以履見於殯宮子

拜稽顙哭踊少師實代之則小子王受諸侯之朝必攝王奉之可知矣公羊成十五年傳曰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叔仲惠伯曰吾子糊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則自周公以後世守爲憲典矣朱儒皆知周公負扆朝諸侯之妄而未有以抱成王正之者今證以家語尚書荀子宜出明堂位於禮記而凡言周公踐阼者皆雜芟焉可也　漢武帝畫周公負成王以朝諸侯之圖賜霍光則自西漢以前絕無周公踐阼之證可知矣負王於背非所以爲儀乃自後擁之使王背負已即家語所謂抱荀子所謂屏成王負扆而坐也成王立公跪而擁其後故負扆而禮曰子始生

之始生之子豈可負於背亦謂襁抱使子面向前面背倚抱者故謂之負耳

朱子曰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按禮記祖歿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卽父歿而後爲君子無之義也後世父在爲母三年則祖在亦可爲祖母承重矣

問居喪尊長强以酒朱子曰勉徇其意亦無害食已復初可也按記曰旣葬君大夫之友食之不避粱肉有酒醴則辭

問祭殤幾代而止朱子曰禮經無所見按祭法王下祭殤五諸侯三大夫二士庶人祭乎而上

或問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朱子答之云云尙

恐未安按禮支子爲大夫當立曾祖廟祖廟於世嫡之家而已獨得立父廟庶子則父廟亦立於嫡子之家士亦然支子祖禰之廟本不立於承曾祖嫡孫之家朱子所謂子不得祭其父母與次日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父似皆祭於曾祖之廟又以祢禰之廟皆立於承曾祖嫡孫之家誤矣

春秋

周官司服爲天王斬衰越語稱天王說春秋者謂孔子創制立名繫王於天誤

春秋經魯有二伯伯猶王使至魯者有二榮叔乃其子孫行次同商因以爲號者

莊元年文姜去氏以薨於同氣又會齊侯明者姜氏則孫齊雖去氏而眾知其爲姜也哀姜孫邾若獨稱夫人則不知其爲姜氏而疑於邾女之爲魯夫人之矣

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酅胡文定謂紀宗廟在酅叔姬歸奉其祀非也記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請於姑姑不主祭而屬之冢婦以祭必夫婦親之故也季奏紀祀叔姬何與焉案杜注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以婦爲文賢之也鈞衡識

定八年從紀先公不言大事有事示陽虎所爲而不出於公也

左傳

僖五年秦伯不從是以不嗣先儒或以秦伯不從證太王有翦商之志非也在山金氏胡雙湖已詳辨之

僖十五年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汪瑕呂姓非也瑕河上邑蓋飴甥采地而呂則其姓故下稱呂甥既舉瑕復舉陰者並食二邑猶季子稱延州來也

文六年引之表儀表謂會朝表著之位儀謂動則威儀之節

宣十二年軍行右轅左追蒙周官齊右王乘則持馬道右王出入則持馬鑾之戰鄭邱緩爲右曰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則右轅者謂過險及登阪下阪右必下持轡以防傾側也 賈有一卒謂二廣中每乘有百人也卒偏

之兩謂偏旁相輔每卒又補以二十五人也
成二年先王疆埋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物物色之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
襄十七年晏嬰首經帶杖謂首絰要帶及杖皆苴也正誤案荀子注苴杖謂以苴惡色竹爲之杖也鈎衡識
襄二十三年美疢不如惡石當從蘇子瞻所引用作炙國語厚味實腊毒故曰炙之美其毒滋多
襄二十五年楚薳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古者山林藪澤不賦於民而官守之故度其廣狹鳩其民人而爲之守禁於山林言度於藪澤言鳩互相備也正誤
襄二十九年詩曰治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

云之據此云當以稱說爲義蓋小人私厚所親其瑣瑣之姻婭必甚稱其德美也

昭元年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當爲滋

昭五年叔孫昭子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是亂大順也

昭六年亂獄滋豐本周官訝士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昭九年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弁即緇布冠始冠之冠與始作之髦皆置而不用久則敝壞故曰因以敝之

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天

道不諂不貳其命言天道不以諂媚而改其所命之禍
福也注誤
定四年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
也用木謂乘舟用革謂乘革車楚濟漢而陳史皇以其
乘廣死以是知用革爲革車也舟載資糧百物故可久
車則芻秣脫駕勞眾費材故利速吳舍舟於淮泗資車
糧於唐蔡也
哀公三年傳桓僖災命周人出御書蓋先于所賜之書
傳所謂典冊是也故司典者命之曰周人　自大朝始
外內以悛悛當作竣齊語有司已於事而竣往竣退伏
也謹退伏其所以待上命注誤

公羊穀梁

公羊莊四年傳然則齊紀無說焉承上文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而齊紀則無可稱說以有不共戴天之讎也

公羊文六年傳趙盾就而見之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可畏怖貌注誤

穀梁昭四年傳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謂子姑一息而不言我亦且有言也

國語國策

晉語士景伯如楚章夫以回鬻國之中中謂成獄之辭周官小司寇登中於天府士師受中協日刑殺是也

楚語左史倚相見子亹章倚儿有誦訓之諫即同官誦訓也注誤

趙策或謂建信君章葦之軸令折矣令當作今

魏策秦召魏相章舍於秦舍當作合

韓策秦圍宜陽章是自爲貴也貴當作責

史記

汲鄭傳言刀筆吏以勝爲功謂以求勝於民而自爲功也又言御史大夫張湯內懷詐以御主心御迎也詩百兩御之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

韓安國傳備載王恢之逗撓受誅以安國盡護諸軍追兵至塞度不及而罷及恢自度不敵而罷兵安國皆與

有責也正與後文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相應非校贅也

貨殖傳夫天下物所鮮所多至大體如此矣應移置燕代田畜而事蠶下此錯簡也

漢書

景武昭宣元功臣表稱春秋列濫子之辱應劭以爲列諸會盟雖經文未嘗檢校唐以前經學之疎如此

綱目

周安王十一年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和遷其君及命爲諸侯皆不書大夫與三晉之封異文何也和遷其君而求爲諸侯不待書而知其爲簒臣若命三晉爲綱

日立文之始其遂君籍國之遂未前見不書晉大夫則不知其爲何人而與楚國以崇德報功者無異矣

叛王十年魏冉弒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於魏不書姓氏與譖者姓氏無所考譖則惠文后悼武后非名也卽春秋不書吳君葬之義

叛三十一年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劉氏書法謂失地不書弒非也君父失地臣子遂得相戕乎蓋傳寫之誤耳淖齒楚所使相齊也陳莊秦所使相蜀也而皆正其君臣之名所以立人紀絕詐謀也

叛三十四年楚謀入寇於楚書入寇於韓書伐東周破其例矣

諸子

莊子人間世外合而內不訾言貌相承而心漫不訾省也

屈子離騷騰眾車使徑待舊說持當作待非也周官巾車貳氏車止則持輪案今本作待蓋後人所改朱子注待叶徒期反由未知此義也鈞衡謂淮南子道應此所謂筌子梟飛而維繳者曾子宙合篇云不用其區區飛鳥準繩此蓋引其言而字訛也

淮南子稱婦人產子爲就草北人臥炕以草藉席將產則去席就草也

淮南子曰禹勞天下而死爲社蓋周末雜家因高以投以棄易社而爲是說與內外傳異於他書無考無稽之

談也

淮南子曰金目可以望遠古書多以音近而字譌金當作晶卽今眼鏡以水晶爲之也或曰金石木一類卽以金爲晶也

荀子勸學篇爲其入以處之謂倘論古人必設身以處其地也注誤

荀子修身篇庸衆驚散則刦之以師友按周官巾車職兕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校人職駕馬三良馬之數此以車之散馬之駑比人之庸衆也

荀子解蔽篇故曰可劫而使墨云墨通作默謂劫之使默使言也

傳曰謂吾姪者吾謂之姑退之以稱兄弟之子似因史記竇田列傳列跪如子姪但漢書承用史記作子姪則本非姪可知矣

儀禮小功傳注長婦謂禰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據左傳叔肸之妻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伯華之妻稱叔向之妻長叔姒是娣姒皆據婦之年以爲大小也而記曰坐以夫之齒何也夫若再娶則有列長而齒最少者矣故坐以夫之齒所以正夫家之位而彰公義稱以婦之齒所以明女德之順而洽私情兩行而後各得其分也

楚語士庶人不過其祖則庶人祭祖得兼祖明矣

周官入於罪隸者盜賊之子也圜土所收教者罷民也

歐公唐書刑法志引用合而爲一誤矣

柳子厚晉問以韓厥之言繫魏絳

歐陽公瀧岡阡表劒波而立於旁劒當作紉今石本模糊亦作劒蓋字形相近文集既誤劒故其子孫洗碑亦承誤而鐫之也案曲禮負劒辟咡詔之鄭注負謂置之於背劒謂扶之於旁歐公蓋用此谷齋隨筆已言之先生盡未見也今歐文則或易爲抱矣劒便識

史記漢書所謂起家乃謂官復就其家起之也後人多誤用

史記樗裏徒及入財爲郎二事也綱目合爲一事誤

朱子謂鄉遂之兵擁衛王室不使征行與周官不合又謂都五百二十家出七十五人爲常調之兵悉調者不用用者不悉調皆不合　又謂遠郊二十而三等皆井雜稅不知周無雜稅也

司馬相如長門賦妾人綢自悲兮二字本管子戒篇蓋古有是稱

曹孟德對酒歌雨澤如此此當作比

安世房中歌象來致福象謂周官象胥掌傳蕃服之辭言於王者

嵇康幽憤詩恃愛肆姐姐當作徂謂恃母兄之愛而肆其所往也

嘗實政論馬駘其御駘當作紿即莊子詭御竊轡之義
愛子曰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叩之天文家
未聞此語

史記評語

盧召弓嘗言望溪先生評史記眞本藏北平黃氏甲辰乙巳之間馬平王定甫買得史記評本不著評者名氏細察之與望溪集中讀史記諸文語意相應知是望溪評而他人傳錄者亟錄存之望溪別有史記注補正而茲評所開發尤多學者由是可悟作史爲文之義法宜編附文集而記其所從得如此仁和邵懿辰識

五帝紀後具列三代世繫陳杞世家後具列十一臣之後及三代開封小不足齒列者乃通部之關鍵陳杞以後不復總束以衞晉鄭出於周宋出於商楚出於顓頊

越出於夏趙魏韓瓜分於晉田氏襲篡於齊孔子出於宋無庸更著也五帝本紀

左傳所載過氏滅相事見吳世家而夏本紀則無之豈少康復位史遂弗錄而敘見他說者姑別出以傳疑耶夏本紀

敬王以後報王以前二百年無一事以史記獨藏周室遭秦火而滅所據獨左傳國語國策耳此遷所以深惜之也晚周事少故詳錄國策而義鄙辭俳不似本紀中語日與篇首嚴重深厚之體不稱不若略取事實其蔓辭爲得體要周紀

秦紀多夸語其世繫事蹟獨詳於列國而於他書無徵

盡秦史之舊也　不載國策一語體製遂覺峻潔蓋由
國史具存有事蹟可記故也秦本紀
後世碑銘有字本此載羣臣之語故繫後後世序列
時君事蹟故以冠於前而私家之碑銘亦式焉皆法以
義起而不可易者秦山石刻無後語封祠祀天不敢列
羣臣名爵也下諸銘無後語舉一以例其餘也備載則
贅矣秦始皇本紀維
秦王兼有天下
與李斯傳異蓋傳聞不一無所據以徵其信故並存而
不廢也秦始皇本紀遣樂將吏卒
千餘人望祠衡山
楚與秦合兵由趙而怨結於齊羽之東歸又二國首難
而其國事亦多端故因與齊將田榮救東阿入諸田甬

立之釁於救趙入張耳陳餘共持趙柄以爲後事張本
然後脈絡分明韓魏及燕於秦楚劉項興亡無關輕重
則於羽分王諸將見之先後詳略各有義法所以能盡
而不無也項羽本紀項梁已破東阿下軍
高祖紀獨舉趙歇而不及張陳則羽紀之詳以標前後
脈絡明矣項羽本紀當是之時趙歇爲王
因甯昌使秦未還而側入章邯之降因邯之降而追敘
羽之救趙破秦然後以趙高來約遙承秦使未來以襲
攻武關遙承攻胡陽降析酈參差斷續橫從如意章法
顧似左傳鄰與鄢陵之戰高祖本紀遣魏人甯
項羽本紀高祖亦項伯相語凡數百言而此以三語

括之蓋其事與言不可沒而於帝紀則不可詳也高祖與項伯語必載羽紀以見事情則與留侯語宜以類相從故於留侯世家亦略焉且留侯世家實傳體也既載立六國後問答復載此則敵氣近複而體製亦病於重腿羽紀則閒架闊遠不病於重腿矣晉語齊姜語重耳凡數百言而左傳以八字括之蓋紀事之文去取詳略措置各有宜也高祖本紀無項伯欲活張良

劉呂之禍成於分王列舊封則後此地勢事情了然在目與秦紀將攸孝公俱啟廓土九列六國疆界及擯秦而不與盟同長沙獨標非劉氏以功而王正與呂氏無功相對呂后本紀高祖八

諸詔皆帝戰戰恐懼克已循道以懷安天下之大政他書則各入本傳觀此可識本紀列傳記事與言之義法

孝文本紀

以下所敘列視前諸大政爲小故總束於後韓歐墓誌多用此法孝文本紀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讓自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十二諸侯年表敘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

六國并於秦史記爲秦所焚所表六國事迹獨據秦記故通篇以秦爲經緯六國表亭

自漢以後所用皆秦法史公蓋心傷之而不敢正言故微詞以見之非果以秦爲可法也六國表傳曰法後王

通篇以世數年紀爲章法　桓叔受封紀年武公得國紀年卒文紀年　武公卽位追敘其父大父惠公卽位亦追敘其父大父故文公之立覆舉厲公之子因以爲章法　文公少而得士紀年其出也紀年入而得位紀年因以爲章法　標齊威正元年見亂臣不謀而同誅乃天道人事之極變也晉世家

句踐先世無所考子孫事亦甚略實傳體也范蠡謀吳霸越具見句踐語中其浮海以後事不足別立傳而史公惜其奇故用合傳體附載於後非常法也句踐世家

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故五國事迹秦秋傳國語國策外兄者甚稀而趙先世事迹獨詳豈與秦同祖故簡襄以前之史記無所刺譏者特存而不廢歟趙世家

首舉天下大勢傷天下不能用孔子也次舉魯國屢變傷魯不能用孔子也孔子世家

首舉收秦律令圖書進韓信鎮撫關中而功在萬世可知矣未記與曹參素不相能而舉以自代則公忠體國具見矣中間但著其虛已受言以免猜忌雖定律受遺概不著於篇觀此可識立言之體要蕭相世家

條次戰功不及方略所以能簡治齊相漢止虛言其清

淨不塡實一事與州國世家

留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三語著爲留侯立傳之大指紀事之文義法盡於此矣留侯世家

六出奇計陰謀也其後避讒僞聽呂后亦陰謀也故用此總結通篇陳丞相世家

絳侯安劉氏之功具呂后孝文本紀故首敘戰功承以可屬大事其後獨載懼禍遭誣二事條侯亦首敘將略後獨載爭梁太子之廢抑王信徐盧等之佞其父子久任將相豈他無可言者乎蓋所記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乃得體要子厚以潔稱太史非獨辭無蕪累也

明於義決而所載之事不雜故其氣體爲最潔也此意惟退之得之歐王以下不能與於斯矣絳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條侯則文帝決其可將兵絳侯氣質之偏則東鄉責諸生條侯則顧命尙席取褚微小處亦見出相映其法蓋取諸左氏絳侯周勃世家

周毋者爲宗親明其異於古之宗法五宗世家

著首傳伯夷之義言下隨務光雖見於他說而六經孔於所不道無從考信　言孔子謂夷齊無怨而觀軼詩之意似亦不能無怨也　因伯夷餓死而歎爲善者有時得福爲意者有時得福天道無知此人情所以不能無惑也　言聖賢所重在行成名立不以一時之譽序

榮辱而亂其德也　言人事無常天道難知即沒世之名亦有不可强者或有所附而彰顯或無所附而湮滅其窮於當時而又無稱於沒世者尤足悲也　本紀世家列傳後皆有論惟伯夷孟荀合傳與論而爲一故無後論伯夷列傳

管仲之功燀耀史籍於本傳敘列則贅矣其微時事則以稱鮑叔者見之此虛實詳略之準也　其書不可多載故揭其指要其事人所共知敘者其權略　晏子之事亦人所共見故本傳不復敘列與管仲同而總論其爲人即於敘次其顯名於諸侯見之與管仲異此章法之變化也　於管仲傳舉鮑叔能知其賢於晏子傳舉

其能知越石父及御者三歸反坫正與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反對觀此可知文之義法無微而不具也　管晏事迹見於其書及他載籍者不可勝紀故獨論其執事

孫武吳起論兵具有書閭閭破楚入郢北威齊晉武與有力楚悼于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以相趙則武與起之戰功不必言矣故以處前絕括而所載皆別事孫臏在齊田忌之客臣其再破魏王兵者皆田忌故詳著其兵謀此虛實之義法也武與起之書世多交於鄧展之臏之書則無傳焉故於傳曰世傳其兵法楚之戰功吳起實專之史則申胥華登之謀居多故曰

武與有力焉蓋古人之不苟於言如此孫子吳起列傳

荊蠻吳越更強齊晉伯統並絕惜魯用孔子而不終也伍子胥列傳孔子世家

管子治齊蕭何定律皆略而不具而詳記商君之法著王道所由滅熄也商君列傳

馮驩事見國策而語則異蓋秦漢閒論戰國權變者非一家史公所錄與今傳國策異耳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所喜策士也而終以著書談道之士因與虞卿著書相映平原君列傳

毛遂定從雖不見國策而辭類近信陵君傳則全然太史公意趣豈游大梁得諸故老所傳而自爲敘次者與

信陵君列傳

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與晉世家終書是歲齊威王元年也同義春申君列傳

樂氏多賢故詳其前後世繫因以爲章法　結趙破齊只報報惠王書故敘次不得過詳樂毅列傳

李牧顯功趙邊久矣至此始書以相如病篤趙奢死廉頗奔所特惟牧也書趙奢破秦後即具奢始末書李牧政無後乃詳頗居魏楚事者牧誅而趙滅矣更綴顯事於其後則文氣懈惰故頗事既終而後著牧之始迹焉

頗奔牧將事已前見而覆舉之以爲前後之關鍵兼著頗既亡而牧又不能自宏趙之所以速亡無救攻擊

趙奢李牧將略及趙括之敗具詳始末假而牧再破秦
師破齊燕復一一敘列則語無而氣漫矣變化無方各
有義法此史之所以能深也（廉頗藺相
如列傳）
借諸人不能道諫而繫以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
（屈原賈
生列傳）
夏太后華陽太后薨葬不應載不韋傳以夏太后有後
百年宜當有蔿家邑語史公好奇欲傳之而以入秦本
紀則無關體要故因莊襄王之葬牽連書之而莊襄王
之葬所以見不韋傳又以後與莊襄王合葬莊陽者乃
下韋姬也但此等止為文章波瀾而設據史法則不宜
書呂下韋
列傳

觀史公所增易刺客列傳乃於邑日其是吾弟與此篇乃太史公所自作編國策者取焉而發其首尾蓋以輔居閒暇閒事不可入國策高漸離擊秦皇在秦并六國後故也後論自言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戰國之舊聞明矣且先秦人敘事皆廉峭紆餘曲暢自史公作乃有此好學深思者當能辨之　田光之死不載太子往哭恐與樊於期事複也刺客列傳荊軻事

趙高謀亂入李斯傳以高之惡斯成之秦之亡斯主之也其始迹入蒙恬傳以蒙毅曾治高當其罪死而高因此有賊心也李斯列傳

漢初文臣御史大夫與丞相並重張蒼申屠嘉兼兩職

故合傳其餘爲御史大夫者五人具有聲績故列敘之爲丞相者六人皆無所發明故總記其名以爲娖娖備員者戒焉　漢興爲御史大夫者五人皆在張蒼之前張蒼既相而申屠嘉代之故於蒼相淮南預書下四年遷爲御史大夫然後五人之爲御史大夫脈絡相貫而亡咎之分判然蒼以前爲丞相者名跡顯著故不復言嘉以後爲丞相者六人別無所表見故最其名氏而以娖娖備員蔽之別有見者不列皆義法之不得不然者

張丞相列傳

賈與尉他語入南越傳則傷國體且紀其五君九十餘年事而漫及此枝且贅矣再使南越語不復詳恐覆也

酈生陸賈列傳

禮書痛漢用秦儀三代聖制由是沈湮而成之者實過然時王之所用也不敢斥言其非故於後論隱約其辭若褒若譏而希世之污則假酈陸二生以發之篇首載秦二世之善其對以爲面諛之徵也末載原廟之立景獻之興著其憑臆無稽以示所言漢儀法皆此類也劉敬孫通列傳

益忌刻錯刻深而鄒公持議平故得善終因以爲章法其子修黃老言亦與錯學申商相映袁盎鼂錯列傳

此篇側入逆敘處酷似左傳蓋以史及六國之敗亡必牽連以書設篇終更舉周邱之師及漢制詔則爲附

驟疣故因敘吳兵之起而及周邱之別出因周邱之勝而側入吳王之敗走因吳王之敗走而及天子之制語然後追敘吳楚之攻梁及亞夫之守戰吳王之走死六國之滅亡而弓高侯出詔書以示膠西王亦自然而合節矣凡此皆義法所當然非有意側入逆敘以爲奇也

吳王之列傳

魏其灌夫生平事跡並正敘於前故武安事迹皆與魏其夾敘其初起也著魏其方盛而卑事之其益貴用事而下賓客進名士也以欲傾魏其諸將相其讓魏其爲丞相也以天下士素歸之而用以釣讓賢之名其好儒術興禮度也與魏其俱其益橫益驕也以言事多效天

下吏士皆去魏其而歸之吏士去魏其歸武安則魏其與灌夫相歡相倚之由也武安益橫益驕則怒魏其激灌夫之由也中間魏其夫婦治具旦及日中與武安往來侍酒跪起如子姪相對灌夫尤敬諸士貧賤者與武安折詘諸侯王坐其兄南鄉相對好陵貴戚有勢在已之右者爲後爭酒罵坐張本而魏其初致名譽及後銳身救灌夫則以沽沽自喜多易蔽之章法蔽遏俾覽者心怡目眩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工倕旋而蓋規矩也

魏其武安侯列傳

三語括盡安國平生管子韓非文有置框絕於中間以要結前後者後來灌太史公韓退之能爲此傳安國爲

以恢奇多詐蔽宏之爲人惟恢奇故多詐而天子以爲敦厚也惟天子以爲敦厚故不惟汲黯之詰不能動卽左右佞幸之毀亦不能入也其稱人主病不廣大及陽屈於貿臣之議陰禍主父徙董相詐也而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數諫通西南夷築朔方罷滄海郡汲黯廷詰反稱其忠使天子察其行而以爲敦厚所謂恢奇也黯詰以背約不忠則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黯詰其儉以飾詐則曰管仲侈擬於君而桓公以霸晏嬰下比於民而齊國亦治所謂辨論有餘也淮南衡山之反泛引傳記使覽者莫識其意向而究其隱

私則自引咎以釋人主之慙所謂習文法而又緣飾以儒術也凡此類皆以恢奇行其詐也天子報書一則曰君宜知之再則曰君宜知之而其曲學逢君飾詐不忠之實不可掩矣平津侯主父列傳

史記所載賦頌書疏甚略恐氣體爲所滯塞也長卿事跡無可稱故獨編其文以爲傳而各標著文之由兼發明其指意以爲脈絡匪是則散漫而無統紀矣司馬相如列傳

備著淮南二王逆節見漢法非遏也厲王反迹皆於獄辭具之故安之事既畢敘乃曰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而獄辭則甚略觀此傳益信淮陰之枉始則詐而禽之而告反者無罰也既則詐而斬之高

申而上變者無徵也使果有蹤跡何難具獄而明徵其辭哉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俾百世以下可尋迹推理而得其情此之謂寓錄也淮南衡山列傳

循吏獨舉五人傷漢事也孫叔順民所欲不教而從化以視猾賊任威使吏民重足一跡而益輕犯法者何如子產既死而有遺愛以視張湯死而民不思王溫舒同時五族而衆以爲宜者何如公儀子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以視置平準籠鹽鐵緡告緡以巧奪於民者何如石奢李離以死守法以視用愛憎撓法視上意爲輕重者何如史公蓋欲傳酷吏而先列古循吏以爲標準故序曰奉職循理亦足以爲治何必威嚴哉然酷吏終

唯實由武帝侈心不能自克而倚以集事故曰身修者官未曾亂也　予產事具左傳故略舉其成功循吏列傳

黯治東海爲九卿徙內史居淮陽不嬗實一事正虛言其性情氣象略舉其語言及君臣上下之嚴憚遂使千載下可聞風而興起必如此乃與黯之爲人相稱　黯學黃老之言好清靜正與武帝及諸臣好興事病民相反　治務在無爲而已語近複然前郡守之治後九卿之治也其體各異故分言之且與張湯文深小苛武帝分別文法反對面折犯顏云云亦與公孫弘懷詐飾智阿諛取容反對　此傳傷武帝有社稷臣克矩灼見而終不能用也篇首稱黯以數直諫不得久留內則進若

多矣爲右內史守東海淮陽列九卿事迹衆矣而見於傳者止此蓋非關社稷之計則不著也其直攻武帝之多欲社稷臣所以格君也矯節發粟以振貧民奉使東越不至而返諫征匈奴迎渾邪罪民匿馬及賈人與市者社稷臣所以安民也面詰宏湯責李息社稷臣所以體國也始仕爲太子洗馬卽以莊見憚及列九卿與丞相大將軍亢禮致天子敬禮不冠不敢見社稷臣所以持身也史公於萡相國非萬世之功不著於黯非關社稷之計不著所謂辭尚體要也黯之爲社稷臣不獨莊助知之淮南謀逆者憚之武帝實自發之而終不能用則內多欲之故也黯之爲人不獨倫人憚之大將軍賢

之即武安侯亦不聞合怒而宏湯獨深心嫉之欲擠之死則宏湯爲人又出武安侯下矣　人果不可以無學篇首稱黯好學正與此語反對以黯爲無學故以儒術任宏也（汲鄭列傳）

甯戚周陽由之前不過吏之治酷而已趙禹張湯而後則朝廷之用法益刻由上以爲能而丞相宏數稱其美也　因湯與禹共定律令而及其交驩因交驩而及其爲人以其後湯敗天子使禹責之因以爲章法也故不與禹事連書而入湯傳　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湯所以敗事緒多端非用此爲關鍵則散漫無紀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句法與先揭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同

禹與湯同起而死在湯後故牽連以書　縱守南陽甯成奔亡而其跡終焉故敘列於此　後一歲張湯亦死湯誅在統後以天下事皆決於湯故連書其敗露誅死之由不暇書其年至是始補記年歲也　尹齊與溫舒相代爲中尉而死又相次故牽連以書　減宣出前早而繫於篇終其死後也　禹湯尚能貧而周則家訾累巨萬矣郅都尚能死節官下不顧妻子而周且爲子孫營產故以是終篇　酷吏列傳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漢伐大宛在張騫死後而此篇前幅乃通西北諸國事非此二語首尾不能相應　諸國地勢道里皆以大宛四面言之列序諸國皆牽連大宛

以爲征宛立傳也　鼂因分遣副使云云大宛之跡見
自鼂使月氏其兵端起於使西北國者稱宛多善馬故
川此爲關鍵　此篇前半記通使西北國後半記以通
使起兵端而終於伐宛故因烏孫獻馬預入後得宛馬
以爲中間之關鍵而通烏孫乃鼂本謀故特書自博望
侯死後與篇首相應然後首尾脈絡併相貫注　烏孫
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二語非多駢見烏孫富
人有馬至數千匹則其王以馬千匹聘漢女未爲重幣
而漢召臣廷議要以必先納聘始遣女大辱國也　使
端無窮每遣齎金幣直數千萬而所得僅此與後天下
騷動傳相奉伐宛而僅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

餘匹相應大宛列傳

此篇文氣類班孟堅非稽少孫所能作余至江南以下義支離弱或少孫增入耳龜策列傳

嗜欲既開塞不能閉民欲利之心而反於至治之極故善者亦不過因之利導之而已其次教誨整齊猶能導利而上下布之最下者與爭以心計取之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自足也　右者國有分土民安其居無遠商大賈故略舉各地所出此善者之所因也農而食之云云此因之利導之之事虞夏以來之政術也太公管子教誨整齊之事王道之始變也　太公管仲富國之巧者也計然以富家之術施於國則少貶矣故別之於太公

管仲　陶朱公子貢白圭富家之巧者也故並以能試所長許之倚頓而下財倘貲之誠壹者耳　時富商大賈得與王者同樂而封君低首仰給所謂得勢益彰也不敢顯言故陰以予貢之事當之謂予貢之所以顯間乃不以其學而以其財也　秦皇帝客巴清與尊卜式略同漢興海內爲一舟車無所不通故詳載行賈之地道里疆界所湊并及其民性質習俗貨殖列傳

韓厥陰德事於傳無考太史公自序